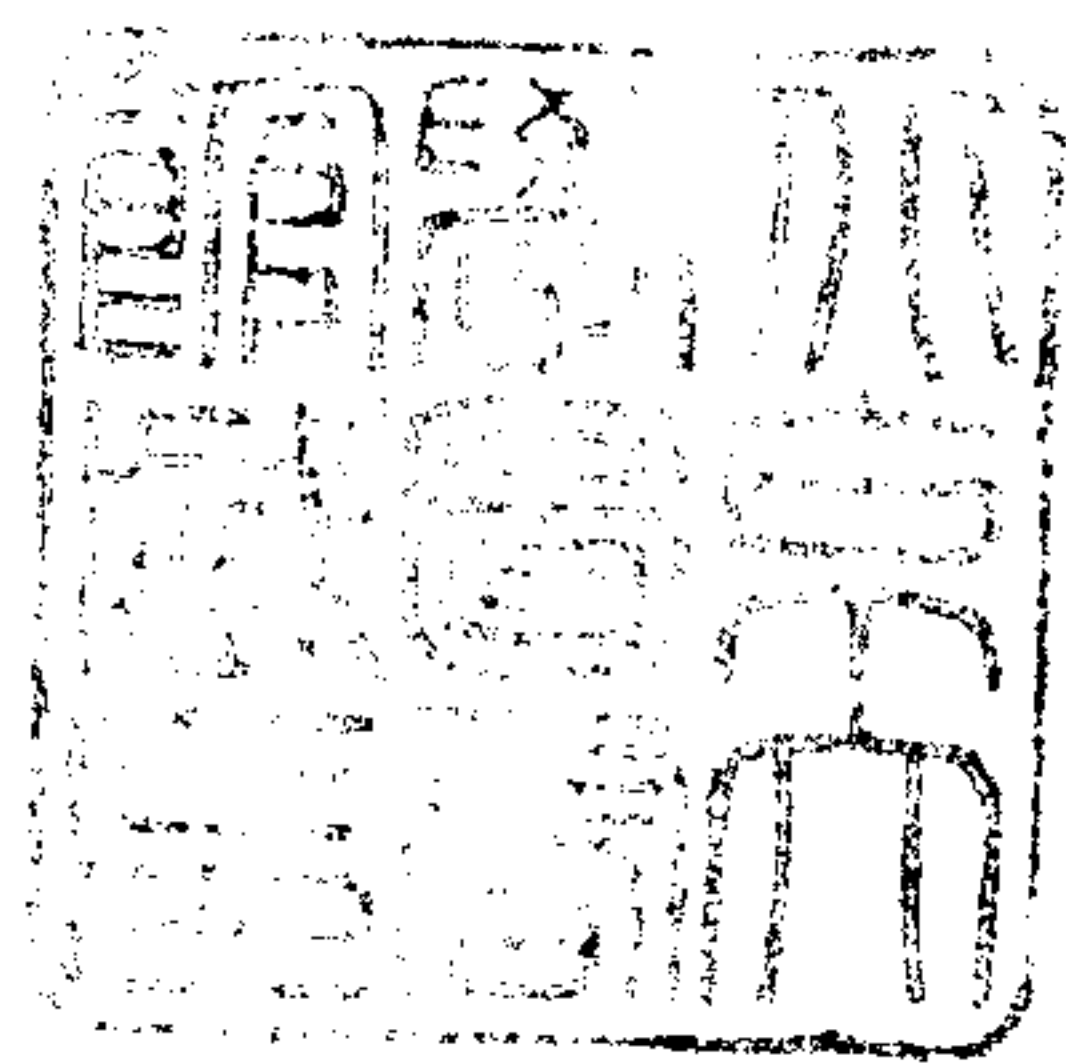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七・子部・雜家類

寄園寄所寄十二卷（卷八至卷十二）〔清〕趙吉士輯……………一

退庵隨筆二十二卷〔清〕梁章鉅撰……………一七三

篷窗隨錄十四卷附錄二卷續錄二卷（卷一至卷十四）〔清〕沈兆澧輯……………四六七

寄園寄所寄卷八

漸岸道吉士恒夫輯

受業 暢雲松壽南 全 匡 景衍 校訂
許志進謹齋 孫繼持

承渡寄

物類悞

習語悞

稱謂悞

寄園主人曰人果能言雖枕流漱石何嘗不佳絕

千古雖然習而不察擊盤捫燭以為在是焉不且

寄園寄所寄卷八

詒笑大雅之林耶隨手証誤用以自警非必率天

下也否則日羅斯人于烏焉點畫之間而大端之

誤人不少又將若之何



承渡寄

物類悞

英微於物異其呼而強加之非受也蹄蹄而蹄

金根致幾肯為賢者諱乎落筆開言本不可不慎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時

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非字

包衛曰道書以一卷為一寫陶九成說邪用之佛書以

一條為一則洪景廬容齋雜錄用之寫音同一作寫與

軸同讀說邪

余自訂文集亦嘗用寫字分卷細按之則寫為道書

設因與軸同故借用之

千里尋藥未下藥致世多以淡黃尋藥木川墮與妙相

調和非也然末字誤齊為末下乃地名此二處產此

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子同

齒袖明初尚未行至明季崇禎時臣僚間上服其華麗

遂多以齒袖為服始麻行周傑圖曰齒袖簡五種色不

如染然而有章一也沈澹雖微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

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草衣處不已華與靴履處不已

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古四可從滿五也然元世祖三十

五年紀災異云秋七月變獸犯氏太陰掩暉濟南保定

路唐縣野豨成齒絲可為扇又念史太宗紀南京帥以

緜州野豨成齒來獻賞其長吏可見前世不知有齒袖

也。今則山東各處有之。歲以為常。其蠶散生野樹上。土人蠶時。必架樹林下。把竿逐鳥鼠之害。樹生者名榭。榭椿名椿。榭名榭。大如鳥卵。生深山叢條間者。視他樹特小。才如指上螺。名山榭。更作歲凡三稔。山東人皆此為業。雲谷臥餘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蘇雨紀

世但知封暎作書。不知自舜妹嫫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余曰。嫫管脫舜於瞽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書祖。客中閒集

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彤管。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侯云。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其末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為簡牘之筆。乃今竹葉非它也。不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書中有砥筍和染之句。則以毫染器明矣。竹筆豈可哉。耶。莊子在恬之前。筆不始於恬明矣。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蹏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恐非始於蔡倫。然蒙恬所造。精上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
今之書。每册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

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冊。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蘇雨紀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斗。以今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則是飲三斗。晉劉伶五十解醒。一飲一石。則是一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藪耳。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章。持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全上

佛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宋祁筆

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壽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國名。非器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應祥。嘗海道。有大船。直至廣城。懷邑稱佛狼機國。入貢。使者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使僉會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遣此製。遂以地名器。如驢稱衛。龜名僕。句也。雲谷臥餘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子貢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為槲。則今之水車。原名槲。槲。邊方備警急。

作高臺亭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新華道其中。當
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臺。其烟曰燧。唐詩
桔槔烽上暮烟飛。畢史

嘗見小說載一富人入室。命詰萃婢不承。欲買狼筋
治之。一婢驚懼欲逃。遂獲。予不知狼筋何物。且何以能
察盜。一日偶閱續博物志曰。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市有
疑為狼筋者。有老僧云。貧僧昔曾以一千於買。則市得
三枚。狀如巨蚬。兩頭光帶黃色。進帥段祐宅。失銀器十
餘。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動。有一女奴臉唇觸動。乃竊
器者。乃知作小說者淹博。乃爾人不讀書。雖小說亦
有所不曉。學可已乎哉。續博物志稱為晉李石撰。然中
有南唐元宗事。及開寶年號。豈晉人而至宋尚存。蓋
或成於宋代歟。案本臥餘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
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
言化。如腐草為螢。雄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非其無
唐人悼以效詩。斷腸猶繫琵琶弦。此字當讀如承弼之
弼。全上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迨
花既綻。就帶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棉者。絮也。古今吟
咏。往往以絮為花。以花為絮。畧無分別何耶。釋史
賜帝開河成。收吳越民。閏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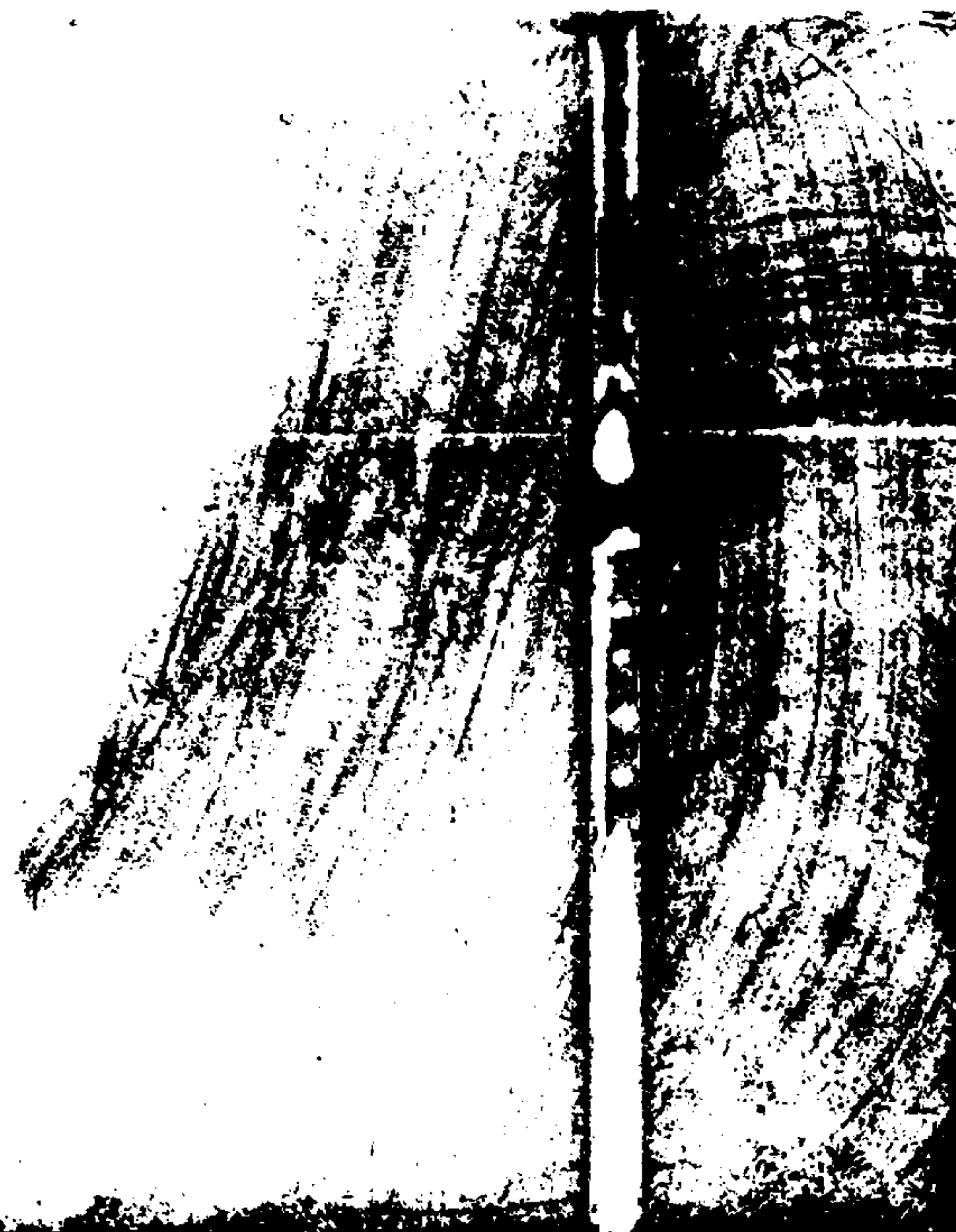
以婦女置於龍舟。舟綵斃一條。女十人乘之。間以羊十
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梁
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枝。鞠護河堤。二則牽舟之女。獲其
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
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栽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
民諺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
楊。故曰楊柳。然詩經東門之楊。其葉辟辟。乃謂柳之
起者耳。客中詞集

摺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楚者
非是。筵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觀前
人題詠。及團書中。可見已。團撒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
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
式為之。南方女婦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
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以見風俗日趨於游也。全

平江侯陳豫。鎮守臨清日。館客作詩。有簾前絡緯啼之
句。侯謂草蟲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
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益未肯讀李詩。故也。成德
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屬
不從力。奏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云風厲
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益未肯讀漢書
故也。兵科給事中閻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史管之。

雖自有不平者。命受管吏。執韻書以薄。乃報顏愨遺之。此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轉此識之。後能無悔也乎。△上

孟光舉案齊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語林。火類。突乃古盥字。故舉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盥耳。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忽而不改。為識者所哂。後川日志



家渡寄

習語誤

相沿舊矣。而名與實訛。其若之何。豈而別之亦。吾儕讀書之樂也。多不勝來信筆記焉。以破積疑。以發新解。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夫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明朝洪武初。以大誥頒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一木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新律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等。生其自矣。各中關與。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弊日滋。如任重爵者。恩威日加。聲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與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危。故官不可久居其任。求高后臨別。謂大臣曰。出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有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繼。故曰官銜。原始擬也。

唐朝新格。以正五九月為忌月。今人相沿以為不宜上。任。考唐書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得行刑。禁屠殺。自唐書在杭州詩。自仲戴。風。樂云。

釋氏智論天布釋。以寶鏡照四大神州。每周一務。其人
善惡。五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以此三月不行。地
曰三長月。因禁屠宰。不上官赦。國雜記。謂新官上任。應
祭告神祇。必須宰殺。故忌之也。按正五九月。不上任。自
是五行家言。不緣屠宰。其傳已久。亦不知始於唐時。北
書。文宣帝將受魏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宮。犯之不終
其位。曰王為天子。無復下則。豈得不終於其位。漢書
左傳。鄭厲公復公父定叔之位。使以十月入。曰。雖月
就盈數焉。而顏師古其漢書李廣數奇。以為命。雙不
是則以雙月為良。雙月為忌。喜輒憎奇。古人已有之矣。
日知錄

禮記。問人之年。若一十。則曰。弱冠。不習。則曰。弱冠。
作一句讀了。夫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前句讀。論年。則
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
十始壯。在禮則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曰。艾。
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可以指使矣。七十曰。
而傳。八十九十曰。老。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兩句。照
人前作一句點。誤矣。
文王諱昌。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蓋其行而弗
昌。厲王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云。胡不相見。此詩書不
諱也。周禮。祀文武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
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依公名申。而書成申。定公名

寄園寄所寄 卷八

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
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廢弛。有司不復修。
而進士會同年於此。見盛唐紀事。及李肇史補。蓋其始
不過為耗驟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則以恣
豪舉。崇游觀矣。蓬窗續錄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併古
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
輯禮記。承其言曰。陶詩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
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
以為為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為空
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借以引重。禮記
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為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
不。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
知七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禮樂。指斗折
衡。焚符破璽等論。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孔子於人之有
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聖師之
而故沒之。若莊子外篇。著聃為周穢史。或者聃所取多
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語及
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為棄名檢蕩禮教之
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
家之學。有曰。譬如耳目鼻舌。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

寄園寄所寄卷八

墨翟宋鉞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闕尹老聃。以至
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
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
聃者。借孔子也。藏遺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例有
紫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見。所用者
渠遠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即用八轎
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為轎。使人
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誇入朝。即為吏科給事
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卿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
物。皆密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
奇園寄所寄卷八

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筆。靈
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至閩。與撫臣
擊。大相左。屈勉了事而歸。陞太常少卿。未幾歿。夏
仁慈人。乃止於此。可憐也。湧幢小品
漢書張良傳贊。魁梧奇偉。黠林。悟讀悟。顏師古注。可
悟也。或讀吾非。書傳正誤

閉居用綠野。乃裴慶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
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閉居事也。官觀用蓮
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蓮社。
致任後事。景珠
唐准塔題名石刻。凡留題姓名僧道士。無前後不一。

正新進士也。府進士特於曲江宴貴之。取有此會。猶今
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湖。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雁塔
題名為第慶賀之辭。則觀湖燒香。亦可謂言慶慶之
來使乎。全上

遷國諸書。載鐵氏二女詩。謂鐵氏可馬就義。二女沒入。發
坊。賦詩於原。問官。上聞。得赦。出。嫁。士人。及鐵長女詩。乃
吳人范昌期題。老妓卷作也。詩云。教坊落籍洗鉛華。一
片春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空有恨。故園歸去却無家。
莫半。翠臨青鏡。兩淚頻頻濕。解。安得。江州司馬在。其
前。重為賦琵琶。昌期。字鳴鳳。詩見。張士綸國朝文錄。同
將社。瓊用。亦有次韻詩。題曰。無題。則其非鐵氏作。固
矣。次女詩。所刪。春來。雨。濼。淡。如。海。嫁。得。到。郎。勝。阮。郎。其
論。尤為不倫。宗正。牋。論。華。除。事。謂。建。文。流。落。西。南。諸
詩。皆好。事。者。偽。作。則。鐵。女。之。詩。可知。華。除。開。事。野。史。所
載。大半。為。本。朝。開。闢。詩。出。好。事。假。託。者。居。多。如。章。倫
母。金。節。婦。詩。誰。云。妻。無。夫。一。篇。高。季。迪。詩。也。陳。少。卿。去
野。雞。七。羽。好。一。篇。辨。道。原。樂。府。也。阮。節。婦。泉。流。不。歸。山
長。歌。雜。一。筆。詩。也。今。盡。削。之。列朝詩集

小青者。本無其人。已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明。所。為。戲。口。
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必。似。小。字。也。或。言。姓。鄭。合。之。或
鍾。情。字。也。其。傳。及。詩。俱。不。能。流。傳。日。廣。流。為。傳。奇。至。有
以。孤。山。訪。小。青。數。為。詩。題。者。俗。語。不。實。流。為。外。書。良。可

噴飯以事出處山。故附著於此。公土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為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鼎是也。葉雪庭

古人之書。多可傳者。未嘗自求其傳也。藏之於家。或時或後世。人見而愛之。為之鏤刻。與眾同好。故可傳。五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於世。識者非之。可見前此無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自其詩文可刻。集為版行世。是以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卷八

下洋兵。邱老言。向歷諸國。唯池上之物有異耳。其大與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宿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為謬也。長山前問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世俗得傳語也。其師乃云。可與人言無二三。更覺有味。臨漢詩話。謂王康詩。閉戶著多書。歲月無餘。皆老作龍鱗為古木。亦有致。鶴虹筆記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越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相蟹不遺種。其可乎。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為然。以五行古之。乃為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竹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平江記事

王荆公多學。然亦有所失。如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不知牛有耳而無髮。本以真聽。詩誰謂風無毛。公謂風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卷中

古今考。仲夏日為長至。仲冬日為短至。今世誤以冬至為長至。堯典仲夏平秩南訖。日長至。仲冬平在朔易。日短至。北極在極。卷八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定音。皆作廷。音故廷中。廷爭。相者鬼之廷。遊神之廷。前作庭。假借之假。皆作假。音朝請。姓切。皆作請。之。音。皆作脫。太守。音作守。周身之防。音去。為防。廷尉。音。評。若此。甚矣。筆記

宋蔡忠惠創洛陽橋。俗傳。蔡像游神。一卒應募得船。還。解曰。西月二十一日。此事亦奇。然真明朝蔡錫之。名賢錄云。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承樂。蔡邪邪。武。入官。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時洛陽橋圯。故石。有刻文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湖日奔濤。施工極難。錫乃為文。敬游神。募資此者。

莫應。忽有一醉卒踰墻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此以還。復於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與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訖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享祠甚旁。配享端明。錫果官至湖廣巡撫。博學彙編

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水作太平草堂序云。陽水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遂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然。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然則與今人書。

諸臯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臯事。以駁臯氏。非也。杜子諸臯。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續說

元魏時。侯莫陳悅殺賀拔勝。侯莫陳三字姓也。陳眉公通鑑。自以爲精洽矣。乃誤爲兩人。已屬可笑。乃閱通鑑金丹。并除侯莫二字。只書陳悅。更爲可異。若其目於元帝子蕭方等。誰不知爲方諸兄弟。而以侯脫等字爲譏。亦獨何耶。肅如筆記

古樂府詞。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爲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獨插十二行金釵。古婦人髮非今比。稿簡贅筆。

母在堂。乃稱舅爲涓陽。得母自詛其親。雜集

承渡寄

稱謂悞

因其名稱其人習焉勿覺而忽告之曰此大悞也。則世必駭嗟乎與不駭也。而終悞也。既已悞也。而終不自信悞也。若此者亦聽其稱謂之耳。耳又何必辨。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疾。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聖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爲方聖人。其學可知矣。通書通編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後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禮而有是乎。按古有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一說矣。意奔也者。當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不能自存。必待備禮而需。以歲年。則遲歸無時。男女失所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大禮之窮。不待其亂而爲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矣。不禁。不禁其闕禮也。豈誠踰牆行露之謂哉。不然。判妻入子且背之。遷葬嫁身且禁之。而於佻達淫冶。私以爲之導引。豈理也哉。雲谷以餘

國號「加大字。始於元。及明因之。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曆所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湧幢小品。

晉人有字父者。晉胡毋輔之。曰正。依子謙之屬。

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又王業美。

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見那。

字夫者。呂后徵時。嘗字高祖為季。存字叔者。袁祖字其。

叔。父益曰。絲能日飲幾何。按儀禮。子祭父必稱父字。漢。

古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為古人所重。不以。

諱明矣。今人諱名并諱字非也。又生曰名。死曰諱。故。

諱曰諱。御名曰名。諱曰諱。諱曰諱。諱曰諱。諱曰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

不諱。近日士大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

也。諱字。諱字。諱字。諱字。諱字。諱字。諱字。諱字。

偶聞史陶穀本姓唐。以避石敬瑭諱而改。然當時唐。

姓者皆止殺一人。如唐景思者。敬瑭時為貝州行軍。

馬。歷中出帝。未開改姓也。故以逢迎取媚。其人品已。

此矣。即改於晉代可耳。漢周宋易代之後。何不復耶。

思。古人以避諱而改其名稱者。在當時或有所不得。

易世之後。相沿不改。甚無謂也。約。晉。秦。始皇。諱也。以。

山。避。漢。文帝。諱也。正月。作。平。聲。避。秦。始皇。諱也。以。

山。避。漢。文帝。諱也。正月。作。平。聲。避。秦。始皇。諱也。以。

山。避。漢。文帝。諱也。正月。作。平。聲。避。秦。始皇。諱也。以。

為湖。避。漢。文帝。諱也。以。虎。林。為。武。林。避。唐。世。祖。諱。也。

漢。武。帝。諱。而。刺。微。為。刺。通。避。司。馬。昭。諱。而。以。昭。君。為。

妃。莊。君。不。莊。子。陵。避。漢。明。帝。諱。皆。改。莊。為。鼓。以。唐。太。宗。

諱。凡。世。皆。稱。代。以。宋。孝。宗。諱。凡。慎。皆。從。謹。而。慎。德。秀。避。

改。為。真。德。秀。若。吳。主。女。諱。二。十。至。今。猶。以。二。十。為。念。

已。過。而。不。復。習。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嫌。名。慎。

諱。誠。度。越。千。古。也。重。谷。人。後。

近。時。妄。知。新。婦。以。帕。或。絞。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於。

何。按。通。典。杜。佑。議。曰。婚。期。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禮。

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南。齊。咸。有。此。事。按。其。儀。或。

纓。銀。釵。廣。鴻。良。吉。急。於。嫁。娶。為。此。制。以。紗。蒙。女。頭。

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六。禮。悉。捨。合。番。儀。

禮。政。教。之。大。方。成。容。儀。之。弊。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

傳。已。久。但。古。為。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為。

行。耳。案。書。

嘗。聞。李。氏。刊。誤。曰。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母。

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

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觀。婦。容。豈。其。宜。哉。按。秋。集。

觀。此。則。觀。婦。陋。俗。自。唐。已。然。不。獨。吾。嶽。踵。之。也。余。猶。

更。變。是。風。自。三。兒。景。行。幸。西。安。婦。入。門。時。即。除。此。禮。

習。鄉。人。異。之。願。吾。郡。士。大。夫。家。為。之。倡。眾。斯。效。焉。也。

歲。來。獨。聞。大。家。觀。婦。陋。俗。亦。漸。改。矣。

世傳蘇子瞻有小妹嫁為淮海之妻而造為無稽之談以實之皆妄按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永相正容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為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菊坡叢話云老蘇先生之女幼而好學慷慨能文適其母兄程瑋之子才作詩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來結姻鄉人婚嫁重母族雖我不肯將妾去八言蘇子無妹却有此詩然則子瞻固有二妹一適柳子玉之子一適程之才而弟非秦淮海耳今上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母曰家祖古之所行今人之所矣也今謂北魏俗言其祖及一親不云者用甲假人方有此言也推北齊人遺令幾七百年稱家祖者復紛紛皆遷名家望族亦所不免矣蘇之稱俗帶亦多有之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為公家所知蓋指其父非祖也資治通鑑丈人謂之泰山以宗開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說封禪使說女婿鄭銘本是九品官嘗例封禪後自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推鄭銘是封禪使故也鄭銘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誦次方宗見銘官位高也怪而問之銘無辭以對優以黃繡紳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此以丈人為泰山余不以爲然當是泰山有丈人

唐宋人無有書狀元於己官銜之上者遺元猶然得會稽楊維禎廉夫當元季書李黼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黼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存也且與黼相知不忍忘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書朱文公為王佐榜進士謂佐足為文公重乎惟志書宜用此法謂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徵信也湯世說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詣臺語云小兒恪如謹可以語速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過別駕嘆曰郎君云續通志唐回紇傳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上皆恭甚其言昔為弟今為中子也今上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奠一人舉酒酌地故有祭酒之稱惟祖道則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禮漢王右軍會祖即丘子諱覽祖特御史諱正故右軍書亭記覽字加才宅書正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不和相沿用之以為古不知其於義無當也又如唐人諱景以丙丁為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為深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為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為威公諱貞以王文貞且王文貞曾俱改為文正其真諱文正者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當訂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續通志

寄園寄所寄 卷九

月六	月五	月正午庚	年三	月一十	月四	月三	月二
			秦連年早邊卒 以機倫律劉 於昆益者多	京帥營			
安慶陽城	王嘉前指 川清小 安慶陽城	賊首光 一王	兵掠綏德 鎮城犯青 美叔苗登 聚安定○ 嘉亂陷府 ○賊盜入 西犯襄陵 州太平山 子縣南 部犯通城 小漢河分 部犯通城 禮水相言 賊首光	山西巡撫 紀兵詳於 掠長鄉劫 竹爲盜慶 東○大谷 天王掠延 米脂青澗	固原賊犯 參政漢承 破之	流裔賊 州安化 州安化	官兵助 下
				賊如把 成與之 萬餘推 祥爲關 西河南			
							獻據未 來乞降 十八

月三	月二	月正未辛	年四	月二十	月一十	月十	月九
			御史吳姓 賊	神一元 破			
賊大破賊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賊大破賊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賊大破賊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神一元 破

月二十	月十	月九	月八	月七	月四	月三	月二
通 和 高 等 州 其	賊 滿 王 虎 據 交	水 賊 孫 六 白 斬 其	向 河 北 官 軍 入 沁	又 陷 武 州 縣 賊 據 其 城	紫 金 榮 老 獨 綱	湖 廣 流 盜 自 興 和 古 安	承 時 破 鐵 角 城

月四	月九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月二	月正	國癸	年六
張 應 昌 獲 賊 一 黨	山 西 賊 陷 樂 平	山 西 賊 陷 沁 州	山 西 賊 陷 沁 州	命 內 監 虛 九 德 等 赴 中 州 夾	河 北 賊 陷 湯 陰	河 北 賊 陷 涉 縣	賊 陷 平 和	神 農 道 添 檢 滿	賊 陷 林 縣 亂 民	賊 陷 林 縣 亂 民	賊 陷 人 最 南 西

月九	月八	月七	月六
<p>河有都尉李察 遇中書平任 辰張鼎為盜 察五情</p>	<p>江蘇賊左 黃太府麻城 所任議起 儀民聚太行山</p>	<p>羅汝才小秦王 上天王混世 王一天王混世 大秦王混世 小秦王混世 於賊</p>	<p>擒賊副場天 入乾道西行 羅過分道西行 率小秦王上 一天王混世 走一連營關索 江北賊陷羅田 官軍擒賊於 來虎伍林為 擒掠山虎汝才 托之精銳殆盡 天王常安固 降遠孤地虎 論過天星 擒流金銀金狗 兒漢地狼又 可天虎等一 降將楊旭一 莫處陸官軍</p>
<p>兵大破賊於 漢谷部賊相 前賊欲自縛</p>		<p>操與賊合</p>	<p>入巫山監</p>

月二十	月二十	月二十	月二十
<p>山東盜李廷貴 李鼎鈺陷高 唐州山東所 在賊起</p>	<p>河南土寇起 袁中聚眾 數萬破開州</p>	<p>小紅狼九出 深相繼請 國濟國出</p>	<p>是冬關防 蜀子塊死滿 天星張子 那家米深 部大天王 俱盡</p>
<p>迎之賊遂陷 福王遇害</p>	<p>等應之陷宜 陽時得李 萬安王采 土寇一斗 萬安王采</p>	<p>會師必以 師一路進 關陽得航 數萬復大 振</p>	<p>官軍過之 川府劍州走西</p>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正水癸年六	月二十	月一十	月一十	月十	月九	月八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下 良 道 東 流 上 叛 兵 口 資				誅劉元斌						傳庭斬賈人龍
小泰王托塔 王劉公子泥 江龍管泰山 俱員左軍 持	長時中東死風 州	河南士寇遠起 李年孫學禮 李際遇名教 萬	袁時中合於閩 新賊魏懷慶 欲北渡	老獨網分兵犯 蘇湖掠桐安 革左犯領州 旋合圍	次河漢南封侯 惟官黃州以 舟迎周王北 渡	華左側掠信陽 許中突入蕭縣	華賊毀廬州城	華左復入六安 英霍山中 華賊入舒城	華賊陷無為州	隋之袁時中以 賊合陷六安
分賊陷潛江 京山攻德安 黃陂屠之陷 景陵	府承天犯顯陵 夷陵以犯	合諸賊圍汝寧 居之。向襄 陽掠崇王由 費季以行	水	數官軍於南陽 蕭南陽圍合 趙汝寧	入全段 復陷六安 六營於皖江			洛雷江	賊破廬州	
州陷西王 州	破廣濟雙斷州 陷新水	居桐城陷無為 州真壽太湖		再被劉良任敗 於安慶走斬	走潛山黃德功 太敗之履心 通暨俱盡					

月七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月二	月	
		閩文役袁時中 老制制降閩為 所部即馬守 應自後止閩賊 兩大賊	高迎祥後合 獻又合閩 中殺之并其	羅汝才為閩 鄭陽 能 左全士并其 衆 ○閩賊殺革 左并其衆	閩賊殺羊里服 諸府相繼陷 ○閩賊殺革 左并其衆	州帝德又前 ○諸賊殺行 同賊十寇勾 引攻掠盡歸	州陷麻城攻 却縣陷之
		大造賊艦於河 襄遠老制制 攻常德閩謀 自王於荆眾 五六萬餘 真從二十餘 人凡百萬人 關南賊守襄 陽南與官軍 戰大敗奔襄 城謀據關	○收袁時 州	○閩賊殺革 左并其衆	○閩賊殺革 左并其衆		
官軍追之賊 陷咸寧府所 岳州三城悉		破漢陽府武 沉楚王屏楚 宗盡驅民於 江		居新州日盡 斬水擊美女 以彘賊			

月二	月正甲申	月二十	月一十	月十
<p>到山西平陽州 縣政太原執 管王犯大同 殺代王宗室 始盡人居庸 真谷沃人名</p>	<p>賊王永通好獻 號大順改元 王於西安僭 稱王於西安</p>	<p>入山西陷平 陽殺西河王 等三百人造 賊陷甘肅州</p>	<p>西境 傳報定河南 道賊入漢中不 克前鋒渡河</p>	<p>陷安屠鳳翔 陷榆林屠之 擄寧夏三邊 俱沒屠慶陽</p>
<p>賊在博野阻小 派三關月</p>	<p>自陽北渡紫 騎數十萬人 襲州</p>			<p>陷之陷長沙 湘澤又陷衡 州永德分賊 入廣西全州 犯江西袁州 賊歸長沙陷 洋鄉旬收縣 分宜</p>

月三	月二酉乙年二治順	月二十	月一十	月十	月八	月六	月五	月四	月三	
<p>左良玉死左 庚兵東下</p>			<p>蜀諸郡討賊兵 起</p>					<p>皇清大兵破賊 節</p>	<p>十九日崇禎帝 縊於煤山○ 後殉朝臣死 本朝大兵 吳三桂乞</p>	
<p>向武昌陷 日謀奪田苗</p>	<p>不湖大兵破潼 關闕走蓋田 武關入襄陽 合辰州將合 賊</p>			<p>日寇屠戮</p>	<p>偽立祖福廟於 西安麻柳城</p>	<p>復遣賊出潼關 掠河南又遣 賊陷四川保 寧</p>	<p>賊定州中流矢 別殺李慶自 非陷走十陽 走陷城益發 兵陷漢中</p>	<p>賊定州中流矢 別殺李慶自 非陷走十陽 走陷城益發 兵陷漢中</p>	<p>明迎戰承平人 敗於一片石 走京師相帝西 走真定</p>	<p>晉不守</p>
		<p>自七月至是成 都屬邑之人 俱被殺盡</p>	<p>陷成都蜀王 官被奪 順西王改元大</p>		<p>入涪州盧州陷 重慶瑞王 官被奪</p>					

月四

下取言款

走賊等所劫過本朝大兵至漢中疾馳五晝夜至歸寧射中獻擒斬之其黨遁入漢

李自成。米脂人。張獻忠府施人。俱生於萬曆三十四年。

二賊同庚。後四年明烈帝生。

關賊父守忠。禱子於華山。夢神以破軍星為之子。生自成。呼為黃來兒。關賊之禍。與黃巢大相類。黃巢播磨。天下。後掘其祖墓。斬黃獸而巢滅。自成破雒後。聲勢日

益張。朝廷密下秦撫汪喬年圖之。米脂令邊大受。執自成族人。拷得其塚地。入萬山中二百里。有李氏村。村旁

聚葬十六塚。中一塚始祖也。相傳心胡仙人所定。有鐵燈架。燄火熾中。曰鐵燈不滅。李氏興。發之有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骨被體而黃。腦後

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日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頓。眼射日尚未開。反而仍

伏。喬年殲腦骨并蛇蟠之以聞。後矢著關目。舉事無成。亦與巢同一結局。貞勝紀

李自成妻韓氏。故倡也。縣役韓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借李過。命甘州。後妻邢氏。又與高傑通。高傑竊之以降。潼關原之敗。妻女為官軍得。張獻忠瑪瑙山之敗。妻女九人。被擒者七。淫婦之報。已見當身矣。洛世集

流寇所至。必先有鳥集如鳴。此鳥後之先見也。政餘錄

多盜之鄉。婦子望夕陽。則反鎖走。陷污萊間。睡熟。率為狼噬。足或負兒女去。怡樂堂集

獻賊少從軍。隸總兵王威。犯淫掠。當斬。別將陳洪範來

謁。力救之。威不得已。斬其黨十七人。鞭獻忠百。免。凶

中為盜。獻忠天性克戾。然進思舊恩。每飯必祝之。數

其下曰。陳總兵活我。刻旃檀為洪範像事之。後知官軍

中有陳將軍。喜曰。此豈吾恩人耶。詞之良是。乃無名。賈

賈美珠文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肯大恩。不

及報。公豈遂公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從馬

足自效。降後。熊文燾。馭失宜。復叛去。續史

流寇初起。三邊總督楊鶴。獨至撫。賊出險。遂橫不可制。

是流賊之禍。鶴首之也。關賊將擒。督師大學士楊嗣昌

謂圍師必闕。漫開函谷一道。關逸出。遂募不可收。見流

賊之禍。昌終之也。前後悞國。可謂是父是子。夫兵法

化入神。豈容洵泥。先設三伏。然後開圍。如盛彥師之

李密。庶手可也。若嗣昌直是解網縱虎。豈合陰符。城

楊鶴之於神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索劄。則予以

官。安插。則定其境。卒之惟恐不及。有潼關道胡其俊

獨賊獨頭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贖。又因

獨賊獨頭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贖。又因

其索酒糲梁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胡廷。晏之安坐不擊。謂此吾省城賢主人。關中傳以為笑。毅史

中部城南河橋山。松柏甚茂。為黃帝葬衣冠處。隆坊斗大一城。上僅容趾。民丁不滿二百。吳御史姓至。激勸守

城。又捐俸為濬濠堡。駐公館。頽屋三楹。日夜坐臥一樓。桌上。天雨則枕衾皆濡。所從門書幾十五人。與同居處

炮火箭鏃。時時照射城中。誓必死以勵將士。九月始復中部。擒首獻俘。憶記

秦寇牛出官兵。官兵與戰。率皆其鐵面靚。矢石間相與話言。有泣下者。賊輒遺所掠牛驢。及老幼病殘癘從

之人。恣官兵俘殺報功。謂之打活仗。全上

甲戌晉中有三大賊。一名活地草黃宗漢。一名題進神高加討。一名鄭裏人劉浩然。各以千萬計。屯聚汾州

平陽要害。前撫院撫之。給劄于康餉。歲費金錢累萬。而實分投出境。焚掠如故。全上

永樂既都北京。今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街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

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陲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皇親駙馬侯

伯有墳工。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奏矣。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本軍遂不赴京。本

失祖宗之意。崇禎末年。流寇紛起。上屢行停免。而地方

殘破軍人。十忘八九。全上

清湖孟長更。於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書。鄉人訛傳長更在石油寺。若黃巢造兵書。俾反。長更不

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眾作亂。眾號點燈子。或曰燈子即趙四兒。冠志

乙亥正月。吳御史姓。密諭安插官龔能訪諸賊名號。各營可用間。得其平日相疑情狀。乃手書殊帖。諭某密私

稟。欲殺某出獻。時不可失。虛爵賞以待久矣。如是者數封。今謀投其營。果將懼。一日有手提果賊劉浩然首級

赴轅門報功者。給劄重賞。營眾駭散。分投活地草題進神營者甚夥。復為間諜。諭道神營。言頃報功者。已給

賞。兩營亦多有其人。又言某欲圖某出降狀。願道神亦疑。於二月離巢出掠。率眾東下。乃懸重賞犒軍。出師追

至忻代山中。賊首持大棗棍。立馬大呼曰。我願道神也。敢來決戰。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馬獲擒。諸賊披靡

殺七百餘級。凱旋。願道神死。昇至忻州。驗其狀果稱獲所持棗棍重三十餘斤。長九尺。軍士言馬上舞之若狂

獸撲人。銳不可當。往日與戰。為所擊斃者甚多。記德

乙亥交城縣北皆山。東連太原。西接邊徼。盜賊出沒不測。兵至則遁。路險不可窮追。乃檄趙民懷。追勦近邊一

帶土賊。而疏請權薛敏忠交城守備。於山中要害處。築堡。領兵守之。賊出沒皆在吾兩眼中。發兵追擊。多擒

獲者賊不獲退全上

交山賊胎芽於此。延至 國初姜襄叛亂。流毒千里。幾數十年。余奉 詔勦殺。另具交山平寇傳中。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波脅吳姓。檄縣道與將領分汛嚴防。兵不足。即以沿河一帶村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上下。不絕。賊望之。皆以為兵。除夕語眾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次。為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過此無虞矣。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眾。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然終不得渡。全上

流賊破鳳陽。殺戮之慘。天地為黑。有縛人之夫與父而淫其妻女。然後殺之者。有驅人之父淫其女以為戲而後殺之者。甚至裸孕婦於前。其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驗之以為戲。一試不已。至再至三者。又甚至以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又甚至縛人於地。生剝其腹。實以米豆。牽羣馬而爭飼之。取人之血和米麥為粥。以餵馬驢。使之腹壯而能冲敵者。所擄人子女百千。臨行不能多帶。盡殺而去。或殺人而問以蔬葷薪木。堆城下。縱火焚之。令穢氣烟焰薰逼城上。守兵立仆。明季遺聞

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圍守朱國相。千戶陳弘祖。陳其忠。巷戰死。賊焚皇陵樓殿為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九十一人。焚圍守

公司府廳五百九十四間。焚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燬民房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知府顏容。暗等官八員。失印二顆。武官失印二十顆。殺武官四十一人。殺生員六十六名。陵墻班軍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墻軍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賊渠列職。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筵幕卜於神祠不利。列神像而去。趨廬州。冠志

賊圍六合。聚穉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置於城下。少有規阻。即磔之。攻三日而全上

賊薄潁州時。州人之為守禦者甚眾。有韓進士者。別業在城外。一樓高可瞰城。眾議去之。韓不可。及賊至。登樓雨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缺。賊坎而登。城遂陷。然韓父母妻子亦皆見屠。明季進士。勢重可笑。太白劍

徐太史致覺。銓部致章。兄弟為諸生時。賊破城。大徐抱幼女匿城上窩舖。餓一日矣。忽賊入民樓。擄財物。得一囊。乃粳餅也。怒而擲城上。遂得食不死。次日聞賊稍歸。營急出城。則一賊已尾之。踉蹌奔空宅中。入牀下。忽又一人入。大徐方懼。旋聞其人慘號。賊已亂槊刺其入死。乃知亦為賊所逐。遂下求免。賊刺之。悞以為即大徐也。遂得免。小徐遇賊急。躍入城河。賊以矛刺其喉。僅

離寸許不中。賊灣其身欲中之。則岸崩。若將陷狀。如是數四。賊以不能刺徐也。慚甚而去。小徐復登岸走遂免。林園夜話

廣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賊。即投身入水中。一賊怪其入不出。為遠水俟之。丐忽躍起。舉賊足入水。賊倉卒莫知所為。竟死丐手。太守吳公賞之。旌為奇功。太白劍

賊將入桐城時。火光連數十里。一老人通不經意。賊至自扶杖出見。與絮語平生窮苦狀。謂不足備主人。賊笑曰。汝苦若此。何必久住世間。為笑而殺之。又一翁赴其

戚屬家。其家方洶洶出避。翁罵曰。汝曹一出。此豈立碎矣。正當需乃公為而居守。其家避未竟而賊至。翁立見殺。全上

乙亥賊逼桐城營城東。及夜。城上砲如號。賊誠其屬。趨此少睡。但聽城上聲息。或偶寂。須急起作備。近日又言若遇數十人。或百人。則直前薄之。彼一人動。眾立亂矣。若七八人。或十數人。則謹避之。此必骨肉肝膈之能相死者。兩語皆拔自賊中者言之。其用意頗入微。全上
乙亥賊破桐城時。嘗獲持一美婦。樂之東門橋頭。時乘城者俱見之。後拔自賊中者。言此婦以先一夕見賊。賊欲污之。婦怒。取案上酒盃。捉破賊面。賊恨之。不令速死。其樂必於東門橋。欲眾辱之。全上
邑陶冲驛之側。婦某氏當舍卒時。與其田主婦數輩同

寄園寄所寄 卷九

匿一空室。其主人婦賢婦。素德之。因何望見賊騎至。眾皆泣。某氏曰。無恐。弟明日收我屍於某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否。婦曰。無之。又問此間有驢馬何處。婦對某家有之。賊令為導行。少頃至所約死處。度屋中諸人已得脫。乃曰。我一女子。何物驢馬。因具道所以。一賊頗善之。又一賊克刃擊之。明日竟者至。尚能少作聲。始死。又賊至小龍時。居民迫殺一水。斬其橋。賊至。擄得子家一人。曰某者。令治橋。某曰。我一人活。將眾人死乎。遂遇害。子遺錄

賊丁丑之趣桐城也。大眾盡奔。有劉道者年七十。獨身常掛門。橫矛大呼。白髭盡張如蠟。賊數十騎不敢前。寄園寄所寄卷九

更迴馬從他道以入。道從容還。負其店主一人一老嫗。匿舍後山。從山頂望塵起。尤嚙齒頓足。其氣直欲吞賊。世何常無壯士哉。是為正月十日。子以是夕奔伏山。子房弟兆已先在。子曰。賊易與耳。但鄉人積為威劫。若夜擾之。必得所欲。兆曰。諾。明日往見所善伍生。議皆合。少年多願從者。遂前跡賊。得之王氏宅。時賊醉且就睡矣。而將請少年膽中怯。未至賊百步許。輒大譟。賊倉卒得為備。然兩生尤前鬪。凡殺馬十餘疋。賊被殺者數人。自是賊氣少折。每經里中。輒相戒備。兩生。全上
甲寅三藩反。饒寇起。徽州惶擾。余祖籍世居休寧。遂入城。議屯練。為禦賊計。梗議者反焚輿碎傘。余村名

舊市自屯練約五百人。賊破休邑。獨不取。過舊市。獻賊及革里眼老。獨左金王諸賊。屯應霍間。四十八家。掠男婦有逃者。獲回。網馬上遊。各察偷。人各加以刀。箭乃殺死。關升集

有張席之者。運司吏也。陰賊善謀。所交徧羣不逞。又工術數。一日方食。忽放箸曰。事發矣。以何。南部捕牒至。而張已亡。及賊犯中都。廣陵獲二謀云。為張王所使。通約龔徐兩家者。張即席之也。於是衆始知席之去。為賊史。因捕得龔徐兩家。皆伏法。所謂龔徐者。龔十三十四。徐二成也。十三。浙之龍游人。以拳勇知名。常白晝殺珠。人不取請。其弟十四。亦強有力。遇事輒為前鋒。此兩人

橫廣陵中二十年。所居華屋美。姬。視公卿家。二成者。蔡州諸生。從泰來家。運司之側。與十三兄弟為死友。每圖一事。龔以悍。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諸惡少及衙門用事者。無所不極意。至是聞賊且逼。徐忽操小船泊江。港十三兄弟部所黨弄兵。偕言備兵。實謀應賊也。蓋三人皆故交席之。非前覺事不可知矣。然徐奴視其父。父常訟之。官不問。節婦宋氏有殊色。徐計奪其節。婦自縊。官亦不問。又領司吏某家。見其女屬媒。致意。時女已許字人。吏懼。買他女似女者。以獻。徐久覺其詐。中以危法。此官為中之也。又不止不問而已。最後奪諸生某之妓。生憤甚。實其惡於學使者。凡款百餘。僅從辦罰。妓終不

返。十三常肩比部舍人。徽。浙憲于鏡。事覺繫獄。殺其獄卒以逃。及後來廣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常少逮治之。不竟也。太自刻

善行定遠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牆者。楚藩也。凡男女二十人。人一小橋。其小如棺。橫木貫之以攔其胸。旁為小孔通飲食。有一人從孔中告饑甚哀。送者怒。立起碎輪。執其人捶之。至爛裂腸折而死。棄之去。蓋一馬奴與同來甚久者。心痛其事。為人言之。又時行李止一肩。二十人共之。問其故。蓋所貴甚富。所經有司逼送。用夫數十人。因過某鈔關。攔關者某。至事心涎焉。以搜獲衣箱。禁物偽名。遂盡有之。尤可怪者。流賊犯中都時。獨在此。此牆。全上。

肝胎。今蔣佳禎。西粵人也。肝胎故無城。賊聞至。令送其毋渡河。置泗州。與訣曰。死不得為母有矣。謂直指以付之。直指雅知今賢。挽其行。令奮曰。佳禎受命天子。令肝胎。肝胎之外無寸土。是令死地也。遂拂袖去。所素圖練鄉兵若干人。望見令渡河歸。皆冒死來聽命。遂共前擊賊。賊見其有必死意。頗畏之。且前且却。令自度終不免。問其下曰。邑百姓逃盡乎。曰盡矣。令太息曰。吾民幸免。若等可即散。獨一門子一皂隸。痛愛不忍舍。卒其赴敵死。令既死。其民哭之。如髮其私。令祠之。忠傳

云六安州男子俱無右手。誠可恨也。怡慶堂集

六合再破時。寇聚眾將坑之。忽有令免死。人斷一手。爭先仰臂。無言痛者。全上

賊最畏總兵曹文詔。其兒子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為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文詔自隸馬世龍麾下。為軍鋒。人泰。四年春。擊賊栗園大勝。又克河曲。

斬賊一千五百餘。六月斬王嘉胤。是年冬。殲賊于五年春。擊殺可天飛。郝臨菴。獨行狼。八月又敗賊甘泉。六年春。斬代賊千五百級。又敗賊榆社。又斬陽城賊千餘級。乃因小故。陷以他事。落職二年。及復于官。賊鋒益銳。

能屢立功。八年五月。卒。戰死於真寧。賊遂益無所懼。詔

分文擢陣次忻州。變蛟亦善戰。多功。後松山不食死。一

門沒王事。曹氏稱最。廣秋集

熊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於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文云。園蔬茁茂。不苗

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為連糧地耳。左良玉謀於巡按林

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執張獻忠。文燦曰。殺降不祥。力

庇之。乃移其營於城內。明季遺聞

盧江某氏兄弟。夢其祖曰。寇至矣。急買某空宅。當免難。如其言。僅存門樓而已。寇至。兄弟避其地。四顧無賊。身處空門。樓各臥板上。賊屠城。以鎗擊板。塵撲目。仰見板

天光曰。無人遂去。後烏皆音頭。林園友話

寄園寄所寄 卷九

曾於蘇州遇一老。自言少年一斗粟。劫入帳中。攻某城。掘塹七層。眾賊方患無策。一斗粟令曰。限來日午時破城。城上人聞且笑之。次早。驅新降官兵數萬為前鋒。賊自後逼之。擠人馬填一塹。又渡一塹。比破城。日方午。肅

劉宗敏者。藍田鉅工也。有勇力。自成嘗離其大營。偕宗敏步入道旁叢祠中。惟孩兒軍張彙者從。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盂卜之於神。吉即從我。不則亟殺我以降。宗敏

曰。諾。納其刀於腰。再拜。三投之皆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壯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後史

聞賊數十萬。聚於潼關。源為總督洪承疇孫傳庭所敗。妻女俱失。盡以其卒。剩十八騎。未幾又困於巴西。魚腹

諸山。欲自縊。養子李雙喜止之。當戊寅之冬。殺人親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遁殺城。獻忠與之飲酒。牛

獻忠撫其背曰。李兄盍亦從我降。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

去。殺人皆以之。允文燦曰。若使至兵者。調度得宜。彼且

縛閣自效矣。全上

瑪瑙山之戰。獻忠妻敖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為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閩部楊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并其黨潘獨鰲。及前所執敖氏之兄

昌處之。襄陽獄中。并其黨潘獨鰲。及前所執敖氏之兄

與養子惠。二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曾。年少。易每晚囚。呼名。悅。教氏高氏之。托以問賊中事。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潛獨。等得以脫。拒。枯。飼。酒。內。往來不復禁。防禦頗疎。嗣昌以賊忠。忽。常。移。文。為。戒。承曾笑曰。是詎能飛去耶。未幾。賊破襄陽。潛獨。賊。毀。門。借。教。氏。高。氏。出。全上

獻賊有美。僅名二。孩子。時年十八。技武絕倫。常與。南對陣。甫出戰。僅。飛。矢。中。其。手。黃。幾。敗。陣。怒。甚。後。擒。之。愛。其。勇。欲。令。降。僅。不。應。候。笑。曰。聞。賊。夜。臥。汝。摩。本。鎮。亦。能。擄。汝。何。不。速。降。僅。堅。不。允。絕。其。食。死。新

史翁嘗遊曹州。述二事。其一有諸生行市上。為一。生。家。石。其。妻。子。曰。令。汝。好。作。訣。遂。殺。生。四。分。其。屍。復。其。家。約。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視。此。其。家。誰。如。約。其。一。召。兩。人。傭。工。者。傭。始。難。之。至。則。令。掘。地。為。坎。坎。成。語。曰。此。汝。兩。人。臥。處。遂。生。產。之。太。白。創

楊一鶴為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僧踞佛坐。視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愛。數。日。夜。苦。撫。其。頂。而。止。耶。楊追憶。死。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於。淮。上。楊。之。為。淮。督。也。得。賊。信。治。文。書。互。而。僧。薄。暮。擊。軍。門。鼓。稱。峨。嵋。萬。世。尊。致。書。於。楊。遲。以。歸。

請見。僧大詫曰。過。今。夕。不。及。救。矣。實。明。索。之。不。知。所。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早。遁。二。則。西。市。語。也。三。四。為。國。凶。讖。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傳。錄。巢。新。編

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於。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為。牟。文。綬。戲。下。將。官。吳。尚。文。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眾。兵。毀。棄。欽。頌。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殺。史

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詡有異術。能。佐。自。成。取。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潛。江。京。山。諸。縣。全上

近山。燕。樓。如。堡。內。穿。犬。井。積。天。石。周。填。以。上。十。尺。四。砲。眼。上。下。用。壯。士。二。三。十。名。守。之。衣。食。堵。禦。之。具。無。不。備。樓。旁。無。附。麗。雖。大。富。貴。家。其。內。人。皆。抱。孩。赤。擊。豎。梯。以。上。下。賊。過。而。視。之。率。勿。攻。攻。亦。不。利。頻。年。禦。寇。死。守。怡。曠。堂。集

賊。沿。江。下。將。至。荆。州。有。某。總。兵。病。其。子。督。兵。前。鋒。步。卒。五。十。人。過。城。下。見。城。盡。閉。向。沙。市。呵。曰。子。官。兵。也。飯。我。當。為。殺。賊。父。老。渡。小。舟。送。米。來。步。卒。以。鐵。兜。牟。為。炊。人。挾。弩。矢。百。皆。傳。毒。藥。既。飽。食。父。老。去。悉。伏。狹。道。兼。葭。中。兩。岸。皆。深。水。賊。早。過。往。劫。新。市。嘿。紀。其。隊。數。已。而。日。將。西。賊。皆。厚。獲。返。武。挾。女。子。馬。上。或。衣。紅。歌。笑。四。營。擄。上。道。府。詬。罵。復。從。狹。道。歸。將。盡。只。剩。一。隊。五。十。人。曰。可。

山矣。排狹道上。五人爲隊。既發矢。後五人復前。奔弩射如雨。賊渠百人。人馬盡死水中。賊訝其渠久不歸。拔營去。官軍開城逐之。只柴烟繫幟樹杪。懸羊擊鼓而已。是役也。以步卒五十。殺賊渠百。其總兵得奇功。肅紅

襄陽監司與某郡守。城外江上募軍。有一舞雙刀者。刀法精妙。但見一片白影。不見其人。監司甚喜。欲與雙糧郡守叱曰。爾大膽。敢欺本府乎。爾優人也。曾於某時本府署中扮劇非耶。刀法乃花拳。何濟實用。其人惶遽。一人携一長竹插於地。自下而升至頂。於竹上舞棍。觀者方呼噪竹忽折。其人飛身十數丈。舞棍不息。一人

一小拿一大扇。平步到江岸。張其傘扇。臨水面如鏡。監司擊節。皆與騎糧。郡守曰。良是。但欲先帶回署。授以策畧。然後用之。監司許諾。郡守帶署中。嚴刑拷掠。搜其身。得賊制付。果流賊謀也。立斃之杖下。全上

豫撫常道立招撫關塌天等。關塌天本名劉國能。性至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庚寅六月。左帥遣之。關獻於瑞山。獻食盡。分兵抄糧。不得者殺之。賊卒多降。左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蒼等送襄陽獄。後守葉。關賊破城。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自解所帶小刀刎死。過夫。即惠登相。亦賊中最悍者也。後降官兵。乙酉左帥

南下登相猶大斥其非。不肯從。知冠子

沛寇六股圍黃陂。令李鑑閉城堅守。城內半載民李令。婦民山油米。黃民守陴。每陴燃二炬。五人守。每一更令一人睥睨。互易至曉。善鳥銃者僅七人。分守各我。銃無虛發。命諸生監時臨城巡警。多設黃傘。旂幟於城頭。若尊官者然。夜巡城以杖擊地作捷人狀。夜行面生者輒擒之。賊知守備嚴。且無內間。圍半月皆引去。蜀他山記

漢口兩岸村落。各二十里。商船千艘。女妓十徐班。肅鈔。徹夜不絕。流寇至無一存者。收餘筆錄

文永公日記。流賊破漢口。盡驅而陷之。江。江水爲毒。子母。江伯宣死於維。疑無存。

河北之謠曰。鄭臺復鄭臺。曹操再出來。賊羅汝才自號曹操。而天下大亂。具錄

李自成困車箱峽。幾成擒矣。詐降陳奇瑜。瑜輕賊。心訖大功可立。許之。賊一出校道。放手殺掠。復不可制。噫。賊之降而復叛。悞於熊文燦。陽賊之詐降而叛。悞於陳奇瑜。參之內其足食乎。偵俠志

賊左道勦之。一晝夜行一至重。至穀城。又破之。乃降文
燦。燦患在穀城。特指其疲。語人曰。此左將軍南陽時創
我也。如原刺言

關賊初攻汴梁。相傳為總兵陳永福之子射一箭傷其
額。賊敗。為豫將羅傑射之。中額。然賊因是時降。而永
福至。癸未年。竟澤湖。雅堂集政語

十四年正月。關破洛陽。殺福王。薦於俎。鹿血和酒飲
之。曰。福祿酒。二月。賊破襄陽。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
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對。今當借王頭
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二難同

時陷致。最為慘酷。賊鋒益熾。知冠子
奇聞奇事

福王神宗愛子。母鄭貴妃專寵。就國日。海內全盛。上賦
遣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進。廣南明珠。滇黔丹
砂。空青寶石。豫章磁。陝西異織文。蜀重錦。齊楚礦金
礦銀。他搜括。羨倍萬計。各人主私財。入貴妃掌握。賦
斥十之九以資王。富厚甲天下。及賊逼。援兵之過洛襄。

口語藉藉。或謂道中曰。王府金錢百萬。朕梁而令看
華楊腹死賊乎。南大司馬呂維祺在城中。苦勸王。王不
為動。未幾洛陽破。王之血肉。且為關之福祿酒。况財寶
乎。取人王府。珠寶貨賂山積。裝緣糞負。任以入盧氏山
中。發王府中及倉粟。大賑飢民。後史

開縣之敗。賊盡山芻入楚。獻賊至當陽。令汝才與鄭道

相持。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遣劉興
秀等二十八騎。偽為官軍。持軍符令箭。口哺叩城門曰。
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府開入。夜半從中起。放礮橋。納
賊衆。城陷。如冠子

十二月陷承天。賊遣偽將王克生。擄順陵求寶。偽陽武
知州張聯奎。多備鐵鎗。獻策求歡。賊方舉事。欽風雷水
作。晝晦。聯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一擊。即昏迷跌
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聯奎宜城諸生。其妻何氏。因以
貌都為賊所執。守節不從。慷慨遇難者也。克生去。不知
所在。衆賊驚散。闕大懼。遂不敢動。明季近聞

獻賊犯漢陽甚急。武昌賀相逢聖。因局史徐學顏入見
奇聞奇事

楚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銀交椅一。曰
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賊至王被俘。而加之江。
妃自殺。獻忠見庫金百萬。歎曰。有如此而不設守。朱明
子真庸兒也。全上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異人呼於市曰。一羣猪屠伯至矣。
楚宗最橫。遇亂亦最酷。異錄

賊破黃梅。焚掠慘甚。余家世業。俱為流賊劫燒一空。先
一日。援勦將官邀余孫時朗。及曾孫承祖出城。伏得保
其命。與中死者五人。可知明季兵與賊。未常不相通也。
先會和日記

關賊三圍汴梁。城中饑甚。推官黃澍以閉糴。日斬米僧

於市。一日署中馬死。命分肉內丁。人一筋。有悍僕欲俵之。分者不允。怒曰。會須啖汝肝腦。分者笑曰。好兄弟。奈何至是。剖二筋擲與之。悍僕低頭拾取。分肉者遽起斫其頭死。眾僕即前欲分其屍為食。澗問之。對天跪曰。速殺我。分飽汝儕腹。眾乃懼怖謝罪。遂埋悍者屍。不許食。又澗內人方食肉包。忽見人指頭。驚發病死。端莊筆記。汴京有散人褚生。精數術。言不可曉。事後覘市中。前一年別所知。將自沉於河。力挽之不肯止。笑曰。明年今日。今日此中人盡如我。人咸怪其狂愚。已而果驗。發史崇禎壬午。寇圍大梁。張舉人林宗勸當事密檄左良玉趨大梁。背北城而陳。通黃河一線以為餉道。又嘗令陳承福兵列城外。勿聽入。入則城中餉竭。勢且民與兵俱盡。皆不聽。寇暫却。或諷之曰。盍去諸。林宗曰。死則死耳。奈何去以為民望乎。圍城五閱月。日夜拮据。行甯。汴人倚之。皆守死不去。水灌城。背負其先人神主。抱詩文。藁三尺許。登木筏。隣求登筏者益眾。林宗不忍却。筏就之。筏且沉。乃移筏登屋。屋上人垂繩相接。林宗老。且乏食。數上下者久之。水大至而沒。次子允準及門生文太士皆從焉。長子允集。泗水至西城請救。父罵賊而死。幼子允彝。憑浮木。依老僕婦。栖屋上。而日役。老婦餓欲噉之。急附浮木。順流下得渡。舟以逸。林宗之問人周元亮。行求得之。撫恤其家。而林宗之遺骸。故亦撫高平仲。

寄園寄所寄 卷九

飲而葬之柳園。列朝詩集。聞賊巡營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之落草。磔之。且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許携妻子。戒勿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為兵。一精兵容私從為之王。從軍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令處室廬。寢興一單布幕。製細甲。綴至百層。輕厚矢砲不能入。一兵卒馬三四。則掠茵褥藉其蹠。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為之槽。馬沒此。鋸牙思噬。若虎。勇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結隊。及陣方畢。夜四鼓。厚食以聽。令所過值崇崗。繞城。騰而直上。毋得踰水。惟黃河阻。漕淮泗。涇渭。人皆趨足。踞馬背。或抱鼠尾。呼風而前。馬蹶所墜。周水為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寒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者。奮前者。返顧後。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追之。則步卒之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子遺。夜六攻城也。束手脩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人東其尸為燻。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圍下。防龜城者。馬兵傲於外。承其隙。巡之。張獻忠至。後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亞。逃自成。若覆舟於海。無慮類。諸管板所獲馬騾者。上賞可矢。鉞鏡老。亞當。卷帛次之。珠玉為下。發史。關賊向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

資守陞者。特懸賞。有獲一賊者。予五十金。士鈞籍大呼。擊賊。後雖為賊決河所淹。王卒未懼賊毒手。全上。賊破。獲老少江畔圍殺。天忽昏黑。火雷雨。賊怒曰。咱老子欲殺人。天不肯取。燃巨砲向上擊之。雷雨連。殺人如故。劫匪集。

賊殺蜀人之慘。割手足曰。奴分夾脊曰。邊地。鎗其背。於空中曰。雪。置火城以圍。數百小兒。見奔走呼號。以為樂。曰。賈戲。剖孕婦之腹。抽苦走之。腰。碎人肝以飼。張人皮以懸市。徐原疏。

蜀太醫院有舊製銅人。獻賊以楮。其關竅。召諸醫者。其針砭。有一穴差者立死。發史。

御史王孫著疏曰。臣聞賊破。張秋。止。俟二日。到元。賊住。三十七日。掘地拆牆。細細搜掠。凡民間埋藏之物。盡數獲之。東省有賊。如梳兵如篦之諺。班師回日。除至將車載。并每損人人一擡。不計其數。外即一火頭軍。俱四五驢。駝不等。是為何物。迨抵京而正陽門鋪戶。緇。二日間買盡。各兵俱穿衣綾錦。肆行長安。葛耳。萬目。其

賊共聞。此則擄掠之明證也。元秋曰。教長擄婦無其事。臣聞殺良非為割殺也。一家有銀錢。則擄殺一家。一村有富室。則擄殺一村。玉石俱焚。慘烈於賊。至所擄男婦。每一兵以六七名口計。沿途掠民米膏。供其食用。恐一齊入京。駭人觀視。將婦女半圍近京一帶地方。而陸續

殺取。於時紅紫遍滿京城。見今賣為娼者。不可勝數。縣志。

朝天關。獲成都諸生顏天漢等。通表自成。獻賊怒。以為闖境。俱反。詭稱開科。用軍禮發遣諸生。不至者。率戮。殺之。西門外青羊官。凡二萬二千三百人。棄筆墨成。壘。先廬州府城最堅固。賊不能破。願以學使者徐之垣。試士至。賊偽拔書囊筆。裝儒衣冠以入。夜破其城。皆半。至人偶編。

采服遠遙授部郎。丁亥守曲靖郡。城破不屈。為川逆。刑手。不食而死。二兄賓遠在陸涼州。已亥城破。投崖而死。兩亥伯仲相繼歿。真不愧先榮祿公之教矣。潮音吳。

詩云。誓守封疆。伯氏擒。忠魂碧血。盡陰陰。賊非莽。操。何。地。處。嶼。嶼。禍。更。深。一死以酬君父志。此生不負。賢心。於今身後孫連。節孝根芽。萬里森。紫兒。要有。云。禍及全。丁亥春。垂髫小孫。未歸。聞。百年同祖。荆。三。餘。萬里離鄉。父一人。亂後音書。今始見。生前忠義。此。真。欲。知。浩。氣。乾。坤。滿。斷。臂。投。崖。血。尚。新。崖。右。編。

聞賊破。西安張國仲首倡僭號。觀作賊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仲。以為必見幸。自成故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僂。而行。婦我比國仲斬之。禮鄧而歸之家。快心傳。

丘東周。陝西前衛人。都可。性也。城。矢志欲刺賊。

持屯田冊詣端履門。賊黨問之。東同谷曰。投屯田冊遂引至賊帥前。知志不可遂。乃大罵不屈。賊曰。此醉人也。扶之出。復罵曰。自古豈有言賊為天子者。會見汝屍骸。其齒罵至死方止。陝西通志

吳卒之妻張氏。初時賊兵至門。見氏姿容美麗。遂倚之為居停。及知其欲偏已。急伏水。故向淺處。賊既沮而未。於是復起收淚。往尋其夫。道險人稠。無從即覓。中途相遇。而賊騎驟衝。復致相失。歸廬。獨自掩門。已有預從竊入者。強淫之。無計為拒也。賊寢熟。遙聞叩門聲。心知夫之歸也。潛啓以入。遂與其夫共以刀刺賊死。於是蒼蒼

茫茫。拾賊資物以逃。倏有井。積然有水盈焉。今而復得死所矣。非復向時伏淺水意也。李立阻不可。復泣曰。妾前日所以偷生者。慮君之饑寒失所。不獲一訣。生死恨然。不料猝遇狂且。致成淫行。失節之愆。竊為耶羞。縱君不見罪。妾奈何。視類偷生。幸不復以妾為念。投井死。古處齋集

李自成多購斬黃人為問。或携藥囊著蔡為醫卜。或披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為緇衣黃冠。或為乞巧戲術。或為肩挑買賣。或為皮鐵雜藝。分布江皖諸境。宛旬虛實。甚至於未會試。於路邀截。赴京舉子。說透打合。為之負綠中。式以作內應。以故破城之日。雲合響應。一呼咸集。人

竟莫測所從來。如其其登矣。未榜。文甚佳。亦賊代通。節者。懷秋集

甲申三月京城破。徽賈守緞肆。與妻妾共謀飲砒。酒二流賊遽入。夫艱天。應板上。見賊抱其妻妾於膝。妻樹毒酒。大碗自飲。賊笑曰。盍與我共醉乎。妻不答。妾解意。遂滿斟二碗進賊。仍取琵琶彈以侑。俄而二賊倒。妻亦倒。夫急下。殺羊以血灌妻。妻活。以先傾之酒毒尚輕也。拖二屍沉於後河。閉門靜避。竟免於難。甲申忠義傳

賊破城。常縛多人。令童子操刀殺戮。少有畏懼。即刃。童子有黠悍者。遂以善殺為樂。上下馬如飛。殺人如刈。營名之曰孩兒軍。雜應刺言

東國土強。三牛成具。乃可負。牛為賊所盡。直齊馬價。所存什一。大水之後。牛觸寒盡死。憫此子遺。天不可顧。為之奈何。佈舉集

流氛殆十餘年。每日西墜。則赤氣竟天。順季月亦如之。迄乙酉夏而赤疫俱消。全上

明初有十八子之讖。又云十八孩兒天上生。成化中有李龍子者。結一中官。入官中。謀不軌。事發伏誅。識者以宋太祖取淳風。替本亂其次第。李繼朱者。乃李亞子。繼朱梁之讖。然相傳崇禎甲申南京乾清宮陷。忽現一碑。上有云。一小又一丁。眼上一刀。丁戊。擄。平明騎馬入官門。散在皇極京城。擾。則又知公明之為關也。異錄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未冠姓。名而開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滅活為勝負。有曰闖。有曰獻。曰大順。名曰馬吊。馬吊二字。殊不可解。今驗之。明季遇馬即吊。闖與土共皆馬也。夫豈偶然。

甲申二月。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聲入其寢。三月初。舉家聞哭泣。藻德又夢騎龍飛天。妄自私喜。闖賊破京。勒餉。與方岳貢俱被拷夾。藻德自勒死。岳貢不食死。陳演夢登高臺。四望不見人。占者曰。高而無民也。俄而闖賊擒去。極刑榜掠。獻至銀三萬兩。金三千兩。珠三斗。校夾至死。均之死也。何如早死數日。忠義錄

崇禎十二年九月。命大學士楊嗣昌。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討流寇。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

三爵。賜以詩云。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筆厚如指甲。長四尺餘。闊一尺六七寸。字大二寸餘。後一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又一行署云。崇禎十二年九月。前鈐御筆之章。引首一寶。上方中書一押。大體似明德二字合成者。鈐一表正萬邦之寶。孫見額天錄

明熹宗在位七年。格藏懸罄。嘗將累朝所鑄銀。銀盈尊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者。此人所共見也。甲申春。廷臣請勦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耳。錢糧解承運庫者二。一曰金花。二曰輕寶。金

花銀。所以供后妃金花。及宦官官妾賞資。輕寶銀。以為勦賊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比。野史乃謂城破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不知十餘庫何名。承運庫外。有甲乙等十庫。貯方物者也。天財庫貯錢者也。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詰命者也。東裕庫。貯珍寶者也。外東庫。亦貯方物無金銀也。庫庫此矣。城破惟東裕庫珍寶存耳。安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而紛紛謂懷宗不輕發內帑。豈不冤哉。崇禎遺聞

甲申李賊自關中奔襄陽。其眾尚十餘萬。分為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敗江夏為瑞符縣。設偽令運銅鐵。宋昌錢。謀奔舟南下取宜。歛曰。西北雖不定。東南即再失之。將發而陰。四塞暴風烈。旗傘盡折。遂以四月二十四日。改由金牛保安。走延寧。隋折。沿道恣殺掠。過通城。殺寇紀畧。

癸未冬。張獻忠蹂躪湖南。甲申正月。率眾寇蜀。秋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家眷自沉於井內。江王至派。不屈死。總兵劉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劉之渤。成都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龍。被執不屈死之。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姚思孝。相繼死。獻忠入城後。大索金蜀紳士。至成都。僇之。敘州在籍太常寺卿尹仲。及給事中吳宇英。金不屈死。崇禎知州王勵精。聞會城陷。即朝服北面再拜。登樓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順慶府屠之。

獻賊自言是歲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劫
運過。當復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時肅王
兵至。獻忠乘馬登高望之。猝遇前鋒一矢而殞。及昇屍
至。曾張目睜視。於是斬首刳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
一日也。先是童謠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獻
忠應之。其理疑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瘡。又嘗有
黑虎噬人。人皆遠之。蜀雜錄

獻賊在川。偶沾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康
不解也。比疾起。令賊斫婦人小足。堆積如二山。將焚之。
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已之妾是
最窄。遂斫之。灌以油。其臭達天。獻大樂。西華外集

寄園寄所寄卷九

張獻忠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傲之。寤而欲祭焉。人士入
為祭章。稍通文獻。賊不解。輒殺之。蜀名士一時被禍甚
慘。既屢易。不屬獻意。獻大聲曰。咱白做。咱念爾輩書之
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你
聯了宗罷。尚饗。至今川人常言其事。全上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
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
宮殿。曰。不利於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磚至四五
丈。得一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後
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勢氣播川東。吹簫
不用竹。一箭貫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

獻忠以一箭死。始知箭不用竹。乃肅字也。異錄

獻賊之仇視川人也。先屠儒。繼屠民。并欲屠川民之為
兵者在諸將中。多用川民為兵。無如都督劉進忠。將統
之而抗其衆。計未成。滿言於關者。一軍聞之。俱逃。會
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因而歸命。王問以獻忠所在。進
忠曰。在順慶之金山舖。為西充縣亭之交境。去此千四
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獻忠以進忠守朝元關。殊不寬
有大兵。前驅至而未信。進忠已入營中。與管射者俱。而
指示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中額。訝曰。果然。逃伏積薪
之下。執近侍詢之而得。乃曳出斬之。誅梟新編

乙酉四月。李自成過通城。命四十一部先發。嚴行。無敢
返顧者。通城有九官山。一名羅公山。山有元帝廟。山民
賽會。以盟。謀捍衛。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
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謝。若
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為劫盜。取所荷錘碎其
首。既斃。而履下見金印。且有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
去。二十騎訝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血肉糝分矣。續文

明季遺聞云。病死羅公山。紀事本末云。關出沙嶽。為
田夫所逐。陷淖中。剖其首。獻何騰蛟。驗之乃關也。
金駕部鉉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
春。定我進退。難遇時外。而向內退。若苦衷遠。而勿滯之。
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優哉。庶沒我世。及甲申死。能

宜威果勇等營。分勦川北川南。約不滅可登等所殺之數。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對民于此。真無子遺矣。見聞錄筆

獻忠將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過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為賀珍所敗。非為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即為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阻。汪兆齡從史之曰。恐兵知而先謀奈何。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中。有偶語者及過俱置之。法非連坐。如此則殺之有無。無覺者矣。議已定。諸營尚未知。猶習故態。角射刺。

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詎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千餘萬人。于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乃于夜或踰垣穴壁入伏。下及床第。帷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并其家。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履。人無敢諍者。晨果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至一兩者家盡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沉井中。或容幽室。搜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于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

總兵溫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去。獻忠自引驍騎追之三百里。自讓脫走。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亂。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廣成。中敵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南張其在。天威營附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營。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畧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捕無功。坐徇死。逆剝皮死。并其家口部落盡斬于南河。

獻忠動剝人皮。剝皮者。從項至尻刻一縷裂之。張子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全上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八人。狀元張大鼎。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請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為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即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為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字畫一切。故

斐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惟樂竟日臨散遂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不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其像始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及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斷狀元千門外謝恩畢將入朝而謝聖恩獻忠忽頓足曰這孽養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李國書序

留一人 張獻忠亂蜀始末

叫他再來見。老子凡流氓謂殺人為打殺。如盡殺其泉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即刻使將張大受綁去殺之。并傳令將大受全家外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不留一人。

裂帛寄

列池諸賢

殺運勞流固曰。人事實天哉。然其間禍福烈烈。死而湮沒者。何可勝數。姑就經冠刺木。列其人。概碧血青燐。已不禁銅馬之感矣。

梅村氏曰。記死節者。不以日月為斷。先北都。以殉主也。春秋傳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國亡與亡。臣執之大者也。次豫。豫臺使者。銜命博訪。幸以其人傳焉。思宗獲知之矣。故重之也。自秦晉以下。無錄。非無錄也。曰。時迫矣。不及於錄也。然則記死節者。必以其錄乎。曰。有則核而錄。無則存而錄。有錄焉而不必核者矣。君子之於前朝也。發編翰。釋而出之。敢謂弗核乎。無錄而存焉者。家矣。吾懼今日存之。而後日失之。其或今日失之。而後日又存之。則繼而出者。吾庶幾望之也。北都以禮臣表忠之疏為鵠。而緒開佐之。表忠之正祀諸臣者尚矣。附祀武臣。則盡以遇害死者。附祀文臣。無一二臣遇害者乎。合一二臣無遇害而不祀者乎。若是者宜改。曰。不忍改也。內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長。何可以闕故畧而不書。舍死事北都無可書者乎。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緣人之喜怒以為傳者。其疑太甚。且非而不經。故畧之也。豫以御史蘇京優卹之疏為鵠。而緒開佐之。自一命以上。建祠致祭。且加恩於其家。嗚呼。勸忠之

道備矣。北都破而群臣何可以不死。則猶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將累數以徵於書。今在錄者。四十一人。其於此乎。曰。闕文也。其書半缺而不存。以視乎秦晉楚蜀。其猶為半也已。秦之書。少保其可風乎。將軍死。其率之一戰也。又終之以榆林。秦事武臣為烈。孫尚書死。渭南矣。或曰。邠縣之潰可乎。謀人之軍師國邑。敗則死之。成敗利鈍。天也。可不謂之忠與。夫晉京師之破也。於太原則書之。於寧武於宣大。書矣。不再書。死乎晉。弗繫乎晉者。尊京師也。絕江北者。為國難乎。曰。前此矣。前此為乎書。曰。追書也。楚之於武昌也。以故相則書其官。於承天也。因缺則書其地。於永州也。以全三王則書其事。死同書不同也。若蜀則糜爛矣。何可以書。何可以書者。不勝書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優卹也。以蜀視之。可勝嘆哉。然天下之不勝書者。又不獨乎蜀也。

北都

正祀文臣

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字贊公。吳橋人。癸丑進士。授龍泉。古井。妻亦自縊。
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璠。字鴻寶。上虞人。壬戌進士。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屍。文正從未有以贈死節者。倪公之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諱死節者。於是

并劉處事之議亦定。

左都御史。贈太保。吏部尚書。李忠文公邦彥。字德明。吉水人。甲辰進士。給於文信國祠中。
兵部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字道五。蒲州人。壬戌進士。守德勝門。時聞陷。自投城下。不死自縊。
刑部侍郎。贈尚書。孟忠貞公兆祥。字肯形。交河人。壬戌進士。守正陽門。死於門下。妻劉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耀。字四明。餘姚人。己未進士。飲藥死。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忠清公義渠。字若柯。烏程人。乙丑進士。盡焚其生平著述。絕口死。
太常寺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麟徵。字若齊。蘇州人。壬戌進士。麟徵初登第。夢一人叉手向背。呼文信曰。山河破碎。木製架。身世浮沉。兩打萍之句。聞之。遂入。云是隱士劉宗周。時尚未幾。宗周當城陷時。有祝孝廉。謂者。以奏保宗周。致達京師。公之故人也。臨命。名祝。宗周。前酒。恍惚。告以前奏。乃絕。其事甚奇。
左春坊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字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碧血九原。依舊主。日頭二老。吳忠節公之臨死詩。以遺其親者也。
左春坊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字素修。無錫人。辛未進士。以司經局印。授其僕焚朝衣於庭。

向闕拜。南向遂拜其母而絕。

左春坊左中允。贈詹事府正詹。劉文正公理順。字湛六。

把孫人。甲戌。殿試第一名。始鄉有賢名。賊李岩其同邑也。嘗前遣人獲之。聞已死。乃拜哭去。

翰林院檢討。贈少詹事。汪文烈公偉。字長源。休寧人。戊辰進士。書於壁曰。人始同死。節義成雙。

太僕寺丞。贈少卿。申節愍公佳胤。字素園。永平人。辛未進士。殺并死。

戶科部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忠節公甘來。字和之。新昌人。戊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良謨。字實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原名天工。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澹五。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寺卿。王忠烈人章。字芳洲。武進人。戊辰進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門賊已板壁上。賊持刀說降。公大呼之。賊刀築其懸逆管。

吏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潛民。懷柔人。辛未進士。公以難酒吳莫梓宮。賊持刀脅之。不為動。母與妻同死。子九歲。父換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鉉初以駕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依不忍舍何也。竟投河死。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忠毅公景瑗。字帶黃。韓城人。乙丑進士。

宣府巡撫。贈左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初總兵王承胤。誘直人降賊。會居庸總兵墨雲瓦至。之馮直言。京師將發兵勦直人之應賊者。已而刑牛馬與承胤盟。賊至。承胤開門降。之馮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以德以位以名。則社稷臣也。社稷之臣。從死社稷。不慕重乎。然則終之以許文學瑛。湯布衣瓊者何居。曰。宰官有激勸之道焉。倣建文龔安節備貞義例。祀之可也。正祀以從諸公之後。則過矣。傳曰。士死義。謹別其為士而書之。

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則日月稍後矣。且南中所不及問也。故特書之。

正祀武臣

太傅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

字洪鈞。其先海州人。以靖難功為和陽千戶。籍在丘。後遷宛平。漢

國公應元之孫。新樂伯效祖之子。寇急。上於萬歲山噴

射。文炳與駙馬輩。永固日侍左右。受手詔。請勳戚出家

丁。巡緝京師。無應者。及外城破。上曰。能為我一巷。我

兩臣對曰。今止臣等親隨。鼓騎耳。其何以戰。上曰。至是

耶。朕志決矣。不能為太尉高皇帝守社稷。當為死。耐

耳。於是君臣相向哭。城破。侯與駙馬各殺數十騎。足

中火起。下馬投井。願其影乃戎服。曰。此軍容不可見。皇

上地下。索冠服。不得。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得冠。遂投井

死。

惠安伯贈太師進侯張忠武公慶臻

永城人。開門自焚。死。長子左都督承胤。次子承志。開門自焚。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進侯李貞武公國禎

襄城被執。自

自成不屈。言烈帝宜葬以帝禮。太子諸王不可殺戮。自

成從之。

駙馬都尉贈小師鞏貞愍公永固

大興人。以黃繩縛于

女五人。於柱間門自焚。曰。帝劾也。不可辱賊。

太子少保左都督贈太保劉忠果公文燿

新樂侯文炳

之。守外城永定門。外城破。馳至潭河收兵。見內城破

矣。曰。天子。文燿在外城。不即死。以內城必能守。得一見

皇上。請罪耳。不知如此。乃著一板於井旁。曰。太子少保

文燿死處。

三關總兵贈太保周忠武公遇吉

三韓人。破城日。被甲

運矛。策馬入中。擊手刃巨賊百餘。矢擲甲如髮毛。身中

數十鏃而死。

正祀武臣當矣。李襄城任京營而失守。得無有遺

乎。且其死亦稍後矣。雖然。被執不屈。死於其官。祀

可也。進侯則過矣。

李遠總兵贈都督府吳忠壯公襄

少傅左都督劉公繼祖

春秋大復仇。然孰有身殉下官之難。子故秦庭之節

如寧遠者乎。今追加之典備矣。此書為前朝作。稱

官。禮也。繼祖濠國公應元次子。守皇城象安門。聞變

馳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其妻某氏。并二妾亦從

之。嗚呼。劉氏忠壯忠果。祀矣。此亦威臣也。何以不

則兩臣者。皆相入正祀可也。

正祀諸忠婦女

成宗毅德母贈淑人張氏

宗毅初以直節為烏程所忌

下獄。淑人廷對。慷慨有丈夫風。京師陷。忠毅跪母前而

哭。口言知汝意矣。汝死吾何可不同難乎。乃相繼殉。

下。非遇害者乎。當時閣臣如方岳貢。如丘瑜。皆以遇害死之稍後。故不書。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嶺彭俞三公得死。其有幸有不幸焉。倘有大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寧武道。王公胤懋。新州人。辛未進士。與總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趙公。昆明人。被讒不屈。遇害。

河間知府方公文燿。福建人。庚辰進士。

大同督糧郎中朱公家仕。係兵備。

順天府推官劉公有淵。

通州知州張公經。蜀人。庚辰進士。

又有順天府訓導孫順。桐城人。高攀桂。靜海人。張

道。閩喜人。閩汝茂。南官人。徐蘭芸。永平人。以上俱貢

野史有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

歷之所。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張。順天知事陳真

達。儒士張世禧。及二字懋實。懋官。備攷。

正祀諸生二人

長洲縣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琰。字玉璽。望亭

柳園人。

布衣贈中書舍人湯文瓊

又有順天諸生曹肅。與其弟時家。開門盡傳。大同諸

生李若葵。一家九人自。一門全節。肥鄉諸生

宋湯齊。郭珩。王拱宸。於甲申四月倡義。為張汝

行所殺。雞澤諸生殷淵。於甲申五月倡義。遇害於廣

平西之廣平山。應補入。

附祀武臣

成國公朱公純臣。思宗危急時。傳孫諭。至關。命成國提

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命關臣已出。遂置之。純臣

不知也。城尋破。李自成得之。後純臣被殺。

定遠侯鄧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陽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錫登

鎮遠侯顧公肇述

西寧侯宋公裕德

懷寧侯孫公維藩

彰武伯楊公崇猷

宣城伯衛公時春

清平伯吳公道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鄉伯張公光燦

右都督方公履泰

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尚有武臣應祀。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遂安伯陳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勳

豐城伯應襲李公開先 皆被執。不屈死。

大同總兵朱公三樂

昌平總兵李公守鏞

都督周公鏡 係烈后之弟。夫無嗣。自縊。

錦衣衛僉事田弘祚 自縊死。田弘讓 兼督首領臣弘讓

之弟。

援勦總兵劉應昌

隸南極史可法權下。賊誘率兵勤王。

至揚州九龍橋文信閣下。聞變。重關連拜。投橋下。死。

野史有錦衣衛官王國興。李若珪。高文宋。附載。

正祀內臣

總督京營大監王公承恩。諡忠愍。隨先帝自縊。

前司禮監太監李公鳳翔。諡忠壯。城破自縊。

附祀內臣

王公之心 高公時助 褚公憲章 方公正化 張

公國元

保定死事諸臣

京師陷後。賊黨偽制將軍劉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

攻陷保定。聞郡死。

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大書百爵姓名於廳事之壁。驅妻妾幼女及子婦於井。而後自縊。有三大守之不去。墮一跣足以絕其掛。賊大駭。乃埋之。

觀政進士張公羅俊。羅彥之兄。守東城樓。城陷。從衆中擊賊于刀。賊兩手抱賊。齧賊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我進士張羅俊也。賊不測。

諸生張君羅善。有勸之走者。不可。語兩兄曰。我家有忠臣。豈可無義士。遂投井死。

武進士張公羅輔。初謀保伯兄濟。圍出。羅彥不從。城陷。羅輔射賊殺數十人。矢盡。乃馳馬橫刀。砍賊。賊鬪之。裂屍死。張氏兄弟五人。惟羅詰出。幸以免。

附祀內臣

羅彥之子晉 羅俊之子諸生伸

羅俊伯母李氏 年七十四。馬賊死。羅善妻高氏 三

女從夫井死。羅輔妻白氏 携幼子二女井死。羅彥子

婦師氏 從羅彥命井死。羅彥妾宋氏 錢氏 富羅彥

令其妻趙氏。與二妾同入井。趙氏獨不沉。家人出之。

再入。復如故。有抱晉之子華宗至者。曰。夫人死。將令

張氏無後。乃同空舍中。相扶潛出水門。入山免。張羅

士妻高氏 張羅詰妻王氏 張震妻徐氏 張龔

妻劉氏

張氏自光祿以下。聞門死者二十有三人。

監察御史金公毓峒。毓峒守西城。城陷。一絲衣賊追毓

喇入三皇廟。毓喇奮拳擊賊。自負監軍御史印。掛廟前古井死。

毓喇姪武舉金君振孫。振孫妻王氏。振孫佐毓喇守西城。善射多戰賊。城陷。同輩或解甲。振孫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喇姪也。賊支解之。其妻聞之。縊。

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邵公宗元。宗元與羅彥先定城守。而後太守何公至。何以印推讓宗元。宗元守最力。賊陷。往走下城。携印走。馬賊被殺。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挾印去。

保定府太守何公復。太守初授任。城已危。自知必死。而入。因城守先定。故不受印。以讓邵公。城將陷。西北樓火。公奮氣。親昇西洋炮。因墜遂焚死。

後衛指揮劉公忠嗣。忠嗣妻毛氏。子婦王氏。忠嗣妹楊千戶妻劉氏。忠嗣女劉氏。忠嗣與宗元羅彥先主守事。先城未被。於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逼諸婦女自盡。身仍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索印。忠嗣怒。叱奪賊刃。殺兩人力盡受縛。刺目刺鼻死。

左衛巡捕指揮文公運昌。妻宋氏。運昌與忠嗣同守城。城陷。夫婦携手投井死。

邠州知州韓公東明。子仲淹。東明其衣冠堂。關拜畢。辭祖先。投井。仲淹射賊。墜城死。

平涼府通判張公維綱。賊不用被殺。

舉人高君涇。死於水。孫君從範。被殺。張君爾。同妻唐氏死。

貢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諸生賀誠。衣中同妻文死。一中同妻趙氏死。

王之廷。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

又內臣方公正化。故保定總監。城將危。奉命復至。守技力。賊將上。以頭觸城大哭。為亂兵所殺。已見內臣附記中。

右諸人皆與城俱亡者。尚有城破後。為劉芳亮所執。不屈。被殺者四人。

工科都給事中尹公洗。舉人劉君會昌。貢生王芳。諸生王世琦。

初自成以保定堅拒。讓出師。既陷。猶欲屠之。有勸以保定守於京師已凶。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不屠。

芳亮仍執給事尹公等至。皆大罵不屈死。芳亮懸賞購羅彥毓。嗣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得毓。嗣姪自孫。問毓。嗣子所存。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竟以免。

思宗命李建泰督師也。以御史金毓喇監其軍。毓喇保定人也。保定總兵馬岱聞之。介而見光祿少卿張羅彥於家曰。賊今兩路來。任頑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戰。其

間吾當出鎮蠡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戰。其

守一在公等。羅彥曰。諾。且日。昏果焚其妻孥十一口。率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與攝府事同知邵宗元計事。邑紳尹泮。韓東明。張維綱等。武臣指揮劉忠嗣。文運昌等。舉人劉合昌。孫從範。張爾雅。高涇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璠。韓楓等。皆會糾鄉兵得二千人。南刑牲盟北城上。而真定反書聞。副將謝嘉福。殺都御史徐標。遣人出固關迎賊。我城中出偽牌。分汛設守。部署粗有定。會總監方正化。太守何復先後至。正化舊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以識邵公於城令無所更。而何公之為守也。誓必死而後入。以奇圖所書卷九。 羅彥將奔。 城守事先定。因以印讓邵公。曰。吾當同死耳。不可。敵易主者。搖視聽也。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為之益奮。督師李建泰。遣散所齎帑銀已數萬。衛軍止親軍五百。退師抵城下。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逼。建泰命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毓。峒以求入。羅彥宗元不得已而後許。既入。明且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張羅俊顧其下屬。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聲諾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有人從正化所至者。傳曰。京師陷。羅彥宗元哭曰。罷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

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之。城。羅彥可人私財佐賞。賊穿城。燬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既。宗元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國。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復曰。宜為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即有印。太守必不為。乃召宗元。宗元至而顧視其肘。曰。曩者何公讓印。而某不辭。為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即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印降書耶。某江南一老貢生也。下吏。不肯北面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為越降。獨不念皇帝親親。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語。其從兵叩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握佩刀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以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是日也。賊遂城大。張吏部。礮之。飛入城者蔽天。著人多死。守者猶不解。至廿四日。已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太守焚死。正化為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甲黑纓者殺人。云督師親軍反。城遂陷。賊入。羅彥毓峒皆殉節。尹泮等被執。不屈見殺。惟建泰降。劉芳亮居二日。率降者去。爾偽將張洪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保定總兵馬偽居。盡點自焚。勿殊。洪傳而致之。以將斃。故得脫。尋為僞不知所終。

保定陳偉者。奇士也。所葺甲申上谷紀事甚詳。今採而錄之。其如前。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焯。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東源。侯繼光。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張忠武。王爾祖。若而人。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子之坦。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鏞。王之瑄。殺死。若而人。文學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胤。吳杖。韓廷。楊善。何光岳。韓紹淹。顧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晉。王。冒。林。趙。世。新。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義。民。得。知。姓。名。死。狀。者。則有劉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城破。仰名殺自重。妻羅氏。自重殺仰名。妻曹氏。二人同縊死。楊繩子。刃賊。勢屈。刃死。張加善。不屈。縊死。鄭國寧。擊賊不克。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永寧。胡來獻。胡得銀。俱殺死。儒士劉士連。不屈。王景。驥。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烈女殉節者。陳信。自縊。陳氏。節傳。曰。傳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金。墨。妻陳氏。於廿三日。同辭家廟。集後園。誓井。待城陷。張捧。詰命。楊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并侍婢四人。

抱弟子甫。遇城。隨之俱井死。閭門殉者九人。又為高氏節傳。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杜。妻劉氏。城將陷。叩請公姑誓死。賊入。同縊。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千戶賀詩。妻霍氏。等十一人。井死者。則有進士王之。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箭死。水死。刃者。不可勝數。城內屍枕藉。溝壑填滿。偽官舉之。三日不能盡。聞郡殉之云。

南中政事無可書。當以褒忠之典為正。雖然。猶有者。一曰國論。一曰野史。阮大鍼。張孫振。以小人。幸君父之禍。快已私。假借東南一二不死者。將以制刃其。後。文。正。李。忠。政。其所不。而追崇之者也。附祀以下。則惟所倒置矣。武臣之。視。則。誠。意。所。城。為。之。也。內。臣。之。濫。祀。則。在。南。諸。瑞。為。之。也。此。國。論。之。傾。錯。也。山。東。河。南。大。報。斷。絕。一。二。流。傳。半。出。於。間。關。者。之。口。矣。吳。人。好。以。思。怨。為。飾。優。俳。小。夫。又。以。假。談。瑣。語。竄。入。其中。莫。甚。於。甲。申。紀。事。一。書。苟。不。亟。為。駁。正。則。遠。方。存。疑。後。生。惶。惑。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冗。官。而。死。者。有。處。士。而。死。者。保。無。死。焉。而。不。必。其。最。者。乎。又。豈。無。死。焉。而。不。書。者。乎。此。野。史。之。紕。繆。也。余。之。論。次。北。都。益。以。寧。武。宣。雲。者。當。時。之。所。定。也。宣。雲。之。應。附。祀。者。何。以。書。曰。君。子。從。其。同。焉。保。定。則。去。京。師。之。凶。也。五。日。矣。越。之。敗。也。

棲會稽。齊之敗也。嘗即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從。劫聞保定之風。亦可以少媿也哉。

豫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邊總督傅宗龍。死於項城。十四年五月。死於國。

陝西巡撫汪喬年。死於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於國。

保定總督楊文岳。死於汝寧城南三里店。十五年。死於國。

河南巡撫王漢。被逆趙殺於永城。漢利。汝南人。北十九州縣。蓋大起。惟漢大得民心。殺土寇。殲。之。之。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紀長。隰陽城陷。被傷。賊退。數日。賊力窮。被執。罵賊不絕。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折。之。

睢陳兵備道俞事關永傑。守陳州。刀竭。猶手斬三四。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死城下。尚舉手指賊。罵不絕。被賊殊其首而死。永傑。字人孟。臨西人。辛未進士。赤而。極類民間。畫關壯穆像。自言資壯。後其。祖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國。

分守汝南道俞事艾毓初。被賊殺於南陽門城內。人。辛未進士。字。如。

分守汝南道俞事王世琮。被賊執。罵不屈。與保督同時遇害。世琮。遂州舉人。

保定監軍道任棟。力解汴圍。因左兵潰陣而死。棟。永壽人。貢生。

蔡督監軍同知孫兆祿。死於襄城。

開封府同知蘇茂均。管糧通判彭士奇。倉大使徐陞。稅大使閻生白。皆死。士奇。舉人。

通許知縣費令謀。城破投井死。令謀。鈔山人。舉人。南。四月十日。加不支。召父老日。我死。則。南。向拜。投井中。大日。賊得之。其面如生。

太康知縣魏令望。舉家自焚死。令望。武。人。庚辰進士。

尉氏知縣楊鵬。城破罵賊死。鵬。河南人。舉人。

洧川知縣柴存禮。被賊殺。存禮。江山人。貢生。

鄆陵知縣劉振之。罵賊被殺。振之。慈。人。舉人。

陳州知州侯君耀。賊繩縛其首而膝不屈。罵不絕口。引頸受戮。君耀。舉人。辛酉舉人。

西華知縣劉伯謙。抱印投井。

商水知縣王化行。被賊殺。

商水再陷。知縣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許州知州王應翼。襄城知縣曹思正。皆被賊殺。應翼。京。山舉人。思正。岷州舉人。

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珍。皆死於賊。則孔。京。

州人。貢生。世瑋。清苑人。丁丑進士。

鹿邑知縣紀懋勳。城破自殺。膠州舉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楡。罵賊死。臨汾舉人。

偃師知縣徐日泰。為賊所執。被磔。金華人。貢生。

宜陽知縣唐起泰。永寧知縣武大烈。皆被賊殺。

靈寶知縣朱挺。死於賊營。

南陽知府顏日愉。城未破時。先被賊殺死城上。

新城知縣止茂。袁賊破城殺死。

汝寧知府傅汝為。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寶。與楊保督

王巡道同遇害。汝為。江陵人。甲戌進士。如寶。成都舉人。

汝陽知縣支師頤。被賊殺。廣西人。舉人。視事甫二日。賊

已至。誓死守。竟以殉。

遂平知縣劉英。死於城北劉家橋。英。貴州貢生。十三年

為遂平令。自成犯豫。所向無堅。英。夫。鼓勵士卒。嬰城自

守。

河南巡按蘇京奏曰。臣前於被救六款。題明殉難官

紳。奉旨准行優卹。會臣開列末看。臣嚴查博採。約畧

二百四十九人。臣捐俸三百兩。并各官所捐。令祥符

知縣董之侯。建祠致祭。謹列姓名備覽。京疏如此。以

今所傳。尚少二百人。蓋先列文臣。自將吏紳。矜以平

而抄勿錄也。今就見聞。以補其闕。

文武大臣殉難考。

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再贈太傅。呂忠節公維祺

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陽北門。總家將下關。殺十數人。城

陷。北向。勸哭。瞑目罵賊曰。吾天子大臣。死不規天地。不

視聖賢。夫復何恨。而伸頸受刃。谷自若。

鎮守南陽總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公先以計殺

賊精兵數千。已而他門。持短刀巷戰。手及袍袖有鼻

數斗。過唐府國門。北向叩頭謝恩。自稱力竭。為賊殺。

援勦保定標營都督。姜公名武。守崖人。崇禎十五年。與

賊大戰於朱仙鎮。七日。力竭死。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

督。

州守縣令以下死事者。

鄭縣知縣李公貞佐。貞佐。安邑舉人。率士民堅守。城破

賊殺兵大殺。貞佐厲聲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耳。安

何為。李自成覆其衣冠。倒懸於樹。貞佐大呼曰。萬皇帝

有靈。我必祈上帝。以殺賊。賊斷其舌。削之。母喬氏。及妻

俱死。

鄭州知州史記言。八年十月。混十萬老弱。等從至

至鄭州。大登城。記言被執。罵賊死。

弘農衛指揮掌印。劉君錫。手殺兩賊。而斃。訓導王誠心。邑

紳。教諭姚君弼。指揮楊道泰。阮我疆。鎮標陳三元。俱

遇害。

鄧州知州孫澤成。掖縣舉人。十年二月。土賊張三。等令

張獻忠陷鄧澤。與同知薛應齡出城死之。

鄧州知州劉振世。賊再陷鄧州。振世與吏目李國璽死之。

鄧州死難者八人。余承蔭。千戶戰死。李錫。千戶并

死。丁一統。諸生。殺三賊而死。張五美。諸生。被賊別日

去商而死。王鍾王之章。俱死。海寬。戰死。傅彥。被賊焚

解死。鎮平知縣鍾其碩。陝西成縣人。內鄉知縣龔新。江西

舉人。舞陽知縣潘弘。山陽貢生。魯山知縣楊呈芳。山

海衛貢生。寶豐知縣張人龍。遵化貢生。葉縣知縣

張我翼。涇陽舉人。城陷皆為李自成所殺。

舞陽陳氏一門死難。陳預抱。陳預養。陳預懷。兄

皆諸生。事孀母以孝。十三年。聞城陷。母氏投井。率其

妻子從之。

泌陽知縣王士昌。城陷。為張獻忠所殺。雲南舉人。

新安知縣陳某。守關門寨。自成攻之。三日始援。悉屠

其民。陳公大呼曰。守寨者知縣耳。百姓何罪。賊磔之。百

姓幸免者三十二人。皆圖其像祀之。

上蔡知縣許永禎。曲沃舉人。十五年。李自成攻上蔡。先

奔陸。不從。賊陷。其袍笏北面再拜。賊案乘燭端坐。賊近

乃自刎。西平知縣高斗垣。繁峙人。貢生。十五年。寇陷西平。被執

不屈死

真陽知縣王信。真寧人。貢生。十一年。賊時山。推土。寇會

流。寇數萬。推至。被執。欲挾以誘真陽。信不可。遇害

賊捨其首去。邑諸生田育。率鄉勇。追去。獲其元如生。贈

光祿寺少卿。子特祠。

商城知縣張國光。大興舉人。十六年。知商城。賊集。荒

殘。不遺餘力。國光都陷。從容具衣冠。以土辱。臣死。子。雖

小臣。請從先皇帝於地下。遂自經死。

信陽知州高孝誌。江都舉人。十四年。知信陽。城陷。不屈

死。

固始朱舉。鎮巡檢郝瑞日。秦人。十五年。以巡備署羅山

縣。瑞日。李自成偽官。張其至。土寇萬。朝。與之合。瑞

瑞日。勝降。不從。朝。勳。夜。置酒。羣賊皆醉。瑞日。半夜。持七

首。殺朝。勳。斷。胸。拔。吭。因。懷。印。走。將。以。投。鳳。督。遇。雨。不。能

進。復。為。賊。所。執。賊。愛。其。勇。欲。雷。之。瑞。日。口。我。殺。賊。為。國

自分死耳。官降。爾。平。遂。為。所。雷。并。從。行。二。童子。俱。死。

汝寧游擊朱崇祖。汝陽人。初以軍校為豫撫玄默所知

戰。汝州。迨州有功。殺土寇。殷守祖等皆其力。城陷。與妻

孫氏。登樓自焚死。

汝寧千戶袁永基。性剛直。有才能。讀書。尤精天文。占驗

守南城。賊登。牌。給。手。刃。數。賊。歸。與。母。王。宜。人。謀。取。甲。出

短。兵。巷。戰。次。子。世。亂。并。家。丁。三。人。皆。與。難。王。宜。人。投。井

死。

死

保督麾下副將馮某 楊文岳之大將虎大威先汝寧未破攻上寨中砲身死自成攻汝寧惟馮副將隨文岳在

南胡力戰勢屈自刎

名

西關參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 自成攻汝寧兩將力戰勢不敵自焚營寨研馬自刎以上三人各書並失其名

又有汝寧千戶劉懋助楊紹祖 戰死百戶葉榮蔭守南門死承德守西門死李衍壽閻忠國守柵死

尚有汝寧千總王基蕭承運於八年與賊戰死東門千總張惟敬數勝賊被斫馬下取其元以去

汝寧士民則有監生趙得庚楊道臨黃鼎雲貢士林景鳴生員趙重明費明棟楊應禎楊應祥吳秀李璣楊鏞張經訓馬獻書李士諤皆死郭正誼負母求脫被刃趙得唐胡端馬駿馬賊被殺

邑紳孝廉之死事者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所修 字修自商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崇禎十四年寇攻商城守西門城陷死之名在逆案

通政司通政李公夢辰 字元居睢州人戊辰進士

巡撫宣大右副都御史張公繼世 寧陵人進士

翰林院簡討馬公剛中 字抑伯商城人甲戌進士由大

同推官考選以乞假歸十五年獻忠攻城率義勇登陴力戰有勦之去者剛中日我誓與此城存亡請為此直可斬也城陷遇害

戶部主事崔公泌之 字卜定崑山人乙丑進士

陽和道副使洪公胤衡 商城人萬曆丙辰進士守商城北面力戰遇害

臨汾知縣張質 商水人

懷仁知縣楊士英 西平人思貢為賊并其子婦王氏亦死

附見

州殉難者有都司張守正等十人鄉紳魏完真等

人。生員李文鵬等百四十五人武生王應鵬等十八

省祭官王有威義民馬王書等五百餘人節婦王氏

等二十八人

長葛典史杜復泰等二人鄉紳舉人孟良屏等十一

人。生員張範孔等五十九人烈婦戴文妻王氏等十

五人

臨頴千總賈蔭序。襄城典史趙鳳身。俱嬰城固守力

竭死

項城教諭王君多福 息縣人拒偽職不受為書誠子自縊死

陳州舉人王受爵 手刃數賊而死 汜水舉人張泊載馬

德茂 港戰死 歸德舉人徐作霖 吳伯齋 吳伯胤 皆負才名 為賊所殺

汝寧舉人王調鼎 十年為賊洪用所殺

同時諸生李梅先 趙純 趙朴 李甲 被執 罵賊 義民 馮云之 兄弟 率鄉勇力戰俱死

內鄉諸生許宜 許宗 許官 俱入鄧州 執偽官 堅守 許家寨 賊攻破之 宗與生母常氏 相從入井 宜與官皆死 宜妻鍾氏 宗妻陳氏 自經 妹許氏 罵賊被殺 事聞 贈宜宗官皆知縣 人稱許氏七烈

附見 劉時寵 上蔡人 事親孝 父宗禮 以城陷 年老不能 自殺 而命時寵以逃 時寵仰天大慟 刺殺其一子三女 而夫婦俱自殺 其已嫁之妹亦死

朱耀 附始人 與其父允義 兄炳思 成皆勇敢 崇禎八年 寇圍城 耀父子力戰衝突 賊乃退 九年 耀身自擊賊數十 閉重圍 為賊所擒 大罵不屈而死 父與兩兄俱 憤勇復仇 賊大敗 國始乃全

又副將劉國能守葉縣 李萬慶守襄城 城破不守 賊死甚烈 萬慶附都督同知榮祿大夫 立祠襄城 能萬慶皆降將 國能即飛虎 萬慶即射塌天也 又降 將掃地王張一川 擊賊被擒 賊高之

汴之內也 以水故不載 維陽福邸在焉 賊得其寶 以

號名中原 此與凶之所繫 固當以維陽為首 呂尙書 以官以節 法應特書 故先之也 猛將軍則其子先捷 前死於開縣矣 視曹少保周忠武 何多讓焉 或曰 邑 紳武臣 則既補之矣 李貞佐鍾其碩等 邑令也 蓋使 者何以弗錄 則未知其遺之與 抑子或過於所聞也 君子之聞人善也 寧存而勿論 無棄而勿信 有忠厚 之道焉 故筆之

秦

真寧襄樂二戰 死忠者二人 同死者一人

大同總兵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曹公文詔 八年七月 公以三千人 與賊戰於真寧之湫頭 斬級五百 勇勝矣

進三十里 為賊騎數萬所圍 力屈轉戰 拔刀自刎 遂 擊材官沒者二十餘人 事聞 贈太子少保 蔭一子 指揮 僉事世襲

副將艾公萬年 與賊戰於寧州之襄樂鎮 中伏被圍死 之

副將柳公國楨 與萬年同沒

大臣兵敗赴陣死事者一人

兵部尙書三邊總督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孫 公傳庭 十六年十月 郝縣之敗 公固守潼關 關陷 公退 屯渭南 賊攻渭南破之 公策馬陷陣死 公妻張夫人 於 西安破日 率二女六妾沉於井 揮共八歲兒 踰垣避 有

老翁收育之。公長子世瑞。重跡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翁相扶還。見者泣下。

同死者一人。

秦軍喬君遷高。定襄人。

西安城陷。職官死事者六人。

巡撫陝西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師孔。

按察使黃公綱。綱字季侯。汝寧光州人。天啓壬戌進士。

初以蘭州兵備。曾破李自成於山中。由洮岷道陞按察使。西安陷。賊誘以重賈。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

自盡。事聞。贈太常卿。諡忠烈。其子黃夔先以乙亥。汴州陷。巷戰死。

寄園寄所寄卷九

長安知縣吳從義。真天人。庚辰進士。

指揮崔爾達

秦府長史章世炯

西安鄉紳孝廉死難者。

禮部尚書渭南南公企仲。萬曆庚辰進士。年八十三。遭

害。工部尚書南公居益。企仲兄。師仲之子。被炮烙死。

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業。企仲子。甲辰進士。被炮烙

死。

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源溥。巨賊。古而死。

宣大巡撫焦公源清。不受偽官死。

御史王公道紀

叅政田公時震。不受偽職死。

副使祝公萬齡。冠帶至斯道中。天陰。拜孔子。自縊死。

僉事王公徵。七日不食死。

誥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舉人席增光。朱誼泉。俱投井。誼泉係宗室。

又都司舍人丘從周。從周長不滿三尺。醉罵自成曰。

若小人據王府。日追鄉官餉。滅不久。自成亦不殺。曰。

此酒鬼持去。時天寒。其下棄之於地。以凍死。或云姓

武。然爾及。

屬城道臣以下死者

寄園寄所寄卷九

商維道黃公世清。真天人。甲辰進士。商州陷死之。

渭南知縣楊暄。山西萬全衛人。庚辰進士。暄初與蔡教

官同守東門。舉人王命誥。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因開

東門以應。城破。索印不與。論之。至。不屈。大罵。并蔡教官

俱被殺。蔡遂東入。命誥尋以事被劉宗敏管掠。欲殺之。

自成不許。後用為兵部尚書。其父亦舉人。先朝為忻州

知州。賊敗後。為兵所殺。命誥遁去。

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

中牟知縣朱新鏞。中牟初未破。知大勢不支。妻妾死。城

陷。乃自縊死。

鳳翔知府唐公時明。時明字爾極。固始人。萬曆戊午經

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貴。語曰。不隕家聲。諸公有焉。世傳孫督師以軍興法。為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孤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公以下。一時赴義者數人。嗚呼。豈可謂秦無人哉。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十五年。晉僭。土寇王綱者恣甚。公至。定其遺孽。五臺交山。諸寇俱盡。李自成之破潼關也。公以八月至平陽防河。十月。廷議以公儒者。非戡亂才。詔以郭景昌代之。賊急。有勸以解任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講學。屢建死生大義。今安危呼吸之秋。忍去之乎。縱新撫至。亦與同殉封疆耳。其再從太原出師救平陽也。諸將難之。公曰。吾固知力不敵。但不救平陽。逆賊長驅。無險可守。吾總辦一死。與其死於賊。不如死於戰。已而晉王及士民擁馬不能前。皆泣。以守省城為請。乃止。

同死者四十餘人

布政趙公建極罵賊不屈死。建極字生同。河南永寧人。已未進士。其家守王范寨。寨破。為自成所屠。建極五子皆死。太原八家仇國怨。一時并集。故建極罵賊尤烈。趙氏一時盡矣。

按察司副使兼參議督糧道蘭公剛中。字世生。山東陵縣人。辛未進士。以常博授南垣。十六年。陞今官。十月。至大原。撫臣蔡公方駐師蒲阪。公分城東。同諸司道設計。甚力。以陽和標兵三千之調防省城者。編為賊。強之移南門外。城中以去。十七年。河東望風。救濟州道范士。斬叛待援。而公與蔡公。三斬賊。為守具。賊於二月六日。攻太原。明日。南關外城陷。果陽和叛兵。應之也。公在城上。殺賊數十。會夜陰晦。大風沙擊。百。公督守。力。退明。張雄引賊入。公縱而未絕。我。大。口。道。被。害。元。復。躍。起。丈。餘。賊。眾。驚。愕。辟。易。

與寧道參事畢公拱辰。萊陽人。丙辰進士。

副使毛公文炳。鄭州人。戊辰進士。

裨將牛勇。朱孔訓。王承魁。先期陷陣死。孔訓初與勇同出。戰被傷。被破死。

中軍應時盛。先殺妻子。而後與蔡公同縊。

當張雄之投賊也。拔刀向時盛。而先伏人焚城樓。火藥時盛叱而追斬之。不及。藥焚。風狂火烈。時盛見太勢已去。乃至南城。擁公上馬。自西城下。遇賊巷戰。搦甲持矛。左右衝突。迴顧不見公。遂單騎潰圍出。俄而遇公於道中。公已棄馬仗劍立。時盛曰。何棄馬為。公曰。諸將欲擁我奪門。我應死。去將何之。諸將以公下馬不肯行。乃擁巡道場本。奪西門出。烈志陞時為

提舉降賊。賊用為禮部侍郎。

時盛曰。吾義不負國以負公。乃扶公至三烈祠。解其袍帶。以為公縊於東梁之左。愛其身輕。取已鐵鎗披之。乃絕。時盛向公再拜。而自縊於東梁之右。是日也。盛手擊殺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殺。而後與公同殉。誠所為烈丈夫哉。凡忠義之忠。應將成之也。

賊之將渡河也。以三道進。下流則繇蒲阪趨平陽。中流則繇延趨汾。管上流則繇樓煩趨寧武。賊初破樓關。則平陽為急。比榆林延殺繼陷。則岢嵐烽火相接。勢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公去至平陽為公答歟。

晉中止一大將。有兵萬人。而撫標不過三千。防河諸起。公疏以賊聚而攻。我散而守。為非策。寧命周遇吉掃寧武之眾。率軍雲諸將。以兵拒之於河。會其事中格。而遇吉頗以盡撤分洪。力扞北境為解。其後所遣二千人救平陽者。退歸駐太原之外城南關。或曰。關兵。乃陽和王穆所遣之標兵。非寧武軍也。賊至不戰。開門迎降。晉人頗尤之。然公嘗有書約遇吉同死。曰。萬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遮其東。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彼欲長驅直犯。畏兩鎮之議其後。援師漸集。即京師可以萬全。此惟陽之烈也。遇吉大以為然。既而兩人不負所諾。嗚呼。大勢已去。人心瓦解。不

能戰則有守。不能守則有死。兩公無愧於心足矣。他復何疑哉。

附見

原任都司張弘業。百戶彭鯤。晉府典仗樊子英。諸生朱霞。宗室也。文衡。賊擒其老。欲釋之。文衡曰。奈何不殺我。遂頸就刃。樊繼藩。魏遇奇。子

戶司鼎。指揮劉秉欽。馬負圖。韓似雍。原任守備申鼎欽俱死。

晉府儀衛司程通。群牧所千戶王德新俱死。

江明北城鄉約守城。賊至。獨不去。被殺。

賊陷靈丘府。掌理朱慎。宗子朱文衡。朱長安。張景維。陽曲人。甲子舉人。陞北山知縣。未任被殺。

晉府宗貢朱敏。授龍門通判。聞大原陷。封府庫圖籍為父位。望闕遙拜。自經死。

任萬民陽曲諸生。以薦授武城令。任三年。城陷。死之。孫祺陽曲貢。任蒲州學正。投井死。

孫祺陽曲貢。任蒲州學正。投井死。河曲諸生楊應璧。河曲人。苗根干。苗純粹。趙詞元。皆以擊賊被殺。

孫國顯。丙子拔貢。聞都陷。餓七日死。妾鮑氏從死。

又崇禎八年死寇難者。遼州知州李呈章。信陽人。丙子孝廉。遂州監生。堂上罵賊不屈死。

又戶部郎中葛公凝。平定州人。甲戌進士。甲申入

月賊... 不屈死

江北

屬陵之難

太守顏容暄 因服避獄中。被執。杖而後殺之。

留守... 陳弘祖... 陳其忠... 俱樂... 戰沒於陣

尚有... 程永齡等者九人。千戶盛可學等八人

百戶上官榮等二十人。鎮撫二人。內官崔臣等

十八人... 被殺。

穎州之難

穎州知州尹夢驚 手刃賊

通判趙士寬 恭誠。與夢驚皆被刺投水。合門死

奇園寄所寄卷九

附指揮同知李從師 王廷俊 千戶孫升 田三

俊 百戶羅元慶 田得民 王之麒

州神兵部尙書張公鶴鳴 年八十五。賊創懸於城。射之

大馬不... 子張大同 於父屍哭。被殺。

副使張公鶴騰 馬賊死。鶴鳴之弟。

又鄉紳劉道遠 田之穎 李生白 丁嘉運

人白精忠 郭三傑 生員死者七十七人

穎州衛生員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難

知州事... 弘業 署學正舉人康正諫 訓導趙光遠

州神監察御史馬公如蛟 候選運判馬如虹

生馬如虹。事聞。九年正月。弘業如蛟皆贈太僕少卿。正

諫贈國子監監丞。元遠贈學錄。

又有張元貞贈鴻臚署丞張時行卜謨卜志皆贈主

簿。不知死何官。備致。

舒城之難

翰林院編修贈某官胡公守恒 戊辰進士。

蕭縣之陷

鄉紳任之彥等十六人。諸生孫思謙等五十二人。被殺

巢縣之陷

知縣嚴覺 湖州人。貢生。

廬州之難

知廬州府太守鄭公履祥 淨果人。丙辰進士。

原任參政盧謙 增服待。及於。身。小。池。池水盡

潛山之陷

潛山知縣李胤嘉 沈丘人。被賊執。奇降不從。同

史沈所安 仁和人。皆遇害。

懷遠龍岡集之戰

游擊朱子鳳 領廟灣兵五百。與賊數萬戰。死之。

宿松鄭家店之戰

副將程龍 以火藥自殺。安慶參將潘可大 守備贈昭

遠將軍陳於王 前防浦口有功。自刎而如生。偏裨層兆

鵬 觸石死。王希韓 一營俱盡。陸王猷 被殺。分黃弘猷

齒不絕所足。莫是驛。唐世龍。主定遠。周嘉
張全斌。俞之葵。顧應宗。蔣遠。潘象謙。季靖
俱死。皆贈懷遠將軍。

南京京營之敗

神機營都司徐元亨戰沒

穎州和州舒城為江北三忠。獨張鶴鳴為大司馬時。
持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于丁相紹軾。紹軾于長安
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
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生平哉。鄧家店之戰。
陳於王以下。偏裨也。其贈卹為厚。撫臣張國維請之
也。其兵不足用。國維撫之以恩。故於王為之死。余兵
奇圍寄所寄卷九。人得其所。因備載焉。

楚

武昌之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同
死。參將崔文榮。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全
家自縊。邑紳馮公雲路。熊公雲。

承天之變

守獻陵楚撫宋一鶴。總兵錢中惡。兩守都司沈壽
崇。鍾祥知縣蕭漢俱自殺。漢為令。賊戒勿殺。幽之
寺。漢謂僧曰。吾盡吾道。不得沙法。自經死。

道臣張鳳翥。太守劉夢謙俱死。

黃州鄉紳副使樊公維城。賊不風。滿門死於即較門
黃岡諸生易道沛。易道逼及其子諸生易為璉
又應山孝廉劉申錫。甲子舉人。倡義於應山。孝感雲表
申錫恢復後。為賊將白旺所殺。申錫家僅於黃。養死士
百人。與申錫皆戰死。

程良疇。倡義白雲寨。恢復孝感。斬賊首二十八。復以
戰敗。為白旺所獲。死於安陸縣。偽令白助公守孝感
良疇以白雲寨義兵逐之。良疇方征各寨之降賊者。勇
公逃至德安。請兵。與良疇戰。良疇督兵逼他寨。寨破賊
擒。白旺強之以降。賊半年不月。會左良玉遣惠登相
德安。白旺以左兵乃良疇名之來也。遂於城上殺之。良
疇復獲之功。願諸生高以忠之功居多。以忠者蓋臣萬
言論之子也。以忠者黃守城。賊忠已登城而擊之下。城
賴以全。後自成陷孝感。復同良疇恢復。奇士也。竟得以
病終。

隨州初陷死難

知州王濬。太倉人。戊午舉人。

獻賊襄陽之難

兵備副使張公克儉。十四年二月。克儉已陞河南巡撫。
未赴任難作。

推官鄭公曰廣

襄陽知縣李公大覺

獻賊湖南之難

湘陰知縣楊公開 廣東潮州舉人。

衡陽知縣張公鵬翼

東安知縣陳公道壽 又馮一第 湖廣甲子舉人第二
遊賊入山中。會獻忠得其父乃出。強以官。大罵不屈而
死。

獻賊破麻城

署麻城縣蕭頌聖死之

李自成荆襄之難

襄陽令郭裕 新淦舉人。

宜城令陳美 新建舉人。

奇園寄所寄卷九

光化令萬敬宗 南昌人。皆以破城被獲。

不受李自成偽署而死者

福州通判宋公大勛 羅雄知州蔡公思繩 皆襄陽人
以不從賊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 李開先 光化舉人韓應龍 強以

封禮部侍郎丘公民忠 城破自縊。死。關賊之難。大學士

賀文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
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况於人乎。承天之罔。賊欲
發獻陵。大聲作於山谷。乃懼而止。彼宋一鶴鏡中選。

奇園寄所寄 卷九

一死不足塞責。然以與獻皇之靈。不可以莫之殉也。

亦足以贖其辜矣。劉御史送三王入粵。身返永州。固

守被執。題詩壁間。而自縊。抑何其從容與。此吾所為

昔其官。書其地。書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憲。徐

世淳。郝景春。阮之錡。徐學顏。崔文榮。此六人者。殉義

慷慨。雖古之烈士。何以復加。固當先於前史矣。抑吾

又有疑焉。楊嗣昌未始不為盡瘁。獨其薦熊文燦以

俸解免。向後遂至誤國。後世棄其力而思其罪。則嗣

昌戮餘也。安得謂之以死勤事乎。賀文忠以為謀而

得正命。揚武陵以懷詐而被惡名。不然。以彼生平。記

出宋一鶴之下。而不得列於死事。吾見言者責之太

過。故於紀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心也。

蜀

十年流寇入蜀之難

昭化知縣王時化 贈尚寶丞。劍州知州徐尚卿 贈參議

鄂縣主簿張應奇 贈按察司知事。金堂典史潘夢科 贈

將仕郎。

廣元破。守將總兵侯良柱陣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難

楚將汪之鳳與賊戰於土地嶺。死之。蜀將張令與賊

戰於黃九灘。死之。參將劉士杰與獻忠大戰於開縣。

士杰及游擊郭開猛先抱首戰死。

巴渝之難

舊撫陳公士奇 嶺海人。乙丑進士。

知府王公行儉 宜興人。丁丑進士。

巴縣令王公錫

成都之難

巡撫四川龍公文光 馬平籍。雜谷人。壬戌進士。

監察御史劉公之勃 字安劉。陝西寶雞人。獻賊以之勃

同審。欲用之。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既免。勸以收邪歸正。擁立蜀世子。不從。即大罵求死。

成都推官劉公士斗 字映菴。南海人。辛未進士。嘗之勃與獻忠語而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此賊也。公不可少

自屈。賊執之。士斗又返顧之。勃面語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縣吳公繼善 太倉人。丁丑進士。

華陽知縣沈公雲祚 太倉人。庚辰進士。之勃士斗被難。雲祚請同死。遂遇害。

仁壽知縣顧公繩詒 吳縣人。

資陽知縣賀公應選 字繼登。丹陽人。甲子舉人。賊破資陽。執之。不用。處之別營。至乙酉冬被殺。十七日俱死。

總兵劉公佐胤

邑紳太常寺卿苗公伸

戶科左給事 吳公宁英

偏沅巡撫西充李公乾德

常巴縣之陷也。邑紳有意思聖者。請降。賊令之招其

同年刁化神。化神得書不至。思聖仍被殺。夫以賊之

強暴。腹心左右。膠錫命且不免於死。而他人尚苟免

求全。徒取僇辱。此尹太常之罵賊不屈。為得死所也。

李西充初以沅撫破賊。既入蜀。而聞其父被害。而與

袁輔起事後。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則獻忠之滅也。

已歲。然乾德始終與獻賊為仇讐。而汨羅之投。又以

滇兵復出。為獻賊餘黨。則其死事。安可不書耶。瑞王

之被難。關南道陳羽白亦以從王遇禍。以秦則非其

附記

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責以大義可也。世俗流

傳。好用私意相增飾。如甲申紀事者。出於小說家之

口。尤失實不紀。項水心煜者。居家無循行。為公論所

薄。在朝累以詭激市仇。直聲。按賊本三月十九日破

京師。水心於四月十八日已到陪都。嗣君即位。身與

拜舞之列。因向胡士進。在途毀形。易服狀。為南黨陳

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攷。據當時欲以污偽對殺之。以

彼棄妾與孀。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片重蘭

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從賊。黃石齋先生正

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為上。自坂次之

若水心者何罪。余親聞其語。深服以為篤論。周介生

一第 1197 丹 亥 季 9 年 八 月 5 日

鍾者 不足以副其名。為人乃友弟篤厚。不死實大
負生平。與衆同罪。更復何辭。乃元宋紅巾蕩舟湯武
等語。見載稷耕錄。遂以之入爰書。行大法。噫。噫。噫。
此何說乎。跡其禍本。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應。介生
有季弟曰鎔。嘗同飲阮懷寧家。壞坐大罵。介生不爲
謝。以此兩人切齒。衆傳成其獄。李舒章愛爲詩。弔之
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
曾草。月旦家評總批仇汝南中從兄弟。晚歲唯唯不
合。急難乃緣飾。謗傳。外人遂指爲左監。舒章之詩。蓋
實錄也。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
加詳攷焉。

奇聞寄所寄卷九
綏寇紀略彙輯死難者甚明。特錄之。照其原本。不復
妄增。然特死于閩。及甲申以前者耳。若獻賊屠戮全
蜀。及黔滇之死節者。概未之登也。之其中亦間有其
人苟活而後入褒錄者。識者自能指之。他如
鼎革維新。爲殷頑。爲夷齊者。何可指屈。表章節義。別有
國史。何敢輕贊焉。

附忠貞軼紀

順天教授江左徐君懋賢手輯忠貞軼紀一卷。載京師
甲申殉節之士。挺挺赴義。視死如歸。嗚呼。此不足徵人
心之不死。而三百年王澤之深長也哉。其所紀半屬備
生。問及一二武職。開曹要。以開揚幽光。補國史所不及。

至于中閨貞媛。尤不勝書。當茲晦冥否塞之日。而取義
舍生。寧甘玉碎。毋爲瓦全。非所謂嚼然自濯于汗泥者
歟。是書斬于甲申歲當前。聞見要屬。貞核且其言甚質。
足爲一時實錄。爰抄其姓名。以備後人採焉。

生員阮謙 謙父文相。初爲神樞管帶。頭二十一日。聞
帝靈文相。繼于中庭。與文彩。繼于門外。庭內則文
相。嫂馬氏。妻王氏。女三如。文彩。妻朱氏。妾王氏。謀
死焉。閨門九人。無一生者。

生員蘭之苑 苑聞寇氛。每切齒裂背。及城破。笑曰。惟一
粟。君思深矣。今義當殉。難不復能事母也。母卒。遂
止之。乃奉母。歸家。屬避。難他地。潛歸。舊室。經死。

生員周士貴 城破時。貴方結于室。爲賊所解。至四月。
痛心先帝。萬目時。歎曰。天無力。在世何顏。

生員蔣士忠 十九日。士忠聞賊破城。遂持刀奔。賊
妻全赴水死。

生員陳正國 賊破城。國欲殉。死念母。秋老。不能自決。
母子並益。死。正國既沒。弟正儀。正中。亦相繼死。國
繼死。國僅遺三月。孤兒妻狄氏。苦節。廬之。

錦衣衛鎮撫魏師貞 城陷自焚死。

署都督僉事李明善 城破自益。

游擊劉文質 賊破城。自益。妻于氏從死。

指揮宋延福 城破。借妻陳氏。全益死。

戶部陝西司員外寧承烈 城陷。自益。于公署土地祠。

生員常自牧 母亡。其氏年六十矣。厲聲罵賊。身觸刃而
生。員沈煥。母勅封。孺人劉氏。年四十九。自以命婦。義
當殉國。賊至。非沈長女。

已適人亦同日赴井死

夏妻孺人趙氏 孺人為 齋室生一女 福建

家大變至此汝父在閩我身為命婦惟死為得全耳 先施其女赴井然後借季勉新婦唐氏同縊死僕婦王氏亦隨死焉

鎮撫司僉書指揮李若璉 璉居官廉平忤旨削級城陷 題詩於帶初服縊于中庭

京營參將陳嘉謨 嘉謨分守安定門城從東直門入嘉 漢巷戰而死聘媳羅氏以絮和塞口

布衣楊國震 震破國震聚妻一室積薪舉火鄰人救止 震遂移居東城黃華坊與妻郭氏子楊嵩

甲白焚其同居田氏三女一男亦同投火死

生員張烈祖母崔氏 崔撫孤守節四十年子希賢孫烈 烈在伏帝尸而哭賊怒拘之令作文命題為天與之 烈破口無可奈何賊大笑崔歎曰若得死

壽國寄所寄卷九 崔大妻歎曰若得死 之願也後賊入其室崔高坐罵之家人恐成賊而為 之請賊以為老詩竟舍之去賊既退崔呼家人語曰 吾平日教若輩云何而向賊作 如此而日怒不食死年八十矣

光祿署正于騰雲 騰入城雲大書齊壁曰死不履賊 借其妻郭氏妾劉氏痛飲仝盡死 或作署云 于騰較

昌鎮標將任之華 賊圍城之華請于兵部願領火器三 千守北而城自率逆歸日家 人不忍我死當逃生耳 遂出門潛返馬廐殺死

錦衣百戶吳登俊 江南人以功世襲城府 自縊于宅後之水塘施

布衣秦文舉 再拜舉家自焚死

布衣張時燧 燧賊不屈賊義而 舍之歸復縊死

知州馬象乾 象乾諭常朝珣 珣甲子舉人珣壬午舉人二 人素友善乾任漢州知州家 居瑞授寶祿教諭未赴任三月十八日賊圍城急乾 過乾家問所以處此珣曰得死為幸耳翌日城破乾

率妻子六人並縊死珣被賊擒馬不 屑死之妻沈氏子德洽亦自縊于家

致仕經歷詹應麟 麟年近八十被賊至城 管屬齊馬時致勢窮死

錦衣衛旗尉鄒默妻賴氏 默昆季四人長兄燕次 默日爾孟孟報國無空死溝有我婦人焉用 見婦劉氏孫成哥孫女大如二如並隨默妻賴氏 死默亦死焉及四月三十日盡為賊所逼復與其妻

趙氏 趙氏與抗白刃交下而死于是元慶妻也賊入慶家趙氏 氏趙氏到氏子交章氏孫生員張玉瑣孫婦趙氏 女大如并投井賊退家人救之惟梁氏少存一息旋 復死

鄭氏 鄭氏武進十錫衣指揮李鳳翼妻賊入城氏集其 女四鄰慶元 鄭氏家婦女十一人同縊死者鳳翼妻宋氏媳陳氏姪 女四鄰慶元

生員楊華與母楊氏叔母婦李氏 城垂死楊氏先 十餘矣見楊死語諸婦曰大母年六旬尚就死我輩 寧欲生乎遂借其媳潘氏弟媳李氏並赴井而死

生員李慕懸寡母徐氏 徐少寡懸以遺腹子撫教成立 氏姪媳袁氏姪女 二人同赴井死

生員鍾宇秀母高氏 婦居開城至投縊死宇秀 妻李氏亦隨姑死

生員顏卓妹 年甫十三齡有貌色賊掠卓妹卓不 從女聞而自縊母王氏高其女亦死

故余吾衛經歷趙對妻李氏 賊破城李于房內縊上梁 被借女二姐孫女長姐 同入坑以土掩之而斃

生員牛應象三女 長年十八次十五次十三 未字聞賊破城攝土自埋死

生員蕭嘉熙妻李氏 城破率兩妾安 氏陳氏同縊死

生員苗有儀妻李氏 城破時有棧肆業山居李氏携 兩孫付部人自企一女赴井死

生員翁宜中妻周氏 城破赴水為鄰人救免四月三十

方險顏色不變時方

生員毛公望妻楊氏 大醫院吏目楊元女也賊入城楊

各自盡無為賊辱即與一女一婢共赴井死公望亦

告于楊而元之妻洪氏妾王氏并一男三女俱已赴

生員劉贊明妻牛氏 年二十四歲賊破城號泣滿路氏

也賊入其室氏投生

舉人曹家麟妻于氏 孀居守節十年聞賊至付

生員張兆玄一門四節婦 劉氏妾養魁女四姐全時赴

死井

生員李時滋妻段氏 賊臨城氏繼總補衣一件藏碎銀

怒墮衣而出十九日氏以兩衣付家人携子

婦梁氏并一女同縊溢父子竟以兩衣養濟

生員劉什妻妹 賊至全樓王氏赴井死

生員劉肅妻王氏 借幼女赴井死

生員孫灝妻王氏 縊死

儒士張捷妻馬氏 守節十三年一女年

生員石原妻戴氏 縊死

生員蔣如蘭妻邊氏 逃亂至母家

寡婦張氏丘氏 縊死丘氏夫陳姓守節二十三年賊通

縱火時

生員史彝典妻蕭氏 縊死

周道隆妻姜氏 四月三十日縊死

季聚金妻秦氏 縊死

生員賈士迷母白氏 四月三十日全媳李氏孫女大姐

死

太醫董從雲女 從雲被殺女赴井死

三月十九日自盡者又有生員馬化龍與其母金氏祖

母賈氏伯母范氏共四口 生員王三祝妻陳氏并二

女共三口 生員王有信母張氏嫂朱氏劉氏韓氏妻

包氏弟婦丁氏姪女大姐共七口 生員李調元母楊

氏 生員開梅母李氏 生員張炯族母徐氏 生員

包義易伯母栢氏女三姐姪女大姐 生員朱用卿父

朱字義 生員洪士望弟洪士奇 生員夏時行妻李

氏妹三人 生員馮煥妻子氏嫂陳氏姪女栢姐 生

員溫良璞妻李氏女大姐 生員張廷瓚妻劉氏 生

員黃維泰妻董氏 陳時泰妻曹氏 李博元妻 氏

妹三姐七姐

四月三十日自盡者則有生員史載文母林氏 米壽

國母方氏 曹紹勳母朱氏妻張氏 生員王良眉妻

張氏 朱紹乘妻葉氏 何器妻夏氏 卞以炳弟婦

戴氏 郭茂襄妻辛氏 生員李思獻妻王氏子李慶

慶媳陳氏女二男女孫各一

裂皆寄

羣寇

闕獻之興也。千百其黨類而先後十餘年間羣盜四起。益難枚舉。前人譬勝朝國勢如衣敗絮。行荆棘者其然。

漳泉海寇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進之後有袁忠。亦以受撫。與進並於遼東効用。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倭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議勦而泉人議撫。兩郡相持久不決。寇愈橫。上為之逮。治巡撫朱一馮。舊撫朱欽相。總鎮俞咨臯等。已而

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煥。有旨戴罪立功。自贖。

餘黨蔡三老鍾六等。自閩海飄至廣東。海萊蕪馬耳海牛田洋。分往埭頭洋嶼青灣等處。我師禦之。頗有新獲。其中李芝奇者稱最強。初由玄鍾東上。陸釐中左。為鄭芝龍所敗。繼又突大小金門。直犯潮海。入揭陽舖。與把總鄭廷芳力戰過城。知揭陽縣馮元慶率鄉兵出城外。會歷埠大戰。互有殺傷。其時楊策已被獲於馬耳海。惟芝奇於惠州潮海間恣掠。其鍾六老者名斌。窺而之。浙嘗以佯敗誘官軍入洋。賊船四合。總哨皆沒。寧紹溫台蘇松在在告警。巡撫張廷登增船召兵。浙寇漸平。廣賊劉香。則又芝奇之黨。後出而更銳。犯小程。犯長樂。再犯

廣之海豐。詭乞降。熊文煥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洪雲龍。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杰。往招之。謝道山。被匪踰。鄭芝龍合兵夾擊。香挾道將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志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香勢盛。自焚溺死。承祖與二將脫歸。於是海禍遂息。續史未刻編

江南海寇始於黃尚忠。尚忠死。又有陸大慶二。而顧榮為劇。尚忠以十一年之冬。掠大舍之陸公市。尋就擒。大則以明年秋圍崇明縣。大掠青村柘林。為其下所。廖亦遁去。而衆推榮為長。榮招廖二合之。南北一。船一百五十。衆萬人。約以十五年二月圍據崇明。諸北趨江淮。奪漕艘。於是江陰靖江城盡閉。逼崇明。邑陸一鵬守備陳安國設守。殺我把總王百度。百度。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之仁。期會勦。蘇松兵使者程珣。視師劉家河。班捕斬格。募漁船百。漁丁二千。為漁勇營。合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賊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砲碎賊一舟。沉之。策安國殊死夾擊。賊大敗。斬賊數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人。又敗之大安沙。敗之江北新港。敗之榜頭。獲舟六十。俘百人。焚殺溺死無算。賊竄入淮北。為漕督史可法將士所逆擊。復轉而南。程珣得其兄顧大。令柘林守備楊芳者。與之俱。以喻降。榮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為軍用。人皆以程珣有方畧云。全上

東山寇

嘉靖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偽號永興稱王結寨有賊匪惟大等增城有賊張元冲等官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劫庫有旨切責邦憲并諭南贛及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營千把總郭効忠張會雲又右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成林可美等口寇漸息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溯中溯下溯即王文成所平溯頭賊也山勢險勝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為窟穴當三四年間山寇大起間出贛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南掠南雄郡城庫薄災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擬山中行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巢相度屯糧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上民之捐助不關縣官計之全上

河北三叛

山東因多盜先是六年三月朱大典報武德劇盜甚平又云曹南武城王沙等寨賊首郭金城等七人被獲境內稍以靖二十三年間有開州人黃小楓者自號

奇園寄所寄卷九

東山寇

三

順天仁義王有衆一萬二千與東阿李漢相應焚掠臨

清沂州間後在郟州王皇廟為山東總兵楊御蕃所執此亦曹南賊十四年大饑亂四起有李廷實李鼎鉉者陷高唐州又東平吏胥開門迎賊撫臣王國賓討平之泰安土寇至十餘萬掠寧陽曲阜間兗州大震賊取女子衣以甲冑守營而已山放掠聞青川兵至還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揚州之南沙河店燬漕船三十艘復向東平張秋國豐縣未下徐州賊又從而合之當是時祥泰主名以十數其中李青山最劇青山本屠者因亂嘯聚據梁山之壽張集上果詔趙維清以進勦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澤清所部遊擊趙維修追青山斬其艾雙雙雙雙青山技藝師偽封當家大元帥梁山諸賊皆其管轄也二十七日青山兵敗遁去有賈堃山者澤清破其巢執而訊之稱青山同逆黨蕭侯封等三人逃往山東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兗東防守都司齊見龍報其弟齊登龍生擒青山以獻先是青山以百騎走泗水村官楊行者故將御蕃姪也殺其騎且半逐之至曹縣東之箕山楊相射中其馬登龍遂得而生擒賊之援勦禁旅太監班師入都者曰劉元斌于中道詭稱搜解青山餘黨欲以自為功司禮監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壽張集逆賊李青山有偽軍師王際臣等本東平州諸生城陷為賊所得因為之用與

與中軍趙一資同備心腹。賊之陸梁跳盪其謀也。別部
 如黑虎廟。偽元帥李明芳。臨潮集偽元帥余城印。戴家
 廟。偽元帥陳維新。城印破東平州。明芳維新破張秋。而
 維新又燒漕船三十隻者也。又以攻破陰新燒襄陵關
 嶺者。偽元帥朱連學。賊之老營。與同起攻破新泰東阿。
 偽元帥李相南。梁山。梁家灣樓。順天飛虎。偽元帥徐尚
 德。狸屯。偽元帥李青芳。青山之從弟也。梁山。偽元帥
 侯嚴化。總店。偽元帥賈望山。蕭皮口。偽元帥吳應詔。油
 簍山。偽元帥二人。王山印。王東楚。梁山。偽元帥二人。
 馮文運。呂同升。皆以破東平時。先登為驍賊。蕭皮口。偽
 元帥王加興。花藍店。偽元帥魏建弘。又有偽千總
 張明山。偽參謀楊某。而馮三益。呂朋年。王茂祥。施可憑。
 皆賊目。臣元斌。臣澤濟。奉皇上。蠲渠赦荷之旨。不敢根
 株支蔓。惟條奏首惡。及附逆有跡者。二十四人。青山。縛
 置檻車。餘皆反接以狗。上曰。青山小醜。久乃就擒。不足
 以獻廟社。其命法司按輕重。磔斬於都市。且賞賚將士
 有差。或曰。王隣。臣勸青山以約降。其獻俘也。上率太子
 永定。二王御門受之。眾賊口許。我倣官。乃縛我耶。至市。
 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大詬罵當事負約。死乃絕聲。
 上以山東饑困。手詔就撫之。民各歸本土。務農耕作。發
 帑銀二萬以賑之。其後再有龍山。滄海。淵諸賊。東撫王
 承吉。初至。以三百騎與之戰。未決。月而收縛。散遣之。殆

袁時中。北京滑縣人。崇禎十三年。河北大荒。群盜無慮
 數十萬。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時中嘯聚。以命。先襲開封。
 時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開封。以其對袁老山一營
 而言。故謂之小袁營。諸賊中。惟時中。最黠。同起者。相繼
 撲滅。而時中。渡河南走。有眾四十人。圍蘭陽。總兵陳永
 福。吳遂。程擊。敗之。二將去。而蘭陽之圍復合。尋又為官
 兵所挫。時中乃東奔歸德。達於賴毫。糾合饑民十餘萬。
 時中自成。養兵襄城。由鄆城而東。塢壁向應。時中從賴
 毫屯以西。相遇於陳蔡之間。時中畏其強。而自成貪其
 眾。遣辯士說之。相與為盟。許配以女。時中遂僂首聽命。
 破睢陽。寧陵。以及於歸德。時中皆為先鋒。甚力。然兩賊
 倉卒以形勢依倚。其中實不相得。又見自成驅之。當矢
 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歸德。攻汴也。行至杞縣。遂
 叛而去。自成介馬追之。疾馳二百里。其眾半道散。時
 中左右屬者百餘騎。僅而免。自成圍汴。而時中於其間
 收合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賴毫。為官軍所逐。屯柘城。
 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總督侯恂。豫撫王漢
 曾。有意羈縻之。時中獠狡不馴。而往來者。持浮說以博
 利。卒不能得賊要領。杞縣之南。有地曰圍鎮。偏介睢州。
 時中薦處。以茶毒兩境之民。罔有寧日。睢州無長吏。劉
 肇崑。毆陽。承鎮。趙成名。皆以幕僚客將主州事。請生黃

亮好縱橫權宜招誘嘗入其營中賊黨多河北人久存
思家潛求北渡間有商販懷衛間者而太康鹿邑焚掠
自如也御史蘇京按豫素知其反覆會永城劉超反時
中投牒請以擒超自贖京却之尋得旨許陳永福與之
俱時中自以叩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豫撫秦所式
謀之曰彼畏闖非圖超也使一至河北是為逆徒樹黨
耳永城可復下耶乃飲舟北岸而告曰若斬李際遇并
自成偽官來者可以從君請不則姑戢其下勿動已而
自成移屯漸以逼有扶溝諸生劉宗文者為賊用說時
中除舊囊復自歸時中縛之獻於御史京京置諸法自
成游騎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三人
寄園寄所寄卷九

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超獨免積勞遷四川遵義總
兵崇禎中同邑練國事丁魁楚丁啓睿皆以督撫討賊
超以故將在總理五省軍前効用九年秋兵部叙黔
超以解圍陰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超上書闕下誦言
王三善以子死未葬與論未定然中其事者比將百人
今力戰如都司范可符郭應魁而不錄其勞死事如王
允綱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賄者止一劉奇為游擊
而見在効用惟劉澤清為通州總兵然自用他職積非
黔功也又自以一職擢龍里再戰捷革舖三戰逐邦彥
於陸廣河外親解黔圍身所斬四十一級其二為賊目
所部卒斬級千餘復地千里僅一外衛千戶而猶副也
寄園寄所寄卷九

家時澤清已貴貽書欲以激變請澤清以殺撫臣難之
 趙與其婿王全黔謀劫邑紳練國事丁魁楚等逼令草
 公奏為已請寬罪而全黔令其勇高擢者同王仲寶曹
 育民等五人齎本以入為金吾緝事者所獲供澤清為
 之藜藿上置不問而命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
 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
 副將楊大相趙民懷薛光胤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永
 勳以家卒從漕撫史可法遣參將李世春千六百人鳳
 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士鳳扼雙
 溝以防奔逸賊於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
 擊十三十四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
 害則奇蹟九

氣遂衰士英先檄劉良佐於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從
 穎毫趨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龍等
 挑精騎千人為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
 生蔣正秀姜兆熊并軍兵從宿州趨永十七日質明至
 諸將乘銳渡濠直抵城下故督師丁啟睿時在城外士
 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偕永福及副將丁啟元參將李時
 隆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濠濠製砲積糧以
 防流寇至是反為趙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無知
 之人以當鋒鎗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憂賊之負
 隅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綺絲
 一百疋偽賞戰士趙窮急請降士英偽許之既出見趙

帶刀自備士英下與之禮手去其刀曰若歸朝何用此
 為已而潛易其親信遂就執五月之十日聞捷音下
 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得全朕心嘉悅六月朔獻俘
 趙與其弟趙凌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趙妻妾
 子女給功臣為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
 里趙黨張君勳者勇善戰亦論斬趙時年六十二豫人
 有惜之者曰趙知書好交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
 負其才以永城人不許介就文試故俛而從武往往與
 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趙為文祭之曰
 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為亂兵所害所以自
 明其不反之意趙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國中
 貽書士英深自辨罪文義頗可觀其就執緣誘降瑋報
 未盡實然殺近臣戕大夫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當
 誅非可以浮詞他說解也全上

徐陽蕭之賊

徐陽蕭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年有程繼孔王道善
 張方造三賊破蕭縣焚徐州北關歸永邵宿之間道梗
 數百里皆擄蔡應瑞守備賈之驥哨官李毓秀等以拒
 敵陣亡自永城叛劉祖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黨入
 其地自稱反天親豹遂南勾豫寇東連滄浪淵諸賊
 造舟置筏勢亦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淮徐道右參議
 何騰蛟議討之徐州副將金聲桓游擊劉世昌守備卓

聖。又歸永參將丁啓光。丁啓亂。丁承烈。皆以兵會。而惟督路振飛。命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我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斬首千餘級。生擒張方舉等。而方造跳逸。跡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僞降。騰蛟姑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巢。責其替罪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劉世昌身自督率。奪恒伏兵要害。為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鳳梧等。尚據險不下。歸永三參將之師先往。諸將續至。合圍。凡三晝夜。連陷三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騰蛟自行搗蕭縣之王窠。方造亦於去蕭八十里之鄆陽集。為卓聖嚴守。敬吳尚庚等所獲。即寄園寄所寄卷九

寄園寄所寄 卷九

三大寇之本末也 全上

河南諸寨

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盡免河南五府田租者半。二年。又詔論汝洛島壁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義存報國。不乏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伸討賊。斬偽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獻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三人。全上

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大俠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為之應。白太後吳太字亦並起。萬登稱順義王。太後太字各自為長。之友被陳永福所破。窮蹙遂竄入流寇中。而萬登等擁眾自如。同時有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侯煊鶴。盛顯祖等。而楊四據九曲。郭三海據平頭塚。稱為強。三海詐歸命。楊四詭請殺賊白贖。數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七月。萬登乃請降。劉洪起者。西平鹽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勳洪禮等。號為諸劉。嘗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營中語曰。高懸燈。多然油。防備西。黨與漸以盛。官授為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洪起捕其黨張五平侯煊鶴誅之。郭三海亦為陳州軍士所獲。汝寧游擊朱榮祖。頗善戰。擊陳前學。賊在陳莊。既感顯祖破之。又以計誘賊首殷守祖。入城受賞。其黨五千殺之盡。郡人大司馬傳振

計萬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印其所居其陽為屯部是年楊四為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楊文岳拔汴不利歸以其兵獲白太微誅之十三年有北漢士寇趙惟現○十四年左良玉兵駐汝大段掠民憤而從亂白太微乘衆怒昏夜將城思殺騎兵以害其毒城內戒嚴幸不○城外兵民相擊及晨民大半為兵所殺白太微遁去至是始聞十一月汝寧陷文岳及文武將吏俱斃有東寨韓華美者投自成受偽命守汝自成尋追左良玉於襄陽拔營走上寇趙惟現地搜索老弱婦女盡當城未破時同知韓煥賈錫署遂平篆賊至走嶧牙山以免殘民乃迎以入署巡道事而沈萬登之在真陽也李自成授以威武大將軍不受馬士英承制命為副總兵遂與劉洪起洪禮謀收復全上

李際遇，封人幼讀書會應童子試不就去而耕遇穡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為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早荒以蠱惑倡亂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展者有衆二萬人李為官軍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李踞登封之上寨于踞嵩之屏風寨放火殺人并隣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不寧大宋各寨極凶慘而際遇差有善意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趙與道曰吾兩人願

死見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帥軍前請救是底入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楚撫宋一鶴塘報有云副將劉洪起在西平與老劉劉等四家打仗三月兵部報遂平副將劉扁子將汝州偽官殺死上寇趙發吾等歸之洪起遂有衆十萬有忠勇稱而李際遇亦殺偽官以自効上皆下詔褒獎自成之在襄陽也志欲移駐南陽發右營出鄧州以迎敵秦軍發左營出潁州以敵左兵發後營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時中李際遇劉洪起時中尋為自成所滅劉李獨存兩人固勁敵也沈萬登初與劉洪禮佐韓煥以城守而自成以夏四於襄陽大置官吏遣偽防禦使金有章并劉璉府印

李際遇，封人幼讀書會應童子試不就去而耕遇穡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為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早荒以蠱惑倡亂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展者有衆二萬人李為官軍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李踞登封之上寨于踞嵩之屏風寨放火殺人并隣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不寧大宋各寨極凶慘而際遇差有善意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趙與道曰吾兩人願

李際遇，封人幼讀書會應童子試不就去而耕遇穡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為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早荒以蠱惑倡亂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展者有衆二萬人李為官軍所殺際遇復其衆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李踞登封之上寨于踞嵩之屏風寨放火殺人并隣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不寧大宋各寨極凶慘而際遇差有善意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洛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趙與道曰吾兩人願

將吏限一月內從優察議叙。當是時，李自成圍李際遇子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自潼關圍乃解。傳師與自成戰於襄洛之間，萬彥際遇皆不能出師為助。已而督師敗自成入秦，兩人於其間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萬彥乃與洪起相賊殺，其戮起於萬彥之中軍王明表殺洪起弟洪烈，燬其金。洪起稱兵復仇，韓燧知事不可為，與推官伍三秀避之於固始。四月朔，洪起召其黨郭黃臉、金阜、趙發百以合圍。汝人糧糗牛馬俱盡，掘野草煮瓦松，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朱明聞京師變，南奔過汝為劉沈議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彥偕孫玉成、陳田皆被執，洪起磔之於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平奇園寄所寄卷九

師死，噫嘻！此三人者，亦既已內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嘗以其兵從自成，而劉鉉、李奎、鄭乾、伏應魁等，各統數千眾，介似賊似民之間。他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全上

聖旨

普晉沙

真遠限大末市易之代屠戮軍焉而殺運繁故亦復不免間嘗緡閩滇致不終篇而三太息矣採之補後史所未及

普明聲阿迷州土人也初為馬者哨哨頭木鳥之亂與沙源等必奉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京營御史傅宗龍受命按黔問道由建昌回滇募兵赴任知明聲勇點所部土兵亦強特請隨行滇撫閔洪學入奏普莫自明聲東行滇土司兵益弱其為時所重如此明聲在黔屢破水西賊衆會宗龍以內艱歸水西隨就撫明聲亦回得授阿迷土知州日益驕蹇崇禎五年巡按趙洪

範至臨安明聲率兵逐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惡之貽書撫軍王伉謂其養癰伉亦習聞明聲不法遂列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焉是年冬三省漢土兵俱集以黔鎮商士傑掌兵政伉自出臨安督糧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明聲敗之進聞阿迷明聲使其下偽約降陰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曰君不開孤死免悲乎阿迷平兵行及元謀矣既而官軍與賊戰必奎賣陣先走官軍大敗事聞大司馬熊明遇以起釁為仇罪遂與洪範俱被逮士昌沒於陣明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怒前事不復致討總督朱雙元自黔至以兵威撫定焉廣西郡

守張繼孟奉委撫明聲思以計殺之每稱明聲才武且有功不宜摧毀以致變亂皆有司之過也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誅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睡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作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那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俟我我今回見普公遂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已有入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出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遽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竟易藥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

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為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其妻萬氏江右寄籍人女也狡而淫據其衆從使諸小姦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入侍沙源諸子定海定洲如琦等皆與之私既久竟無以服人乃招定海為贅婿已復嫌其樸陋而定洲少年白誓更竊殺定海而贅定洲其子普服遠州之與萬氏分寨而居後服遠以病死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衆併近彝地愈廣南至交岡甲申張獻忠陷蜀雲南震恐使參將大贊率兵防金沙江吾必奎者其先為元謀士知縣久絕不嗣矣

必奎以賊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賣陣後傑驚日甚
大贊食墨屢以事侵之乙酉八月必奎聚眾反連陷武
定祿豐楚雄諸郡縣黔國公沐天波檄各土司兵會剿
十月官軍與土官祿永命龍在田等擊敗必奎擒之永
命寧州土知州在田石屏州土人也俱以木鳥之乳有
戰功在田歷級副將崇禎十一年奉調至襄陽隸總理
熊文燦軍前擊流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敗之以是
知名張獻忠等受撫殺城頗與密既而獻忠叛文燦獲
罪在田亦罷歸元謝之役與永命俱在行間十一月沙
定洲兵亦至時必奎已伏誅定洲猶爾城外不肯歸會
奸人德希之余錫朋等通騙天波金寶無以償以貿易
寄園寄所寄卷九 三

寄園寄所寄 卷九

赫然資用饒冷更喜過望夫婦坐八人輿持刺與撫按
往來欣然自得也沐天波至楚雄定洲率眾追之是時
楚雄新為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長知奉調監軍
至楚楚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
禦之具未集日公在楚賊以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
西走永昌使楚得為備賊仰西追恐楚塞其後雷攻楚
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
城閉不得入為長知所緝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
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畏知乘間撤城外
居民盡入城清四野築障障檄調漢土兵馬郡縣多驚
應之其明年丙戌定洲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
寄園寄所寄卷九 四

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雲南初苦沙亂皆延頸望其來不知為賊也三月可望等至滇定州解楚雄之圍率眾禦於革泥關大敗遁歸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由陸涼宜良入省宜良知縣方典佐率眾持羊酒迎可望賊喜不入城至省巡撫吳兆元等迎於郊巡按羅國獻在曲靖被執不從帶至省自焚於署前通判朱壽琳以僉都御史奉差募兵於滇亦不屈從容賦絕命詩被殺可望等因盡據城池官署布列以居法禁苛切百姓失業流離視昔較甚矣既而分遣李定國徇東諸郡可望自率兵西出楊長知禦於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為賊當與爾共扶明耳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偽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即拆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可望至大理龍在田許名臣迎降之復以書諭沐天波如與畏知言天波遣子報命永昌通判劉廷標上杭人推官王運開夾江人俱不屈自縊死可望分兵入麗江悉取其數代所畜厚待天波子險使劉文秀隨之疾馳度蘭津橋至永昌會天波與鄉官葉龜等於北城樓遂將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姚安舉人席上珍拒賊見執至省被磔甚慘李定國至臨安臨安為定國部自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道置砲砲發而

城陷阿楚赴火死兵猶巷戰定國怒執城中紳衿兵民盡戮之於城外白塲所殺七萬八千餘人而陣亡與自焚自縊者不與焉初意遂襲阿迷蒙自取定州聞晉寧有變因盡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在籍巡撫都御史耿廷錄赴水死其妻楊氏被執亦不屈見殺至晉寧圍之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所殺又數十萬人先是昆陽有孔師程者以從軍得官糾合晉寧各城人拒賊定國既至師程入舟遁去晉寧知州石阡令陽春呈貢知縣嘉興夏祖訓俱死之定國又盡殺臨安被獲婦女於路亦千餘人江川知縣周乘強不迎定國率眾屯於撫仙湖中之孤山定國既至省使人出擊盡殲之蓋運東屠戮之慘幾與蜀省同而迤西獨免宜楚雄人至倉尸視楊畏知不衰也然城內與凶大節不奪如冷陽春諸人亦何可多得哉可望定國既俱回省經營土木毀南城民居萬間作演武場城內置四王府磚石毀呈貢昆陽二城為之可望文秀定國與艾能奇皆僭稱王在籍御史任傑等又倡議尊可望為國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供兼吏禮二部尚書鑄典朝通寶錢括近省田地及鹽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縣工技悉歸營伍以備軍資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黨猶併祀之李定國尤囂強每事相阻忤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於演武場磔其罪杖之

百。既復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定國
心感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初定洲歸。七兵
革。意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命等。各據一
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為犄角之勢。私通交趾。借其援。以
別諸瘡心。一日偶集於嘉賓營。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
以木城。困守三閱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
遂械定洲等數百人回省。剝其皮。於是沐天波。具衣冠。
謝雲。祖宗母弟妻子之髻。滇人之被沙毒者。亦咸以為
快焉。滇文

已丑四月。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獻南金二十兩。馬
四匹。移書桂林。求封親王名號。給事中金堡固諍。以為
新開帝所寄卷九。裂背寄書語沙 七
祖制無有。而廣西南寧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處。可望來
書。有不允封號。即提兵出戰等語。陳邦傅恐甚。先封秦
王。尋封為別郡王。可望不受後封。明季遺聞

裂背寄

四鎮

大厦將傾。雖忠肝照日。不能善其後。况恃勢
恣橫。本起盜賊者乎。割靖南之殺人。有餘哀。至
今村寨。列之神廟。與武穆埒。未可同日而共。其
也。

靖南侯黃得功。字許山。京營名將也。嘗敗張獻忠於潯
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獲而伏。為人慙而忠。所部不
過三萬。每戰身自衝突。勁疾若飛。江淮人呼曰闖子。幾
訖以為無敵。版圖未刻編。

靖南起徒步。為羣商執鞭往。都經山東。值警馬。東南俱
逃遁。靖南獨于提兩騎踏裂賊。賊無不披靡。由是勇名
震遠近。續紅筆記

休寧汪耐菴。曾拜靖南侯門下。高傑引兵爭揚州。公從
靖南侯飲。蘇烈生彘肩。剖啖之。帳下曉將能飲者。以次
坐。人浮巨觥。有丘總兵命守備。醉不能飲。侯怒。欲杖之。
總兵曰。公大笑。侯問故。曰。生笑丘守備。不及杖。粗
也。侯笑而止。俄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侯笑飲不動。
報距五里。又報僅三里。飲如故。及報已抵城下。侯乃上
馬。劬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鎗。掛於肘。又一
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劍。跨右腿下。背後五騎。
騎負一箭筒。箭筒百。隨之往。抽箭亂射。疾於雨箭。旋擲

弓繼以命。餘其二騎。折旋又擊死二騎。須臾擲餘用。觀
綱。雙揮之內。兩際。衆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柳

黃得功副將林報國。勇敢當先。爲得功前鋒。所向有功。
左金王老。獨革里。眼等。數懼之。革賊大管隊二將者。
五營中。以曉勇聞。設伏以待報國。報國恃勇。深入。墮其
伏中。二將截戰。射傷報國之馬。報國步戰。遂不得脫。二
將捉報國首。上山罵誘得功。蓋恃其有伏也。各路兵皆
集。無一敢前。得功正切齒。欲爲復仇。匹馬直取二將。賊
四起。用抗鈎鈎得功。得功奔回。二將追近。得功回身。聯
箭中喉。落馬。賊兵救奪。得功鐵鞭打開。捉歸。二將首級。

齊國齊所寄本札

齊國齊所寄本札

二

以祭報國。羣賊喪氣。我兵驚散。自是賊營相傳。須避黃
闕矣。冠志

靖南自刎後。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者。跪舞大呼曰。
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武穆王爲四將。岳已降矣。
言畢。手提石磨。像於中而已。立其位。作磨鞭狀。良久
乃起。虛無筆記

廣昌伯劉良佐。字明守。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督
池揚。池。聖。應。下。從。護。祖。陵。聖。革。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

東平侯劉澤濟。字鶴洲。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沐。維維
朱。成。氣。運。走。其。爲。人。好。聲。色。將。畧。本。無。所。長。修。科。臣。韓。

如愈一言之怨。乘亂微半道斬之。上遣科臣韓如愈。督
江浙。馬。嘉。植。督。閩。黃。餉。澤。清。遣。兵。征。擊。之。於。東。平。賊
家。前。而。見。白。公。貽。清。詢。其。名。曰。非。是。既。而。遇。韓。斬。數。刀。
韓。挺。挺。不。捷。惟。以。幼。子。不。宜。殺。毋。首。曰。無。與。小。兒。事。舍
之。去。馬。以。雙。服。免。如。愈。在。地。性。數。正。無。所。依。附。其。糾。羅
清。也。澤。清。持。重。幣。賄。之。如。愈。呼。使。請。讓。反。其。幣。故。及。白。

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達。故與廣昌與平拜獨進侯。人
冥得而辨也。同上
興平伯高傑。字英吾。係降將。初從孫傳庭於曾頭塚破
賊。又一年。而郝縣。漣。潼。關。不。支。傑。率。其。下。李。成。棟。楊。繩
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

齊國齊所寄本札

齊國齊所寄本札

三

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閩部史。可。法
謀於朝。分江北地爲四鎮。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廬
州。俱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軌。詔未行。而軍侯言高兵
先驅至江浦。類守將張上儀。巨砲遮擊之。始却。職方司
王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經淮。其
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告之以敢兵聽朝命。奈何索渡。
將曰。吾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所進。取淮北。而非學淮
南。其便。過江。道。天子。華。殺。地。今。渡。卽。先。自。潰。亂。非。公。等
所以兼爲國家意也。諸將僉應曰。諾。顧獨有意揚州揚
州。居天下膏腴。有新舊二城。城外爲肆賣區。子女環寶
累萬萬。高放手剽掠人。屠膾日以百數。保者恐。授兵登

陳昔死守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為鄉里服且愛
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為游說兼以早自異無隨
俱死高聞鄭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連日厚金帛遺之且
陳所以定居維揚非有他意相與約結而後入鄭自謂
得高要領氣甚揚語於眾曰高帥來救書召之也彼手
馬相國聘禮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以無動苟
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况揚州乎百姓聞之呼呼起曰
元勳與高反賣吾城以市德粹其首辯割之殆盡是時
史公方渡江誓師高見揚人之暴骨者載道慮公以為
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見升帳灑然變色易容既庭
謁而公平易朴誠人人引見加慰勞則大喜然其中慢
奇園寄所寄卷九 一 國書局四庫全書

告高內疑士人叛已而忌黃威名得百姓心驕聞而憐
曰是殆將襲我遣將率出半道別出千人間走襲其飛
而黃不知也至上橋解鞍下馬作食高精騎伏道旁者
猝起得功角巾緩裝出不意亟振甲而飛矢雨集所乘
馬值千金能中矢踏騰而上他馬馳去高之道兵也戒
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皆眾卒
追且及注漿未下黃大呼反鬪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
人矢盡揮長刀復燈其三乃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
百騎皆歿高所出千人襲僕真者夜至守將丘斌馬為
偵知設守令軍中且食且休於城外某置炬火為疑兵
高兵知有備不敢進又羣見炬火以力趨半夜黃力盡
奇園寄所寄卷九 一 國書局四庫全書

稍和。尚以失囚三百騎為恨。公命監紀應延吉。陸遜之。入高營曰。靖兩聽我矣。君何愛數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病死。公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高出千金為黃母。則二憾之請暫以成。睦猶未也。當是時。與平最強。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抗暴。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禍福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嘗與公及陸遜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他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為大將。為通侯。此不足為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儒家所稱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并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為也。高不覺欽容服。高之妻邢氏。青園所寄卷九。 聖賢詩四集 六

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畧。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勸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溪胡茂楨為大將。曰。連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僕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為請。楊士紳復震動。守上以未除館為辭。公遂遷於東偏。虛已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乃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旂。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延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厭上將。吾懼阻眾。不敢言。睢州

許定國者。七十餘矣。首定國太康人。以敢總兵。被罪出。秩收兵大縱掠。考城殺其赤尤慘。毀家養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為賊。高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于外之。公之遣高圖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與平於十月十四日啓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小子。小子者。豐沛大盜。小子各繼孔。其謀徒。安也。宿州有乾賊。育子之化。詭告與之通。官府不察。在擒激變。程不從。乾賊自據所居之梧桐山為亂。馬為馬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眾以恢復為名者也。定國聞之。益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青園所寄卷九。 聖賢詩四集 七

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顧爾眾焉在。許故隳其軍。以羸見。高嗤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藩乎。許明日。召詢之。若豈不知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為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日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記。宰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相人見其屈服。且憐之。聞謾語。以為信。無何有某千戶者。連馬投牒云。定國謀公。與平故以

示勿武。馬前管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
師美妹進與平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第
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時與平大營
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於城。謂曰。非有令不得入。從與
平入者。左右驍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國張宴燒燈。厚
具樂以飲與平。令其少飲。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賓客
皆雜坐。酒半酣。許劭動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與
平曰。今日之宴。視其勢。志意有非常。得無謀我。與平推
之以手。曰。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
醉。與平所居爲雕人甲第。垣墉高。四週有重廊複室。許
於壁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俱就別所休息。臥榻畔二三
寄園寄所寄卷九

者備一木棚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頌功德。於天下事
道勿開也。匿丘岳之怨。中之以他罪。顧就繫所。置酒爲
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厚典。聞其死。與
一鎮謀曰。我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
持不可。曰。彼所部。惡肯輕屬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因
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聞高死也。酌酒賀。請南換
袂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其師至境上。二月十五。公
既還自徐州。令同知曲從真。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
黃曰。吾爲國大將。功最多。僻處瀕江一小邑。高傑有何
功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
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
寄園寄所寄卷九

皆賈人於版死焉。賊驚遁。存居勇如

許定國常與衆少年聚飲。衆請曰。欲觀公神勇。許曰。可。忽躍起。手攀簷前椽。全身懸空。左右换手。走長懸殆。遍

顏色不變。加軒數談

得功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賊畏之。

亞于得功。于是報國至。而賊趨虎者伴北。誘報國。誤入

殺之。羣賊正相賀。而得功突入虎陣。斬虎賊。衆復潰而

走。賊中有勇將。年少嗜殺。號無敵將軍。于是無敵將軍

呼于陣曰。汝曹何快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

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得功前。得功立

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背。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

遺錄

寄園寄所寄卷十

岸漸崖道吉士恒未輯



受業 鹿 佑蘭 畢 全 男 景 衢 校訂

吳一元宛先

孫繼控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

報施

方抄

寄園寄所寄卷十

仙

二氏

寄園主人曰。一枕黑甜。最易賣人神智。此聖人有
不博奕之嘆也。中山千日酒。華山一欠伸。寧可爲
天下繩哉。取狂士則心薄。鄉愿重勇俠則羞千古。
無氣骨男。定數則怨尤。忽消論報施則恩仇宜凜。
至於醫方以濟人之急。仙釋以解人之願。均破我
夢。騰良藥也。統名之曰驅睡。

驅睡寄

狂士

卑以自牧正不須狂雖然小子狂簡德之基也
道之器也顏延之四子各得其父之一宋主曰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狂亦何病

無錫王孟端工繪事在京邸與一商人隣居月下聞吹
簫聲甚喜明日往訪其人寫竹以贈曰我為簫聲而來
當用簫材報之其人不解事以紅檀楸為餽乞再寫一
枝為配孟端大笑取前畫裂之而還其餽列朝詩集

永樂中曾狀元樂體貌魁碩文學充瞻朝野咸望焉
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上令左右舉善飲者欵之或舉

寄園寄所寄卷十

二都夔以對上曰朝廷上無一善飲者乎曾聞之即自
請往上問曰卿量幾何曰欵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
於是飲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翌日謝恩上悅曰不諭
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賜之酒後病卒
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廡非小六十非天我以為
多人以為少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邱
玉堂業語

常熟桑悅字民懌讀書一過輒焚棄之為博士弟子謁
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較書預刊落
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足之使者乃敬禮焉年十九
領成化乙酉鄉薦會開策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為

寄園寄所寄 卷一〇

吳簡討汝賢所然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戎去而
夫子來語為丘學士仲深所制三試得乙榜年二十六
籍讀以二為六用新例辭不許除派和訓導仲深嘗為
令觀所為文給曰出其集民懌心知善曰明公謂悅不
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仲深為屈服民懌既之官
仲深屬提學掾善遇之據至問桑悅今何在豈有恙耶
長吏素遭抑侮皆知之曰無恙自前不肯來家使吏往
召之曰適有且雨淫傳舍地守妾子不暇何得僕據據
坐久益兩吏促之民懌怒曰始者謂天下未有無耳者
適今知有無耳者據是也與若期三日後來復則不來
矣據聞欲收之緣仲深不果三日後諸乘長揖就外據
寄園寄所寄卷十

屬聲訶之民懌前曰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至今兩賢
之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家廓之子耶因解綬帶
去據不得已下階雨之御史聞悅名召令說詩請坐講
講未竟即洗足爬痒御史不能耐乃罷講遷民少通加
調柳州意不欲行人問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遠
往奪之耳會外艱歸遂不出居家結社衣冠製在
求郡邑間民懌中燕市見高士使民懌初兩都賦無
有心竊耻之作兩都賦蔡阮公咏懷作感懷五十四章
屈長沙著庸言自以為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吳
郡閩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懌首列狂簡曰狂者求
許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八三

常評事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正德六年進士。除大理寺評事。請歸州判官。遂知寧遠州。卒年三十四。明卿多力。善騎射。時馳馬出郊。與侯家子弟。拔少年較射。問知為常可事。奉大白為壽。輒引滿。揮鞭馳去。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赴朝。奉朝。吏訶之。故然曰。故時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中考功。法。調判。庭。嘗御史。罷。歸。益縱聲伎。自放酒。間皮新。悲壯。豔麗。善書畫。好彭老房中法。謂神仙可立致。從外舅。勝。洗馬飲。大醉。衣紅。履雙刀。馳馬渡水。馬顧見水中形。驚。乃出於腹。潰腸死。平陽守王濬為之收葬。有常評事集四卷。其甲。淮陰侯。詩。中原。秦。俠。至今。猶。傳。之。全上。

寄謝所寄書

王穉飲

王穉飲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私學風。騷。童子樂。又驟不可馴。父母撲之。穉呼曰。大人奈何。取盧海內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時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惟推何景明而好。薛蕙。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穉飲。獨。心。易。之。時。登。院。督。中。樹。而。定。學。上。過。故。作。燕。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祥。為。不。知。也。乃已。嘗。授。官。給。事。中。用。言。事。過。慈。特。子。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穉。飲。諸。官。受。廷。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以。他。游。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回。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

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穉飲曰善。乃前迎分守。分守既下車。數州吏。過。當。穉飲。竹。之。十。穉飲。大罵曰。蔡師。僕。先。生。昆。屏。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傳。一。府。中。情。伏。公。敢。所。者。分。守。君。不。能。具。朝。備。謀。於。蔡。潮。潮。為。謝。過。稍。給。之。僕。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遂。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穉飲。多。蓬。首。囚。服。應。之。用。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避。而。避。之。王。穉。飲。詩。

黃謙工部主事。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貌。疑其。謂之曰。老風。穉生。豈。識。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問。公。姓。名。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貧。謙。事。登。奉。送。法。司。其。人。坐。公。受。賄。削。籍。過。日。大。聲。曰。老。風。拖。生。穉。公。始。悟。穉。怨。之。語。左。右。籍。以。周。名。重。一。時。蘇。州。守。求。善。書。者。左。右。以。沈。對。便。出。條。票。拘。之。沈。至。命。立。庶。下。獻。技。沈。乃。為。焚。燬。穉。以。進。守。不。解。曰。亦。平。平。耳。明年。入。覲。見。守。漢。王。公。首。問。石。田。先生。無。恙。乎。守。茫。然。無。以。應。歸。質。從。者。則。穉。所。拘。者。也。守。大。慚。踰。門。謝。過。矣。史。

寄謝所寄書

王穉飲

穉池生。宋。登。春。好。詩。其人。徐。學。謨。為。州。守。自。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羅。冠。承。烏。紵。衫。報。謝。踰。上。坐。穉。人。皆。竊。罵。之。守。為。投。穉。城。中。約。移。居。日。往。訪。屬。有。奉。謁。日。肝。往。生。踞。屈。臥。不。納。守。守。令。人。穴。埋。入。生。方。科。晚。席。

湯參將亂劫。字公讓。襄武王曾孫也。十五六。人學。為生
徒。應天尹下學。傳辭召諸生。後至當管。大呼折尹。聲撼
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去。周文襄聞其名。召
令作啓事耶。立具狀數萬言。文襄上書。薦其有文武才。
呼召赴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下。摘古今將畧。及兵
事以問。應對如洪鐘。萬眾環視歎賞。于公入對。授錦衣
衛百戶。列朝詩集

汪羅德。善歌。慷慨好俠。有膂力。能陸地行舟。精武藝。嘉
靖末年。流賊入閩。鉅山劉顯奉詔入閩征倭。與賊遇。我
師失利。賊益猖出無方。官兵往禦。莫敢正視。羅德挺身
與戰三日。賊寤。明日復戰。賊以大帳覆羅德而執之。為
奇圖寄所寄卷十

王慷海鹽人。生有神力。嘗以指觸破屋壁穿之。而指
傷。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驚。慷
師。駕漕艘入都。遇劫。慷伴執矟不顧。第取一犬竹。用
夾破之。為薪。而劫者盡斂手去。有徒豪倫欲盡其。慷
慷飯持鐵叉刺之。慷手飯既底當又鋒。跳入倫懷。以
筋貫倫鼻孔仆之地。其捷如此。衛志

有二賈悞入終南山中。復啼虎嘯驚怪殊甚。二賈自念
必死也。望煙炊進。望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吾
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止。
俄有勇士以鐵杖持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

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為通
姓氏。且告以失路艱辛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為餉。了
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
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華野集間

一瓢道人。少讀書。不得志。走海上。從軍。時倭寇方盛。道
人拳勇非常。從小枝得功。至裨將。後失律。與賊。賊於草
盜。出沒吳楚間。久乃厭之。以貨市歌舞妓十餘人。買酒
淮揚間。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無日不
。雖治。食酒肉。聽絲竹。飲食供侍。擬於王者。又十餘年。
心復厭之。入去。常持一瓢。乞食湖湘間。後至滬。滬人初
不識。既久。出語。多奇中。要藥有效。又為人畫牛。信
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飲不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人
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墟灰裏。獲
金挺。付祝云。為我召僧來禮懺。懺畢。對一。指自坐。其
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衆
其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週道。一市大。還
還至廟中。乃仰臥。命家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視
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其小
一門客遊大老家。久而無所事事。一日方。相。老
老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其
皆笑。客曰。亦有微長。能。大老曰。請面試之。命放一
鐵。去。席。尺。取。自。於。座。上。編。成。團。隨。手。一

口作詩。有異語。人漸敬之。飲不衣。服飲食。皆受而棄。人
以此多延款道人。道人棲古廟中。一日於墟灰裏。獲
金挺。付祝云。為我召僧來禮懺。懺畢。對一。指自坐。其
不覆。令十餘人移。至城市上。手作拱揖狀。大呼曰。衆
其擾諸公。貧道別矣。雖小巷間。無不週道。一市大。還
還至廟中。乃仰臥。命家人曰。可覆我。衆人不敢。視
已去矣。遂覆而埋之。舉之甚輕。不類有人者。其小
一門客遊大老家。久而無所事事。一日方。相。老
老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其
皆笑。客曰。亦有微長。能。大老曰。請面試之。命放一
鐵。去。席。尺。取。自。於。座。上。編。成。團。隨。手。一

其籍已將桶腹收密。而舊鐵桶然矣。再作一團。似如前
擲之。恰縮桶底。而底傳鐵桶又落矣。大老驚曰。神技也。
客必有他能。願助觀之。勿秘。客笑曰。那能可乎。腰出小
刀二十許。向廣闊處飛擲。腰截落地。而小刀依然在手。
連擲四五。皆然。徐收。統於指。若一環狀。而後藏之。大
老駭甚。知其劍俠也。厚贈而遣之。柳軒叢談
休寧吳虎文。雄符功。嘗客金陵。雜稠人中。觀劇。明季最
強。終不還者。莫如西北。道人。偶一人。誤以泥靴。滑汚虎
文。朱履。方陪笑。果取為虎文。拭泥。虎文惡。聲加之。其人
怪。虎文文弱。生乃敢叱我。奪脫虎文。虎文隨以手揮
之。其人輒仆。而其黨公忿。成羣。來毆虎文。虎文聲氣不
動。觸之無不俯者。其黨充營軍者。愈集。圍虎文數層。虎
文談笑應之。有餘。適將道經其地。素與虎文善。乃叱
衆散。虎文之勇。由是益發。金陵。一日在錢牧齋家。生也
方語其技。一老人道裝者。微哂之。虎文怒。詰道人何方
人。且曰。若亦知餘棒乎。告以新安之款。邑人虎文益怒。
詰曰。若亦知飲之。斃力第一。人畢昆陽乎。道人曰。吾兄
子。虎文笑其誕。由座欲與較。翁道人持鎗笑曰。欲擊於
子。虎文睨目不解。所謂道人曰。吾手前掛鎗。一尺。則
子鎗。當長我鎗一尺。是鎗矣。子亦如吾。任受我。讓五寸
乎。虎文從之。運用鎗法。直取老道。老道全不為動。及虎
文用鎗到極。巧妙。幾中老人。然後血前一。虎文給

已落手。飛擲外矣。虎文不免屈膝。老人笑扶之。起曰。子
鎗法誠善。惜用之太急也。吾與子戲。豈忍傷子。但令空
手足矣。柳軒叢談

天啓二年三月。操江徐必達。年七十二歲。出巡至儀真。
帶家兵三十人。又帶鐵關王刀一把。重七十三斤。十三
日。閱水操。內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餘兵及看者。數萬
餘人。皆不能舉。自取操江為關白之變。於萬曆廿四年
出巡。至今計廿六年。未見有操江按臨。先曾祖曰。
休寧令張天成。故遼東將家子。自言十七時。見許定國
與其祖飲。從者以其弓從。請開之。不可。強開之。努力愈
寸許。兩背敗已傷骨矣。萬曆間偶談

黃仲霖為監軍。歸休寧時。携一長人。甚奇偉。不知者。擲
為巨無霸。然不敢近。一旦休寧少年中。一有膽者。力擊之
則怖而走矣。近陝西王輔臣反。時有步兵長九尺。操大
刀。猛鷲多戰功。團學士欲生擒其人。以數千騎圍之。其
人曰。何阻咱歸路。眾曰。學士公欲見汝。其人曰。要認明。
忽撫躬擲一大履。眾方眩視。急殺開血路而走。後輔臣
降。其人仍為走卒。無甚異。柳軒叢談

四川韓巡撫。遣心腹吏。解金數十。乘至都。道山東。晚宿
一古寺。吏脫鞍馬。環繞夫役。枕刀睡案上。晨起。人馬如
故。而索化烏有矣。吏駭甚。誅求侍僧。僅貧。盡數。非能
益重貨者也。偏訪杳然。不得已。歸訴之。韓震怒。重考

解金人。悉下於獄。繫既久。吏哀額。願以全家易一身。出
 囹圄。不探真消息。死不曉也。韓素信吏。許之。至失金地。
 遠近審訪。絕無耗。如前。一日大樹下。見替而卜者。席地
 坐。太書於招者。專卜大事。吏異之。扣以失金狀。替者笑
 曰。速命人與我。待下落矣。吏喜。從之往。肩輿人聽替者
 指揮。左則左。右則右。皆巉巖山徑。無復人烟。已而夕陽
 在樹林中。時聞虎嘯聲。吏色然懼。替者忽喝輿人住。前
 指吏曰。請從此三折而東。入深林。則知金所在。余不敢
 偕子同往也。吏匍匐奔至。曲折殊甚。穿深林。果得一大
 庄院。為囑者所呵。吏以直告。問曰。若何事。饒舌。雖然。爾
 已來。侯春王登殿自訴也。吏隨入門數層。巍然臺殿。其
 奇。目時日已西。屏息簷下待。少頃燈火輝煌。樂
 作自內殿。幾半里。劍戟森列。侍衛如雲。非復人間。殿上
 一王者。童顏道貌。如老君。傍擁以羽幢寶劍。扶輦人環
 珮鏘然。王者呼從者引吏前。問曰。汝韓某命來索金者
 乎。吏惶恐。屏息不能對。王者曰。此處無義之命。頗多。盍
 引彼自認。繞道至一庫。則金銀與棟齊。吏認前所解金
 封識宛然。才啓也。復返殿上。仙樂再作。王者已退矣。侍
 者傳令。吏漸住。數日候回音。朝夕閉一室。穴牕投以食。
 將半月。吏悔恨無聊。欲逃無路。偶見室有小門。試入之。
 又一洞天。吏方徘徊間。忽腥風自墻樹落。血滴衣袂。月
 下詳。皆人頭及斷手。也。吏魂膽俱喪。急返故處。不

能成寐。約三漏。殿上傳吏出。則王者侍從燈火羅列如
 前。吏長跪聽命。王者曰。吾不忍累汝全家。有扎覆汝。王
 金不可得也。吏唯唯。從者授書。一力士挾之出。行小徑
 如雲霧。足不履地。將黎明。已至通衢。力士曰。第可歸矣。
 回視之。影已滅。吏跋涉月餘。歸成都。述其事於韓。韓始
 不信。吏出書。韓自啓之。韓懼失色。汗浹背。退即盡釋解
 金人。人皆莫解所以。後韓卒。其親隨人云。一月前有人
 韓臥內。截其髮。及枕畔印綸去。韓不敢詰。王者所封
 扎內。即此也。後遣人徧訪。迷其徑。不可得。案則雜說
 尤世成爲總兵時。在謁前道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
 少假。更謁侯司徒。司徒公論令勿長跪。相見如翁。子
 禮。世數歲。願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
 炮災。司徒公歷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
 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
 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
 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脫其
 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
 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北極堂集
 汝上有響馬肆。劫衆捕力。遂巡。見翁媪並轡來。識之。遂
 拜翁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婦朝泰安娘娘。何暇爲人
 擒賊。衆哀請。媪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衆喜。遂拜媪
 前。媪懷中所抱孩付翁。以已驢易翁馬。挾彈呼衆曰。

連隨來。騎如飛。鳥踪旋滅。衆馳二三十里。見媼縲繫。遇有擒。容車裝財物。若輩前往收還。諸賊奴。老娘已縱之矣。遂去。衆趨前林。果不謬。蓋老媼能挽鐵胎弓。以鐵丸彈人。無不立死。所乘又追風馬。賊衆素呼爲某。太太。開其名卽道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與過河南宋將軍宋。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容貌甚瘦。右脇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去。柄鐵相。環復如鎖上。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既同寢。夜半。客曰。我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應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手巾裹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而醒。則軒睡炕上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取諸響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又不許。是以贊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客曰。止。賊能且。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關處。送將軍登空。曰。

曰。但觀之。慎勿聲。令賊知汝也。時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滅策數聲。頃之。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烟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見叔子文集。

松陵周姓者。道登相公族裔。不自檢束。凡暇自。則負手井闔間。忽遇外來少年。相與泥首曰。我周之世僕。各三舍。飄零道路。今歸服役。周暗其眉目。英偉。語言次第。不類下傭。始拒之。因舍執禮愈卑。遂留住敗屋中。以示相却之意。舍了無去志。適因出探友人。舍亦隨行。見友人書室中。閨蘭盛開。磁盆檀架。嘆賞不已。舍云。奴嘗爲郎君致此。周以謔言。不答而返。詰朝。則蘭已宛在。驚馳呼舍。責彼行竊。損我家聲。言未畢。友人趨至。見蘭大笑曰。吾兄欲此。何不明示。乃作梁上君子耶。周以舍告。友曰。吾固疑兄素非可者。豈能輕信重耳。必有內飛。伯佐之耳。蘭不足惜。兄可暫具。還我輩。伏暗壁中。窺其形跡。周如約。論道。舍無難色。是夜漏將下。見舍懸衣而下。皂帔絳幘。左挾蘭。右七音。提如隄。鵬入。不暇轉。遂晨次。周密訊友云。靜夜無聞。惟一絲玄霧。始下檐楹。卽危。

霜雪使人戰慄不已。少焉乘燭就視。則甯已就之營所。不移毫髮。祇花葉凋謝矣。周歸。旋召舍語。若有術如此。自非無故相依。然稍為漏洩。禍及我。可速他圖。舍奮然而出。不知往所。西華外集

休寧程宗斗。弱冠好鎗棍。刑罰三千金命賈。宗斗携往河南少林寺學武藝。罄其家。少林例學成者能打散木。偶方許出寺。否則必欲去者。乃由側竄出。其宗斗既久。獨能打散木。既出。懼祖責。不敢歸。父遣人訪獲之。閉諸室。不令他遊。後父挾重貨。偕之往北。宗道遇馬賊。父懼其匿草間。宗斗獨敵數十人。皆辟易。擊馬。歸曰。神人也。其父子至山。宴而後歸。其妻宗斗

方半酣。偶聞門外喧嘩。急躍起如飛鳥。掠簷間。忽不見。率盜驚甚。少頃自門外從容來曰。吾乍聞喧。將試吾拳勇。乃下人噪雜不足辱一揮也。盜皆色然。恐急還其行裝。送其父子歸。其父亦訝甚。曩亦不知其技勇若此也。後恐其將入匪類。不令出遊。遂以商賈終焉。德秋集

吳騷奇

定數

人不思所以勝天。天數可乘也。顧地營狗。苟漏洪波而莫返。靜聽舊事。未必不困之。自決。烏必廢詒。

趙涓精爽。號為國手。成化初。有二善奕者。充供奉。上命二人與涓奕。以金合貯。實勝者。涓連勝。叩首領勝。兩人夜叩涓曰。吾兩人無他長。徒以奕事上。公今連勝。吾兩人。名成矣。脫再屈我。於公名不加增。而置吾兩人何處。今願以白金一笏。為公壽。明日對。伴北一局。小假。吾兩人顏色。感公長者。涓許諾。明日果伴北一局。兩人叩首拜。謂金合。則中貯錦衣。名御札。及一牙犀也。帝意本官涓。涓竟不得。帝歎曰。孰為天子能造命哉。非若者。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死。有子曰三。年十七。實甚。楊憐之。招入舟。既久。以其力勤也。妻之。楊夫婦無子。一女年相若。因以妻三。歲餘。三沾疾。日漸危。楊危。楊夫婦始悔。罵辱不絕。一日江行。泊孤島下。賊其拾薪。棄之。挂風去。三欲歸無路。痛哭將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真可救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列。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開我。僅有八大條。封鎖完好。不知為何。蓋盜所劫財。壘貯此地。三乃匿戈戟溝中。見江濱。適有他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

江濱。適有他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待伴不

至。可耐我去。舟中許諾。悉以大篋入舟。行抵儀真。問居
停至人家。密啓篋視。皆金珠也。卽其地售得如干。服食
起居。非故矣。既收童僕。復買妾。一日行過河下。揚舟適
在。三誠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云。湖裏買。懶重
累。細慮充挾。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不欲生。父
以強之更納婦。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仰視。女竊
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嘗之曰。見金夫不有
明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伴謂舟人
曰。何不向船尾取破鏡。鏡戴之。蓋三棄時。初尋揚舟。有
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雖如平生。而楊未
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怪。歸同歸三塚。有
幾合則剋劉六劉七叛人吳。三由金帛募死士。從郡別
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授武騎尉。
妻亦從封云。鴻書

張明經謁選。燕夜與一人聚蔀屋下。互問籍里。明經曰。
我武昌人。其人曰。我濟南人。又問。公既楚產。斬有巴水
驛乎。曰。有之。明經曰。公問此何意。曰。我始生僅一歲。家
失火。衆皆奔避出。獨遺我榻上。忽火中有聲曰。莫死
巴水驛。又若有賊遺火勢者。人因得入抱我出。今
恐選得此驛耳。及明觀榜。果巴水驛丞。明制制
浙江王子科。按察副使。端明胡公。副都御史。忠烈孫公。
新建伯文成王公。同榜。皆浙人。寧藩之變。胡公發其謀。
孫公殉其節。王公成其功。然當在棘園。有爲大聲者曰。
三人做得好事。莫測其故。後始驗爲寧藩發也。耳。蓋
真化都丞朱士容海。婦有姪。求夢於九經仙。夢人示以
科舉案。視惟一魁字。後果中男名魁。驗亦類其言。
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字二十。果其休矣。
果卒。文徵明父林守溫州。忽病。令人祈夢於仙。仙曰。孔
老人之言。卽是。明日有老人告曰。命解之木。其得板五
十六片。內三片朽無用。問汝何姓。曰。小人姓孔。公大駭。
唐子畏寅亦以詩向仙祈夢。夢人示以中昌二字。不曉
何語。後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昌字。詞曰。百年滿半。
來日苦無多。亦然而二公俱卒。年皆五十三。地吉錄
春明夢餘錄云。遠之正殿曰洪武。元之正殿曰大明。後
之國號年號先定焉。余謂明崇禎間築拱極城於虛溝
橋。前曰順治。後曰永昌。一爲本朝年號。一符闕賦傳號。

又聞父老傳到誠意對明太祖國祚之問云。逢順則止。國賊僭號大順亦何足道。實有本朝順治年號。若國額曰清朝鼎寧。清朝宿望。清朝柱臣之額。不一而足。豈非前定耶。

青川有廟。祠有其邑之街衢。丙戌丁亥間。有大帥督兵過而惡之。下令折毀。甫際一堵。即於中得刺刀一張。順治錢一枚。帥見大駭。乃止不毀。

驅睡寄

報施

正說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卓哉醇儒言也。行一事而先籌報。報君子與之矣。獨是福善禍淫。由來已舊。吾儕即不必因之。望報徒然。莫顧其後。而垢惡日滋。則又斷乎其不可。

江浦鄭氏。累世同居。嘗刻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弟。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武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二日前。堂榜因索朽壤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恰見經史。事聞。乃斬誣者。

青川有廟

順治錢一枚

十

與俱。本舟子。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楊子江心。會太風雨。擠一富商溺水。盡獲其有。歸乃棄柁。舍於揚州。建高樓巨室。收事生殖。以享富厚。俱後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如讐敵。一日里有所驚者。俱叩首曰。敢請大仙。何者。父子不相待之甚也。判云。八月風雨何太惡。楊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換。俱凜然懼禍。盡歸其有於了。遠竄。

野記

陸文定公樹聲。松江人。以大宗伯致仕。年六十。無子。夫人為密置十髮。誣日設宴。出為壽。公曰。更為我取百金來。金至。悉召其父母。謂之曰。吾老不足辱諸女。各贈十金為嫁資。使更擇婿。後隣家女。三許人而三擇死。里中

以為不祥。無敢聘者。公曰。是真吾妾矣。遂娶之。生子彥章。彥章及見其登進士。仕至光祿卿。公壽九十七。朝廷為立百歲坊。續非非錄

吳人王翰。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宗復辟。攻于肅愍。數言前二事之非。英宗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來歷朝章疏。凡留中者具在。忽驟風飄一木。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及南宮禁錮疏也。急宣翰來。以為復有賞賜。既至。上發前疏示之。翰叩頭出血請死。上遽叱出。誅之。慈惠百條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劫。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而去。初不問七人為誰。

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為莆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中陽譙之。其時商以資盡。自歸於屠。為奴於方道。見其待譙。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道出席長跪曰。我恩兄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至公廨。款月餘。贈千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擄費重營。猶不失為富翁。東坡志林

者付還。其人乃曰。我原三十錠。爭不已。相持至前。請推問村人是實。乃判云。死者三十錠。拾者十錠。斯以鈔也。可自別等。遂給野胡以養老。火心集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忽蒙至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眾曰。天榜至矣。開榜。榜一官唱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為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名。縣官應曰。其人放私。值迫死二人。人命。中坐者舉筆之。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中坐者舉筆又勾之。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撰寫詞訟。受害者凡幾家。死者凡幾人。中坐者奪筆抹去。唱名畢。中坐者令人各舉所知。眾舉凡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寫訖。糧戶醒而然記之。次日。領通關回。至盤陀驛。遇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名矣。桂不信。因述其事。及榜發集然。餘皆符所夢。巨案錄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刻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早。遷湖首金沙洲家焉。比隣鄉戚。情好甚篤。內何李有侄。喬家相依。受徒。喬工制果漿。徒者日眾。修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許五六歲。劉因執伐。以聘。明年庚午。喬歸。應試。欲娶女。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有期。喬同其人。能口誦。即饒矣。奈何捨愛。

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為計誑焉。謂女當夜登舟，而已當送半道始返，實則庶女，許與劉，皆問識焉。舟歸，則以爵士，鄉會歸，則刑部郎久之，雖守成都，便道還，過初省，魏貽段父母甚厚，而為禮甚恭，段女適蕭子，敗蕩日負，而羨廣者，雖高華，鬱鬱病卒。

譚元春，字友夏，楚人，父官客襄陽，舟且發，忽聞岸上悲啼聲，急停舟問之，則里役失遺多金，無以償官，欲赴水死耳。譚慰之曰：若金故不失，隨取一大函昇之。其人曰：此非吾金，安敢取，謂曰：第將去，後丁卯歲，元春夢神告曰：宜自策勵，爾父喪，屬事發矣。元春驚寤，以夢告母，曰：大人得毋有不善事於襄陽乎？母為具述前事，是歲，行國寺所書，卷十，鄉薦第一，不可不錄。

橋李有盛周者，號文湖，登嘉靖間進士，嘗為諸生時，人或以讒言污其妻，盛不察真贗，執持劍殺之，自鳴於官，官曰：烈士也，不賞之。未幾妻見夢曰：我實無玷，若用讒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累官至都太守，夜閱文書，有縊死事，盛語閹宦曰：縊何能死人，我請試之。遂用組縊自繫，踰路橋上，懸諸梁，閹宦乘其懸也，取取倚却走，無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閹宦歸家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閹宦之生日，乃盛妻之生日也。庶右編。

姑蘇有潘姓者，掘地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某，其

兩州出也，年尚稚，乘其病，投毒餌中殺，李生，其名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人貴為國子生，司成，姜鳳阿，覽牒曰：何名潘城，為增一盤字，父奎聞之，甚不樂，已而毀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毆之，死，蓋壁再生為壁城云。全上。

萬曆間，京師有陰與姦婦期奔，尚慮其夫在，因跡夫所往，誘至僻地，縛之樹，拘其項以死，仍爪出其目睛，有白髯翁治之，納其睛，還口，而舒其項，使活，歸語其婦，婦亦感悔，嗚官抵罪。耳。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賄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籍船底，已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滅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皆余英物也。野乘。

萬曆丙辰，進士韓某，父為顯官，曾入一尼菴，見一尼色最麗，心動，他日以內人饋之餅，尼不知計，食之，繼韓趨人其菴，竊其和服，以戲於旁，尼忽醒，覺其故，笑曰：亦何至若是，晚當與君作伴耳。韓信之不疑，遂去，頃之，沐浴對佛，繼死，持韓尚無子，甚忽懷孕，生男，稍長，聰穎殊絕，年十六，舉於鄉，明年以春闈試京師，一日提音至，親朋稱慶，又一日，見家僮囚服號哭而來，詢之，則新貴者已死矣，韓痛絕，再進，詰其死時狀，僮曰：公子將死時，忽夢漢語曰：吾豈真韓公子哉，乃某菴尼僧，死生其家，受

一第... 7 反... 下

他恩愛幾矣。以償夙冤。自誌於帝。朝其嗣。其詳則此語。驚恨而卒。附錄錄。

萬曆中焦某。以江陰小吏。遷楚中典史。遷府知事。離任。江陰有一小僧。募金六百。布施會陀山。附舟而南。焦忽萌惡念。擠僧於江。有其金。忽見僧從水出。曰。若害我命。則亦已矣。金乃十方所施。不可得也。自是日。夕見形。焦憂懼得病。寢興不安。抵家。病劇。諸儿祈禳。無所不營。而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時焦歸且一年。囊中金亦盡。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中堂。問者辭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化。有事見汝。焦方負牀呻吟。妻孥環泣。復聞此僧來訪。大駭云。索命。變幻如此。不如速死。遂

奪刀自殺。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矣。謂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於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葦。遇漁舟。杯脫。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會陀償願。因過江陰。知君有此異疾。特來為君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無意索金。舉家聞之。羅拜。欲製衣履相遺。因不受。僅享一飯。使人跡之。果乘舟而去。自是鬼形遂絕。焦疑不釋。少日而殞。焦之子。方應孝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走江。下跳浪中死。秀水姚思仁。萬曆間。巡按山東河南。殺賊頗多。忽病中。被攝入冥司。主者詰曰。爾為御史。何好殺如斯。姚曰。生為天了。執法耳。非好殺也。主者曰。此言過矣。凡為人當

寄園寄所寄 卷一〇

皇上天好生惡殺之心。王刑期無刑之意。今爾不以哀矜勿喜。自悔。理應受罪。姚曰。固也。當兩者凶荒。某曾上疏請賑。所活不下數千萬。獨不可相準乎。主者曰。此爾幕賓賀煉然之所為也。已註其中。年富貴矣。姚曰。爾雖賀作。疏由我上。獨不可分其半乎。主者乃依言。令其生還。賀以秀水人。少年家貧。從姚於官。因見凶荒。特作疏稿。勸姚上之。後賀年四十。登第。累官家宰。姚亦官至工部尚書。全上。

虞升卿曰。吾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其中豈無冤者。所以二十年。家門不增一口。子幸亥平交山。列今三十四年。側室雖多。未生一子。免歸咎於當年之勦殺。懷思處公。心為憬然。然值交城編審。故絕病逃諸丁。捺除俱盡。未曾一徇情面。此又予之可信於心者也。

中書舍人承嘉趙士禎。為匿名妖書。朝廷緝捕之。急。編衣百戶崔德。緝順天。燹生燉生光。并其子其妻。鞠之。生先誣伏。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遂子。太監陳矩上其獄。移刑部論斬。上欲加等。以謀危社稷。律論磔。妻子成邊。後士禎疾篤。自言其詳。肉碎落如礫。貞勝編。

以死後沈出... 劉理順河南人... 家媳於遠商... 遂作商人書... 其子果歸... 具明年甲戌... 企壇于中丞... 都憲歷十有... 志居官或刻... 而人重罪者... 也。後屢入人... 二子皆不肯... 如是。妻曰... 竟絕嗣。虎右... 鳳陽倪秀才... 貌莫寵於至... 公而專內柄... 值主母患痢... 緋桃欲乘機

難之。謀於靈... 忽夢中自言... 曰未嘗有言... 欲治耳。即取... 紫潭李翁... 帶。後浙有孝... 見傳殮小婢... 與偕行。後孝... 子。獨此姬生... 翁媪甚。潛屬... 歿已久。家亦... 建陽。經都下... 以聞於夫人... 冠。具羔雁謝... 泣曰。能高貴... 兒女有外家也... 效功績不合... 陰以册示李... 合。待變候。今... 在焉。相者稱... 監生陸萬齡... 更有一張生... 欲上疏以忠... 賢與孔子金... 身入國學自

稱見子路繫之。遂死。

寧波府庠王錄當貢。其次為李循模。李素無行。百計廣
術之。王不較也。李入京。資緣嚴嵩門下。求順天訓導。嚴
論銓曹許之。於是揚揚自得。繼去至順天府學。登其堂。
窺其術。徘徊良久。學役帶詣之。李大聲曰。吾不數日。當
坐於此。鼠輩敢無狀。則諸人乃奉譯於吏部。文選大駭。
亟易廣西一小縣。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粵。明年
王應貢就選。乃恰得順天府訓導。臣鑒錄

宋之蕃未第時。夢一神曰。今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
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
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
寄園寄所寄卷十

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以為夢境渺茫。明夜。父夢亦
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
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不可不錄

松江諸生袁燦若。丁丑進士定第也。十五年。夢至一所。
見歷代創業主。會議革命。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
地。嗚咽泣懇。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我所能主。當往
問建文皇帝。燦若流汗。背而視。後不絕。其
方崖趙公。談其鄉有為州牧者。因庖人具饌。失一匙首。
遂斃之。杖下。後歸田。費積頗厚。乃構一堂。而栽雙桂。即
扁之曰培桂。因手識云。已酉堂前培桂。他日子孫必自
折桂之手。一夜坐堂上。忽空中憂然有聲。如鳥吻物。柳

地。燭之。乃一腐鵝首也。其人咳汗。未幾。即病逝焉。自是
家零落。至嘉靖己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
桂也。計其扁堂之歲。僅一週花甲耳。崖右編

萬曆丙戌間。京師有傭工之婦。先與衛軍羅姓者交。席
呼為羅長官。後以隙絕。婦久曠。慙動。乃擇葫蘆。澗之。
每寢。執以自娛。快意處。亟呼羅。為羅長官。鄰人聞之。
以為羅君復修好矣。鄰有惡少年。素垂涎於婦。謂之不
從。恨焉。適傭工夜歸。與婦寢。惡少不知也。意其獨宿。故
無斧。挾利刀潛入。將刺之。捫枕得雙頭。誤認為羅。怒甚。
連砍之而去。事既上。有司不能決。鄰人曰。前此每夜。其
婦必呼其舊好羅長官。然但聞聲。未見其人也。官以羅

寄園寄所寄卷十
始姦殺人。當重辟。羅極稱冤。竟不自白。惡少歸。嗟嘆不已。
妻聞之。備述其故。妻亦與一人有私。其所私者。正避匿
牀下。計欲殺惡少。而取其妻。乃以所聞語鳴官。惡少竟
得罪。而羅長官乃釋。 義應錄

上海朱某。初投潘尚書為家人。後其子泮遊。入謝于公。
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
也。即檢其囊。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以荷洪恩。須
當報効。為微心事。潘曰。我富貴已足。何煩於汝。朱懇
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賢
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
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

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頽。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緝雲鄭廣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為兵火所燬。躬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鳳。載。相繼登進士。今人惟知崇禎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泰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汪學卷偶筆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裔散落。縣為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為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縣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皆。屬。寄。清。卷。十。

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眾。皆頭帶包角巾。原於書上方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攫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全上。

儀真諸生陳登睦讀書資福寺。有盜入其書室。陳飲歸。遇之。拔壁間鈍劍砍盜。盜跪哀求云。存老母。乞恕饒。陳時已醉。猶連砍數劍。盜負痛踉蹌。行不數武。死於寺後城脚。是科陳入闈。謄寫已完。文甚得意。忽見一鬼汚血狼藉。以手急拍其案。現滿墨漬卷。遂被貼。自後每入闈。鬼輒來擾。如是七科。終不得售。全上。

孝豐吳南山翁。居常好教責人。無所回曲。里惡少嫉之。如嘗有施某蓄盜刺公。公常適邑。邑連多山盜。因匿險。聞以候。公至其地。馬忽小蹶。因厲聲曰。汝害我乎。盜以為知己。遂不敢出。他日又如此。何公。公忽半道反。以心。有他故也。然尚過施宅。啜茶去。盜又罷。以為未至。而施又謂過已。皆以為神。他日盜以實告曰。公真大福人也。某亦降心矣。耳。某

金陵人楊公參。以參藩鎮廣南某郡。訟庭大雨。忽自天墜一物如球。皆海波所成。坵之得人。若目冥。楊飲之。活曰。我某郡邑村民。與其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乘繩其上。忽得三珠。其一夜明最大。兩手握之上。復。寄。屬。寄。清。卷。十。

取二小珠。繩忽斷。隨流墮潭中。潭中反無水。龍所噴。吟其背如馬。龍亦復覺腹飢。因龍自舐其背。涎亦。之。遂不餓。但無奈淵淵味苦甚。而縛裹其身成球。迷。且死。雷動。龍起。揚舞青曼間。身隨之。故墮此。公遺。捕之。某某與大珠俱在。蓋恐探者上。當得大珠。而五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斷。一訊吐實。抵二人死。而大珠還。探者。全上。

許少司馬孟中先生始解吏部郎歸。盜入室。發案愕然。如洗。乃恨其廉。縛置几上。而穿几作孔。火炙之。傍一盜獨曰。廉自其天性。何苦。趙公為得解。先生已屬。其人。東挾先生送抵江上。俄而盜獲。先生困沙背。忍死命赴。

邑庭人莫知其故。先生指所屬目盜曰：是恩我者，不然死矣。且據地稽首，故是盜獨得活。沈元君典其尊人憲使中盜，一無稱者，則其婦女一室，戒羣盜毋得入，旋亦獲。殿元即造邑堂，稱盜無稱者得釋，盜出問故，曰：爾非開婦女室者耶？全上

金沙李太青為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娟媚，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禎癸酉，李不賢，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日矣，來謝姑，復與婢拳拳再訂，羣以為盟必踐也。比甲戌冠南宮，與妻謀之，妻大憾，遣人詰責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縊死。李官禮曹，當入直，輒私携妾扮家儻，入宿禁省，一夕忽見前婢，

寄園寄所寄卷十

披髮過其前，李不之微，漏三下，方與妾交，婢憤激，怒呼，傳他旨呼李，李心虛，以為携妾事泄也，遂脫陽死。妾處上，人以爲婢索命云。事詳

休寧汪應鳴，少客襄陽，充團練守江，孤旅游行，偵者輒疑爲賊間，濫殺甚夥。一日二賈自蜀來，足沾尼塵，有速行色，寧曰：賊也，揮刀欲斷其頭，汪止之曰：焉有不問而枉殺之者，請而獻諸官，鞠之，則往來貨買帳，自擊擊，果民也，引獲之牙儉，多有識之者，二人得免死，匆匆去。未及問汪姓名，未月餘，流寇奄至，沿途慘戮，汪逃避江上，烟水茫茫，無有渡者，急呼蘆中舟，皆不應，忽舟中有人，伸頭偵之，認其爲汪也，渡之去，即從前免死之二賈爲

又嘗負不平，爲人訴於院，未濟江之前一日，辰中聞有號呼而哀，詢者問之，則遺客臥病垂危，囊盡而店主入避之去者也，江柳然，謀解其囊以附，而心留已事，至中途不能前，遂停驂以待後件，又明日，乃濟舟于日，始午此時，狂風驟作，渡者覆溺無數，若非來魚腹矣。人

鏡野狀

房師成夫子，辛衝之西安，余與同門胡道南，張青乘方月江，諸君在謁夫子，時山寇初平，有擒白蠟乘至者，立斬之，一日東方爽，適轉一少年至，哀泣求救，衆不顧，余憫之，竟代訴其枉，得釋，少年感活命恩，服勤寓所，爲子變，問其姓，姓也，未幾余返新安，少年欲從，寄園寄所寄卷十

余歸，余却之，登舟垂淚叩首去，越二十三年，甲寅，盜蕩，入新安，余遠出，先大夫以不肯降，舉家被執，繫繫蕭寺中，時授僞職者多人，竟不一顧，忽一賊將至，與賊帥語甚久，帥悔之，賊將竟來，進初志，守軍碎易，先大夫同五弟二兒未拜，賊將先拜曰：吾特來相救，無他意，三公即吾恩人，昔年在衙事，當知之，遂解全家獄，而去，先大夫舉家拜脫，即衛之，少年也。

順治初年，京都一賣水人，趙冠，冠未有室，同輩人欲其爲之納聘於人，市中得一婦人，以廿金買歸，及合衾，夫其崇之，乃白髮老嫗也，遂曰：以少配老，則在也，

驅睡寄

方抄

醫雖技術人之生死繫焉可忽哉丹經不勝讀矣簡便而立驗者常付之中書君倉卒有觸未必竟為無補

凡中風中暑中氣中毒中惡乾霍亂一切速暴之症生

姜自然汁加重便調服立可解散詳詳新州郡境有藥人呼為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比昔

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頗異自謂即斃得吉財

數十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有遇毒者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藥凡人遇毒夜中

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故云潛取或云昔有里媪病

蠱其子為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母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什於地其子又告縣尹縣尹固令飲之果愈世中蠱者亦有神若

二豎哉投荒錄蠱毒一本作妖術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下則服鬱金

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興德侍郎燕為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升世

外集病時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熱爛為度

寄園寄所寄 卷一〇

湯置器中開一版其上坐以蕪之候湯可下手擦苦蘆頻頻濕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子使宜府時曾患此疾太監弓勝授以此方洗數日後果見効故記之蘆一作苜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致剛雜記

瘵時疾者服大黃良陳宜中嘗從夢中得此方夢神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惟服大黃者生事見宋史說傳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精記室

洞庭賀澤民按察雲南時分巡騰衝等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股發熱有監生殺犬煮餽之令空心态食飲酒數

寄園寄所寄卷一詳詳益即去瀉瀉少候清利其脹漸退蓋大肉能治瘴也客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澄懷錄

魏國公徐鵬舉老而御女不衰人傳其術以好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而寢過夜則煮食之蘇潭

淮西士人楊勳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聲言應答腹中輒有卜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

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勳如言讀至雷丸蟲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

愈述齊開覽

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為古今未發之妙。殊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煖蓋足。能息心。自廣月

藏書之家。書冊或為雨漏。及途路水淋。所漬者。皆可大瓶。中蒸而蒸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壓平處。遠乾色鮮。微漬而畧無損壞。王氏談錄

以鐵浸水加礬。以白筆書之。拖墨視上。則礬不受墨。成白字。又以此書紙上。不見字。浮水即見。舊傳烏劍腹水立券。夕則不見。今試之。先書時不似墨。但變色耳。中履

曰。以椰汁磨墨。拖礬書之。紙。物理小識

奇聞寄所寄卷十

方抄

上

兒吞鐵針。以乳香荔枝朴硝為末。以大豕脂入鹽和之。吞下自愈。若碎鐵。則用皂莢礬砂。雷斅曰。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神砂應即礬砂也。王少夫言外域收糞。舌駝。便能吞鐵。一方以礬鹽漬針。而以負革脂鳳仙子香。之。因笑羅什無乃出此。何子元曰。鐵鍤煨金銀多年。以槌兒角則一文破。鐵中堅塊曰核。入香油則核散。福鐵皆現也。筆蘸白水周書。擊之隨書處斷。此理亦奇。全上

年疫。穿一井飲之。可得無恙。此仙人蘇耽之言。案流。禮儀志云。夏至日。澹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疢。則孰言非無徵。論備

治寒氣腹痛。除危篤者。急飲熱酒。外用葱熨法。葱白

碗粗一束。麻繩纏住。切去頭尾。留中一寸厚。放在臍中。上蓋片布。以熨斗貯火熨之。令熱氣入腹。葱壞再換。以汗出痛止為度。蘇諱

病身赤者。乃陽明經胃火上炎。一方。只食鹽一味。研細。每晨起。撮少許擦齒。噙水蕩漱。旋吐掌中。搗以洗面。行之月餘。而鼻色復舊。且有益於齒。全上

口瘡無問新舊。遇夜臥。將自己兩舉九。以手握緊。左右交手揉三五十遍。每夜睡覺。輒行之。愈於服藥。全上

凡產後不問有病無病。即用童便好酒煮熱服之。百病不作。全上

小兒急慢驚風。痰涎壅盛。塞於咽喉。其響如潮。名曰潮。奇聞寄所寄卷十。方抄。上

涎。但用金星礞石。火煨過。研細末。入生薄荷汁內。少加蜂蜜調和。溫水服之。良久其藥自裹痰。從大便出。屢試得效。如慢驚症。少加青州白丸數粒更妙。全上

萬安張振山開河。夢神與之方曰。以桐油石灰與黑豆末燒石。則熬之甚易。因用之驗。智按以硫燒之。其石亦易碎。物理小識

蕭上粉被黑。或硫烟熏。以石灰湯藥洗二三次。則色復舊。申通曰。周江左言。用枇杷核洗書上。蠟。鍾浸滾水。冷定洗之。則蠟氣垢汗盡去。亦可皂角。又須急以清水淋去。枇杷核皂角之餘氣。全上

熱弱。侯筆乘言。夏至石灰收百草方甚驗。愚行曰。百草

霜止血。但嫌其黑耳。惟以生半夏末。與製過松香。混抄。敷上。即合口。以半夏力。得不知痛。全上

近峰間略曰。稚子誤吞線鱸。胡僧教咬餒糖半筋。果從後出。僧曰。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出也。全上

誤吞釣魚鈎者。以其鈎絲穿兩口向外。更以光滑念珠穿其絲。如索然。逼入喉中。其鈎脫肉為兩所繫。因念珠之路。相承拔之。即出。吳氏八林

青梔子實。曬黃。能消白蟻為水。濕活樹去皮頂。繫數注桐油。豎置一二日。水盡去。以為梁柱。蟻不生。或用青梔煮柱本。惟中柱不可煮。煮即非水。馬教思曰。血忌日

五更斫松柱。无白蟻。或斧敲云。今日血忌。蟻自去。中惡

寄園寄所寄卷十

曰。養竹雞柱下。白蟻畏其聲。中通曰。白蟻必由水上。蟻乃能食木。松易受水。引泥作路。杉木受水易乾。故蟻不上也。一種蜂鑽杉木。須以烟熏之。物類小錄

凡入山。率白犬。白雅與隨。則藥寶。開出百步外。口呼靈

或呼林林。央央。則無恙。一作林兵。又曰。入山。默念。能

友。即不見。狼。他。默念。儀。黍。即不見。虎。指後。裙。三。摺。攝。履

間。則蛇不近。得。虎。光。入。土。之。白。石。佩。之。凡。渡。江。河。朱。書

禹。字。及。手。書。土。字。除。驚。恐。行。山。應。述。掘。鐵。蟲。一。枝。於。手

無。恙。猴。即。上。歸。又。神。廟。前。左。肩。隔。骨。人。穿。以。行。則。不。迷

乾元亨利貞。入呪者。推此可知。北齊權會乘驢夜行。忽

二人引之失路。會怪之。謂易經上篇未盡。二人忽散。陳

徐陵病篤。子榜。燻。香。煎。謂。孝。經。三。曰。陵。疾。豁。然。愈。全上

凡人瀕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丹龍外集

張甲僑居司徒蔡謨家。遠出數宿。謨晝眠。夢甲云。暴瘧

心腹疼。腹滿不得吐而死。所病乾霍亂。可治。而人莫知

其藥。故死耳。但以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耳。謨覺探

之果死。其後有乾霍亂者。試用。輒愈。客中開集

栗惟兖州宜州者最勝。一球數顆。其中扁者謂之栗核。

能治腎虛。腰脚無力。以袋盛之。風處俟乾。每旦吃半餘

顆。或吃猪腎粥助之。久必強健。蒸風乾者勝於日暴。而

火煨油炒。勝於煮蒸。仍須細嚼連液吞嚥。則有益。若頓

食至飽。反致傷脾。蘇子由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

駢睡寄

仙

僊術世往往有之而吾黨鮮不之信非執也親疎骨肉一切無存雖化鶴歸來何益哉然必盡斥之曰無則吾不取

明太祖兵行帶周顛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間大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風不行便無風於是軍以舟薄岸派流而上不一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半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廬山通志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歷遊江右得太極數學談禱禱多驗時天下大亂歸

隱莫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徽壬寅正月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子定豫章兵不血刃生民自此甦息否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鐵柱觀災祇一殿當存耳四月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自是寵愈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七月平章邵榮奏趙繼祖伏中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五月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此行如何中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兩重之語皆符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出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

寄園寄所寄 卷一〇

如備者者其樓建於外咸恐為漢陳友諒圖據蓋三月不祥七月終習止舉兵伐之召問中對曰五十四日當大勝亥子之日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以命巾舟行舟次孤山無風勿能進中曰以願習洞之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進彭澤湖已丑轉湖中之康郎山忠武王遇春潛入敵舟數四面之命以為不可拔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康郎山與南康小異耳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彗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

寄園寄所寄卷十
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獨介寡與人言善戴鐵冠因號曰鐵冠子云景廉文集
永樂間廣信永豐有丐子寒暑惟將破衲臭味不可聞懸一燈餅行歌於市自稱曰貧子洞宮宮前有米買常施以錢一月來乞而買兒且厭煩來鄰一錢與之誤墮街心石上貧子不拾但以足趾踏錢入石沒輪貧子故宿東嶽山頂早出晚歸風雨不問買錢踏錢事往尋之已死矣為靈葬後十餘年買為縣所役解銀指司居半月不得報膳食盡大窘忽遇貧子於章江門曰汝死矣尚在乎曰未也公今日得勝矣買言食盡矣貧子曰得勝時求就我往果得勝就貧子貧子喜以雙履使開

目行。誠聞水確聲。始可開目。必永豐。始有水確也。行數刻。聞水確聲。果抵縣。投牒。令大詫曰。潘司今晨所發牒。何以遽至。賈言其故。方知是仙。為建昌仙祠。守金公銑。令人覆墓。地內惟石刻貧子像。上有歌詞。自往行歌於市者也。此石尚置祠中。街心石為金公携歸。錢在石內。

龍虎山二十七代天師某。進香武當元帝殿前。預戒道士曰。必我先香。始令香進。門未啓。然三晨皆有香。先之天師怒。繫道士將治之。忽神座下一穢人出曰。香自焚。道士何罪。天師視其神采異常。下拜之。即命釋道士。穢人不顧而去。曰。我姑蘇裴慶也。當與君會姑蘇。天師

裴仙皆曰。此瘋人。常寄宿狗竇。狗圈中。臭不可聞。且出乞食久矣。其邑令速其家。至一婦一男子曰。裴慶久歸。問男子為誰。此妾相。何以衣食者。令人怒。男子曰。他人婦可有乎。大驚之。天師已去。姑蘇前途。道中慶在焉。天師長跪。延之。益畏。浴於泥潭。天師跪不已。慶忽躍起。踞上席。大噱曰。子何以有知耶。故擬以臭穢。天師直舐之。相與談。終夜。天師長跪。涕泣。願以瓢笠相從。慶曰。木也。三年後。僕我於鹿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慶果歸。捨棄。數石。自入寒其門。火自內發。焚訖。裂焰中。人猶見慶騎白鶴升天。天師遲於鹿峰。需慶果至。

携手金夫。莫知所之。

默寧王沐英。征八百息。經露頂山。山頂有石壇。父老相傳云。古有赤羽仙。成道於此。道成之日。太華少室。夫人帥仙。官降壇。設金臘。果木。陵子食之。餘藏於櫃。今壇東石櫃是也。英極力舉之。櫃忽開。內有朱字四行云。翁臺方龜。神驚鬼驚。辟食其力。海東沐英。益異之。遍視櫃中。有木陵子三枚。似棗核而青色。英吞之。自覺身輕。力盛。及平八百息。婦就於山上。石刻紀功而還。遂鹿記。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呼柳毅井。其井中。有人王某。與友人同遊。酒酣。因吟曰。梅花垂蔭碧欄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若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獲龍鱗。

寄圃寄所寄卷十

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隔烟。却前遙吟曰。梅花如雪。晚風清。迢遞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跡。杳不可質。明欲開地祠之。鋤下。然有聲。得一石碑。龍井神女祠。因建宇於其上。留青日札。

王禿子不知其名。亦不知為何許人。嘉靖時。游於縣。至玄元觀。人見其髮脫落。皆以禿子稱之。行止。唯持一茅藍。中置破垢補綴布數片。及一酒葫蘆。終日酣醉。已中長者。多與遊。時拉飲酒。皆取辦於藍中。人咸異之。忽別去。寓縣北山村。諸惡少素其術。而不得。遂推殺之。倒寒荒原中。數年後。縣人解使馬赴京。於菜市街遇見。時

慶冬嚴寒。止着一破布衫。眾方驚愕。王笑迎之。邀衆入酒館。痛飲盡歡。於邑中人無不注問。且曰。有奇錢取以償酒直。東走不百步。入北小巷口。卽出。負錢二緡。歸付酒家。忽不見。人始知前乃尸解也。又十餘年。有人於易水山中草菴內相見。道寒暄。自後不復知其所在。涿州志

王水部伯安。正德間言事。謫閩中。過溪。舟獲錢。危時有漁人泛溪中。拯之上岸。方徘徊間。適遇一道者。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棄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宇已知誇令德。皇天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如對清樞酌酒尊。詩話

太和山有仙人三四。大瓢李其一焉。郢中守閩人李某。其曾孫。按家譜。知其年百三十餘矣。屢欲謁祖。未能。後以檄往。而黃岡葉掾從入洞中。柎係。拜牀下不休。仙人不令止。亦不言世系。曰。非是。已令李公坐。下食。僅飯一盂。豆一器。李公請飯其符。曰。飯不可得。且食以豆。然可免疾矣。李公欲屣乘袍。笏。挂搭相從。仙人曰。不可。公貴人也。自此皆榮擢。第記吾言。大司馬命不可非。後果累擢。及拜大司馬。公乘其章。代爲丁公汝。與庚戌之變。喪元東市。耳鼓

山左利津縣有李神仙者。刑部尚書李化熙。初登進士。謁選。問之。寫一湖字。後掣簽得湖州府推官。及晉階太保。歸日。神仙來見。求遺資。太保曰。吾清風兩袖。何以爲贈。神仙曰。前月某日。公命小鬟携白鏹若干。置於中。以手戲其雙足。易言無也。公笑曰。吾欲觀神術。聊相戲耳。遂厚贈之。梅池小史

永豐玉灘。有村民費姓。業板築。暇則捕魚。一日携魚歸。道逢三艷婦。盤跚行。以爲大家婦。避道左。婦顧謂將魚來取錢。逾大松嶺。至其家。兩日爾款。遂成居室。忽思家歸。尚爲人板築。自是往來。婦家七八年。顏色豐腴。絕不饑。亦常持其家華衣美食。歸則烏有人與偕往。至其奇園。寄所寄來。失民所在。其家級長線於其身。以觀其所往。線自門隙中出。無礙。至曠野。繞樹而止。萬曆丙戌往。始不復歸。耳鼓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泰。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爲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元妙觀。弟子甚衆。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收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祕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瘥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瀉作符。以授之。曰。謹服之。及家而後啓。其人易之。曰。何

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
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屋中，婦
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禱
毋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祥已，遂強設
於里塾，又令黃冠舉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羣兒
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去氣生，其上滂
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
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眾曰：然，雨乃止。江陰旱，
民周氏請禱，道修在視，困廩甚侈，怒曰：彼固求禱已耳，
且為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為富不仁，請焚其廩，火
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
寄園書所寄卷十

曰：王道會亦禱雨，平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如何，
雖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
去，遂即左，道修在右，少頃雲歸於西，東望皎然，雨忽大
注，道會大慚，神驗甚眾，不可測也。居常忤兒意，每受詭
不至，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且其人於松陵長橋
上見之，異林

邵道人蜀人也。年七十，善治病，令病者張口喘氣，即可
活。日諸弟子置飯病者前，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
咒，已起，尺摩病者口，疾矣，脫不可活，道人即趨出，病家
以死日請，出指示曰：如其數，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
始，活一人，取布尺裹納裏完，勿取也，飯道人無問多

美惡，道人喜飲水，冬月冰，道人書開，濕地，解項之，利潤
而紅，汗發，下，舍世父患，歷病，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
曰：此祟也，若往聘某氏，謂其女，隨將更聘之，女慚，終死
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過我
三日，解矣，三日，為祟，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將歸一
日，令設几三層，其上，諸弟子始悟，環守之，夜有，兒
伺其息者，夜半，霹靂，陰，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
聲，弟子震，伏地，天明，起，問道人：死矣，道人曰：
順城門外，彭二，新，婦，以子死，將棄之於橋，而哭
甚哀，忽一，道士至，視之曰：兒未死，何為棄之，婦曰：何以
得生，曰：汝抱歸時生矣，婦不信，道士因書字投之，謂封
寄園書所寄卷十

甚固，曰：汝子壽在其中，但不可開視，不然，不祥，若此，時
不足憂也，婦投訖，抱死子歸，果即活，大以為異，偶向日
微照其封，內書隱隱得十四字，以為壽十四也，又照之
十四字上，若有二字，以為壽二十四也，至壽三十餘，始
病卒，疑封乃萬曆二十四年也

余座師金，漢，蔣，虎，臣，夫子，以詞林，粹，學，順天，廣，熙，辛
亥，告假歸，將抵家，登岸，開步，忽同一伴，遁去，從者，隨
訪無踪，舉家驚嘆，莫知所向，癸丑，子，字，交，城，忽，傳，有
自蜀中，峨，眉，來者，以夫子，手書，遺囑，見賜，即前歲，從
遊之伴也，因悉知夫子，出家，峨眉，以是年，癸，丑，來，易
黃，臨，終，辭世，有，偶，倚，然，猿，鶴，自，相，親，老，約，無，端，潤，然

塵早向獲湯來避浴。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地地堪堪。
中事。妻子枯骸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終。生生常自
祝能仁。羅公約齋撫蜀。上其事於朝。子寄羅公還觀
反。蓬啓。摘其中數聯。填闕邸報。驚徹座主新囚。更奉
綸音。感大中丞厚誼。太抱築場私願。幸聞易質遺書。
二十三年。終帳虛設。八千里外。自馬難前。可憐雲水
遊踪。常傍玉壘。何忍關山夢路。遠近金沙。夫丁全水
地今伏乞詳記。日月兼書。何詞山迴素旄。救護喪事。
水道丹旄。旋旅和龍。頽山壞木。環泣及門。宿草陳根。
奔流故友。羅公歸吾夫子。樞復子有啓。以秋。子赴
金壇。娶真夫子於西郭上庄。以夫子遺囑。面繳世。死

賦詩四律。

平望里有楊碩甫者。父遠客。遇盜。被刃者三。幸不死。楊
聞之。亦引劍自斫其臂者三。筋骨俱斷。家酷貧。或以歲
八金延課子。未一月。其寡娥病死。無子。楊丐主人貸四
金爲買棺。至不可。楊怒拂衣去。正惘惘間。忽道旁遇一
叟。野服古貌。謂之曰。二十五里一株松。爛却區鞋。此是
踪。言畢。竟去。楊頗怪之。姑如言往。果見喬松下。盤石上
有爛區鞋。發視得四金焉。即取以殮。然楊竟失館無聊。
志在訪前叟。於山林幽遠處。嗚求之。不數日。果見之。語
楊曰。吾姓松名年。與若曾大父同遊於庠。當時姓名。不
足爲若告也。遂挈之入山。行約百里。見長松數百株。茅

屋三間。四面無壁。而風雨不入。中設石几石凳各一。有
小童侍側。默不發一語。非無警款聲。每日午。童淘米一
盂。進松以指割之。中分爲二。飯熟。終不相雜。松與童食
其半。楊食其半。飯極香。不滿半既。然食之。竟山夜不飽
亦不知米之所自來也。飯訖。各跌坐。寂然不動。楊夜欲
睡。命藉松葉而寢。雖隆冬。亦不寒。松衣青草鞋。左袂恒
下垂。不露左手。楊竊窺之。見必手掩腋下。無名指甲長
繞其腹者七匝。留旬日。語楊曰。若可去矣。若貧。但可賣
筆爲活。與若十金。往湖州。以二錢買筆十枝。至常熟賣
之。可得三錢。一往返。得利五金。足以贖若。無利不可浮。
筆亦不可過佳。必於常熟。勿他往。若自後。可易名曰賀
寄園寄所寄卷十

公遠。慎守吾言。可常至山中。稍不如戒。不得見矣。楊嘗
酒。謀。人皆曰爲癡。伺其入山。爭書事。訊吉凶。松不視
而盡焚之。留旬日。或一月。將出。松以指蘸水。於石几上
作字。小童以楷墨。謄寫封固。而雜投之。比至。隨探。饒而
應之。無不奇中。不可殫書。乙酉丙戌間。忽語楊曰。吾將
往粵。西若勿更至。楊是後。違其教。從事於買家。以大殖
多。置妾婢。修容成御女術。不敢復入山。有違者。惡之行。
則迷不識道矣。時臨桂伯。公撫粵。靖江王作難。因臨
桂於舟中。欲餓死之。每日午。於船板下。出香飯半甌。食
之。竟日夜不飢。如楊所說山中事。凡三十五日。靖江敗。
乃得解。邑人訊其貌於楊。肖像祀之。稱曰松祖。劇者集

客約益四十餘。客戲尹曰。公能盡之乎。曰。能。須臾。噉之盡。孫臬秀才曰。某伯父接尹於市。市有擔瓜賣者。某伯父戲曰。公能盡之乎。曰。能。即買饋噉。瓜立盡。無餘也。南戶曹李員外。乞子告。一日辰刻。尹見李僕於都門外。僕曰。命已下。至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報李曰。蚤見使者言。已得告。盡。趣裝。僕還。質問果然。則道里三千。往來特一飯頃耳。某御史當仲秋。杜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叩門入。蓋知其召已也。魏國館尹齋舍。書嘗隱几臥。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甚適。魏國愕不信。即出寄園寄所寄卷十

論說雄俊。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偽也。敝衣跣足往。調。隨輿。隸。稱之。張方危升高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爲禮。頗罵曰。乞兒。辱吾教。尹適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耶。張曰。夫道難言。頃譚道者何如。左慈之羊鳴。安期美門之解形銷化。且爾乞兒。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註悟真篇。恐天下爾罵者無窮也。張曰。然則爾曉參同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盡直。延歷度。絕樞奧。稱論敘。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仍如如易。長卦象爻。三教渾合之旨。翻翻千百言。衆驚異。悚聽。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尹之辯慧不群。遂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數十。寄園寄所寄卷十

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直尹睡正熟。謂童子曰。謹以一區鞋貽爾師。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白所贈。尹曰。是期我遠去也。無何。逆關劉進。潯。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在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此部集

李長沙富國。先困於劉璋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即出。微吟

踏劍乘雲而去。齊世小氏

張文僖公昇為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為乎。是編不置耶。曰。昔須溫乃熟。曰。昔一巨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即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謂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白表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曰。此書亦可一覽計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為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饒正己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奇園奇所奇卷十。羅羅書

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閣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樂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緘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全上

楊佛子類下生癩。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一瘋。瘋者穢癩不可近。時暴而至。瘋者乞佛子而齏。印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瘋者用左手拍佛子癩。右手拍背曰。思可齊。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瘋者曰。吃我一餅。三日後當過君治癩。先口授所丹方。佛子未引。瘋者已去。

波頗勝其人。雖不知所之矣。佛子歸。其人痛復不得治。方明早視類下癩。忽不見。家人問其背。則癩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全上



駭異寄

二氏

孔氏之門券稱五霸况異端乎空山名利亦有
畸人顧以木流穢汚更覺增人痛憾錯雜筆數
則固曰外之亦以湫之云爾

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然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
都邑至石虎徵事舊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削
髮出家則是中國之人為僧始於石虎時也古今原始
晉明帝時聽氏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為尼
此中國為尼之始全上

宋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前此道士皆有妻孥
寄園寄所寄卷十
至是始與僧同禁全上

紹聖中有僧遊天台誤入新昌縣沃洲山上遇大佛剎
寂無人聲既登堂見有官吏治事徐入法堂始見長老
數人相對默坐僧前欲問訊搖手止之不敢問側立以
視聞請第一員長老升堂其人跪立就坐紫衣金章立
於前瞬息間火從坐者體中出沿燒其身金及金紫者
不問遺燼次第升堂周而復始僧審問吏何為吏言平
生無戒行妄作住持故作此報金紫者請主也僧懼亟
出至山半逢數卒驅一老婦移婦認是其母回首謂觀
老婦曰以汝平生妄談般若累我至是其行甚速不行
殺語僧下山竟路問婦人金無寺指別徑乃達天台路

問其日已三宿矣不復東游竟還家母已死播傳此事
長老退居者數人闕子東強幼安皆作文以記袁至志
宋范正敏避齋間覽云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
天台寺且言寺成願變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銜紹
欽督其事紹欽口與僧談笑無間及營繕畢乃積併於
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
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
焚之而退今淮安安東縣埭創壞數層數年前有一木
匠來云願得石灰二百觔芋百觔秫米一石能修一層
父老不信木匠乃自募各物不用架索呼僧眾助工旋
成一層未幾佈施雲集埭遂成人以為神而匠即投埭
寄園寄所寄卷十

下為僧後往揚州三汊河復欲修其埭以二大樹橫擗
第七層以小桌加樹杪臨空天半敲魚念佛守土者怪
而逐之遂遁去蕭正筆記

元世祖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為立其教賜金印章
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其學本於老而其說猶
禪學也佛老之外又有此一學全上

武城之東普光寺行童元暉近村王氏子既作僧嗜酒
不檢一意狎游年二十五歲得疾甚惡還家因臥一寒
暑忽昏不知人俛首長鳴頓仆於地腰脊下尾骨痛不
可忍呼癆醫孔彥璋視之乃短驢尾自皮膚間突出父
畏懼狀宣播急掩其衣愈痛切復裸以示人然後止引

日長尺許。又明日。遍體生毛。首面已背驢形。數日蹄。俱備。兩耳翹然。嗥吼悲鳴。四肢據地。卓立。儼成真驢。家人謀欲殺之。寺僧不可。於是畜廐中。弗施糲。嘯嘶鳴不止。且亂蓄人。試舉鞍置前。則聳耳以待。若有喜色。負重致遠。能日行二百里。凡十年方死。蘇堅志

巴東下巖院主僧。偶得一青磁碗。擲歸。折花供佛前。經宿花滿其中。異之。更置米。明日米亦滿。復置錢。及金銀皆然。自此院中富盛。及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投之中流。弟子驚愕追惜。師曰。我死。汝輩能謹飭自守乎。若藏之不密。適足以取禍。吾今棄之。蓋不欲汝曹增罪戾也。明太祖時。蘇民沈萬三家。有一聚寶盆。置

寄園寄寄卷十

少亦多。上聞之。取試無驗。仍以還沈。後築應天城。終疑此盆之異。復命取鎮觀音門下。因名曰聚寶門。并徙沈於雲南。觀此。則知至僧之有見。鴻書

姚少師道衍。初侍燕邸。每夜夢與劉太保仲晦密語。厥後現身佐命。恪守僧律。南屏西山。後先觀化。兩公之賜名。一曰秉忠。一曰廣孝。豈非再世示現者歟。列朝詩集
雲南曲靖府真峯寺碑。畧云。明正統中。真峯有鏡中長老。晝夜不寐者四十餘年。夜嘗以素珠撒地。一一探之。仍集成串。以煉睡魔。某邑有節婦年七十餘。臨終授百錢於子孫婦。光磨如鏡。字迹盡滅。子孫婦不解所以。曰。此我守節五十年。每中夜愁心一熾。即撒此錢於地。比

暗中摸取完。慾火消矣。雜記

姑蘇劉昌。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塚數十。被發。十三里河益多。又至三里河。則一草庵外。方琢石。醵。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相完。入庵中。惟一小童云。有僧且時入城矣。問此大石從何來。曰。在十三里河塚中所出。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為。曰。當是殺牛馬然。劉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劉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皆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為

寄園寄寄卷十

功耶。本朝初年。一僧鎮日坐京師前門化緣。一侍衛下馬問之。則五臺山寺壞其二。募新之。需金三千。侍衛心動。為徧邀同志。捐金如數。付僧去。後數載。侍衛告假遊五臺。至則先憶僧所住寺。車騎急往觀所新寺。但見古刹頽落。荆棘徧佛殿。寺後忽有琵琶聲。窺之。羣婦歌笑也。急馳而返。遇舊僧堅閉之。眾僧羣集。灌之酒。鎖一空房。以刀一。索一。藥一封。聽其自裁。侍衛悔泣。至夜半。忽見屋角有火光射入。宮曰。吾當從此山。急以棹榜而上。甫出穴。和身墜至山脚。急走呼從人。執械往。盡擒之。置於法。視所鎖房。實堅密無穴也。卷十集
程廷敏總角時。與老僧參禪。問何許人。曰。江南僧曰。江

南草木耳。程曰：草木之中，惟吾獨秀。僧曰：擇其秀者伐之。程曰：伐為皇家作棟梁。僧詞窮。遂罵曰：進三步必死，退三步必凶。程曰：橫行三步又何妨？僧遂瞑逝。其青則偶談

劉畫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塞，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大藏律中，佛告諸弟子：汝慎勿妄度沙彌尼。女人姿態難保，悅在須臾，以淺菩薩不可妄度。是尼之醜行，亦佛之醜行也。疑釋

謝清女尼。吳士人張生私因嫁之，有贈之詩。清因髮蓬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裘。於今嫁與張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為尼者願此，亦增一報云。身除元記

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於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將奮刃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耀武以入。乃手運棍，躍入。至康公帳前，捉如猿猴，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吾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挑夫二百挑米。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旣喪兵器，離灰試鬪。身有白點多者為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計議，兩人闖至，皆旬

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剎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葉書二編

成化間有富商寓京師西華門內，寺僧搗其貲重。商又單弱，與徒刺商，先刺死二僕埋土中。越二日，有貴客遊賞過寺，一犬嗥鳴不已，逐出復來，如有所訴。命人隨犬至尸地，以足抉地，悲號發之，二屍出，尸下有呻吟聲。商復活，言僧殺之。聞於朝，諸僧皆斬。是歲例當度僧，以是罷不度。全上

正德間，山中大家請僧，經於一樓上。女及笄，有時上樓，拈香頂禮。僧忽推墮小婢，閉戶姪女，聲音擊已，則殺。新園寄所寄卷十

女飲食皆以女故，繩挽自下，相持既久，忽有人定計，殺之。被縛，公私交捷死。二義

正德時，西湖上有板菴，大覺禪師為神僧，創建佐國寺。極弘麗，而其資累數十萬，皆其所遺木毡。使者丐乞於諸檀那所得，使者大如斗，圓如毬，給以五米，無異而飛，不歷而走。每到人家，若侯門城甲，富貴大商，以首點地，作叩首狀，人皆笑迎，爭為輸金。即禁禁清嚴之地，皆人焉。喜舍尤多。今禪師示寂，而使者木毡已槁，科以高座，重茵供置寺中。人猶以名求觀焉。耳葉

嘉靖癸丑，倭兵入犯蘇松海濱，兵民敗走，首三十七

矣。操江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一陣始。先是倭寇首陷黃陂。杭郡守孫公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高鹿園、養僧二百人於昭慶寺。三司官以僧為無能，與鹿園賭酒於湧金門。賭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與決勝。鹿園請孤舟，則一僧揚揚而來。教師各持棍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為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倭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禦之。其將為天員、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於是交兵。大敗倭奴。倭人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於蘇。走金。至杭聘取僧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與月空曰：爾至彼，宜以衆寡不敵，敬禮幣而善辭之。脫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天員者見講榜，經於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於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抗來，乃客也。宜讓為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願與校技。八人攜以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拜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逃。數後，持刀從殿門出。

斫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為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服。蔡大奇之。乃令月空領杭僧十八名，天員領蘇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勦。又選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為一枝。密催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二十四把，鈞槍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旋青備諸身。呼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圍，有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鐵水取。斃其三，餘二亦為風浪所粉。十一日，天員與朱楷揮先往八圍迎賊。甯提督督無極於六圍下營。朱楷揮先往八圍。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知縣先被賊殺。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圍。賊聞之即走。天員強兵至一圍之滄家港。遇敵已申時矣。天員率諸哨騎為先鋒。月空等排陣於後。見賊下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即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包為八扛，餌我兵。天員曰：有捨財物者斬。月空無極橫列陣為長蛇之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鈞鎗手於其內。稍退一步。鈞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弓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舍旋花一九於口。賊首遣大王舉扇招賊來戰。請賊約四十人。衣緋排為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於左右。持兵仰天而揖。置衣包八扛於地。僧兵不為動。天員引

騎兵左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無極。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賊。長鎗者奮勇。手發射。鐵棍從鈎鎗而進。擊死鈎劍之。棍刀手繼之。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鈎蛇。而至。不能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業頭。疑為神。斬首四十餘級。賊合死潰圍。騎兵開一角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泥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視。乃趙大之妻也。僧某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堦。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巡檢。二弓兵。即如金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兵亦至。相合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凡滄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勒滅無遺矣。計僧所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為伏牛。伏牛亦學於少林者。其次為五臺。五臺之傳。本於楊氏女所傳楊家鎗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訪天員。適與高僧相問。賊經三千而遍。心開氣足。學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葉青黃猷吉清源人。為淮揚兵寇。以疾歸。家居頗好道術。緇流羽客。無不接引。一日晝寢。有僧來謁。而開者不為通。翌日至。又如之。僧歎曰。吾以爾至好道。故來救其厄。

今若此。信命也。取筆題字。數行於室東小廡而去。翌日立秋。其夜火發。宅產蕩盡。獨僧所題小廡無恙。聞者因具言所以。視其書曰。坐不得行不得。愁無心。口添註。大口小口。青黃共色。有解者曰。坐不得行不得立也。愁無心秋也。口添註日也。大口小口。回也。青黃共色。綠也。凡染綠者。必青與黃合也。乃立秋日。回祿也。居東集。萬曆甲午。河南一方士。寓顯靈宮道士房。道士出行。淫方士必悉知之。益其腹中鬼語也。道士即致金幣求授。其術得之。因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膽心及耳鼻唇尖。呪之。兒即歸道士腹中。語世間禍福。幽隱皆驗。賺取資財無算。一日語道士某家好女。正懷春。適其家人皆出。可往也。一往而交。道士於彼之。忽在市遇其父曰。公於某乎。我某也。為道士殺如此。道士驚愕。莫能禁。父及遇者。以聞於東廠大瑞。瑞方士於他郡得之。論死置獄。兒猶語腹中曰。勿殺之。我益無依也。大瑞以是受上賞。耳談姑蘇山塘某寺僧。月夜遇美婦人至。曰。與良人反目。怒歸母家。忽迷失道。身無所依。願得假宿。僧始拒却之。而心動。曰。汝但隨吾影行。至一庵。蓋僧故所居空寂地。方欲解衣。忽其夫率羣不逞。排闥入。縛僧曰。賊飛安得誘良家婦至此。僧不能辨。但乞哀。旁一人曰。可盡汝有得釋。僧曰。有題近百乘。皆出乞化。願以謝過。題既盡。始罷。

後始知婦乃妓前夫也。其不遇皆從。嘗入寺垂涎其魁而作此。小惠其也。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飲之外。絲粟俱無。坐撤前木徒。旬日不食不飢。商試之。放其棧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川供養。我某山寺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佈施。作無世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即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迦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物。即前疏。衆驚神異。喜施千金。越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知像。因僧異貌遠行。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學大數。味數十顆。暗

維揚不復筵上一僧。擊木魚。數日不食。若業豆腐夫婦。婦問之。飲以藥。僧以銀一錠爲報。且告曰。某日當飛升矣。至期。仍在。民詰之。曰。有風緣未了。問以緣何。曰。即汝店中少婦。似得交背。和衣坐一夕。即了矣。擲以五十金。曰。從我。即携金去。民貪其利。勸婦從之。是夜已代僧入筵。擊木魚。至曉乃已。又三日。僧仍在。民又詰之。僧又擲五十金。曰。和衣坐緣未了。當脫衣一夕。即是矣。民許之。人遂化。敲魚如前。至晚。僧已揚竿。其妻并前銀俱去矣。此其修性者。道真多師也。

祖師沈蓮池。杭州秀才。與諸友課文。聞一女死。即感愴

投筆披緇。生蒲團十年。通慧知未來事。同邑吏部郎虞公淳熙始欲北面。從其教。禪師曰。不可。君貴人。明年登第矣。即之京試。畢其試題。並虞試文。皆從杭錄。因虞使馳寄。虞謂已中也。虞大喜。校已文。不差一字。是年果中禪師嘉靖乙未生。居杭深山寺中。緘口不言。休咎人所供施。甚饒。皆以施。遊僧以千計。漸水徐進士恒菴。令仁和嘗邀致客榻。數日。問能了生死否。曰。出家三年。已了生死。至今所不盡了者。名根。虞公前身爲杭城老僧。其祖嘗供奉之。將化。言往虞宅。而虞生。耳談。

萬曆末。浙紳爲沈蓮池。奏請封禪師。時此本內決鄭妃手。此曰姓尚未除。何得云禪遂不允。

寄園寄所寄卷十

漸岸趙吉士恒夫州

受業 王 輅 大席 仝 任 景衡 校訂

汪 薇 棟園 孫 繼 孫 校訂

泛葉寄

泛葉新安理學

故老雜記

黔兵始末

寄園主人曰薇處萬山中其田上所產番于他都

生其間者不得不裹糧服賈奔走四方以謀食而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老儒宿彥自蒙童讀書至老死未嘗暫釋著述竟

棟不肯一俯首就試有司講學書院自紫陽遊古

而外所在多有顧海內大夫士之與徽人接者往

往奔走四方之人居多而溪山窮谷中宿儒不得

一叩其姓氏遂非我考亭夫子筆授正希請先生

概目之曰徽人耳不亦誣歟首輯新安理學次輯

故老雜記若黔兵始末則鄉先生之有功于桑梓

不可不附而存之

泛葉寄

新安理學

新安自紫陽崇峻先儒名賢比肩接踵迄今風

尚醇朴雖僻村陋室肩聖賢而躬實踐者指甚

不勝屈也嗚呼千秋具在豈徒尚口前徵不遠

有志當理以擬世所共尊者數人可以與考

朱子名嘉字仲晦婺源松巖里人五代有朱古寮者仕

為婺源鎮將因家婺源歷傳三季仕宋為承仕郎森生

松松年踰髫髻以上合躋躬授越州政和尉以父喪值

亂高進之崇安服除調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鐵

炎間告歸十餘年稱與四年內補纂書官於上召試館

書除秘書省正字明年市駕還臨安上言甚切至運尚

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農吏部兩卿兼御史

職如故後以抗疏阻和議出知饒州請告老得至管白

州崇道觀初松交呂廣問職雅遊於蕭觀繼從香之閒

大明六籍要旨而徵之理學實於有開其先云松力行

砥礪嘗自謂性下急字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齋所

著有章齋文集外集進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

生熹於尤溪寓舍先是松生時婺源城有白氣如虹自

井出至是熹生復有紫氣如虹自井出勝上光星且因

名之曰虹井紹興四年熹入小學過孝經大義從羅兜

遊爾以泓立八卦端坐視其排心者初松疾革時以後

事屬少傅劉子羽。語熹曰。胡原仲劉致中劉彥仲。此三人學有淵源。吾即死。在受學焉。汝其念哉。於卒。熹乃往。依劉子羽。居崇安。從學於三君子。遂築室於西谿山。十七年。其秋。通籍建陽。舉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稱歸婆源。展墓。以張敬頤所贖歸父質。曰。請族父老。立之。供祭祀事。二十一年。授尚安主簿。將赴同安。感學者之不達其指。而道悖。乃師事延平李愿中。獨得宗旨。為學始就精實。而會理一分殊矣。治同安。取令。甲邑簿所為者。大喜。揭之櫺閣。其後六年。為隆興元年。孝宗即位。數召入對。言時事。請開監南嶽廟。三年。如長沙。訪廣文。講喜。怒哀樂未發之旨。兩月。去。道昭武。謁黃瑞明。借棧登衡嶽之山。除樞密院編修官。歸崇安。四年。崇安飢。請貸粟於府以賑。其冬。民願歸償貸粟。太守王准令兩之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議始於此。五年。遭母祝氏喪。乃述往事。思來者。喟然與歎曰。先大夫有言。自兩。程夫子歿。有能紹道緒。正易傳。述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予其何敢忽。於是修舊起廢。據仲尼之素功。上自義氏。下至於茲。靡不羅罔研鏡。注疏而軌之。正。以垂六藝之統紀。自是分子日親。擬衣至自遼方。莫不受業焉。九月。有旨。特與秩改官觀。辭。淳熙元年。夏。拜命。明年。夏。呂祖謙請造講學於寒泉精舍。祖謙別去。候之。至鵝湖。陸子靜來會。講無極。太極。未合并而去。五年。遣

知南康軍。置奏減星子縣稅錢。立周程祠。復白鹿洞書院。身為勸駕。諸生自以為得師。八年二月。熹與子壽子靜復會於南康。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以發明之。是年秋。除直秘閣。改除提學浙東。常平茶鹽。九年。夏。詔捕蝗。熹言於宰相。行社倉之法。又言紹興和買害民。台州丁錢當免。及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事。其年。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十五年夏。除兵部郎官。兵侍林栗講易不合。以足疾乞祠。明年春。詔與宮觀。是時始出太極圖通書西銘解義授學者。十六年春。除秘閣修撰。屢乞祠不許。光宗即位。詔許之。仍直寶文閣。學士院。降詔獎諭。轉朝散郎。賜緡。其年秋。除江東提刑。又辭。冬。改知漳州。二年春。乞補官觀。四年春。差至官。南京鴻慶。冬。除湖南安撫。先是使人自金回。問朱先生安在。以故有是命。寧宗初。除煥章閣待制。講冬。奏事便殿。辭改說書差遣。上孝宗山陵議狀。詔進講太學。實錄院同修撰。辭不許。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入內院。除官觀。頃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湖北安撫。慶元元年。三乞致位。其年冬。詔充秘閣修撰如故。祠官觀。北冬。值緯佞。嘗禁偽學罷祠。四年乞致仕。明年夏。許之。六年春。二月辛酉。足大。學誠意章。其後三日甲子。以疾終於正寢。是日。人風拔木。洪水潰崩山。年七十有一。葬建陽唐石里之天休谷。初。熹展墓婆源。有終焉之志。其

走蔡氏力挽歸闕云。嘉定元年。諭曰。文封信國公。紹定
間。改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後賜所居里額曰文公闕
里。元至正間。追諡。熹父松曰獻靖。熹子塾。先熹十年
卒。次棻。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新。市。犒。賁。酒。車。後
十一年卒。次在。字敬之。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歷官至工部侍郎。封建安侯。卒。贈銀青光祿大
夫。熹從孫曰洪範。家貧苦學。自忍。常館於胡舜卿。授以
易學。舜卿卒。洪範以易授舜卿子。寶祐元年登第。授爲
武夷書院山長。一軌於古道。時人高之。熹十世孫曰懋
明。天順下。進士。歷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
稱。懋明。懋以。其。子。孫。何。又。太。學。授。永。年。縣。丞。懋。勇。機
由縣學生。貢入太學。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學訓導。
植從姪。焯。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熹十一世孫曰誠
爲大醫。曰擊。爲博士。告老子。子鎬嗣。先是武宗末年。戴銑
汪玄錫王定後先奏請。以朱子繼孔子者也。重朱子所
以重孔子。重孔子所以重道也。孔氏嫡長之裔。居浙衢
州。其支庶亦常他徙。而後居魯之曲阜。累朝錄蔭。惟曲
阜子孫世襲公爵。而衢不與。以闕里爲重故也。今朱氏
婺源。卽孔闕里。闕之建安。卽浙衢州。朱氏子孫在建安
者。恩典已隆。而婺源子孫。顧未得錄蔭一人。其輕重緩
急之序。甚有遺憾。其非所以處朱氏於孔子之門也。嘉
靖卽位之元年。乃下詔曰。以文公次子棻之後嫡孫一

寄園寄所寄 卷一一

人爲博士官。卽奉祀事。諭曰。余嘗謁武侯精舍。覽泉
泉考亭諸勝。之南康。尋白鹿洞遺跡。之湖南。歎欽麓書
院以上。馳神於恒岱太華鄒魯間。未嘗不低徊而之。登
降趨搶。卽窺道德氣象。自伏羲以來。如作家者。蓋有三
大開闢焉。堯舜之精一。湖關一候也。夫子之求仁。開闢
一候也。朱子之存心致知。開闢又一候也。堯舜之時。如
元之元。孔子之時。如元之會。朱子之時。如元之運。其將
以漸而華實矣。是三世家者。固元氣之流行於宇宙間。
其立極固同也。別我徽爲先世桑梓之鄉。得游從於闕
里。其景仰至此。又當何旣哉。朱子世家
司馬公自破其凡例。斷孔子於世家。其隻取如箕。卽
其推尊至聖一副句誠也。王半山強作解事。安肆譏
評。貽笑千古矣。不知評事真源者。乃欲襲垂餘以立
新異。噫。何天下牛山之見之多也。
准御史王完奏下所司。隨據本府知府張芹保奏。朱
暨係文公十一代嫡孫。世居婺源。相應立祀。嘉靖
二年。奉旨朱暨准也。做翰林院五經博士。三十七年。
又用本學訓導席端言。卽世蔭錄勿絕。爰建署於縣
治大街。朝賀如有司。國朝因之。明朱暨字原靜。
嘉靖二年襲。朱簡字以中。嘉靖三十五年襲。朱
德洪字弘甫。萬曆三十四年襲。朱邦相字君輔。崇
禎元年襲。國朝朱暨字維臣。順治十三年襲。朱

主師席及門之士最盛。在新安號勿齋學者稱勿齋先生。在撫州號微菴。以寓不念桑梓之意。學者稱微菴先生。如吳澄程鉅夫范啓金若朱吳錫嘯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訓講義百篇。及太極圖說近思錄註。上

徽地瘠人稠。往往遠買以逐利。僑居名都大邑。天下之與吾徽人接者。幾盡疑爲膏腴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輒不欲以徽人稱。不知深山窮谷中。凍餓窮經。雖三公莫足易者。唯吾徽大有人在也。因程公自號微菴。附寄一慨。

徽山有黃海白岳。水有練溪新安江。勲賢有程忠壯。汪忠烈。正學有朱徽國以下。文章節義。自吳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絕踵。而世顧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况黃山白岳。靈奇甲東南。勝朝重科名。亦有兄弟九進士。四尚書者。一榜十九進士者。乃風雅如湯臨川先生。亦不精察。有詩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得毋貽笑山靈。

胡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梅田人。初德興沈毅齋貴珩。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幹。而方平又從學於夢程貴珩。研精易旨。沉潛反復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著啓蒙通釋。又有外翼四卷。又有易餘閒記。其言曰。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

可讀啓蒙四篇。其始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而設者。與象非卦不立。數非卦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是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著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子一柱。字廷芳。易學得於家庭。宋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入元。退而講學。遠近師之。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安熊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衷集諸家之說。以疏諸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其言曰。易道有四象爲要。易學有四占爲難。朱子啓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又著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並行於世。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稱雙湖先生。全上

雲峰先生胡炳文。字仲虎。考川人。幼嗜學。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應隙。終夜默誦。既長。篤志朱氏之學。上邇伊洛。以達洙泗淵源。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曆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嘗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其族子定。建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士。炳文著山長。爲課試以訓諸生。調蘭溪州學正。不赴。所居扁曰隨齋。於四書諸經。會集衆說。參考以求其通。餘千餘條。之學。本出朱熹。其爲說多與熹異。炳文凌正其非。以

故作四書通，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作易本義通。性理及朱子啓蒙，易五贊通釋，春秋集解，禮書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峯筆記文集二十卷，卒諡文通。全上。

雙湖先生與雲峯先生，俱能力有正學，有功後進。至令讀其書，咸拜敬焉。誠者謂朱子餘芬，鍾發居多。

陳樸字壽翁，世居休寧之藤溪。甫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通進士業。師鄉先生黃常甫。常甫出於婺源滕氏，私淑朱子。故樸學有源委。朱公利舉廢，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謂朱子歿未久而諸家之說，往往亂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成，論孟訓蒙，口義書解，濼衣說，讀易編，讀詩記，六典撮要，三傳集註，及增廣通畧，慮數千萬言。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詞隱義，則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者，復為說以補其闕。於是朱子之說，大明於世。延祐初，詔立科舉取士，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不復赴禮部。教授於家，日用之間，動中禮度，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違。苦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吳澄嘗稱樸有功於朱氏為多。凡江東人來受學者，盡遺歸。樸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稱定宇先生。元統二年卒。揭傒斯誌其墓。與吳澄僉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

面來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樸居山間，與木石居。而踪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謂豪傑之士矣。從好光，博洽羣經，羅網百氏。朱升趙汭多所取正。隱居教授，人以書扇目之。全上。

定宇先生為朱子功臣，著述俱極中正。四書大全所引新安陳氏說頗多。

倪士毅字仲弘，休寧倪干人也。其先三世皆以經學教授鄉里。士毅世其學。及長，潛心求道，師鄉老儒朱敬真。陳定宇學益以充。教授縣下阜。燕人化之。所著有四書釋義。歷代帝王傳授圖說。道川集。全上。

汪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號環谷，祁門桃墅人。六歲日記數百言。至十歲，父應祈因取祖華問學於饒雙峯。及

寓時問答之言授之。克寬玩索有得，遂於理學寔悟。乃取朱子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知為學之要。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鑑綱目諸書，悉皆成誦。延祐戊午，侍父往饒之浮梁，拜可堂吳仲迂於州學。吳謂諸門人曰：克寬穎異絕倫，勇於為學，他日必有所成。既歸，遂篤志聖賢之學。開書齋於居室東偏，扁曰思復。始於齋壁書定丙寅秋，祁邑舉應江浙鄉試。明年會試，論春秋與至司下合。又以對策切直，故司理。遂厭科舉文，乃取春

秋博考諸說同異。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資治通鑑綱目有凡例考異諸書。教授宣歙間。數與鄧玉汪澤民講論。意氣相洽。澤民復遣其孫世賢。執經門下。四方學者。從游甚眾。嘗語之曰。聖人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為先。至於文章。特其餘事。洪武三年。朝命行人禮聘。與同翰林。未幾。刑修元史。事畢。以老疾辭。不仕。賜宴禮部。給驛還卒。休寧程敏政贊其儒。曰。此考亭世嫡門生第四人也。此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且六經皆有說。而春秋獨盛。平生皆可師。而出處尤正。其道足以覺人。其功足以衛聖。遺像凜然。百世起敬。初門

朱子綱目上繼麟經。環谷先生以凡例考異羽翼其間。令讀者豁然心目。洵稱史學功臣。

趙汭。字子常。遠學於九江黃楚望。復以書謁臨川虞集。求草廬。吳澄道學淵源。嘗以為周易春秋二經。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於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為左氏杜氏。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啖趙。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義。分為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善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

志。著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為學者求端用力之階。隱居休寧之東山。至正末。起鄉兵。輔元帥婺源汪同保。鄉井。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乃如京師。竣事。不願仕。還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休寧縣志。先東山著述最富。其士刊其遺集行世。春秋屬辭。年久新鮮善本。近出藏板。復什前劇。敢謂能讀遺書。亦不忍使祖澤蕪沒云爾。

潘榮。字伯誠。桃溪人。隱居博學。通諸經。尤長於史。嘗著通鑑總論大要。治天下有三。曰明曰斷曰順而已。明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斷則有功勸而有罪懲。順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要在身。身端心誠。不令而行矣。其說反覆數千言。又嘗集蘇句百篇。學者稱為節齋先生。婺源志。

朱升。字允升。生休寧。後徙居歙之石門。幼師陳棟。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益浦。偕趙汭往從學。歸登鄉。進士榜。授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會淮甸兵起。壬辰春。秩滿歸。而浙黃兵至。徽矣。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著述不輟。每耻俗學。務究極天人。之蘊。丁酉秋。明兵下徽。即被召見。顧問。升對曰。高築城。廣積糧。緩稱王。上人悅。遂預帷幄。密議。冬。辭歸。後連歲被徵。比至。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强。兩也。大抵禮樂征伐之議。升所贊畫居多。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諱詞曰春我同姓之老。實為
耆舊之英。其見親禮如此。尋以年高致政歸家。有梅花
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年七十二。號楓林。學者稱楓
林先生。所著書。載書籍志。子同。字大同。以升恩陞禮部
侍郎。後坐事廢。休寧志
鄭玉字子美。幼好學。氣宇高岸。誠見山人意。不樂仕
進。勤於教授門人。受業者眾。乃構師山書院。至正十四
年。朝廷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賜御酒名幣。浮海
徵之。玉不起。家居著書。有春秋闕疑。周易大全附註。蘇
朱易契。餘九節。十七年金陵兵至。徽守將欲要致之。玉
曰。吾既不能慷慨殺身。以勵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

義。縊死。欽志

泛葉奇

故老雜紀

紀何維乎爾曰童而入耳長而觸目都不忍念
也。郡邑有乘矣。何維紀乎爾曰補其所不及。載
不必盡載者。何嫌乎雜也。且乘則類分而聞不
妨。隨及後之視。今何必不爾。故老之流傳。以資
粉社談助。

國朝督兵張天祿入徽州。至新嶺。方造飯。張假寐。夢旌
旄擁一赤面多鬚者。又兩白面者。戒張曰。汝此行。懷
殺人。若殺人者。令汝不得善歸。張悚然寤。疑是關夫子
也。比到嶺脚。有趙國江公廟。張入廟少憩。見上神像。即

夢中所見者。益大驚懼。敕軍士不得焚殺。有犯令者。立
斬以徇。縣是一軍肅然。民用安集。張問土人曰。汪公何
神也。曰。唐時保障六州者也。張曰。今猶見夢。可謂靈爽
矣。面白者。一為程忠壯公。一為某神也。詞苑

越國公華。幼穎慧。九歲為舅牧牛。每出常踞坐磐石。氣
使群兒。令群兒又草營屋曰。室成。吾且椎牛以饗若等。
卒取舅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歸。舅問牛所在。對以入
地矣。舅素異之。不淡詰。郡志

明太祖下徽州。卜兆於古城山江公廟。獲第一籤。及得
天下。命有司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開銷錢糧。至今不
絕。第一籤。命來梁明。休寧志

隋末越國汪公華。保庇六州。治兵古城山。溪原山下。遂三浙。卽浙江也。丁亥五月。古城山落巨石於水灘上。灘忽成潭。潭深不掩鱗。石露其齒。名曰印石。子壬辰禁網釣。爲放生所。魚樂此潭。不與水俱逝。遊人投食。各以類鼓波吹沫。相爭吞。今成勝景。相傳朱樞林先生鄉居時。汪溪石落。水磨不轉。朱先生卜之曰。千年不靜。一朝靜。富從此止矣。千年不動。一朝動。貴從此起矣。齊此以驗將來。

古城山下。卽合家舊墅村。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攬入者。其風最爲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嗣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於他邑。

千年之塚。不動一杯。千丁之族。未常散處。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先曾祖日記。萬曆二十七年。休寧迎春。共臺戲。一百零九座。臺戲用童子扮故事。飾以金珠綵線。競麗靡麗。美觀也。近來此風漸減。然遊燈猶有臺戲。以網紗糊人馬。皆能舞鬪。較爲奪目。邑東隆阜戴姓。更甚。戲場奇巧壯麗。人馬鬪舞。亦然。每年聚工製造。自正月迄十月方成。亦民俗之流遺也。有勸以移此。但恐以賑貧乏。則祥笑爲迂矣。或曰。越國汪公神命。編其保障功。石得不然。

相公湖。一名黃墩湖。湖有展。常與呂湖展開。樵童洗善射。夢人告曰。吾爲呂湖展厄。若若助吾。必將厚報。求白練者我也。明日。靈洗射中黑展。後一道士指墓地。葬其母。靈洗仕梁。將軍。封忠壯公。休寧志

許宜平。隱歙南陽武山。善吟詩。李太白訪之不遇。題詩。蕪壁而去。所謂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者是也。宜平詩。傳者僅隱居三十載。一首耳。近聞焦氏類林。載靈臺歸兒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半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誇討着。移巷不免更添。雲谷賦。許宜平常掛一花瓜。及曲竹枝。醉則歌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地。穿白雲行入翠微。唐詩

吳少微。歙人。徙居休寧縣西石舌山。卽鳳凰山。第進士。爲南陽尉。與武功富嘉謨同官友善。先是天下文章。以淹廣爲宗。氣調益弱。獨少微嘉謨屬詞本經學。雄邁高雅。時人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吳富體。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亦以文詞著名。時號北京三傑。蘇州府志 靈源汪彥章。登崇寧二年第。瓊林宴。中席頌水。狀元兼端友。屬使表謝。授簡立成。一塵驚嘆。事高宗。歷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同知方輿。一時詔令典冊。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書唐杜甫詩。若話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又請索示符

以來至建炎改元日曆。因命兼領。尋出知湖州。移撫州。繼提點汀州太平觀。上其書。凡八百帙。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以從官典鄉郡。人以爲榮。封新安郡侯。徙知鎮江府。贈端明殿學士。

龍溪先生藻。爲南渡詞臣稱首。元祐太后告天下書。是其手作。比以敵國典師。都城失守。禮繼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証及宗初。謂三靈之改卜。衆惑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制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以還之典。成靖

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責。而救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傳膺神器之歸。緣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憫。同底丕丕。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關雲長刮骨療毒。飲奕自如。高開道鑿頰出鏃。進饌不輟。固爲奇矣。吾鄉朱少章。使金不屈。疾無藥物。炙體二

百餘於炙中作排律二十韻。蓋可與關高並美。

余每愛朱少章先生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辭短意長。藥藥有生氣。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花。旣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珠碎珠。而莫進。淚灑冰天。朱文公曰。太上讀奉送大行文。感。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乃自題詩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詞源求得貌三

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蘇葛施松慚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放。千載公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朱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爲壽藏。嘗叩之明術者。有龍歸後唐之兆。後一日至麻沙鎮。晴十木牌。自山溪販至。者問其所從來。以後唐龍歸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

晦翁中鳥喙。頭岑岑漸頽。徧體皆黑。幾至危殆。山中又無藥。因思漢賈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晦翁門人。可攷者三百三十八人。凶攷者

五十三人。得夫子十分之一。游學小品

聯翁與呂東萊同讀書。日夜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倦。必息而後與。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日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五上

文公為徽學正傳。至今講學。遂成風尚。書院所在。都有。而郡之紫陽書院。古城巖之還古書院。每年正八月。衣冠畢集。自當事以既齊民。群然聽講。猶有燕陽風焉。其他天泉書院。為湛甘泉講學處。迥不逮也。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晦菴先生家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為之。而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樾。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至利部。文未至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非術數之學。而其驗如此。釋史

朱文公每經行處。間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壺。銀杯大幾容半升。時飲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輿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雌雄。符相人。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白麈。山樓志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柩於土上。以輓石墊之。至數十年遠。猶不瘞埋者。徽郡為甚。余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議。晉郝詵母凶。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術堪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於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仕宦者。可乎。疑錄

甲寅葬先父母。於瑯源臺上獅高原。此癸未年先宜人携余避亂處也。曾作詩紀此山之勝。今三十六年矣。徂歲。訪地師於白下。時伊大農。率首伐木江南造船。募巡撫行咨。謂新安多巨木。須遣道員督伐。伊公知予微人。因以撫咨擲閱。予對曰。大木儘有。但不適用。伊公云。既有大木。自合式。如何不適用。予對曰。徽處萬山中。每年木商。於冬時砍倒。候至五六月。梅冰泛漲。出浙江者。由嚴州。出江南者。由績溪。順流而下。為力甚易。值此隆冬。即伐木。木不能出。徒利木商耳。伊公首肯。遂寢其事。及子歸里。未旬日。周地師云。地已得矣。風水合局。不必言。合抱大木。羅列於前。亦不知多少。予心動。謂果如願。即舊冬陳說於大司農前。非為桑梓。正以保吾父母塋木也。因不惜重價成事。因郡堪輿家。二十餘人。紛紛點穴不定。予用稱土法。擇土之重者。用事。及開金井。土如紫粉。光潤異常。登山者咸賀得地。

程懷古十歲詠水。有句云。莫言此物渾無用。付向滄淮渡漢兵。識者奇之。後再差知貢舉。權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封侯。贈特進少師。以詞章稱當時。從子若川。武舉狀元。歷監丞。使金。金人乃以熟人首為款。即獲晴暗之。金人驚曰。奇男子。易珍饌禮遇焉。府志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謀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于旅邸牀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取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為謝。道固拒之。國老遺集

查待制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袖。髮髻紛亂。肘後微有紅絮。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僅仰復身。望查拜首。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見有此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水族人性也。釋史

紹興初。法令散逸。凡專司法令。皆休寧金安節所修。書成召對高宗曰。金安節好秀才。後官吏部尚書。敷文閣學士。休寧志

汪若游字東叟。歙人。年十八。游太學。靖康初。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居高等。京城失守。若海

逃麟為書以獻。袖書抗粘罕。乞存趙氏。高宗即位。遷江南經制使。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郡志

宋丘濬。歙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歲。釋史

祁門方秋崖工詞。生辰值小除一闕。其前後尤灑脫。今朝念九。明朝初一。單欠個秋崖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高郵軍卒問。以制命往。易置其事。數首惡數人。一城帖然。制置使趙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巨山秋崖字。詞統

汪立信字誠甫。婺源大畈人。寓居建康。淳祐五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等。借補承信郎。七年登進士第。理宗見其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國帥材也。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益急。遣書似道。獻二策。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尋廢斥之。後伯顏入建康。曰。此公在。吾烏得至此。郡志

應炎有加。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
造時不同耳。君之識度智業。皆非其倫。蓋少下之。是年
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踐歷畧如淵。而卒死難。人
謂淵能知人云。出宋史。全上

趙子常先生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井。授江南行樞密
院都事。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還。於春秋發明師
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周濂陽。櫟敘元遺民。堅守
臣節。與伯顏子中同傳。列朝詩集

先東山公垂髫。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
一以磨勘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雞肋者。一日同訪
公。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公口占絕句曰。一
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髮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

虧他扯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也。相與感歎
而去。東山公集。此詩未載。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至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為
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為狂。亂既作。食盡
樵絕。民所窖藏。為李氏所奪。皆餓死。至沃塹為廩。毀木
為薪。以免。隴右有富人。豫為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
之貯壁間。又開息山一寺僧。其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
之如泥。造甍為墻。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甍
以度凶歲。元末天下亂。先東山公逆知將絕食。遂預以
芋和粉。築成磚形。砌墻下東山。其後大飢。飢民望烟火

而來。東山公取芋磚一片。置沸湯中則糜。饑民輒以存
活。後太祖兵至。乏糧。公曰。吾嘗助三日餉。取磚與之。
志家狀

宋時有朝奉郎之官。太祖初定。徵民迎之者。皆自稱
曰朝奉。太祖曰。多勞汝朝奉的。至今休歇。猶沿其稱。
太祖初至。微。避雨於民屋門首。曰。爾民何不接。着。足
遵命。至今新安屋宇。門皆重簷。

陳定宇書蘭亭記後云。王逸少晉人才之傑出者邪。一
時崇尚老莊。清談無實。獨論建識時務且長。沮桓溫請
遷都之議。斯人不多見也。此篇以一死生。齊彭殤為
安。蓋開莊周。矯流俗。不但文字之工而已。此實有軍知
已。應卷題錄

新安唐同詩。赤色精金。與鈴鈿自別。東山趙訪詩。親
筆削。尤稱雅則。詩箋
婺源唐承旨同。初名書。遇亂。家黃州。事陳氏。歸附。賜
名。授國子博士。直起枯注。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
書。宋景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網
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
此。列朝詩集

程國勝。休之陪郭人。明太祖發舟師二十萬自將。令
勝率親兵宿衛帳下。與友談大敵。康郎山。友談驍將
定邊。奮前直犯御舟。御舟適膠淺。國勝仗劍叱之。急與

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元帥陳兆先駕飛舸左右奮
會鄂國常公射中定邊。魏國俞公疾摧來舟進水湧。御
舟遂脫。而國勝等反。遠敵艦之後。力戰死之。年三十一。
事聞。贈定遠大將軍。輕車都尉。沐化類編

鄧寧河王愈。率兵取徽州。久鎮其地。有二門。子以勤。寧
當王意。王一日游山。指二地。皆可葬。發雖小。能久長。已
而二役各携親柩。葬所指處。二百餘年。後人或以曹監
或以吏役為小官者相繼。釋史

任萬戶原。休寧人。父彘。築精舍富川上。延和門汪克寬
授春秋。又從學於東山趙汭。明兵下徽州。原出佐軍實。
從捍禦。厥功至顯。武將軍。雄峰翼管萬戶。卒。與弟並有
奇蹟。所寄卷十一。沐化類編

休寧吳克敏。為元義兵萬戶。保關嶺。兵敗。題詩扎溪石
壁云。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遂自刎死。後
孔從善為是成一律云。萬里西風起馬蹄。金戈回首塞
雲低。未為豫讓先凶趙。欲學田單獨下齊。怪石有痕龍
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至今天與英雄恨。嗚咽泉聲下
北溪。鹿山外紀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見友人案上冥四合。戲謂君能
射覆下。中則奉之。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竄之。
曰少俟則啓。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於後山牽驢。應之。
允升即令一時俱啓。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而

魚。其餘都是魚。前門來借馬。後山去牽驢。冥三為之
絕倒。全上

允升生休寧。徙居歙石門。館臨河程氏。教其子大。大為
繼母所苦。自縊。後允升夢大突入其室。適報生兒。因名
之曰同。且曰此兒必遭女禍。尋於所居山前。剝去。其
十間。鄉人怪之。允升曰。車駕異日幸臨。當休軍於是。丁
酉秋。明兵下徽。高皇提兵過之。果休其下。臨去。允升臨
請曰。臣有子同。後得全軀死。即臣幸大矣。後同官至禮
部侍郎。善詩翰。命題詩賜官人。忽御溝中有流屍。上疑
同挑之。將賜死。因念允升請。使自縊。蓋允升所謂女禍
也。其六壬精妙若此。釋史

齊易巖者。徵高士。術數尤精於楓林。明太祖初起兵。聞
而往問之。答曰。不嗜殺人。上曰。經生談。遂去。及即位。或
有薦巖之才者。詔徵詣京師。巖乃逃。避大姓汪氏。汪不
敢容。巖曰。毋害也。歲久富泰。乃為汪教其少子為文。常
與其子游於山。指一處曰。此汝發身處也。但不知誰為
地耳。問之。其相家也。子年十三四。亦不以其語為意。及
易巖死。其子卜地葬其父。竟得此山。偶檢其少日所讀
中有記云。汪生某。築父某。郡某。都某。圖某山。子孫綿遠
且貴。其子敬服。今汪氏果盛。巖卒年七十餘。無子。故其
事失傳。全上

沐寧君。祖除陝西御史。左遷湖口令。是東。則黃陳。厚。

原是黠。累為疥咬。攻陷五百餘畝。絕祖齋禱於城隍。其蛟曰。日為迅雷所擊。尸血浮江。民患始息。立祀祀之。類書纂要

歛唐仲實。當明太祖駐蹕徽州。延訪儒碩。召對稱旨。賜酒。東阜事載五倫書。命之仕。以辭廢。辭攝紫陽書院山長。學者稱白雲先生。明初詩集

明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駐蹕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闢。黎民樂。折開賞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遂問親書。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不備。寄書人朱某。樞密院判汪同開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甲辰燬於火。湧幢小品

建文帝為僧。居羅榮寨之白雲菴。命程濟回。建文作菜根歌曰。菜根青兮。菜色辛兮。菜兮菜兮。似余情兮。正氣

翰林編修程濟。績溪人。博學通奇術。洪武末。以明經舉為四川岳池教諭。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朝廷謂非所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天大呼曰。陛下幸寬。臣用明無兵。殺未晚。遂下獄。已而請難。兵果起。赦

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征。與燕王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越左右椎碑。再椎。遠曰。止。為我錄撰文來。其後按碑族之。無得脫者。濟名在椎脫處。得免。始憶曩之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不用濟策。致屢敗。帝問召濟還。初濟同邑高翔。金以明經徵。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曰。學者豈宜宗此。濟曰。不學無術。此固應變學也。既而濟欲以術授翔。翔曰。我願為忠臣。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為智士。時帝急。召濟入大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出亡可免耳。帝從之。立召僧祝髮。如高皇遺策計。濟袖出黃冠易之。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板帝出。安之若命。不避艱難。每遇險。輒以術脫。帝不自知。濟亦不使帝知也。濟嘗病。帝親為煮糜。含淚坐榻前。刻不離。濟曰。帝不死。濟何敢死。帝始安。其相依若此。有所往。必令濟筮吉凶。聽濟示。前後數十年。朝夕不離。雖極流離困苦。倉皇行乞時。未嘗一廢君臣禮。語詳外紀。中正統間。帝東歸。濟從至金陵。父老猶有識者。指曰。此程編修也。驚異之。既而之北平鞠實。迎帝入大內。濟北嚮稽首泣曰。今日方終臣子職矣。還演焚菴。散其徒。平陽葉二塚。紀歷年始末。名從亡隨筆。付了空藏石室。遂遁去。不測所終。全上

遺府長史程通。字彥亨。績溪人。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

朝進左長史。上禦燕策數十言。謀算悉備。壬午變後。通
明戶憤感。有衛士紀綱。指通舊封事。乃械至京論死。臨
刑通曰。得死所矣。家屬戍邊。簿錄其產。僅山十餘畝。遺
書數百卷。全上

靖難後。以國子監博士黃彥清。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
曾私諡建文君。論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繫獄。後
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而金蘭輩得釋。彥清。婺源人。或
曰彥清借諸臣出外。巡訪建文。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
興復。顧兵力不足。死之。金蘭釋後。尋陞本邑知縣。有善
政。全上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瑞安寧。時為守備。
寄園寄所書卷十一

燕公。設席中為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
雖為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為一絕云。
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
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客中新聞

開內監廳四面開門。其式皆同。先開三面。閉上一面。
作賓席。既安席。令人開上門而閉已所坐一面。儼然
若首席矣。

程尊敬文集。九十餘卷。李長沙為序。他所撰輯。宋紀。受
終考。遺民錄。新安文獻志。皆可觀。惟著蘇氏樛杙。力詆
高山。以報雠。九世之仇。則腐而近愚矣。列朝詩集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類之費。學士程敏政記其事。

云。弘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上顧中官。賜
官冠帶靴袍。敏政預賜緞金雲馬褂袍一。有副金帶一。
及烏紗帽皂靴。而謝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其對曰。此
皆職分當為。頓首而退。有詩記之。日上果恩曉色深。湛
恩稠。嘉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東帶黃分內帑金。久
幸清班容宜履。漸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辟沃尋常事。消
得君王念苦辛。正堂集

休寧公車例有公宴。載在全書。程尊敬後十數科本
籍與席。而外籍不與。金正希先生復之。庚午癸酉又
廢。黃仲霖前輩再復之。本朝來外籍者。多未歸里。
辛卯予自杭旋。匆匆公車。未暇及此。甲午予陳原委
寄園寄所書卷十一

於張令尹天成。特設宴於縣堂。宴畢。鼓吹送至東門
橋饌飲。至今為例。
婺源獻給事銑。字實之。以劾劉瑾廷杖落職。竟卒。追贈
光祿少卿。列朝詩集

休邑黃正賓。以國本事廷杖。雖出身貴郡。而直聲震
朝野。

正京府循。字進之。休寧人。弘治丙辰進士。其題明妃詩
云。將軍杖鉞妾和許。一樣承恩出玉關。死戰生而俱為
國。敢將薄命怨紅顏。全上

彭德會澤。陝西人。嘗過歙。造越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
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唐鼎果來獻文。而以貧故

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與交驩。後任總督。嘗會試。時時知殿元必舉。報者至。而棘門正欲羣戮人。乘喜盡宥之。齊史

休寧汪龍字潛夫。少穎悟。父客死。問母狀。時時號泣。目遂盲。年十五。遇宸濠逆。佐李士實逃難。至休寧。以觀梅數授潛夫。時因倭患起。督府急甚。聘潛夫至中軍。潛夫惻然曰。急矣。為強起。身出兵。尅時日勝。多所贊畫。願尚書可學。以潛夫名上聞。即命有司趨入朝。尚書躬為勸駕。卒謝之。五十時病。潛夫自筮其死期。更有七年。郡東鄙中倭患。是為龍蛇之歲。智士死。我乃當之。竟卒如其言。休寧志

休寧有貿易過江右者。逆旅中遇一道人。詢鄉貫。畢。忽曰。君處有卜筮者汪龍乎。乃吾弟子也。吾有下部秘書。尚未傳彼。今老矣。煩君歸時郵付之。又曰。吾試為君卜。某日當歸。某日當抵家。抵家之次日。當有事入城。行至東門外。望見橋上有蓍者。緩步下橋。即吾徒也。君嘗呼詢。以此書畀之。某日吾徒入城。為人占卜。袖中有銀五錢。可以贖君酬勞。然須即返步。不可入城。入城當防口舌。其人唯唯。及歸家。果符所占之日。次日因事入城。至東門未上橋。果有蓍者。詢為汪龍。因即以書授之。龍果出袖中銀五錢。贖之。其人謝去。念入城之戒。至市中。忽有蓍者摩肩過。蓍杖牽其衣。其人大怒。批負蓍者。

類古令賤負薪者叩求不得。適縣官過。呼問之。得其由。乃曰。貧民無心。牽破衣袖。既打矣。又令賤衣。負無良也。由之杖十五。其人方憶道人言。悔無及矣。柳軒叢談

嶽郡守聞江龍名。召之卜數。臨去。至儀門。方跨閭。守喚之。問曰。今科南京解元。知為何許人。龍曰。祁門。蓋以諱於門為數也。令去。再至跨閭處。又喚之返。問來科解元為誰。龍曰。仍是祁門。郡守以為未必驗。已而果然。蓋嘉靖甲午科解元鄭維誠。丁酉科解元王諷。皆祁門人也。嶽虹筆記

胡公梅林令餘姚時。錢德洪識之曰。此必異日東南盜將。因勸令讀書成奏疏。明朝紀

中國為倭奴蹂躪。無過嘉靖間。不第破城殺將。焚蕩。剝流血數千里。海諸郡縣為然。至以七賊犯郡。都。軍數十萬。人人泣下。閉戶不敢櫻。此又從來對壘禦敵所無者。彭北都集

胡梅林為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為上所憐。益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及。孰謂公位顯。豪人物。識比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翁然。元始管。梅林被逮。殺歎。太守何東序。宛時局。微羅織。沒其寔。發兵圍守。嘉禾。祁陽。蘭為績溪令。知胡公家貧。屢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免。湧幢小品

胡公被謗。唯明州一布衣沈明臣。為周旋凶黨。及積谿令邵公蘭。保全其家。可慨也。

胡公宗憲字汝貞。績溪人。戰倭於平望。王司涇等處。屢奏奇功。進僉都御史。尋進兵部左侍郎。總督江南北。開廣七省兵馬。賊深首王直徐海。最雄傑。宗憲謀直以心。海因取陳東。縛麻葉。收張璉。倭寇悉平。加尚書少保。府志。

胡梅林有平倭功。而遭讒被逮。徽州知府何東序恨其家居時。以屬體恭。謂不為禮。胡未死獄中。何已封錮其宅。逮其婦女。跣足過堂辱之。時歙邑方某為諸生。忿甚。誓必報仇。未幾聯捷。數載守何郡。亦以疑獄逮辱之一。

青園書房書卷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如胡。至今父老猶言其事。續修四庫全書。胡梅林平倭時。所得鎖子甲。傳數世矣。有遠買以重價來市。既交易。疑之曰。甲為金製乎。爾必告我。買人曰。爾毋悔。告爾何傷。甲非金也。鎖子內皆實以金剛鑽耳。全

休寧吳成器初試邑史。講星官遁甲六壬諸術。父尉靖州。器往省。值苗亂麻陽。應募有斬獲功。授會稽典史。會倭寇東南。監司以兵三千五百授訓練。大敗之。後倭入會稽。設伏邀斬之。入嘉興。王江涇與趙宣尉陣。徑先趙犯倭。斬三巨酋。獲千餘級。倭又據陶家堰。連敗諸道兵。器偵知堅脆。擊斬數十人。冬敗之曹娥江。又敗之龜山。

明年春。倭復至山陰後梅。器奮擊斬八十餘。生擒七十人。趙御史胡統制上其功。擢布政司經歷。丁父艱。有旨奪情授紹興總兵通判。浙諸郡賴以安。勒石祠祀之。所得賞金。悉分戰士。故所向有功。大小四十二戰。手斬千餘級。寇平。致仕歸。縣志。

歙左司馬汪伯玉。與李子鱗。龍七才子齊名。李本寧嘗誦曰。李北地。陽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至介州。李歷下。軒之才。能高而不能下。能奇而不能正。至介州。耳。汪新安文。小大長短。高下奇正。隨所結撰。積句成篇。積字成句。無不精麗。其才能經緯錯綜之也。當時之評。青園書房書卷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歙方侍郎弘靜初冠。即與鄉人結詩社。迫入仕。汪伯玉方擅時名。倡禛中社。再三招致。匿謝不肯往。其句有流水不知處。幽禽相與飛。不知春色減。忽見林花飛。永日空山寂。幽蟬時自吟。春色驚人早。雲山與世違。舊業微蟬翼。窮途信馬蹄。宛然王孟遺。列朝詩集。

休寧金野仙工詩。一日郡守賞雪。開宴索詩。限填字韻賦云。昨夜嫦娥弄玉箴。也應指月作花鈿。為嫌梅影太清瘦。幾片飛來疎處填。縣志。

歙王寅仲房撰新都秀選集。采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之詩人滿百。人詩逾三百。汪本以正居首。仲房曰。以正重

稚。性解為詩。弱冠挺興。遂傳高唱。若愁邊草木。歌。夢裏
關山多。有懷成遠詠。無伴趣幽行。野草不媚世。沙鷗寧
近名。然皆潛思取境。不落常情。新都自程學士克勤名
家。而人爭相師法。君獨尚友古人。天不愛才。壯即天坑
惜哉。列朝詩集

許文穆公國字維祺。號頴陽。為檢討時。使朝鮮。適國王
新薨。河城君恥。攝郊迎禮。國以恥未嗣位不許。因為酌
定禮儀。令恥稱權署國事。用世子冠服奉先王靈帛行
禮。禮成而還。饋遺一無所受。朝鮮勒碑以頌。進講記事。
獻規。上每悚意聽之。手書責難成善大字賜焉。拜大
伯入東閣。以三事進規。其一。皇太子册立事。上不悅。遂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上書乞休者五。子告給傳歸。歙縣志

許文穆之從姪。豪健善擊劍。挽彊命中。嘗被酒臥。橫
北有虎枕其頭。醒而視之。鼻息甚酣。蓋虎先食犬。口吐
沫。一如醉人狀。許熟視曰。彼無伎心。乘醉殺之不武。遂
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突至。太
守聞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
出宛陵。遂議賊。以穀為糧。授冠帶行事。却之。徐為措置。
立辦。後辭去。商於嘉禾之息林。以酒暴卒。祀為神。陶太
守。後復為文以祭。太守時已為顯官。即四橋先生也。明
隆慶間。司琴。為欲人黃梁小僮。事主勤慎。梁愛之。許

配以小婢慶雲。梁夜飲墮橋。司琴救主淹死。梁歸。慶雲
誓以身殉。梁諭之曰。許配戲耳。更覓佳偶。慶雲怒。數
日而絕。年僅十六。且史

西湖岳墳。舊只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都指揮李隆鏞
銅為之。久被遊人撻碎。萬曆二十二年。吾邑范公涑。為
按察司副使。以鐵鑄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四像。反接
跪於丹堦。人咸稱快焉。而擊撻者無虛日。惜乎今沒其
張俊王氏二像。三十年。公復司藩於浙。捐俸重葺。秦檜
遺弄萬世。事昭史書者。實以長舌成之。而始之者張俊
也。春秋之義。弟誅首惡。若俊與王氏跪庭。安可免焉。西
湖便覽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邑東汪伯淮。名工書法。董宗伯其昌見所書陽山寺三
字。筆勢遒逸非常。流連久之。愜然曰。此中正大有人。屬
升東

徽俗重門族。凡僕隸之裔。雖貴顯。故家皆不與締姻。他
里則否。一遇科第之人。即棄其班輩。昧其祖先。忘其營
恨。行賄媒妁。求援親黨。倘可聯姻。不恤譏笑。最惡風也。
蘇美

張復字子遠。休寧僕也。好學。師黃梅羅九思。盡得性命
之奧。講學黃州。黃人羣會之為張夫子。九思被冤陷獄。
復與羅孺子甲。走都門。請闕上書。首輔張居正重其名。
延與語。勸之仕。弗從。歸築茅屋。自耕養母。著有愛下譜。

四卷。孝經本則一卷。小兒語一卷。人弗識也。邑令丁應
 奉至其村。訪張大子弗得。免其地緝紳詢之。有識者曰。
 得毋某僕張姓者乎。曩自楚歸。至今供其主服役。較他
 僕無異。得毋即其人乎。詢之果是。令同紳登茅屋拜之。
 則繞山而逃。令於其堂四拜去。鄉人皆重其抱道好義。
 而仍安其僕隸之常也。不復以下賤相目。而張終安之。
 至今黃州臨坪鎮有張夫子祠。又臨溪有醫家僕周某。
 跟其主抱藥囊。後遂工醫。閩邑敬焉。亦異人也。明初
 汪宗孝歛人。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
 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
 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跳
 奔園客所寄卷十一

丸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
 城店作夢。文皇遣緹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文皇貌甚
 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廣進。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
 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
 父老。不忍離子舍。文皇色不懌。有皂衣人長跪固請。乃
 已。其年淫雨。三楚三吳。沉窳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
 之。病革不可為矣。游幢小品
 先曾祖日記云。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徽州大水。自初
 三日大雨至初九止。三晝夜不住。漂流人畜萬萬。府
 河西橋上有七尺水頭。惟歙縣最苦。休寧次之。二日
 方退。歷世未遭此災異。三十六年五月。徽復大水。自

十三至十九日。水方退。較于三十五年更大。今康熙
 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大雨。至正月二十日方止。嚴
 冬大雨一月餘。亦罕見事。

松園詩老程嘉燧字孟陽。休寧人。僑居嘉定。少學制科
 不成。去學擊劍。又不成。乃折節讀書。刻意為詩。三十
 而詩大就。詩曉音律。分判合度。老師歌吹。一曲動人。燈
 殘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善畫山水。兼工寫生。酒闌
 歌罷。輒酣落筆。尺蹠便面。筆墨飛動。或詒書致幣。鄭真
 請乞。摩娑縮瑟。經歲不能就一紙。嗜古書畫器物。一當
 意。輒解衣傾囊。或以廣售。有相甚者。則持之益堅。有子
 驕。不事生產。經營拮据以供其求。左絃右壺。兼手數
 奇園客所寄卷十一

去。孟陽顧益喜。以為好事好客。稱其家兒。坐是益重困。
 然而介持益甚。語及歸卒。廣學干謁。頭面發赤。揮臂而
 去。太倉王同伯。常謂孟陽世無嚴武。誰識少陵。當今能
 客孟陽者。海陽顧益卿耳。為治裝遣行。渡江寓古寺。與
 一二酒人酣飲。三日夜。賦咏古五章。不見益卿而返。在
 甲中兒事。唐叔達。妻子柔。肩隨後行。不失跬步。與人交
 婉變曲折。臨分執手。口語刺刺。至其責備行誼。引經據
 古。死生患難。慷慨敦篤。古節士無以過也。萬曆戊午。該
 人方方叔令長治。要之入游。居三年。從方叔入燕。諸公
 爭物色孟陽。皆避不與見。祥符王損仲。博雅名士。時時
 過余邸舍。就孟陽談。孟陽未嘗一往也。樂府中。余罷官

里居。鳩村。於拂水。要與借隱。長夕游處。修鹿門南。村之樂。後元十年。辛巳春。孟陽將歸新安。余先游黃山。訪松園故居。題詩屏壁。歸舟抵桐江。推篷夜語。泫然而別。又明年癸未十二月。孟陽卒於新安。年七十有九。卒之前一月。為余序初學集。蓋絕筆也。踰年而有甲申三月之事。銘旌大書曰。明處士某。以不幸故。孟陽合轍古。人。迥別於近代之俗學。於是乎王李之雲霧盡掃。後生之心眼一開。其功於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遺山題中州集後云。愛殺溪南辛老子。相從何止十年遲。世無俗之。又誰知余之論孟陽。非阿私所好者哉。余故撰中州之例。謚之曰松園詩老。庶幾千百世而下。有如吾

寄園寄所書卷十一

孟陽如裕之者。列朝詩集

孟陽

孟陽實歛之長翰山人。余嘗至其家。園松猶在。孟陽與牧齋最厚。而列朝集乃注休人。誤矣。

歛鄭布政且有詩才。若花明浦上宴。香起洛中塵。河影城頭隱。秋聲塞上生。雙道黃雲上。雙村白草傍。又箬道下盤臨戍堡。山城百雉入邊州。皆渾淪不落。輕塵。今上歛方廷璽為縣令。題白水寺詩。石徑逢僧一話間。白雲深處不知還。松陰日午茶烟起。不有客來僧更閒。新安詩派。戶視太函。曹能始見休寧吳非熊而擊節。遂流傳郡下。其為人亦真自放。好窮山林花鳥之致。捉鼻苦吟。貴游雖坐。竟日風味。不知有人。久之。別能始歸新

安。作東歸詩。已而復出游。訪故人於嶺南。客死。勅會從弟元以其喪歸新安。閱景賢家。蘇皇朝布衣詩。推吳典為中興布衣之冠。錢牧齋謂親炙則孟陽。迷聽則非熊。庶無媿於此評。要當與千古共定之爾。全上

飲王山人野。見時習為詩。稍長入吳。家鴻山下。與妻了簡槽不厭。遊金陵。貴人慕其名。爭訪之。子僧劬亦能詩。早卒。有肚明草。其佳句如陳直左過飲云。峰冷秋雲白。晴陰晚照殘。永慶寺夜坐云。風輕松韻細。露滴月涼生。晚泊江上云。晚峰生浦澹。秋月出江孤。月云。峰銜形似缺。江動影難安。人謂得乃翁衣鉢。全上

寄園寄所書卷十一

李空尚流寓汴中。招至門下。論較射。過從無虛日。周

開其賢。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方山集中如寒燈

坐愈親。寒葉動秋聲之類。俱佳句。全上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巖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休寧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如南京蔣三松。汪孟文。江西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指抹。猶懼辱吾几榻也。釋史汪德初。名學工畫。北元海雲和尚。遇酒能鼻飲。至數斗。號象飲。嘗誤附賊舟。賊壯其貌。不敢害。已而酒醉。乃為象飲。以自豪。卒縱之去。後評誤。東方司理。有意其為人。面試之。畫德初。傾其於絹素。東方咳之。尋浣水

學為薄腕。詩云五更風雨時。四野雲烟暈。行人迷所之。幸得東方亮。東方大賞之。人有如此才。而使久困困。非有司之過乎。遂得釋。

嘗讀管雪叢說云。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以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上着工夫。惟有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畫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選。或云試以竹林深處酒家。於竹林中

畫一徑。一人騎驢採葫蘆出。乃沽酒者。其畫得深處二字出。

唐人詩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舊時以此試畫工。眾工競於花卉上粧點。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嫩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闌而立。眾工遂服。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曰。何如此解語花。而當時詩云。上官春色四時在。此意也。又試萬山藏古寺。或露寺門或出寺角。皆不合式。惟一人畫千峰百岫外。有孤僧從半道歸。

丁璜字汝器。居休寧西門。丁氏自宋世。世習嘉靖初。丁璜以書名。子畜瓚。授其業。已精數百緡。欲與子。瓚謝。

醫則奇中。人以仙目之。性好客。客嘗滿。嘗出五十緡。人於腕。書畫有米倪風。年六十卒。丁雲鵬字南羽。瓚子。善書善詩。以繪事名海內。比李龍眠。人得其片紙。什襲珍藏。汪司馬伯玉為之傳。

海內琵琶惟儀揚稱最。張瞎子尤翹楚也。嘗往湖廣販米。旅次閑暇。秋月當窗。輿動。忽按譜作數弄。聞者無不歎絕。晨起隔房。一老賈忽迎笑曰。夜來吾子妙撥乎。特恐尚非絕技。吾子今後不彈可也。張駭甚。以為老賈必善斯藝也。堅欲求奏一曲。老賈曰。吾非能音律。特往來此地久。此房乃專賃之主人者。應數十年前。隔房有客撫琴時。予方經營。未利。三鼓不寐。聞其音。超超入妙。不覺睡去。今予方獲利數十倍。心體暢。倚枕即到華胥。聞子所奏。而反經夜無眠。用是知尚非絕技也。張瞎子良久大悟。即泛舟赴姑蘇。盡棄其學而學琴焉。三年得其神。於是再撥琵琶。遂無有出其右者。吾邑查八十九工琵琶行。各在張瞎子之前。

查八十八名。查休寧人。以琵琶擅場。嘗師壽州鍾山。盡得其法。臥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每彈四座辟易以為神。鄉人汪道昆為之傳。

余嘗讀耳談云。京師藩人李近。僕者。將錦衣千兵。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留中事。皆於鵝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瀑交。

下。忽作魚山菴。冷然徐俯雲水。復作蘇臺園。變
然百獸鳴。某公嘗謂蘇公納菴曰。僕居京數年。恨
不聽李贊琵琶。已而以侍御拜命使蜀。而蘇對人。獨
飲之。酒酣。曰。有麗人以竹簞可乎。公不可。忽屏內笑
聲出。如所謂麗人。而別一老妓。若噴其笑。悠揚作聲
怒之。已。又若麗人。不受教。而許語擲器。皿墮地。成碎
磁聲。種種逼真。某公大懼。出走。蘇笑曰。無妨。遂令徹
屏。獨著者抱琵琶坐。旁無一物。語聲皆自琵琶出者
也。公詫曰。今日乃識李君。於是聽琵琶。終夜不去。今
京師及大都。往往有工此技者。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林寧胡侍御宿巡貴州。以僕文順文學從。侍御按部畢

節。風痺得脾疾。羸瘦且殆。文順曰。吾聞長老言。癆疾非
人肉不起。乃齋沐。剖股肉。襍進之。侍御病小瘳。居月餘
復篤。且易簪。文順方以股瘡臥疾。文學不忍見主人死。
曰。死而可代也。吾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至君幸
不謫。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惟先死以俟耳。遂自剄
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侍御死。王余州
其州本

金峰胡公宿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
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不語人。嘗自城
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一人。自覆彭城。賴居人出
溺。公問故。則神人風被。謂賢者有厄。宜亟持勺。納以救

見屠者將解牛。市而茶之。守塚及公卒於黔。牛不食死
物。小品

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構手結訟。強半爲此。遂
有粵民朱從志等數十人。詭知地術。杜撰妖書。剽製鬼
印。鐵車桿械。鑽石掘甕。無堅不入。窺以驗之地。燕誘豪
貪。以圖厚利。每發塚時。必外張皮帳。以掩燭光。布盛草
土。以覆故跡。穴大如斗。而賊徒朱明號穿山甲者。緣穴
出人。其捷如神。毀棺易屍。任從簸弄。或男女相混。或一
擲數屍。或人廣骨以襍真。或出真骨以人廣。如是者數
年。其流精神之家。殆盡。萬曆己亥歲事發。坐死者十幾
人。論遣者四人。擬徒者三十餘人。其脫逃者甚夥。昇史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汪文官再下詔獄。銀鍊兩月餘。弗屈。有旨杖之百。其甥

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
子相泣耶。至是下獄。嚴鞠者四。酷刑備加。弗屈如故。最
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似汝心。任汝巧
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魏周諸人以罪。文言驟起曰。
天乎冤哉。以此曠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遂記

汪文官祖居車田。與余舊墅相去三里許。父老嘗謂
世議文言非正人。余詰之。以出身吏書對。余曰。三楊
宰相亦有以吏顯者。顧問其人何如耳。文言護楊左
彌權。慘刑至死不悔。如若言。觸魏瑞者非正人。將
附和魏瑞者爲正人乎。

余邑南鄉商人未三十輒夭死。今一村皆貧而罷
者。此比吾鄉人言富者每斃。而山余嘗張目不答
徐笑曰。吾思吳懷賢。吾思吳開禮。懷賢天啓時中書
舍人。亦忤魏瑞而死者也。開禮字去非。丙戌死於閩。
崇禎元年。上幸太學。國子生婺源人江旭奇。以所註孝
經小學。奏請頒行天下學校。同五經四書命題試士。大
稱上旨。即詔禮部如議頒行。婺源志

邑多擊石為大聖像立祠。寬廣不過二尺許。田神也。南
鄉有大聖祠已毀。相傳劉誠意遺記云。日出正當寅。大
聖頭裏出黃金。鄉人不解。斷其頭。不得。後誠意子孫來
合其頭。視寅時日影斜射處。掘其金去。廣虹筆紀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婺源縣志

卷十一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
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襖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官
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官。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為歸。申。既
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而別。請從後門去。免
吾子牽衣慘狀也。官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
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自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
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
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乃為此不
經語乎。誰為吾父。出所書券。請呈。宦証之。宦大驚曰。汝
果能勝我。言即不謬。甫對着。君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殷
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

勝。宦大喜。待為上客。盤桓數月。作書益薦好奕。雖公處
獲金數百歸。婺源志

先大夫善奕。君輔常至子家海陽萬青閣。同時若蘇
亦瞻。過百齡。汪漢年。汪幼青。汪仲芳。皆稱國手。讓吳
于田。汪輝楚二子。常對奕閣中。先大夫樂為居。停主
人。亦瞻又為諸國工冠。所著奕數。刻板尚藏于家。今
為行世。

徽處萬山中。絕無農桑利。莠莠之外。惟罌。而舊志稱徽
產硯。今雖有。而作者絕少矣。宋郡守謝公堅。於理宗有
椒房之親。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玄筆。李廷珪墨。
舊坑石之硯。今無論硯不可得。而舊坑之名亦湮矣。按
舊坑在婺源縣羊關嶺之盡處。兩水夾之。唐開元間。徽
人葉氏得石於其地。因為硯。自是歛硯聞天下。舊坑
古名羅紋坑。其一曰紫足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廉百
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支為三。曰泥漿。
曰棗心。曰絲石。去舊坑幾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
二里。泝溪微上曰角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
不可刷。其度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為世所貴。硯材
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折悉如之。刷者先
剝去頑石。次得石為硯材。而極麤。工人名曰磨麻。石之
心最緊處為浪。又出至漫處為絲。又外愈漫處為羅紋。
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語曰。紫處為浪。漫處為絲。至論也。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婺源縣志

卷十一

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黃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為磨壁獨此絲甚奇平視之疎疎見黑點如灑器側視之刷絲繁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棗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叶出光彩以為絲也元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都夫力石盡山頽歷死人乃已蓋當時取之已如此其難且盡矣今之不可復得宜也雲谷臥餘

龍尾山婺源縣東百里高二百仞周三十里山石瑩潔有羅紋為硯質比端溪故又名羅紋山又名硯山邑人汪藻有記婺源志

蘇易簡文房四譜云今歙州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亦

亞於端溪若得實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處圓轉如渦旋可愛郡志

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獻研并薦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擢為硯官令石工周全師之其後匠益多全上

歙硯說云凡取石先具牲醴祝板齋戒擇日至山下設神位十餘於壇祝訖發之稍緩慢必有蜂蟻蟲蟻毒物傷人蓋神物所惜不欲廣傳人間所得不過百十枚即竭矣又當再祝之前後嚙死者十餘人今皆預祀享也唐侍讀硯譜云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石硯求之江南故也云昔李後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

龍尾硯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自李氏亡而石不出亦有傳至今者景祐中校理錢仙芝守歙始得李氏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漲工不可入仙芝改其流自是方得之後縣人病其需索復溪流如初石乃中絕邑官復改溪流避錢公故道而後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並行全上

何遠云瀾星硯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外姓僅黃材成伯成伯嗜研求至婺源簿顧視一老研工甚至秩滿研工送之百里探懷出一研為贈且言明府任三年所收無此研也黃責其不謬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使每研必珍石則龍尾

溪當弘為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只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久至垢埃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為勝網奉清記用

新安吳以黃山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黃岡山戴彥衡吳滋為最彥衡紹興八年以薦作復古殿等墨其初降雙角龍樣是未待制元暉所書繼作圭璧及戲虎樣時議欲就禁苑為窰稍取九里松古松為之彥衡以松生道旁平地不可用其後衢池工者載它山松往造亦竟不成彥衡未幾死嘗出資餘一圭示米元暉米以為罕有其比詩人吳可贈詩曰病來謾喜拆釵股老去長懷雙脊龍他日扁舟會乘興摩娑圭璧小從容吳滋

家有汪內相帖云。吳滋作墨。新有能解。紹興庚申於新安郡齋授以對膠法。此墨是也。試之當見佳。滋又求題品李泰收漢老李公云。已經平子矣。呂舍人居仁。亦嘗遺以詩。今在東宮。以滋所造甚佳。例外支稿設錢二萬。

蔡君謨云。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以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脊圓餅。面多為說文能削木。墜水底經月不壞。後至宣和間。其墨貴於黃金。蓋黃金可得而墨不可得也。文苑四史

吳布衣拭字去塵。居休寧之商山。宗族多富人。去塵獨好讀書鼓琴。布衣芒鞋。寥然自異。輕財結客。好游名山。行間所寄書札。是墨奇雜記

水。從曹能始自楚之吟。覽勝搜奇。歸携一編。以誇示里人。里人爭目笑之。傲易水法製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贈。富家翁厚價購之。輒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坐此益大困。耳聾頭眩。為悍婦所逐。落魄游吳門。遇

亂死虞山舟中。毛子晉為收葬之。去塵有不寐詩云。楚怪故人消息斷。誰教金盡見牀頭。列朝詩集

明朝御用內器。則宣德之龍鳳大定。光素大定。青真金宣德年製字別有外則國初之杏文通龍忠迪。碧紫龍朱藍紫綠等定。蘇眉陽。嘉萬之羅小華。小道汪官二方正。蘇眉陽。嘉萬之羅小華。小道汪山。太極十種。香太守四種。邵青丘。自青丘子格。客卿四種。松滋侯四種。之。方子魯。村日義余案程君房。程君房江仲

嘉。花吳左子。五洲丁南羽父子。一兩可染今之潘嘉客。龍光潘方凱吳名聲。紫金吳夫塵。不可磨末而市品價尤重者。始方羅。中方程。今兩吳也。雖尚珠寶增墨之光。亦減墨之黑。雖不如方。宜墨亦太程尚膠。宜南不宜北。程不如方。兩吳質輕。烟細。易松以桐。佐樹以脂。烟兩。油三石。今五石矣。遠烟獨草。今齒染四剖矣。膠用鹿麋熟而懸之。經年矣。火焰頭。烟則白。角以時解。膠則凝釋。若遂能懸之。側數。使輪旋而受烟。法古乾漆。取代膠呢。徐鉉李廷珪。何至殊異哉。帝京景

水南汪中翰德滋樹。少警。信象。種君房市墨。必欲最上者。程紙之曰。君所需此已足。何用頂烟為汪怒。歸窮工製務。滋堂墨。遂駕程上。予偶拊得中翰舊烟。製玉界尺墨。試之諸名墨俱出其下。不自寶惜。盡散去。今不可得矣。

石腦油烟作墨。堅重。以松烟者疏而碧。今不必也。李廷珪上矣。近代程君房方于魯。祝彥輔。羅小華。丁南羽。邵青丘。吳去塵。吳百昌。象玄。潘方凱。方回。嘉客。環山。方伯

開放遠。不惜萬金。故得合諸家秘法。君房于魯。以神紫見取名彰耳。法以蘇木煮草。去草性。燃烟。所製金紫照人。漆烟作墨。其色反白。獨用猪脂。作墨不成。君房以脂入頂烟六分之一。其墨細潤。昔書尚焉。其入金泥珠沙。水磨者。貴之也。水川融山。易泉。膠用鹿膠阿膠。次廣膠。

水磨者。貴之也。水川融山。易泉。膠用鹿膠阿膠。次廣膠。

天而惟之不動。市上牛皮膠合者。奕矣。膽用熊膽。次用魚膽。吳去塵。獨用猪膽。為其易也。取其動而化膠。黑能增色也。然猪膽久之。適如其質而已。不能增也。古藏墨以豹囊。然至燕地。往往化粉。惟若房伯蘭兩家。墨入燕。堅倍於南。昔君房伯蘭。互相問而不言。各隱而後知。若合符節。良以北方風高。法以百日耐酸。劬用三銖。故不碎也。製以秋和之日。無風。重房。萬杵乃成。所忌者天陰。陰則墨餒矣。試法。頂烟。墨口。可以截紙。投清水盞中。一晝夜如故。熊膽力也。君房。五元靈氣。于魯青龍髓。潘方。凱石。蓮秘寶。方回宜。宜堂。嘉客。客道人。吳百昌。紫雪。程孟陽。松圓。開。方仲。周。寫。經。聚。澤。遠。一。笏。金。敷。遠。碧。水。神。珠。廣。居。神。隨。皆。累。試。累。驗。之。其。他。亦。不。勝。記。矣。驗。墨。之。成。色。與。白。余。等。潘。嘉。客。試。墨。帖。言。之。甚。詳。其。磨。各。墨。而。浸。觀。其。黑。者。一。端。也。其。以。新。而。冒。舊。者。筭。之。石。灰。中。一。晝。夜。而。出。者。也。儲。泳。祛。疑。曰。墨。枉。製。膠。煎。膠。練。杵。鐵。石。日。中。而。已。區。區。秦。皮。紫。草。適。足。為。累。物理小識

歛吳勉學。夢為冥司所錄。叩頭乞生。旁有判官稟曰。吳生陽祿未終。吳連叩頭曰。願作好事。冥司曰。汝作何好事。吳曰。吾觀醫集。率多訛舛。當為訂正。而重梓之。冥司曰。刻幾何書。吳曰。儘家私刻之。冥司曰。汝家私幾何。吳曰。三萬。冥司可而釋之。吳夢醒。廣刻醫書。因而獲利。乃提古今典籍。併為梓之。刻費及十萬。談苑偶筆

弘光時。大兵至。苑家塞。總兵王之綱。選巡按凌嗣南。避不聽。及睢州破。嗣被執。不屈。投印於水。與臣潤生自縊。遺書。豫王曰。真無渡江。若渡江。則楊子江頭。凌御東。帥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厚歛之。事聞。贈兵部。遺書集

余聲字正希。原字子駿。休寧城東十里。甌山人。隨父客嘉魚。占籍焉。有至性。四歲就外傳。問孔子何人。今安在。曰。聖人。沒且二千年矣。為哭不食。由拔貢。舉順天鄉試。崇禎戊辰。成進士。授庶常。終日閉戶。一卷呻吟。召對。平稟。薦申甫。全軍盡覆。廷臣交章劾聲。悞國。聲自劾。均不問。命巡視西域。首疏以人才為急。頃告病南歸。防流寇。為鄉里行友助法。八年起山東按察司僉事。疏辭。十年。邑饑。所在閉糶。聲集父老議。上戶貯米。中戶不得糶。下戶減價糶。飢民則賑。以是饑不為害。十六年。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熾於樂平。潰入祁。發。遂歸。咎鄉勇。遂治聲聲曰。吾以一身受戮耳。疏聞。見聲名。恰念舊勞。內批以翰林修撰。來京。明年甲申。至丹徒。而京師變。乃還。生平著論。皆原本性情。為制藝。每兀坐蒲團。至終日起。一揮就。神情孤往。筆力亦堅銳。無前。故棄。嚙取神。棄骨取髓。縱橫穿穴。而又不快於有司之法度。艾東鄉。亟稱之以為可與震川。並駕海內。家珍戶誦。後起兵抗王師。乙酉死於江寧。有文集及時藝行世。張天民文集

乙酉金太史聲建牙古城。先大夫以及門。携兒子往

謂子時幼，晚公而笑。公諱之。子曰：先生舉兵未一月，鬚髮頓白。公憮然曰：移生安知我心耶？先大夫側目予，公謂此子可教，無過督也。公出遊，過絕壁下，臨無底，輒佇目俯視，足三分山外，旁觀者股戰。公曰：吾鍊心耳。

江天一，字文百，世居歙寒江村。父宦楚，殉獻賊難沉江。天一家貧好學，少聞金匱，周鍾名，往從之，歸語其友閔適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天一益磊落闕肆，困童子試二十年，後補邑弟子員，貧甚，布衣穿空，見屍舍，姻戚投之金百二十，謀脫官事。天一愕然，揮去不顧，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天一義之，又感其事，與祖母胡類。

教然請之郡守為旌表，守視其隔郡諸生也，不之許。天一遂出脯修資，刻楔自題名，往懸孝婦門，適守他出，相遇，鼓樂直衝其儀衛，守亦義之，不詰也。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志，推奉休寧金文毅公弊，相講學里中，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作文教公舉兵，參其軍，屢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有陰導北兵從間道入者，師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真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日斬，妻子金沒入官，聞過古蕭倫僧海月，為購屍殮之，同死者族孫孟卿，郡

陳繼遇，休寧吳國禎，余元英。

甲申五月，端陽節，先嚴榜吉士，泛舟汶溪，時邑令何公通武，為汪長源先生，於未禮記房所拔。汪我生，孝兼以世誼招飲，獨龍驤，波浮醴，駐賞競渡者數人，歎聲震天。忽長源公死，國難報至，一時奔散，山川為之黯寂。金正希先生在，臨山聞訃，即至縣，哭臨，再發長源先生，曰：我與長源同籍十七年，吾無日不在長源包羅中也。長源往矣，吾將繼長源見先帝地下。蓋先生是時已決志致命，而晚村批其文，乃云：臨難時尚費曲折，何所聞而云然。

叔時，嗣從閩中，擁兵出開化，有首叔于營者，家大人諭子同包仲台翁，日穿草屨，晚宿布袋，三日至開化山中，尋見叔，烏合雜眾，絕無紀律，子苦口勸叔歸，叔不允，子旋未一月，叔已被捕，經過本村，父老送之，坦然就道，見子開士甫一週，泣數行下，坦然出村門，登輿，未一回顧也。張提督解叔金陵時，洪督師承嘯，經畧江南，問叔何處人，叔曰：休寧人。經畧公昔年閩中，曾受知於太常先伯時用，叔諱時副，排行與先太常同，再問曰：汝因何從福建而出，叔曰：避亂開化山中，為大兵拿，於是寔，經畧公不再問，即發徽寧道張公文，衛審同解九人，戴元規等俱釋放。

大兵入，歲終，鄉中有部千斤，及地標時，皆千夫敵也。戰

於高視樹... 已付時... 稱殺之... 丙申仲夏... 詣舊墅... 肅客者... 敢以年... 嘉魚熊... 善崇神... 後為僧... 禪悅或... 開營恨... 花山葬... 正希公... 何震字... 不策刻... 篆學圖... 西門人... 象以及... 筆大則... 前無古... 冠古十...

於高視樹... 已付時... 稱殺之... 丙申仲夏... 詣舊墅... 肅客者... 敢以年... 嘉魚熊... 善崇神... 後為僧... 禪悅或... 開營恨... 花山葬... 正希公... 何震字... 不策刻... 篆學圖... 西門人... 象以及... 筆大則... 前無古... 冠古十...

於高視樹... 已付時... 稱殺之... 丙申仲夏... 詣舊墅... 肅客者... 敢以年... 嘉魚熊... 善崇神... 後為僧... 禪悅或... 開營恨... 花山葬... 正希公... 何震字... 不策刻... 篆學圖... 西門人... 象以及... 筆大則... 前無古... 冠古十...

寄園寄所寄 卷一一

來笑謂曰... 因白之... 扁上頃... 汪濤書... 綸紫北... 於行楷... 朱修齡... 太過傳... 白文模... 劉衡卿... 以涉時... 卿所學... 人秀爽... 程穆倚... 君陳仲... 每作一... 得當方... 不可及... 占一歸... 尤為海... 胡曰從... 不足今...

來笑謂曰... 因白之... 扁上頃... 汪濤書... 綸紫北... 於行楷... 朱修齡... 太過傳... 白文模... 劉衡卿... 以涉時... 卿所學... 人秀爽... 程穆倚... 君陳仲... 每作一... 得當方... 不可及... 占一歸... 尤為海... 胡曰從... 不足今...

來笑謂曰... 因白之... 扁上頃... 汪濤書... 綸紫北... 於行楷... 朱修齡... 太過傳... 白文模... 劉衡卿... 以涉時... 卿所學... 人秀爽... 程穆倚... 君陳仲... 每作一... 得當方... 不可及... 占一歸... 尤為海... 胡曰從... 不足今...

汪炳字虎文。休寧舊野人。其先人許其兄俱官京師。虎文又燕產也。少讀書。過目成誦。其兄既明為中翰。精四體書。是以虎文於書法。特有家學焉。甲申以後。舉家南還。僑居武林。見朱脩齡印譜。即做之。一捉鐵筆。即能度越其妙。再遊維揚。遇程子穆情。彼此出印譜相證。穆情歎服。揮其手曰。始吾自以為無踰者。今見子則此事當與子分任之。虎文笑曰。子既以此得名矣。吾又懷其美。吾不為也。高鏡庭酷嗜穆情。一見虎文之作。即過訪。時盛暑。未及冠。遠持其袂曰。幾幾乎交臂而失之。吾從此可無須程子矣。虎文官浙中。遇徐子念芝於鄞中丞廬。念芝固浙名手。因即席問從虎文學焉。其所授前有吳

下揚欽來諸人。全上。

擬燈行。贈程子穆情云。程子多才嗜飲。往來同人之家。賦詩飲酒。無虛日。其歸必暮。暮必需燈。故每出必攜燈自隨。雖戴星而往。亦未嘗稍輟。又恐酒後顛顛。常令幼子偕行。嘗對人曰。此非兒也。杖也。子景其高風。嘉其選趣。作歌以贈。其添詞人一段佳話云。符一家言。程衷素字阿白。文昌坊人。古貌古心。臨池一筆不苟下。能為虞歐陽顏柳諸體。金太史麟傳之。休寧志。舊傳樹老必自焚。未之信。甲子歲。邑東郊株樹山。老樹無火自焚。一晝夜。枝半燼。樹仍活。東南郊高瑯嶠。崇巖間。燬山出烟。七晝夜。後忽自息。今于申歲。燬無火自焚。

欄楯柱心皆燼。鐵項自空墜。現出錫匣。貯血書。金剛經一部。清江筆記。

余常念是增為一邑文峰。邵大常庶倡造不可廢。余欲一新之。而有願未遂。

北京前門開亭侯籤。靈異不勝記。休寧汪太史楫出使琉球。往時僅三晝夜。遂抵其國。蓋御書中山世土四字。賜琉球王尚貞者在船也。及返時。波濤萬狀。曠日遲久。然有烏鴉千餘。夜繞楫帆。船破數尺。又有巨魚塞其缺。處不漏。封君太翁生伯七旬誕。琉球君臣預撰序文。製松竹詩書錦屏寄祝。是年元旦。太史同其三郎前門關帝卜籤。俱得一紙官書。火急催經舟東下。浪如雷。雖然。日下多驚險。保汝平安去。復回之詩。當時駭而不解。越數月。出使命下。副使林中翰石萊曰。事有前定。余元旦得關夫子籤。乃一紙官書。火急催也。太史亦述已籤。互相嘆異。三郎亦隨父渡海歸。俱驗。全上。

甲辰閏三月十二日。明經范子眉生卒於都城報國寺。龔芝麓都憲來靈前哭之。越二旬。發引。潤州潘江如。古歛孫夢在。星源潘二南。同邑吳子謀。汪禹成。暨其內侄黃敬明。扶輓登舟。子從陸路至淮。先經營家事。不負死者所托。因與其兄元敷。共第臨萬。其立繼子宜勤。奉科生嗣。而三分眉生之業。元敷敬子一廬不染。因以閨女許配子長兒。道數為室。事畢仍進都

赴吏部投供。汪太史舟次有贈余詩。道其事最詳。詩云。吾鄉范良湖海士。九州結客燕都死。生平不少遊俠人。遠隔關河千萬里。趙侯藉藉邦之彥。匹馬承明方調選。長安趨走無時閑。十日因依視含歎。范生笑入廣柳車。左右競出臨危書。書中絮絮意何如。托君笑貌諸孤。諸孤遠在江之北。饑鷹臥虎眈眈視。誰將一矢解重圍。全憑義氣換征衣。黃沙北走雁南飛。故人骸骨須臾歸。拔劍坐使風波息。食肉羞看狗彘肥。憶昨錢塘胡彥遠。臨死不問家人產。伸手大書作丘字。老父嬌兒都不辨。一朝白馬來柴荆。下馬自稱丘季貞。身從江北來江滸。身是胡君好倚侶。胡君身後身任之。應為養親兼嫁女。此事人人道奇絕。媿美者誰起天羽。

而門縣治形肖猴。前朝江右人為令。造城鑽之。猶聯賢二解元。城有山。俗指為猴腦。後令又以巨石作八卦形。歷之百餘年。父老忿其破壞風水。欲易之不果也。曹司馬貞吉著篆時。張孝廉瑛。毅然率眾掘其石無數。石長丈許。皆直豎土中。未三年孝廉冠南宮。懷秋集查二瞻名士標以書法名世。畫尤工。然不肯輕下筆。家人告竭無粟。乃握管計一紙。可易數日糧。輒又閉筆。二女年將三十。未嘗及嫁事。客詰所以。曰。余幾忘之矣。今八十尚童顏。嶺南雜記

明時新安兩相國。許文穆公後。為程公國祥。國祥號我施。歎之古關人。萬曆甲辰進士。兩為邑令。入南銓。一徂他。蒞事。甘之如飴。以病告歸。授徒講藝。僅給館粥。起北禮曹。轉典北選。以特立不阿。為中人所忌。竟落籍家居。欲詣所知。率自策一筇。懷刺投之。人不知為顯者。崇禎間。賜環。游歷卿寺。至南京倉場總督。儲峙倍增。陞北京戶部尚書。方治園。殫其指搆。每五鼓入部。至乙夜始出。日惟自置乾肺一瓣。燒餅數枚。啖食而已。未幾遷文淵閣大學士。多所匡正。偶以陳對失旨。遂允告歸。卒。

徽州監生江旭奇。因思陵幸學。疏進孝經疏義。並請祀諸葛亮張巡岳飛于文廟。章下所司。崇禎長編汪溥勳。字廣淵。歎之章咬人。順治丁酉舉於鄉。是科榜後。物論紛然。上震怒。臨軒親試。以詩賦序辨說制藝。表判策論。甲仗森嚴。人皆股栗。溥勳即書以進。上得卷色喜。考山中。拔置舉人第一。己亥。又召于瀛臺。再試如前。考置第六。是年會試不第。臚傳之日。上令傳呼江南舉人汪溥勳者再。特論惜之。後康熙丁未。始成進士。授中書。歎志

泛葉奇

黔兵始末

黔兵獄與新安百萬生靈湯沸矣非正希先生忠誠貫日史閣部野撫按兩鄭公力持其間哀吾民將盡糜爛奸之手余唇年目擊不能平者數十載欲敘之無所核也偶汪共洽得程子不匿手錄黔兵事二册甚詳頓還舊觀不置手錄書最富及而蕩散無存是編適落紫洽手子得雅其繁蕪入泛葉中俾知金文毅之功在桑梓云

壬午冬十一月中原賊再張陷荆襄承德大將不能支遁走武昌大江以南亂兵殺掠淫穢不忍見不忍聞不忍言而遭其毒者莫新安之人多其明年春賊飛檄稱勤王兵犯池寧諸屬縣直窺金陵賴當路力退不得下將圖新安恃西北諸嶺守嚴志備備苟全二月賊破新三月黃我郡南路為發忽報有兵入郡湖逆上江省補黔兵改道將馳驛由樂德入發合郡震悚以被賊乘郡西南之虛而入方議守發而請命鳳督曾不一日而郡西之祁又報有稱沐國公兵來者既無所請命又不半日已突抵郡城下於是合郡惶惶心悸愈不知所出命在且又呼吸間矣當是時非拚死出擊即傾郡潰散欲令民無孱妻子逃走亦無得操挺樓山禦安坐以



聽其入而忍其荼毒雖勇如黃育智適良信不能為計也新安以自虛名受實禍四方之人素不以為人而以為肉令拾亂時乃復自甚至懸坐入郡諸寇之江右人及嶽木郡人而亦以為是風督黔兵且置樂平激變及樂平自申詳所招現禁之黔兵黔將而若必欲盡舉而飛坐之數人而後甘心者哀我憚人見其楚而樂其無生謀集諸文移錄其要者為帙解憫憐君子得大畧覽觀焉新安固圍記序記全文不錄

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應天巡撫鄭督照得流寇張逆偽稱勤王兵將直窺蘇常嶽寧乘吾不意地方官須督水陸大帥扎營要路拒防者勤時勢危急不得不

大聲疾呼如致棄防自簡從事節錄死撫救三月二十三日發源縣接得鳳督部院遊擊將軍姜劉謝李牌督黔兵由進賢餘千萬年德興發源休寧嶽州蕪湖徽節錄黔兵來牌

按此賊未入嶽境三月二十五日至樂平而變起勢詳於後

嶽寧兵備張諱文詳時牌云自黔抵鳳應從大江直下即曰道梗亦應由皖達鳳若發源原非通衢萬里政廢何故合平僂而投險道且後開發源休寧至嶽州蕪湖暫繳而積旌涇南等縣又何故竟未開戰既云往鳳陽征勦而蕪湖變繳又何為情屬叵測仰縣官吏節便致

柳鄉勇協力堵截。母令乘虛入內。自取他禍。柳鄉勇

道。按院鄭真。牌。賊兵到蕪。在初一日。陸路來者。由江北

去。此夥全是土寇假兵。仰速集鄉勇扼要堵剿。毋致流

毒。節錄按院牌

三月二十四日。刑門縣飛報接抄浮梁縣牌。開稱沐國

公往鳳陽守皇陵。傳報一千五百員名。今三月十六日

早自餘干縣陸路到饒州。在南天寺住下。共約六七百

人。將兵都閻姜姓。鄱陽縣用水手一名送。備猪肉鹽

米賞兵。除彼長行馬外。計縣馬二十七匹。每匹恤馬錢

一千文。府城十七日開城。十八日反開城。差巡檢迎接

據說不由萬年乘平。而走浮梁。特先馳稟。節錄浮梁

來牌

三月二十五日。兵到刑門者。人馬百九十餘。其中有

納婦人。及土音楚語者。刑令趙文光。令於城外廟堂

歇。而來兵強居民房。民已忿怒。停二宿。漸肆擄奪。二十

八日。到塔兒頭。殺傷居民楊冬等數十人。賊休鄉勇

在界把守。互驚曰。賊也。急擊勿失。遂奮力前與敵。被

傷黃五許撲等數十人。鄉勇益向前死闘。來兵遂勒馬

奔回南岸。奔入汪氏宗祠。鄉勇圍之。放火焚祠。殺傷

突。盡死。遺聞

樂平縣三月二十二日。縣將劉昭瑛謝上用。李華玉。姜

美等。統兵三百餘人。稱先奉鳳陽督院馬取調。賊兵。別

資據代。自貴州起程。道由南昌。經樂平。望德興婺源等

處。職察其兵有來歷。即安設各官。并犒賞眾兵。訖。次日

二十三。天雨多。駐一宿。至二十四日。趙齊夫馬就道。親

初云。取道德興。而臨發。忽又往饒州。且華玉率先。與

謝二將俱行。獨劉昭瑛留後。夫則另索夫額。馬則另

折。乳又夢恤馬銀每疋三兩。更誘本地無賴充數。隨

通邑人心。已為疑駭。及二十五日。又聞踉蹌復回。縣

先晚。已至大吉張姓。係鄱陽地方。離樂五十餘里。念

擄掠。幸猪煮雞。縛夫姦婦。百姓憤極。聚眾格逐。前

去。只得又來高橋。以至吳口街。將復往德興。更擬殺

田農夫。凡經過之地。無物不搶。經宿之家。有婦皆姦。

外人等。遂認為流賊。奮勇相逐。當晚。賊兵仍退高橋。

民驚迫。喊。各鄉聞風。持竿擊殺。互有所傷。次日。官

報至。職即出城赴救。見急奔者三人。詰係劉昭瑛李華

玉姜美。即與押送入城。獨謝上用不知着落。樂平縣

樂平縣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職親救得三將劉昭

瑛李華玉姜美進城。彼時鄉民環聚。喊泣。必娶取殺

寇方散。劉昭瑛等慌懼。於本日申時投呈。內稱。昭瑛等

自十五年十二月離縣。督押馬騎。行至江西饒州府樂

平縣。於本月二十二日到縣。蒙給夫馬。并犒賞眾兵。甚

二十四日進發饒州因錯念頭改道德興不料行至吳口街冤遭彼處鄉兵疑為流寇糾眾數千四圍趕殺無處投奔只得願投縣監聽文以便前進并據李華玉姜美連名具呈自願投監亦同前情據此暫將三將監禁以慰民心鄉民漸次解散已經約畧具由通詳去後又據本縣耆民陳七等呈送間拾賊遺紅片包一個內詩稿一紙云戰馬騰騰日日騎人人都著紫羅衣紅旗焰焰人驚膽寶劍稜稜鬼皺眉大戶積錢還我債小民養女是吾妻明年端坐南京殿一舉成名天下知驗收財庫隨據本縣六都吳口街鄉約人等詹金吳啓等連名告為流寇屠民大變事又據本都民程敬等告為除惡

奇聞奇事卷十一 長樂奇兵

寧民事又據本都民趙齊告為受害事又據一都程正興流賊倡亂殺變淫擄事又據四十四都民盛祥告為勦寇安民事又據本縣西關居民告為情迫呼天斬叛安民事又據馬戶盧春部等告為太歲災命事又據沿途受害居民金李吳等告為異寇淫擄焚殺慘變賞申究勦固安民事又據二都民汪五等告為兇寇擄掠殺死四命事又據早夫告為惡殺苦役事又據二十五都高橋村葉恩等告為流寇擄掠殘害坑農事在卷全又候院司道批詳至日復詳問乃有婺源德興休寧祁門四縣隣界各村聞風各遣傳牌不絕每云統率鄉兵千餘前來會剿救護等情離俱備由回阻以免批擾地

方且聞恩黎民驚駭日甚日三將同陞續擒獲逃卒名俱收在監云云樂平覆詳

職方清吏司案呈據鳳督標下監紀官李章玉稟將包玉等稟稱蒙募黔兵七千統領二千過嶽被祁門等縣人民殺死兵七百名馬六百匹叩臺作主等因案呈到部為照百姓驚心風鶴誤認黔兵為亂寇彼此格鬪互有傷傷事屬駭聞情亦可憫死者已矣生者豈可羈留且買來戰馬俱係鳳督官銀如有收存當盡行察出以還該營本部將調劑於各主者仰官吏留心處置其

奇聞奇事卷十一 長樂奇兵

茲緣流寇假赴試而被虜冒開部而被襲冒官差而破無為嶽場士民聞之戒心處處設險隄防雖沐兵未破嶽而嶽民被毒可勝憫惻今奉部憲行察并令府兵馬本府奉檄且感且懼即嚴行祁縣等縣從實察據刑縣來兵馬已敗於樂命未入嶽本府看得黔兵三十二到樂民認為寇捐生格殺僅有三弁投監盡載饒郡烏同知詳內至於祁縣流寇或足沐兵或如平樂嶽云沿途收帶無賴原無馬匹到祁五月十八日嶽州府

一件徽祁鄉官有司無辜焚殺官兵等事奉聖旨據奏黔兵八百赴調過祁官紳無端誘殺好生慘毒深可痛恨吳淵鳳趙文光朱世平金翰休通着該撫按提解來

京究問張文却唐良懿着從重議處仍察下于其丁梟
示馬匹器械各項照數追還該督軍前不許隱匿被獲
疑騙該地方官具棺收殮設壇致祭其已到各兵該督
厚加撫慰勸賊圖功以膺懋賞該部即日檄傳初奉

一件兵部為密陳江南情形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崇禎
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奉本部送御前發下紅本
該本部題前事等因奉御批已有旨了仍着該撫按確
察情形密速飛奏朝廷自有裁奪該部即行密傳欽此
欽遵恭奉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用揭帖前去煩為遵
照御批內事理將鳳督徽和鄉官有司一疏事理確察
寄園寄所寄卷十十一

情形密速飛報以聽聖明裁奪務期不激不縱兵民兩
安希為萬分愷慎施行須至揭帖者崇禎十六年六月
二十四日能奉溫旨

此時若非兵部密疏則嚴旨單行關府驚惶更不可
明矣

徽州府鄉官倪思輝畢懋良畢懋康姚宗衡吳孔嘉金
聲黃顯素汪元標王文企凌世韶羅炳許志才許志古
游有倫張士楚等謹揭為危地可憂狡謀已兆布告士
國共幸陪京事公刊不錄
巡按監察御史鄭崑貞為黔兵假道淫掠鄉民奮聞致
傷軍報始末情形仰祈聖鑒事○時余同鳳督馬士英

安慶府推官來集之往徽州一帶細察兵馬下落初
流語不覺
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瑄為黔兵焚掠徽民鄉勇
橫闖樹敵據報情歸謹先上聞仍俟察明再行奏奪事
可疏請不詳

鄭按臺覆題為遵旨確察密奏以憑聖裁事六月初七
日具疏報聞正在候旨七月二十八日忽接塘兵小帖
云今有鳳督差兵在路揚言朝廷賞我鳳兵擒叛大功
前日徽州殺我黔兵皇帝將府縣官拿去正法鄉民盡
要砍頭我鳳兵豈比左兵任百姓抵敵等語職未接咨
御劄未知此語何來竊恐傳布入徽徽民必洶洶懼
寄園寄所寄卷十十一

山郡又構一亂萌也今得督臣馬士英全本抄閱之以
八百人馬盡喪於祁門以故殺之罪全歸於推知宜皇
上有赫然逮吳翔鳳等以究其殺是兵之緣也第督臣
疏中所列情形只憑差官萬民安口稟萬民安只據道
役鄭天卿口傳此中不無可商先是萬民安至太平以
前途戒嚴難行求職一文回報職語之云此事方在察
矣總督差汝正要前探實信豈可不去職給之照牌着
本官至饒州方得下落等語不謂萬民安僅至旌德而
同旌去而三百里傳報且未足憑而况得之途說哉夫
黔兵之被殺實自樂平始數月以來事跡著明遠近其
知非賊一人所能矣有虛實職請直提為我皇上再陳

之可乎。按徽州婺源縣與饒州樂平德興接境三百二十
 十四。婺源縣接有黔將劉珣等飛票。而民以改道無
 印疑之。既而和門接有浮梁之票。初云奉調黔兵。再云
 入援沐兵。而民則愈疑之。其至樂平也。據署印同知鄭
 文明申報江撫云。黔兵自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馳突於饒州德興之間。殺在田農夫十三人。姦一女子
 立死。放火焚居。無物不掠。鄉兵尾而圍之。城下至萬人
 翻上用。不知下落。劉珣率率王美投。身免。失
 萬人同數百人。其不肖餘類可知。三將投監。賊行徽州
 府往察之。據樂平六月初三日回文云。轉解至府。現禁
 饒州府獄。本月十四日。督臣監紀通判方象乾見職云
 三將已至。樂平節回到營。則其未至和門。又不辨。而
 明矣。其入和門者。係三月二十五日。該縣差役偵探。稱
 人馬實百九十餘。縣官令於城外祠堂安歇。黔兵居
 居民房。停宿二日。婦孺發飲。百姓憤怨。二十八日。行至
 塔兒頭。殺居民楊冬等數十人。時縣休鄉勇。各在界口
 把截。見其僧婦雜處。認定是賊。拏一死敵。又被黔兵殺
 傷黃五許樸等數十人。黔兵勒馬闖回南岸。奔入汪氏
 宗祠。鄉勇圍住。放火焚祠。黔兵殺傷奔逸不等。此百九
 十餘人。關於和門之始末也。當知縣趙文光。給與米酒。
 并撥與馬匹。百姓謂其迎賊。幾至鼓譟。鄉官緊守城門。
 不敢出和。距府百八十里。知府唐良懿聞報。自往救止。

而變起瞬息。已抵及矣。道臣張文輝駐旌德。四百里而
 遙。差官飛報。不一而足。而亦無救於臨時矣。推官吳羽
 鳳。請官也。署休寧縣事。去刑百三十里。聞警料理。派守
 晝夜匪懈。實未出休城半步。督臣所聞。始亦傳聞之誤。
 縣知縣朱世平。曾跟督鄉兵至西武嶺。亦未至和也。
 金翰林者。原任縣吉士。金聲也。項鎮兵風鶴特。徽之鄉
 鎮。各立義社。其保境守。本官捐貲饗士。募子弟千五百
 人。扼諸嶺隘。休人賴以無恐。其器械衣裝。視他隊鮮明。
 故金翰林鄉兵之名。藉甚道路。其與和縣敵黔兵者。本
 官募兵有在焉。謂本官臨陣而指揮之。職不敢為本官
 誣也。本官守禮者也。豈其以衰經親金革之事乎。昨職
 會同督臣。委安慶推官來集之。往徽察勘。本官回復實
 實如是。但云馬匹無幾。一聞兩院有察追之檄。各已滅
 跡。亦只可量賂馬價耳。職復令本官至壽州見督臣。面
 陳顛末。不知督臣寧無悔任耳之已甚否。蓋督臣黔人
 也。其軍中參佐。大半皆黔產也。督臣方收黔兵為長技。
 一聞是信。不唯嘆兵馬可惜。亦且苦錢糧無銷。黔之兵
 將。多有子弟親戚在數百人中。不勝憤恨。遂使督臣激
 控於皇上。請殺鄉紳。殺有司。殺百姓。以快士卒之心。而
 不知自古用兵。無殺鄉紳百姓。為兵報仇之理也。職聞
 監紀李章玉。一路不能鈐束。劉珣等故章玉自與包
 玉等。從水路而下。而珣等自改道饒徽。兵離監紀。卡

有不亂而此黔卒之猶悍。又異常乎。其李之晨所...
枝。聞在相陰縣。兵譁殺之晨二丁之晨未知下落。兵各
潰逃。絲是觀之。則黔兵之紀律可見矣。司馬法嚴明亦
所不貸。而特不幸發自百姓耳。百姓誠有罪。然無他。爲
父兄妻子死。聞也。有司者。能令百姓坐視父兄見殺。妻
子見辱。而制使勿動乎。青燐白骨之中。半是黔鬼。半是
土魂。職不知其誰冤。其誰殘暴也。若如督臣所云。職
軍怨憤。不可不洩。則自兵興以來。客兵經過。毒害生靈
不知多少。左兵之至江左。男婦被殺擄。不下二萬。驚
小邑。婦女之守節投溺者。八百餘人。職所建醮以度。其
嗚呼。此亦民怨滿盈之日也。而誰與洩乎。又何怪楚
之激而從賊乎。兵心一者。不可爲。民心一去。不可
國。安危之幾。全係於此。是在皇上之妙有裁奪而已。除
徽寧道張文輝。徽州府知府唐良懿。候處外。推官吳鳳
鳳。知縣朱世平。鄉官金聲。謹會同撫臣鄭瑄。遵旨提解
來京。但徽屬六縣。見在五無印官。倉庫獄囚。須接備
人。方可離任。職一面議委署印交盤。卽行起解。不敢延
緩。卽門縣趙文光。被察回籍已久。容職另行移提。其
手采丁奉。有梟首。六邑人眾。豈可勝誅。職使駢首定讞
他變。合無量察爲首者數人。以伸國法。其馬匹器械。宜
取必致驚擾。合無令職等會議。量估價值。解赴軍前。
另行賞造。被殺屍軀。職已行地方瘞埋。令再行致祭。訖

至解提各官。職各保其無故意誘殺之情。而地方有
自當受過。予奪於全。出自聖恩。却府唐良懿。清廉威
爲民所戴。今既東身。則府署已空矣。當民情洶沸之日。
境內早荒之年。皇上不可不爲重郡安危計也。職軍
情形密速飛奏。若有一語偏護。則治職之罪。以告兵民。
伏乞聖鑒施行。鄭按院謹疏
鄭撫臺覆題。爲遵旨確察密奏。仰候聖裁事。鄭撫臺
疏不錄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加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今丁憂
聲。揭爲據疏畧辦事。刑文不錄
金聲疏云。臣甫筮仕。讀書中秘。痛憤至憂。奉命命草。兼
事戎行。臣受皇上特知殊恩。雖以病歸田。而積憤
期得一當。以副皇上冀安天下之心。庶幾君臣道合。用
垂千古。日夜磨厲。不遑逸安。而君恩未酬。父命旋墮。春
冬聞京師告警。苦塊之中。不能奮飛。繼值闖賊披猖。
帥南遁。亂賊公行。檄文盡冒。勤王官兵。沿江屠殺。漸
金陵。東南震恐。望風潰徙。蒙撫按檄行郡縣各屬防
臣從郡縣有司。及士大夫之後。以爲欲抗賊氛。先定民
志。日宣高皇帝六諭。告以入事父母。各保井里。山事
上。其因封疆之大義。與民同命。效死勿去。臣效空言。爲
有至性。聞之無不泣下。感奮者。不意三月廿四夜。忽傳
發源縣報文。稱四遊擊將軍之兵。自黔入。賊斃命。大

寒心者也。備陳守禦全義。

金公據實破說疏。及何辨揚。文繁不錄。

那紳士民公揭。為山邑之禦賊甚苦。黔兵之卸。祿太奇。備陳顛末。仰祈公鑒事。揭文不錄。

縣待罪知縣朱世平。揭為欲遵朝廷功令。恪守上臺。憲檄。與民效死。幸保危難。謹陳顛末。以明職守。以白民冤事。揭文不錄。

寧國府公揭。為勢已極。震隣可駭。急明殺奸之心。用固守禦之志事。揭文不錄。

徽州六縣耆民。陳王前。畢勝。汪澄。盧從朱。孫康。程大定。等。揭為詳述徽郡禦賊之顛末。直白監紀嫁禍之情形。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五 兵 主

是時金公。仍有復吳四尊札。與撫按兩臺公祖書。五

月。又上撫按兩臺書。與黃劬菴書。與朱震青書。與陳

菴書。與史大司馬書。與熊諫垣書。專與撫臺鄭公書。

俱娓娓數千言。詳金太史燕貽閣文集中。茲不復載。

奉聖旨。這所奏是否確情。姑俟吳翔鳳等解完奏奪。數

百餘兵。橫催鋒刃。得不得不問。何為為兵報仇。鄭崑貞侯

那紳金翰林。首發大難。而知縣朱世平。趙文光。羽翼狂

逞。遂為江南一奇變。四官俱已奉旨逮問。亦可以正厥

罪。而洩死者之恨矣。至徽寧道張文輝。知府唐良懿。先

時曾接撫按之檄。隨時又折諸青衿之請。奈何不嚴行

查。坐視屬官士紳。專擅不顧。冥行而罔忌乎。各應降

三級。戴罪管事。其臬下手兵丁。追還馬匹器械。收殮俠

骨。招祭忠魂。即責成二官。以為自贖之地可也。北都考

功司看語

是時有顧子方。果上錢牧齋書。及錢牧齋與金

正希書。與鄭撫臺書。又有張受先書。與顧瑞屏書。

書。顧瑞屏與鄭撫臺書。鄭撫臺復顧瑞屏書。皆言黔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兵 主

兵事極其懇切。文繁不錄。

鄭按臺復徽州那紳書云。今天下竭郡邑之物力。以事

視黔卒加倍。而眷中參作無一非黔。更有親戚兄弟在
 戍殺中。排激之無所不至。劉昭瑛等自樂也。又自辭其
 事。是以歸罪於徽者獨苛。然而通國知其非公論也。今
 聞其乃補疏。續參饒南。則和門之說。不攻自破。而賢大
 夫與道府有司之無罪。亦不自明矣。貞於十六日拜
 有小疏。凡可以為貴鄉訓雪者。亦頗委曲詳盡。第闕
 奏。未敢暴其辭。恐聞者愈以買罪。况日月光華中樞妙
 用。只令始末昭晰。於諸公夾無稍礙。但明旨既宣。自宜
 奉行。雨露中廻。更顯聖德。平心靜氣。以俟之。使言者深
 悔任耳之過。則事機旋轉。復不費力。凡一切展辨。宜自
 新省。不知有當於列位台臺之萬一否。若蒸黎自掉頭
 目。初無纖過。聖天子豈以兵易吾民。貞待罪未去。終當
 以身蔽之。幸台臺集而慰諭之。有督撫之護兵。不可無
 地方官之護民。貞也。雖愚。知所從事矣。覆書全抄

外有鄭撫臺復正希書。與唐太尊書。鄭按臺復正希
 書。又錢牧齋答馬瑤草書。又程兵尊復正希書。俱不
 及盡錄。

兵大司馬復徽州衆紳書。謹復。今天下之所最厭苦者
 惟賊與兵。乃兵之足為患者。或自以為兵。而郡邑莫能
 禦之。又或人以為兵。而羣坐而俟之。是故兵之所恃以
 逞者。賊亦目之以為名。而居者不察。此郡邑之所以淪
 凶而不可救也。貴鄉號僻壤。又殷富。不見兵革。此其為

豺虎。屬目久矣。三月初門之役。衆志成城。一以扼險。殺
 敵為勳。使天下之人。盡如貴邑。寇盜不難平也。而議論
 或取若此。何以為地方。細繆計耶。所論敬心誠之。方允
 率復。伏望鑒原。覆書全抄

兵大司馬與金正希書。老年臺之名在天下。無知與不
 知。皆能言之。若淮陰之距新安數百里。又受事有年。而
 高山之遠。發於寢寐。上林之鷹。不通數行。平生疎拙之
 辜。誠不可以擢髮論。以和門三月之役。貴鄉諸生曾一
 通其顛末於淮上。而後知老年臺之忠孝為不可及也。
 當今之為國家患者賊。而殺賊則兵也。兵能殺賊。則兵
 兵不能殺賊。而所殺非賊。則併不得為兵。夫兵之不得
 為兵久矣。至兵之假號為援勳。為勤王。而實快其凶掠
 殺百姓之志。此憂時之士。所以當食而放箸也。又况紆
 綏縱掠。明賊之行徑。而欲責地方之不疑。胡可得耶。
 前已有字致當事。乃其復第者。以各兵自明其非賊。將
 馬匹器械。一切交付。而地方於深夜。圍而火之。第亦正
 疑此舉之太過。及讀台翰。則此語又似為募兵官之故
 為辨點也。台論云。與賊入而後有悔。毋寧禦之而後有
 悔。夫禦之一字。既難言之。而悔之一字。尤難言之。今江
 北之民之蒙難者。歷十餘歲矣。苟其一心禦之。即未必
 悔。苟不禦而即悔。則亦必禦。而以悔之恐後。而禦之獨
 先。此固明哲之事。而向當事者之不見諒也。老年臺身

苦塊之中。而力負疆場。志安桑梓。身任而不勞。怨而不悔。慷慨激烈之氣。發於楮墨。灑灑累千百言。使人悚服。聖明在上。晦靈之日月。何可不掛中天而行也。大教謹一一心識之。第法道以南樞員缺。謬膺簡命。今且揚帆次真州矣。正值旁午。諸不遑及。惟老年憂鑒之。嗣將另布。不盡欲言。覆書全抄

馬督復徽州。眾鄉紳書。恭惟台臺。聖世臯夔。清時山斗。五百年之名世。夫豈異人。億萬載之皇圖。實惟永奠。固英所景仰瞻依。奉為師範者。况忝榆枌之末。濫疆場之寄。所望於覆露者。又豈頹栢所能罄哉。黔兵被殺一案。事出意外。大非得已。英豈樂為是紛呶耶。按臺公祖。密

寄書

寄書

寄書

寄書

疏中所云。英倚黔兵自強。兵馬遠來可惜。錢糧不能。算各將士親戚子弟多在此中。不平之鳴。亦不外此區區耳。英自永城歸壽。只聞刑門之事。未知樂平之舉。而各將士。波聲震天。憤欲南渡。英國八百人之屍。至七百餘。臨之失主也。不得不據萬民安所報。撤寧差役之言。以入告。若使彼時貴府有司。據實相聞。留一活口相示。何敢以樂平之數。盡歸刑門。縱知樂平亦殺。弋陽亦殺。而樂平更多。亦即陸續據實上聞。亦何敢膠執前誤。獨仇刑門也哉。當日自武陵發兵東下。步兵從舟。而馬不可越洞庭。涉長江。不得不取道長沙者勢也。江路險而便。且兵多。陸路坦而便。且兵少。監紀官之取水不從陸。

亦勢也。原擬騎兵出九江。會於皖口。不意至兵在秋浦。迫使歸撤。此意外之變局也。又不意押馬諸將。以人馬眾多。店舍橫劍不便。分先後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之變局也。然豈料前途有人焉。設罪而殺之也哉。在刑門者三百人。無子遺焉。在樂平者五百餘人。止存十一人焉。弋陽者二十人。亦俱喪元焉。刑門啓鑿之故。無人可問矣。樂平者。止駐一夕。次日行二十里。而被圍。有何積怨於地方。然猶曰人眾也。弋陽之二十人。又豈淫掠之故哉。嗟乎。此八百人者。皆將吏親戚。頭目精銳。非無籍獄悍之兵也。使果圖淫掠為不逞。則惟恐不合其黨。張其勢。又肯輕為分折。零星受屠耶。然此在事矣。三百餘人。無噍類矣。不淫掠耶。誰為實問。果淫掠耶。法亦何加。但數百之冤魂。其父母妻子。令英作何安頓。數百之戰馬。數萬之金錢。令英作何歸着。惟乞台臺設身處地。為英一籌耳。貴府有司。及公私揭帖。但云原無黔兵入嶽。監紀懼罪。以樂平之事。移禍於刑。想亦非公論耶。昨見按臺密疏。所以罪英者至矣。而疏中所察情形。則似乎止爭多寡。不爭有無也。止罪黔兵以淫掠。而未嘗諱殺兵之事也。即萬民安所報者。不全屬於虛也。其言英不平之故。言言皆英隱痛。英何言哉。至兵之入樂。入刑。監紀何知。江楚異路。監紀何罪。英疏具在。自據萬民安所報人告。時李章士在浦。護諸怨軍。不使南渡。其夢夢猶

英也。何罪可懼。何禍可嫁。何謗可造。而欲代殺兵者分罪。又欲未死之黔兵。與死者同罪。不亦甚乎。然英所言者。公事也。非私怨也。鄭公祖之疏。英甘唾面。不敢有異。同焉。既以入告。則以威福聽。是非聽公論。竟敢聽執法。察給聽撫。按亦更不執一毫成心。不敢出一贅辭。但欲得職。馬以濟急。器甲以禦寇。嗟乎。萬里招來。實英作之孽。送入鬼門。實左兵為之梗。而無故被戮。實衆人宿生之冤債。但所惜艱難之時。一盡千金。而精兵猛將。良馬堅甲。不得為國家效毫髮之用。則英所謂嘔血腐心。驚魂臨魄。淚下沾襟。而不能自己者也。然今之風督亦極難且苦矣。大江南北。楚豫之樞。無事不相瓜葛。而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主

一丁一馬一甲一器一鉛一炭。無不取之數千里外。絲忽孰非國家之金錢。而泥沙棄之。土芥拋之。誰非臣子。誰忍置之度外。想亦台臺所垂憐而心亮者。時事方棘。血戰經年。鳳兵肝腦塗地。於江南似不無小補。亦未必無緩急相需時。想亦台臺所汲念也。軍書旁午。草勦蕭復憤憤。不知所言。英無任惶悚之至。原書全抄

後馬督與阮開海書。內云。弟自守不暇。寧樂與人為難。又云。大約殺人之下。非手。則不欲開此路耳。樂平也。陽聲起於同馬。亦不同也。聞按臺公祖。已有疏據。樂平相門之報。以聞上矣。弟之為軍吏。按臺之為地方。易地皆然。又云。樂平殺官三十餘員。相門幾殺二

十員。內包萬春。范成。則萬夫敵也。又云。樂平之事。業已補贖。相門之案。自然解網。弟匪匪苦衷。無可告訴。又不便徑達之鄭公祖。伏乞便問。以弟萬不已之懣。處無可奈何之遭。轉達。但求設身處地。為弟一思。則弟之苦。可蒙鑒原矣。

又正希先生致馬督撫書。亦數千言。不錄。

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馬督行牌。一運越金萬兵馬。二運黃總鎮兵馬。三運劉總鎮兵馬。四運中軍楊副將兵馬。五運本部院內營楊副將兵馬。會同太監。臨刻期渡江。勦賊。水路。廬州蕪湖九江南昌袁州。陸路。廬州蕪湖寧國徽州祁樂袁州等處。雖殊批再

寄園寄所寄卷十一

卷十一

寄所寄卷十一

主

論和樂云。不得已而假遊。萬無縱兵私行報仇之理。各宜安心。然而人心惶惶。舉郡不寧。嗣後賴諸當事。及正希先生史大司馬力。馬督兵不渡江。民心始安。弟恐傷老母心。北行之事。隱不敢以告。行行且止。為老母數日遣人一追。真無奈何行也。今且將北渡矣。郡事弟一到都。便可決了。惟家下事不能不係念。恐其見弟北行。而乘虛入郡。欲有所為。則歛中諸紳。不得不努力。邑士民無主。惟兄勿避勞怨。與邑中諸公商計。使弟一無所慮。則幸耳。數蒙聖念。舟次草勒。勿卒不盡。願言子弟。幸時教誨之。正希公與羅希呂先生書

巡視上下江御史黃為仰體新恩。酌量情法。措補軍餉。

重治首禍以結欵案事奉聖旨。敕人慷慨殺賊兵掠奪馬匹。情罪可恨。但已經大赦。姑從寬結案。汪爵依擬監候處決。趙文光提到另究。張文輝唐良懿姑准開復。吳翔鳳降二級用。銀給與該營死的。着該府縣官遵旨致祭。遺骸該部知道。巡按來詳。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傳總兵官唐通。着回鎮用心整練兵馬。相機戰守。有功日優敘降酬。其死事劉之綸。着從優議卹。卽奏。金聲連與起用。該部知道。郡縣敝郡人無木菜。天下可得無事。散而之四方。種種求及食以自活。遭敵寇交棘。兵火相侵。其失業竄歸。而朝不及夕。無以自存者。半郡中。今且什八九矣。頃蒙補軍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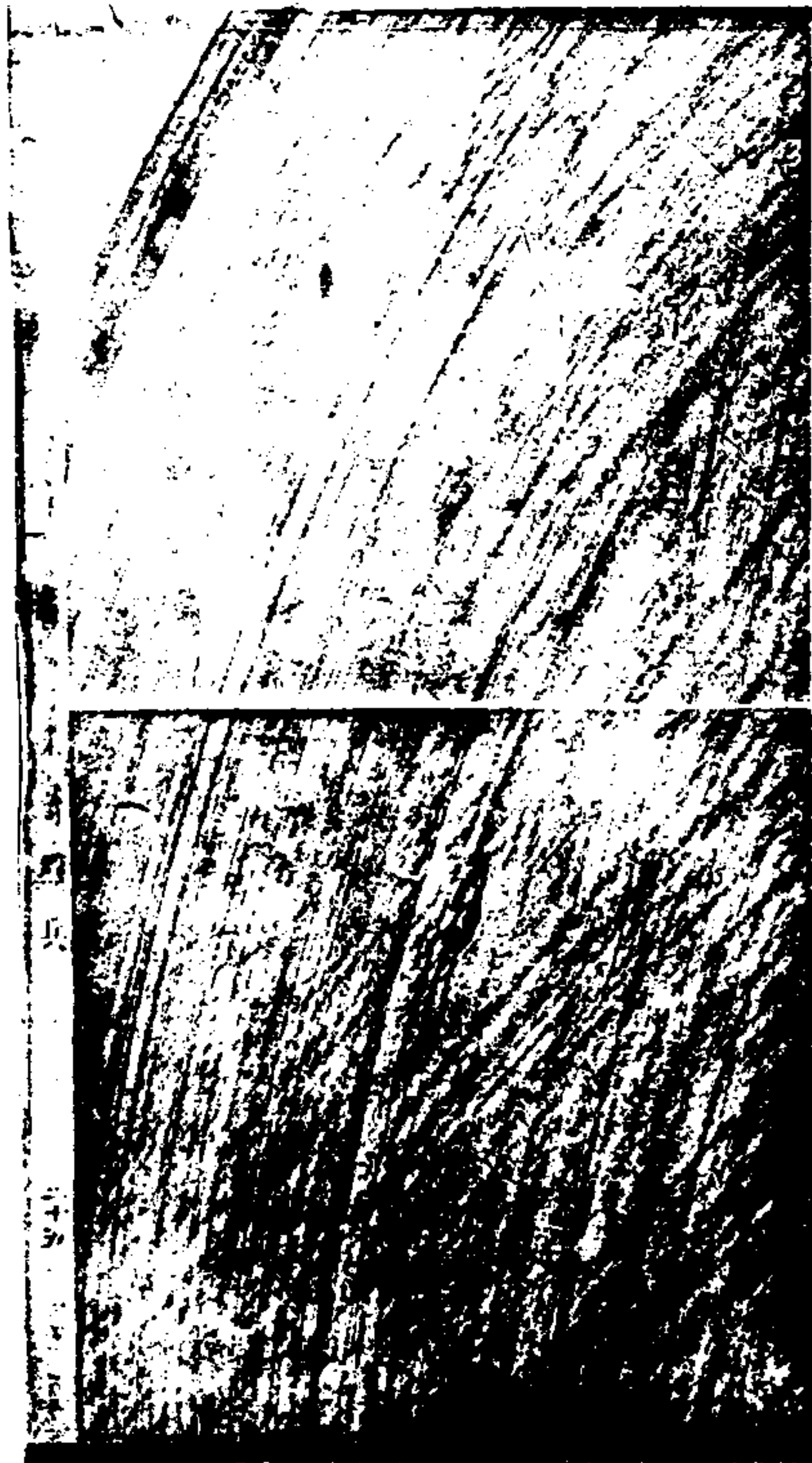
數千金。遠人不知。以為郡中宜若易易。而不知事勢之憂憂其難。已未可一土言盡。乃蒙黃侍御。傳黃陽台旨。必追首事。用兩人重罪以結案。夫當日事端。本由於先時備禦。既家自為守。而機遂發於急難倉卒。則人各擇忠。必坐何人為首。此實不能。而且定重罪。尤難乎其為獄辭。郡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題疏也。內有言曰。黔將蔣正秀。為南樞臣。留以堵禦左兵。有功遭敘。今有司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罪以堵兵。而直可專罪以堵黔也。郡人之傳讀貴陽督鳳時報書也。內有言曰。兵之入樂入神。監紀尙知。原議騎兵出九江。合於皖口。不意左兵在秋浦。逼使由徽。此意外變局也。又不意即馬諸將以

人馬衆多。分兩路而行。則又變局中變局也。始知意外變局。雖鳳中不及知。既而變局中變局。雖自押馬同行之官。亦不及知。而萬山中人能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是黔。又能再逆斷一變局。知入樂之外。復有入神之皆黔。此必不能。今將定重罪。是固不得直罪以知黔也。夫實不知為黔。而相與共出死力。貴陽鑿原而矜其意。即不敢望比於蔣正秀之堵禦。而按其過。亦堵禦之過。毋亦是有過無大。其誰不欣悅於無我之公明。而攝服於不殺之神武。追憶去春。過錢宗伯。宗伯為不孝。述楊龍友之言曰。天下原有兩是之事。黔兵與新安一案是也。不孝唯唯。當煩宗伯為不孝通意。鳳中亦即以

龍友此言通不孝意也。黔人不能無所防而不改道。既改道。或不能無紛紜。徽人不能無所防而不堵禦。既堵禦。必不能無相傷。大抵同一不得已之勢也。於黔人乎何罪。於徽人乎亦何罪。固初不必定一有罪。而後可以明一無罪也。貴陽今秉國均。不與督鳳同。命佛喜怒。四海觀望。斗柄所指。天下春秋。固宜郡人之日夜望恩於督鳳時。尚加進也。誠令重罪二人。而但傷一郡之心。而實有所關係於天下之勸誠。而大有所贊益於貴陽之盛德。亦何敢為一二郡人愛其死。傳不云乎。矧彼人之所。則怒其害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晉人也。貴陽今以天下為家。密邇郡縣。且夕緩急。今亦郡人將為貴

陽管人時也。願台臺幸為施語。請一笑而釋。與陳公

此弘光時。金公與陳雪灘嘗也。於宋於此遂結。



寄園寄所寄卷十二

漸岸趙吉士曰夫斯

受業 沈 弼右文 景鏞延發 校訂
王 紀勉齋 全姪 嘉稷書年

寄園主人曰人生七情如喜樂愛欲皆籍笑以達
之笑亦何能一刻無者顧昂昂七尺勞心苦思徒
供他人之笑具獨不可耳杜牧之云人世難逢開
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余試作牧之插滿頭花以
問世人一噱

燕爾奇

話柄

見有不合於禮義者雖三尺童亦知掩口而掩
裳辭絃中且不惜以其身試嗚呼後之視今亦
曾今之視昔士君子慎毋慮萬世之懜懜而資
之笑柄也

明太祖開平遇春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疑
起棒孟水。開平曰。好白手。遂入朝去。回。內出一紅
盒。啓之。乃斷官人手也。開平驚憂。後入朝。儀度錯愕。太
祖再三詰問。開平懼。吐其實。且叩頭曰。蒙上賜二宮女
今若此。有辜聖恩。死莫贖。故連日驚憂。太祖大笑。召開

平入宮飲酒。命力士肢解其妻。以悍婦之肉。開平驚成
癡癲。又有無嗣功臣。面奏聖祖求養子。聖祖曰。你們悍
妻。平日酷虐。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碗一隻
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乞作樣。龍興慈記

明太祖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
一偵其勤惰。比報者有所事。惟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
蓋時初飯罷。被酒竟入夢耳。上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
臥榻耶。罷其官。令往工部辦事。子欽畧不分新。竟負吏
巾條服之。步入工部。書寫曰。劉庶常何為爾。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部高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作
立。與羣胥偶。少頃上命。一羣人部覘之。還報云。上笑

連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席耶。既左右
與冠帶。歸內閣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帶
還閣中。即一日間也。九朝野記

解學士嘗吊友人喪。悍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備。
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笑史

天順間曹欽謀反伏誅時。有詩傳京師曰。曹家曹家
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學士叩門如繫犬。尚書鎖頭似
牽羊。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當克戰一場。奇語滿朝皆
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續史

金編修路未仕時。為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
書籍姓。婦家為俗夫也。意編修為輕已而背言抵之。續史

子與口占長短句。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氏
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轉述
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門前買
不休。堯山堂外紀

江右胡存齋。政好客。每虞闖人不通刺。若在家。即為
門首掛一牌云。胡敬齋在家。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
筵酒食。以待若無客。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笑史

曹吉祥。姪曹欽反。既殺冠深。又索王尚書朝。王正在一
室。對地。一主事長大多力。遂負之逸。王後繼此人。要津
時呼狀官人。全上

成化間上忠古澀諸司御前奏事准行者皆答是字滿
臆卿施純彥請易照例二字上答甚便尋擢尚書時人
嘲曰兩字尚書全上

成化中內閣劉吉丁外艱起復每始科道以免彈劾
治改元侍讀張昇數其十罪反為御史魏璋所劾左遷
世以吉耐彈目為劉綿花噴飯集

高公毅無子置一妾夫人素悍每聞之不得近一日陳
學士循過焉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
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與
且數之曰汝無子法當棄汝今置妾汝復聞之是欲整
夫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姬少衰述中

李合人峒乃陳公一怒之力也菽園雜記
李大壯畏服小君一不遵令則叱令正坐為縮風昏中
安燈盞燃燈火大壯屏氣定體枯木土偶人譚月之曰
補闕燈檠清異錄

王文穆妻甚悍始嘗作三畏堂於後圃楊文公見而戲
曰請改作四畏堂王不悟問云何楊笑曰兼畏夫人述
慈集

李九我相國年踰五十無子丁改亭大理過其署苦口
勸以納妾夫人在屏後聽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嫗出返
覆引譬語語痛切老嫗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納二
妾因生二子孫月吟尚書亦無子改亭亦如前勸之孫

不慮且拒之曰釋迦不以羅喉傳仲尼不以伯魚顯九
我清品蓋天假丁以祿其後蘇談

李西崖嘗與陳師召擲骰得么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
之果六色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西崖天才也或曰
詒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為異師召笑曰然則

我亦可為因詰西崖西崖已先度其必至別置六骰錯
亂其數師召屢揣之不中乃歎曰公真不可及豈欺我
哉笑史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
行至此已極王堂叢書

嚴相滿父子聚賄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凡五高會而
漁獵猶不止京師名之曰錢券實飯集

唐于畏祝希指兩公浪游維揚費用乏絕戲謂鹽使者
課稅甚饒乃偽作元妙觀募緣道上衣冠甚偉詣臺造
請鹽使者怒咤之兩公對曰貧道非游食者流所與交

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指輩咸折節
為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齊威隨指牛
眠石為題命賦之唐先祝繼立就一律詞云嗟峨怪石

倚雲邊頭角岬嶮勢儼然苔蘚作毛因而長藤蘿穿鼻
任風牽長眠不食齋邊草無力難耕隴上田怪殺收意
鞭不起箇聲糾掛父陽烟御史得詩笑曰詩則佳矣意
欲何為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仰今姑蘇

元妙觀地甚。倘指俸甚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即檄下
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兩公遂乘扁舟歸。投檄
二邑。更修刺謁二尹。詐為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召
諸妓及所與游者。暢飲數日而盡。與日鹽使者接吳。詣
觀禮。見傾圮如故。召令責之。對曰。前唐解元祝京兆
兩公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為此勝舉。金已如數畀之久
矣。鹽使者心知為兩公所給。不問。野編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
能容乞子屬和乎。客大咤。已而戲曰。試為之。伯虎索紙
草。大書一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戲書一上四字
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為也。伯虎笑曰。吾性嗜
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
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一
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詩耶。益窮之。伯虎復
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
先生作詩。予否耶。遂舉酒一飲。輒盡。援筆續成一絕云。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低。
萬里江天都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卽席盡醉而返。竟不
知為何許人。伯虎紀事

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加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
要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
出見詢僧。僧對云。唐解元所題也。因大笑釋之。全上
董思自督學湖廣。往往以題為戲。某府考試之前一日。
先懸牌云。來日不考文。應考者。翠以為必詩賦也。既點
名畢。分坐靜候。未見發題。有高聲命請題者。督學曰。前
昨日已發。何不速作文。乃知為中庸題也。又考某府出
牌云。一至一。二至二。三句三聖人。四句四孔子。隱題令
自悟。良久乃知為一朝而獲十禽。至終日不獲一句。二
者皆法苑珠林至道二句。問君行聖人之政三句。陽貨欲
見孔子四句也。虹筆記

徐相存齋提學江西時。道遇毛尚書伯溫舟。謂之。語小
洽。毛曰。公得無飢否。即呼具小點心來。侍者奉大漆盤
四。其二盤裝炙鵝。鵝皆大臠。其二盤裝饅頭。如盤大者
各五十許。又不置筋。以手撥之。二銀盃飛酒。長酸大嚼。
傍若無人。徐雖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
暮。懽然別。曰。公大器也。迨毛下安南。還華亭。亦副八座
矣。毛食兼數人。嘗至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五人。人陪
二大白不醉。朝野異聞

寧庶人宸濠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盆與盥洗。怒曰。縱
泛金盆。獨無銀者耶。其習於奢侈如此。笑史

崑山歸興甫。有為吳興令。令每治事升堂。胥吏裝擗案

旁。幾不容坐。公怒。以殊筆。黥他。捉向諸人曰。爾輩若不
速退。我便灑將來也。遺悲集

大將軍成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時暢軍機。常分心。公
成功。止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

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即斬之。於是將士磨落。殊死戰。復
大勝。夫人以是不無少恙。而妬亦天生。公每入幕。目無

旁。囑。武教。以置妾別業。者。果。數。姬。生。三子。夫人。妬。極。
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於。曲。房。通。別。室。其。屏。牆。巧

於。合。縫。見。牆。不。見。屏。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一。子。托。言
某。孝。廉。子。巧。以。繼。嗣。即。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

一日。念。無。子。浴。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
奪。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幸。廉。急。屬。一。力。踰。重。將

報。公。公。詔。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報
公。曰。皆。非。也。乃。自。祖。跪。跪。避。夫。人。諸。姬。披。髮。席。蓐。各。抱

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曰。首
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率。喊。聲。未

舉。乃。已。箠。斃。諸。姬。最。毒。罷。歸。由。是。公。不。得。輕。出。陰。與。諸
姬。紀。令。饒。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至。人。行

何。忍。為。之。乃。輕。裝。適。他。郡。被。刺。為。尼。匿。女。偷。家。荒。詭。至
十。餘。年。大。人。歿。始。歸。各。擁。其。子。然。諸。子。始。夫。人。皆。子。之

凶。恣。耳。談

揚。進。士。世。傳。也。貌。美。冠。冠。成。甲。利。與。婦。琴。瑟。和。好。有。侍

兇。狡。麗。及。非。心。欲。之。乘。酒。詔。婦。願。與。私。妻。怒。曰。彼。在。某
所。往。即。得。何。必。問。我。而。實。匿。之。幃。中。往。無。所。得。及。返。戶

已。下。鍵。自。知。給。已。也。曰。門。不。啓。吾。當。暴。死。婦。以。為。戲。臥
益。堅。須。臾。察。之。懸。死。梁。間。矣。全上

弘。光。元。年。三。月。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獨
阮。大。絨。後。至。號。哭。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

諸。甲。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餘。濟。等
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掩。其。口。止。之。曰。勿。漫。言。徐。九。一。現

在。蘇。州。聞。者。大。嘔。全上
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食。備。巧。詔。以。嗣。昌。父。名。鶴。據

嗣。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謂。之。鳥。巡。撫。明。李。遠。圖
因。國。之。至。其。標。亦。出。入。賊。齊。祖。受。禪。宋。至。自。官。中。出。前

謂。左。右。今。日。何。不。奏。鼓。吹。梁。兵。已。圍。楚。康。官。中。有。數。百
具。木。榜。左。右。請。為。城。防。東。昏。猶。欲。留。作。殿。不。肯。與。之。弘

光。時。楚。烽。交。急。猶。日。瀟。幼。色。乞。兇。取。蟬。鉢。為。藥。亦。州
用。二。字。人。不。敢。觸。真。是。千。古。一。律。全上



抑菊寄

笑語

尼言脫口遂以解頤誰謂笑者不可測哉余則以樂然後笑笑之中有箴規焉有驚懼焉何必莊言讜論乃足聳君子之聽聞

永樂初嘗遣使迎天竺真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其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知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哩也人不悟耳謂卷一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王旨洪亮抑揚殊覺聽而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遂為詩以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宜章字有訛後邊頭髮火前面口鬚多有使問京師新事或誦此詩問為誰其人遠曰此王少卿也按山前問

余邑戴則紳為鴻臚序班聲音洪亮思宗既其有活異之後出為縣丞適鴻臚正卿缺出思宗曰前此其人何在遂陞正卿亦奇遇也

最恭問劉主靜陞洗馬王位時為兵部侍郎曰先生一日洗選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不乾淨我國當洗之衆聞之慙然後主靜與季克述同陞庶子劉空化嚴謂主靜曰衆人皆足眼庶子先生

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然然無以答老山堂

張師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與典史姜其體肥嘗戲張云二十三歲小先生俾應云五百餘斤肥典史述宵夜話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寇侍郎駸司馬侍郎曰于公為大司馬公非少司馬乎司馬侍郎即應之曰俞公為大司寇公則少司寇也舉坐絕倒老山堂外紀

成化辛卯十一月彗星見廷臣皆謂上下懸隔情意不通所致彭時等請召面議於是內臣乃約許召對復戒不宜多言既見但言天變可畏上曰朕已知矣萬安與

彭時商榷遂連連叩頭呼萬歲命賜酒飯而退誰太監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忠言奇謀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萬歲閣老遺卷集

予曰宜對以兩字尚書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為太常少卿公宴以長火易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啓云趙中貴指鹿為馬瑾拂然去玉堂叢語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秋閣老洛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得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遷以在內閣張昇為禮部掌鴻臚寺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事并南京為六人

崑山神樂觀道士京師為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時盛傳以為的對且有機警蓋此五人謂山西張陝西楊大典并某某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以私意選為庶吉士者崑山堂外紀

手柴菴堪往謁楊南峯適浴閣者以告不獲見後南峯答拜栗菴亦以浴報稱不見南峯即題所投刺曰君來拜我我洗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四月八日為浴佛之辰六月六日吳俗悉投猶犬於水中全

嘉靖中京師繼人某某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傾跪請人臺年食御史曰裁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確職意高氣盛其體微瘦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衰不能稱也座右編

有皮匠得機財造屋求一鄉先生題扁為題曰甲乙堂匠喜不知像其皮刀錐子也一優驢富起屋乞扁有士人題曰且堂僕亦喜不知優人作且者開口曰奴家也不謂此裁衣見識獨超

都御史韓公雍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詭語二句証之曰拿字有五人下列舉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補之人人服事無補之人

事人更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舉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音治錄

崑山吳山人擴字子克嘗元日賦詩奉懷分宜州公人戲之曰開歲第一日懷中朝第一官便吟到臘月三十日豈能及我輩乎列朝詩集

有一士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娘孝娘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然以名妾則非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列朝詩集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為周文襄公在吳中好徜徉梵刹見佛即拜士夫笑之文襄曰論年齒亦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列朝詩集

王磐號西樓高郵人李空同就醫京口遇人換自矜重元夕飲楊文襄西樓短衣下坐空同傲不為禮西樓分賦得老人燈應口而成云形骸憔悴不堪描還自心頭火未消自分不知年老大也隨兒女鬧元宵空同心動其嘲嘿然而罷列朝詩集

袁十士景休字孟逸吳人侍御劉子威以文章自負且休每向人挾槌其字句鈎棘文義紕繆者以為姍笑子威怒訴之於郡尉攝而笞之景休仰而對曰民寧更受笞數十不能改口否否列朝詩集

焦湖老方黑耳長如驢。寄詞西泚曰。君善相。與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胡盧編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佳。命司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丘斯不以告。由是京師盛傳爲關老餅。笑史

子七齡侍先曾祖側。以狀元糕命對。子銜口而出曰。關老餅。當時究未知餅之出處也。

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歪而眦一目。眦士戲麻士云。麻臉鬚鬚。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云。歪腮白眼。看螺杯斜嵌珍珠。果爲絕倒。又太倉陸孟昭爲刑部郎中。

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批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蒼客。還其士歸見之。知其孟昭也。亦造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黑面白齒。人皆嘲爲象奴云。客座新編

嘗見雜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驚。渾身穿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蓬出。撒梭下堰來。夜淡相並處。兩籠我僕開。全上

萬曆庚辰。鼎元張懋修。相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由題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抵牾。愛子誰無。野鳥爲驚。若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句詩。亦人以刺泰檢者也。并見選錄

夏少師嘗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少師長身擊文。諸公俯躬趨謁。高靳鄒旁睨而笑。少師問其故。靳鄒偶思韓昌黎鬪鷄詩。大鷄昂然來。小鷄踈而待。是以笑耳。京市語謂江西人爲鷄。相與鬪堂而散。列朝詩集。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鄒孺孝。鄒爲言絕糧狀。因口占教語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正須憂。真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無糈。亦有口號。遂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沒下落。想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移人家著。坐客皆贊士。爲之大閱。堯山堂外紀

雲間淡酒行香子詞。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遣會買。三觴。打開瓶後。滑嫩香。幾君乘時飲。要時醉。要時醒。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罇足足三觴。君如不信。把酒來稱。有一觴水。一觴土。一觴錢。客中問集

蔣開老。歷仕三朝。始告歸田里。肅宗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席制詩一闕。頌云。聞說江南一老牛。豈書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尾指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犁耙已休春兩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堯山堂外紀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坏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般門前掉大斧。並見別紀

內鄉縣李蒙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慶字美久。滯增廣生。蒙遺書慶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增得幾多。廣得幾多。慶答書曰。爾今日檢討。明日檢討。爾檢得甚麼。討得甚麼。實錄
許公國與申公時行相約。詣一所公議。許曰。此幾年未及申時行乎。申應曰。既以身許國。不得不爾。世說補

一人盛談輪迴報應。甚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師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詩文穆曰。莫如殺人。眾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債。猶得化人也。新語

應履平為德化令。滿考。吏部試論。文便而貌不揚。不為所上。乃題詩於門。勸去。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肝長。更有一般堪獎處。表裏獲得硬翻翻。不書名姓。呈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遂陞考功。全子

明神宗乙巳。考察京官。給事錢夢舉當外補。因出入關。臣沈一貫門下。特旨晉用。時論藉藉。一日吳中布衣。在一貫坐。夢舉戲曰。昔之山人。為山中閒人。今之山人。為山外遊人。布衣答云。昔之給事。乃給黃門事。今之給事。乃給相門事。一坐哈然。道慈集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蘇漢。故不拘大小試卷。至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波得蘇又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唐文。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蘇漢。故不拘大小試卷。至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波得蘇又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唐文。

以右手持筆。而左手持金。得毋謂讀書非此不行。意。則吾將不得慰汝之望乎。曰。尚有賴乎管城。後本。有贊云。胡取乎筆。論文章。胡取乎斗。盛饑。胡取乎。通津梁。有筆無斗。則伯夷餓於首陽。有筆無金。則子。困於臧倉。公曰。兼之。然奚為魁而不元也。豈筆之不。與。抑斗之不石。命之不貴。意。今之魁星。亦有之。古之魁星。但見天潢之光。若江都張天民。以志。也。為足之云。胡為乎筆。揚。胡為乎斗。一足。通科場。一足。反。胡為乎筆。與。中。一足。與。何。道。之。者。其。也。

陳眉公負起。公若士知其人。素輕之。不。洽。太倉王相。本。陳代。湯大。為。山。水。之。可。而。不。可。見。而。今。乃。在。此。會。耶。陳。無。地。也。實錄

江陰張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傍有道者笑。還是相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汝。和氣平。相公心氣如此。又安得佳。張不覺屈服。文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蘇漢。故不拘大小試卷。至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波得蘇又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唐文。

者乃笑曰。眾人皆有孺子倚靠。偏我獨無孺子可使。與耶。於是論策中。嘗引證曰。孺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又云。孺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孺氏所謂察微慮遠。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於三。茲者。但求純潔。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蕪蕪。分明指與平川路。一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殊不知始之蕪子。乃史記之蕪泰也。繼之蕪子。乃漢書蕪竟也。終之蕪氏。乃寶清之妻蕪蕪也。今不論泰漢。不分男女。一變蕪蕪。蕪蕪蕪蕪。不佞笑柄哉。全上

有孝廉爲京官。頗以文獻世家於門。一夕人以紙糊。兩頭字曰。獻世。孝廉怒。命僕罵於市。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點。曰。又獻世。孝廉怒。罵如前。則再糊其家字上一點。曰。獻世家。實板錄

方丈住持。命沙彌買大肉。歸值師乘拂上堂。沙彌不便。顯言。乃取坐具。展拜。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請師道着。師曰。鏡湯煮炭。始得。沙彌素知師吝。復進曰。金剛三十二分。未審某甲有分也無。師曰。茫茫一。凡。不許漁人下釣。釣。彌曰。如是。其則。告白。大。去也。師罔措。良久。曰。只待夜淡人靜後。和盤托出。大。餐。拄杖下座。西華外集

益都趙秉忠。登狀元。及第。青州府縣有公宴。值大雪。水公題咏。公曰。請聯之道。曰。前碎鷄毛。空中舞。府曰。山。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麴糊糊了。古州府。左右莫不匿笑。梅窗小史

嘗聞有先朝鉅公。或志一姬。致夙整頓。滅。姬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盤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即悅公之髮如玉。而貌可以盤耳。又嘗遊虎丘。其爲衣去領而潤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潤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爲便耳。士曰。爲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世梅堂文集

防邪村。嘗薦一人。於督學。者。未九。手書十册。送之。學重其筆墨。召下榻。諸賓。閱焉。翻第十册。乃作一。一。人。几。上有筆筒。插扇。扇。摺。露字一行。乃萬物。等。觀。者。自得句。督學閱之色變。諸賓哄堂。梅窗集

十高僧乞太老一詩。大老贊之云。一夕靈光。逢太。化。身人去。復何如。愁來不用心頭火。煉得凡心一點無。公一宦遊者見之。笑曰。此死禿二字也。然其語實得靜功真訣。直可驗諸存想不謬也。休邑南鄉三溪。俗饒其村人爲牛。有新入泮者。溪西命姓。以綠帳迎之。其。上。一。聯云。頭角。呼。喚。異日必爲天下宰。羽毛。豐。滿。今秋定見月中人。亦巧於請人者。實。記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佛印亦居其內。數詞。出。自

其行一令。上以二年類創說。下用一詩十韻。以發其意。
坡云。閉似忙。蝴蝶雙雙過粉香。忙似閑。白鷺幾時立小。
灘。王荆公。還令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羅
馬翻身射箭回。秦少游。還令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
鏡靜似動。長橋影逐酒旗送。又一客云。難似易。百尺竿
頭呈巧藝。易似難。執手臨歧話別間。佛印還令云。悲似
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口日啼。又一客
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有。樹木分明月在手。
永升還令云。貧似富。稍木滿船金玉渡。富似貧。石柴穿
得做衣行。又一客云。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經。輕似重。
柳絮紛紛鋪畫棟。秋山碎錦。

寄園偶集汪紫滄云。閑似忙。栽花種竹促開塘。忙似

閑。斜水栽秧唱采蘭。余云。來似去。十年歸客追離語。
去似來。九月秋陽拭汗腮。紫滄又云。動似靜。手提金
縷行。無影靜似動。鏡映玉樓花。自弄余又云。難似易。
髮壓眉。登上第。易似難。酒到朱唇閣。盞盤紫滄又云。
悲似樂。牽機剪繡渾身著。樂似悲。看劇傷心兩淚垂。
余又云。有似無。富兒辟借假躊躕。無似有。騙子粧腔
誇大口。紫滄又云。貧似富。丁夫喚運金銀庫。富似貧。
名簪僞裝雞犬村。余又云。重似輕。手擎寶鼎任縱橫。
輕似重。雲壓花枝長拒送。

桂林先生

退菴隨筆

阮元題



退菴隨筆者隨所見之書而筆之隨所聞之說而筆之隨所歷之事而筆之而於庭訓師傅尤所服膺以檢束身心講求實用而已初無成書義例也日月既積楮墨遂多里居多暇方取而整比之以類聚以卷分則凡可以勸善黜邪訂訛砭惑者咸具焉曩有古格言之刻以唐五代前為斷茲編則自有宋以迄今茲時代愈近其辭愈費而其旨益暢其境亦益新乙夏奉

召復出乃以稿自隨去歲過關中遽為友人付梓攜至日下同人皆以為有用之書非說部雜家比爰質之儀徵師

退菴隨筆 卷一 目錄

一

相承為增刪數事題字卷端既抵桂林公餘復有勘補擴為十五門二十二卷重付手民因紀其緣起如此道光十七年春退菴居士自記

卷一 躬行

卷二 交際

卷三 學殖

卷四 官常

卷五 官常

卷六 政事

卷七 政事

卷八 政事

卷九 家禮

卷十 家禮

卷十一 家誠

卷十二 攝生

卷十三 知兵

卷十四 讀經

卷十五 讀經

退菴隨筆 卷一 目錄

卷十六 讀史

卷十七 讀子

卷十八 讀子

卷十九 學文

卷二十 學詩

卷廿一 學詩

卷廿二 學字

二

退菴隨筆卷一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躬行

自管子以晏安與酖毒並論警人最為深切而世多忽其言惟呂東萊博議中有管仲言晏安論一則反覆闡明其義愈著讀之如聞清夜鐘不覺汗流浹背也其言曰昔管仲告齊威公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傷腸死不旋踵晏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是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

退菴隨筆 卷一

世將愈駭矣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晏安者天下皆是也晏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殆就世之所畏者為譬也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端居之暇試思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禍者誰歟皆晏安之為也是晏安者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汙出殺身滅國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也雖然君子之所欲與人無異也苟

晏安果可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取此者實見
眾人之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戚然不甯乃憂患之大
者耳君子外雖憂勤中有逸樂者自強不息心廣體胖無
人非無鬼責然則善擇晏安者誰若君子哉

王伯厚先生曰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
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
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
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息
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

退菴隨筆

卷一

二

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
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
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
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
決擇於善利之間而已矣按此節載困學紀聞誠爲警世
之鐸蓋自古聖賢及志士無不早起早起則心體清明人
事尙未牽纏讀書易於領悟一切皆事半功倍故相士之
道相宅之法但觀其早起晏起而成敗可決矣

周興嗣之言曰知過必改此四字最結實必改固難知過

尤難夫以子夏之賢有三罪而不自知必待曾子責之始
投杖而拜以曾子之賢又不知不避大杖之過必待夫子
責之而後明使曾子無夫子子夏無曾子直終身不知其
非耳然則知過者鮮矣能知人之過而忠言之者亦鮮矣
所以貴乎高明直諒之師友而勇於聽受也

黃陶菴

淳耀

我師錄云程子嘗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

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
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

退菴隨筆

卷一

三

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
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
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
後卻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
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
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
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之矣

朱子嘗言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常歎何修至此自
分雖終身不能學也又言李先生初閒亦是蒙邁底人後

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知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朱子答路德章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私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讀書變化氣質之法

近人有輯成語作楹帖者曰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余每喜書之近乃知讀書有實功靜坐尙是誑語也昔朱子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只是收斂此心莫令走作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

退菴隨筆 卷一

四

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宜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無可議耳語錄中又云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槁木死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賓客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卽是自撓亂非所謂敬矣

李二曲容四書反身錄云儒字從人從需言為人所需也式其儀範則道德為人所需賴其匡定則經濟為人所需

二者宇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者也然道德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而遠於事情經濟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也按此解儒字甚有理致其實則古人並無此訓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从人需聲段懋堂玉裁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皆古訓講學家之義已在其中矣

真西山先生嘗言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特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退菴隨筆 卷一

五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爲遷善改過之象

明儒學案載南大吉知紹興府時王文成方倡道東南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大吉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大吉笑謝而去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曰

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

吾鄉何元子楷嘗謂易言頻復厲夫舉動不肯諦思動輒

言誤誤事豈可屢見慎勿恃改過為盛德而漫無絕私勝

己之功也劉念臺宗周亦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為皆

惡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此皆鞭辟

入裏之論

前明蔡虛齋先生既登第不求仕惟在開元寺授徒一日

為其母畫像母久不出虛齋往請母曰汝成進士十年我

退菴隨筆 卷一 六

尚不得一新布衣不欲出見客也虛齋大傷之即赴選在

任心動告歸不久而父逝後又貧不能自給求得南京部

司以去鄉近也到任又心動復告歸其母亦不久即逝人

以為孝感虛齋提學江西寄四金以周其窶表嫂丁寗告

誠萬勿浪費此等事當時即以爲佳話至今人猶樂道之

李文貞所謂窮得熱鬧者足以起懦廉頑今人眼匡愈大

手頭愈鬆毫無此流風餘韻矣

陳白沙獻章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

此言最可玩味即變化氣質之謂也言語動靜便是理會

氣象地頭變急為緩變激烈為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呂新吾坤曰周子謂聖可學乎曰無欲愚謂聖人不能無

欲七情中合下有欲字孔子言己欲立欲達孟子言廣土

衆民君子欲之天欲不可無人欲不可有天欲公也人欲

私也周子云聖無欲不如云聖無私此二字即三氏所由

分也

又曰孔子七十而後從心六十九歲時尚未敢言從也衆

人一生只是從心從心安得好聖學戰戰兢兢只是降伏

退菴隨筆 卷一 七

一箇從字不曰戒慎恐懼則曰憂勤惕厲若任意可不離

道聖賢性不與人殊何苦如此

黃陶菴曰趙清獻公言吾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所不

可告者則不敢為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所為夜必書

之元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載張天祺自約上牀便不得

思量事不思量事亦須強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像司馬

君實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言趙叔平

平生用功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置一虛器才一

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

倒虛器中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國朝張文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詩書要語如乾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遍官翰林時有觀頤錄每夕考過此諸公所行疎密不同皆攝心法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捺然人日在是非窠臼中寸陰未轉尺波已興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後有惠能之本無拂拭也又曰聖賢千言萬語說的是我心頭佳話立的是我身上妙方不必另竭心思舉而退菴隨筆卷一

八

措之無往不效而今把一部四書當作聖賢遺畱下富貴的本子終日誦讀惓惓只爲身家譬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懺一般絕不與己相干只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仔細思量能無笑死愧死哉或問四書疑義於李二曲二曲曰吾子是行至此致疑乎抑徒誇精鬥靡以資講說已耶夫大學之要在格致誠正修試切己自勘物果格乎知果致乎果意誠心正身修以立本乎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子臣弟

友盡道於日用之際試切己自勘果或靜或動兢兢焉惟獨之是慎乎果於子臣弟友盡道而無歉乎論語之要在於時學習試切己自勘果明善乎果復初乎果視聽言動之復禮乎果忠信篤敬之交修乎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求放心試反己自勘言果知乎氣果養乎心果收乎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然則吾曹日讀四書而不惟其言之是踐雖欲不謂之孔曾思孟之罪人不可也昔有一士從師千里師悉出經書欲盡講授甫講一語其士卽稽首請退浹月弗至問之則對曰未盡行初句弗敢至也必如此始退菴隨筆卷一

九

可謂實踐始可謂善讀書哉

李二曲又曰顏子之不違如愚正顏子之聰明絕人蓋本心既空則受教有地人道有機吾人生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顏子玩如愚二字恍若覩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然後知平日之喋喋論辨孜孜發明者特淺夫小慧道聽塗說視顏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肖之相去何啻天淵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

黃香石培芳虎坊雜識云學者當明義利之辨一部孟子

皆是辨明義利至桃應問瞽瞍殺人一章則是義利之辨

盡頭處矣在皋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但有執之而已矣在舜知有法而不知有天下但有竊父而逃而已矣桃應所問似甚難人而孟子義理熟極只據當下義理斷之更無難答落第二念即依週周折於其間矣故自古高世之行非常之事其理不離於庸常學者於當下義理認得真守得定更不存一毫利害之見則天下無難處之事嘗見陸稼書先生爲縣令時上官欲令其改文書內一字先生不肯一字雖微但百姓情節不是如此自不可改觀此一事先生義利之辨可知矣其生平所造亦可見矣

退菴隨筆 卷一

十

一字尙不肯改况肯諂權貴徇請託以枉民情乎若當下怕參官之念起便無所不至矣

許藻園浩曰作文以讀書爲主讀書以立品爲主貪作文而不多讀書猶之蒔無根之花雖得一二日妍麗其萎可立俟好讀書而不務立品譬之敝篋敗篋亦嘗貯典籍其中而不能保其不淪於糞壤蕪穢矣

有文無行之人自昔輕之使人因其人而議其文恥也使入因其文而惜其人益之恥也或問於梁曜北玉繩曰文至不可磨滅似亦未可一概抹殺曜北曰不然君子之文

以不磨滅爲幸非君子則以不磨滅爲不幸使後人一番瀏覽一番譏嘲不如磨滅之乾淨矣魏叔子有言士不立品文雖貴實賤士不適用文雖切實浮君子雖愛之賞之不過如鸚鵡之能言孔雀之羽毛耳文人方自恃其文爲撐天地光日月流川峙嶽而君子乃等之於禽鳥之玩不亦大可哀耶

魏叔子禧曰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辦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辦事

退菴隨筆 卷一

十一

否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至害人殺身不止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漫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改即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矣按叔子此論固是然爲不善讀書者言之耳善讀書者變化氣質之謂何而思此哉

沈彥執北窗彘輅錄載姚進道述堯之言曰上士雖不讀書亦佳下士雖讀天下書亦不佳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亦安可不讀書

近世名公巨儒喜談禪理蓋亦如談書畫談古玩之類聊以自娛非真能窺其奧窔也魏叔子嘗言今之學者必關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害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謹義利之辨關禪非今日之急務也

浮屠書中語有可以與吾道相發明者亦不可忽記黃山谷答王秀書曰佛書言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此佳語也願少留意不加功而談命猶不鑿井而俟泉也既承傾倒相與聊助聰明之萬一按魏伯子際瑞云積勞可以當病積懼可以當災積勤可

退菴隨筆 卷一

三

以當智謀此三語亦約而可守也

凡人於五更寤覺時或悔悟舊事或料理明日某事某事若燭照數計所謂平旦之氣也盥頰之後十忘其五矣所謂旦晝之牯亡也故昔人有糊塗臉水聰明枕之諺人而能使夜氣常存則庶乎近矣謝梅莊濟世曰或問平旦氣何若曰夜氣清晝氣濁平旦氣介清濁之間問求放心曰過去想未來想皆放也求然後能存存然後能養養然後能先覺前知然則與二氏將毋同曰二氏靜中求吾儒鬧中亦求二氏舍學問以求吾儒由學問以求二氏求後無

學問吾儒求後儘有工夫何嘗同何可同

既為士大夫則章身各有所宜華固不必奇尤不可惟其稱而已王伯厚先生嘗曰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言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而行歸於周也

吾鄉蔡文勤公世遠曰村俗秀才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

退菴隨筆 卷一

三

夢夢一生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設施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止以為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凡人家子弟宜常勗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樊懶則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尚分畛域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又曰當正道顯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

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爲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囁嚅之態必不足以挽頽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用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蹠踣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已傲物又與聖賢道義之氣無涉矣按朱子語錄亦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日尤須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

退菴隨筆 卷一

四

心方靠得然其功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作自然如此不待他求也

魏伯子曰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位高識高學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並難受益於君子蓋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豈思人益卑者何人豈敢益我故受益學問不但卑抑心志並當謙退於詞色之間魏叔子亦嘗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

是則我又益了汝

吾師孟瓶菴先生超然以儒林丈人主鰲峯講席身後崇祀鄉賢著述甚富有焚香錄一卷皆躬行實踐之要外間此書尙未盛行今錄其尤切於身心者數條於左如云孔子屢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吾觀世人何嘗知感知憂知懼連江陳一齋先生曰孟子四十不動心吾四十而始動心吾深有味乎其言 又云北魏賈思伯云衰至便驕程子云不學則老而衰語皆切至 又云閒中偶念凡詬罵古人譏切前輩太過者非得奇禍則往往無後如某某者可屈指數也 又云閒居爲不善者小入也不

退菴隨筆 卷一

五

爲不善亦無善之能爲看雜書說閒話引杯自樂息偃在牀其愈於爲不善者幾何 又云星命之說吾頗信之然以爲命猶田也其佳者猶之平疇沃壤耕作勤勤則益有收若蕪廢之吾未見其自出嘉禾也其劣者猶之磽确瘠土生殖薄自難爲力若墾治之吾亦未見其終爲廢地也 又云雷翠庭副憲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副憲亦恬然或問之曰在家廩給薄此輩自懶於趨承耳不足爲怪也 又云每誦薛西原語天地間福祿若不有憂勤惕厲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

去 又云有渾厚而為人所欺者未有深刻而為天所佑者也有孜孜自為而成家者未有勤勤濟人而破家者也

又云眼前至親密戚尙未能安頓停妥論學輒云萬物一體豈非妄語 又云有必不可諉事亟為經理整頓則其事自當就緒若悠悠忽忽姑聽自然將來益費手矣 又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多事之極至於身家俱困省事之極至於心地光明 又云閒嘗以省過語兒子兒子曰何事為過余曰年來如某事之草率某事之忿嫉皆過也自今以往惟有事事縝密事事和平始得耳 又云少壯

退菴隨筆 卷一

六

時人之許我者皆謂之有英氣今思十數年前使酒任氣攻人之惡皆粗氣也謂之英氣可乎英氣古人尙以為害事况粗氣耶

呂新吾嘗言隱逸之士只優於貪榮戀勢之人畢竟在行道濟時者之下君子重之所以羞富貴利達之流也若高自標榜塵視朝紳而自謂清流傲然獨得則聖世之罪人而已夫不仕無義宇宙內皆儒者事奈之何潔身娛已棄天下理亂於不聞而又非笑堯舜稷契之儔哉使天下而皆我也且不得有其身况有此樂乎紀文達師亦曰使人

人盡為巢許則洪水當橫流至今並挂瓢飲犢之地亦不可得矣

古今隱者分量亦各不同如荷蕢晨門長沮桀溺知世道不可為自有無道則隱一種道理若巢許一派則雖有道亦不肯仕鄙屑臯夔伊呂自謂曠古高人而不知不仕無義吾道之罪人也世無此等人不害其為有道若無臯夔伊呂則此等人也沒安頓處誰成就汝作高人乎

孟子曰擇術不可不慎夫擇術而至於講學授徒亦可謂有利無患矣然又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哉憶周櫟園

退菴隨筆 卷一

七

亮工書影載薛千仞之言曰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又阮吾山蔡生茶

餘客話載王澹圃於酒間云士君子無手刀殺人事然不操刀而甚於殺者有二焉一曰授徒士無恆產略習句讀抗顏為師名曰餬口實則喪心其在老師宿儒聲價愈高門徒益盛謬種流傳害人三世其禍尤烈一曰行醫稍識藥性略計湯頭懸壺立藥病者危急之際以性命相託而動手輒誤立擠於死不殊手刃言之慘然時座中有失色擲箸而去者

紀文達師曰：鄞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遇冥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曰：君壽未盡而祿盡，恐不久來。此生言平生以館穀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謂受人館穀，疎於訓課，冥司謂無功，竊祿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尊，利人修脯，誤人子弟，譴責亦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卽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寤，竟不起，臨沒舉以戒。

退菴隨筆 卷一

六

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秀才之名最美，自兩漢卽重之。然彼時已有舉秀才不知書之謠。今世俗乃有窮秀才之號，不知始於何時何地。吾友謝退谷^{金鑾}最惡此稱，嘗論之曰：秀才至不窮者也。爲聖爲賢爲卿爲相，皆秀才分內之事。卽降而下之進，亦可望一官半職。退尙可以學術名於鄉里，何窮之有？然今之秀才實有窮者，不悅詩書，不務講求，則其學窮不飭廉隅，不羞苟得，則其行窮。只一貧字終日戚戚，則其志窮。百無一能，則其術窮。四者皆備，可謂真窮也已。又何尤焉。

余嘗受業於外舅鄭蘇年先生^{光策}。乾隆庚子科，吾鄉名進士也。每聞同人問爲學之方，先生必還叩以所志何事，以爲必志定而後學。者有入手之路，教者有下手之方。迄今四十餘年，同門中人才輩出，而回憶當日情事，某某所言何志，先生因材而施，後來所成就亦各不甚相遠。惟無志可言者，遂竟至無成。思之輒爲汗下。昔朱子有言：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只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先賢先師之言，豈欺我哉！

退菴隨筆 卷一

六

字可絕人，妄心宜字更引人。入勝孫夏峯^{奇逢}曰：一友自敘其貧之苦，予曰：此居心之至寶，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送迎，此日閒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閒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聞警卽行，省得攜帶。旣無瞻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己，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疏食簞瓢，嫡派也。

太上感應篇云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抱朴子微言云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語又言身中有三尸鬼神之屬也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退菴隨筆 卷一 三

日也小者奪算筭者三日也吾未能審此事之有無然山川草木井竈滄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須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惡人之苦賜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若乃憎善好煞口是心非背聞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

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尅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殘傷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獠獞罵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厄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害不公不平淫泆傾斜凌虐孤寡拾遺取施欺偽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己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退菴隨筆 卷一 三

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富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怒恨若以漏脯充饑鳩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

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恩施與貧乏人以解之按此皆六朝以前道家之言可與儒家相表裡而鄭康成箋詩氓之章有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孔冲遠正義云士有大功則掩小過故云可以功過相除則漢唐大儒之言載在經典列在學宮矣。

退菴隨筆

卷一

三

退菴隨筆卷一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二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交際

呂新吾謂友道極有關係故與君父並列而爲五人生德業成就少朋友不得君以法行治我者也父以恩行不責善者也兄弟怡怡不欲以切偲傷愛婦人主內事不得相追隨規過子雖敢爭終有可避之嫌至於對嚴師則矜持而無過可見在家庭則狎昵而正言不入惟朋友者朝夕相與一德虧則友責之一業廢則友責之美則相與獎勸

退菴隨筆

卷二

一

非則相與匡救日更月變互感交摩駸駸然不覺其勞且難而入於君子之域矣是朋友者四倫之所賴也若言語戲媒樽俎姬煦無論事之善惡以順我者爲厚交無論人之賢奸以敬我者爲君子躡足附耳自謂知心接膝撫肩濫許刎頸大家同陷於小人而不知可哀也已

朱子戒子書云交游之間最宜審擇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非者損友也以此求之百不失一但恐自己偏僻卑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友不期疎而日遠損友不期親而日近此須痛加檢

點而切革之不可在萬漸習日趨於小人之域也

皇甫持正作韓公墓志云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生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以餽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恢笑嘯歌使皆樂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巨人者矣夫以韓公自命之高幾於壁立千仞人之望之至如泰山北斗而其樂易乃如此後之君子非有公之名德而輒以盛氣凌人徒見其不知量矣

李習之問一禪師如何是黑風吹船飄墮羅刹鬼國師曰

退菴隨筆 卷二

二

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李怒形於色師笑曰卽此便是黑風飄墮鬼國也調心之難如此王巖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平常事蓋幾於犯而不校者矣

司馬溫公曰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日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於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切

不可指其隱諱之事暴其祖父之非

周海門曰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檢點檢點後輒悔吝問時慵懶忙時急迫急迫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檢點心放在事前省得檢點又省得悔吝肯把急迫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掛大率我輩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心一謹之不能而謹無益之謹一勤之不能而勤無及之勤於此心倍苦而於事反不詳昏懦甚矣

黃陶菴曰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再敢知其不法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古人慎交不輕許與如此

又曰魏陳元方在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廬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安可以己所不安而移

於人乎宋司馬溫公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病若售者須先語之老兵笑其拙噫此卽釋氏所謂直心道場也

又曰司馬文正公嘗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以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必靳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既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於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則拚人嫌恠可耳

又曰周茂叔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讒言臨之甚

退菴隨筆

卷二

四

威茂叔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簽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魏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夫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勸之以學而遂爲憾度量相越如是蓋涵蓄深沉此濂溪之所以

自得也剛褊躁露此荆公之所以速敗也

又曰范文正公讀書南都時畱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厨食饋公旣而悉已敗矣畱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免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以盤餐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夫此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以口腹累人君子所不居也二賢之意蓋有在矣

退菴隨筆

卷二

五

又曰趙康靖公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復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生平誥敕而文忠不知也范景仁與趙閱道同爲御史以論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夫爲德於人而必使人知之與必施諸其所嘗受德之人淺淺之乎爲丈夫耳古人於君父之前進退

榮辱之際而能平心愛惡若此真學道之功也

又曰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語人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餘積十餘年未常少廢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座下足杙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子爲正之若人渴時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爲唯在乎常久而已按此卽儒者之仁術釋氏之方便隨時可行隨人可行隨地可行但不宜以此望報耳望報則與世俗無異矣

呂新吾曰與禽獸奚擇於禽獸何難此是孟子大排遣初

退菴隨筆 卷二

六

愛敬人時就安排這念頭再生氣余因擴充排遣橫逆之法又有十焉一曰與小人處進德之資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堅於我奚損哉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曰不遇小人不足以驗我之量書曰有容德乃大三日彼橫逆者至於自反而忠猶不得免其人之頑倖甚矣一與之校必起禍端兵法云求而不得者挑也無應四曰始愛敬矣又自反而仁禮且忠矣我理益直我過益寡其卒也乃不忍於一逞以掩舊善而與彼分惡智者不爲太史公曰無棄前修而崇新過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固自昧其天

而責我無已公論自明可付之不辯古人云桃李無言下自成蹊六曰自反無闕彼欲難盈安心以待之緘口以聽之彼計必窮兵志曰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七曰可避則避之如太王之去邠可下則下之如韓信之勝下古人云身愈誦道愈尊又曰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八曰付之天天道有知知我者其天乎詩曰投畀有昊九曰委之命人生相與或順或忤或合或離或疎之而親或厚之而疑或偶遭而解或久構而危魯平公將出而遇臧倉司馬牛爲弟子而有桓魋豈非命邪十曰外寧必有內憂小人侵陵必懼

退菴隨筆 卷二

七

患防危長慮卻顧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則百禍潛消孟子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三自反後君子之存心猶如此彼愛人不親禮人不答而遽怒與夫不愛人不敬人而望人之愛敬已其去橫逆能幾何哉

又曰伯夷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何不告之使正柳下惠見袒裼裸裎而由由與偕何不告之使衣此孟子所以云君子不由也

又曰君子與小人共事必敗君子與君子共事亦未必無敗何者意見不同也今有仁者義者禮者智者信者五人

共一事五相濟則事無不成五有主則事無不敗仁者欲實義者欲嚴智者欲巧信者欲實禮者欲文事何以成此無他自是之心勝而相持之勢均也歷觀往事每有以意見相爭至亡人國家釀成禍變而不顧君子之罪大矣然則何如曰勢不可均勢均則不相下勢均則無忌憚而行其胸臆三軍之士卒伍獻計偏裨謀事主將定斷何意見之敢爭然則善天下之事亦在乎通者當權而已

又曰人到無所顧惜時君父之尊不能使之嚴鼎鑊之威不能使之懼千言萬語不能使之喻雖聖賢亦無如之何

退菴隨筆卷二

八

聖人知其然也每養其體面體其情私而不使至於無所顧惜則所全多矣

又曰聖賢處世離一温厚不得故曰親民曰泛愛曰愛人曰容衆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羣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豈弟曰樂只若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呆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苟亦非輔世長民之才也

朱竹垞彝尊與友書云比聞足下授徒某氏主人有音樂

之好歌板師食單豐於書塾思辭之歸弟以爲不足介意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

惟自審其分斯無不自得矣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有費百金者若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愈高歌板師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肉餵犬於足下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足下若以此引去不知者將以爲飲食之人矣其可哉

顧亭林炎武曰君子將立言以垂後則與平時之接物者

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

退菴隨筆卷二

九

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人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申臯盟涵光荆園小語云士君子所至務使人人因我而

樂勿使人人因我而不樂因我而樂則視我如景星慶雲因我而不樂則視我如疾風苦雨黃香石曰此邵堯夫所以可愛非泆忍隨俗之謂也

吉人遺鐸中應物一門最多格言名論如云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又云以料事爲明便

駸駸人於逆詐億不信此念是刻薄關 又云凡事必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誰 又云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次自然和平 又云言人過於君子之前何益言人過於小人之前有禍 又云以耐事了天下之多事以無心消天下之有心 又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又云富貴人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又云凡稠人中不可議人短長必有親厚者 又云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又云士大夫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語言

退菴隨筆 卷二

十

發於外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彰於外求之者衆矣 又云士人處世寧使人訝其不來毋使人厭其不去 又云人之病在好談其所長此等語皆至爲簡切足以動人所謂吉人之詞也

魏叔子曰錄裏言中所論待人諸條有極警醒者如云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中出蓋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裡局中想耳 又云嘲戲人自是

惡事尤不可入一二莊語莊語則戲者皆真每令人恨若規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戲語則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旨矣 又云施恩之道有二一曰使已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執可繼一語做成出內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竭而人不蒙利賞數而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己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又

退菴隨筆 卷二

十一

云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誤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誤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彼無一毫驚覺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又云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疑親屬中如何便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豈不與路人等乎

鄭半人 梁曰孟子言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爲賢君之

恭以取於民有制爲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之言儉者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於人否則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嗇慳鄙則恐無以爲生若此者人皆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莫儉若也豈孟子之所謂儉哉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謙必至於亂名分紊紀綱在下者有不中禮之謙必至於取賤辱喪氣節故聖人明告人以恭而無禮則勞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其亦恥之

紀文達師曰門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余嘗與論此事曰儒者每盛氣凌轢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爲苟道德無愧於聖賢雖王侯擁篲不能榮雖胥靡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爲重輕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卽辱與臺僕妾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

歟守愚曰公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斯寒士不貧賤驕人則崖岸不立益爲人所賤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爲客氣不待辨卽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賤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貧賤卽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爲更貧奴隸較君爲更賤羣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立品乎先師陳白崖先生手書一聯於書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論矣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誨門人曰得意時毋太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口則賢者或未能夫快口豈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曠達之語其招禍甚於怨尤也

楊忠愍繼盛訓子云凡與人相處第一要謙恭誠實同人做事勿辭勞苦偷安同人飲食勿貪多不讓同人行路勿棄伴不顧同人寢臥勿佔好床席甯讓人勿使人讓甯恕人勿使人恕我甯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仇於我則終

身不計見人之善則稱揚不已聞人之惡則絕口不言覺人之詐防之而不宣諸口有人向汝說某人感汝之恩則曰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汝說某人訕謗汝則曰他與我最相好則恨者聞之其怨自解汝不如人則恭敬而求教不可掩飾護短人不如汝則謙和而遜讓不可鄙薄遲長則無怨尤矣按公忠義之氣直薄雲霄而體會人情乃復如是蓋真君子未有不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也

凡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昔邵

退菴隨筆 卷二

古

伯溫讀文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可興乎因著論駁之以爲孔明雖不死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見之怒曰使汝如武侯尙不可妄論何況萬萬不及乎古人立心忠厚雖論古亦不輕易如此其於同時人可知矣猶憶余十五六歲時輒詆林西仲之古文析義方伯海之文選集成浦二田之讀杜心解爲兔園冊先大夫痛斥之曰待汝將古文析義中文字篇篇熟在胸中又將文選杜詩皆全部熟讀尙未可輕議前人何況汝萬萬不能而先學此輕薄言談何濟於事余爲惕然汗下至今思之猶有餘慙也

所貴乎友者固在乎遏惡而亦在乎揚善昔子路問於孔子曰今有人躬耕竭力以養其父母甘旨未嘗有缺而孝名不彰者何也子曰或者其心之不誠歟辭之不順歟色之不悅歟若三者不闕而名不彰者則友不爲宜之也夫人雖有烏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能也故內行不修則身之罪也內行已修而名不彰者則友之罪也友也者所以遏惡揚善而成其名者也按古今之論友道者皆主切憊然必兼此說而義乃備故太史公亦云懷才抱奇之士非附青雲之友烏能施聲名於後世哉

退菴隨筆 卷二

古

里諺有仁義莫交財交財仁義絕之語雖是爲下等人說法實痛切乎其言之也凡交際不能免交財但總以分明爲要義昔管仲分財多自與而鮑叔不以爲貪人多援此籍口然必有管仲之才而適逢鮑叔之識方克全交否則鮮有不招嫌隙矣劉向說苑云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可託財者僅屬下士然則不可託財者是下士之不若矣豈非恥哉

魏叔子曰人以涉世爲涉世故委曲周旋輒生厭苦不知涉世處卽是自己做學問處如涉世要周詳學問中原不

可疎略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中原不可疎傲若能體認此理自不見世情可厭惡處卽日在委曲周旋中亦不見煩勞矣余自外宦所歷皆極煩劇衝要之區過客如織每以應接爲苦嘗見任城節相孫寄園公

玉庭

終日欵客不疲心竊疑之公曰我辦事只在朝夕常

極案牘之疲其中間欵客正藉以爲將息之地故轉不覺其苦後謁襄平節相蔣礪堂公

攸銘

亦曰坐披案牘靜象

也而必受之以動否則昏沈欲睡矣日勤應接動象也而必受之以靜否則內外交疲矣此皆閱歷有得之言然尙

退菴隨筆

卷二

六

不如魏叔子之歸於學問爲有味也

黎愧曾

士宏

曰人有一點之怨於我我必欲報而曾不思

人欲報我之怨者不知其幾也我有一點之恩於人便欲人報我而曾不思我未報人之恩不知其幾也按人能常體會此言自可以收懲忿窒慾之益凡可以招人之怨者皆不肯爲凡可以受人之恩者益知所慎矣

方靈皋

苞

曰古無奴婢事父兄者子弟也事舅姑者子婦

也事長官者屬吏也惟盜賊之子女乃爲罪隸而役於官如後世官賜奴婢亦以罪役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

相買爲奴然寒素儒生必父母篤老子婦多事然後傭僕賃嫗以助奉養金陵之俗中家以上婦不主中饋事舅姑而飲食必精燕遊惟便縫紉補綴皆取辦於工仍坐役僕婦及婢女數人少者亦一二人婦安焉子順焉蓋以母之道奉其妻而有過矣余幼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然遭亂離焚剽則常泰然無虞蓋其色不足貪也家無積貨可羨也而刼辱繫虜斬刈無遺者則皆通都大邑縉紳富室之子女也人事之感召天道之乘除蓋有確然不可易者矣吾家寒素敝衣

退菴隨筆

卷二

七

粗食頗能內外共之而婦人必求婢女猶染金陵積習吾甚懼焉恐不幸而言之中也

邱秀瑞

嘉穗

曰天下之窮而無告者莫如鰥寡孤獨然此

四民者卽不幸猶不必其相兼而其無妻無夫無子者亦皆至於垂老而後廢非窮於人實窮於天也若如今人以奴若婢而制之終身使不得配偶則是始而孤繼而鰥且寡而終於爲獨以一人之身備歷其窮而又非天之所爲使也悲夫悲夫竊謂今日居民上者宜設爲厲禁令奴婢年二十以上皆爲配偶然後得役否則奴聽其自去之毋

得責以贖身婢聽其適人薄給本主之財禮如是而不之聽許奴婢自陳於官而約長爲之舉首則有常刑有隱蔽者亦坐之以法然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咸得以自遂其生於天地之間而爲本主者亦不至肆爲刻薄賊人之子以干神怒召天災其亦中和位育之一助也已

陶南村 宗儀 輟耕錄云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僱

一僕選一能應對嫻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復領一蓬首垢面愚駸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

退菴隨筆 卷二

六

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卽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參相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蔣礪堂節相每語人曰京官不必擇僕若外官則才勝於我者斷不可用亦此意也

凡驟遇非常之人必須有定識定力昔蘇文忠公官某地時夜夢爲虎所扼傍一僧揮袖障之而去及旦卽遇此僧揖曰夜來驚未定乎公遽令收之卽遁去此見公之定識定力矣紀文達師亦言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

禮曰相別七十三年矣相見不一齋乎適旅舍所賣皆素食因與共飯問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所給問師傳此幾代矣遽納之囊中曰公疑我我不必再言食未畢而去公嘗曰士大夫好奇往往爲此輩所誤卽真仙真佛吾寧交臂失之此亦蘇文忠識力也

孟瓶菴師曰一人朝夕饋粥月得一金直錢一千可以不餓省一僕之食并工資計之歲可省二人省一美衣之費歲可省一人省宴會之費五六次歲可省一人省年節慶賀之費五六次歲可省一人卽此可以類推然此乃僕窮

退菴隨筆 卷二

五

措大打算耳若有力者省得一事便可周給數十人也又曰我輩力不能濟人却須爲人所倚賴斗粟尺布皆可自盡其心 又曰以喜慶事來求助者不妨從省喪葬事必須從厚孔子脫驂非力有餘者也 又曰先君子一生嚴毅而僕婢亦能知恩不肖頗事周旋而戚友猶多未諒此葉福清所謂自顧生平不如祖父遠甚者也 魏叔子師友行輩議云師者師其德友者友其義以德義爲名分故兄弟子孫行輩非如族姓姻戚之有一定可遞推也古者師友無服義無一定故不可以制服知服之不

可制則知行輩之不可遞推爲合禮義矣請言其例德業之師以父道事之師之父尊其稱曰祖師之妻尊其稱曰母此名之不可殺者也至所以事之之禮則不盡如祖與母也其父有名德而妻賢齒且長以祖與母事之可也不然則奉以名焉可已師之至親伯叔兄師俯然爲子弟吾不可以雁行也非名德宜自居於後進師之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曰師伯叔者俗人之稱也何也師之弟有可以爲吾弟子者則分非一定也師之子以兄弟禮之常也然師有以門人爲其子師者故學與齒相去也遠而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師視其門人如至友則師之子可事以父執有初友而後爲師弟者有本爲師弟而情義實如朋友者師之子偶坐隨行拜跪當如通家子禮但以伯叔姪稱呼則不可以先後輩可也漢昭烈謂後主汝事丞相從事當如事父是君臣且然矣同立一師之門有先輩焉有後輩焉其禮不可班也父與子師與門人可共進而師一人門人之子於師之子爲後進常也學與齒可雁行則雁行之矣故曰師也者師其德友也者友其義非德非義苟非名分之必不可移則不可以遞推吾友之子以吾爲父執不可移者也故友之孫視吾子爲前輩常也而齒與學相等則雁行可也友之子與

吾子不徒以通家爲兄弟而自爲兄弟其孫與吾子雖齒學等而雁行不可也友之中有可以兄視其父而弟視其子者父友之子亦友之古人所謂羣紀之間也交親如兄弟者則不可必視其始交或父其子或子其子不可移也此其大較也父之友或視爲兄弟或同齒同學出入同友善則皆可以伯叔禮之今夫伯叔之服自期至總以下其親疎固有殺也故父之友有事之如親伯叔父者有如從再從以下者有僅奉之以其名者余少於前輩甚重伯叔之名或不得已循其禮焉而心慚則過也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古人見通家尊長有八拜之禮北窗炙輠錄載張安道年德俱高有孫延嗣爲鄰郡倅一日往拜公公曰某已受君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乃撫之如子姪然前輩受拜各自不同呂原明言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荆公温公始答拜至與其人通寒温叙父兄交契訖再拜始不答如此則受半禮矣關子開子東兄弟見米元章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平受八拜前輩受拜之禮不同如此以子意觀之荆公温公最爲中制云云按此禮不可行於今久矣然分居卑幼者正

不可不知此理也

凡朋友契闊之餘必藉尺書以通情款嘗見有深交密契一分手而音問缺如者非必其愁也語長心鄭重勢必艱於下筆乃至因循愈久則愈難發付以迄於無者昔歐陽公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云彥國自西歸於今已逾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為苦久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惟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惟也始與足下別時屢邀聖俞語雖書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者於朋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敵降壇而吐之何耶生平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尚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為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翅饑渴故不得不切切也此書非特曲盡

情事而當時朋友真切之意亦可風矣

名束稱謂京宦有舊式可循外官有憲綱可守不容率意為之凡在籍進士舉貢生監謁太守以上官俱應手板直書進士某舉人某惟五品以上之封翁及各衙門幕友可用名束稱晚生余官吳中時有部下士以後進小生名束進謁者余曾面斥之冬夜箋記載明人往來名刺親戚則寫眷世交則寫通家年誼則寫年家後則無論有無科第俱寫年家矣分甘餘話又載順治中社事盛行京師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稱盟者楊雍建疏言之部議飭禁遂止不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行近則無不用年家眷三字矣有人戲為詞曰也不論醫官道官也不論兩廣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按今惟翰林前後輩交拜通用年家眷字外省則大府拜知府以下屬員間用年家眷弟字此外則多從簡從謙若率意為之鮮不貽笑柄者矣明人小說載正德中一大臣謁劉瑾刺稱神交小子未面門生者翰林名東例用大字而過大則有倨侮之譏湧幢小品云翰林字大幾與亞卿等余在姚畫溪公家見公座主王槐野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是科甲辰會元瞿文懿亦有

單帖稱年侍生與槐野字略相等可見前輩謹樸據此則嘉靖以前尚不用大字也按前明言字大不過云幾等亞卿而今則有過於正卿上公者近有新庶常來謁名片每字將方寸半余篋中適存曹儷笙太傅及英煦齋師舊名片較新庶常字尙縮小十分之三因憶湧幢小品中又載職方王偉嘲一御史名片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後王偉晉兵部侍郎有客賀曰大名今屬公矣又自嘲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如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烟不識羞後二語正堪爲今人寫照也詞林典故載故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事書東大學士自簡端書起掌院而下以次遞降逮及庶常大約於柬之中半高數指寫起然自余入京都所見大學士東並無自簡端書起者大約皆就中半高一二指

茶餘客話云舊時翰詹編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尙書兩處投刺稱晚生於五部尙書左都總督稱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猶守此規嗣是則於侍郎巡撫稱侍矣旋於尙書總督稱晚矣近者又有於三品京卿稱侍者矣

虎坊雜識云翰林拜前輩用白柬或謂自明張江陵掌院始時方奪情起用也此不知出於何書又嘗聞謝薌泉前

輩 振定言凡編檢拜庶常前輩因散館改官者卽改用紅柬惟後官至內閣學士及布政使者則仍用白柬謂之還魂此語亦不知何所本俟更考之

今人與人往來書函以署名爲敬稱字爲簡是也然在古人却不甚拘古人凡相與言及書帖詩文中多自稱其字不定稱名顧亭林日知錄歷舉十餘事爲證而不止乎此也伊尹名摯而自稱尹躬見禮緇衣衛將軍文子名木而自稱彌牟見禮檀弓祭公自稱謀父韋昭以謀父爲祭公字見周書項籍自稱羽見史記項本紀狐偃自稱犯見史記晉世家

退菴隨筆 卷二

五

閉頁自稱仲叔見後漢書八十三此自古人之脫略今人不宜效之詩巷伯疏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

滿洲書名多不繫姓今公私稱謂書札往來皆但取首一字此固有所本也白香山代朱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稱論公麾下虞道園正心堂記稱忙哥帖木耳爲忙侯近錢竹汀金石文跋尾續載至正二十二年嘉定州重建儒學記稱鐵穆爾普華爲鐵侯蓋截取首一字以代姓而其本姓自在乃今人竟以首字爲姓而以其下數字爲名仿漢人單稱名之例如論結都離稱結都離忙哥

帖木耳稱哥帖木耳則於文理不可通矣此滿洲人所了然於心而漢人多不解其故所當正告之也

今人動言老人有十反初以為流俗之論而不知其起於宋人周子充必大二老堂詩話云郭功父嘗言老人有十

拘謂不記近事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事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也憶孟瓶菴師瓜棚避暑錄中亦載有數事如魏志王肅傳評云王肅亮直多聞劉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佞已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三反也世說郗超有三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一也治身清真大修計較二也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也唐詩紀事云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陞進好文章憎人才華性貪濁憎人受賂此皆性有所偏瑕瑜不掩者也若東坡論徐仲車云仲車之獨行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恠而放此一反也耳曠甚畫地為字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明楊文懿語徐詹事云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不數合而樂與

客讌行不能里許而好遊近見龔進士景瀚為其考厚齋先生作行狀述雲南驛鹽道沈公榮昌之言曰汝父一生有三反慷慨喜功名而恥干謁下於己者煦煦相歡睚而不喜事權貴人用財如泥沙不計有無而錙銖之入動色相戒如是之反又何礙其為正人君子哉

退菴隨筆

卷二

三

退菴隨筆卷二

南海曾鈞校

退菴隨筆卷三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勸學

士大夫不說學實關繫家國之盛衰昔人言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歎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為元祐學術宜和所以速禍也學不學之分顧不重哉

退菴隨筆卷三

一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學而顏子之好學不謂其能讀三墳五典亦祇稱其不遷怒不貳過而已可知聖人之教莫切於好學而好學之要莫重於變化氣質也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

人從而禮之此得之學者也

荀子解蔽云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好書者眾矣而蒼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

退菴隨筆卷三

二

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按荀子之言見道之言也不第為治經之士言之然治經者能守此言六經不憂通矣而况能進於是乎

夫子十五志學便是志到從心不踰矩地步二程子十四五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便是要學到後來二程地步立志成德一以貫之然必下學方能上達又須步步踏着階梯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若朱子言陸子靜門徒仰視霄漢此則後學所當戒矣

黃香石曰諸葛武侯生漢末與盧鄭同世正當攷據盛行

之時而讀書獨窺大意此所以為王佐才攷據之學雖足名家而致遠恐泥故君子不為也唐弼軒寅亮曰考據之學最後者勝則有鑒於膠葛者而以諧語斷之耳

學問之道惟虛受益虛則益明明則益虛蓋虛則好善便可到明明則真知自然服善泰州王心齋二十餘歲時王陽明已膺封爵心齋見之抗賓主禮談三日而心齋服四拜為師後數日心齋又不服陽明於是還之四拜仍為賓主後心齋又大服乃復拜為師昔王荆公見司馬君實為人作墓志語多譏切新法人謂司馬禍且不測荆公乃以

退菴隨筆

卷三

三

粘於屏風歎美不已曰此西漢之文也荆公與陽明皆有性氣的人而其虛公之心尚如此後之學者其可拒人以自封乎

讀書必以細心為主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蘇文忠每有撰著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明代人讀書多不細便大害事王陽明為王守溪作傳最表章他的性說性說中引孔子語云心之神明謂之性以為吾止以孔子為斷不知原文乃謂之聖非謂之性也記不確又不去查落筆便成笑話明道因濂溪教他尋孔顏

樂處晚年欲作樂書朱子曾笑云不知樂如何作書謂樂在心作不得書耳性理中載此語恐人讀作禮樂之樂乃於樂字下旁注洛字書生不看小注於問樂策往往答云明道常欲作書是讀為禮樂之樂矣常州錢啓莘又錯以旁注洛字為正文因費許多心力著一部洛書皆畫作龜文繫之以詞以竟明道未竟之志豈非說夢此殊有關係非止文義少差而已

程伊川先生曰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

退菴隨筆

卷三

四

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德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蠢惟綴緝聖人遺書為有補耳

李二曲曰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毅之日揣摩帖括刻意雕繪疲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為穀而然此外無志故此致修己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日卑士風日壞病正坐此可勝歎哉

嘉興王惺齋家訓云一日之內必有當務之業聚談者頃刻而可以周乎四海之遠其端又相引而不窮非若執業

之確有其方其惰心逸志爲害於學問之實功者非淺也蘇齋師謂今之學者詳於六合之外而畧於耳目之前讀惺齋之言庶幾日奉程朱之正學講韓歐之文字或如游子之識其家乎

荆園小語云學問以先入爲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黃陶菴曰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

退菴隨筆

卷三

五

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遍耶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耳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溫也他日坡公有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耶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較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

他讀此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吾鄉李文貞公光地曰天下繁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湊起來比月還大只因月是團圓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別又如百十燈火因散開了反不如一火把之光昔有人力格數人問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敵得十人兼三四人則三四十人不足道也讀書之法亦是如此能將所讀之書湊成一堆自能得力此卽孟子將博反約之旨荀子云合三十五人之智智於堯禹只平常人合湊起來便比得堯禹而堯禹不多見者以其散爲二十五人也

退菴隨筆

卷三

六

又曰看書須逐條想過一遍不但爲書且將此心磨得可用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來凡看書但經用過心不獨悟過好卽疑過亦好不但記得好就不記得亦好中有箇根子便有時會發動

又曰某向作學而時習之文有友爲塗乙數次某皆卽時改定每改一次畢竟覺得好些最後復問之曰尙有宜改處否曰似宜拈出性字蓋時習說朋來樂凡學皆是如此提出性字乃是吾儒之學故注曰人性皆善又曰復其初拈出此字則次節以善及人三節成德之名皆有著落如

此議論實為精透然非再四講切不聞此義矣

又曰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某初讀參同契了無入處用此法試之熟後遂見得其中自有條理初讀大司樂亦然用此法又有入處乃知魏伯陽所謂千週萬徧真丹訣也今有師表之責者只糾合有志讀經之人且不要管他別樣但教他將一部經一面讀一面想用功到千徧再問他所得便好

閻百詩若疎潛邱劄記云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

直起居注蒙

退菴隨筆

卷三

七

詢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為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

陸朗夫耀曰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

教人習舉業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可以得之即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則如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必不中三公皆本朝大儒而其言亦無不與程子合矣

虎坊雜識云人有全神赴於舉業終身以之者必自命為

退菴隨筆

卷三

八

發憤有志者也然自有識者觀之則仍謂之自暴自棄按此種人亦自可憐所憐者其舉業亦無成耳若科第到手之後導之發憤大業亦未必終於暴棄也

乾隆十四年 命大司馬梁詩正捧 御製詩十二本交

沈德潛令其逐日校閱嗣閱過四本先繳進是日 召見

上云汝所改幾處俱依汝惟覺生寺大鐘歌中道衍儼被榮將命汝改榮將為榮國自因道衍曾封榮國公也榮將本黃帝時鑄鐘人汝偶然誤會耳然古書讀不盡有我知而汝不知者亦有汝知而我不知者餘八本且盡心校勘

不必依回仰見

聖學高深而復冲然善下實從古帝王所未有又以見珥筆者流不容率易顏之推所謂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者真有味乎言之也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強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記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親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丁死士交

退菴隨筆

卷三

九

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卻要實是純粹無疵有體有用之書方可倘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用如領兵却親待一夥沒用的兵交友却親待一夥沒用的友如何聯屬得他人若親待得一班作姦犯科及無賴之徒則更不可問矣

文文肅

震孟

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裡如何讀得聖賢

之書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乃閉

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遂一覽無遺

張稷若

爾岐

曰厯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

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徧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中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泛覽者畧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云云此真可為困學要法

退菴隨筆

卷三

十

姜西溟

宸英

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

日累月積所蓄自富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東方朔上書自稱十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

日計之則一日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
夏侯氏作東方先生像讚云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詣於
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
古人讀書不苟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
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閩復申日儀禮公羊傳穀梁
傳日讀三百字一年三四月
可畢即減半年亦
不過二年半

伊順行先生元復吾鄉甯化縣諸生有學行康熙間儀封

張清恪公撫閩慕其名將以博學薦令汀州守造廬徵之
辭疾不赴所著有焦桐集余至汀訪之不得僅得其所為

退菴隨筆 卷三

十一

讀書說一篇固今日俗學之鍼砭而訓蒙之矩臬也說曰
夫學莫大於經史矣凡鄒魯濂洛之道德帝師王佐之經
濟班馬韓歐李杜之文章皆從此出或得其一節而遺其
全粹者有之矣曰舍是而別有得焉者未之間也合九經
計之周易程傳本義四百七十五葉尚書蔡傳二百七十
四葉詩集註三百三十四葉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八
百一十五葉禮記纂注五百一十五葉論語孟子集注大
學中庸章句四百三十四葉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以
資治通鑑為折衷溫公原本胡三省注九千五百八十六

葉仁山前編一千六十六葉續宋元通鑑一千五百四十
七葉合國語章注二百九十七葉戰國策正文三百八十
葉史記小司馬注一千九百四十九葉漢書顏師古注二
千六百六十九葉甲子會記三百四葉共一萬七千七百
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祀伏臘外可
得三百日每一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閱三
年經史俱可訖工此在上智者已自能兼綜條貫金聲而
玉振之上可以登四科之堂下可以奉石渠之對矣即不
然降而為中智如是者又三年又不然降而為下智如是

退菴隨筆 卷三

十二

者又三年積之九年之勤而謂經史猶不能淹貫者世無
是也此功既成本末兼舉傳世應世無施不可所謂長袖
善舞多錢善賈沛乎莫之能禦矣竊見世之急求聞達者
鹵莽滅裂為不終日之計謂青紫可旦夕取而窮達有命
利鈍不齊隱忍羈縻終覲一當倏忽數十年如隙過影所
求者未必遂而少壯一去不可復還平生精力虛擲於無
用之地內顧枵然而一無藉手長為庸人以沒世矣悲嘆
窮廬悔復何及良可痛也僕既傷於虎亦欲鑒此覆車語
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天下才俊不少方其

少年果銳亦有不安流俗之心而載籍浩汗雲海茫然不識從何下手又恐取道逶迤坐失逢年捷徑猶豫經營東西馳騫迫衡困既深非是漸晰乃悟升高行遠古人軌轍昭然而時已暮矣精已消矣千鈞之弩無能復發矣僕過不自揆竊比於識途之馬有志之士能從吾言者以中人之資準之三年小成九年大成不啻探囊可必蓋記誦之取益有限神智之濬發無窮今之號爲好學者不過多誦時賢場屋之文及八家秦漢而已此如轉販求贏勾貨作活終不得富若研練經史六合內外精義微言數千百年

退庵隨筆

卷三

三

之治亂得失醞釀蓄積於胸中識見奚患其不開擴才力奚患其不盛大德業奚患其不高明譬則河來星宿錢鑄銅山取不窮而用不竭故孔孟教人必曰多聞多見又曰博學而詳說之非虛也人自十七八畢此九年之功猶未及三十從此有事四方殊未恨晚卽時過然後發憤爲甯越荀卿蘇明允亦無不可者顧舍百金必得之舉而徼倖於一跌不可復振之爲以自爲謀則不智爲子弟謀則弗善熟慮及此又豈所稱賢父兄耶

吉人遺鐸云陶謙年十四尙騎竹馬兒戲後舉茂才位至

牧伯陳子昂年十八從博徒遊後精經史爲唐名人蘇洵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姚元崇少以射獵爲娛四十始讀書卒爲賢相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至五十三乃成凡少恃中墮而不終始成名及暮年不學而以頽老自廢者當服此劑 又云范文正公讀書帳頂如墨色夫人持以示子孫曰此翁勤學燈烟迹也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或祇默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得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凡未及丙夜而倦於篝燈者當服此劑 又云柳公綽自舉

退庵隨筆

卷三

四

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司馬溫公手鈔諸子自國語以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三端楷無一筆不謹東坡遷海外再鈔漢書唐書璩君瑗云吳文定手鈔五經李于鱗五鈔文選三錄兩漢凡懶於手錄而惟付記室者當服此劑

顧亭林曰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友朋之資猶當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若既不

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鄭蘇年師答謝鵬南書云來書大意欲著書成一家言以傳世耳愚觀古之聖賢未嘗卽欲著書也其所學務先求諸身旣修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大抵皆屬晚年道旣不行而後事此當其初固皆以行道濟時爲亟亟也吾子年未及壯不應卽爲遲暮之言卽立意欲著書亦當先定其志向古之子書各倚所見於世亦不無所益然非道之大全且門徑已盡恐非吾子所

退老隨筆

卷三

五

能及卽及亦無由出其範圍故子書可不學也然則居今日而言著書大約祇有數端經學也史學也詩賦古文詞之學也其中又分兩類經學史學有專求義理者有專主考訂者詩古文之學有專慕家數者有泛濫以博瞻見長者此必須定所趨向如從事經學當以何經爲先此一經何者爲根本何者爲附益如何講求以爲折衷又此一經作者林立今尙缺何等義類我當如何研求以補前人所未及夫有所從事則志不紛將來成就始有所裨於世若泛泛然如水中之萍或抱殘守缺拾人殘瀋自以爲獨見

又何緣能垂世而傳遠乎更以古文言之唐宋諸家如歐蘇王皆深於經學著有成書曾亦有史學韓柳書雖未成然觀其文中所言其於經史百家所用功者可見且皆夙負經濟如韓之論淮西事宜及論黃家賊狀歐公王荆公之奏疏蘇之奏疏及策論此豈可以摹倣剽竊爲之者卽論斷古事及議定典禮亦皆學識爲之吾子當推求古人原本之所在必使措之於辭實有質榦非時花候鳥徒悅耳目過時則爲飄風乃爲可貴抑又聞之學於師者必諮於友師尊而難攀友近而易入故學古文亦須博覽元明

退老隨筆

卷三

六

及近代各家代近則事跡相通題目相習閱之又易入手蓋能博覽然後義類詳明得所牽引心思亦有所注至於歸宿仍在唐宋諸大家此亦如泛巨海者當先學操舵於舵師欲獵平原者當先學健兒之騎射耳雖然猶有進焉言心聲也合伯陳情之表武侯出師之詞膾炙千古此其人豈沾沾以文爲事哉忠孝之誠蓄積於中故懇款之詞溢於筆墨然則修身敦行自理性情尤爲大本大源之地則劉彥和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否則貌竊唾拾無本之言必不相稱古文如是詩賦可知所

以治經學如是所以治史學者亦可推矣

粵東宋荃灣觀察湘學人也亦頗負詩名一日在蘇齋談

藝師曰可惜荃灣一好人不讀書荃灣愕然師曰汝讀書

是一繙就過算不得讀書又曰汝詩才却好何不作詩荃

灣又愕然師曰汝詩是三杯酒後隨筆一揮如何算得作

詩荃灣爲之悚然嘗謂余曰老輩法眼可畏如此阮芸臺

先生亦云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日一

行始是真能讀書也此皆可爲後學頂門針

今人著述引書必注明某卷此法最善可以杜裨販之弊

退菴隨筆 卷三

七

前人所不及也余仲林蕭客嘗言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

遼僧行均之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繁露二書然亦不過

二三條如是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則在程大

昌之前頃閱道藏見唐人王懸河三洞珠璣每卷稱某書

某卷則又在江少虞之前矣四庫提要謂李匡又資暇集

唐人顧亭林嘗言萬曆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

二三百篇其間却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事君

數一節文中有譽謔二字譽字出離騷謔字出史記商君

傳譽謔二字又出陸機辨亡論今意欲集門牆多士十數

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以示後學讀書作文

之式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

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法亦甚善也

費補之袁梁豁漫志云曹孟德嘗言老而好學惟吾與袁

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

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

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寢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

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亦明開卷之

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入所謂溫故知新也

退菴隨筆 卷三

末

阮芸臺先生曰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

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

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曠非數無以提

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不知數乎自漢

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

劉炫之徒凡在儒林類能爲算惟後之學者喜空談而無

實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耳自我

者亦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之王錫闡淄川之薛鳳祚宣城之梅文鼎儒者兼長則如吳縣之惠士奇婺源之江永休甯之戴震鍾祥之李潢元和之李銳皆有撰述流布人間我朝算學之盛蓋從古所未有矣

六藝以數居末一字有人欲以二三年工夫通了算學再來理料經義其意以算學有盡而經義無窮也不知經義雖包裹淵深都是從根本說起歷數之學則頭緒繁雜難以遽譬譬如一株樹還是根本多還是枝葉多况要精六藝尤須以經書道理為根則用力雖勤而以本貫末即末

退菴隨筆 卷三

九

見本自有從容悅心之樂否則勉強先從繁雜處入恐致心病前人有讀黃石齋先生三易洞璣極意殫精必求其解遂至失心者所當引以為戒也

顧亭林嘗言吾於經史雖畧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此是真讀書人方能自知其分量今之學者能如此自知者已少自知而復肯自言之者更少也

今三家村塾小兒讀書率多大聲狂叫聒耳不堪秀才家讀時文亦往往如此每不惜氣竭聲嘶而不知其有損無

益也余最愛誦彭忠肅龜年讀書吟示子鉉云吾聞讀書

人惜氣勝惜金纍纍如貫珠其聲和且平忽然低復昂似

絕反可聽有時靜以默想見紬繹深心潛與理會不覺泳

嘆淫昨夕汝讀書厲響驚四隣方其氣盛時聲能亂狂霖

倏忽氣已竭口亦遂絕吟神疲神自昏思慮那得清安能

更雋永温故而知新永歌詩有味三復意轉精勉汝諷誦

餘且學思深湛又唐盧仝寄男抱孫詩亦云尋義低作聲

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強叫吼又元楊元誠瑀讀

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遍數未熟莫要背

退菴隨筆 卷三

十

念既倦不如且住此皆可為後生小子讀書之法

退菴隨筆卷三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四

福州梁章鉅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官常一

昔人言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則天下自治然仕風與士風却是一貫士習果正則仕風未有不清者此正本清源之說也

士君子到一處便思盡一處職業方為素位而行故當官者無論久暫崇卑一入門即當心安志定為地方籌久遠之計呂新吾嘗言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

退菴隨筆卷四

一

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為此方是確實心腸真正學術為學為政之得真味者

古人以四十為強仕之始以五十為服官政之年以七十為致仕之期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之久耳顧亭林嘗言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

厠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尙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洪熙元年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帝雖嘉納而未果行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不亦難乎

陳見復祖范曰人生不出仕學兩途古者年二十博學不

退菴隨筆卷四

二

教內而不出過三十而後博學無方故學記有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分此古為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則四十以前皆為學之日未四十無望仕也未五十無望為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為閭胥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遽服政也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五十命為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己之底蘊無所不展國家既已盡其才竭

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傳父兄即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惟曰余仕從事科目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間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為人師而自炫自鬻詎有不教不出者乎仕則人人期於躡躡顯要惟智盡能索中路蹉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即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饑若驟若馳其既仕也若沈若浮

退菴隨筆

卷四

三

若寤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亦可悲矣

唐風蟋蟀之詩凡三言思真切要之官箴也其云職思其居者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即各有其居各思其居即各盡其職職未盡而他謀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職思其外者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疎又必計之周慮之到即如地方官以撫字懲奸為職或民人流亡於吾地豈得以為他方之民而不卹乎賊盜逋竄於吾境豈得以為他方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若職思其憂則不但己身之害為憂凡事之流弊後

禍皆憂也出一令有在此為利而在彼則為害行一政有目前若可喜而實釀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見而悔作備者矣

王隱晉書載司馬昭之語云為官長者當清當慎當勤修

此三者何患不治三國志李通傳注所引此不可以人廢言者也宋

呂舍人本中官箴亦有此語今人遂以此三字為出於呂

非也呂於三字外復添一忍字謂耐瑣屑習煩勞不易怒

不輕喜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辦乎按忍字固好

退菴隨筆

卷四

四

然若呂所言則慎字足以該之矣吾鄉李文節九我嘗言

李若谷侍郎曰某守官每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日

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侍郎正色曰何嘗

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愚謂緩字

亦好然謹字亦足以該之似皆不必節外生枝也

周官六計以廉為本孔疏廉者潔不濫濁也臯陶謨簡而

廉孔傳則直以廉隅釋之故朱子釋廉為有分辨不苟取

義最精確今人但以不要錢為廉於是一節自矜動成戾

氣夫清乃居官分內之事猶婦女之守貞婦女無淫行遂

可凌翁姑壓夫子詈妯娌而虐子孫乎且廉而不能理民事廉而不能合人情則雖不要錢而終不得謂之好官今郡邑各有城隍神像終日我冠端坐不要一錢足矣又何必設官分職哉

順治十七年御史李振宜有請飭宰相調變弭災疏云臣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陰陽不調宰相之責也故古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身居密勿之地

退庵隨筆 卷四

五

苟懷誠默之風則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爲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臣讀

上諭云十二三年時有過舉夫自

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

上諭既以爲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時之不一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朝廷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爲萬世之憂夫既寄以心膂股肱而猶然畏首畏尾徒以擬票四五字了宰相事業則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荷

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殊恩曾不若懦夫之自立清夜捫心其能自慰乎

黃靜山 永年 曰韓魏公在政府嘗與范文正論事不合范拂衣起忿形於色公徐把其袂云希文不容更商量乎和氣滿容范亦釋然歐陽文忠不信河圖公與共輔政未嘗一言及易或又謂公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公曰吾爲相永叔爲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斯言可以覘其所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別戶如公者真相臣之則也夫

退庵隨筆 卷四

六

陳文恭曰當明目達聰廣開言路之時爲臣子者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爲盡職不必問之部議准行與否也司馬溫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爲臺諫樹之鵠矣臺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爲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爲近今所共見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

王從之滹南詩話云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無箴乃為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人也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愠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強勉而無謂以是為諷其誰能悟乎規諷雖美事然燕閑無事從容談笑之暫何必定以此繩之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畧其細故於平素乃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為仇矣亦豈得為善諫乎此

退菴隨筆 卷四

七

雖是論詩之語而實可為廷臣進諫之程也

姚姬傳兼翰林論云為天子待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能無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為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眾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歟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歟則不忠侍從者得其忠且明者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而責之宜益重今有人焉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

譏乎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今獨謂御史為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篋今之人不以為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為出位夫以盡職為出位也孰肯為盡職者哉

退菴隨筆 卷四

八

湯文正斌答沈苴岸書云足下簡授中祕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李文節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畧中堂聯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真座右銘也

今翰苑儒臣以侍直 三天為榮遇必品學兼優者方與斯選蓋學不勝其品則無以擴格物致知之功品不勝其學則無以端誠意正心之準不知格致誠正更何論修齊

治平此非可以訓詁詞章了厥事也恭讀康熙年間

諭曰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厚數丈方整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昇八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八午門乃命將石細打六十御棍崇禎嘗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奉鐙兩人扶鋏甫乘輒已墜馬乃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豈不發噤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謹按崇禎踐祚並非冲齡當日青宮非無保傅豈真諭教之不早良由倚任之非人然則膺此選者慎勿第矜

退菴隨筆

卷四

九

爲榮遇哉

今之國子監卽古之太學王制太學天子曰辟雍又曰成均鄭康成釋辟爲明靡爲和所以明和天下也宋陳祥道謂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靡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蓋學校爲造士之地而國學尤爲首善之區我朝自順治初卽設立太學官司大備條教周詳旣厚其歲需復廣其學舍乾隆初

命監臣倣宋儒胡瑗經義治事齋法分課諸生不但四方之士裹糧而景從者不遠數千里至於蕃夷異域蠻徼外

臣亦莫不航海梯山請橫經而受業古來辟雍成均之盛何以加茲乾隆初復

欽頒切諭云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乎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旣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八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然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論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

退菴隨筆

卷四

十

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學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必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游惰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矣夫

爲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己則所講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間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況卽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處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卽是科舉中爲己之學誠能爲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

退菴隨筆 卷四

士

糟粕陳言無補實用浮偽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己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爲學者知所以學
聖謨洋洋自古人君之訓士無有切實詳盡如此者然則爲祭酒司業等官者苟不思所以稱其官又烏足以副聖人之情而塞天下之望哉

掌文柄者以學政爲最難各項試官不過端坐較閱而已而學政則兼有舟車奔走之瘁夙興點名之苦內外防弊之勞且所閱之卷較多而揭曉之期尤迫專恃一人之精力必不能周若再見少惜費不肯多延幕友或修脯微薄所延之友不佳潦草應付賓主同之斷難免不明之譏而不公者更無論矣前太傅朱文正師督學吾閩時張孟詞騰蛟卷已爲幕賓抹置劣等師覆閱之乃拔置第一而幕賓遂於是夜襍被去使非吾師之明則孟詞之衿早褫矣
恭讀乾隆三十七年

退菴隨筆 卷四

士

論云國家所給學政養廉本屬豐厚原以資其辦公之用若於延置幕友尙思靳惜廉金不肯多延名幕致以人少誤公已昧人臣敬事之義且任學政者不思校士育才而斤斤惟養廉是惜其鄙陋尙可問乎嗣後各省學政務須通曉大體多擇工於閱文之幕友卽極小省分亦不得不及五六人並着各督撫留心稽查如有不肯多延幕友辦理周章者卽隨時據實奏聞毋得稍涉徇隱將此通行飭諭知之

呂新吾曰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澡身甚潔持法甚公

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校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百司庶府皆不任其咎舍督學責將誰歸哉夫人學甚榮進也賓興甚巨典也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踴躍趨之豈以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乎即使朝督莫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

退菴隨筆

卷四

三

施愚山聞章嘗言學使一席近代已成金穴卽以伯夷處之必目爲盜跖向來不幸涉足至今爲累公私屬目交責環向歸田八載掃地赤立云云余師孟瓶菴先生謂愚山先生在山東最稱廉吏時未有養廉公私交責皆以跖待夷耳一窮書生蒙恩年受三百萬俸錢歸田云無囊橐誰其信之但自期問心無愧耳對人言貧意欲何求對人言廉可恥孰甚先儒固有是言也

凌厚堂堃曰今之主鄉會試者徒索之冥冥之中其人之邪正並其素所儲蓄皆不可得知其可得知者惟督學使

者而已魏敏果公嘗言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孔子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既無真秀才安得有真舉人真進士耶夫各直省非乏材也經傳子史根抵之學又非功令所禁也其由縣州達府由府達院不得謂之濫入也其覆核至再至三及儒師之月課而歲計者又非止於場屋課試之藝也且優者必有賞劣者必有罰孝弟節烈之可表者必有旌將貢於朝廷之上太學之中者必先自學臣拔之將付索於冥冥不可得知之所者必

退菴隨筆

卷四

四

先自學臣決之然則先王觀風設教之權實於學政乎寄而近人顧但相艷以爲美差也豈非偵哉

紀文達師曰李又明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於文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尙不知窮達有命乎嘗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嘖然曰又明應舉之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神理常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

徐原一刑部題名記云天下人命係於刑部一官自古皇

陶爲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家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爲欺今部掾吏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僥幸無事速去而已夫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求尙德緩刑而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

田綸霞雲白雲司引議云明刑弼教之衰而刑至於不勝用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操

退菴隨筆 卷四

五

一切之法外狃故牘則便襲憚更莫開一面之網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顛倒與吏爲奸饑寒糜沈滯不問犯者既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爲誅求之計罪人不卽流決必令廣攀富戶以爲賄囑之媒囹圄桁楊之間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某令鞠實爲弟毆兄死讞牘甫定

夜寢忽聞牀上帳鈎鳴帳旋啟有白髮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蓋以存疑爲是也紀文達師曰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絕嗣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寃也申己之寃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

退菴隨筆 卷四

六

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絕嗣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此獄非臯陶不能斷矣

今世司刑之官多爲救生不救死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佐刑幕者尤持此論牢不可破屢奉

聖明訓飭猶未盡轉移也憶紀文達師筆記中有一條云余某者司刑幕四十餘年後卧病燈前月下恍惚似有鬼爲厲者余某曰吾存心忠厚誓不妄殺一人此鬼胡爲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薄之能積怨不知忠厚

亦能積怨也夫熒熒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兇殘漏網白骨沈寃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旁觀讞是獄者改重傷爲輕改多傷爲少改理曲爲理直改有心爲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詡詡以縱惡爲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誰讐耶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告其子乃自搥曰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逝

退庵隨筆

卷四

七

阿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

官中以夾棍爲大刑不可輕用更不可誤用余在樞直屢

派秋審處讞獄外任府道三筦泉篆皆極刑名繁重之區未嘗一用此刑亦無不結之案也嘗讀陳慶門仕學一貫錄有云夾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時不過欲取確供耳初審狡展不妨屢呼要夾而其難其慎不肯卽夾三木之下動關人命堂上一聲催刑衆役奮力受之者魂飛魄散氣蔽血壅卽有供吐昏迷之中隨口強應亦難確鑿惟平日於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須用夾不得遽收先就情理反覆窮詰此時問者之狼狽着急較受刑之人爲更甚如不從實供吐姑催收刑但一收止三四分又再

退庵隨筆

卷四

六

反覆窮詰此時官府審問本犯呼號行刑者又須暗暗鬆放如仍狡展再收亦不過二三分一放一收痛則有之而不至傷人且使神魄清白語言不至混亂此時供吐方爲確切可以定讞耳不獨大刑爲然卽行杖亦不可忽罪當杖者亦視其人氣體壯健足以當之而無傷性命者然後如法杖責凡行杖時官須停閱審卷亦不可別有問答惟注目凝神以觀受杖之人一則視其人能受與否尙不能受量減數杖杖雖減而法已盡一則防行杖有任意重責要害毒打一處之弊也

如專用板頭專打腿灣

趙歐北翼簷曝雜記云往時軍機大臣罕與督撫大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文和公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值百金者輒卻之訥親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以私者至傅文忠為首揆頗和易近人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交不恃為奧援也余在汪文端第見湖撫陳文恭伴函不過獐錦二端間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至軍機司員非特不與外吏接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余初八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瑒嘗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同

退菴隨筆

卷四

九

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詞云按今之軍機即唐宋之樞密義取慎密所不待言然珥筆其間者非實有通敏強毅之才則不足以言稱職若才望遠遜前修但以華資捷徑相誇尚如王惕甫芭孫所云其人而自軍機來者處士大夫間往往衣冠笑語望而可識則官不足以重人而人更不足以重官矣
余初選庶常日侍先叔父太常公問詞林故實適有同鄉新孝廉謁公稱為老前輩者公面斥之曰京朝官之老前輩各有專屬非爾所得混稱也時余亦偶誤稱某公為先

輩公亦斥之曰唐人稱應試舉子為先輩今無此稱何得信口混說因云汝亦知前後輩之稱不特翰林為然乎凡內閣都察院吏部禮部國子監及軍機章京皆有此稱若他衙門則不爾也余問其故公曰前後輩之稱僅次於師弟子一間故稱人為前輩者自稱曰晚生學生見於文字者亦稱後進稱後學猶之稱弟子稱門人也所以然者館閣職專文字以製作編纂為能臺諫意在建言有敷陳啟沃之責吏部則澄敘官方必銓衡之允協禮部則典司三禮綜貢舉之大權國學則陶成士類官而兼師軍機則潤

退菴隨筆

卷四

三

色王言清而且要此七衙門末學新進非奉老輩為楷模得前修之指授不能悉其肯綮觀其會通若此外各衙門則刑名錢穀戎政攻工皆有例案可循吏胥並能言其故毋需乎請業問難之煩故功令凡各部院官遇有捐輸新例悉許納貲而惟此七處非由正途出身及引 見除授者不能入然則為後輩者誠宜執弟子禮甚恭而為前輩者亦必求所以無忝為前輩也
呂新吾曰行中書省與中書省相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為朝政橐籥為外僚領袖主持風會通達民情至樞要

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威惠使承其流而宣布於一方督撫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故元人艷之名曰外政府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爲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爲職終日以收放爲事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不小之乎其爲藩司哉

又曰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蓋瘴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

退庵隨筆

卷四

三

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之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何按察司獨專爲刑名乎夫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閹羅若但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實我自失之矣

世傳傳元鼎巡方三則皆切實可行一云因人屬吏有謁

見必有談吐有文移必有議論就中細細察之有據理勢明白直截者有不吞不吐騎牆兩顧者有一問卽對條暢無隱者有再問不答沈吟含糊者有實見得是雖違衆而必爭者有中實無主一經駁而遂靡者以此察吏可得十之五六二云因地所過地方變服游覽遇漁樵耕牧霽色與言問年歲次及催科問保甲次及訟獄及差役官司佐領俱可詢問未有好官而百姓不稱頌者未有不肖而百姓不怨恨者以此察吏可得十之七八三云因事入境之時畧一流覽橋梁道路亦王政所關置郵見其精神城池

退庵隨筆

卷四

三

見其保障學宮見其文教器械見其武備倉庫見其綜理養濟見其慈惠實心者自然檢點不同見任去任悉無遁隨合上二法察而記之百不失一矣按此爲巡方言之然各省大察之察庶吏亦豈能外是哉

阮吾山嘗言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曰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爲京官者宜味此語按山谷之語余在京日曾仿行之自外宦十餘年棋酒二字竟東之

高閣非不為也實不暇也竊謂外官過日須以五分之三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將息其於棋酒實不相宜蓋余所任皆極繁劇衝要之區故無暇旁及或僻簡之地竟可不廢棋酒者亦未可知乃有謂外官即讀書亦不相宜者則俗吏之談可置之弗論昔李文貞謂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為性命無怪其然即吾輩之幾本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可謂知己知彼之言

退菴隨筆 卷四

三

退菴隨筆卷四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五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官常二

陳文恭曰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於民而民反不之知民所切望於官官又不之知且有名雖奉行實未曾行者總由上司以轉行為了事州縣以發房為了事即出告示亦祇在城門通衢遠僻士民何能徧觀盡識出示之後官又全不照應及至士民或有違犯不曰事不可行則曰民不肯行而不知其先

退菴隨筆 卷五

一

實未曾行也大凡有益於世之事其始也不能不有所難迨其後又不能一無所累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事皆可以已不但已不為且勸人之不為且忌人之或為見有為之者則又即其小疵以議其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於苟安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

今天下治亂之故惟州縣與百姓一關至為緊要不獨貪廉為小民身家所繫即勤惰明昧之間緩急寬嚴之別亦為小民休戚所關余友謝退谷嘗言天下最要之官惟有

兩員在內則宰相在外則州縣而已學者果有修己治人之術恫瘝在抱則不爲宰相必爲州縣蓋宰相所措置者在天下州縣所措置者在一方也至於目擊生民之疾苦實能爲之興利而除害則宰相有不及州縣者矣

一州一邑之中可與州縣相助爲理者惟教官而已今天下府教授一百八十餘員州學正二百一十餘員縣教諭訓導共二千六百餘員顧名思義則教化之源應由此起明初每選上舍爲郡邑師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馴至九列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其初則不過稱

退庵隨筆

卷五

二

職而已今則不覈其才望不責其訓課以學校爲卹老憐貧之地以司鐸爲投閑置散之官甚至索贄見勒節規而不復問教學何義論訓何事爲州縣者遂從而外之此庸惡陋劣之譏所由來也謝退谷教諭云有問於余曰今之教官苟營糗糒不以秀才爲魚肉已可謂賢而子獨以學術自任終亦無有能知子者若何余曰安能以彼之不知而易吾之志又安能以人之不知而棄吾之職乎嗚呼今之爲教官者其亦有聞斯語而油然而興起者哉

牛階平 運震 曰墨卷家揣摩之訣有典顯淺三字僕爲縣

官亦謬效之有三字拙謀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焚贓之本也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冗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諱儀從可減減之案牘可省省之當無日不與百姓相見差與之齊而訊其苦樂惟求一切便民雖驅世笑我以黃老不顧也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在國將吾伺奸吏在衙將吾欺八一錢乙諸簡得無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得無濫刑今日去官吾倉庫不畏後任明日還鄉吾心跡可白友朋此

退庵隨筆

卷五

三

則所謂檢耳

謝退谷以司鐸終其身未嘗一日膺民社之責然所論服官利弊則直如過來人語如云做一日官即當爲百姓籌百年之計不得稍存不久之心存不久之心則諸事苟且不成爲官矣至於錢穀賬目冊檔文卷則宜處處斬截時時日日皆可交代蓋所存者百年之心難保者一日之事賢者居官今日要去便去明日要行即行豈可有葛藤餘累哉 又云爲官以理財爲急初到任即須詳察此缺每年中錢糧出息若干廉俸若干爲八數又細察每年各項

酬應若干差使坐派若干幕賓束脯若干家計食用若干爲出數以入數抵出數僅敷支給更無盈餘則須於出數中力爲裁減硬立鐵定章程必使有餘而後可

袁簡齋由詞垣出爲邑宰有循吏之目所言皆本閱歷非同泛泛官箴也嘗言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亦不能治胥吏惟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若輩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何弊之能爲且夫用

退菴隨筆 卷五

四

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又較家丁爲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豈不省需索而免稽遲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動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彼嚴之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然試問所舞之文判行者誰乎加印者誰乎彼舞而我亦隨

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吏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訟牒雖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待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侮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

退菴隨筆 卷五

五

枝節不多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此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贓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有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吏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及差某役皆空之而待親裁彼胥吏何權焉於胥吏又何誅焉 又云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

不使其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轉不足以懲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又何懼哉要知刑具而必部頒之亦無庸也彼衣冠辱民加細荆而呼號不勝何事於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鍊之餘當巨梃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答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於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況四十耶庶懼心生而惡念除矣 又云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

退庵隨筆

卷五

六

眾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於獄所以清狴狓而妨雜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所以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鍊於胥役當用者加朱墨圖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於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對簿之人宜分爲六而臨事料量之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

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徒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存乎人矣

陳慶門曰州縣親民之官非特貪酷足爲民害卽拘謹之流未嘗不潔清自好而暗昧不明優柔不斷識不足以剔弊力不足以懲奸彼雖不貪有代之而吸民膏者有代之

退庵隨筆

卷五

七

而戕民命者其與貪酷害民無異且百爲叢脞諸務廢弛反不若貪酷者流猶能理煩而治劇所謂廉而無能不若貪而有幹古之人誠有慨乎其言之也

王犀川士俊曰紳士耳目也無耳目何以納益慕客心腹

也無心腹何以論思佐吏股肱也無股肱何以集事然不先之以知人則招權聚賄官爲孤注矣不歸之於獨斷則坐嘯畫諾官同木偶矣有用人之識與才而後可以用人不然非用人也用於人也至於肘腋之間隱然爲奸莫如家僮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尤當明以燭之嚴以防之易曰

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御僕之謂也乎

唐人縣令箴有云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雖為有激之談實則確中情理蓋操守平常之劣官衆所伺察其貽累於地方者尚輕而潔已沽譽之巧員不復誠求其貽誤於地方者更甚恭讀雍正四年

諭曰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清廉為本但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洪範所稱有猷有為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

退菴隨筆 卷五

八

經理苟且塞責養奸貽害甚大蓋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參革地方之強紳強衿生事則寬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東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靜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問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嘆息以為去一清廉有司

為之稱屈此則謂其不學無術道不學之所致也
睿智所周於仕宦情弊洞若觀火世有自矜為廉吏者其能無惕然於心哉

今之為州縣官者輒以賭博鬥毆娼妓為小事至於盜案則知為大事矣而又相率趨避情節遷延歲時仍欲化大事為小事此等積習牢不可破又安望其能除莠安良乎
恭讀乾隆元年

諭曰姦宄不除不可以安良善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
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三代聖王不待教而誅者也二
退菴隨筆 卷五

九

曰賭博干犯功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麗於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園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即周官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人類中未嘗有此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是以我
皇考愛民之深憂民之切嚴申糾禁積歲月之久然後道路少響馬及老瓜賊而商旅以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次改業而家室以安聚眾打架者斂跡而城市鄉鎮鮮聞鬥鬪娼妓遠藏不敢淹留客店此

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注而海內臣民顯見其功效實享其樂利者也朕嗣位以來增廣赦條惠保良民使得從容休息而無識諸臣誤謂朕一切寬容不事稽察民間訛言諸禁已開直省四惡皆微露其端倪是守土之官敢悖

世宗憲皇帝之明旨墮十三年之成功而戕害善良傷敗風俗也自後州縣有政令廢弛使諸惡復行於境內者該督撫卽行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輔治者必以溺職治罪與通苞苴受賄賂者等決不輕貸

退菴隨筆

卷五

十

聖諭嚴切如此而州縣官乃若罔聞知何哉

雍正年間有

欽頒訓飭州縣規條一冊恭讀簡端

諭旨云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偽百出而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卽採訪咨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利弊會令二臣商著規則以爲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

沈近思物故邇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致遲延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令二臣各抒所見繕錄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愷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間不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則一而已矣謹按當時此書曾經劄頒頒行迄今已將百年州縣官未能人有其書所當重加刊布俾一行作吏者皆日置几案間朝夕印證未必於政事無裨矣

退菴隨筆

卷五

十一

州縣官必應讀之書如宋呂舍人本中之官箴元張師孟

養浩之牧民忠告明呂新吾之實政錄又呻吟語治道篇又

刑戒顏光衷茂猷之官鑑高忠憲攀龍之責成州縣約袁

了凡黃之當官功過格白一清如珍之刑名一得本朝

于清端成龍之親民官六戒熊勉菴宏備之居官格言陳

文恭之從政遺規又在官法戒錄汪龍莊輝祖之學治臆

說又佐治藥言蔣心餘士銓之官戒近人如祁竹軒中丞

頃之快樂說刻於桂林鍾雲亭制府祥之緝捕聽斷章程

刻於濟南者皆當時時省覽奉爲楷模若某制府之居官

指要刻於蘭州者率以臆為之則祇堪噴飯而已

慎勤五下羅為恭
寬信敏惠之類

道光二年余以荊州守兼護荆宜施道並權荆關監督時
蔣礪堂節相自蜀中移書云荆關連年缺額權務又非我
輩所長計惟以寬從事庶收招徠之效耳余奉教惟謹計
荆關所轄凡十一口相距八百里而遙稽查頗不易余兼
筦七閱月而瓜代者至不但於額無缺且有盈餘方悟寬
之一字誠管關要訣也恭讀康熙五十五年

諭大學士等曰各關監督所欠錢糧甚多未派之先俱願

退菴隨筆 卷五

三

前往及到任之後額稅必欠此皆多帶人役征收過刻之
故昔南新關有一監督問巡撫王度昭錢糧如何不致缺
額王度昭告以從寬征收斷不欠缺後果如其所言乃知
礪堂節相之言亦有所本矣

憶少時侍先資政公讀論語公曰仕而優則學謂仕雖優
不可廢學也學而優則仕謂學必優而後可入仕也總見
學之不可以已也余因舉昔人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之言
公云此語似是而非今文人於通籍後往往以此藉口甚
不可也無論官翰林者以文章為職志當終身精益求精

即六部曹司每日有應定之稿案或時有應擬之奏議既
係出身科目豈得謝曰不能若翰林而供奉 內廷部曹
而八直樞地則尤不能不與文字為緣倘皆手鈍如椎如
何應付得去推之外省各衙門似乎抗塵走俗矣然使詳
稟不足以聳動上臺示諭不足以彈壓百姓函札不足以
感孚僚屬一一皆假手書吏藉重幕賓而本官不能建一
議改一字詎不形同木偶所尤可慮者身居臺諫不抗疏
不可抗疏而不密尤不可勢必自竭心力而為之乃文筆
爾弱識見庸庸一登邸抄萬目難掩平生底蘊盡軒豁呈

退菴隨筆 卷五

三

露於字裡行間而本人方自以為洋洋大篇煌煌奏議可
笑可嘆莫此為甚然則不學而仕仕而不學其弊將至於
一步不可行敢曰此事遂廢哉

謝退谷亦嘗言文字為居官緊要之用有不可全賴幕賓
書吏者假使文字不得力雖有良法美意不能自達於上
下四旁而好究亂政之徒得以施其毀害之術矣按退谷
之言是矣而猶未盡也當官文字有應詳而失之畧者往
往一二語之漏一二字之疎雖事後百計彌縫補苴終覺
費手亦有應簡而失之繁者或因反復而招疑或因絮聒

而生厭或自晦其指歸所在或轉開指摘之端凡此皆於政體有礙而幕賓書吏轉可乘間而舞文者是尤不可以不慎耳

陸桴亭世儀曰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故君有過臣諫之父有過子諫之獨爲長吏令一邑未聞闢一言路令羣下得言其過失近爲民父母而矯亢反過於至尊無拒諫之名而有弭謗之實誠所不解今後吾黨有得第爲縣令者必尊禮有道祈聞得失月朔必置一櫃令士民投紙櫃中言我一月中過差庶無冒昧妄行之弊耳

退菴隨筆

卷五

丙

劉橫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沈迷簿領間同同自昏亂陸機詩終朝理文案薄暮不妨眠文人性畏簿書古今同病但既入其中便當平心靜氣不可治絲而棼朱子嘗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是也

孟瓶菴師曰世之俗吏有承委而不必盡心者然猶不敢明言也元微之游三寺詩自敘云道出當陽奉命錄視縣囚牽於游行不暇詳究詩云會緣稽首他方佛無暇精心滿縣囚噫國家安賴有此人哉此則小人明目張膽自許

顛狂者吾輩讀書人斷不可如此鄉前輩黃莘田先生詩人也在粵東歲暮慮囚詩云情有可原惟勿喜生求不得豈舍冤我來敢學疎狂吏舉板看山出寺門

今之巧宦有所謂不踣泥者最爲可鄙無論事之大小總當先以是非爲衡而後計利害又當先公家之利害而後計及身若全不爲百姓受過爲同官分過爲上司擔過則一事不能行矣故范文正公嘗言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真洞見癥結之言

退菴隨筆

卷五

丁

北窗炙輠云有官君子最忌二事在己則貪在公家則聚斂它罪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大夫之列今人或有用處身最廉然培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詔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己其人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此劫盜也

漢相朱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古今自有此一等官情深重之人除非官之外一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然博後卒自殺人其易知乎哉

茶餘客話云今官府出行列肅靜迴避二牌亦辟人之義

王陽明開府時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劉忠宣大夏爲督撫凡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字樣但夾單帖具名另用副啟開陳事宜末後親筆填大夏頓首四字是皆前人艷稱爲美談者其實此等舉動全是客氣非立異卽沽名非素位之義也

李文貞曰立朝柄政者苟非大賢與之交好比附未有不爲所累者故仕宦以孤立爲安身的是名言

吉人遺鐸云屠赤水先生嘗言終綱目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内請致仕者惟唐杜佑一人請老者惟漢疏廣退菴隨筆 卷五 夫

疏受二人甚矣見幾之難也

龐非敏 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少年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按古人進退自有恰好之時李文貞嘗言士大夫老自當退天地亦有休息時寒冬至物都凋枯此不是無用却於生物有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但觀法他的模樣並不敢勞其言語原有此種道理如老臣致政之後天下仰其德望何嘗無裨乎此則又進一解矣

朱子發 震被召問出處之宜於胡文定文定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方靈臯曰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上不求所以自致於君下不思所以塞望於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退菴隨筆 卷五 七

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然後知公之曾中固有欲然不自足者也

今民間作事多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爲月忌其說不知始於何時或謂此三日卽河圖中宮五數爲君象故庶民避之而居官者又有正五九月不到任之忌按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武德中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鎮饗士多避之緣方鎮到官必大饗將校以此三月禁屠宰故不用今外任無饗士之禮此三月又無屠宰之禁又何忌焉况今京官除授卽日履任卽外省督撫兩司

陸調有奉 旨不必進京者亦須即日履任又豈能遷延至旬月之久乃京官不忌而獨外官忌之外之大官不忌而獨庶官忌之又何說乎

呂新吾嘗言參政東藩曰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擊筆舉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殊耳積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殊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

退菴隨筆 卷五

六

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於費者過費不為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為吝余在撫院日不儉於紙而戒示書吏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餘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於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兩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為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為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

李敏果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訟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較計數文錢耶俄其人為靴脚所掃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

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

退菴隨筆 卷五

九

學君其識之後李每述此語以戒人

黃陶菴曰張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攜家止帶給澣濯紉縫兩人乖崖說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悅一妓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我呼來已二鼓不至令人速之旋又令人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以乖崖之勇閱道之清而皆未免

強制人欲洵可畏哉然能強制此正二公之賢於人也故曰忍過事堪喜

官府衙門不能不用吏役外官衙門不能不兼用幕賓得其人可收臂指之功非其人遂成切身之害蓋爲吏役者不可不使之讀陳文恭之在官法戒錄爲幕賓者不可不勸之讀汪龍莊之佐治藥言諺有云公門中好修行二書所言盡之矣

紀文達師曰汪龍莊佐治藥言中所載近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幕中有葉某一夕方飲酒偃

退菴隨筆 卷五

三

仆於地歷二時而蘇自言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士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慙慙傳訊致婦投繯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辨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又移牒謂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寃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遂殞其一曰浙臬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衆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獨明穴窗窺之見

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吏初草一籤旋毀稿更書少婦歛衽退又抽一卷沈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先理者爲因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爲疊毆致命之案初擬情實後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爲捐生之烈魄老翁爲繫囚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中有幕胡某因盛夏不欲見人獨處一樓一日聞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并碎剗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

退菴隨筆 卷五

三

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拏報婦遂坐牒頃見一神引婦來刺刃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計其侵盜陰事於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張某在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弑君許止不嘗藥爲弑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夢一女子披髮持劍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其腹夜夜爲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耜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

進取矣忽在公安幕中夢神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初未以為信次夕復夢時已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入闈中式次年果舉一子龍莊篤實所言當不妄也

陳文恭曰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史胥徒府掌廩藏者即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吏典也胥即今之都吏為

退庵隨筆 卷五

三

徒之什長徒即今之隸卒也是為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睦嫻得與於鄉舉里選之列故當時僚隸輿臺之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醇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詩書人以吏為師漢制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為吏當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恒求其賢者以為吏而進達之而吏亦皆束身自好以靳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為近古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隋

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眾也官之去鄉國常數千里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為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即繫於吏而為吏胥者類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畝畝耕鑿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據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受作奸犯科相習熟為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為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摧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

退庵隨筆 卷五

三

防之愈嚴作弊亦愈巧權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鬻然喪其廉恥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途咸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即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禍今試語人以于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奸利受財而身至於五族未

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提醒之者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矧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閭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為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為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辟于心何安而於事又甯有濟乎

退菴隨筆 卷五

一

退菴隨筆卷五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六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政事一

先儒言道學政治不可使出於二蓋治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其心則必不能無私而愛憎取舍必不能大公而至正然亦有自恃其心之無私而吏治賢否民情苦樂不能洞徹無壅蔽而措注不能以悉當者故又須學以濟之恭讀雍正十三年

上諭云朕閱督撫奏屬員及題請改教本章每有書生

退菴隨筆 卷六

一

不能勝任及書氣未除等語夫讀書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備載於書故傅說之告其君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成王訓其臣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人不知書則偏陂宅衷操切處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藥者若州縣官果足以當書生二字則以易直子諒之心寬懷惠愛之政任一邑則一邑受其福蒞一郡則一郡蒙其庥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朕自幼讀書官中講誦二十年未嘗少輟實一書生也王大臣為

朕所倚賴朝夕左右亦皆書生也若指屬員之迂謬疎庸者爲書生以相詬病則正伊不知書所致而書豈任其咎哉至於書氣二字尤可寶貴果能讀書沈浸醞釀而有書氣更集義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氣人無書氣卽爲麤俗氣市井氣而不可列於士大夫之林矣是書氣正宜從容涵養以善培之安可勸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爲病乎

聖訓煌煌道學政治一以貫之矣

蘇文忠作田表聖奏議敘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

退菴隨筆

卷六

二

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此數語酷似董江都賈長沙魏鄭公陸宣公口氣爲近臣者宜三復斯言

大臣之職莫大於以人事君故薦賢宜受上賞司馬溫公有薦士錄自至和逮建甯凡百有六人皆公手錄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隸古也見牟巖陵陽居士集呂正獻公嘗薦常秩後稍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甯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見吳曾能改齋漫錄古人爲國求賢之心誠篤懇切如此後人身家之

念重而忠愛之意薄有大臣終身不薦一人而轉博公正之譽者夫仲弓問政夫子告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夫子但問其得人聖門之教如此邑宰且然况大臣哉

尙書言學古八官魯論言學優則仕子路以子羔爲宰孔子以爲賊之鄭罕虎欲官尹何子產以爲必有所害賊害

之存乎人者不足惜而傷於政者將不可挽矣吾友程春廬同文嘗言民之難治甚矣而皆根於無教誠不以民之

愚賤而忽置之教民勤儉則可以足衣食教民禮義則可

以省獄訟教民孝弟忠信則可以使之尊君親上固結而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不可解然則天下有不教之民豈有不可治之民哉夫官者以教民爲貴者也而民之有不教者何以故亦不學之咎耳故學而仕則可以治民而不學者反是此自然之效也夫正其本萬事理人才者政之本也學者人才之本也若夫道德爲先文藝次之此又學之本也哉

李二曲曰宰一邑與宰天下同特患無求治之心如果有心求治不妨從容料理若求治太急興利除害爲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太過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闊規模自別甯悖大成務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甯學

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也

又曰教化為政之首務然言教不如身教之易以感人昔清河太守房景伯力行教化務以身先有婦人告其子不孝景伯召婦人侍其母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已供食每上食親捧虔拜母食畢然後退食未旬日其子悔過求還景伯以為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不聽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婦人亦涕泣求還然後許之卒以孝聞

黃香石 培芳 曰古來政之弊也不徒弊於疎畧抑且弊於

繁密處分重則人思規避而巧宦生矣條例多則法可游

退菴隨筆 卷六

四

移而舞文作矣蓋法律之權不可在吏與幕法密文繁條例日增求其權不歸吏與幕也得乎故善治獄者任律不任例律有定而例無定也夫制律之初亦既簡且明矣簡明則仕宦者皆可習而知彼吏與幕安得從而弄之其有事出非常則隨時聞於上以下廷議定之可也若例與時增積重難究非吏不能習知非幕不能援引於是專事比照徒工組織有一例以入之即有一例以出之有一例以生之即有一例以死之於是仕宦之精明廉幹者或往往不免罹於法而詐偽平庸者時可以僥幸而得福皆職此

之由所謂一法立一弊生也

魏叔子曰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為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循名責實之術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

申公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此語雖結實理尙未

賅多言自專指條教號令之繁說若夫一政之原委一事

退菴隨筆 卷六

五

之得失倘不經講求辨論反覆詳明如何行得去即如堯舜禹湯之道至文武時已極明備乃周公猶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以此知力行二字猶是後半截工夫也

昔人謂決疑案除外惡第一善法莫如私訪政簡則親行政繁則託人昔子賤宰單父父事兄事數人便彈琴而理尹翁歸任東海太守巡行屬縣奸猾強橫無有脫者皆此法也然此事亦只可偶一行之屢試則必滋弊紀文達師嘗言明公恕齋官太平府時有疑獄易服自察訪之偶憩小菴僧年八十餘矣見公合掌呼其徒具茶徒遙應曰太

守且至可引客權坐別室僧應曰太守已至可速來獻公
大駭曰何以知我來曰公一郡之主也二舉一動通國皆
知之何獨老僧又問何以識我曰太守不能識一郡之人
一郡之人則孰不識太守問爾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
兩造之黨布散道路間彼皆陽不識公耳公憮然自失問
爾何獨不陽不識僧投地膜拜云死罪死罪欲得公此問
也公爲郡不滅龔黃然微不嫌於衆心者曰好訪此不特
神姦巨蠹能預爲蠱惑計也卽鄉里小民孰無親黨孰無
恩怨訪甲之黨則甲直而乙曲訪乙之黨則甲曲而乙直

退菴隨筆

卷六

六

訪其有讐者則有讐者曲訪其有恩者則有恩者直至於
婦人孺子聞見不真病媪衰翁語言昏憤又可據爲信讞
乎公親訪猶如此再寄耳目於他人庸有幸乎且訪之爲
害非僅聽訟爲然也間聞利病訪亦爲害而河渠堤堰爲
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則遇以自肥水有患則鄰
可爲壑孰肯舍此勝算而揆地形之大局爲永遠安瀾之
計哉公沈思其語竟不訪而歸姚安公曰凡獄情虛心研
察情僞乃明信人信已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已
之弊亦有不可勝言者安得再一老僧爲說法乎

仁言不如仁心仁聞夫人而知之然當官而不事條教號
令其勢亦有所不行凡告諭之文必先設身處地而出之
纏綿愷惻然後足以動人今人於此等文字不論理而論
勢非曰言出法隨卽曰決不寬恕滿紙張皇全無真意官
以挂示爲了事而民亦遂視爲貼壁之空文矣余最愛王
陽明先生當官告諭之文直如教誡家人子弟其諭涇頭
巢賊一篇尤爲警至其詞曰蒞任之始卽聞爾等積年流
劫鄉村殺害良善本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因念爾等巢
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必有識

退菴隨筆

卷六

七

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遽爾興
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
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
者皆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
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
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豈可心惡其
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
爾必憤恨切骨誓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
乎人同此心乃必欲爲此想亦有不得已者或爲官府所

迫或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爾等尋一生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

退菴隨筆 卷六

八

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子爲善二子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子得以安身均之爲子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乃父母之本心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警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歿家破妻子戮

辱亦有何好爾能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若習性已成更難改動亦由爾等爲之吾親率大軍圍爾巢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良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侵奪亦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

退菴隨筆 卷六

九

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矣嗚呼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嗚呼痛哉
呂新吾曰太和之氣雖貫徹於四時然炎微以南常熱朔方以北常寒姑無論只以中土言之純然暄燠而無一毫寒涼之氣者惟是五月半後八月半前九十日耳中間亦有夜用衾綿時至七月而暑已處八月而白露零九月寒露霜降亥子丑寅月其寒無俟言矣二三月後猶未脫綿穀雨以後始得斷霜四月己夏猶謂清和大都嚴肅之氣歲常十八而草木二月萌芽十月猶有生意乃生育長養

不專在於喧燠而嚴肅之中正所以操縱冲和之機者也
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
持之體則於嚴威之中施長養之惠何者嚴不匱惠易窮
威中之惠鼓舞人羣惠中之惠驕弛衆志子產相鄭鑄刑
書誅強宗伍田疇褚衣冠及語子太叔猶有莫如猛之言
可不謂嚴乎乃孔子之評子產則曰惠人也他日又曰子
產衆人之母孔子之爲政可考矣彼沾沾煦煦尙姑息以
養民之惡卒至廢弛玩愒令不行禁不止小人縱恣善良
吞泣則孔子之罪人也故曰居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

退菴隨筆

卷六

十

政嚴也者所以成其寬也故懷寬心不宜任寬政

又曰做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須審事擇人專欲難成
衆怒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邪爲者宜慎雖以至公無
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事理俾大
家信從然從動有成事可久盤庚遷殷武王伐紂三令五
申猶恐弗從蓋恒情多暗於遠識小人不便於己私羣起
而壞之雖有良法胡成胡久

又曰簿書所以防奸也簿書愈多而奸愈黠何也千册萬
簿何官經眼不過爲左右開打點之門廣才難之計爲下

屬增紙筆之孽爲百姓添需索之名舉世昏迷了不經意
以爲當然一細思之可爲大笑有識者但裁簿書十分之
九而上下相安弊端自清矣

李文貞曰書吏實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輩孟子
說班爵祿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漢家吏治曹掾得自辟用
最妙此輩都用讀書人從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辦否
則上雖嚴明終有覺察不到處

顧亭林曰天子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今奪百官之
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爲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

退菴隨筆

卷六

十一

而已郭隗之告燕昭王曰亡國與役處吁可懼也大抵吏
胥之權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任法之弊使之然也誠能
開誠布公以任大臣疎節闊目以理庶事則文法省而徑
實清人材陞而狐鼠退矣

又曰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
覬倖之人少少一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
類可漸以清矣抑士子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
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
正矣鄉會試雖分三場實止一場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

別不過四書文行之四百餘年場屋可出之題士子早已預擬每一榜出抄錄舊作幸而得雋者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詩賦論策則議者必譁然以爲聖賢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習難以驟改其說必不行其弊終難革也竊謂宜以五經文爲第一場四書文爲第二場五經卷帙既富題目難以預擬均爲八股之文不得諉爲未習如此則研經者漸多而勦襲雷同之弊庶其消息乎

古人良法美意惟其實不惟其名今人有終日奉行而習焉不察者甚可笑也卽如論取士者輒以爲當復鄉舉里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選之法不知今日士子應試紳宦赴官無不須隣里保結者非卽古之鄉舉里選乎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繫甚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士紳而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鄉舉里選何以異是苟就此一端而核實行之如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亦難進取而聰明才辨之士將亟亟於富貴利達之途雖欲不免爲善而強寡過得乎

王荆公上宋仁宗書云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

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宋治壞於荆公而此言則不可以人廢矣

虎坊雜識云人皆言鄉舉里選之風斷難行於今日恐其矯飾詐僞請託也然以空文取人其矯飾詐僞請託不益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甚乎何法無弊在平行之善耳且就二者衡之文之矢大行之失小行所得者多文所得者少以文進人人猶修行况以行取人乎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龔海峯曰後世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而浮華聲氣之弊接踵而起崎嶇募夜乞憐於公卿輾轉名場借途於關節相習成風恬不知怪夫今日之爲士皆後日之爲官也廉恥本相因士不知恥則官安能廉科名小事耳可以得之者無所不爲君親大倫也可以欺之者無所不至一旦居官毋怪其病民而負國也士習不正而官方不肅官方不肅

而民氣益以不醇彼見夫服儒衣冠儒冠誦讀聖人之書者之猶見利必爭見害必避也而間閭何責焉好刺譏善可否議論當世之人者之猶終違其始行背其言也而惟魯何責焉老師宿學彫零殆盡後生小子無所效法而公卿大夫不知正身率士藉口收羅人才引掖後進以濟其私心其風愈烈其波愈靡不急挽之以杜其源將恐吏治民風俱不可問矣

自前代以四書文取士其極至於空虛勦襲陳陳相因我朝欲矯其弊康熙二年遂停止八股文體鄉會試以策論

退菴隨筆

卷六

四

表判取士分爲二場第一場試策五道第二場四書論經論各一篇表一道判五道直省學政亦專以策論考試生童三年更定鄉會試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三場表一道判五道四年禮部侍郎黃機疏言制科往事先用經書使士子闡發聖賢之微旨以觀其心術次用策論使士子通達古今之事變以察其才猷若重策論而輕經書恐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非朝廷設科取士之深意請復舊制仍於頭場用四書文從之至今遵行未之有改阮芸臺先生曰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

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皆歸於正下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亦歸於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於功令平日所誦習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於世道人心者甚多勝於他藝遠矣

殿試以制策取士爲士子拜獻先資乾隆二十五年

論曰廷試士子爲掄才大典向來讀卷諸臣率多偏重書法而於策文則唯取中無疵類不礙充選而已就文與字

退菴隨筆

卷六

五

較則對策自重於書法如文義醇茂字畫端楷自屬文字兼優固爲入格之選若其人繕錄不能甚工字在丙而文在甲者以視文字均屬乙等可以調停入彀之人自當使之出一頭地况此日字學稍疎將來如與館選何難臨池學習倘專以此爲進退兼恐讀卷官有素識貢士筆跡者轉以滋弊非射策決科本義也謹按近來讀卷大臣抑文重字此風猶未盡改王士禎分甘餘話云本朝狀元必選書法之優者順治中

上喜歐陽詢書而壬辰狀元鄒中倚戊戌狀元孫承恩皆

法歐書者康熙以來

上喜二王書而已未狀元歸允肅壬戌狀元蔡升元庚辰狀元汪繹皆法黃庭經樂毅論者揣摩風氣逐末忘本蓋自國初已然且策文必詳細研求而字蹟則一望而得是亦避難就易之一端恭繹

聖謨能無審所持擇哉

舊例 廷試策冒十四行卷尾空白十四行新例策冒八行卷尾空白十行而欽惟干冒四字必在行末中間不得塗乙一字則新舊例並同謝梅莊曰此例未知起於何時

退菴隨筆 卷六

六

意當時秉鈞大臣私作威福恐新進有劉蕢蘇轍其人故多方以鈐束之而且品題高下先字後文不取其文之割切而第取其字之精工賈董鍾王同時應制賈董下第鍾王登科恐非古帝王敷奏明試詢虞訪箕之意矣

康熙二十八年始定考試滿洲生員舉人進士皆兼試騎射按禮記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諸侯有慶則益地以示賞反是者讓之削地以示罰射之於選舉其重如此孔子射於矍相

之圃觀者如堵牆古之儒者未有不能射者也自後世溺

於章句而文武判為兩途懷鉛握槊之儒幾不知弓矢為何事寬衣博帶以號於人曰士也抑知六藝均為士人所事事習書廢射則得一藝而失一藝人才之偏而不全宜其遠遜於三代也 國家功令所在八旗有不與試之士而無不能射之人入則含毫挾冊出則躍馬彎弧要皆為有用之學有事則公卿即為將帥頗牧出于 禁廷行師一二萬里之外指揮坐定無事登壇選將如往代委曲繁重之所為矣竊謂漢人似亦可仿斯制行之以漸未必於

退菴隨筆 卷六

七

人才無裨夫學習騎射豈能妨礙讀書余同年友果益亭將軍以十五善射冠其曹而行楷書之精一時旗人亦無出其右者足見此事可以並行不悖矣

掌書院講席者謂之山長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為洞主掌其教授賓退錄載蔣維東隱居衡嶽從而受業者號山長蓋山長以衡山名猶之洞主以鹿洞名宋大中祥符間嶽麓書院山長以行義著此則書院之山長也山長亦稱院長嵩陽書院王曾奏置院長是也亦稱山主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楊棟為山主是也近時山

長有以本學教官兼管者亦自古有之宋史理宗景定四年何基爲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徐璣爲建甯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是也然未有如今日之舉貢生監以在家遙領爲故常者更未有如近日江南以書院爲市惠應酬之具每縣薦至十餘人小縣至少者亦三五人皆不必赴館其名謂之食乾俸此則無益於士子有損於縣官受者傷廉施者傷惠誠不可不革之頽俗矣

明宏治九年遼東王雲鳳爲禮部祠祭郎中請天下府州縣學校悉立名宦鄉賢祠遂爲定制見明史藁至續通考

退菴隨筆 卷六

六

載直隸提學御史陳子員請郡邑學宮名宦鄉賢之秩祀皆當屬之提學官別衙門不得越俎明會典載萬曆二年令各撫按釐正名宦鄉賢祠有不應入祠者卽行革黜立法之初嚴慎如此近日未免冒濫余在禮部每歲彙題疏稿無不畫諾竊見長貳及同人皆以善善從長爲主多准少駁亦一時風氣使然按野獲編及堅瓠集各載成化中給事王徽將卒屢戒其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居其中切不可入又宏治中劉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封翁入鄉賢劉謝之曰吾郡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

何敢並焉卓哉二公可以風世矣

災異之來除却恐懼修省並無別法無事推測更無事禱祈居國如此居家亦如此後漢書楊賜疏引周書云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唐書五行志云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

退菴隨筆 卷六

五

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此段議論足破京房諸人穿鑿附會之病
李文貞曰西人厯算比中國細密但不知天人相通之理如古人說日變修德月變修刑西人便說日月交食五星凌犯乃運行定數無關災異不知天於人君猶父母也父母或有病飲食不進豈不是風寒燥濕所感自然有的但爲子孫者自應憂苦求所以然之故必先自反於身或是觸怒致然否則調理不周所致因而傍徨求醫斷無有說

疾病人所時有不須管他之理無論天子卽督撫於一省知府於一郡知縣於一邑皆有社稷民人之責皆當修省卽士庶以至卑賤似不足以召天變然據理亦當修省如父母怒別個兒子時凡爲兒子者俱當畏懼父母斷不因其畏懼而謂我本怒他於爾無與而反增其怒者通天地人之謂儒揚雄謂知天而不知人則技西人此等說話直是陰助人無忌憚天變不足畏之說耳

中天之世以堯舜爲君皋陶爲士而尙有疑輕之罪無刑之期則後世治刑更談何容易舜典言刑實在正當至夏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殷則有孥戮之語惟文王一以堯舜爲法故曰罪人不孥若無孥者何消說不孥乎

新唐書刑法志載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詔罪人無得鞭背按漢書刑法志孝景中六年定箠令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殆漢以後復笞背至唐太宗又改爲笞臀耳

今法於五刑之外又有凌遲之刑其名始見於宋史刑法志嘗讀陸放翁奏狀云伏觀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五季多故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

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也議者謂如支解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有滅人之族掘人之冢墓者亦將滅其族掘其冢墓以報之乎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以折之昔三代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背當時必謂非肉刑杖背不足以禁姦矣及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仁之爲效如此其昭昭也欲望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增國家之福乃知此刑昉於五代非古人意也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程春廬曰重典之說見於周禮先儒有以爲周秦間晚出之書非周公所手定者有以此語爲劉歆所竄入者皆不可知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曾子語士師亦以道失民散宜於哀矜春秋之時禍變已極誠可謂之亂國而孔曾之言如此則重典之無所施於世亦審矣

牛階平曰當官治民要通盤打算與其輕刑十人而不足懲不如重處一人而九人畏是懲一而怨九也顧亭林曰周禮士師掌邦之八成七曰爲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

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子嗟乎此太公之所
以誅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於上而私黨植於下故箕
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人無有淫朋比德文王
之作易必曰渙其羣元吉也

王爾緝 心敬

曰前代議選法者曲生防範設爲本省人不

得官本省之例其意專爲防弊耳究之所防之弊有出於
所防之外而中間隱伏弊端爲國計民生吏治之害者匪
淺其弊云何以極南之人遇極北之缺以極東之人遇極
西之缺仕途來往費已不貲債累滿身雖欲以廉莅官而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本心不能自遂其弊一也吏爲士民師表宜敦崇孝道以
爲風化之倡今如兩親已老更無昆弟一選遠地卽平日
至性天成之士不能不違其初心而離親長往當亦非
國家教孝之道其弊二也一選遠方語言不通情形不熟
雖至明者初至必難洞悉是官與民俱受害其弊三也南
北風氣迥殊一選遠地往往飲食起居不宜本官長途跋
涉勞而無益有去以十餘口而歸僅四五口甚且有本官
不免者則害在本官之身家其弊四也路途旣遠行程必
淹卽不免曠時廢事則害在公家之職業其弊五也一選

遠地新舊相接斷不能一一交手中間添一署事之員卽
不免隱滋弊端則害在地方其弊六也本衙胥役有遠接
虛耗之費則害在胥役其弊七也若屬在大吏夫馬騷擾
更不可言則害在驛遞其弊八也今若依三單之法而善
行之諸弊可以立去何謂三單如天下原分十五省卽以
十五省分爲南北中三單北單 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
西五省中單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廣五省南單雲南貴
州福建廣東廣西五省除督撫特差邊將重任司道府尹
大僚但論材識不分南北外其餘文自五品以下武自四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品以下三單各自論俸不得以極南人任極北缺極北人
任極南缺惟中單盡可通融然通融者亦止於千五百里
至二千里爲度庶幾公私盡便中間暗收無窮之利試觀
本朝滿人皆仕 盛京各省武科與行伍大小武員本
省皆可試用亦未聞盡屬扶同徇私情法拘礙而鄉遠地
遙之員亦未必盡免扶同拘礙之弊則卽 盛京而天下
可推矣卽武員而文員可推矣卽前事而後事可推矣又
如教官除本邑外隣邑便可除授至遠止宜以五百里爲
度蓋教官許任本省已爲切近情理之良法然作教官之

人往往年踰少壯而如陝西之境自潼關至肅州五十程中間又無水程舟楫之便以徒老寒儒鞍馬驅馳路費浩大亦覺難乎爲情卽陝西而各省可推矣

鄭蘇年師曰今 朝廷所設官司廉俸一切銀兩非扣俸卽公捐有名無實百不一存然而官之室家賴之親友賴之僕從賴之而且以延幕賓以恤丁役以奉上司以送迎賓客僚友而又有歲時不可知之費計其所需豈止一端昔東坡有云士大夫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今卽不敢言爲樂然使一切費用艱難節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澀困苦拘囚已非治景况勢有迫於無可逃而其用實無所從出官司自俸廉而外一思展拓何一非侵漁刻削之端事出於不可奈何而復欲以法繩之是何異於坐之鮑臭之肆而譏其薰染之不馨登之部色之場而責其嘔笑之已苟乎竊思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士庶以下皆有授田其所授者必使足供其所費而後責其盡心宣力以事國家魏晉以下此風未廢正史所載猶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之名晉書陶潛以官田種秫宋書阮長之以芒種前一日去官此皆公田之證唐宋以下間存其制元史至

元元年八月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明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其後不知何時始收職田以歸之於上而但折俸鈔其數復視前代爲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今若能復古制隨地損益行之畧如教職之學租書院之生息庶亦清吏之本務而養廉之良規歟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降至後世權量丈尺隨地而岐一權也旣以十六兩爲斤矣乃民間又有十二兩稱十八兩稱及斤半稱之殊旣以庫平爲準矣乃民間又有京平市平曹平廣平之別一量也旣有部頒之官斛矣乃又有倉斛鋪斛大斗小斗之異一尺也旣有部定之尺矣乃又有京尺家尺裁尺工尺之分名目愈紛詐僞愈出甚至田畝之數有以五尺爲步者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爲步者有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爲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爲畝者有以一千二百步爲畝者在下者奚所

適從在上者憑何稽察乎顧亭林嘗言隋張昺爲冀州刺史作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稱便不知我朝開國之初盛京卽有金石金斗之製康熙四年

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各別此皆牙僧平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寬底穿若少尖量卽致浮多稍平量卽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由嗣後直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升斗式樣應否底面一律平準一併議奏旋據會議查順治五年戶部將供用庫舊存紅斛與通州鐵斛較紅斛大鐵斛小將紅斛減改永爲斛式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十二年又鑄鐵斛二十具一存戶部一貯倉場直隸各省皆發一具今應再將鐵斛照鑄七具分發盛京順天府五城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準各造三十具分發直隸各省永遠遵行至康熙四十三年復

諭大學士及戶部尙書等曰戶部呈樣之斛與升斗朕俱注水詳加測量其樣升上下四角寬窄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樣斗上下四角寬窄亦不均算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樣鐵斛算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

查性理大全嘉量篇每斛積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爲準造新樣斗一具方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三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付戶部令照式以鐵爲之仰見天縱生知精心測量充足垂定式而息爭端惜臣工等不能實力奉行隨時審較以至吏胥高下其手市僧又從而生心弊竇叢生遂至不可究詰也

同律度量衡自是三代以上之政今再三思之權量尙不

退菴隨筆

卷六

七

難定制而度尺實未易更張人家日用之丈尺猶可設法均齊而履勘田畝之弓尺則更難於畫一查乾隆十五年戶部議奏自順治十二年部鑄弓尺頒行天下康熙年間復行嚴禁如有盈縮定以處分迨後各省弓尺多有不齊乾隆五年行令直省各將該地方現行弓尺式樣報部其時惟直隸奉天江西南湖廣甘肅四川雲南貴州並兩淮河東二鹽場俱遵部頒弓尺此外或以三尺二三寸或以四尺五寸或以六尺五寸或以七尺五寸爲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三百六十弓或六百九十弓爲一畝今若令各省

均以部頒五尺之弓二百四十弓為一畝倘部頒弓尺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正賦有虧若小於舊用之弓又須履畝加徵於民生未便且事經久遠一時驟難更張已據各督撫開明不齊緣由報部存案毋庸再議惟自十五年以後新漲新墾陞科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私自增減然迨茲又八十餘年豈能保無盈縮以此見立法之不易自古至今未有一勞永逸之方也

退菴隨筆 卷六

三

退菴隨筆卷六

南海曾劍校

退菴隨筆卷七

福州梁章鉅荏林

政事二

康熙二十九年 大內發出前明宮殿樓亭門名摺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嫗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諸臣等覆奏查得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餉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兩今止用六七

退菴隨筆 卷七

一

八萬兩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兩今止用百萬餘兩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 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墻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 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凡一切基址墻垣俱用尋常磚料木植皆用松木而已四十九年

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太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

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

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皆現錢僱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又諭戶部曰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必致經費不敷每年有正額蠲免有河工費用必能大加節省方有裨益前光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今止用十萬兩工部一年用二百萬兩今止用二三十萬兩必如此然後可謂之節省也

退菴隨筆

卷七

二

我國家黜奢崇儉世所共知而開國之初卽已撙節減省至於無可復加則非恭讀

典謨而何由得其詳悉哉

雍正元年

勅諭各省鹽政官員曰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抑驕奢也孟子亦曰食時用禮菽粟足而民無不仁朕臨御以來躬行節儉欲使海內之民皆敦本尚實庶康阜而風俗醇夫節儉之風貴行於閭里而奢靡之習莫

甚於商人朕聞各省鹽商內實空虛而外事奢侈衣物屋宇窮極華靡飲食器具備求工巧俳優妓樂恆舞酣歌宴會嬉遊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爲泥沙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宦越禮犯分罔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各處皆然而淮揚爲尤甚使愚民尤而效之其弊可勝言哉爾等旣司鹽政宜約束商人嚴行禁止出示曉諭諄諄勸戒使其痛自改悔庶循禮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若仍前奢侈不知悔改商人必當從重究治爾等亦不能辭徇縱之咎欽此謹按商人惡習百十年前卽已如斯今則

退菴隨筆

卷七

三

商力愈疲而侈風愈甚非重申

聖諭而以重法隨其後又烏由挽此頽波哉

乾隆八年

諭曰朕惟養民之典莫要於務農州縣考成固應用是爲殿最而向來功令不專以此課吏者因其事甚樸無可炫長其迹似迂驟難見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難周有司之條教易飾不似催科聽斷捕盜等事之顯而有據也督撫察吏每於此等本計轉視爲老生常談漠然不甚加意以致州縣之吏趨承風旨專以簿書期會爲先而農事反居其

後不知為治之道本舉而未自隨之如果南畝西疇人無餘力于耜舉趾日無暇時則心志自多淳樸風俗自鮮躄凌人知急公而閭閻無待追呼矣人知畏法而盜賊因以寢息矣本計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如此則州縣之考成似疎而實密即督撫之察核可簡而不繁若夫朝令夕申意非不美束縛馳驟適以擾民為督撫者當善體朕意毋視為具文毋事於塗飾誠實心化導其屬俾屬吏亦實心勸課其民庶幾野無游惰之風家有蓋藏之樂欽此謹按歷代勸農之詔無有似此之深切著明者此大僚庶職所

退菴隨筆

卷七

四

當心體力行即蒔屋窮簷亦宜家喻戶曉也昔漢詔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此雖似虛揣之詞而其理則至當而不易今天下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以今之民耕今之地即使竭力耕耘兼收倍穫猶虞不足若再民多逐末地多拋荒一穀不登即資賑濟將何以善其後昔虞廷咨牧食哉惟時而水土既平即命棄以播時百穀禮樂兵農皆在所後周禮為治平之書其時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畷日在田間皆為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是不兼

此任者乃今之大僚庶官知農者已鮮夫不知將何以課考漢志農九家百一十四扁今悉無傳蓋古無不學之農阿衡耕莘周公明農降及漢晉南陽之躬耕粟里之荷鋤猶其遺意後世農勤耒耜而士習章句判若兩途故農習其業而不能筆之於書士鄙其事而未由詳究其理即今世所傳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諸書亦不過供文人之流覽實於服田力穡者毫無所裨近吳霽峯中丞邦慶在直北輯澤農要錄李蘭卿都轉彥章在江南輯催耕課稻編而潘功甫舍人曾沂日以區田之法勸導其鄉並詳筆之於

退菴隨筆

卷七

五

書以貽遠近居官者果就此悉心講貫見諸施行使天下之民皆盡力於南畝未必於斯世無裨也勞民勸相之事不但農田而已即如舍旁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若能為督率指畫嚴禁非時之斧斤奸徒之盜竊皆於小民生計有資而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其利亦不淺是在良司牧之視民事如家事而已地方倉儲缺額自以買補為先然當視年歲之豐歉以為

緩急之準倘逢歉歲而必急買未有不病民者乾隆年間戶部侍郎英廉因連年截漕平糶以致京倉缺額請於江浙捐納貢監儘收本色另行收貯如遇截漕之年即於次年照所截之數補運京倉其時安徽巡撫託庸亦奏請將安徽省存穀一百六十餘萬石儘可碾米分年附於漕船搭運進京以補倉貯兩疏同時並入

上嘉其酌濟倉儲頗見勇往而其事並未准行因又

通諭中外曰陳編所載餘三餘一之文固爲足食本計第在當時原屬地曠人稀又列國各守其封域持籌者可以

退菴隨筆

卷七

六

隨宜措置耳以今幅員之廣生齒之繁歲卽屢豐而三農九穀祇有此數採購於官庾捐輸於紳士條欸雖殊其爲地方所產則一與其輾轉挹注名異名同又何如卽以此留之民間俾饗殮倍爲饒給乎朕御極以來曾議直省倉儲寬裕買補旋聞市價增長卽令停罷蓋以小民未獲將來糶貸之利而先受目前食貴之艱譬諸日食四鬴者先奪其一二而語之曰吾將爲爾他日待哺計也彼不生感而生怨矣况朕念切民依偶值偏災卽截漕動以億萬計向年來糧艘正供自足太倉之粟可預備二三年而贏此

亦足矣計臣卽鯁鯁較量朕皆不以爲然國家昇平富庶內府外府均爲一體凡官廩兵糈之數豈闕於供若以補漕糧而議捐穀又因議捐穀而先運常平不獨徒費輪輓之勞且他省聞風踵事地方因緣壟斷必致米價踴騰閭閻轉滋弊累卽云不動聲色似此多立規條轉相仿效其爲聲色更何待言揆之經常不易之道惟爲民食留其有餘國用自無不足居今承平日久戶口增而產米祇有此數倘民間或遇必資通融協濟之處亦不過臨時善爲補偏救弊耳無他一勞永逸之計也至執三十年制國用之

退菴隨筆

卷七

七

說拘文牽義更制而事不可行譬之封建井田之舊法又豈可復議於今日哉大哉

聖謨高出常情萬萬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臣工之一知半解烏足以仰企

高深哉

聖人言均無貧今天下之不均甚矣焉得而不貧於是倡爲限田之論者然漢唐皆嘗議行而賈似道行之浙西遂大擾蓋其名雖正而其實難行乾隆初年漕運總督顧琮曾奏請舉行限田每戶以三十頃爲限

論曰爾以三十頃為限則未至三十頃者原可置買即已至三十頃者分之兄弟子孫名下不過數頃未嘗不可置買何損於富民何益於貧民况一立限田之法若不查問仍屬有名無實必須戶戶查對人人審問其為滋擾不可勝言夫果滋擾於一時而可收功於日後亦豈可畏難中止今輾轉思維即使限田之法地方官勉強奉行究於貧民無補是不但無益而且有累也而顧琮猶以為可行請率領地方官先於淮安一府試行之朕令其與尹繼善熟商今據尹繼善陳奏難行之處與朕語不約而同則此事

退菴隨筆 卷七

八

之斷不可行斷不能行實出人人之所同然又豈可以嘗試特降旨曉諭顧琮此事着停止

聖明洞察於幾先彼好從事者又何所容其置喙哉

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在今人不免下考在古人則以為美談然此猶分撫字催科為二事也余以為欲催科必先撫字撫字盡其心則催科即撫字之一端事可不勞而舉余官東南時每持此論以訓飭牧令等蓋信者半不信者半嗣讀趙清獻廷臣康熙初奏疏則已先我而言之矣其詞曰夫征糧之法至不一矣苟能寓撫字於催科即百姓受

其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於催科致其殷勤加意有司之督撫必於催科試其賢能蓋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餘皆可不問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也流水紅簿必用親手甲乙完欠毫忽經心此不假手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欠戶有散欠臨比分別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臨比之時按簿而稽如欠多者赴比自無受賄之私欠少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絕禁大戶避匿之法可行也民無多力數太多則交納不

退菴隨筆 卷七

九

及限太勤則奔馳不遑宜減卯而寬比勿濫比而增卯此留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分限而比先見征後帶征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本省軍需鄰省協餉解院項下約數先征俸薪工食可緩且緩大凡存留可緩且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禁絕差擾城有歇保則除之鄉有坐催則撤之一酒一飯無不為閭閻節省人未有不交納恐後者遇殷戶大戶盡數先交者量給獎勵有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者矣遇窮民小戶有穀帛而無售有雞豚而待市或代為設法或曲示變交有感激流涕因之相

勸全完者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行也夫急公好義人情皆然若止以箠楚爲能使民間重利借債減價賣產錢糧雖完而地方則壞矣

程春廬曰今日國計民生之困其故全在幣輕自前明以至我朝皆以錢與銀二品爲幣相權而行伏觀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間百物之估按之於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幣輕甚矣而官之俸兵之餉所得者幣耳民間如富商巨賈皆操幣以逐利者也紳士吏胥僧道役夫奴僕皆以幣爲衣食者也惟百工與農需幣畧少而闕之則

退菴隨筆 卷七

十

勢亦有所不行幣輕而用愈繁天下無三倍於昔之幣有三倍於昔之用而取民之制如賦稅之入不能以其幣輕而益之至於國帑歲下雖循常則而有司竭蹶則必他有侵冒以爲取償卽如河工料價軍需口糧之屬已不能不溢於例矣然則幣輕而不足於用其病於國又必然之勢也夫幣者上之所制以馭天下之富然而其輕其重常轉移於下而上不能與之爭蓋古有以幣輕而更之者龜貝鹿皮大錢五十當百之屬是也古有以幣不足於用而益之者鈔是也數更幣則民不信不信則不行驟益幣則

百物騰貴而幣愈不重然則欲其幣重而足於用是當求之民矣蓋民多務本則幣日重民多逐末則幣日輕夫菽粟布帛齊民衣食之所資也民貧而至於凍餒皆貧於菽粟布帛而不貧於他然而賤菽粟而貴珍錯賤布帛而貴文繡於是百人致之以給一人之食百人作之以供一人之衣而此百人者卽其舍本而逐末者也故奢儉者貧富之大源也誠使工無作淫巧商無致罕異驅游惰之民而返之南畝令菽粟布帛之積所在充物如是久之則百物之估當無不平者而幣重矣歷觀前史當一代盛時其幣

退菴隨筆 卷七

十一

必重繼則日患其輕則盈虛消息之理可見矣白太傅長慶集策云賦斂之本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補債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窮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汚萊室如懸磬

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輕重使百貨流通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夫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

退菴隨筆 卷七

上

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所謂下令如流水之源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

解大紳縮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於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顧亭林云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於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畧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糴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府省敲撲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按前明正統十二

年巡撫直隸周文襄忱言各處被災恐預備倉儲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倉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糴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則官既不損民亦得濟從之蓋解大紳籌之於豐歲周文襄行之於歉歲顧亭林則直以為常行之法留心民瘼者慎勿失其時哉

顧亭林曰華陰王宏撰嘗著議以為邊郡之民既不知耕又不知織生計日蹙國稅日逋非盡其民之情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

退菴隨筆 卷七

上

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不煩程督矣又吳華覈嘗上書欲禁綾綺錦繡以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謂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協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而府藏自充矣按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方今纂組日新侈薄彌甚斷雕為樸意亦可行之會乎

生財之道不外開其源與節其流今日財源之竭甚矣雲

南之銅年年缺產何況金銀則惟有節其流而已而今日之耗金銀且愈甚卽如豪家器皿無不用銀者矣然猶有銀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物而一去不復返矣然猶有物存也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錢而暗中之耗不可問矣相傳將洋銀銷復爲銀其銀色水必低一二成乃至以中國之銀易外洋之鴉片而耗中之毒愈不可問矣且不但銀也婦人之首飾無不用金者矣然亦猶有金存也乃至佛像之塗飾寺觀之裝修日費一日矣甚至店面之招牌用之門樓用之人家之門匾用之廳聯用之吉事之屏幛用之凶事

退庵隨筆 卷七

六

之聯軸又用之畫家之設色用之書家之牋絹聯筆又用之一銀器也有貼金又有鍍金一漆器也有描金又有堆金一蟒袍也有蹙金又有織金蓋今日民間之耗金較之耗銀爲尤甚也昔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不若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耳日知錄歷考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管融大起浮屠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何姬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使尙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與

光元年於五級大寺內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萬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薄卽箔字十萬翻修法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幛五代史閻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眞宗作玉清昭應宮費拱欂櫨全以金飾所費巨億萬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

退庵隨筆 卷七

五

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又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二千二百四十兩此皆耗金之事然猶不過宮殿寺觀之用未至如今日民間之踵事增華也今欲逐事逐物而禁之則不勝其擾竊謂但嚴金箔金泥之禁則其弊亦當以漸而輕金一爲箔卽不可以復爲金泥由箔而成無箔則泥無所出考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宋史眞宗紀大中祥符元年亦曾申明此禁仁宗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哲宗紀元祐二年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犯銷金法庠

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金史世宗紀大定七年七月禁服用金絲其織賣者皆抵罪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此皆載在史冊倘仿而行之則亦節流之一端且未必無裨於風化也

陳仲魚鱣曰古言國奢示之以儉今日風俗之弊非徒禁其奢已也必先去其邪夫居處之雕鏤服御之文繡器用之華美古之所謂奢也今則視爲平庸無奇而以外洋之物是尙如房室舟輿無不用玻璃衣服帷幙無不用呢羽甚至什物器具曰洋銅曰洋磁曰洋漆曰洋錦曰洋布曰

退菴隨筆

卷七

六

洋青曰洋紅曰洋貂曰洋獺曰洋紙曰洋畫曰洋扇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而南方諸省則通行洋錢大都自日本流求紅毛英吉利諸國來者內地出其布帛菽粟民間至不可少之物與之交易有識者方惜其爲遠方所欺無如世風見異思遷一人非之不敵衆人慕之其始達官貴人尙之浸假而至於僕隸與僮浸假而至於倡優婢媼外洋奇巧之物日多民間布帛菽粟日少以致積儲空虛民窮財盡可勝歎哉且也遠隔重洋舟楫往來多遭飄泊適遇盜船每被其劫奪是內地之布帛菽粟反齎盜糧外洋之珍

奇貨物徒充盜用內地之商賈舟師每爲戕害內地之舟楫桅檣盡付東流而愍不畏死之徒冒險以往蓋俗之所尙利之所在故也夫民間誠不足責竊怪夫達官貴人競相誇靡曾不慮其大爲風俗之害吾不知其何心昔袁邵去濮陽令歸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高平劉整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經日不自安魏毛玠典選以儉率人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彼仁人君子以身率物雖尋常車服猶使人不敢過侈况奇邪是尙奢之又奢耶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又

退菴隨筆

卷七

七

曰關執禁以稽禁異服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蓋大爲之防如此有教民之責者必立法令以禁之制刑罰以齊之使內地有用之物不得易外洋無用之物日月既久去邪反正倘見有用外洋服物者必駭爲怪異之人則天下孰肯費己之財干國之禁而招怪異之目哉古之放債取息皆有限制漢書王子表旁光侯劉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免陵鄉侯坐貸穀息過律免則知古取息有律而重息之罪甚嚴也今赴銓守候者所假京債之息以九扣三分爲常甚有對扣四扣三扣者得缺莅

任之初債主已相隨而至剝下不足遂借庫藏以償之欲求其爲良吏循吏其勢甚難則京債之爲害大矣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貲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我朝功令凡外吏出京者分別道途遠近許如戶部借支養廉亦是此意此非惟勸廉之意恤下之仁兼可以杜重息刻剝之風乃猶有爲債主所窘而不克保其官者重可歎也

退菴隨筆

卷七

六

乾隆四十八年廣西永安州葉道和與岑照科場舞弊治罪籍沒江西省並其兄撫州照磨葉道中查封諭曰從來緣事獲罪之人兄弟本不相及如因一人獲罪將其兄弟貲產槩行查抄辦理未免過當若以未經分析盡免入官則應行查封者皆得託言財產未分任意隱匿使貪吏子孫仍復坐擁厚資亦何以示警嗣後有獲罪查抄而兄弟未經分產者將所有產業據其兄弟人數分股計算如家產值銀十萬兄弟十人每股應得一萬祇將本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應得者槩行給予

以昭平允葉道和一案卽照此辦理著爲令蓋因道中兄弟未曾分產之故至嘉慶七年八月重申爲令仰見聖明之世大公至正無纖毫波及無辜也

古者體國經野因民授事凡鄉黨州里之間皆以官治之考之周禮其法良備大抵以士大夫治其鄉之事爲職以民供事於官爲役此馬端臨通考所以立職役一門也漢治近古亭長嗇夫之屬其職匪一於民之任役者則從而後先之唐宋以降士大夫多不屑爲自是凡治其鄉之事皆以役槩之其名屢變而弊滋多至我朝開國之初規

退菴隨筆

卷七

九

模宏遠重民之力俾得專南畝之勤百餘年來天下幾不知職役爲生民之常分恭考天聰八年有漢官以差役重科之事陳訴於管戶部貝勒之前者太宗文皇帝命傳集衆官諭之曰爾衆官在明國時所有人丁若干今有若干孰多孰寡何不細思之朕思我國雖貧爾等如此亦足矣欲令爾等與滿洲一例當差尙恐致累今爾等反言苦累過於滿洲滿漢官民雖有新舊皆我臣庶豈有厚薄之分乎滿洲出兵三丁抽一今令爾等亦與滿洲一例三丁抽一爾等以爲何如乎且滿洲之偏苦

於漢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牛彖下守臺淘鐵及一切工匠收馬人旗下聽事人役等所出不下三十人當差凡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種以給新附之人每牛彖又出婦人三口又耀州燒鹽獵取禽獸供應朝鮮使臣驛馬修築邊境四城出征行獵後巡視邊牆守貝勒門及派兵防守巨流河在在需人皆惟牛彖是問又每牛彖設哨馬二匹遇有倒斃則均攤買補遇征瓦爾喀時又各餵馬二三四從征又每牛彖復派護軍十名兵丁二三名往來驅使差回又令餵養所乘馬匹遇各國投誠人至撥給滿洲現任

退菴隨筆 卷七

三

房屋令滿洲展界移居又分給糧穀令其舂米釀酒解納每年獵取獸肉分給新附之人又發帑金於朝鮮貿易布疋仍令滿洲負載運送邊城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兒哈於教場看守皮張運送薪水朝鮮蒙古使至駐瀋陽護軍甲喇額真各出一人運給水草若夏月至更有採給青草之役又每年採參並負往朝鮮貨賣每旗以一戶駐英格地方巡緝蹤跡又以一戶駐瀋陽渡口看守船隻此皆滿洲偏苦之處若不向爾等詳切言之爾等亦未必深信今滿漢均屬一國民人爾等何竟不知差徭之

少倍減於滿洲而滿洲差徭之多實踰爾等三十餘項也諭畢衆漢官乃謝罪謹按 國初規制未備徭役之畧此其權輿厥後政平事簡與民休息不獨公家營造一瓦一木不肯徒勞其民甚至城工河防及一切興築凡所以爲民衛者亦莫不按日計工人給之直實未役一民也卽至陳師鞠旅又率用滿洲索倫之兵而近地之民目覩出車耳聞唱凱身皆不與其役古稱從衽席上過師者今始見之且所過之區蠲租賜復殆無虛歲民生其間扭於樂利所謂襲狐貉之厚者不知至寒之悽愴享昇平之樂者不

退菴隨筆 卷七

三

知憚人之况瘁蚩蚩者氓沐休養生息之恩竟若分所應得者學士大夫烏得不深思其所由然哉 吾閩外郡率多大姓聚族而居族人率以千計必有族長以總其事查雍正四年嘗有選立族正之例特因苗疆村堡聚族滿百人以上者保甲或不能徧查乃選族中人品端方者立爲族長以稽查匪類因地制宜本非通行之制今吾閩之族長不必皆剛方之品本在可有可無之數乾隆年間吾閩有御史奏請設立大姓族長者奉 諭云民間戶族繁甚其中不逞之徒每因自恃人衆滋生

事端向來聚衆械鬪各案大半起於大姓惟在地方官實力彈壓有犯必懲以靖囂陵之習政體不過如是若於各戶專立族長名目無論同宗桀驁子弟未必遽能受其約束甚者所至非人必至藉端把持倚強鋤弱多爲鄉曲之累正所謂杜弊轉以滋弊也謹按此正吾閩漳泉及臺灣之情形
睿慮精詳眞明察萬里之外矣

退菴隨筆 卷七

圭

退菴隨筆卷七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八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政事三

王惕甫曰方今民困於浮收官困於幫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幫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幫費去幫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所謂直達綱漕之善者也顧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生老奸宿蠹窟穴其中通倉之需索大累於幫丁幫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督撫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紓也漕臣以幫費暫恤疲丁

退菴隨筆 卷八

一

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花戶之需索而需索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踞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劣丁之蠶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幫費歲增幫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又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漢唐以來自轉般而之直達今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至近歲剝般之設始爲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實

已用之於北也今築禦黃壩恐誤江廣回空卽就清江增船剝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 敕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似專爲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河流順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而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跡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按

退菴隨筆 卷八

二

惕甫有轉般倉私說此其自序之文也前備考漢晉以後興廢成跡後分列十大端曰除衛籍曰裁衛官曰易漕艘曰省漕督曰建倉曰造船曰判職掌曰優俸糈曰備災賑曰兼懋遷審勢度時旁皇周浹可見諸施行蓋轉般之法實托始於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程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者以服爲納秸而服輸將之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聖王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五百里而負米故制賦止於百里二百里其四百里五百里不復言納者蓋不遠納於帝都但行百里

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夫三百里之民爲遠郊轉輸粟米力固勞而賦則省亦足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之意然則轉般之法其來古矣

國家歲需東南漕米四百萬石而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額幾及其半余嘗藩牧吳中畧知其數其每歲例給旗丁之運費爲銀三十六萬九千餘兩爲米四十一萬一千餘石計米折價直銀九十三萬六千七百餘兩共計給丁銀米二項需銀百二十九萬五千餘兩上之出於 國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貼幫船者又不啻再倍過之官非

退菴隨筆 卷八

三

樂爲給也民非樂爲出也丁亦非盡飽厚利也以數千里之河而過淺過閘有費督運催僱有費淮安通壩驗米又有費官民俱困名實不符日甚一日伊於胡底物窮則變變則通而海運之說興焉以道光六年成案計之但動漕項正帑已足辦公舉百餘年丁費之重累一旦釋然如沈疴之去體誠富垂爲定制乃踰年而卽罷不行此可爲太息者也蓋海運之利非河運比 本朝之海運又非前代比江蘇之海運又非他省比而蘇松等屬之海運又非他府比乃議者每執河運費財海運費人二語試觀道光六

年一役海運果費人否耶而駁海運者猶曰盜賊曰潮濕曰侵蝕自道光六年一役諸無此弊而巧爲論難者又劫以通倉之指勒難以屯丁之安置忱以南兌易而北卸難眩以漕政便而河防弛此則存乎其人而非可因噎而廢食者也且六年之海運其優於元明者有三因焉曰因海用海曰因商用商曰因舟用舟蓋承二百年海禁大開水程之險易風汛之遲速駕駛之趨避愈講愈熟行所無事知北洋不患深而患淺故用平底沙船以適之知海船不畏浪而畏礁故直放大洋以避之以商運決海運則風颶

退菴隨筆

卷八

四

不足疑盜賊不足虞微濕不足患以商運代海運則舟楫不待造丁舵不須募價值不更籌因利乘便事半功百此元代所未有也其優於河運者又有四利焉曰利國曰利民曰利官曰利商蓋河運之費如前所陳上既出百餘萬米以治其公下復須百餘萬津貼以治其私海運之費則用公而私可大裁用私而公可全省實用實銷三省其二此又河運所不能也成效彰彰如是而猶有百計阻撓多方恫喝必使此途萬不再開而後快果何心哉今必不得己而爲變通之計則將蘇松太二府一州之漕歲由海

運以爲常而改小江廣之重艘以利漕變通目前之河道以利黃或亦補偏救弊之一道乎否則官與民爲難丁與官爲難而人心習俗囂於下黃與淮爲難漕與河爲難而財力國計耗於上吾不知其所屆矣

江南賦額之重甲於天下其始也賈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太祖怒吳氏之爲張士誠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爲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田而民困益深遷延至今日積月累卽以蘇松二府計之較宋時原額增至七倍有餘較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約計蘇

退菴隨筆

卷八

五

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三分之一之二其不均甚矣余藩吳五年日思此事嘗密與潘功甫舍人曾沂籌議功甫爲言明宣宗時周文襄撫吳與知府况鍾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制之多寡酌量裁減蘇州減至八十餘萬松江減至三十餘萬時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加之罪民困遂因以稍蘇今國家愛民豈但前明之比果能體察情勢力陳於朝未必不有變通之策余謂蘇松減賦在國初已經履行近來蠲緩頻施國用不足若復議減誠有所難惟前人有均賦之議

但就各直省賦輕之地稍增之以抵蘇松所減之數要在
他處不形其重在蘇松已利其輕而於 國家之正額仍
無所紕此議在今日似尙可行時功甫之尊人芝軒先生
方爲大司農余亦適行巡撫事已屬功甫馳稟至京查開
各直省賦額輕重細數以憑折衷乃京信未回而代者已
至逾年而余遂謝病去矣此事與功甫往復商榷者月餘
日至今猶耿耿於懷不能釋也

鄭蘇年師云煮海之利國賦爲最多而濱海之民資此爲
養者亦最多乃近代之制盡屬於商貧民不得與焉所市

退菴隨筆 卷八

六

者此疆彼界各有分地分毫不能相借民情所便而地勢
限之民力所任而官制束之富者擁利百萬侈侔公卿貧
者欲負擔以求升斗之資渺不可得鋌而走險則嘯聚如
盜官兵捕之刑獄滋多然議者謂不如是則無以盈歲賦
之額夫國賦不可減而課法非不可通也竊謂鹽出於海
猶米出於田米一稅之後卽聽其所之奈何於鹽必限之
以人限之以地乎昔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
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聽其所之其餘州縣
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稱江淮鹽利始不過

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做
誠仿此意而行之將使民之貧者富者遠者近者無人不
可以爲商卽無人不可以自食其力上無損於國用下有
濟於民生是亦變通之一策也否則太平日久生齒日繁
濱海之民無所得食必出於販私販私則課引必滯引滯
則商疲商疲而歸官則病官商疲而請帑則病國商疲而
舉富民爲商則又病民近日舉商之害亦已烈矣夫富人
者貧人之母也不殖而落之豈治計之得也哉

退菴隨筆 卷八

七

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
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此論整整可行卽仲深大學衍
義補言復海運而引杜子美詩雲帆轉遼海稊稻來東吳
爲證余於鹽法亦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又風煙渺吳
蜀舟楫通鹽麻又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荆門若如今日之
法行鹽各有地界吳鹽安得至蜀哉人人誦杜詩而不知
此故事所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
行鹽地界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有不得
不買私鹽之勢余嘗守荊州其地應食淮鹽亦嘗奉行巡

捕之格而民間之販川私如故也細察其由乃知淮鹽從不能到荊州而川私順流而下其勢甚便其來甚多若必令民間不食川鹽則惟有茹淡而已蓋淮鹽聚於漢口由漢口逆江而至荊州千里而遙而有風浪之險由漢口逆漢而至荊州千里而近而水道紆迴又惟值夏漲可行春秋冬皆須盤運則淮鹽之不能到荊州實地勢使然而分界之始謀亦不臧甚矣

近人因鹺政之傲又有將鹽課灑歸地丁之議西北諸邊地間有行之者而其弊亦不可勝言吾鄉龔海峯先生官

退庵隨筆 卷八

八

甘肅時論之詳矣其言曰鹽課歸於地丁足救目前之急乃一時權宜而非經遠之計也何則出課之民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背負藉以餬口惟近地之民可耳其遠而數站或十餘站車載驢馱轉運取利則非有力者不能有力之家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產以避差徭廣畜牛馬賤積貴售小販皆領其資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國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納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官不配鹽則無人爲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鶩是

縱之使爭積久生好必釀事變其弊二也地瘠民貧之區勢不能免於拖欠其名雖不累官而其實官仍不免於賠墊豐稔之年尙可勉強催科一遇水旱死亡轉徙正項錢糧可以 奏聞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斯時將仍取之民乎民必不堪將不取之民乎課從何出其弊三也當日各州縣分引之多寡並未嘗按照地畝之多寡通都大邑則多山僻小邑則寡非通都大邑之民食鹽獨多於山僻小邑也行鹽雖有地界而四達之衢可以關入他界銷鹽多故配引多山僻之邑無可通融銷鹽少故配引少今若歸之地丁則永爲定額一成而不可變多寡不一苦樂不均其弊四也此法若行不過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法其勢愈難則何如慎之於始乎

退庵隨筆 卷八

九

我 朝初年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及天聰通寶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寶則專用漢文嗣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 按古半兩五銖等錢皆紀銅之輕重此一釐字錢則紀直銀之數 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工字後又改定京局錢幕分鑄寶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鎮局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寧府局鑄寧字安徽局又鑄安字蘇

州府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府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
 杭州府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府局鑄福字漳州府局鑄漳
 字臺灣府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府局鑄昌字後又鑄武字
 長沙府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府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府局
 鑄東字後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府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
 陝西西安府局鑄陝字甘肅鞏州府局鑄鞏字後移蘭州亦仍用鞏字
 密雲鎮局鑄密字薊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同
 鎮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字廣
 東廣州府局鑄廣字廣西桂林府局鑄桂字雲南雲南府
 局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州
 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
 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亦照京局之
 例以寶字為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至今遵行蓋
 於錢面鑄年號以昭 王制於錢幕鑄 國書以示同文
 折衷盡善洵為萬世不刊之制乃近年所鑄之新錢遠不
 及舊錢之精好過此以往更不知何如則偷減工料者居
 其半私鑄攙和者居其半竊以為私鑄之例甚嚴地方官
 失察處分亦重而數十年來引用此例者甚少恐由立法

退菴隨筆 卷八

十

過峻故官民皆相遁於法之外而轉至於無所創懲若能
 酌為寬減期於有案必破有犯必懲庶乎可截其流或亦
 維持錢法之一道耳私鑄舊例為首者斬決私銷者罪同後改斬候失察之該管官知情者與者革職降調有差
 嘉慶年間蔡生甫學士之定以奏請通行鈔法左遷日下
 士大夫無不笑其迂者亦未考 本朝故實也順治初曾
 仿明製造為鈔貫與錢並行八年所造鈔一十八萬八千
 一百七十二貫有奇自後歲以為額至十八年始行停止
 然其時所造鈔甚少其上下流通仍以銅錢故暫行而無
 退菴隨筆 卷八 七

獎金元以來鈔法之弊在於錢不勝鈔鈔既日多錢行日
 少於是鈔輕物重終至壅格而法遂以窮邱瓊山所謂鈔
 法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蓋鈔虛而銀實鈔易做而銀
 可久鈔難零折而銀可分用其得失固自判然特銀匱而
 錢窮有不得不用鈔之勢則亦救時之急務哉而前代恐
 鈔法之阻滯並銀與錢而禁之甚至用銀用錢者皆以奸
 惡論則亦不揣其本末矣

邵國賢寶云禹之治水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
 謂盛矣以今觀之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

效甚小今之治水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水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今河南山東郡縣碁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其有衝決之患宜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甯南有徐州皆通漕要路左顧右盼動則掣肘使水有知尙不能使之必隨吾意况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

退菴隨筆

卷八

三

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甯不及濟甯矣又恐壞徐州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然則居今日而言治河賈讓上中二策既未易施行則舍多穿漕渠分殺水怒別無善策昔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詔亦曰夏后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乃今之治水者舍賈讓救敗之術以爲迂而

專從事於隄塞勞費無已妨運病民伊於胡底哉

古人只言治河後世始言防河賈讓之上策在漢已不能行則在今人又豈有一勞永逸之策今日南河之難治甚於東河人皆知之海口之淤墊爲全河之害人亦知之余官河上三年細加體察如果海口初淤河身未墊則當專治海口今受病之河實不在尾間而在中膈則當兼治河身時有議由灌河改移海口者又有議由射陽湖改移運口者皆經親加履勘而知其斷不可行者也至於混江龍鐵掃帚諸器具本斬文襄輔疏淤之成法當時用之於未

退菴隨筆

卷八

三

淤之先自可使沙隨水去日起有功今用之於既淤之後欲專恃此以蕩滌深通殊難見效又如對頭築壩以逼漕在運河易於節制若黃河則難以施功逢灣取直以掣漕遇沙底可以挑成若膠底則難以刷透此亦曾經躬歷試行而知其實無把握者也此外惟有束水攻沙之法可以永遠遵循卽潘印川季馴所謂以水治水者也或議增培隄身惟仗歲請金錢將黃河擡於至高之處而城郭居民悉在河底之下其勢何所底止然河隄不加汎水卽難容納此又明知其非釜底抽薪之計而不能不日從事於其

間者也竊謂急則治標惟有預籌分派減流之路南河舊設分水開埧最多往往不能暢消求其洩水最暢而復能助清刷黃者惟徐州蕭南廳屬之毛城舖係靳文襄所建當時分洩黃流最為得力其下注之水紆迴數百里澄清而達於洪澤湖湖水既高則堅守山盱各河埧使專從清口滔滔外注徐城以下之漲水既可分消而山安海防一帶積淤亦得全資刷滌惟埧座久湮迴非靳文襄舊制力加鈐束恐分洩仍屬不靈若必收暢消之功則湮沒近處田廬實所不免然較之王營減壩則害少而利多轉移之

退菴隨筆 卷八

古

機宜實無便於此者唯在預先堅修開門廣籌去路而已道光五年秋黃河盛漲余曾有請開毛城舖之議眾皆難之以地非所轄不能力爭憶吾鄉莊復齋觀察亨陽當乾隆初曾請開上流水道有自壅毛城舖而徐州壞壅天然減水填而鳳嶺泗各州壞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揚上下河皆壞之論又有詩云賈讓非無策其如未見庸南流不

一道北口亦徒封亦可謂瞻言百里者矣今官北方者以開水利為興利官南方者以開水利為除弊其實北方水利興則水得其用自不至泛濫為災南方

水利修則水有所制並可收灌溉之益興利與除弊常相因也昔歐陽公作唐書地理志實兼志河渠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十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而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遑講求者矣然自大厯以至咸通猶不絕書於冊今則北方之吏鮮不以此事為迂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南方之吏又日困於徵比之勞簿書之苦而

退菴隨筆 卷八

五

不暇以為無怪乎夏旱秋澇年年告病矣許力臣承宣謂天下無無水之地即無不可溉田之水古者眾建諸侯各食其地之所入不聞其仰食東南也蓋水之流盛於東南而其源皆在西北用其流者利害常相兼用其源者有利而無害其或有害則不善用之過耳按今人言水利者無慮百十家而通徹南北源流利弊則此數語盡之竊謂西北之興水利惟當使由而不使知全在一州一縣一村一里各自董勸枝枝節節為之且不必達之九重且不必督以大吏聽其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愈推

愈廣自有會通之時卽終不會通而各受各利亦有何不可乎今之病根卽在昌言興西北水利可減東南漕賦二語議論愈明暢愈格不行而舉世不悟豈不可笑

李文貞曰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醜渠無山無河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資灌溉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人已當全省之倉儲矣若夫一溝之水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興其與積穀備荒之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伯也

王爾緝有井利說兩篇見切問齋文鈔

退菴隨筆 卷八

去

水爲地之險酒爲人之險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故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戒禁屬游飲食於市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如此漢書文帝紀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則禁稍弛矣後世惟魏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元至元二十年禁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子女沒官皆可謂用重典然立法太過故亦不久而弛予

嘗聞黎襄勤世序言今者生齒日繁財用不足但當嚴釀酒裁煙之禁或加重其稅於民間生計無損而於利源不無少裨蓋亦救時不得已之一策也

方靈臯曰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月蜡脯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錢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

退菴隨筆 卷八

七

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儉而去酒乎

乾隆初年北五省大吏議燒鍋躉麴之禁言人人殊直隸疏內以燒酒之禁宜嚴於歉收之歲而稍寬於豐裕之年本地釀造零星者毋庸禁止惟不許麥麴燒酒出境而嚴禁肆行躉麴與販者河南疏內以行法宜因乎地而立禁先清其源豫省酒多自造比戶皆然請免零星製麴之科而嚴廣收多躉販賣之禁甘撫疏內以甘省並非產酒之

區毋庸查禁晉撫疏內以晉省燒鍋可寬於豐年應禁於歉歲陝撫疏內以陝省俗儉民間祭祀慶弔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燒酒而用黃酒則專用米穀細糧轉於民生未便况臨邊地冷兵民藉以禦寒勢難槩禁惟躡麴開行遠販宜嚴加禁止陝督疏內則以為燒鍋當禁而不可以必禁禁之所以節流寬之所以去擾惟歉年自宜禁令加嚴其躡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禁止至山東巡撫因二麥歉收嚴禁燒鍋躡麴竟有毀棄釀具畏法改業者有自行出首者則行之已著有明驗者也按燒鍋一事各省情形不同

退菴隨筆 卷八

太

故辦理亦不能畫一自可齊其政不易其宜躡麴一項係燒酒盛行之源躡麴多則私燒必廣有損蓋藏且富商巨賈肆行躡麴廣收販運易於查拏不致滋擾平民禁之以清其源裨益甚大故各省陳奏眾論僉同也

郭復齋起元曰閩地二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力耕

之原足給全閩之食無如始之闢地者多植茶蠟麻苧藍錠糖蔗荔枝龍眼柑橘橄欖之屬已耗地三之一然其物猶足供食用也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謂可驅寒耳今則徧於東南飲煙者無間暑寒為用

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間中更甚其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復齋吾閩人宜其為桑梓遠慮如此而余嘗藩甘肅屢欲申蘭州水煙之禁詢之紳士皆以為斷不能禁而徒以擾民蓋今日之喫水煙者徧天下其利甚厚利愈厚則逐末者愈多甘肅地土磽瘠甚於吾閩循此而不知返則本計益絀農利益微甚可慮也

吾鄉顏光衷懋猷所著官鑑言救荒之事最備有先策者謹未然也有先策者備將然也有正策者有權策者籌

退菴隨筆 卷八

九

已然也湘陰王朗川之鈇言行彙纂所載林希元救荒叢言亦好如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按救荒事極繁重而其綱領不過此數端求可以一言蔽之者則盡心二字而已憶道光辛

卯秋余藩吳中值江淮大水流民蔽江而來者日以萬計吳民惶惶余與守令等盡心籌畫出示募捐一面給船資送一面設廠留養親與城內外巨紳富戶約不必踵立局勸捐故套亦不必設專管欸項之人惟在富而好禮者各量力而行稱心而出或獨任一廠或分襄一事或繼眾捐所不及或補官辦所未周彈壓仍歸有司出納自爲經理認辦之事既定卽榜示災民口數並大標捐助姓名使受者知食所自來施者知錢所自往合計自秋至冬三月餘日資送出境者六十餘萬人自冬至春五月餘日蘇州城

退菴隨筆

卷八

三

外設廠留養者四萬餘人凡三十外郡州縣視此有差其在蘇廠者余復倡捐棉衣袴萬領聞風好義者又從而附益之故竟一冬數萬人無啼饑號寒疾病死喪之事迨壬辰三月始陸續厚資回里時潘功甫舍人復以籽種贈之沿途頗有頌聲以爲吾屬歸不少一人且增新產兒數十百輩余曾繪成日送飛鴻長卷屬同人作詩紀其事倘亦他日采風者所不廢歟

唐德宗朝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

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臣請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餘還爲民德宗善之都官員外郎彭偃曰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所費不貲臣請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疋尼及女冠輸絹二疋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二教不耕不織且絕繼嗣國家若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之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

退菴隨筆

卷八

三

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者許在寺觀餘悉還爲編民收寺觀以爲廬舍議上皆不行孟瓶菴師曰此三議俱可行定寺觀之等則興造不得行立征輸之制則僧尼有所畏酌年齒之數則少壯無所容循是爲之僧道不出十年將漸廢矣舍此不爲至會昌時乃欲一槩剷除之封刀關上母亦近於不教而殺耶

景州申學坤信道學甚篤見僧衆以福田誘財物供酒肉資因著一論戒勿施捨夜夢一神似彼教所謂伽藍者侃

侃而爭曰以佛法論廣大慈悲萬物平等彼僧尼非萬物之一耶施食及於鳥鳶愛惜及於蟲鼠欲其生也此輩借施捨以生君必使之饑而死曾視之不若鳥鳶蟲鼠耶其間破壞戒律自墮泥犁者誠比比是然因有梟鳥而盡戕羽族因有破鏡而盡戕獸類有是理耶以世法論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謀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種募化亦謀食之一道耳必以其不耕不織爲蠹國耗民彼不耕不織而蠹國耗民者獨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論禁之也且天下之大此輩豈止數十萬一旦絕其衣食之源羸弱者

退菴隨筆 卷八

三

轉乎溝壑姑勿具論桀黠者鋌而走險將何以善其後耶昌黎闢佛尙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君無策以養而徒浚其生豈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南城鄧葵菴曰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二氏則譬猶燭火也陂池也繼日月之光分江河之派亦能有益於人無害於日月江河者也然古人關之不遺餘力者何也曰彼所值之時有不得已焉者也我 國家崇儒講學三尺之童皆尊孔子雖有二氏奚足誣民且存其因果感應之說未嘗不可警中人以下俾了然於殃慶之不爽是不

惟不惑於二氏而轉使二氏亦樂効靈於 盛世矣士生今日猶欲拾古唾餘竊竊然憂佛老不息周孔之道不著夫何異日月照臨而慕嗇夫庶人之馳走江河順軌而議疏淪排決之兼施豈不謬哉恭讀乾隆年間御製詩序曰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以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

退菴隨筆 卷八

三

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關邪猶泥古雷資畫景與詩材大哉王言非尋常儒生所能見及矣西番帕克巴爲元時高僧傳至宗喀巴爲黃教之祖有二大弟子曰達賴喇嘛曰班禪喇嘛達賴喇嘛位居首其名曰根敦珠巴次卽班禪喇嘛其名曰凱珠布格呼克巴勒藏與達賴喇嘛遞相爲師以化身世掌黃教者也喇嘛二字卽如漢語稱僧爲上人喇嘛示寂後轉生爲呼必勒罕如漢語稱轉世化生人當呼必勒罕未出之前彼教於佛

前誦經祈禱廣爲訪覓各指近似之幼孩於佛前納穆吹
忠擇一聰慧有福相者定爲呼必勒罕幼而習之長成乃
稱呼土克圖以掌彼教蓋蒙古最尊奉彼教與黃教卽所
以安衆蒙古行之既久亦遂有影射牟利任意妄指或至
出於一族竟與世襲無異乾隆時朝廷洞鑒其私製金奔
巴瓶送往西藏凡藏中有轉世之大呼必勒罕命衆舉數
人各書其名置瓶中公掣以定其僣乃絕所謂修其教不
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也

退庵隨筆

卷八

三

二十五言一書始大旨暗資釋氏而復明攻釋氏又明知
儒教之不可攻故所著天主實義並附會六經中上帝之
說其實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卽釋氏覺性之說天堂地
獄之論與釋氏之輪回相去無幾同時龐迪我又撰七克
一書述天主所禁罪宗凡七一驕傲二嫉妒三慳吝四忿
怒五迷飲食六迷色七懈惰於善迪我復發明其義一曰
伏傲二曰平妒三曰解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饜六曰坊淫
七曰策怠則與儒書又何異惟以尊崇天主太過不免於
迂怪夸誕其論保守童身一條或難以人俱守貞不婚人

類將滅乃答以儻人俱守貞人類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
何煩過慮其詞已遁又謂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
成毀之常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則更理屈詞窮
爲釋氏所不屑道矣又有高一志撰空際格致一書以火
氣水土爲四大元行而以中土五行兼用金木爲非然彼
國所最擅長者在天文而推算量測仍不能廢五星則於
彼說亦自相矛盾矣此其所以爲異端歟

退庵隨筆

卷八

三

時歷之誤當時未之信也至 國朝順治二年仲秋朔日
食若望先期進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至期 令廷臣公同
測驗諸法俱舛而新法獨合於是 令若望用新法修時
憲歷時天下初定海禁尙弛西洋人來者愈多散居中國
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寧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
谿福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贛州廣州桂林重慶保
寧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等處共建天主堂三十餘所
入其教者厚與金帛無籍之徒羣相依附其說遂熾有款
民楊光先者著闢邪論又著孽鏡中星說選擇議摘謬十

論痛詈新法之非總名其書為不得已又以若望等邪黨惑眾包藏禍心具請誅邪教疏於康熙三年赴部投遞下吏部會審若望得罪革職四年以光先為監副光先五上疏辭職不准尋陞監正西法中廢後西洋人南懷仁復具疏訟冤又革光先職用南懷仁而西法復行至雍正年間嚴海上之禁拆毀各處天主堂止留京師一處俾西人修厯者居之其他有潛來內地妄稱傳教者皆嚴繩以法厯法既稱得人而邪說亦無自生矣

退菴隨筆 卷八

美

退菴隨筆卷八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九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家禮

古昏禮有六禮今朱子家禮畧去問名納吉請期止用納采納幣親迎蓋以問名併入納采而以納吉請期併入納幣已屬簡省之至然於禮並無所增減也而吾鄉親迎之禮猶缺焉毋乃太簡乎

孔子言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按禮記亦云昏禮不樂幽陰之義也夫

退菴隨筆 卷九

十一

以禮言則幽陰之義不宜用樂以情言則相離之悲代親之感不忍用樂而今舉世用之不以為怪何哉

謝梅莊曰或問詩詠琴瑟鐘鼓昏禮又云幽陰不用樂何居曰此孤子當室之禮也故曰思嗣親又曰擇日祭於禰曰然則廟見亦孤子禮歟曰廟祭所同也禰祭所獨也曰然則不賀亦孤子禮歟曰昏以著代人皆有之雖具慶何賀為

朱子曰司馬溫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畧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溫公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却

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温公却說婦入門卽拜影堂温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爲三日云

自周禮有奔者不禁之文鄭氏以重天時權許之爲注遂貽千古詬病禮文奔者不禁與下句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字與今律文之言若者同若之爲言及也謂不禁男女之奔及無故不用命者俱有罰耳熊氏經說云仲春

退菴隨筆卷九

二

會男女之時有不以禮合至淫奔而不能禁固父母之罪及有愆期不嫁別無喪故而不遵昏令者亦父母之罪似此二者皆罰之則必無過笄無嫁之女矣吾鄉林氏之奇則謂古人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六禮不備謂之奔國有凶荒家有喪禍必待備禮男女失時矣此之謂故若無故而不備禮則罰之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七曰昏禮十曰多昏蓋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故女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始謂之淫奔若奔則爲妾者皆不備禮之謂邵二泉

曰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哉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昏欲繁育也則此義尤精矣

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此言情也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言禮也情與禮相制而亦可相通情欲之感愈遲則筋骸之束愈固乃亦有時事所迫不得不行則有不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古禮有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則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范甯注穀梁傳引譙周之言

退菴隨筆卷九

三

曰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蓋嫁娶之限不得復過此云爾故舜三十無室書已稱鯀女子二十未嫁周官卽許其仲春奔不爲止孔子曰夫禮言其極矣豈必定以是期哉是以孔子亦十九而娶官氏也古禮五十始得爲大夫而亦有不盡然者以喪服傳大夫爲昆弟姊妹之長殤小功果五十始爲大夫又安得有兄若姊之尙在十九以下者禮部則例載民公以下百官未受職之子父爲納婦者禮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此酌古準今之制也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士昏禮謂之攝盛今宦族娶妻之日率用其父冠服尋常

人家亦借用頂戴不得謂之僭矣

李文貞曰昏禮三月廟見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從或問三日連本日算抑離本日算曰連與離皆可古人亦是大畧說如武成丁未越三日庚戌是離根算召誥丙午越三日戊申又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連根算可見不拘也

古最重冠禮周東遷以後禮樂廢壞然魯襄公可冠而未冠晉悼公告之曰昌為冠具春秋時尚如此則盛時可知也古冠禮之存者惟儀禮中之士冠禮一篇而已漢晉以

退菴隨筆 卷九

四

來帝王家有行者皆由士禮而推之而士大夫家則轉不行唐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冠禮數百年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引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薦芻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也然則此禮之廢久矣今應童子試者尙有已冠未冠之稱則安得不顧名思義哉

男子為冠女子則為笄大約自十五至二十皆可行今吾鄉男子至十六其父母必衣以盛服設酒醴使徧拜祖宗

尊長謂之出幼女子至十四則擇日為膏髮謂之上頭亦徧拜父母尊長似於禮意適合也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歟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稱二十而冠今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通孝經論語

退菴隨筆 卷九

五

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伊川程子嘗言凡人服至高祖祭亦應至高祖既得祭豈可不詳制度而今仕宦之家鮮有為四親立廟者止於忌日設祭夫祭為吉禮古人無忌日之祭惟朱子不敢廢然變服用淺墨色巾蓋猶哀之餘也豈可當吉禮乎

朱子四親廟之法可仿而行只在宅內立四龕每龕隔開便不嫌於並坐南向蓋古時天子諸侯大夫各有祖廟其合食也則太祖正東向之位今既無各廟之制又無東向之禮則同堂異室自然並坐南向只是妣本附祖合餐時

人家都設一筵却大不妥母子同席猶可舅婦可同席乎
 惟程子說得確四親應分四席若再為通融則祖與祖為
 一處妣與妣為一處不過一筵分為兩筵意厚而禮明不
 惟其物也今按 大清會典所列品官及庶士庶人家祭
 之禮各有等差可以遵守而今人鮮有仿行之者謹錄於
 此云凡品官得於居室之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廟五間
 中三間為堂左右各一間隔以墻北為夾室南為房堂南
 檐三門房南檐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廡各三間庭緣以
 垣南為中門又南為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官
 退菴隨筆 卷九 六

退庵隨筆 卷九

奉高曾祖禰神位歲以春夏秋冬節日出主而薦庶人則
 於正寢之北為龕亦奉高曾祖禰神位歲逢節序一薦今
 小戶不必論大戶力能建立宗祠者又以意為之則何如
 恪遵會典之為得乎
 李文貞曰朱子家禮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禮到底
 人不能行如今須考定人人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
 有世祿故子孫雖無位行事尚得與大夫同今卿大夫既
 無世祿設數傳之後支子顯達而宗子却無祿則宗子分
 止於薦而支子不得祭是使有祿者身享鼎烹而祖宗僅
 受菲薄於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
 祭時不躬不親惟使直祭者經理潦草獻享而已及先君
 定議以為宗子有祿自當主祭即宗子舉人而支子進士
 宗子侍郎而支子尚書爵祿相仿亦仍當宗子主祭若宗
 子無祿而庶子顯貴則貴者以其祿主祭居中宗子居左
 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獻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於今可
 行方不為空言耳 小宗有及身貴者便當立四親廟
 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厭其多
 喪服小記云妾耐於妾姑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疏謂耐
 於妾姑姑者耐夫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

退菴隨筆 卷九 七

一七三

則又間會祖而耐於高祖之妾也凡耐必昭穆相同故小

記又云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注謂妾當

耐於妾祖姑上章言無則耐於高祖妾今又無高祖妾則

當易妾之牲而耐於嫡祖姑妾當下女君一等耐於女君故易女君牲猶士耐於大

夫而易大夫牲也按後人拘於廟祭者謂大夫不得祭高祖觀此

則高祖有廟祭明矣又泥於妾母不世祭者穀梁傳亦謂於子祭於孫

止觀此則高祖之妾曾孫猶得耐祭矣

顧亭林日知錄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

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當祭則有代之

退菴隨筆 卷九

八

者按此說非也朱子語錄謂曲禮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

承上面餽餘不祭說蓋謂餽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

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

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餽餘矣雖熟之以薦祖考可

也賜食則或為餽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

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秦味經蕙田曰父之於子夫

之於妻分雖有尊卑然喪服父為長子三年夫於妻齊衰

期父之斬傳重也夫之期齊體也服猶如是而况祭乎小

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王之注在寢祭婦也的是

確證顧氏之說不如朱子之精矣

古人祭用尸今無此禮然禮意則不可不知吾師大興朱

文正公慟母氏早沒事庶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

必有尸仿之以申吾慕非過禮也

林樾亭喬蔭曰朱子語錄答用之祭用尸之意有云嘗見

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

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

每歲以序輪一家一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

禱必請中王坐而祈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

退菴隨筆 卷九

九

新舊中王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

恭謹畏慎畧不敢為非以副一鄉所向之意若此村或有

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於中王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

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

自有深意非樸陋也愚按此等風俗正是古時樸陋之處

今邵汀各郡山鄉聚落雖無復此舉然極重師巫之降神

者有事祈禱輒潔其酒殺而為師巫者即假神像跳舞飲

噉傳神語以告蓋尸廢而像設與像設立而師巫重亦時

代遷流之故也

紀文達師曰古者世祿世官故宗子必立後支子不祭則禮無必立後之文孟皮無後亦不聞孔子爲立後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後其爲榮娶守志不忍節婦之無祀乎譬諸士本無誅而縣賁父始誅死職故也童子本應殤而汪錡不殤衛社稷故也禮以義起遂不可廢凡支子之無後者亦遂沿爲例不可廢而家庭從此多事矣

今時喪禮既不能復古卽不必泥古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稱家之有亡子思子曰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退菴隨筆

卷九

十

此數語已盡喪禮之要最爲平易近情人人能守此訓則雖有失者亦鮮矣若其他繁文末節則以士喪禮戴記爲主而參以朱子家禮司馬溫公書儀及我朝徐氏讀禮通考斟酌損益而行之人豈有非之者哉

上古初喪有升屋而號之禮後恐驚衆因制爲復禮蓋盡愛之道望反諸幽也司馬溫公曰士喪禮皋某復三注皋長聲也男子稱名女子稱字或稱官封或依常時所稱今復禮亦久不行而世俗於屬纊後卽延僧誦經謂之藥師醮或爲報亡醮不經甚矣孟瓶菴師云當合室哀痛急遽

之時而緇流黃冠偃然列坐堂上喃喃諷誦糜酒食費金錢不知於死者何裨亟宜除之

禮有訃告惟施於君後世始於族姻朋友一一徧訃已非古禮則其訃書隨地爲式原可不拘然如稱父母曰顯考顯妣則不可按祭法顯考廟在祖考廟之上則今之曾祖也名實乖舛莫此爲甚又稱父必曰某府君亦非府君當專屬之有位者漢魏以來門生故吏稱其長官率曰府君卽府主也古碑刻具在可證此二事雖家禮有之實皆亟當改正耳

退菴隨筆

卷九

十一

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言於始死及七七日期年再期除喪皆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云爲死者減彌天惡罪必生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甚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者則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

古有含襚賙賻之禮珠玉曰含衣服曰襚所以送死車馬

曰賄貨財曰賻所以佐生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斂葬也
司馬溫公謂今人但送錢紙焚為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
賻之禮既不用珠玉亦無以車馬助喪者則含賻可不
必存金帛錢穀之類視其家之有無貧富親之遠近情之
厚薄自片衣尺帛百錢斗粟以上皆可行之勝於無也孟
瓶菴師云古人愍死恤孤故賻賻並行而有喪者費省閭
俗相沿以不受錢帛為榮始不過商賈家以財自豪耳近
士紳亦然夫以受賻為恥而不知人道之宜然以靡費為
榮而不卹財力之不繼甚則鼓樂喧闐於喪次族戚醉飽

退菴隨筆 卷九

三

於殯宮主人熒然在疚中稍有不周反加責備此澆風之
亟宜返者也

汪韓門師韓曰佛教興而人死有七七之期俗謂天干至

七則剋地支至七則衝以其衝剋為之禳解其事蓋始元

魏時魏書外戚胡國珍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

齋百日設萬人齋北齊書孫靈暉為南陽王綽師從綽死

後每至七日及百日恆為請僧設齋傳經行道按路史發

揮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七七之說固亦有義因而齋僧遂為後世飯僧之濫觴耳

今吾鄉相沿已久但當七七設祭而不齋僧即無可議近
有於訃書中注明不用釋教七七期以為通儒家法如此
亦可謂少見多怪者矣

吾鄉訃書之式凡父在而母死者其東首或用其夫語氣
如寒門不幸蹇及元配云云或用其子語氣如不孝某等
罪孽深重云云並與家禮所載書式不合此皆於古無考
可隨人用之乃有執禮經凡喪父在父為主一言謂訃書
必出自其夫者亦泥古也古禮父在為母期故一切儀文
皆父主之今母服亦斬衰三年一切哭奠謝賓上食之儀

退菴隨筆 卷九

三

自以服重者為主惟父在則凡事稟命而行即父為主之
實矣又何必徒徇其名以致步步窒礙哉按朱子家禮有喪注謂死者

長子無則長孫承重者專奉饋奠有護喪注以子弟知禮能幹者一人為之有主賓注用同居之尊且親者一人為

之如無同居擇族屬之親賢者又無族屬則用戚友專主與賓客為禮有相禮注議親友或鄉黨中之素習禮者一

人為相禮凡喪事皆聽之處分而以護喪助焉有司書注以子弟知書者為之按言子孫為喪主者其名也言專奉

饋奠者其實也皆與父為主之義兩不相妨檀弓有父兄命訃之文士喪禮有孝子自命訃之文說者謂大夫以上

父兄代命之士則自命益見父在母死者訃書之首不必定出諸其夫矣

呂新吾曰訃告遠近不能徧或使者誤不及或情有厚薄
可不及或訃及而不至焉轉生嫌隙蓋休戚相關者疾則

問病則守無待於訃迨病且死而猶不知又安用訃哉北俗或書卒葬於屏間或揭紙旗於戶外情義相關聽其自至遠不至者俾彼得以有辭卽不訃於禮何害按今吾鄉貧家亦有揭訃於門首者若以初喪孝男匍匐道途自行分訃則甚不宜矣

吾鄉喪禮自成服後黎明具湯沐主人以下皆哭食時奠夕奠亦然皆與禮意合惟朔望奠多移於月晦及十四日蓋以朔望爲吉日而避之耳殊爲無據然時俗相沿已久於禮並無所殺聽之可也

退菴隨筆

卷九

四

服制定於聖人各有精意記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俾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使人勿倍示民有終而已公羊傳言魯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何休以爲亂聖人之制後代增改服制則莫甚於唐如嫂叔本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眾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總增爲小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本無服元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見舊

唐書張柬之傳此皆務飾其文欲求過於聖人之制而人心彌澆風化彌薄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

明洪武初孫貴妃薨敕禮官定喪服之制尙書牛諒等奏曰周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乃勅學士宋濂等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上古人論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觀願服三年視願服期年者倍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並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

退菴隨筆

卷九

五

庶母皆齊衰杖期此母服改爲斬衰之緣起也

古禮婦爲舅姑皆齊衰不杖期後世易爲舅斬衰三年爲姑齊衰三年從夫服也自明以來婦爲舅姑皆斬衰三年矣方靈臬曰古禮婦爲舅姑期稱情以立文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姑信及其子之半可以稱婦順矣其義比於孫之喪其祖不可謂非隆矣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責其誠乎抑任其僞乎信乎禮非聖人不能作也

古有承重之稱謂其承大宗之重非專指喪服也昔吾鄉蘇子容頌對宋神宗言古者貴賤不同諸侯大夫世有爵

祿故有大宗小宗王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宜也
匹夫庶人亦何與焉近代不世爵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
異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非先王制禮本意云云
語最簡當按古之承重者承父之重不係其母故喪服小
記云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但言三年服而不言
承重今人於祖母亦稱承重且並施於本生之庶祖母則
尤無謂矣嘉慶四年奏准官員生祖母係屬庶室病故時其父先故別無父同母之伯叔本員於生庶祖母為長孫者無論嫡祖母是否現在集令治喪一年
晉孟陋喪母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吉

退菴隨筆 卷九

去

蓋釋服之謂也唐律不孝條居父母喪釋服從吉徒三年
今律亦載於十惡之條即期喪從吉猶杖六十乃世俗之
行三年服者輒於名簡中書從吉二字不亦慎乎
顧亭林曰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說者以為期以
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為此古人有
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
年而不服期大夫於其君亦有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
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
以為貴貴而已按亭林之言亦尚未盡不如隋劉炫所說

為精隋尚書牛宏建議欲諸侯絕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
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宜降旁親一等議者
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
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
猶服齊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
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或多近親若降之人道
自此疎矣事乃寢

退菴隨筆 卷九

去

以淺識窺也顧亭林日知錄所引吳幼清服制詳考序之
言最為明暢今節錄於此云凡喪禮制為斬衰功總之服
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
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
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
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
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
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
在則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

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敢斬者不貳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服未除婦服已除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

退菴隨筆

卷九

六

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雖無服不能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衰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未嘗薄也

阮芸臺先生曰有丁父喪而繼母在堂欲稱奉繼母命稱

哀訃聞來問者并疑孫枝淚頓首爲輕來問者余曰此皆俗例也父沒稱孤母沒稱哀爲三年喪也唐咸通王宏泰爲其母書墓誌自稱哀子周禮孤子三年國制也豈有國制當稱三年而必須奉繼母命者設繼母無此命卽不三年耶無已於孤哀子之上雙行加繼母侍下四字爲明白耳若庶子之先丁生母憂者由此例之亦可加嫡母侍下四字其曰奉嫡母命稱哀者亦似禮而非禮矣庶子之先丁嫡母憂者亦可加生母侍下四字矣何也同是三年無可厭音壓據事直書也枝淚亦輕也若改須改爲哭頓首爲安夫有聲

退菴隨筆

卷九

九

曰哭無聲曰泣人所共知也今俗例孤哀子稱泣血稽顙實爲大謬古人言泣血者無聲出淚而已非甚哀也血非赤血卽目汁也詩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毛傳曰無聲曰泣血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鄭注曰無聲而血出孔穎達曰泣無聲出淚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據此是血卽是淚并非赤色之血鼠思之人無聲而泣何嘗是目中出赤血子臯至大祥之後猶無聲而垂淚而不笑以見其哀思之長亦豈是日出赤血文選答蘇武書戰士爲陵飲血注曰血卽淚也

別賦泣下霑衿古然則今俗所謂泣血者直是初喪之時本作血下霑衿

子不哭號擗踊但憂思垂淚而已欲重反輕不讀詩禮注

疏之過也然則當如何答曰稱孤哀子哭踊稽顙期服孫

哭頓首尚近是又案孔穎達所云以淚比血此語猶未確

試問五經內有淚字乎淚字始於漢時古人稱目哀出汁

但直名涕直名血無稱淚者非以血字比淚字也書此以

示家塾今人於族長家長書祖免祖免者初喪衆主人之服亦為杜撰

閻百詩曰古者喪期無數孔穎達謂哀除則止無日月限

數其說頗非孔氏疏三年問引此句謂無葬練祥之數其

退菴隨筆 卷九

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

以前已三年余謂豈惟堯以前蓋自有天地即有人類有

人類即有恩愛而喪紀緣之而興善乎荀卿言三年之喪

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

其所由來者也此九字見前小戴緝入經又言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班固採

入史兩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語致精

又曰期之喪有禫者一父在為母為妻是也或問父在為

母期期之喪莫有重焉為妻服與此同得毋甚歟曰非也

段成式西陽雜俎解得致精一切傳注未及曰今之士大

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

削杖也使子夏復生聞之亦當首肯為母期雖除猶申心

喪三年為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種種

皆同豈凡旁親之期所得並歟

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母服期古禮如此今制亦如此然

有願終三年喪者則聽之余目中所見戚友中惟林研樵

慶章為其本生父榭亭先生持三年服畢然後赴官此吳

幼清所謂情文之稱也古人蓋有行之者特未見紀載耳

退菴隨筆 卷九

竊謂古人父在為母期者必皆如此漢巴郡太守樊敏碑

有遭離母憂五五斷仁之語五五謂二十五月即三年之

喪也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傳曰父必三年

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正義曰左氏昭公十五年傳王一歲

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為后亦期而言

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故並謂之三年此所謂其文

則期其實則三年也推之舅姑之服期亦應如此故曰與

更三年喪不去

謝梅莊曰晉武帝欲終苴經之禮裴秀止之使其遇張九

齡必不止也張九齡辭平章而乞終喪唐明皇不許使其
遇晉武帝必許之也雖然使九齡能如富鄭公之五起五
辭劉忠肅之六起六辭明皇亦必許之惜其遽止也

今服制亦有不及於古人者宋會要載仁宗寶元中王恪
言父母相繼亡沒乞通持服五十四月詔許之宋史孫衝
傳亦曰嘗併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
調是前代父母相繼沒服皆通持今無通持服之制月日
準後計算不知改自何時也

為人後者當以所後為父母而以所生為伯叔父母此後
退菴隨筆 卷九

儒之說如此雖於經未有所考而以尊無二上之義推之
自是不易之稱乃宋濮安懿王之事廷臣皆以為宜稱皇
伯惟歐陽公以為不然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謂是雖出繼而於本生猶稱父母之證時未有能
難之者司馬溫公獨疏言為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
舍父母則無以為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語意已為簡當
然猶不若趙瞻辭窮直書之論尤為深切著明其言曰
見宋史趙瞻傳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猶惑禮律所生所養之
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辭

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
直書豈足以斷大義哉臣謹與廷辨以定邪正按歐陽公
有集濮議四卷又設為或問以發明之滔滔數萬言持之
愈力爭者愈多竟以此被陰私之謗而不悟賢者之過不
能曲為之解矣

汪堯峯曰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重而於父
之姊妹恩殺矣故服諸父期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
之姊妹重而於母之昆弟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服舅總
此先王所以嚴內外別男女而遠嫌疑也唐太宗欲加舅
退菴隨筆 卷九

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
又曰凡父黨之尊者由父推之皆父之屬也世父從祖之
父是也至父之姊妹則不可謂之父不可謂之父其可謂
之母乎二者皆不可以名故聖人更名曰姑爾雅謂我姑
者吾謂之姪蓋姑亦不敢以舅弟之子為子也凡母黨之
尊者由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則
不可謂之母不可謂之母其可謂之父乎二者皆不可以
名故聖人更名曰舅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蓋舅亦不
敢以姊妹之子為子也按此闡明先王制名之意陳義極

精惟爾雅僅有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一語其謂我姑者吾謂之姪一語出子夏傳文汪氏隨筆未檢耳

又曰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母之次也姑父之次也婦人謂夫之父曰舅謂夫之母曰姑舅父之次也姑母之次也故白虎通云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至男子謂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姑蓋彼以我之父為舅我亦從而舅之懼其同於母黨也故別曰外舅彼以我之母為姑我從而姑之懼其同於父黨也故別曰外姑

退菴隨筆 卷九

語

龔海峯景瀚曰婦人以夫為天者也天不可以二故必奪其所性之親使之一其心志以專於所事夫父母兄弟以天合者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夫之父母夫之伯叔父母夫之兄弟妯娌其初皆不知誰何之人也乃自既嫁之後親者從而疏焉疏者從而親焉夫使人棄己之父母兄弟而親他人之父母兄弟聖人豈若是不近人情哉以為不若是不足以分內外而定一尊也婦人之於夫家也情常患其不及其於父母家也常患其太過節其太過乃所以引其不及故於父母在而制為歸寧之禮所以畧順其情然

較之事舅姑昏定晨省固已大相徑庭矣至於兄弟則絕不為通皆所以外之也夫豈獨婦之外之即其父母兄弟亦自外之矣姑姊妹女子在室之服皆期年出嫁則降有故大歸反與在室者同先王制禮之意可見矣不特此也父母之恩一也父族母族自常情觀之亦復何殊而聖人之制外祖父母無服舅與從母有服而與伯叔父母相去亦且天淵何哉尊有所壓而情不可以分也使漢唐而知此意則必無外戚之禍使呂武而知此意則產祿必不封而唐必不易為周矣

退菴隨筆 卷九

語

服制中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今人多不解其義惟顧亭林言之最為簡明以為雖三王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孤寡之人亦不能使天下無再適人之婦假令婦年尙少夫死而有三五歲之子則本族大功之親自當為收恤若無大功之親而又不許之從其嫁母則轉於溝壑而已於是其母所嫁之夫視之如子而撫之以至於成人此子之於若人也名之為何不得不稱之為繼父矣長而同居則為服齊衰期先同居而後別居則為之服齊衰三月以其撫育之恩次於生我也為此制者所以寓恤孤之仁而

勸天下之不獨子其子也

玉堂叢話云諸大綬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後母金並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馳封肅宗許之當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經疏水竟三年而後赴闕則踰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爲請於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嗣是廷臣得馳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錫類云

今訃書有泣血之稱原本朱子家禮阮芸臺先生嘗論之吾閩陰靜夫承方亦曰泣血之實身可得而行泣血之名

退菴隨筆

卷九

三

口不可引而稱之也檀弓稱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疏曰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夫禮親始死哭不絕聲三日之內晝夜哭無時亦烏庸此無聲出涕爲子皐之事當在卒哭以後蓋其至性過人俯就禮制亦但哭於朝夕而平時則無聲而出涕以至三年不變吳草廬所謂默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是也易有泣血漣如詩有鼠思泣血皆於喪事無與且訃書之稱原所以對弔客試思受弔之時而果如是則無哭無踊於喪禮又何據乎况

泣血則必拭淚乃相須之事孤子噙而拭淚楚辭悲回風篇已有成文今乃槩稱於輕喪而泣血獨施於重服所以實相準而名相懸者果何說以判之耶

陰靜夫曰荀子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喪服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正義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而後稽顙者也周禮有九拜之儀有稽首又有吉拜凶拜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稽顙而後拜所謂吉拜也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拜而後稽顙所謂凶拜也是稽顙與稽首判然不同後人謂稽顙卽稽首特易名

退菴隨筆

卷九

三

以別於吉謬矣首者髮以上之名顙者髮以下眉以上之名字書以眉目之間爲衡稽首謂以髮上向地有冠藉之首未至地而衡則倒垂於下荀子所謂下衡者是稽顙則以髮下眉上觸地荀子所謂至地說最明確孟瓶菴師曰古者賓弔必於朝夕奠之時少儀喪俟事不植弔是也今京師士大夫皆擇日開喪不過三日至期則賓入弔獨閩俗以七爲期數十年前皆受弔至七七四十九日前輩某公始易爲三七二十一日然日久而費繁人子哀戚之時往往以無財爲歉不若北方之以三日爲期

爲省費也

呂新吾曰凡臨喪無不發聲無所稱總曰嗚呼多極於十七舉少亦不減五舉傷則涕泗交頤盡哀無數凡有舉數者不必皆涕泗卽哀容悼意亦無不可今人嫌於不傷遂不舉哀殊非臨喪之禮

梁曜北曰士喪禮喪大記周禮夏官挈壺氏皆有代哭之文此古禮之最可疑者昔王秀之禁子孫代哭以爲喪主不能淳至故欲多聲相亂魂如有靈吾當笑之豈先王制禮教人以僞所見反不如一王秀之耶

退菴隨筆 卷九

无

大清通禮載凡喪三年者百日薙髮期之喪二月薙髮九月五月者踰月薙髮三月者踰旬薙髮八旗官在京者百日後薙髮供職爲祖父母兩月後薙髮供職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爲曾祖父母爲撫養庶母爲伯叔父母爲兄弟爲妻爲已授室之子一月後薙髮供職爲高祖父母爲庶母爲伯叔祖爲從伯叔爲從兄弟爲兄弟已授室之子爲兄之妻爲子婦爲已授室之孫既殯七日後薙髮供職爲伯叔祖母爲從伯叔母爲再從兄弟爲弟之妻爲從兄弟之妻爲兄弟子之妻爲孫婦殯後薙髮供職是滿漢制雖

稍異而自期以下各限以薙髮之日則同今滿洲猶恪守此制而漢人則服期以降鮮有講及薙髮者吾鄉惟孫爲祖父母六旬薙髮與通禮合此外期功以下服若不知有此事者故不得不正告之

近世有新喪而娶婦者吾鄉謂之乘凶於百日内行之浙中謂之荒親見郎仁寶七修類彙又謂之忽親亦謂之拜材頭按晉書載記石勒禁國人在喪嫁娶舊唐書張茂宗傳諫官蔣乂曰人家有不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定

退菴隨筆 卷九

无

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元史王都中傳茶陵富民單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明會典宏治二年令有計告服內成婚者如親病已危從尊長主婚招婿納婦罪止坐主婚免離異若親死未成服輒婚配仍斷離異可見此事前代皆干禁令恭讀雍正年間上諭朕聞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之外而聘在三年之內者春秋猶以爲非三年之喪創鉅痛深苟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乃愚民不知禮教起於皂隸編氓之家有慮服喪之後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篤及殯斂未終而

成婚者其後商賈中家多有之士大夫亦間爲之而八旗
效之朕實憫焉自今伊始自齒朝之士下逮門內有生監
者三年之喪終喪不得嫁娶違者奪爵褫服其極貧皂隸
編氓父母卧疾呻吟牀褥必賴子婦以躬菽水治饗殮者
聽其迎娶盥饋俟疾愈喪畢而後成婚古者禮不下庶人
此之謂歟其商賈中家不必以士大夫之禮繩之然人性
皆善朕知其必有觀感興起而不忍自同於氓隸者矣

退菴隨筆

卷九

三

退菴隨筆卷九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

家禮二

福州梁章鉅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編者源閣
卷十

古人未葬不釋服今 大清律禮律喪葬條云職官庶民
三月而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不葬者杖八十其從尊長
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杖一百按此律文雖明而
引用者甚少晉書慕容儁載記魏晉之制祖父未殯葬不
聽服官五代史周太祖廣順二年詔内外文武臣寮幕職
州縣官舉選人等有父母祖父母未葬其主家之長不得

退菴隨筆

卷十

一

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今或援斯例疏請於 朝
著爲令甲凡服除而未經封葬者生童不准應試仕宦不
准補官則人自當速葬或可稍挽頽風歟

趙甌北曰南史兖州刺史滕恬烏程令顧昌皆以不葬親
而入仕爲清議所鄙唐書顏真卿劾奏鄭延祚母死不葬
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宋史吳充奏士大夫親沒或藁殯
數十年宜限期使葬著爲令劉曷傳曷與弟煥皆侍從而
親喪未葬坐奪職王子韶傳御史張商英劾子韶不葬父
母而冒轉運使判官之任乃貶知高郵縣又道山清話孫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坐父死不葬罷可見前代此禁甚嚴不知何時乃變成寬典耳

伊川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曷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惟五患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而已司馬溫公曰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厚水深之地而葬之則為人所相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所以不可不擇也

退菴隨筆 卷十

二

孟瓶菴師云卜日之說自古有之然拘忌過多啓攢無日停柩於家火災屢警權厝郊外風雨飄搖凡為子孫何心求福且星卜之家吉神百有二十凶神倍之動輒窒碍不知古者葬期三月五月皆有定時曾有定時於數年之外者乎即如俗云子午向十年方利則是死者葬期必俟十年有是理乎

孟瓶菴師著有勸葬書名曰誠是錄自序云余病夫不葬其親者惑於堪輿家言然猶未知其禍之烈也營葬西郊見停柩者纍纍相望為若佃者利也夫墓非田安得佃佃

其最無良者也甲午戊戌二年冬城南災親識家棺多毀者近聞遠鄉又皆火葬矣夫一親柩也而天災之人禍之其子若孫又從而殘毀之於是乎不暇與言葬禮而但冀其掩之也孟子曰掩之誠是也錄自唐以來諸家言以悚惕之庶無疑乎其掩之也按此錄祇一卷而詳盡痛切足以動人余嘗為梓行以希家喻而戶曉也

司馬溫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壙中將葬大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

退菴隨筆 卷十

三

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錢不用吾言吾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深淺廣狹道路之所從出皆取便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大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參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

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錢文敏

維城

曰天之禍福不猶君之賞罰乎鬼神之鑒察

不猶官吏之詳議乎今使有一彈章曰某立身無玷居官有績然門徑向凶方營建犯凶日罪當謫罰所司允乎駸乎又使有一薦牘曰某立身多瑕居官無狀然門徑得吉方營建值吉日功當遷擢所司又允乎駸乎官吏所必駸而謂鬼神允之乎故陽宅之說余終不謂然也此譬至明以詰形家亦無可置辨劉文正公統勳曰卜地見書卜日見禮苟無吉凶聖人何卜但恐非今術士所知耳斯則持

退菴隨筆

卷十

四

平之論耳

吾鄉卜葬擇日者以山向爲準有一年利東西一年利南北之說漳泉合葬之日尤難有遲至數年始一遇者惟奇門之術以時憲書與協紀辨方參合用之隨時隨月皆有吉日余於嘉慶辛未爲先考資政公及先妣王太夫人合葬越二十四年又爲亡室鄭夫人耐葬卜日皆用奇門術與山向不合族人頗以爲疑然兩次皆值苦雨兼旬道路泥濘之後屆日天忽放晴回虞之際風日晴美塗潦悉乾裏事者大悅則不得謂非吉日良時也

檀弓卒哭曰成事謂居喪至葬事乃成耳古者卒哭在既葬三虞之後無有未葬而先行卒哭者政和禮乃以百日爲卒哭之期蓋緣後世葬無定期故遷就爲之夫親之體魄未有所歸人子之心豈能一日稍釋卽此變禮當益怵然於葬之不可遲耳

朱子答程正思曰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如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又云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審細爲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今人動云爲先人事有不得不訟不得不遷之勢曷亦三

退菴隨筆

卷十

五

復斯語哉

元無極子洞天祕錄云凡擇地葬親者既得吉地貴乘初喪急葬接續生氣以人之懷胎十月成胎故人之告殂亦十月髓竭死者陽元已升於天葬得吉地反天氣以入地中如入爐冶魂魄復聚須及其骨液未竭乃可與地脈流通如接木須剪新枝若經宿氣泄豈能活耶葬法七日內最佳七七猶可斷不可過十月若更遲一年三載雖有吉壤從何接氣必待葬下久遠枯者漸滋而後徐徐蔭應耳若會於凶地葬過改遷吉穴前之敗泄精魄散盡矣直俟

惡氣全消吉氣乃入庸以歲月計哉今人緩葬亦有數端其賢者不忍其親難於急葬不賢者又置葬親於度外或停棺在堂權厝別地暴露多年真同棄屍又庸師警術拘忌山向一家百口年命衝刑此吉彼凶終無葬日試觀古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庶踰月豈能忍其親者亦何嘗有山命年月之紛紛如後世者耶

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此聖人制禮責人主喪者當急於送往不容停殯也曰主喪者不目其爲何人凡爲喪主者皆是既

退菴隨筆 卷十

六

主其喪則必爲之亟於營葬曰其餘則自主喪而外有服者皆是曰以麻終月數者謂未葬無卒哭受服之節也曰除喪則已者謂屆除喪之期則除之及葬仍服其服也此禮廢而後世之停柩不葬者乃多矣

古人既葬有反哭之禮今人不講久矣今人葬畢賓易服拜於墓主人亦易墨衣禮畢奉主而歸賓迎於郊入門升堂主人俯伏不哭賓皆以吉衣拜主前夫古人以反哭之弔爲哀之至而今人乃以爲賀此其於禮也何居然揆其故則古今稍有不同者孟瓶菴師云古者士踰月而葬是

未及今之七七也大夫三月而葬是未及今之百日也葬期近故衰麻不脫於身哭泣不絕於口今鄉俗之葬斷無在三月五月之內遲或數十年或數年近亦三年或期年朱子云今人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則在宋時已不能行古禮習俗相沿奉主到家之日遂不復以衰麻從事矣又古必三虞成事始以吉祭易喪祭此禮亦久廢不行今惟存虞祭之禮在親友以成墳爲喪事之終在主人當以反亡爲哀痛之至存其實而稍變其文可也若欲使世人盡行反哭之弔恐習俗一時難以驟更耳

退菴隨筆 卷十

七

朱子家禮載劉氏璋之論云初喪之日求木爲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能堅完或值暑月尸難久留古者國君卽位而爲梓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爲壽器者此猶行古之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及柏爲上毋使高大以爲觀美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余嘗見前人葬墓掩壙之後卽以松脂鎔化灌於棺外其厚尺餘後爲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遂免大患此法似亦可用也

古有居喪廢業之說業卽簞業之業謂樂器也卽三年不

爲禮樂而已若訓爲恆業之業則士大夫之有恆產者或不必與聞外事而農工商賈八口之家資以爲活或居父喪而母在或居母喪而父在或居父母喪而祖父母在一廢業而仰事俯育何所資乎君子居喪惟不與燕會不作詩歌足矣昔孟子在齊喪母歸葬於魯卽反於齊且不改其欲行道之志廢業云乎哉

今人居喪三年不吟詩是矣乃或以填詞代之又或以四六文代之引宮刻商儷紅妃綠與吟詩何別乎

禮有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之文此古語不必拘

退菴隨筆

卷十

八

也果爾則家庭之際日用之儀但閉口而相示以意乎家庭不如是而對客作此態不相率而爲僞乎

曾子問載孔子之言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解者謂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規則弔爲矯僞似也然曾子執母喪而哭子游又何說焉若謂哭他人卽爲忘己之親不知親在殯而值妻子之喪哭乎不哭乎談禮至此去天理人情遠矣故呂新吾疑爲非孔子之言也

喪燕非禮也然亦有不可已者殺於常燕之席可矣今有主儉者以素饌易之謂託始於前明印文莊則轉失之素

食喪家事也小功總麻之親既殯飲酒食肉况無服之賓爲設素食可乎

今稱人居喪爲讀禮蓋古者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良由二禮繁重苟非平日從師講肄復又習於臨時必不能按其節而合乎度汪鈍翁嘗譏閩百詩謂有親在堂不宜用喪禮相往復疑於左氏所云豫凶事者徐健菴亦無以折之還以詰問閩曰果如汪言則孔子命伯魚學禮凶禮次居第二未聞舉其二而輟不學也且嘗徵諸經傳如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卽曾子次子也

退菴隨筆

卷十

九

又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子張沒於孔子後不待言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如曾子問所云者乎果如汪言則曾氏父子乃聖門逆子而世俗以爲不祥人矣健菴首肯而去按鄭氏釋未葬讀喪禮以爲禮各以其時則似臨時方習之者恐非張子謂禮在平日豈不當學蓋因切於用故至其時又復講求又因居喪者觀他書恐似忘哀惟喪祭禮可讀此說最是如鄭說必以喪禮至居喪始讀豈祭禮亦必至既葬始讀非居喪時竟無

須講求乎至汪之譏閻則前人已有的司馬溫公之喪伊
川程子董其事蘇東坡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
熟也又曰大中康安何為讀喪禮乎正叔不答鄒志完聞
之曰正叔之母先亡獨不可治喪禮乎洛蜀之相攻與汪
閻之不合情正相等不可以為典要林樾亭云禮有時制
月制日制之文固未嘗諱若臨時始學人子當悲哀摧割
之際且無暇於讀而謂能悉依於禮乎信如其言毋怪乎
顯慶之禮不存國恤而今之士子治禮記者四十七篇刪
其大半無有能通者矣

退菴隨筆 卷一

十

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
衰三月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
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為禮必
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
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
為益故舍舊而不疑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
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宜
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有弟子為師
齊衰三月之服此實準情當理可與心喪三年內外並行

於師友一倫所裨匪淺夫師之所成者大無論矣如淺教
之師暫學之徒受業滿一年者為之服齊衰三月斯亦寧
厚毋薄之旨也摯虞所議雖至今行吾以為過矣程子曰
服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按儀
禮有朋友麻三字朋友且然况師乎

退菴隨筆 卷十

七

道表柳開為父監察御史墓誌銘均見本集穆員陳子昂
孫述蘇子美皆自為父志銘見金石要例田敏自作父墓
碑見宋史儒林傳劉曾自撰高曾以還之誌見宋元憲集
今人所熟知者歐陽公瀧岡阡表而已
古人文字有不宜學者如李習之述其大父事狀題曰皇
祖實錄當時不以為怪若施之近代則犯大不韙矣唐宋
人碑誌每稱其父曰皇考歐陽公瀧岡阡表亦然南宋以
後始禁止之

錢竹汀大昕曰顧亭林以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

諱為非古按徐季海墓碑其子峴書未題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又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未題通直郎田橡填諱則唐宋時已有之又元至正間温州路總管陳所學壙誌其子姓所述未題楊維禎填諱則今人仿而行之未為不合亭林亦所見未廣耳

古人為人作誌狀不必求備如胡文定作楊龜山誌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言黃勉齋為朱文公作行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外夷之尊敬不足為重輕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豈以乃兄

退菴隨筆 卷十

三

不當在弟子之列耶

楊君謙循吉曰後世之文壞於銘墓豈唯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皆謂之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誠忠孝慈烈者無怪乎人之不信真偽相亂史何所徵故曰偽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有行誼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朋友及其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無則書歲月世系而止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

也否則文章家之劫竊靈害也

黃梨洲宗義曰今之為碑版者其語多不可信而不可信

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可信先自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某至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某不應遂掠其資以去某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閹竊柄某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為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某辨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一事實

退菴隨筆 卷十

三

不知文忠之諡誰則為之且併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偽官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闖祠於西湖某已卧病不能起闖敗遂有言某入祠不拜為守祠闖人所挺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之子孫以其祖父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乎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金石萃編載賀蘭氏墓誌銘賀蘭為唐協律郎裴某之姑女即嫁於裴年四十有四卒誌云泊大漸移寢於濟法寺之方丈蓋獲衰也又云遷殯於鴉鳴埕實陪信行禪師之

塔禮也攘哀二字不知何所取義夫以中年宦婦其夫尚存而病則移寢於寺卒則附殯於塔恬不爲怪碑猶謂之禮也風化之滴如此而王蘭泉先生第斤斤譏其喪禮之廢何哉

凡京中大臣之卒於外者有奉 特旨准入城治喪之典係准其入京門歸殯本宅此異數也而內外大小官員亦有推 恩之例 大清會典載康熙二十六年定凡官員卒於官與官員之父母及妻之喪皆許歸殯於家城關人役不得阻抑按今京官由禮部給勘合外官由藩司給護

退菴隨筆 卷十

四

牌俾沿途得穿城行走本籍得入城治喪此係照例之事不須題奏乃近人有並非高官輒於訃柬及高脚牌中大書奉 旨入城治喪者甚可笑也

古人重家諱太史公父名談故改談爲同取其聲相近也司馬溫公父諱池每與韓持國書改持爲秉取其義相近也然禮不諱嫌名池直離切持直之切又非同部雖不避無妨也眉山蘇氏諱序故明允文改序爲引東坡不爲人作序或改用叙字

閩百詩曰古人叙人家世皆自曾祖起無及高祖者間及

高祖必其人其事足書若空空名諱則斷未之及歷覽韓歐王介甫以及宋潛溪皆然或曰此本之元人柳文肅集中亦自曾祖叙起則元人亦不失此規矩矣

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連身數之者如後漢書蔡邕傳稱邕高祖之父勳爲六世祖是也離身數之者如顏魯公作郭揆神道碑稱五代祖昶高祖澄韓文公作薛戎墓志銘稱戎高祖德儒爲四世祖柳子厚自作其父神道表稱高祖之父旦爲五代祖是也黃梨洲以數世離身爲是然史書中二法並用可不拘矣

退菴隨筆 卷十

五

古人爲合葬誌銘者篆額只書某官某公不書暨配某氏蓋以陽統陰之義然金石文字中有唐垂拱四年澤王府王簿梁府君並夫人唐氏墓志銘又有大中十二年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而前明王遵巖作陳東莊墓表本 朝魏叔子作陽一水墓表亦俱書暨配某氏則是亦可通也

孟瓶菴師曰司馬溫公謂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

之文按碑碣之制五品以上得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圓首勒文於墓前爲神道碑或只書某封某官神道一品二品得用石人石虎羊馬望柱三品四品無石人五品無石虎六品以下無羊馬望柱今士大夫之葬無以金玉寶器殉者人皆知之遵用令式亦不至無益而反有害但貴得同賤者以可示儉而訓廉賤不得同貴則體制所繫鄉俗於墳塋務爲華美並非縉紳而妄書封贈以至石獸等物有品官所不得用者而援例虛銜亦用之相率效尤此則所當禁止耳

退菴隨筆 卷十

去

李文貞曰畫像之設程子以爲少一根鬚便是他人其言似太固胡邦衡經筵玉音跋云司馬溫公不喜後人寶其祖宗之畫像但喜後人寶其祖宗之字蹟按此義亦偏倘無字蹟之先人又能舍畫像而不寶乎近韓文懿葵作長洲劉龍光墓表叙先生尋親石滌事中一段云先生父無懷公避亂倉卒僅藏其先世畫像篋中自隨先生將到石滌時其母管夫人聞篋中颯颯有聲啓視無有閉則復然一日管夫人見緋衣神一一從篋中出而先生至觀此則祖宗一氣所感畫像其可忽乎哉

梁曜北曰喪大記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此後世奪情所藉口也東漢遂有斷大臣行三年喪者吳孫權立制奔親喪者罪大辟更屬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

朱子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

退菴隨筆 卷十

七

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典禮卽廢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倣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尙祀於家廟可也

呂新吾曰祭爲吉禮故居喪不祭士大夫之家有同堂期功者代之無可代卽易墨衰行事可也若必廢三年之祭設父母相繼而沒繼之承重而祖沒則廟門可九歲扃而四世不血食矣故君子權之

又曰漢以來儒者一件大病痛只是是古非今今人見識作爲大都不如古人至於風會所宜勢極所變禮義所起亦自有精於古人處二帝者夏之古也夏者殷之古也殷者周之古也其實制度文爲三代不相祖述而達者皆以爲是宋儒泥古更不考古昔真僞今世是非只如祭祀一節古人席地不便於飲食故尚簠簋籩豆其器皆高今祭古人用之從其時也子孫祭祖考只宜用祖考常用所宜而簠簋籩豆是設可乎古者墓而不墳不可識也故不墓祭後世父母體魄所藏巍然邱隴今欲舍人子所觀記者

退菴隨筆

卷十

六

而敬數寸之木可乎則墓祭似不可已也諸如此類甚多皆古人所笑者也使古人生於今舉動必不如此

墓祭以寒食始見於開元之詔其文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故萬季野疑其起於陳隋之間今吾鄉歲必兩祭春以清明秋以重陽似更周協

今之考古者輒云古不墓祭憶閱微草堂筆記載益都李文淵述一事云博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與共語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生因問古稱體魄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丈人有家祠何爲在此某公曰子亦泥

於古不墓祭之文乎夫廟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爲依歸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人神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爲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萬貧賤人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知鬼神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起於夏后氏使神在主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之地也衛人之祔離之殷禮也晉人之祔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

退菴隨筆

卷十

七

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不忍用其栝椽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尙且如此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毋乃不知類耶按此論墓祭之義極精或卽出李生潤色歟

紀文達師曰有能視鬼者言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不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於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

其數世前本于氏婦懷孕嫁張生是子之祖也此何義歟
余曰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不以遠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
鍼磁石引鍼不捨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氣相屬二本
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遠之心亦
油然而生一身歧爲四肢四肢各歧爲五指是別爲二十
歧矣然二十歧之痛癢吾皆能覺一身故也莫昵近於妻
妾妻妾之痛癢苟不自言吾終不覺兩身而已矣

朱子謂人秉天地之氣而生死則散還於天地無如祭祀
之禮制於聖人遂不得不云子孫一氣相感復聚而受祭

退菴隨筆

卷十

三

受祭既畢仍散入虛無不識此氣散還以後與元氣渾合
爲一歟抑參雜於元氣之內歟如混合爲一則如衆水歸
海共爲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漢復各聚一處也又安能於
中分出某某之氣使各與子孫相通耶如參雜於元氣之
內則如飛塵四散不知析爲幾萬億處如游絲亂飛不知
相去幾萬億里遇子孫享薦乃星星點點條條縷縷復合
爲一於事理毋乃不近耶卽以能聚而論此氣如無知又
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氣如有知知於何起當必有心心
於何附當必有身既已有身則仍一鬼矣不過釋氏之鬼

地下潛藏儒者之鬼空中旋轉耳又何以相勝耶

漢書張湯傳有人盜發孝女園瘞錢如淳注埋錢於園陵
以送死也故困學紀聞謂漢以來有瘞錢後里俗皆以紙
寓錢而不言起自何代法苑珠林謂起於殷長史洪慶善
杜詩辨證謂起於齊東昏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東
帛故封演聞見記謂紙錢魏晉以來已有今自王公至士
庶無不用之通鑑載唐王璵爲祠祭使乃以紙錢用之於
祠祭習禮者羞之唐書范傳正言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
用紙錢至宋錢鄧公猶不燒楮鏹其實律以檀弓明器之

退菴隨筆

卷十

三

義則紙錢固未嘗不可邵子春秋祭祀亦焚楮錢伊川程
子怪問之曰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用心乎宋思陵神輿
就道諫官以爲不宜用紙錢孝宗抵其疏於地曰邵堯夫
何如人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能不用一錢乎清異
錄載周世宗發引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楮泉大若蓋口
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後世黃白紙
錢之始至說部載冥間用紙錢事甚多大抵生人精神所
聚鬼神亦卽向之相沿已久深有合於塗車芻靈之義不
可以其類於巫覡祈禱而生疑遂至不誠無物也

隨園詩話云京師故事凡摺紳陪弔於喪家者前輩至則易吉服相見然有易有不易者以來客未必皆前輩陪客未必皆後輩耳余陪弔於座主杜大司馬家聞徐蝶園相公來則滿堂皆吉服蓋滿朝公卿皆其後輩也按京中此儀至今未改先大夫之喪余在京邸受弔紀文達師至衆皆易服此余所親見也外省則陪弔於摺紳家者值大吏至亦然吾鄉葉毅菴先生孟瓶菴師家開弔余亦親見之近日則並無易服之儀亦無人知此故事矣又從前弔喪者冠皆摘纓近日惟夏月用羽纓笠以代緯帽冬月則不

退菴隨筆 卷十

三

易冠此儀良是蓋喪惟有服者摘纓摺紳無故摘纓本非所宜但易服而不易冠足矣

吾鄉家塾率多供奉文昌竊以爲奉文昌不如奉孔子乃有大書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粘於廳事正中者此則未考也按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請易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至十四年給事中張文光奏言聖至孔子贊美難以形容考之古典魯哀公誅文曰尼父未嘗加一字之褒漢平帝元始元年始加謚曰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乃改謚文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

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六年始進謚文宣王明初因之嘉靖九年尊改爲至聖先師孔子以孔子生不爲王沒而王之於理未安且以文宣之號未足以盡孔子曰至聖則無所不該曰先師則名正而實稱我朝初定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不過因舊諡而不稱王追王固屬誣聖即大成文宣四字亦豈足以盡孔子仍請改書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從之據此則前朝之舊諡不可稱於今日而廟中之神位亦不宜用於私家謹考乾隆二十三年因祭闕里

退菴隨筆 卷十

三

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廟中今人有敬書此四字懸於家塾以當供奉神牌者則庶乎其宜耳

今吾鄉街巷皆有關帝祠有但呼爲老爺皆未免近褻卽士大夫無不知敬關帝者而尙以當時之舊諡爲稱亦斷不可恭讀乾隆四十一年七月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烈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

世祖章皇帝曾降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威烈朕

復於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古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其官板並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欽此

今海內皆知尊奉文昌文人學士尤親敬之吾鄉家塾中無不奉香火者而問以神之源流則多昧昧不可不分別言之今道流所傳文昌化書以梓潼神當文昌帝君謂爲周張仲之後身所謂十七世爲士大夫身者謬也明史禮

退菴隨筆

卷十

書

志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宜拆毀議上未行按梓潼神諱惡子生於越雋姚萇至蜀憇梓潼嶺神語萇曰秦人物無至康濟其在君乎宜亟還請其氏曰吾張惡子也萇既稱帝長安遂立廟梓潼嶺上李義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唐僖宗幸蜀神自廟出白霧中彷彿見列仗狀僖宗脫佩劍賜之王繹蕭遇咸賦詩刊石故蜀人至今俎豆不絕若今所崇祀之文昌則星象也古祠屬之天

神祠廟徧天下而列在祀典則自我朝嘉慶六年始是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京城地安門外舊有明成化年間所建文昌帝君廟宇久經傾圮碑記尙存特命敬謹重修現已落成規模聿煥朕本日虔申展謁行九叩禮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闢邪說靈跡最著海內崇奉與關聖帝君相同允宜列入祀典用光文治著禮部太常寺將每歲春秋致祭之典及一切儀文倣照關帝廟定制欽此

今祀文昌者必兼祀魁星家塾中亦然錢竹汀云北斗以

退菴隨筆

卷十

書

魁爲首故有九魁之稱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杜詩君家最近魁三象是也惟顧氏日知錄謂奎爲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似屬傳會天官書奎爲封豕爲溝瀆不云文章之府也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竈神紀文達師嘗疑天下一竈神歟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鄉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祠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恆河沙數

天下竈神亦當如恆河沙數此恆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神之閒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此誠不可以理解也然三代時卽有媚竈之語而世所傳竈神每月晦將人家所行善惡錄奏天曹凡人有所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此語見感應篇不可不信故人家於五祀不必徧祭而惟祀竈為最虔我朝自順治八年定制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竈之神於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

退菴隨筆 卷十

美

祭中雷之神於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大內大庖井前南向中雷門二祀太常寺掌之戶竈井三祀內務府掌之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又自於宮中祀竈以為常是此禮實達於上下蓋自古相傳皆以是日為醉司命之辰而或有行於二十四日者則不典矣

敬竈篇列竈上所忌數事如敲鍋及焚化字紙搗切薑椒葱蒜以雞毛獸骨入竈穢柴作食以鞋履衣服烘炙足踏

竈門以刀斧置竈上箒把向竈及對竈歌哭呪罵赤身露體等語皆相傳自古易於遵守敬神之道齊家之宜不但趨吉避凶而已

吾鄉多淫祀凡人家疾病災殃四出祈禱率多荒誕不經惟本里社神及城隍廟神尚為近理朱文正師云城隍廟祀始見於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張說之祭文張九齡之於洪州李德裕之於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禮記大蜡之水庸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於四

退菴隨筆 卷十

毛

鄘宋災用馬於四鄘鄘庸古字通此城隍之祭肇於伊耆矣又案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為緘立祠此則以人為城隍神之據也今各直省城隍皆有新舊替代聞係以龍虎山張真人文移為準凡水旱祈福輒有響應此自係聰明正直保障一方之正神不可不奉敬者也

吾鄉水旱必就城中九仙山觀音殿祈禱甚則必出城三十里詣鼓山請觀音下山猶杭州之詣天竺皆其應如響

吾鄉人家堂室中亦無不奉觀音者女流持齋諷經尤爲敬信然或塑或畫率用女像而不知此爲觀音之變相也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中述師將詣洛中感觀音之靈異云杖錫出山了焉孤邁恐罹刑憲時禁僧遊涉靜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歛至皓然白首請與俱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則非女身可知王蘭泉昶跋云夢泉供小山觀音是男像亦白首老人與碑所紀合六朝唐宋名手寫像亦無作婦人者但閩閩崇祀則於女像爲宜既有變相隨人所奉可耳

退菴隨筆 卷十

无

古夙沙氏初煮海爲鹽遂爲鹽之神安邑縣舊有鹽宗廟卽祀是神夙又作宿又作質神農時諸侯大庭氏之末世也見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水經注說文乃今之業鹽者不聞祀鹽神何耶吾鄉業鹽之家必祀天后而夙沙氏更在其先竊謂當增祀夙沙氏而以管子配饗可矣

天后廟祀詳見元史祭祀志蓋自宋宣和間官爲致祭廟號順濟紹興乾道淳熙慶元開禧景定間累加封號第稱夫人至元中以護海運有奇應始封天妃 本朝康熙間以澎湖之役始 敕建祠湄州 加封天后聖母暨乾隆

二年二十二年五十二年嘉慶五年道光六年累 加封號積至三十二字祀事徧海內而神之靈益著其緣起見宋潛說友臨安志以宋人言宋事其言必有所承嗣是何喬遠閩書張燮東西洋考吳任臣十國春秋皆因之雖文有詳畧而以爲莆田林氏女則無異同惟近人全祖望趙翼疑之趙氏以爲水陰類其象維女天妃之名卽水神之本號非實有林氏女其人全氏則立三怪之論肆口詆誹皆似是而非之說余別有文辨之

退菴隨筆 卷十

无

今閩閩中所供張仙打彈軸相傳爲後蜀孟昶像花蕊夫人攜入宋宮念其故主常懸於壁一日太祖詰之詭云此蜀中張仙神祀之能令人有子於是傳之人間遂爲祈子之常祀趙甌北獨闢之以爲昶之人汴宋祖親見之花蕊果攜其像宋祖豈不能識別而敢以詭辭對乎攷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像詩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見贈蓋蘇老泉嘗禱之而得二子者因賦詩以謝云道人念我書無傳畫軸捲贈成都仙云昔蘇夫子建之玉局禱甚虔乃生五色兩鳳鷄和鳴上下相聯翩然則此像本起蜀中閩閩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攜以入宮後人以其來

自蜀中轉疑為孟昶像耳按蘇老泉集謂張仙名遠霄眉山人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陸放翁答宇文使君問張仙事自注云張四郎常挾彈視人家有災者輒以鐵丸擊散之又贈宋道人詩云我來欲訪鐵彈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續通攷云張遠霄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來質錢三百千張無斲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當實用之後老人再來遂授以度世法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畫張弓挾彈正其生平事實特未知何以為祈子之祀或緣禮記高禘弓鞬之語展轉附會而實以姓名乎

退菴隨筆 卷十

辛

吾鄉婦女必崇祀臨水陳氏夫人所傳靈異事蹟非盡無因嘗閱十國春秋乃知為陳守元女弟守元閩人即以左道事閩王璘復勸王昶作三清殿於禁中者也有女弟名靖姑常餉守元於山中遇餒姬發簞飯飯之遂受祕籙符篆役使鬼物永福有白蛇為孽數害郡縣或隱跡宮禁幻為人形王璘召靖姑圍驅之斬蛇為三蛇化三女子潰圍而出飛入古田井中靖姑圍井三匝乃就擒惠宗即王璘詔曰蛇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害百姓靖姑親率神兵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為順懿夫人

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為舍人靖姑辭食邑不受乃賜宮女三十六人為弟子後逃居海上不知所終云云今廟中有舍人塑像又有三十六宮位號蓋本於此又建寧府志載浦城徐清叟子婦懷孕七月舉家憂危一婦人踵門自言姓陳專醫生產令徐別治有樓之居樓心鑿一穴置產婦於樓上僕持杖伺樓下既而產一蛇長丈餘自穴下遂撲殺之舉家相慶酬以物俱不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徐親書徐清叟贈救產陳氏數字且曰某居福州古田縣某地出門不見後清叟知福州遣人尋訪所居鄰人云此間

退菴隨筆 卷十

辛

只有陳夫人廟嘗化身救產細視之則所題手帕懸於像前乃為請於朝加贈封號焉即靖姑也說文卜部卜以問疑也讀與稽同徐鍇謂即書之稽疑今人變作乚字其實今之扶乚當作扶箕因事亦問卜故借用乚以附於古之卜耳陸放翁集中有箕卜詩云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監子夾扶持挿筆祝其書俄若有物憑對會不須與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書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界竈婢棄筆卧牆隅几席亦已徹狼藉果與

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此與今時扶乩情狀酷肖而人鬼同一愚五字可以發人深省不但人愚鬼亦愚也而今人往往以此引鬼入屋亦不智甚矣

退菴隨筆

卷十

三

退菴隨筆卷十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一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家誠

管子中有弟子職一篇朱子特爲之注此小學之大輅椎輪足以補曲禮少儀之闕不可不讀朱子云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又云弟子職所受是極謂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下

少便教之尙德不尙力之事矣

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山谷謂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按知子莫若父古名人但有譽兒之癖必無毀子之言不好紙筆四字即可概其生平淵明諸子此後別無表見則此詩所述非盡無因

山谷之言聊資談柄未足以示誠後人也

王僧虔誠子一書最足為聰明子弟針砭因節錄之書云知汝以吾不見許欲自悔勵且慨且慰但亟聞斯語未觀其實聽言觀行冀不復虛耳吾自少至今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數行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轉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使不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復可言未嘗看耶論註百氏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昔張衡思伴造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二

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曹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由己耳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等者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已無所及欲以前車戒後乘也汝年人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爾身切已豈復關吾鬼惟愛深

松柏豈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畧叙曾懷

柳玘家訓云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隙眾皆指之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昔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太公金匱載武王門銘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史記鄭當時戒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顏之推謂失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嗚呼此風甚古今人不講久矣要當大書特書使甲第豪門家喻而戶曉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灌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裹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按此數語形容刻摯統袴子弟稍識字者閱此能無汗顏

余五十八歲以養疴歸田日與翰墨為緣絕不問營產之

事戚友或以爲言但笑謝之偶讀梁徐勉戒子崧書則適如吾意所欲云也書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矣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福慶臻此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吾雖不敏遵奉斯義不敢墮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令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等事皆拒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耳

退菴隨筆

卷十一

四

顏氏家訓所述連篇累牘皆切中情事可作座右銘余曩輯古格言但節錄簡要之語而未暢其旨也今復詳述之以貽觀者如云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如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患如鼠雀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又云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疎薄羣從疎薄

則僮僕爲讐敵矣如此則行路者皆得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 又云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鮮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僱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當此之時誠鴛材也有學菟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五

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諺曰積財百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 又云王子晉言佐饗得嘗佐鬪則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謀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腸楊朱之侶世謂冷腹腹不可冷腸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又云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

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又曰解陰陽者為鬼所嫉坎壞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
以來尤精妙者惟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或多罹災
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
源也 又云近世嫁娶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
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婿在門傲婦擅室貪
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瞿宗吉祐歸田詩話云韓昌黎示兒詩云始我來京師止
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

退菴隨筆 卷十一

六

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
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虛松果
連南亭外有瓜芋區主婦治北堂饌服適戚疎恩封高平
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王
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為峩冠講唐虞酒食罷無為棋槩以
相娛躑躑媚學子墻屏日有徒嗟我不修飾比肩於朝儒
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朱文公嘗言韓公之學見於原
道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生平用力深處終不離
乎文字之工其日用之間不過飲博過從之樂所與游者

不過一時之文士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觀此詩所
誇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
憂世者則已不復言矣按朱子所責備者乃向上一等議
論俯而就之使為子弟者讀此亦能感發志意知所羨慕
趨向有以成立不陷於卑污苟賤而玷辱其門風矣厥後
公之子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及袞皆成進士亦可謂
能成立矣詩可以興此詩有焉

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詩云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
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七

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
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
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汗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
飛黃騰達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
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壁雖重
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
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在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饑出
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畚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
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邀名譽時秋

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
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按前人評此詩
者多病其有謀利計功之見然誘迪子弟非此不為功昌
黎亦為中人以下說法耳蓋詩之為教易於感人能使人
口誦心存不知不覺遂成先人之見余嘗欲輯錄古人此
等詩勒成一書名之曰可與集此書果成庶於養正亦不
為無裨耳

世所傳唐人王中書八反歌不知所據何書王中書亦不
知何人然曲盡俗情可以警世也其一云幼兒或詈我我

退菴隨筆 卷十一

八

心覺喜懽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一喜懽一不甘待兒
待親何心懸勸君今日逢親怒也將親作幼兒看其二云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多閒管非閒
管親挂牽皓首白頭多諳練勸君敬奉老人言莫教乳口
爭長短其三云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
有憎嫌意六尺軀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勸君敬待老
來人壯時為爾筋骨做其四云看君晨入市買餅又買糕
少聞供父母多說供兒曹親未飽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
好勸君多出糕餅錢供養白頭光陰少其五云市間賣藥

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兒亦病親亦病
醫兒不比醫親症割股還是親的肉勸君亟保雙親命其
六云富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親難兒不受饑寒
一條心兩條路為兒終不如為父勸君養親如養兒凡事
莫推家不富其七云養親只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
人君皆獨自任兒飽煖親常問父母饑寒不在心勸君養
親須竭力當初衣食被君侵其八云親有十分慈君不念
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
養子心勸君漫信兒曹孝兒曹樣子在君身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九

說部中載前代費狀元宏與同年奕棋角勝批其頰同年
不悅事聞於封君即寫書一封並封竹板一塊命其踵門
領責謝罪公持父書與竹板登同年之堂同年不出公自
扑三次同年詢知其故急趨出相抱大哭公曰罪在我兄
何哭焉同年曰君尚有父督責我求責我之父何可得也
復大慟相好如初云憶幼聞先大父之言凡屬孤子聞此
語而不下淚者其人必無心肝

楊文公億曰童稚之學不止課其記誦必先養其良知良
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即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之以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子路負米叔敖陰德黃香扇枕陸續懷橘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理久久成熟庶德性若自然耳

東漢陳氏太邱長實實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於

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之語曰公

慙卿卿慙長北史斛律金命子孫會射嘆曰光羨金二用子各

弓不如我諸孫又不及光羨世衰矣吾鄉葉文忠公向高

嘗言吾先世爲農夫本無心貴顯今貴顯矣而自顧生平

不及父祖遠甚今子孫又不逮吾悠悠來世蓋不可知每

退菴隨筆 卷十一 十

誦此等語爲之惕然也

河間民何大金者白日遇鬼曰汝勿怖我汝之曾祖也細

詢家事忽喜忽悲臨行囑之曰鬼自伺放焰口求食外別

無他事惟子孫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

得音問或偶聞子孫熾盛輒躍然以喜者數日羣鬼皆來

賀偶聞子孫零替亦悄然以悲者數日羣鬼皆來唁較生

人之望子孫殆切十倍也紀文達師曰先姚安公嘗言大

金蠢然一物必不能僞造斯語聞之使人追遠之心油然而

動余謂聞斯語者亦能使人顯揚之志勃然而生似此

等說部之書實可有益於人凡教子弟者類以此等事蹟爲言人未有不樂聞者久而灌注於心胸之間則受益豈淺鮮哉

陳白沙曰人家成立子弟亦不可無才里中有以彈絲爲

業者琴瑟雅樂也彼以之教人而獲利既可鄙矣傳於其

子託琴而衣食由是琴益微而家益困展轉歲月幾不能

生理人賤之恥與爲伍遂亡士夫之名此豈嘗爲元惡大

憝而喪其家乎才不足也既無高爵厚業以取重於時其

所挾者率時所不售而又自賤焉何得諉之於命哉

退菴隨筆 卷十一 十一

呂新吾曰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

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又云家長一家之君也上焉者使

人歡愛而敬重之次則使人有所嚴憚故曰嚴君下則使

人慢又下則使人陵最下則使人恨使人慢未有不亂者

使人陵未有不敗者使人恨未有不亡者嗚呼齊家豈小

故哉

又曰家法所係最重也儼人以俳優雖僕隸乞丐之人未

有不艱然怒者斯天下之辱名也而俳優之家世世業之

而不知恥其子孫豈無羞惡之心亦相安而不知變斯家

法之所囿哉是故欲子孫善莫如正家法家法正而子孫染於氣習不待教而似之矣

又曰格親之功惟和爲妙非至性純孝者不能其次莫如敬慎而今人以涼薄之色惰慢之身驕蹇之性及犯父母之怒既不能挽回又倨傲以甚之此其在孝弟之外固不足論卽有平日溫愉之子當父母不悅而不免愠見或有生疑遷怒而不避嫌者或不善避嫌愈避而愈冒嫌者積隙成釁遂至不祥豈得謂父母之不慈哉

王淑士曰佛家以人生現前產業爲五家所共五家者一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曰王二曰水三曰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凡人辛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不覺常爲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也夫尋常家業猶不免有共之者況得之橫求者哉暴富起家者可以深長思矣

胡文定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不足便是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吉人遺鐸云治家最忌者奢人皆知之最忌者鄙嗇人多不知也鄙嗇之極必生奢男愚謂奢嗇不妨各隨其性而興衰則專視承家之人尸子發蒙云

羣書治要所引

家人子姓和

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和與力二字甚有味卽諺所云兄弟同心土變金也

昔賢嘗言凡置買田宅者有三不虧有七不買何爲三不虧寧虧富不虧貧寧虧明不虧暗寧虧人於無事之時不能管教或少孤子或蠢愚子不識好歹而聽信姦人撥置所驚之值十不償一者不買已絕之產未有著落相持之產未經倒斷者不買官家子弟覆敗之業任他人買惟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爲宦家者不買業師契友之遺產不買墳塋中房屋木石先賢祠廟不買與勢相爭自知不敵以來投獻者不買累世之鄰非十分輸心欲賣萬不得已者不買而就中惟欺人孤兒寡婦與侵及泉下者爲尤甚凡買產爲子孫長久計者宜致審於斯

許魯齋衡言爲學者治生最先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故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至於如此者以成都樂土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耳錢竹汀

大所亦云與其不治生產而乞不義之財毋寧求田問舍而却非禮之饋此亦時流之藥石也

陳履祥光庭曰學者漫以治生小事畧過予以爲此處不

理非經濟實學也貨殖傳吾愛其二言曰本富爲上末富

次之不自料理而望人周恤非計也嘗爲說曰富貴人如

老蠶作繭貧賤人如乳燕待哺均爲豪傑所恥

梁谿漫錄載何道夫耕之語曰官不必高但願衣冠不絕

而常爲士類家不必富但願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粗足

衣食便思及人此等想頭便是聖賢根器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丙

至正直記述沈教授圭之言曰婦人以不嫁爲節不若嫁

之以全其節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沈云

傳雖爲下等人說法然却是救時名論

吳康齋礪曰韓魏公嘗言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

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

如校之則自小矣然宋稗彙抄載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

故里有鄉人醉而恚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

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

稍有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

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按韓公所言自可遵守呂公所言則更深遠一層即聖人以直報怨之義而用意更精然而知此者鮮矣

孟瓶菴師曰荀子云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不肖而

不敬則是狎虎也漢書張霸云人生一世當畏敬於人若

不善加已直爲受之此語俱可爲保身遠害之準

高忠憲公家訓云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

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面立崖岸曲護其

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

退菴隨筆 卷十一 圭

不測之變多由於此 又云捉人打人最是險事未必便

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

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

自有公論何苦自陷危險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

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顧涇陽曰吳康齋每言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覺之惕然

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

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

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

沈龍江嘗言仕宦居家被人侵侮固亦常有之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田中一穗者雖足快意爲人可知矣

余最愛晚唐詩僧寒山句云我見瞞人漢如藍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見被人瞞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生還自有此卽喫虧之說也吾鄉林文安公漸臨終時子孫請遺令公曰學喫虧而已三代五尙書家門鼎盛有以哉

呂榮公嘗言恩怨分明此非有道者之言是也怨固不可退菴隨筆

卷十一

去

分明恩上亦不必分明如人有恩於我分數到那裏我報他亦止到那裏便是無情如我有恩於人亦論分數責報豈不大差且使有恩於我者却非好人我必說出要報他倘我有權勢他竟倚以作威虐將若之何此皆分明二字之弊也

薛文清瑄曰鄭端簡家法甚嚴遺訓倡優不許入門違者以不孝論屏諸家譜之外孫簡肅家誠亦嚴諸子析箸後每夕各出盤蔬榼酒共飲之飲罷必分題賦詩以爲兄弟日親則妻妾之言不得而間蓋各具苦心者矣

韓澗泉流日記云臯子止言常者處家之道惟至誠者能之嚴者治家之法不溺於愛者能之若己媚嫉賢能而欲妻不如持祿嗜進而欲子不貪難矣司馬防諸子雖冠不命坐不敢坐不問不敢言庶幾乎威如也會子不欺其子懼教之不信庶幾乎有孚也

今世所傳家訓自黎明卽起至庶乎近焉凡五百一十字語皆質實可守末段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二語尤爲簡要此國初朱用純所作或誤以爲朱文公且混入本集者也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前明貢生殉節退菴隨筆

卷十一

去

死用純痛之取王哀攀柏事自號柏廬其學以主敬爲程著有愧訥集臨終顧其徒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語亦精諦

居家妙訣無過一忍字所謂百忍堂中有太和也古人格言如杜牧之詩忍過事堪喜呂居仁官箴引誤作杜詩司空表聖詩忍事敵災星皆是渡世慈航陳白沙有忍字讚云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鶴林玉露云居家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袁君載采世範云一家中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退菴隨筆

卷十一

六

侯朝宗方城曰有言萬孝子割股愈其母之疾者或曰是宜旌或曰否著在會典按全州孝子唐儼割其右臂肉啖父事與此相類姚太史涑論曰昔鄆人之對謂毀傷滅絕蠹政妨義不可以訓後世夫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人之訓也但用非其所雖拔一毛猶懼其毀且傷也如出於至誠發以忠孝則肝腦可塗腰領可斷而況於一股哉昔者周公以身祈武王也兄弟君臣之間苟可以延武王之命死且為之而況其餘乎信如周公之願而死也則滅絕其身不特毀傷之慘而已將以滅絕之罪加之乎推此義也

如唐生者固君子所許也嗚呼姚氏之論至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大理寺少卿劉天成上言請嚴禁浮費其中一段云臣每見民間冠昏喪祭爭相誇鬪不惜輾轉稱貸至營造華屋絢耀衣冠以及歲時伏臘觴酒豆肉並一切器具務求豐美更有好為淫祀求神賽願祈福禳災兼以縱容婦女入寺燒香設齋拜會至於大小生日動輒延賓三朝彌月競相趨賀茶坊酒肆引類沈酣古寺荒祠呼羣聚賭不經之費難以枚舉至京師為萬國衣冠之會屬在縉紳自應章身有度乃至優人隸卒僭肆豪華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九

胥吏工商妄誇錦繡園館茶樓一日動耗數日之需浪子酒徒一人每兼數人之用甚至齊民婦女珠翠盈頭奴婢綾羅徧體緞履朝鞞僅供奔走之物狐裘貂帽亦隸愚賤之身此其種種奢侈迴出常經試思造物生財祇有此數既不能食時用禮量人為出勢必漸消漸竭或流入匪徒作奸犯科伊於胡底云云所言皆切中時弊竊謂轉移風化必自士大夫始矣

董文恪邦達

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以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則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

罰則貴者輕而富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已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而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已者必損人凡事皆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矣

史記貨殖傳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今人之嗜博者豈爲此言所誤乎若但以爲行樂之事則讀抱樸子之書亦可以廢然返也抱樸子自叙云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此言博之流弊可謂深切東坡集記相國寺道人戲語云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云賭錢不輸方有博徒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蓋諳本朝典故者按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顧亭林謂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也

清波雜志載唐杜暹家藏書每卷後自題云清俸買來手

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爲不孝按以嚮爲不孝可也以借爲不孝則褊矣蜀志載許慈與胡潛並爲博士更相克伐謗讟忿爭書籍有無不相通借遂以矜已如彼見譏於世南史載崔慰祖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又載劉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北史載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蘇東坡與秦太虛書稱歧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蓋推己之有餘益人之不足則借書亦斷不可已之事而其功似更大於通財惟在擇其人而借之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不令有污損遺失斯可矣近吾鄉有藏書家臨沒之前親封書櫃各題杜暹語於上以戒其後人而其行狀中亦遂盛述此事若轉以爲美談者豈非褊乎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亦士大夫百行之一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黷汚風雨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此則借書者所宜知也

錢竹汀曰魏華父言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尼者孫長慶

自唐僖宗時為榜書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於火江元叔合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為藏僕竊去市人裂之以藉物其入於安陸張氏者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廬山劉壯輿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中秘而元符中蕩為煙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尤氏遂初堂書寶慶初亦厄於火梁曜北云宇文虛中為人媒孽指家藏圖書為反具罪至族高士談圖書尤多亦見殺士大夫家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多藏圖籍固是美事然聚書之禍不可不知此等故實凡藏書家皆不可不正告之庶巧偷豪奪貪多不已之心亦藉以少戢乎

北史后妃傳齊文宣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為俗弄女婿法戲文宣案馬氏意林載風俗通汝南張妙會杜士家娶婦酒後相戲張妙縛杜氏捶二十又懸足指遂致死酉陽雜俎亦云北朝婚禮以杖打婿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然此猶戲婿也抱樸子疾謬云俗間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黷不可

忍論又云無賴之子白醉耳熱之後結黨合羣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堂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墻穿隙有似抄劫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夫君子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民間行之日久莫知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梁曜北曰僧尼喫素宜然也婦女喫素無識也乃士大夫效之欲作顧歡周彥倫一流人真不可解按佛所居地蔬菜不生故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復益之以二白死烏殘號五淨肉又言淨肉除人蛇象馬驢駒獅子狐猪獼猴十種是佛亦未嘗喫素也昔東魏檄蕭梁文有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曾謬治清淨正中今人喫素之病吾輩惟不恣殺生隨時樽節可矣憶亡友鄭六亭兼才言戒殺放生惟出家無父母宗廟者行之吾儒則有遠庖廚無故不殺七字可守可謂切實至當之言

謝在杭肇湖曰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

置勿論但生動遊戲一旦斃之鼎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食肉已久性有不堪惟當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雞鴨之屬因祭祀宴饗市之可也自奉則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耳

紀文達師嘗言戴遂堂見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禮懺放生週一游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事問何爲今日作好事曰佛誕日也問佛誕日乃作好事餘三百五十九日皆不作好事乎公今日放生是眼見功德不知歲歲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庖廚之所殺足當此數乎巨公猝不知對知客僧叱之曰貴人護法三寶增光窮和尚何敢妄語游僧且行且笑曰紫衣和尚不語故窮和尚不得不語也掉臂竟出一老僧竊嘆曰此闍黎大不曉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聞獅子吼矣昔五臺僧明玉曰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非日念數聲卽爲功德也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非月持數日卽爲功德也燔炙肥甘晨昏饜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肉謂之善人然則苞苴公行簞簋不飭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錢謂之廉吏乎與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浦總憲則曰

此爲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不行得數日持齋則此數日可減殺得數人持齋則此數人可減殺不愈於全不持乎是則見智見仁各明一義矣

家訓比不得講學若日以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喧聒不休未有不格格難入者且須與之提醒格言且須與之暢談因果紀文達師嘗言潁州有老儒林生偶與客談因果事林生曰聖賢之爲善皆無所爲而爲者也有所爲而爲其事雖合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然用以律己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人則斷不可聖人之立教欲人爲善而已其不能爲者則誘掖以成之不肯爲者則驅策以迫之於是乎刑賞生焉能因慕賞而爲善聖人但與其善必不責其爲求賞而然也能因畏刑而爲善聖人亦與其善必不責其爲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賞使之循天理而又責慕賞畏刑之爲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之不善人且無所措手足矣况慕賞避刑既謂之人欲而又激勸以刑賞人且謂聖人實以人欲導民矣蓋天下上

智少而凡民多故聖人之刑賞為中人以下設教佛氏之因果亦為中人以下說法儒釋之宗旨雖殊至其教人為善則意歸一轍先生執董子謀利計功之說以駁佛氏之因果將併聖人之刑賞而駁之乎先生徒見緇流誘人布施謂之行善謂可得福見愚民持齋燒香謂之行善謂可得福不如是者謂之不行善謂必獲罪遂謂佛氏因果適以惑眾而不知佛氏所謂善惡與儒無異所謂善惡之報亦與儒無異也林生意不謂然而無以折之又曰族祖雷陽公言有遇冥吏者問曰命皆前定乎曰然然特窮通壽

退菴隨筆 卷十一

美

天之數若唐小說所稱預知食料乃術士射覆法耳如人瑣記此等事雖大地為架不能度此簿籍矣又問定數可移乎曰可大善則移大惡則移問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無權也問果報何有驗有不驗曰人世善惡論一生禍福亦論一生冥司則善惡兼前生禍福兼後生故若或爽也問果報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遷官尚書遷一級則宰相典史遷一級不過主簿耳同一鑄秩有加級者抵無加級則竟鑄矣故事同而報或異問何不使人先知曰勢不可也先知之則

人事息諸葛武侯為多事唐六臣為知命矣問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則恃無鬼神而人心肆曖昧難知之處將無不為矣先姚安公嘗曰此或雷陽所論託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不過如斯

周櫟園書影中載其先代坦然先生觀宅吉祥相四十則妨嫌於微杜禍於漸外施家政內端女範長幼式訓上下咸宜自謂有益於世道人心不虛也今備錄於左云案頭

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焚却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畧一回想豈不可

退菴隨筆 卷十一

老

懼架上無齊整書

本本精良一完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座上有

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

父遺雷龐眉皓首老僕

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漆氣婦女不垂簾觀

劇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

迴光其後婦女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故甯可使人稱其無

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

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媚妓之前豈不可恥

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

其醜倍於改適不呼優人同坐

呼之別院登場賜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即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

被在行二字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為擊板

誤却多少

擊板接曲去 外無狡童內無老婢 無狡童不惟省己防閑

優人幾希 老婢二十以外尚不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也

防開尤難 紙牌不入手中 近日馬吊盛行士大夫儼然為

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凡桌上即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

妙不測狀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愧殺總之人不耐獨坐

不肯習靜弈棋變為馬吊 不解新令不為酒糾 士人相聚

風日下矣與其馬吊甯奔 肯習醫卜 但能究

何至效青布商備盼 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 此

母淪惡趣予眼見以此嫌疑者不少 肯習醫卜 但能究

知他日不淪於下流饑寒 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 此

一事便是與人為善持齋總是我戒殺我不持齋彼能 僕從

信心何苦必破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 僕從

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 與奴僕為伍此風倡自篋片主人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迨失勢之 凌晨客至僕

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由此 凌晨客至僕

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

詐譎可知甚矣 僕從各隨其姓 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

夜飲之害事也 僕從各隨其姓 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即

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 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

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 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

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 此雖細事然主人

生事不生事 不奴隸疎族窮親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為贍

皆由此而定 不學蘇意 輕嘴薄舌不離幫閑喫

傷元氣 不學蘇意 茶燒香總屬狻猊耳 口角無閨門

事 旁何不說得畧活動些子 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

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目中 凡夢俱可告人 夢中所做所

口頭已有二三分受用處 告人者充至於凡夢皆可以告人

駭心於夢又云畫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有以哉 十二

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 而忽之也 肯為人

宛轉寄家信 不浮沈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

能明佛理却不為邪說所誘 白蓮無為等教其初皆信心

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 肯周濟貧親

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盲燒香者何異 肯周濟貧親

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定官贖却不作佛事不修建庵觀 此

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 肯

為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 眼前事報應顯明

退菴隨筆 卷十一 三

王過陰人諸事 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

反增人不信心 肯看感應篇肯畧畧體認功過格不 書館中小

所行善惡 必數黃豆黑豆其人已有幾分好處 書館中小

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 為迂矣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 不以病試醫

不明小註始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 不以病試醫

經叛道之虞次亦免場中出醜東問西問 不以病試醫

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 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

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 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 有躬送門

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 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 有躬送門

外則以為恥矣待失意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須 受

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令人容易破你勢利心腸 受

人賀分即一篋一絲無微不畱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

處須知其從 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己名 以此類推凡有贈

當賣而來 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己名 以此類推凡有贈

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亦孝子亦韻人如此則能為祖父報德可知
 不戲譁父執貧友既知其為父執又輕之為貧人且有戲譁之不如已友者孝子慈孫必不
 如內聲不聞於外言勿論矣坐定不問新聞省却無限葛藤司閤人回
 卑幼貧賤親串惟恐傷其意司閤人能如此不知費主人如許苦心矣

退菴隨筆 卷十一

辛

退菴隨筆卷十一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二

福州梁章鉅

攝生

昔邢和叔恕嘗言吾曹須愛養精力稍不足則倦所
 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偽不可况臨大事乎
 然則以修己治人為務者不可不先講尊生矣

養生家言以素問上古養真篇為最古所論上古之知道
 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
 能形與神俱而終其天年度百年乃去今人以酒為漿以

退菴隨筆 卷十二

一

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
 時御神務快其心逆其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云云
 可見縱欲戕生古今同慨蓋稟氣之厚薄命數之延促造
 物者主之雖父子不能相假也而疾疢之或消或長體氣
 之或榮或衰則存乎其人譬之樹木樹木之生也斧滅裂與辛苦灌
 溉者各自食其報耳於造物何
 養生自以絕欲為第一義然少壯之年誠難言之且不求
 嗣續即講閉房亦不可為訓吾儒平實之方在節欲而已
 昔董子言治身者以積精為寶身以心為本精積於其本

則血氣相承受而形體無所苦故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王充論衡所言養生之事甚詳如云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

退菴隨筆

卷十二

二

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意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涼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又云欲得長生腹中當清欲得不死腹中無滓

此雜應篇述道書之意林引作欲得長

生腹中清微得不死腹無屎皆平易切實之談

人但知過怒過哀足以害性而不知過喜過樂亦足以傷生淮南子原道訓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漢書東方朔傳曰樂太盛則陽溢哀太盛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故論衡教人忍怒以全陰氣抑喜

以養陽氣顏氏家訓亦云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稍忍即歇語尤切實可守也

呂氏春秋盡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意林引動也形氣亦然關尹子四符亦云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其義尤粹而莊子在宥引廣成子語云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似與呂覽之言相左不知戶樞之動也不移流水之動也不雜皆以專爲功者無勞無搖正所謂其靜也專無異理也若借戶樞爲他楔入流水於汗潦鮮有不蠹不腐者矣呂新吾

退菴隨筆

卷十二

三

言在篋香韞在几香損在爐香燼則可與莊子之旨互相發明矣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三月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三月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三月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三月早臥晚起必待日光按此即天真篇所謂居起有常也無厭於日舊說謂無厭於長日氣不宜惰也愚謂厭字似當讀入聲音不當在日出之後以冬三月必待日光之語證之其義自明矣

唐柳公度年八十九有強力人問其術曰吾平生未嘗以

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按第一語所謂養其
外也第二語則並養其中其義益精矣

劉元城 安世 自言尋常未嘗服藥昔年遷謫時年四十有
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
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
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
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

列仙傳載彭籛之言曰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裏不
如獨臥按俗以素女術出於籛可據此語以闢其妄籛以
退菴隨筆 卷十二 四

存真葆衛為先務所謂四十九妻五十四子者特形容八
百歲之久耳非紀實之言也

鄭處誨明皇雜錄云開元中名醫紀明者吳人觀人顏色
談笑便知疾淺深不待診候劉貢父贈潘貺秀才序云潘
君相有病於未病治已病於無病色喻於目脉喻於指聲
喻於耳三者參用按今之醫者焉能有此術然養生家則
不可不知此理素問所謂治未病也

抱朴子雜應云余撰玉函方百卷分別病名以類相屬約
而易檢籛陌之間顧盼皆藥眾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

方可不用醫惜今不傳

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此古諺也見漢書藝文志今人言不
服藥為中醫即本此謝梅莊 濟世 曰醫良則相庸則匠不
窺二經之奧旨合四家之異同徹五運六氣之理審七表
八裏九道之形稜荅毒於硝磺刀圭利於斧鉞是故學醫
者須秉上智患病者寧得中醫

養生家言散見於諸書中有愈淺而愈適於用者如素問
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又云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
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呂氏春秋云雖富貴
退菴隨筆 卷十二 五

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列仙傳引封衡語云體
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博物志云所食愈
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應璩詩云上
叟前致辭室內姬麤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
致辭夜臥不覆首清異錄云梳頭洗腳長生事臨臥之時
小太平千金方云口中言小心中事少腹中食少自然睡
少依此四少神仙訣了又云寢臥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
鐘磬不懸則不可發聲達生錄云怒後不可便食食後不
可發怒黃庭內經云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

常鍊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也

史記倉公傳云趙章病倉公診其脉曰法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按費補之袁梁溪漫志載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臟腑相得最爲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繫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益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爲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

退菴隨筆

卷十二

六

之間耳後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飢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養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尤不可說尤不可說乃今人有以不食粥爲高者甚可笑也

魏志王朗傳云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回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而比壽南山矣按今諺有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饑與寒卽此意也

黃陶菴曰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

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身狗欲爲深恥他日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以不須學也觀先生語則知學道養生本是一串事但學道者雖養生亦爲學道養者雖學道亦爲養生耳余嘗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讀書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祇坐氣薄耳自

退菴隨筆

卷十二

七

今於喜怒哀樂上理會卽病卽藥不須外求也

又曰宋李昉九河公語錄載叟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叟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常患風痺得稍愈哀宗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余謂此真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可以不病已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余昔在雲間大病四體如炙此心頗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晚汗下如雨病竟痊

張文端英曰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百骸聽其與憂喜煩惱相纏獨守方寸靈府之地製為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沈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闖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八片刻即忙驅逐仍前堅守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雪屬與憂喜相浮沈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不將迎於事前不畱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每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杯以解饑餉清

退菴隨筆

卷十二

八

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又進一境較之昔時急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

張文貞玉書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

為明史總裁時其父湘曉先生九徵貽書戒之曰此非養

身之道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

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

之力以娛道旁耳目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

加一餐焉憶北窗炙輠載姚進道在學中每夜必市兩蒸

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怪問之進道曰某來時

老母戒某曰學中夜間饑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為備某雖未嘗饑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按合此古今二事觀之令人慈孝之心油然而生而尊生之方亦即此可以充其類矣

韓桂船尚書對家居時年逾七十矣每消寒會食必以四字為準曰早日爛日熱日少曾屬余與吳棣華廉訪賦詩紀之憶郎仁寶七修類稿云食爛則易於咀嚼熱則不失香味潔則動其食興少則不致厭厭老年人飲食尤應講此乃知韓語亦有所本也

退菴隨筆

卷十二

九

朱子釋鄉黨謂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蓋日食不須珍品只能精則自然有益於人余所見近人之精於飲食者如孫寄圃節相黃左田尚書鐵皆年登上壽神明不衰左田尚書工治饌素食尤精嘗謂人曰晚年調攝之宜不能盡禁常物使不入而必當堅守寶物使不出寄圃節相最喜其幕客獻壽句云日午齋齋忘客共夜深半臂倩誰披以為不言壽而壽之理已具則皆探本之論也
孟瓶菴師曰近世顯宦多服硫黃或晚而無子冀叶熊徵或內寵既多罔顧鴆毒甚至聰明蓋世之人亦為之覆轍

相尋可爲永鑒諸暨余尙書常服硫黃爲閩臬日吾友鄭孝廉洛英誤從之下體潰爛乞死不得余座主故尙書無錫秦公自服硫黃後治事著書可通夕不睡朝士大夫以爲龍馬精神嘗於酒間語余曰吾五十以前苦臂痛自服食後精神百倍此庚辰年事也後於壬午疾發痛楚不減昌黎所言歸工部苦趣者猶憶八月初旬爲公壽座中皆門生是日演長生殿劇公素精音律別設一席坐僮奴摩手足者五六人云少歇則痛不可忍日惟飲白馬乳數碗洎疾亟假歸至天津遂以殞命近聞陳繩菴鴻臚亦服此

退菴隨筆

卷十二

十

藥躁急異常予於前年見之己面非人色矣己丑年予按試敘州畢郡守楊君天文以仙茅二斤見貽余不敢服楊君亦以二斤遺王君日杏王君喜甚取以浸酒初服甚有效洎辛卯予在成都王君參定邊副將軍幕來則腦鼻及手足心俱發惡瘡矣昔之服食者冀得長生而乃速死今之服食者冀得取樂而乃受苦噫可以返矣今人氣體遠不及古人陰常有餘陽常不足亦消長之運然也故養生家必以補陽爲先務即使陰陽俱虧亦必以補陽爲急蓋陽能生陰陰不能生陽其理亦復如是宋太

醫寶村扁鵲心書云道家以消盡陰翳鍊就純陽方得轉凡成聖霞舉飛升故云陽精若壯千年壽陰氣如強必斃傷爲醫者要知保扶陽氣爲本今人動云我有火病難服熱藥所延之醫半皆趨承附和不言上焦有火卽云中下積熱有畧散扶陽之論者不覺彼此搖頭左右顧盼不待書方而已有不服之意矣夫四百八病大約熱者居多人身之火多亦是自然之理天之六氣火居其二今之庸醫執壯火食氣之說溺于滋陰苦寒之劑不知邪之中人元氣盛則能當之乃以涼藥冰脫反泄元氣是助賊害主也

退菴隨筆

卷十二

十一

凡人飲熱湯及炙煖之物從鄙至髦斷無損人之理故燧人立法食必用火熱之養人時刻不可闕俗醫多用涼劑譬之飲人冷水陰害黎民良可慨矣石藏用嘗言今人稟賦性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其力亦薄於古非倍用之不能取效其說甚有理今人亦有有真方無真藥之論卽如人參肉桂兩種人人俱倚爲救命之金丹而不知真參真桂渺不可得余嘗扈從遼瀋宣撫粵西皆親至其地求一中等合用之參與桂不可得無論他處矣或問旣無真參何

以參價轉貴余曰食之者眾其價焉得不貴價愈貴則作偽者愈多其力焉得不薄乎憶讀趙歐北詩鈔自序云曩聞國史國初以參質高麗定價一兩一筋麗人詭稱明朝不售以九折給價而我國捕獲偷掘參者皆明人以是知麗人之詐起兵征服之迫定鼎中原因售者多其價稍貴然考查悔餘壬辰甲午兩歲俱有謝揆愷功惠參詩一云一兩黃參直五千一云十金直一兩皆康熙五十年後事也乾隆十五年應京兆試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兩六錢易參一錢二十八年因病服參高者三十二換次亦退菴隨筆

卷十二 三

僅二十五換時已苦難買今更增十餘倍矣詩中所云中
人十家產不滿一杯味又云乃因價不訾翻若天勢利但許活富人貧者莫可冀豈不重可嘆哉

閱微草堂筆記云有扶乩乞種子方者判云種子有方併能神效然有方與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慾火尙毒發爲痘十中必瀆其一二况助以熱藥搏結成胎其蘊毒必加數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於夭折之時惜其不壽而不知未生之日已先伏必死之機生如不生何貴乎種此理甚明世多不悟山人志存濟物

不忍以此術欺人也又嘗與劉季箴先生論補劑曰君補虛好用參夫虛證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專有所主以藏府而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榮衛而論參惟至氣分而血分不至焉肝腎虛與陰虛而補以參庸有濟乎豈但無濟亢陽不更煎鑠乎且古方有生參熟參之分今採參者得卽蒸之何處得有生參乎古者參出於上黨秉中央土氣故其性溫厚先入中宮今上黨氣竭惟用遼參秉東方春氣故其性發生上升卽以藥論亦各有運用之權君其審之季箴不以爲然余不知醫錄之待精此事者論定焉

退菴隨筆 卷十二 三

余撫粵西知好多以慎避瘴爲言桂林僚屬亦皆以晚起待日光爲勸然省會人烟稠密有瘴亦輕白香山詩所謂桂林無瘴氣杜少陵詩所謂宜人獨桂林是也聞粵中舊有急脫急著勝於服藥之諺憶廊湛若露赤雅載祛瘴之訣云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時飯近阮芸臺先生過遷江瘴鄉詩亦云非霧非烟山氣半晴半雨雲光風勢或凝或散天時乍暖乍涼行過沙路石路間有草香藥香莫少莫多茶飯勿單勿厚衣裳蓋避瘴之

法不過如此大約早行以畧飲火酒爲宜阮先生不能飲故獨未及此事耳按臨桂龍隱巖之風洞有宋時梅公儀華五瘴說石刻云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棟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神怨民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南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繆乎此覺世之真言視養生家又進一解矣

退菴隨筆

卷十二

古

蘇文忠仇池筆記云余病目昏以熱水洗之張文潛謂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兵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如商鞅之治秦言頗有理按文潛謂目忌點洗者就目眶以內言之也目固不可點若不洗其內而洗其外又何傷坡公之用熱水洗正是古法可於每日晨起行之平時則左右轉睛最好凡轉睛畢須大開眼眶以散其火凡洗眼後須避風片刻以待其乾至治齒亦惟有叩齒之法最便卽所謂勞之也但叩齒畢亦須張口以出火氣耳

蘇沈良方中有治諸目疾法云盛熱湯滿器銅器尤佳以手掬熨眼眼緊閉勿開亦勿以手揉眼但掬湯沃湯冷卽已若有疾一日可三四爲之此法最治赤眼及瞼皆赤予自十八歲因夜書小字病目楚痛凡三十年用此法遂永瘥樞密邵興宗苦目昏用此法踰年後遂能燈下觀細字大約血得溫則榮目全要血養若衝風冒冷歸卽沃之極有益也

退菴隨筆

卷十二

古

王漁洋叢書中有清寤齋心賞編一種載擦兩脰穴及摩湧穴兩條簡易可行其一條云陳書林謂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軍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史同坐余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張問曰何頻數若此余答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早晚兩次余諭之曰有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因暇叩請荷其口授曰某先爲李文定公家婿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臥時坐於牀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脣目視頂提縮穀道手摩兩腎脰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畢卽臥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稟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妙亦與親舊中篤信者言之皆得效又一條云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

從此入日夕間常將兩足更番摩擦一手握指一手摩數百遍覺足心熱即將脚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亦得終不若自擦為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是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臥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覺得力鄭彥和為江東倉曹足弱不能陞辭樞筦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牀一道人授此法而愈

又云蘇文忠公言揚州武官侍真官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瘡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惟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摩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為度又歐陽文忠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颺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搖日七八度行之三日足疾失去

沈明遠作結寓簡云養生家言人晨與索衣侍者誤反衣以進慎勿出聲便接收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矣清晨榮衛流行法當省節言語葆惜和氣人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將躁怒叱罵則所傷多矣故為有喜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而

退菴隨筆

卷十二

去

息怒則所全多矣非實有喜也

高濂遵生八牋中所載逐月調攝之法語多瑣碎惟云秋月宜凍足凍腦冬月宜溫足凍腦此三語必有所授養生家不可不知也

陳啟見字文明祖籍排山以醫起家順治初王師征兩粵貝勒某自衡陽得痢疾過祁陽屬縣令訪名醫令舉文明投劑立愈遂偕赴粵月餘贈五百金以歸文明遇異人傳瘧病二方療治如神每歲製藥盈斗隨症施與今其後嗣猶承之其瘧方用密陀僧一塊炭火煨紅浸童便中凡

退菴隨筆

卷十二

七

七次研末細篩壯年人八分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六七分嬰兒二三分以陳倉米煮稀粥調藥於瘧將發先半時服之立愈其痢方用黃丹六兩飛過晒乾黃蠟六兩煮過去渣杏仁二十枚巴豆二十枚去油搗爛入鍋內同煮和攪取出為丸梧子大每服用三丸紅痢薑湯下白痢甘草湯下烏梅下紅白薑甘草湯下噤口此藥宜於僻靜處焚香息慮以五月五日製之更佳按此方乃方書所不載本草所未及陳氏傳之已數世矣余偶閱祁陽縣志得之亟為錄出以諗知醫者

退菴隨筆卷十三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知兵

昔杜樊川之言曰大儒在位未有不知兵者顧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迂闊諱言軍旅不知軍禮為五禮之一古人學禮不問舍其一不學也兵家成書具在師心自用者非泥古不化者亦非惟在讀者知所取舍而神明於其間而已

古陣法惟諸葛武侯八陣李衛公五花陣為有根五花原

退菴隨筆卷十三

一

於鄉遂之兵八陣原於都鄙之兵鄉遂之兵以十為數起於五都鄙之兵以八為數起於井田之八家世所傳握奇經即因武侯八陣之法推演為圖託之風后唐獨孤及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云云所說皆與握奇經合疑後人即

退菴隨筆卷十二

六

退菴隨筆卷十二

南海曾釗校

因獨孤及此記衍爲此經高似孫子畧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張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蓋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號其實漢志兵家並無此名也

今所傳六韜六卷亦僞書六韜以文武龍虎豹犬爲次與莊子經典釋文所云文武虎豹龍犬之次不合其龍韜陰符篇所言陰符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失利之符長三寸云云蓋不知陰符之義而誤以爲符節之符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二

尤爲鄙陋胡應麟謂其文代陰書等篇爲孫吳尉繚所不屑道不知宋代何以與孫吳諸書同頒之武學也

宋元豐時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及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爲武經七書列在學官然今所傳六韜因莊子金版六弢之語附會成書今所載三畧文義不古斷非圮橋授受之舊李衛公問對前人以爲阮逸所僞撰尉繚子言雖近正然漢志列之兵家者實三十一篇今所傳本止二十四篇似亦非完書我朝康熙年間太原總兵馬見伯疏言武經七書注解互異請選定一部頒行經

部議駁李文貞又奏請令習武者專讀左傳

上云左傳浮夸昔人曾議之四十八年

諭大學士等曰武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雜未必皆合於正所言火攻水戰皆是虛文若依其言之斷無勝理且有符咒占驗風雲等說適足啟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臺灣定蒙古朕料理軍務甚多亦曾親身征討深知用兵之道七書之言豈可全用孟子云仁者無敵又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是王道與其用權謀詐僞無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則不戰而敵兵自敗矣王道二字卽是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極妙兵法從古窮兵黷武皆非美事善戰者皆時至事迫不得已而後用兵也若吳三桂反時江南徽州府屬叛去一縣將軍額楚往征之有人獻策於賊云滿洲兵不能步戰若令人誘至稻田中卽可勝之矣豈知滿洲兵強勇爭先未及稻田已將誘者盡殺之此獻策之人亦爲我兵所殺用武經七書之人皆是此類今於武經七書作何分別出題及論語孟子一並出題之處著九卿定議尋議七書惟孫子吳子司馬法議論近正嗣後每考試用論二篇一出論語孟子一出孫子吳子司馬法從之

孫子一書爲百代談兵之祖葉水心以其人不見於左傳疑其書爲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然史記載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是十三篇確爲武所自著其杜牧所稱孫武書數十萬言者皆出於後人附益也此書注本極夥以魏武注爲最古若應武舉者所誦習之講章則鄙俚淺陋一無足取魏武本知兵其注謀攻篇十則圍之謂操所以倍兵圍下邳而生禽呂布注九變篇城有所不攻謂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云云皆不覺自露所得亦可見其深於是書矣

退菴隨筆

卷十三

四

吳氏六篇與晁氏讀書志合漢志言四十八篇者殆亦知孫子之八十二篇出於後人附益也吳起殺妻求將鬻臂盟母爲人殊不足取然嘗受學於曾子持論頗不詭於正如對魏武侯言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論爲將之道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皆尙有先王節制之遺故終不能廢其書焉

司馬法一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證以史記蓋齊威王諸臣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實非穰苴作也漢志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

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蓋其時去古未遠所言多與周官相出入足當五禮之一與一切權謀術數自別矣

漢志兵形勢家內有尉繚子三十一篇與今所傳五卷二十四篇者數不相合然實一書後來又有所亡佚也其大指在於分本末別賓主明賞罰所言尙爲近正如所云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田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知公嘗笑今之統兵者先馳示諭凡兵所過之地居民務皆閉門不出云云使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五

尉公有知當於空中大笑晁氏讀書志有張載注尉繚子一卷是講學家亦取其書紀文達師云兵令一篇於誅逃之法言之極詳則又非漫無節制高談仁義者矣

紀文達師曰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畧之名見隋志云下邳神人撰相傳出於太公卽圯上老人以授張良者自漢以來言兵法者多以黃石公爲名史志所載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注三卷黃石公陰謀乘斗魁剛行軍秘一卷黃石公神光輔星秘訣一卷又兵法一卷三鑑圖一卷兵書統要一卷大抵皆附會黃老之旨務在沈幾觀變先立於

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惟鄭瑗并觀瑣言稱其剽竊老氏遺意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為之辭非子房受自圮橋之書明甚然光武詔書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剛能制柔之語實出書中所載軍識之文其為漢詔援據此書或為此書剽竊漢詔則無可考至世又傳黃石公素書一卷則的為作注之張商英所偽撰其後序稱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又稱上有秘戒云云皆道家鄙誕之談不足與辨矣

退菴隨筆 卷十三

六

其草本或以為唐末宋初村儒俚學所掇拾按衛公所著兵法世無完書惟通典中畧見大概此或遂因杜氏所有者而附益之於兵家微意時有所得并觀瑣言謂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是也

太白陰經見唐書宋史二志神仙感遇傳言唐李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十卷即此書惟今本止有八卷筌官終一郡其術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穰苴李衛公諸人能有所表見於後世然杜氏通典取通論二家一為李衛公兵法一即此書宜為談兵家所寶貴也

宋一代朝廷修講武備之書今惟存武經總要四十卷晁氏讀書後志稱康定中朝廷恐羣帥昧古今之學命曾公亮丁度等採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畧凡五年書成奏御然仁宗為守成令主武事非其所長公亮等亦但襄佐太平未嫻將畧存此一書姑與史志相參云爾

明代知兵者頗不乏人唐荆川順之之武編前集臚陳指要自將士行陣至器用火藥軍需雜術凡五十四門後集徵述古事自料敵撫士至堅壁摧標凡九十七門史稱荆川於學無所不窺凡兵法弧矢壬奇禽乙皆能究極原委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七

故言之俱有本末何惟聖良臣之陣紀第一卷曰募選東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第二卷曰奇正虛實眾寡卒伍技用第三卷曰陣宜戰令戰機第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戰步戰水戰夜戰山林谷澤之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三類在明代兵家中亦為切實近理者此外則以戚元敬繼光之練兵實紀及紀效新書為最善至今談兵者遵用之練兵實紀作於薊鎮史稱薊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獨南塘在鎮十六年邊備修整薊門晏然繼之者踵其成法又數十年得無事今以練兵實紀所言證其

所行無不符合知非泛撫韜畧常談者比至紀效新書則作於浙東亦皆閱歷有得之言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南塘嘗曰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又曰關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千百人列陣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疑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可謂深明形勢非僅唯囁陳言至其論兵之語曰若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也要依法施行厥後竟以臨陣回顧斬其長子不食其言宜其所向有功矣

退庵隨筆

卷十三

八

戚元敬曰智者師古貴師其意而不泥跡如霍去病張巡岳武穆不用古法然霍所將常選敢深入正兵法所謂霆擊也張使兵識將意將識士心正兵法所謂上下同欲者勝也武穆仁智勇嚴於孫子始計若合符而用兵在先定謀一語可括百八十二家三君如九方甄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進於法矣豈真不習法哉又曰與敵夾水而陣或使人堰水上流佯退誘敵半渡決水淹之唐王破黑闥以此又曰戰乘順風避逆風然或賊謂我不能逆風以戰便當出其不意擊之魏王破赫連昌

張彥澤破契丹皆逆風也又曰索貌類賊帥者縛而匿之戰酣牽過陣前噪呼已獲賊帥賊必驚亂宋屠人漢以此敗華登王世充以此敗李密亦一奇也又曰賊騎持久必饑令軍士以竹筒藏煮豆大陣割棄竹筒狼籍其豆賊馬必低頭戀食爲竹筒所滾立脚不得劉錡畢再遇俱以此破敵又曰賊喜糧草可詐爲糧車誘之內伏壯士以羸兵挽之伏精兵於後賊來掠車壯士突出精兵繼至可以盡殲此法亦可用於舟師賀若敦偽裝餉船以誘侯瑱是也又曰賊喜劫寨可示瑕以誘之積金帛糧米寨

退庵隨筆

卷十三

九

內守以老弱伏精兵於旁交戰佯北賊入寨掠貨其衆必亂伏兵殲之昔魏濟陰王多爲毒酒棄營以誘庫莫奚皆妙於用餌也又曰我軍遇賊葭葦中賊上風縱火我令軍中亦縱火自救蓋自燒營旁草則賊火自不能及李陵禦虜大澤中用此法又曰兵以鼓進以鉦止臨敵令軍中間鉦聲則嚴陣而陽却聲止卽前馳突乘敵不戒可以得志狄青破虜張宏範誤宋師皆用此法戚元敬又曰凡兩軍交戰之際前軍得勝止許尾追奔逐隨敵掩殺其有賊棄輜重牲畜以及洞寨之中倉庫米料

財貨子女之類一概不許瞻顧一恐縱敵遠颺收拾散卒仍成劫敵尤恐彼此錯亂隊伍賊或反戈但只管追殺另差餘兵沿途檢獲俟營立定後分上中下功分賞得物隱匿者按軍法重處有出首者其物即賞此人

呂新吾曰兵以死使人者也用衆怒用義怒用恩怒衆怒者讐在萬姓也湯武之師是已義怒者以直攻曲也三軍縞素是已恩怒者感激思奮也李牧犒三軍吳起同甘苦是已此三者用人之心可以死人之身非是皆強驅之也猛虎在前利刃在後以死驅死不戰安之然而取勝者幸

退菴隨筆 卷十三

十

也敗與潰者蓋十九矣

又曰寓兵於農三代聖王行之甚好家家知耕人人知戰無論即戎亦可弭盜且說用兵亦纔用農十分之一耳天下所以享兵農未分之利春秋以後諸侯日尋干戈農胥變而為兵舍穡不事則吾國貧因糧於敵則他國貧與其農胥變而為兵也則又不如兵農分矣

古今著名幾部兵書將兵者尙不能盡讀何況其餘然兵書之外亦有片語單詞實可括韜鈴之要者則儒將所宜知也如逸周書大明武解云我師之窮靡人不剛此即背水陣所

由昉又文傳解云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又武稱解云窮寇不格老子元用篇云禍莫大於輕敵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又配天篇云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憺為上謂不貪土地刑人財寶呂氏春秋論威篇亦云兵天下之

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懼之也又云凡兵欲急疾捷威欲急疾捷威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國語周語云先生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

退菴隨筆 卷十三

十一

則玩玩則無震戰國策楚策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管子七法篇云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謂與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齊桓救邢衛是也又云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謂雖勝不勝又制分篇云兵不呼傲不苟

聚不妄行不强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謂若周幽之偽

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韓非子難篇云兵陣之間不厭詐偽此與孫子始計篇所云兵者詭道也意同荀子議兵篇云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又云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淮南子

兵畧訓云用兵之道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云也所見非所謀也史記項羽紀云先卽制人後卽爲人所制三國志夏侯惇傳云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又辛毗傳云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唐書狄仁傑傳云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則顛躓之患淺入無虜獲之益員半千傳云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得人之和爲人陣

唐書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耶員半千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

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不謂然云云韓愈與柳中丞書云召募士人必

得豪勇與賊相熟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

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新安程元初嘗言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曹魏曾築讀書

臺藉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

侯採而用之余嘗聞楊時齋宮保

遇春

言軍營中無人不

可用卽如聾者宜給左右使喚可免洩漏軍情啞者宜令

送遞密信可免添造詞語跛者宜令守放礮座可免輕率

却走瞽者宜令伏地聽遠瞽於目者必聰於耳然則廢人尙宜用之矣况士人乎昔岳忠武河北之捷兀朮將北走聽一士人馬首之言而止使此士人早爲岳家軍所收用則痛飲黃龍府真不難矣

王伯厚曰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君不如我陟無以應然古者治軍有軍禮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爲二物矣郭汾陽純忠無私然才具畧短不得臨淮相助恐不能成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功郭李素不相睦及郭爲帥李乃自縛請罪郭謝之曰王室多難豈修私怨遂兩相交契此等處實高人數等所以能立大功也

紀文達師嘗言明陳禹謨撰左氏兵畧取左氏之兵事以次排纂又雜引子史證明之謂之捫蝨談蓋借左傳以談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傳曰梁太祖問翔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紀何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梁祖曰其用兵之法可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陳禹謨疏

進其書乃請敕下該部將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是與北向誦孝經何異乎按古來名將實多精通左氏傳者江表傳稱關公好左氏傳諷誦畧能上口權德輿作渾瑊神道碑謂雅好左氏春秋宋史狄青傳云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范傳云熟此青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儒林何涉傳涉在軍中亦常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聽岳忠武傳云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然則左傳誠可通於兵法特須平時講習而復能神明其意耳

退菴隨筆

卷十三

古

吾鄉李文貞為我朝太平宰相而語錄中所載論軍旅事亦能深切而著明蓋少經兵燹中更患難得之閱歷佐以學問非徒紙上談兵者比也如云孫武子書總是說詐如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類終以火攻實大不仁之事火攻無一存者吾儒兵法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善戰者服上刑至於人算計我却不可以無備須要事事周到漢將自當以趙充國為第一看他幾篇奏疏無一句不靠實立於不敗之地魏相論驕兵貪兵忿兵幾句亦得兵要內有魏相外有

國所以相濟成功也 又云韓文公論招募鄉兵大妙客兵便一戰而潰施將軍平海若不用福建人如何能成事王輔臣反亦是西兵平之此却是用兵扼要處鄉兵之妙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管子所謂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也 又云用兵如下棋然低棋貪殺又要多殺國手只要自己不敗到贏人一著亦是贏何須多管仲用兵何曾殺一人而天下畏之武侯節制之師不曾多殺人司馬懿畏之如虎趙充國金城之役何曾與賊打仗都是國手 又云凡用兵敗後再進鮮不勝者王姚江初遇伏

退菴隨筆

卷十三

古

而敗夜復整兵而往便破贛州用此者多勝 又云王陽明才氣好事起倉卒驅市人而戰若使當風塵時正未可測只是殺遲仲容降賊三百人於宴席却是忍心害理降賊即慮反覆穢却渠魁足矣某嘗問施靖海以處置降兵之法渠謂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編入吾軍伍中可也 又云後世用兵都不能出孫吳之外惟武侯脫去此窠臼管仲伐楚不問僭王之罪而尋摘至小不可考校之事朱子謂是不忍殘民之意樂毅威力本可下齊其不進或亦有此意故文中子許夏侯泰初善發其蘊武侯自比管樂

必當有見武侯節制之師法令嚴明其兵與涓濱之民雜處而居不知是何等調度

王陽明撫贛命下季明德問之知其必立功業人問之曰其觸之不動孫北海承澤極惡陽明學術嘗對李文貞舉陽明與學徒講論其夫人忽鬧出掀其几案拋其書帙曰諸君毋信此老廝誑因校舉其平居奸私事門人竊窺陽明顏色和霽如不聞者久之夫人入陽明徐整書案復理前論若無中間一段事者以為非人情李文貞曰恐即此已足以擒宸濠矣北海為失笑

退庵隨筆

卷十三

六

魏叔子曰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子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殺不能戴屋而避焚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毀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選將之法與選士不同智勇固在所先而漢仗亦須兼顧恭讀雍正十一年

諭曰從來將備之選務須精幹之材雖目不識丁而膽畧豈關文采縱貌非出眾而義勇無礙粗疎蓋整肅部伍委

寄于城矢奔走于疆場甘勤勞於行列類非薄具聰明小有材幹者之所能為而勁健渾樸氣盛力充之神弁所當畧短取長加意造就以儲將才以重武備者也近見各省保舉引見之大小弁員除軍功勞績外大率以明白勤敏才堪辦事注考朕親加簡閱並逐一詢問奏對便給者有之才具明晰者有之而人材雄偉技勇超軼者曾不數見豈明白勤敏即可為將才而才堪辦事即可為武備耶嗣後督提等凡保舉將弁務重弓馬兼選漢仗全材難得實效須收如仍有以軟弱而謬稱熟練以機巧而謬稱通達

退庵隨筆

卷十三

七

濫行保題者是重違朕訓膜視封疆矣恭繹聖謨知古人選將必擇奇龐福艾者非無因矣古人以田獵習武雖一派軍容依然是耀德不觀兵氣象車攻之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又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盡之矣有聞無聲四字最說得肅靜聞遠而聲近聞次第而聲響張聞小而聲大聞安和而聲疾急凡法令之整齊人心之歸向無不曲曲傳出行兵得此意方為王者之師其實有聞無聲萬事皆宜如是矣

今世所傳泝泝百金方十四卷皆兵家言作者自隱其名

曰惠麓酒民或曰是無錫袁宮桂所著宮桂以老諸生終
隱於酒故自號酒民其凡例自言得明人書二種刪併成
之凡分十有四門曰預備曰積貯曰選練曰制器曰清野
曰險要曰方畧曰號令曰禁約曰設防曰拒禦曰營陣曰
水戰曰制勝每門之中又各列其次第條目甚詳王惕甫
謂此書平實簡要坐而言可起而行余獨愛其訓兵六章
字字激切動人有用之文亟別錄於左 訓忠愛云諭爾
衆兵第一要忠愛如何叫做忠愛忠是忠君愛是愛國凡
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親可見君與天地覆載一般

退菴隨筆 卷十三

六

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與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異蜂
蟻尙知君臣何況人類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饑號寒的
父母生身亦多有賣男鬻女的你們日食月糧安享豢養
比天地父母恩更大你再看世間人畊田的完糧做工商
的納稅就是游手游食的也當丁差都是那忠愛的道理
朝廷將百姓點點膏血都破費在汝們身上這是爲何就
髮膚盡捐尙不能圖報萬一奈何口食糧餉只做自己買
賣貪懶偷閒全無報効念頭說起操練便道辛苦一旦有
事又只顧身子不顧國家若此忘恩背義的人鬼神也不

容况國家有事連你身子置在何處試清夜捫心渾身汗
下你們都是有血性漢子只是不提不醒誠時刻提醒一
副忠愛心腸精神自然振發筋骨自然抖擻遇有警報就
是切身痛癢便赴湯蹈火怎肯退轉你看從來忠臣義士
烈烈千古誰人不景慕亦誰人做不來岳忠武王從軍士
起家背刺精忠報國四字你們須切切記著○訓敢戰云
諭爾衆兵你們既發了忠愛念頭切實要敢戰如何叫做
敢戰只是不怕他便是敢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
亂臣賊子若是殺賊便是忠臣義士如何不怕賊只要拚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九

得性命今日汝們安安穩穩受享口糧原說我是拚命殺
賊的好漢及至上陣却便畏縮究其病根只是一個保性
命的念頭不覺手忙脚亂被他一刀砍來反斷送了性命
豈但斷送了一人性命衆人見了不覺慌張連衆人性命
被汝斷送了就走得脫時軍法臨陣退縮者斬那個饒得
汝過豈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况性命是閻王注定的
若是命該死一場傷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漢從百萬
軍中揮戈策馬只是一點不怕死的心腸奮激出來班超
三十六人橫行鄯善諸國謝元八千破苻堅八十萬這是

何等氣魄切須聽著○訓守法云諭爾衆兵你們既要敢戰又要不敢犯法這部律例係朝廷苦心要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來的假如沒有這法殺死人的不償命你這性命留得麼搶奪人的不問罪你這衣服留得麼况在軍中衆軍士性命所關如一人退縮不斬人人效尤被賊趕上豈不送了全軍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斬人人效尤一遇交鋒豈不把全軍性命交付與敵人古大將有軍士取民一菜立斬以徇者這菜值得多少正怕人人效尤既取得菜復取得別樣物件搶奪成風地方不怕賊而怕他反思順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二十

賊做賊細作豈不害了全軍性命昔呂蒙麾下士取民一簞笠泣而斬之這麾下士是呂蒙同鄉蒙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同鄉齊有穰苴請莊賈監軍賈失期苴立斬之這莊賈是齊君幸臣苴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幸臣漢蕭何薦韓信築壇拜將蕭何闖轅門韓信立斬其馬這蕭何是韓信恩主只爲軍法便沒奈何且莫說恩主漢文帝夜至周亞夫營守門者曰只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及天明入營文帝要馳馬主令者曰軍中不馳文帝只得按轡徐行可見這軍令憑他恁人犯不得的我今日與汝們便

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時節便是親兒子也顧不得了只爲上陣時節單看這法來保全汝們性命思之慎之切須記著○訓勤習云諭爾衆兵前教你們敢戰只是不怕須有實實落落不怕人的手段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須是要勤習古人云習慣成自然如何不習又云三日不彈手生荆棘殺得賊時有無限好處古人如岳王原從小卒做起可見這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須是著實勤習又須勤習那臨陣時實實落落殺賊的武藝不要習那花法欺瞞官府臨陣却用不著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二十一

如射箭須學大架射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立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如鳥銃手須要眼看兩照星銃去時不動手不轉頭纔會中圓牌又要遮得身過低頭前進只斫馬脚人脚步步防槍牌向槍遮刀向人砍方妙又如長槍用短法短刀用長法諸如此類總要認定這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貴的勾當決然虛應故事不得官府操演猶有限期須時時刻刻如敵在前眼思夢想定要一日高似一日憑他恁賊怕不殺盡他從來兵法有目習耳習心習手習足習韓蘄王眞背鬼軍五百人朝夕操練

一可當百順昌之捷金兀朮望見旗幟便走岳王每休舍卽令軍士穿重甲學跳濠法所向無敵你們聽著○訓敦睦云論爾衆兵如今你衆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叫做敦睦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間有等刻薄的人談人之短利人之災凡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動輒使性一言不合怒氣相加如此天空地闊世界沒一處安頓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你們今日聚在一處便是前世緣分主將就是父親一般你們長者爲兄幼者爲弟要如親生一般汝不見那中舉中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進士的東西南北各處人一時同榜便叫年兄年弟你們同做營兵與他總是一樣今日各行各坐各衣各食你不顧我我不靠你便不敦睦似覺無妨到那上陣廝殺時節性命只爭呼吸那時得個人來一臂相助不但保全性命更可殺賊立功如此關係甚大不是平日相好安得有此所以勸你們敦厚和睦有無相通患難相救衣食相照顧疾病相扶持小便宜莫討小口舌莫爭有酒同飲有肉同吃手段高似我的敬他學他莫妒忌他手段不如我的愛他教他莫非笑他口口相約心心相念只是回顧那上陣

時一著我性命須索汝救汝性命須索我救安得不如膠似漆况這良心何人不有汝敬他他還敬汝汝愛他他還愛汝這狠心亦何人不有汝罵他他還罵汝汝打他他還打汝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惡人只害了自家平日一團和氣上陣時自然我救汝汝救我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試看劉關張以異姓三人桃園結義便做出許多事業至今關帝英靈人人敬仰你們聽著○訓信義云論爾衆兵你們與人既要敦睦自己做人又要信義天地間只有信義二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裡念的如此口裡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說的如此今日說出這句話終身守著這句話不指東說西不將無作有不一見利害便改頭換面便人人都信得汝過這纔是信如何叫做義守自己道理盡自己職業視君上如父母視同輩如兄弟視國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負心忘恩的事斷不肯爲一切犯名分壞綱常的事斷不肯做這纔是義這樣人平日人都敬服他上官也愛重他遇有事時心腹可相託緩急可相依朝廷也仗賴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無信變詐欺罔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個騙子看待人若不義轉眼負心就是至親骨肉也把做

個沒行止的看待試看古人如晉解揚晉君使傳命於宋楚人拿住他賂以重貨決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靈輒感趙盾一飯之德遇難竭力捍禦得免其死何等有義至今名揚千古你們聽著

李小有金湯十二籌中所言皆切實可守其論軍中以和衆志爲第一義云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諸子獻箭取一而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論之曰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可以安家保國至敵強寇逼同舟遇風誰爲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願相和如兄弟相諭如臂指若有暴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五

橫奸私執拗敗羣之人衆共罰之然後申明必行之法設處必需之材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行必神速事苟有益不必功自己出也言苟可用不必議自我發也首事之人公虛敏斷盡之矣○又論擇賢能云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即得十百千萬人失一人即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爲長昏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執拗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志不奮發力不强健不爲長蓋一面稍疎三面雖

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數萬人之命係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之命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又論選鋒彈壓云軍無選鋒曰北主將宜簡驍勇絕倫之士數千一一皆力扼虎射命中者以爲腹心以防他賊乘機竊發從來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守邠州軍士白晝橫行有不賺輒擊傷市人莫敢誰何此援兵之害中於百姓者也淖齒將楚兵數萬救齊擢滑王之筋懸之梁上竟滅齊國此援兵之害中於主帥者也所以然者客過強主過弱故生死利害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五

反爲客操縱耳強主之道莫先於選鋒凡智可定國力足超羣者簡而別之禮而重之聯爲腹心張爲羽翼主將親自統領內以鎮撫地方外以剿滅盜寇明以震主帥之威潛以杜援兵之害不至客兵勝於主兵若庭而胄巧而甲者譬如羶羊見豕而悅見豺而慄雖有百萬何濟於用哉○又論屯兵外拒云凡遇敵警須於各城外要害處只相去十數里屯兵分營拒守截殺與城中相爲犄角與城下牛馬墻內遊兵相應救要知此兵之屯在於牽綴賊勢使其左顧右慮不敢併力攻城而勝算在我矣故堅守爲上

策輕出爲下策畏避不敢出爲無策

李小有曰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從也必上無疑令斯下無二事徒木之威賢於反汗多矣故信之一字與智仁勇嚴並爲軍中之要務所開緊要七款如左與呂新吾救命書語相出入皆守城者所不可不知也○一守城要心齊一城四面防守之人無分上下貴賤均以性命爲急各爲自家守非爲他人效力也要齊心一體勿懷慳心我飽而人饑勿懷懶心人勞而我逸勿爭利而趨勿懼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勿懷小忿而彼此相爭違者細打一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百至於一堞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觀望退縮躲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斬示衆○一守城要膽壯賊之性命與我一般彼不必皆勇我不必皆怯彼不必皆巧我不必皆拙彼以舍命成功我以貪生取敗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難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見賊扒城便爾膽顛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驚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個個殺死若放開膽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鬪賊安得上是站住者滿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見賊退走一步者登時斬首示衆

○一守城要氣定凡百餘步外賊吶喊衝城或先鋒前哨聲言要攻者必不可動切忌妄發矢石火器既不中敗又損實用嘗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自慌忙亂放鎗礮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以敵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賊離城數十步方齊力攻打賊退後各人急須嚴守自己堞口聽上人頒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失守誤事違者以軍法重處○一守城要脚定每堞各有信地東西南北不得過五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面熱混撒哄人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護東門則西面必鬆他却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晝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耳兵法擅離信地一步者斬如賊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遊兵火速向緊急之方齊力防護惟許梁長巡視往來若過他人一堞斬首示衆○一守城要目專目力不精則緩急失候守堞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敢轉睛放銃發箭則端相賊身下石投木則端相賊腦下鈎刺鎗則端相賊心使鎗斧大棒則端相賊頸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手眼

萬分畱心不可遲緩一刻毫髮之間生死所係任他千轟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凡堞長城長雉長巡視困倦者輪流歇息但有現班打盹怠惰者穿耳示衆○一守城要聲靜城上喧譁則號令不聞心志不一警戒不肅目力不專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話各以喉聲夜間尤要安靜無聲聽賊消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礮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有一些聲息使賊不得掩彼形聲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鈴柝不豎旗號不

退庵隨筆

卷十三

三

許一人喧嚷城上不譁城外有警方可傳報以便策應如攻打被傷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但有隔堞閒話者割耳示衆○一守城要志堅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志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滾下城賊遂登城此曹成之計一人訛言萬人驚走以後守城首嚴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將謠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卽斬首懸高竿示衆
乾隆四十九年

諭軍機大臣會同兵部頒發行軍簡明紀律載在 皇朝通典中凡十條實能簡切明白可使兵丁人人知曉者謹錄如左凡有領兵之責者皆當念茲在茲也○一兵丁隨征剿賊俱應奮勇直前其見賊退走者不過各惜身命心懷畏怯試思臨陣退走律應斬首示衆若能殺賊立功必蒙陞賞卽或陣亡 國家自有卹典子孫俱得邀恩兵丁等與其臨陣畏蕙難逃 國法何如爭先殺賊奮不顧身况勇往向前未必卽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該管將備等平時將此諄切告誡務令兵丁等咸知大義臨

退庵隨筆

卷十三

三

陣時自必勇氣百倍可期殺賊立功○一鳥鎗弓箭最爲行軍利器若兵丁等臨陣時尙未見賊遠將鎗箭施放及至交戰火藥箭枝俱已用完無以禦敵卽同束手待斃關係甚重凡領兵將備平日務須時加講習令兵丁於臨陣遇賊鎗箭可及之處不先不後一齊施放庶鎗箭隨聲應手皆獲實用○一行軍攜帶軍裝火藥俱應在帳房收貯毋令潮濕卽或途中遇雨亦須嚴密遮護庶遇賊緩急可用凡帶兵將備等須嚴加曉諭毋致潮濕或須烘烤以致臨時貽誤至弓箭槍刀等項平時尤須修整堅利不得廢

弛○一臨陣對敵倘遇將領受傷隨從兵丁更當奮勇直前竭力救護若兵丁不顧將各惜身命觀望退阻最爲惡習亟應申明軍紀俾衆知悉凡有將領受傷兵丁不即時救護竟至潰散脫逃者立即查明按名處斬其能奮勇保護者立即議功優賞以示鼓勵該將備等平日尤當愛恤士卒臨時賞罰公平庶兵將同心合力所向無敵○一兵丁對敵乘勝追趕刻不容遲若兵丁等有貪搶賊人遺棄財物以致賊衆逃遁貽誤不小該將備等於領兵臨陣時務須通行曉諭違者立即依律治罪庶兵丁等各知做畏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一營卡最關緊要凡領兵將備等務須嚴飭坐卡兵丁輪班防守留心偵探毋得怠惰偷安即探察有事只須選派明幹一二人密行飛稟餘仍嚴整坐守毋許輕動無事時不許高聲叫喊致亂營規違者俱照軍法處治○一兵丁遇有調撥自當恪守軍令即時遊行如敢騷擾地方欺壓良民蹂躪田禾搶掠財物等事即應按律從重治罪該管將備等平日教誡臨時又當嚴行約束無許違犯○一兵丁奮勇殺賊應予獎賞但恐兵丁等希圖冒功任意朦混不可不預爲防範凡軍法將他人戰功冒爲己功及謊

稱實在効力將無作有以輕報重者斬該管將備等應隨時曉諭親自稽查俾立功者得賞冒功者治罪以期核實○一行軍馬駝最宜愛惜凡兵丁等牧防須揀擇水草昂臆須按照時候遇有疲乏加意調養夜間尤宜小心看守偶有遺失須立時尋獲至所挖井泉不許污穢飲馬各挨次序毋許爭先以致壅塞如有違犯立即重懲不貸○一割營後巡邏防守毋得疎懈夜間不許無故行走帳房內更要小心火燭遇有警報靜聽將令不得輕舉妄動若奉有密令須各自遵守毋得私相漏洩該領兵將備等尤宜

退菴隨筆 卷十三

三

申明號令隨時曉諭不得疎懈

退菴隨筆卷十三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四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讀經一

治經者不拘漢學宋學總以有益身心有裨實用為主否則無論漢學無益即宋學亦屬空談說經者亦期於古聖賢立言之旨愈闡而愈明方於學者有益乃今之墨守漢學者往往愈引而愈晦抱殘守闕遠證冥搜每一編成幾於秦延君之釋堯典二字二十萬言漢博士之書驢券三紙尙未見驢字吾友謝退谷所謂誦記雖得探討雖勤而

退菴隨筆卷十四

一

一遇事全無識見一舉念只想要錢不亦重可歎哉

紀文達師曰漢儒說經以訓詁專門宋儒說經以義理相尙似漢學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遠焚寶筏於是攻宋儒者又紛紛而起故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叙有曰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也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也特不平宋儒之詆漢儒而已章蘇州詩曰水性自云靜石中亦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此之謂矣平心而論王弼始變

舊說爲宋學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經詞義明顯宋儒所爭

祇今文古文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弗議至尙書三禮

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

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

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尙心悟研索易深漢儒過於信

傳宋儒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惟漢儒之學非讀

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誠有

不盡饜人心者是嗤點之所自來也

鄭康成之說經也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四尺四寸孝

退菴隨筆卷十四

二

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班孟堅之志

菽文也曰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

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古人於簡編

之式不憚詳識如此讀經者可以鹵莽從事哉

程伊川先生教人學易先看王弼注今人先橫高談理數

祖尙虛無八字於胸中遂剗爲主輔嗣以老莊注易之說

不知輔嗣注易又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

橫渠張子之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近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

下為基皆老子之言也宋大儒且如此矣而范甯乃獨詆輔嗣為罪深桀紂豈不過哉

易有鄭康成注梁陳間本與王輔嗣注同列於國學至隋代王注盛行而鄭學始微然新唐書著錄尚有十卷故李

資州鼎祥集解多引之至崇文總目惟載一卷則散佚於

南北宋之間矣鄭氏初從第五元受京氏易又從馬融受費氏易其學出入于兩家而費義居多實為傳易之正脈齊陸澄與王儉書曰王弼注易元學之所宗今若崇儒鄭注不可廢可謂篤論平心而斷漢易之弊在于推測機祥

退菴隨筆 卷十四 三

至其象數之學則去古未遠授受具有端緒故王輔嗣不取漢易而解七日來復不能不仍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亦不取漢易而解羝羊觸藩亦不能不仍用互兌之義自王伯厚搜輯成書近時惠定宇棟又加考訂而漢易之一綫藉以僅存不可謂無功於經學矣

今之讀易者但先就程朱傳義上字字用心體會再參以李資州集解足矣蘇齋師嘗云予於治易頗不勸人言漢學更不喜人專治荀虞之學而獨以李氏集解為足寶李氏所集三十餘家自孟喜以下大抵多漢學即荀虞亦在

其中也然有並存而無偏阿足資後學之詳擇而已紀文達師亦云李氏集解自序謂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王學既盛漢學遂亡千百年後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惟賴此書之存而已

易是為百姓日用而作非為一二上智密傳微妙也是為明是非決疑惑而作非為識緯機祥欲使民前知也一一皆切於事即一一皆可推以理果能順性命之理即可通神明之德故朱子本義象數宗邵道理遵程不復自立說惟斷為占筮而作提出此意覺一部易經字字活動此朱

退菴隨筆 卷十四 四

子所以亦自得意以為天牖其衷也程子易傳用王輔嗣本而本義則用呂東萊所定古本自宋董楷作周易傳義附錄始合程朱傳義為一書而采二子之遺說附錄其下意在理數兼通惟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書散附程傳之後明永樂中纂周易大全亦仍其誤鄉塾之士至不復知有古經故

御纂周易折中經傳分編一從古本紀文達師云易之大旨在即陰陽往來剛柔進退明治亂之倚伏君子小人之消長以示人事之宜非但占驗機祥

漸失其本卽推奇偶者言天而不言人闡義理者言心而不言事聖人豈爲是無用之空言乎自說易者門戶交爭務求相勝主數者使魏伯陽陳搏之說竄而相雜而易入於道家主理者使王宗傳楊簡之說溢而旁出而易入於釋氏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爐火導引樂律星歷以及六壬禽遁風角之屬皆可援易以爲說卽皆可援之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字而三百八十四爻亦皆以吉凶悔吝爲言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易之別傳而非易之本旨也

退菴隨筆

卷十四

五

周易經文不多而孔子至於韋編三絕後人多不得其解惟李文貞以爲改削十翼最爲近理蓋古人用刀筆須改者則以刀削之孔子蓋有所見而筆之於策矣移時而削之筆削旣多歲月如此則韋帶侵削磨損故至三絕今人著書一筆寫成更無改訂不知於聖人何如也

宋晁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集解或以語楊中立楊問其故其人曰以其集衆說楊笑曰是集衆說不好者按此二說皆有偏要以先看王氏注及朱子本義爲正則李氏集解亦未嘗不好也

紀文達師曰世傳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河圖作黑白圈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國論語注何晏集解所引稱河圖卽八卦是孔氏之門本無此五十五點之圖矣陳搏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旣謂之書當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與河圖相同是宜稱洛圖不得稱書又何以別之曰書乎劉歆班固並稱洛書有文孔穎達尙書正義並詳載其字數足見由漢至唐並無黑白點之偽圖今術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於易緯乾鑿度卽漢志所謂太乙家當時亦不稱爲洛書也

退菴隨筆

卷十四

六

虎坊雜記云邵子方圓諸圖易外別傳以之詁易非也其方圓自太極兩儀遞加至六十四卦按之易文不合繫傳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止不言生六十四卦也蓋聖人畫卦之初有會乎渾然一氣者太極也然一氣之運仍二氣之分於是畫爲奇偶是太極生兩儀也夫天地間不過一奇一偶而已由此生之皆奇偶之積耳於是奇偶互加而生四象再加而成八卦矣不言六十四卦者此是因而重之非由遞加也然則此節言聖人畫八卦之次序如此非以太極兩儀泛指天

地也若泛指天地是天地生天地陰陽生陰陽矣且如方圖逐爻遞加至六十四是又大奇偶生小奇偶矣卦畫有奇偶而無大小何至如是之破碎乎

又曰嘗與崔崧樓論易謂先天後天之說可刪也既以先天屬伏羲後天屬文王若斯大義孔子胡不一言之崔大悟或疑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二節作何解曰此言八卦相錯八卦之方位耳非言先後天也然則邵子之圖皆非乎曰其源出於易離之則兩美合之則兩傷也易以上

說尚書者如劉子政記酒誥召誥脫簡僅三而後儒乃動

退菴隨筆 卷十四 七

稱數十班孟堅牽洪範於洛書而後儒乃併及河圖已屬輻輳支離然尙未有敢於刪定經文者自今古文之辨興後儒之言愈繁其氣亦愈悍惟朱竹垞謂古文尙書久煩於學官雖多綴輯逸經成文而大義無乖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李文貞謂古文道理精確處聖人不能易若漢儒能爲此卽謂之經可也近人荷撫一二可疑之端輒肆談議至虞廷十六字亦闢之所謂信道不篤也紀文達師亦曰古文行世已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近蘇齋師又曰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神於國家有資於學

者且如大戴記之有漢昭冠辭小戴記之言魯未弑君不聞有力攻戴記之非經者況如六府三事九功九敘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傳此而敢妄議之卽其人自外於生成也必矣自列於小人之尤也審矣阮芸臺先生曰古文尙書東晉後漸爲世所誦習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今書作從繩此兩引皆作受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

退菴隨筆 卷十四 八

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矣合數先生之言斷之世之必刪去古文而專用今文者果心安而理得乎大禹謨之文最賅洽者無如六府三事一節最精深者無如危微精一一節而疑古文者必謂其襲用春秋文七年傳引夏書語及荀子解蔽篇者此卽前入所謂以枝葉爲根本者也蔡傳釋危微精一語皆本朱子中庸序朱子固

疑古文者而於此十六字獨闡發深至不但朱子也蘇氏書傳於此節推衍至三百餘言皆與朱子同則在北宋時矣又不但蘇氏也楊倞注荀子解蔽篇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則唐人之語矣夫荀子周人也豈知後世有以道教之經目爲道經者哉

古文尙書自晉後諸儒以迄北宋皆無異說自吳才老作書禪傳始稍加摺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僞然言性言心言學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古文自陳振孫尙書說始其分編今古文

退庵隨筆

卷十四

九

自趙孟頫書古文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吳澄書纂言始雖其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其實全書四卷以外並無釋古文一字朱竹垞以爲權詞者是也此後則陸奎勳之今文尙書說王心敬之尙書質疑以逮近人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等亦復陳陳相因竟似繼尼山刪定而起者則吳草廬實階之厲耳

尙書蔡傳自序稱朱子屬作書傳又稱經朱子點定是其淵源本正惟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苞舒等已紛紛交攻其誤陳櫟董鼎金履祥皆篤信朱子之學

者而陳氏之書傳折衷董氏之書傳纂注金氏之尙書表注又斷斷有辭明洪武中至特修書傳會選以刊正之則其書實不無可議惟其疏通證明之處較爲簡易大體自醇故元代與古注疏並立學官而人舍注疏肆此書明初與夏僕解並立學官而人亦置夏解肆此書自胡廣修書傳大全遂專主蔡傳著之功令我朝康熙間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仍以蔡傳居前而以衆說參稽其得失至爲平允矣

退庵隨筆

卷十四

十

者禹貢之山川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至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嘵嘵然圖書同異之是辨而經義愈不能明惟北宋胡瑗洪範口義所發明最爲篤實至我朝胡朏明涓之洪範正論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洪範爲體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益彰而於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實能一掃而廓清之若吾鄉黃忠端道周之洪範明義以八政配卦爻以圖書配歷數徒沿皇極經世之餘波曼衍而不可究詰非解經之正軌也

宋以來注禹貢者言人人殊大抵禹跡在中原而論者率在南渡之後宜多牴牾不合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傅寅之禹貢說斷原書皆已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僅得綴輯成編至本朝朱長孺鶴齡撰禹貢長箋蒼萃古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實遠勝宋元諸家注本而精核典瞻尙不及胡朏明之禹貢錐指蓋說禹貢者勢如亂絲胡書出而摧陷廓除始有條理可案厥後徐位山文靖又撰禹貢會箋蓋位山生朏明之後因朏明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錐指益為精密亦繼事者易為功耳

退菴隨筆 卷十四

十一

魏叔子云禹貢記治水而治水本為敷土故首句曰禹敷土言治水之本意次句隨山刊木言治水之功用三句奠高山大川言治水之成效一節只三句包絡通篇而語簡意明又並不一水字中段忽著祇台德先二句是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之德為能治水而有成之本此後成服制貢錫土建官安內攘外皆天子之事至於聲教訖四海此時竟不覺上有舜在乃終之曰告厥成功可見以前大事一一皆稟命於舜舜知人之明任人之專禹無成代終不敢專制之義盡見于此矣

朱竹垞云謂書序作於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及程明道諸儒也謂歷代史官轉相受授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蔡傳因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以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故司馬公據以作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以證

退菴隨筆 卷十四

十二

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殆即周官外史之職所謂達書名於四方者歟向書大傳舊題漢伏勝撰鄭康成注據鄭序文則為伏生之遺說而張生歐陽生等錄成之者其文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大抵如易乾鑿度春秋繁露與尚書本義在離合之間而因經屬旨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字之徒所說古訓舊典往往而在則亦讀經者所當研究之書矣直齋書錄解題言此書印板初闕是在宋世已無

完本近人編輯有孫晴川之駮孔叢伯廣林盧雅雨見曾

孫盧二本皆多舛誤孔本稍善近陳恭甫壽祺始撰成定

本八卷較之孫盧孔三本獨為完備以上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

訓傳三十卷但稱毛公而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

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長字不從草隋書經籍志始稱毛萇

傳然鄭康成詩譜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

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亦

云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為大毛

退菴隨筆 卷十四

三

公萇為小毛公然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鄭氏後漢人

陸氏三國吳人淵源既近所言自可據依隋志殊誤而流

俗沿襲莫之能更朱竹垞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

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

主調停尤為於古無據矣

十三經注疏以詩毛傳鄭箋孔疏為冠包羅古義融貫羣

言他部莫能及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者六藝論云

此論久佚今據正義所引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蓋如今人之籤記積而成帙故

謂之箋自鄭箋行齊魯韓三家遂廢然毛鄭義亦時有異

同當時王肅王基孫毓陳統之徒或申毛以難鄭或又申

鄭以駁毛袒分左右垂數百年唐貞觀中因鄭箋為正

義乃論歸一定終唐之世無復歧趨至宋鄭漁仲恃其才

辨始發難端南渡諸儒遂以掊擊毛鄭為能事明胡廣等

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之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

遂亡然朱子從鄭漁仲之說不過不用小序耳至于詩中

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

箋自傳箋紛然佐鬪遂併毛鄭而棄之則非惟不知毛鄭

退菴隨筆 卷十四

四

為何語殆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為何語矣

朱子作詩集傳曾兩易稿凡呂東萊讀詩記所稱朱氏曰

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漁仲說今本卷首

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者尚無一語斥小序其注孟子以

柏舟為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為刺學校之廢皆

仍用小序後因東萊太尊小序遂激而盡變其說自是以

後說詩者攻序宗序遂兩家角立而不能偏廢自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以朱傳居先而仍附錄序說允為持千古之平使朱子復生亦當心折也

詩序之作自元明以至今日為說經家第一爭詬之端以大序為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康成詩譜也以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為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為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唐成伯璵之毛詩指說也以為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之放齋詩說也以為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為國史舊文大序為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為

退菴隨筆 卷十四

五

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鄭樵所作詩辨妄出周孚即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于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子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于詩序反覆攻詰至數千言平心而論必以為作自子夏則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不應預入子夏口中以為作自毛公則鄭風出其東門說本即召南羔羊曹風鳴鳩衛風君子偕老傳

意序意皆不相符不應毛公自相違戾其說以為作自衛宏則毛詩出於西漢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二家皆有序毛詩豈宜無序而必俟至東漢之世出之衛宏之手乎陳啟源毛詩稽古篇謂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用魚麗序班固東都賦德廣所及用漢廣序此尚是漢人文字若孟子答咸邱蒙語全用北山序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云云似可為詩序在孟子前之確證然又安知非作詩序者採用孟子之語乎故惟 四庫提要定首二語為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為毛

退菴隨筆 卷十四

六

萇以後弟子所附錄最為精當也孔子刪詩之說起於司馬子長斷不足信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朱子亦謂當時史官編次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葉適亦謂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近朱竹垞之論尤詳如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同為樂師所教之樂儀何以必刪之使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射以騶虞狸首采芣采蘋為節何以必刪狸首使大夫士有節諸侯無節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

官大射儀亦歌鹿鳴管新宮何以必刪新宮使歌有詩而
管無詩商頌十二篇爲先世所校以祀其先祖者何以必
刪其七而止存其五所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禮義者
莫過于此何以既善其義而復刪其詞且謂歐陽子篇刪
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之言亦不足信蓋詩之逸也非
孔子刪之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口誦者偶有遺忘也
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一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或比而
齊之也一則樂師矇叟只記其音節而亡其辭如賈公之
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

退庵隨筆

卷十四

七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也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今以太
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掌輒取其篇章字句而刪去之非
變禮易樂而何衰周之際禮壞樂亡孔子方考求之不遑
而甘自取不從之罪哉
近代注毛詩者以乾隆間常熟顧鎮之虞東學詩十二卷
爲最善大抵以講學諸家尊朱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
申小序而疑朱傳故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
數十家而歐陽公及蘇子由呂東萊嚴坦叔四家之說爲
多其某義本之某人必於句下注其所出又朱傳多闡明

義理而是編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亦一一考證詳明蓋
能持漢學宋學之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爲無裨惜坊
間未見刻本所當急謀重梓以廣其傳者也

吾鄉何元子楷撰毛詩世本古義依時代爲次始于夏少
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爲首終于周敬王之
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 四庫提要譏其大惑不解又
稱其典據精確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
一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齊木
難片片皆爲珍物故百餘年來人人嗜點其書而究不能

退庵隨筆

卷十四

六

廢其書同時永福黃文煥作詩經考八卷分爲六門一世
系二畿甸三人物四天時五兵農禮樂六動植仍以經文
篇第爲序包孕繁富旁涉曼衍其意欲與何元子抗衡一
時而分量未之逮也何書原刻板久燬藏書家以爲奇貨
近則吾鄉及浙中皆有重刊本不難家有其書矣
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而證以詩句實後世詩話之權
輿惟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別有內傳四卷見漢志則
其亡久矣書中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孟堅稱三
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卽指此然繭絲

卵雛之喻董江都取之為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孟堅取之為白虎通精理名言未始非六經之羽翼惟今本非唐宋之舊書中未引詩詞者凡二十八處又文選注所引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十餘家及漢臯二女事漢書王吉傳注引曾子喪妻事又曾慥類說卷三十八引東郭先生知宋將亡事又閔子騫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語又顏回望見一疋練事又孔子謂君子有三憂語又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小人之行也云云凡五條皆今本所無則闕文脫簡均所不免汲古閣本尤多所竄改近

退菴隨筆

卷十四

九

新安周霽原

廷

有校注本多所訂正可讀也

以上

三禮之書浩如煙海承學者未必一一皆能儲藏更未必一一皆能涉獵而欲求擇精語詳之一書則當恭讀

欽定三禮義疏義疏采掇羣言分為七例一曰正義直詰經義確然無疑者也二曰辨正後儒駁正至當不易者也三曰通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互相發明者也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者也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者也六曰存義名物象數

久遠無傳難得其真或創立一說雖未即愜人心而不得不存之以資考辨者也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職而論之者也三禮皆同此例包羅繁富選擇精嚴千百年來禮學悉貫其中矣

朱子因王安石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以為棄經任傳遺本宗末特撰儀禮經傳通解以存先聖之遺制其書未完而沒喪祭二門黃勉齋幹及楊信齋復續成之編纂不出一手分合移易之處尙未能一一貫通至我朝江慎修永仿其例撰禮經綱目一書參考羣經洞悉條理實足終朱

退菴隨筆

卷十四

三

子未竟之緒視胡文炳輩但博篤信朱子之名不問其已定未定之說無不曲為袒護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金匱秦文恭公因崑山徐氏讀禮通考惟詳喪葬一門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禮之目古經散亡鮮能尋端竟委乃仿徐氏體例網羅眾說成五禮通考一書元元本本歷朝之制皆備焉亦學禮者所不可少之書矣

吾鄉林樾亭先生撰三禮陳數求義三十卷曰天時曰地域曰田賦曰財用曰職官曰學校曰明堂曰廟祧曰祭序曰祭儀曰郊社曰羣祀曰巡狩曰師田曰朝覲曰饗燕曰

飲射曰冠昏曰宗法曰喪服凡四曰喪紀凡四曰宮室曰

寘服自序謂專取三禮本文反復尋繹以彼此前後相參

證其三禮所無乃取證于諸經諸經所無乃取證于秦漢

間人言之近古者於是疑者釋而窒者通輒抒所見著爲

論辨雖於儒先舊訓多所違異不敢避也按是書初脫稿

時余已粗讀一過融會諸說歸於以經解經實有渙然冰

釋怡然理解之趣今梓行已久而世鮮稱之者同里陳恭

甫乃深不滿是書阮芸臺先生輯刻 皇清經解遂置之

不錄殆因其多駁馬鄭與漢學不相入亦門戶之見耳平

退庵隨筆 卷十四 三

心而論此書實有心得非陳恭甫輩所能爲也

紀文達師曰古稱議禮如聚訟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雖

欲聚訟而不能禮記則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

無所庸其聚訟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周禮上自

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故真偽之辨紛如惟張

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鄭漁仲通志引周處之言曰周公之周禮亦猶唐之顯慶

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

行故僅述大畧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

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

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其說義近而未盡也夫周事

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沿革損

益不知凡幾其人不必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

之其書遂雜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年而一修修則

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迹無

可稽尋遂統以爲周公之舊耳使以爲劉歆僞作則何必

闕其一官以待千金之購且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

皆不見於周禮儀禮本七畧所收禮記亦劉向所錄而儀

禮聘禮所載與掌客之文不同大射禮侯數侯制與司射

之文不同禮記雜記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

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使周禮果出歆手又何

難牽合其文使相證驗乎

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葉秀發時遂以爲周禮之累

且謂漢武不信周禮由此一篇按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

秦無廬鄭封于宣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然南

齊書載雍州盜發楚王家得竹簡書王僧虔識爲科斗書

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百工爲九經之一

退庵隨筆 卷十四 三

共工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為大事存之亦可窺見

古制自鄭賈以外唐之杜牧之宋之王荆公陳用之祥道

林綱山亦之林虜齋希逸皆有注解惟我朝江慎修所

釋核蓋融會鄭注參以新說實有神解能傳古人制度之

精非僅供初學之省覽而已

自臨川俞庭椿作周禮復古編謂冬官實不曾亡五官所

屬皆六十不應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未免鑿空臆

斷厥後葉秀發邱鈞磯葵王次點興之吳草廬澄陳君復

友仁柯喬可尚遷皆沿其謬至庭椿謂天官世婦與春官

退菴隨筆卷一四 三

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為一官復出當省并之其謬

尤甚二世婦二環人職掌各殊天官世婦為王之後宮故

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為王之宮

官故每宮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

二人奚十六人鄭注以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為證庭

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為婦人也司馬之環

人與秋官之環人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為數亦迥殊

庭椿束書不觀而漫為此說欺人乎抑自欺乎

說周禮者以鄭注賈疏為專門有宋周張程朱諸儒自度

徵實之學必不能出漢唐上故雖盛稱周禮而皆無箋注

之專書明王平仲志長作周禮注疏刪翼於鄭賈之繁文

多所刊削故謂之刪又雜引諸家之說以明其義故謂之

翼可為鄉塾之讀本然多采宋以後說浮文妨要蓋所不

免故惠定宇有村師之譏吾鄉李邦卿光坡之周禮述注

頗與相仿若方靈臯之周官集注惠半農士奇之禮說皆

簡而能該詳而有要尤為有神初學也

漢武帝謂周禮是戰國贗亂不經之書其後尊信周禮數

人皆敗事所以人益不信唐太宗欲行周禮魏鄭公云非

退菴隨筆卷十四 四

君不能行顧臣無素業耳此自是實話此書實可治天下

然非講求有素如何施行非魏鄭公不肯為此語若王安

石則未免勇於自信矣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欲

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

經義以鉗人口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

弊叢生而宋以大壞則非真緣周禮之誤宋羅大經詠安

石放魚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是猶為

安石所紿而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

今塾師教人讀周禮每不讀叙官不知叙官乃經文綱領

其繁簡皆精義所關何得刪去宋王昭禹作周禮詳解五
官皆不載叙官厥後朱申作周禮句解亦沿其例因陋就
簡不可為訓乃坊間又有周禮節要之刻不盈一帙更所
謂壞種流傳當付之一炬者也以上周禮

退菴隨筆卷十四

三

退菴隨筆卷十四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五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梁章鉅
林

山東省立
圖書館藏
編海源閣
書之章

讀經二

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
禮第一婚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
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
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
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婚
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

退菴隨筆卷十五

一

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
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
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所注賈公
彥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
雜亂故鄭不從之也

敖繼公儀禮集說序云周公此書乃為侯國作王朝之禮
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婚相見鄉飲鄉射
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
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

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諸侯與其大夫而言閻百詩云此書決爲侯國之書但恐其本數不止於此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而婚禮喪禮無聞焉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之于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知此外之亡逸者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二

多而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

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殆絕儀禮文古義奧傳習尤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鄭氏以前無注本其後有王肅注見於隋志唐初已佚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亦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哲二家之疏定爲今本朱子語錄謂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鄭賈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畧近世永嘉張忠甫校定印本號爲精密較他本爲勝亦不能無舛謬云云朱氏經義考以張本爲己佚今惟

四庫館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僅存大旨株守釋文往往以俗字轉改六書正體殆卽朱子所譏舛謬者然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槧諸本之不傳於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畧其有功於儀禮非淺小矣

昔顧亭林以唐石經校明監本惟儀禮譌脫尤甚經文且然况注疏乎賈疏冗蔓鬱轆不及孔氏五經正義之條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往往有之宋代注疏各爲一書疏自成平校勘以後更無別本誤謬相沿今已無從一釐正朱子作通解於疏之文義未安者多爲刪潤在朱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三

子自成一書則可而明人刻注疏者一切惟通解之從遂盡失賈氏之舊矣今惟阮芸臺先生校勘本稍存唐宋舊觀也

李如圭儀禮集解朱氏經義考亦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排纂成書者尙得其十之九宋自熙寧中廢罷儀禮學者鮮治是經如圭乃全錄鄭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多能發賈疏所未備又以讀儀禮者必先明古人宮室之制別爲儀禮釋宮一卷條分臚序參考證明尤足爲治儀禮者之圭臬惟朱子大全集中亦載其文大畧相同考宋中

興藝文志文獻通考引稱朱子嘗與李如圭校定禮書疑朱子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誤取以入集觀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

儀禮不特經難讀即注疏亦難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疏繁贍而傷於蕪蔓端緒亦不易尋朱子語錄且苦其不甚分明何況餘子蓋周禮猶可談王談霸禮記猶可言敬言誠儀禮則全為度數節文非空辭所可敷演故講學者避而不道淺學者又欲言而不能今欲爬梳剔抉使條理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四

秩然不復以辭義輻輳為病方於後學有功則宋魏了翁之儀禮要義元敖繼公之儀禮集說我朝張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吳廷華之儀禮章句皆可稱善本

劉次白鴻翺曰周官之為人口實者論者謂新室之所增益也若儀禮乃周公之遺孔子所嘆為郁郁者在聖人當時未嘗不起以義而在後世亦未必盡順乎情善哉郝敬之言曰儀禮有不宜於今日者如士冠禮不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婚禮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於宗室三月今可乎士相見賓五請始得主人一出又不升堂止

於大門外一拜今可乎臣侍食於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古人無紙筆故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古人無棹椅席地而坐故食必用俎用豆用鼎祭祀之孫為祖尸父拜其子也喪紀之父在母喪與妻同服也庶子後父為其母總也此皆禮之難用者也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固非後世所及然即聖人復生古禮之宜於今者聖人復之其為眾之所不安者聖人亦必不盡復也今禮之為有道君子所病者聖人去之其乖於人情而或大害於義者聖人去之其適於人情而無大害於義者聖人亦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五

必不去也
歷代喪服之書大抵以儀禮為根柢而以徐健菴尚書之讀禮通考為完備其大端有八一日喪期二曰喪服三曰喪儀節四曰葬考五曰喪具六曰變禮七曰喪制八曰廟制於歷代喪期異同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晰條分至為詳備蓋歷十餘年三易稿而後成也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

以誦習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棄經
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又作謝監獄文集序云謝綽中
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
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然則為儀禮
者在宋已成空谷之足音矣以上儀禮

禮記疏引鄭氏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
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則今四十九篇
實戴聖之原書而隋書經籍志乃謂戴聖刪大戴之書為
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六

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此說不知所本證以後漢書橋元
傳所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
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其時已稱四十九篇
無四十六篇之說則隋志所言謾也

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
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澹集說
禮學遂荒為之疏義者唐初僅存皇侃熊安生二家孔冲
遠修正義即以二家為本其書務伸鄭注亦未免有附會
之處然采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即衛湜

之集說自言日編月削閱三十餘載而後成書尚不能窺
其涯涘陳澹之流益自節無譏矣

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最為賅博去取復能精
審自鄭注以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於禮
記者不在此數今自鄭注孔疏外原書無一存者朱氏經
義考蒐輯繁富而不知其書與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
皆賴此書以傳亦可云禮家之淵海矣其後序自云他人
著書惟恐不出於已予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可想見其用
心之概近吾友林鈍村一桂手纂周禮長編百冊陳恭甫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七

以為衛書之比恐未易言也

陳澹之雲莊禮記集說胡廣修五經大全始專用之蓋說
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注疏與博不似澹注之淺明
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重亦不似澹注之簡便又澹
之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幹幹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
餘蔭其書得獨列學官其實澹書在當時即不為儒者所
稱朱竹垞至以免園冊子譏之李文貞亦以前忘後後忘
前短之特其疏解簡明門徑顯淺於初學不為無益是以
我 朝定制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而

一第 1107 5

4

欽定禮記義疏乃退澹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承學之徒亦可以知所取舍矣

禮記一書為大小戴所遞刪本與易詩書春秋經聖人手定者有異故劉向別錄有以內則屬子法文王世子屬世子法曲禮少儀王制禮器玉藻深衣屬制度之說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其後孫炎亦有改易唐魏徵又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書皆不行惟元吳澄禮記纂言分為三十六篇其次第亦以類相從至今尚存近又有任鈞臺啟運禮記章句十卷定為四十二篇則以大學中庸冠首明倫敬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八

身立政次之五禮又次之樂又次之通論又次之又有王心敬之禮記彙編八卷分為三編上編載孔子論禮之言次以大學中庸及曾子諸子之遺言中編括記中禮之大體下編列記中瑣節末事與吳澄之書又有不同而其為移掇經文則一數書中惟任氏章句鎔鑄剪裁能一一蒼其精要足為後學之津梁餘則粗知其大概可也

大戴禮記宋時列為十四經見史繩祖學齋估畢然其書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學官故肄業之者鮮其實二戴同源皆先聖人微言舊制不可不讀如夏小正為夏時書所言

天象與堯典合公冠諸侯遷廟燹廟朝事等篇足補儀禮之遺盛德明堂之制為考工記所未備孔子三朝記可與論語相輔而行曾子十篇儒言純粹在孟子之上投壺儀節較小戴為詳哀公問字句亦較小戴為確惟自漢至今祇有北周盧僕射一注未能精備遂至章句混淆文字多舛今坊本實不便讀者應以四庫所校為讀本而以孔異軒廣森所輯補注參互考訂之以上禮記

李文貞嘗言春秋最是難讀全無一點文采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用得的確微而顯顯而微便使萬世之大經大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九

法粲然具備而為人生不可須臾離之書說春秋者但當就此意闡發若必說到夫子竟操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是非褒貶怎生峻厲則全是隔膜語夫子不過就現成魯史為之筆削該稱君該稱臣還他个本分不肯一毫苟且假借則魯論必也正名一言蔽之矣

紀文達師云說經家之有門戶自春秋三傳始其間諸儒之論中唐以前則左氏勝啖助趙匡以逮北宋則公羊穀梁勝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蹟公穀日月例耳其推闡譏貶少可多否實陰本公穀之法

夫刪除事蹟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藏鈎射覆矣聖人禁人為非亦予人為善經典所述不乏褒詞而操筆臨文乃無人不加誅絕是春秋為吉網羅鉗矣至於用夏時則改正朔削尊號則貶天王春秋又何僭以亂也沿波不返歧派愈多要之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徇其意見所偏每多憑心而斷然則徵實迹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矣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十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劉炫作規過以攻杜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二百四十年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傳與注疏均謂大有功於春秋可矣左氏身為國史旁羅百二十國寶書殫見洽聞實同倚相之能讀墳典邱索故蔡墨說乾姤同人子服惠伯說黃裳

元吉可以證易史克言十六相四凶魏絳言有窮后羿伍員言少康可以補尚書楚莊言武有七德成鱗言文有九德可以說詩北宮文子太叔之辨禮季札之觀樂可以考禮訂樂則不但有功春秋直謂之有功六經可矣

朱子語錄深駁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張文憲洽作春秋集注遂以春為建子之月與左傳王周正月義合足破支離軀軀之陋明初此書與胡傳並立學官迨胡廣等剽襲汪克寬纂疏為大全專主胡傳而洽書遂不行其實不可廢也昔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問春秋開頭一句春王正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十一

月便不明白近李文貞亦言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梁曜北云左氏開卷便明著之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有何不可據朱竹垞詩魯史王正月羣疑積至今邱明一周字直可抵千金豈先儒皆未見及此耶

杜元凱春秋釋例本書久佚今四庫館從永樂大典錄出尚有十五卷其大旨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皆史書之舊章經孔子之筆削遂成精義杜氏因比事以求屬詞之旨更以己意申之與公穀之例迥異其世族譜土地名長歷尤為精核論者

謂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注爲門徑杜注又以是書爲羽翼信不虛也

自唐陸淳述其師啖助其友趙匡之說作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掎擊三傳者自此發源然大旨陰主公穀故稱左氏序事雖多釋經殊寡猶不如公穀之於經爲密其論皆未免一偏歐陽公及晁公武諸人皆不滿之惟程子則稱其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蓋宋人舍傳求經之派實唐三家導之矣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三

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乃與胡母子都著於竹帛則今之公羊傳爲壽所撰舊本題爲公羊高者誤也其初與經別行故何氏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今本以傳附經蓋徐彥作疏時所合壽距子夏凡六傳皆口相授受經師附益失聖人之意者有之而大義相傳終有所授何氏遂於陰陽五行之學多以讖緯釋傳惟黜周王魯傳無明文晉王接以爲乖核大體不爲過矣公羊自宋以後益少專門之學近孔異軒以爲孔氏馳騁於文辨穀梁圈囿於詞例於聖人制作之精意未有言焉

知春秋者其惟公羊乎於是殫精研思作爲公羊通義自序謂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牽增其隱漏皆非虛言誠千百年來之絕業也

穀梁傳爲穀梁俶一名赤所述俶親受經於子夏據鄭氏起廢疾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則穀梁實先於公羊惟據公羊疏則傳亦是傳其學者所作非出俶手且非僅出一人之手如隱五年桓六年並引尸子說者謂卽尸佼則時世在後何得預爲徵引至其傳義之精公羊或弗能及范氏集解矜慎亦勝於何氏之解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三

詁楊士助疏與徐彥相埒雖不及孔穎達書之該洽然自唐以後言左傳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憑藉之資復鮮佐助之力詳畧殊觀固其宜矣宋孫明復復春秋尊王發微其說亦陰主公穀而加以深刻上祖陸淳下開胡安國有貶無褒之說二百四十年中幾無一善類矣蓋以申韓之學說春秋者自是人始同時劉原父微所著春秋權衡多評論三傳之得失蓋原父深於禮學故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較孫明復之意爲斷制者實遠勝之

胡氏傳初出時張南軒拭已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張說為然元延祐中復科舉法始懸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草廬作俞臯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尙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儘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為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者歟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紀文達師奏言向來試春秋者用胡安國傳而胡傳中多有經無傳可以出題之處不過數十節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同出者且安國作是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古

書以諷高宗而斥秦檜與孔子之意不相比附恭讀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中駁胡傳者數百條

御製文亦屢闢其說而科場所用以重複相同之題習偏

謬失當之論殊覺無謂請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為

主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庶足以勸經學而裨文風得

旨允行經學昌明之會復得大儒如吾師者主持其間當

為春秋幸並為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余曾問一塾師塾中所授春秋為何本應曰杜林問以何

為杜林則曰殆謂杜注所習萃耳憶余曾聞一人自誇其

幼學曰我曾讀過左繡杜林與左繡正可為對按朱竹垞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又左傳杜林合注五十卷天啟中杭州王道焜趙如源同編即今村塾通行之本惟又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凡例中竟題為林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可噴飯杜注精密林實非其匹特因林之明顯以求杜之深與於初學亦不為無裨至近人所最稱者為顧復初棟高之春秋大事表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尤足為科舉文字所取資故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古

其書盛行于世惟事事立表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亦乖著書之體且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其體例往往與此書互相出入復初亦未免為屋下之屋矣

春秋繁露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

崇文總目頗疑其偽程大昌攻之尤力然中多根極理要

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

今坊本尤訛脫不可枚舉幸 四庫以永樂大典所載詳

為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

一千八百二十字勒為十七卷漸復舊觀蓋雖習見之書

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以上春秋三傳

孝經其來已古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氏春秋

審微篇引孝經諸侯章此所引乃今文七國人所見則其

為三代之書無疑惟授受無緒故後儒多疑其偽自孔鄭

兩本互相勝負古文今文門戶遂分唐開元御注用今文

遵制者固應從鄭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

其實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間惟宋黃氏震日鈔有云孝經

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

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六

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

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

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

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

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則分

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人又分為一章章句之

分合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

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

今文全無之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
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其
言至為明晰六百年來彼此相持要皆逐末遺本雖朱子
亦不免賢者之過矣

日本國有古文孝經孔氏傳山井鼎編入七經孟子攷文

中知不足齋曾刻之其傳文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

所引亦頗相符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並不類

唐宋以前人語彼國山井鼎已疑其偽今 四庫錄冠孝

經部之首不過以海外秘文人所樂覩使不實見其書轉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七

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而存之使人知所謂古文孝經

孔傳者不過如此而真偽自分矣以上孝經

自明史藝文志始立四書一門前史無是例也論語孟子

舊各為書大學中庸則禮記中之二篇其合編為四書自

宋淳熙始其懸之功令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亦無是

名也然論語孟子漢時皆立博士中庸說見漢書藝文志

中庸傳中庸講疏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

行之本而書錄解題載司馬溫公有大學中庸廣義各一

卷則表章之功不自洛閩諸儒始特論說之詳肇自二程

四書之名著自朱子耳

朱子四書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為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之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此不必定復其舊者也大學古本為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注猶何晏注論語袁八家之說稱集解也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議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六

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之外於理無害此亦不必紛紛攻辨者也中庸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為精况鄭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此尤不必執古義以相爭者也論孟亦頗取古注如論語瑚璉注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注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為疑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墻數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為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趙岐注也是

知鎔鑄羣言固未可概以師心目之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書其剖晰疑似辨別毫釐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後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烏識朱子著書之義乎

朱子別有四書或問三十九卷其說與章句集注頗有抵牾蓋章句集注朱子畢生修改未已或問則成書在先年譜稱或問一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于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中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九

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朱子已不諱言矣自朱子之四書行而讀注疏者漸少趙岐何晏所撰究是古籍朱子皆嘗採用惟論孟之疏皆不如注皇侃疏久佚而復出即邢疏之藍本而韓文公之論語筆解亦寥寥僅存唐以前說四書之書不過此數部而已

宋以後釋四書與朱子合者惟真西山之四書集編皆採朱子文集語錄之說以與章句集注相發明趙順孫之四書纂疏又採朱子門人所記錄之微言與旨以為章句集注之羽翼若金仁山之論語集注考證孟子集注考證則

於朱子之旨已不無異同鄭汝諧之論語意原張南軒之論語解陳天祥之四書辨疑高拱之問辨錄皆顯與朱子抵牾至我朝毛西河之論語稽求篇而極不知朱子之學皆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徵引之出入固不必爲之諱元張存中作四書通證詹道傳作四書纂箋皆於章句集注引經數典者悉一一注其所本纂箋則並所引之成語亦各證其原頭然通證考核未精纂箋亦多疎漏余久欲博稽載籍仿爲此書以章句集注爲本先採古義以箋之次採同於朱子之說以證之次錄異於朱子之說而辨

退庵隨筆

卷十五

三

之以人事鮮暇藏書無多不知何日始酬此願也

應舉家看四書多專治王已山步青之滙叅然吾爲學者

惜日力計則與其治滙叅不如博覽任鈞臺之四書約旨

張惕菴甄陶之四書翼注論文翟晴江之四書考異程是

菴大中之四書逸箋閻百詩之四書釋地江慎修之鄉黨

圖考於研經應舉均有所裨也

朱子之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垂沒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注凡以明聖學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徑開八

比盛而俗學熾馴至高頭講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謝退谷云國家以制藝取士必於四書命題蓋以人通是書則其人必賢其才必可用也然則讀四書者當思其所以讀之故爲制藝者當思其所以爲之故四書之旨非身體力行則其說必不能精此文行一本之道耳

謝梅莊曰論語一書實可以治天下而如宋趙普者則薛敬軒譏其好爲大言詢不誣也趙普所行往往與論語相反其誑宋太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

退庵隨筆

卷十五

三

以半部佐陛下定太平當時太宗若轉詰之曰卿佐太祖定天下之半部與佐朕致太平之半部可得析言之詳言之歟恐普必無詞以對也若李文靖言吾備位宰相論語中敬事而信兩句尙未能行也斯可與讀論語也已

孟子舊注存於今者惟趙岐一家趙岐之學稍遜於馬鄭許服諸儒而此注指事類情實能闡發七篇之微言大義且章別爲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於漢儒傳注別開一例功亦勤矣唐之張鎰丁公著始爲之音宋孫奭采二家之說補其闕遺成音義二卷本未嘗作正義也今本乃擬他

經衍為正義十四卷署曰孫奭疏朱子謂邵武一士人為之自此本行疏固悠謬而經注之舛訛闕逸亦莫可枚舉賴吳寬毛辰何焯余蕭客戴震等先後校勘孔繼涵韓岱雲為之鋟板以行而孟子注疏始有善本矣以上四書

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由來遠矣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孔子所增或以為子夏所益或以為叔孫通所補或以為沛郡梁文所考並見張揖

所上廣要之為秦漢以前之書後人間有附益則無可疑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有云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三

藝之言康成大儒所言蓋尤為可據耳

爾雅雖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為多故得與十三經之數後人欲讀古書先求古義舍此無由入也郭注去漢未遠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注未能或勝後來補正亦終不出其範圍其自序謂所見之注有十餘家今考陸氏經典序錄所載健為文學及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外益以鄭康成為六家其餘未之詳今六家之注亦並闕佚不可考此後則梁有沈旋唐有裴瑜其書亦皆無傳鄭漁仲注雖存而偏僻疎畧均所不免近惟邵二雲晉解作爾

雅正義二十卷仍以郭注為主而博採諸書分疏之此書出而邢疏可廢讀爾雅者不必別問津涂矣

讀爾雅者不可不兼讀廣雅段懋堂玉裁云小學有形有音有義形書以說文為首玉篇以下次之音書以廣韻為

首集韻以下次之義書以爾雅為首方言釋名廣雅以下

次之按魏張稚讓揖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注及三蒼

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明人取其書與爾雅小爾雅廣雅埤

雅合刻名曰五雅近得王懷祖念孫殫精極慮撰成廣雅

疏證二十卷蓋雅訓之淵海小學之鈐鍵空前絕後之書

退菴隨筆 卷十五

三

又不但為讀廣雅者之善本而已以上爾雅

唐陸元朗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闢經訓之舊畬導後人

以涂徑洗專已守殘之陋滙博學詳說之資先儒之精蘊

賴以留俗本之訛文賴以正實讀經者不可無之書惟列

老子莊子於爾雅之前而不列孟子未免舛舛蓋宋熙寧

以前孟子本不列為經老子莊子則六朝之所競尚唐天

寶間皆賜號真經元朗亦沿積習耳此書雕板行於海內

者止徐氏通志堂經解中有之藏書家間有影鈔宋本而

譌脫之處反不如徐本校勘之精近盧抱經始有重雕本

又各卷附以考證遂為陸氏書之最善本

朱竹垞撰經義考三百卷統考歷代經義之目以諸經分類每書各先注其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次載原序跋及諸家論斷及己所考證而附以慈緯擬經承師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八門網羅宏富綜覈賅貫誠經訓之淵藪讀經者所當家有其書也自四庫開羣籍續出者愈多此書間有漏畧訛舛之處要無傷其大體近蘇齋師與丁小正杰王實齋聘珍作經義考補正十二卷拾遺辨誤無義不搜然于是書之補苴則不過百一矣

退菴隨筆

卷十五

書

許氏說文推究六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為精密而訓詁簡質粹不易通又音韻改移古今異讀諧聲諸字亦每難明故傳本往往譌異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凡字為說文注義序例所載而諸部不見者悉為補錄又有經典相承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亦皆增加別題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體而俗書譌變者則辨於注中其違戾六書者則別列卷末或注義未備更為補釋亦題臣鉉等案以別之音切則以孫愐唐韻為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即今所行汲古閣本是也近本

則以金壇段懋堂玉裁為最精所撰說文解字注三十卷

王懷祖以為千七百年來無此作
說文所引五經文字與今本多不相同乃有同引一經而自相違異者如易以往吝又作以往遴為的類又作為馱類重門擊柝又作重門擊橈書鳥獸毳毛又作鳥獸毳毛方鳩僇功又作旁逋孱功瘠々々距川又作睿眈滄距川若顛木之有冑櫛又作若顛木之有冑枿詩桃之杕杕又作桃之栝栝江之永矣又作江之羨矣江有汜又作江有涇靜女其姝又作靜女其姁擊鼓其鏜又作擊鼓其鏜是

退菴隨筆

卷十五

書

襄絆也又作是泄絆也衣錦褻衣又作衣錦綵衣晉兮蔚兮又作媼兮蔚兮赤鳥擊擊又作赤鳥己已驪驪駱馬又作疼疼駱馬不敢不踏又作不敢不趨瓶之罄矣又作瓶之窶矣無然詎詎又作無然咄咄憬彼淮夷又作穢彼淮夷春秋傳忼歲而漱日又作翫歲而惕日論語色孛如也又作色艷如也蓋說文序雖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春秋左氏然一家之學而支派既別文字亦不無異同好奇者或據以改經則謬矣又如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引虞書仁閱覆下謂之昊天又引怨匹曰逮皆漢儒傳授

經說非經正文嗜博者或據以補經則益謬矣

徐鍇作說文繫傳在徐鉉校刊說文之前故鉉書多引其說而殘缺之餘又多用鉉書竄入之如舊缺之二十五卷三十卷及各部闕文今皆完具者皆是至其編末文亦似未完則以無可採補而竟闕之矣然鉉書祭字下引禮記禘字下引詩之類此作臣鍇案禮記曰臣鍇案詩曰知鍇書所引而鉉書淆入許氏者甚多又如學字下云闕此作家本無注臣鍇案疑許慎子許沖所言也知鉉書直刪去家本無注四字改作一闕字其憑臆刪改使非鍇書尙存

退菴隨筆

卷十五

美

何以證之則雖不完之書亦可寶矣

錢竹汀云許氏說文唐以前本不傳今所見者惟二徐本而大徐本宋槧猶存凡五百四十部部首一字解義即承正文之下但以篆隸別之蓋古本如此大徐存以見例小徐本并部首解義亦改爲分注非其舊矣許君因文解義或當登正文者即承上篆文連讀如昧爽旦明也盱蠻布也湫隘下也睭嘉善肉也燧燧候表也詰訓故言也頽癡聰不明也參商星也離黃倉庚也雋周燕也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出某郡皆當連上篆讀草部藪蘆茵蔯諸字

但云草也亦承上爲句謂藪即藪草藪即藪草耳非艸之通稱也英莢菴蓀藜藿諸字但云菜也亦承上讀謂英即英菜莢即莢菜也今本莧字下云莧菜也此校書者所添非許意按此讀說文之法乃錢氏之剏解古人未有見及者以顧亭林之精博猶譏許氏參爲商星以爲昧於天象則猶不知以此法讀說文也

五經緯著錄隋志者八十一篇今所存者惟乾鑿度乾坤鑿度二書 四庫就永樂大典中復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爲數百年

退菴隨筆

卷十五

老

通儒所未見朱竹垞經義考有絃緯五卷所載諸緯遺文不及十之一二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中所引如河圖聖洽符雜書兵鈴勢詩雅度覽春秋周天七衡八間又有赫連圖不知何經之緯朱氏並缺其目近亡友趙文叔在翰仿前明孫子雙 古微書輯七緯視孫朱二家所錄不啻倍蓰然尙未見開元占經夫近人束經不觀何況於緯然如王輔嗣注易七日來復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本義仍之實易稽覽圖之文邵子之洛書四十五點其法乃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蔡傳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實尚書考靈曜洛書甄耀度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朱子注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象之文三足烏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是唐宋諸儒皆未能盡廢其言說經者所應研究矣

退菴隨筆

卷十五

天

退菴隨筆卷十五

南海曾劍校

退菴隨筆卷十六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讀史

讀書須循序漸進四部宜以次相及昔朱子語錄謂呂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仔細緣他先讀史所以看粗了眼耳愚謂讀史亦須各循其序如欲考典章察人物則應先讀史記漢書由古以逮今如欲知世變究時務則須先讀宋明各史由近以溯遠其實史記兩漢書爲史學根柢不可不急讀也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一

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缺其十篇爲褚少孫所補然漢志不云有缺蓋當時已與少孫書合而爲一矣裴駟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本其初各自爲部帙至北宋始合爲一編前明兩監本雖有刊除點竄頗失舊觀然彙合羣說檢尋較易其析疑辨訛則梁曜北所撰史記志疑盡之矣史記於各紀傳後有太史公論斷一段班書仿之亦於各紀傳後變爲詩體號之曰述卽史公之論也乃范書於論後又有讚亦用韻語自謂體大思精無一字虛設以示獨闢實則仍倣史記漢書末卷之敘述而分散於各紀傳之

下以掩其沿襲之迹耳不知史漢之敘述每篇各有引詞所以自明作某紀某傳之本意班書因之又謙而改爲述皆系之於卷末不嫌複也若范書之讚則但於既論之後又將論詞排比作韻語耳劉子元史通譏之以爲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雜斷絕失序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讚爲贖彌甚云云蓋深中其失也

史之有表經緯相牽或連或斷可以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故劉知幾史通有廢表之論其實表之爲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二

用與紀傳相爲表裏凡王侯將相公卿其功名表著者既爲立傳此外無積勞又無顯過傳之不可勝書而姓名爵里存沒盛衰之跡要不容以遽泯則於表乎載之又其功罪事實傳中有未能悉備者亦於表乎載之年經月緯一覽了然作史體裁莫大於是史記創爲十表班書年表則加詳惟范書闕如使二百年用行政之節目無由考鏡其失始於陳氏三國志而范書踵之厥後姚思廉梁陳二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李延壽南北史亦皆無表不知作史不立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

事蹟或反遺漏惟歐陽公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復馬班之舊云

漢書創於班叔皮成於其子孟堅至八表天文志未竟而卒其妹班昭續成之是書初出有懲賄鬻筆之譏文心雕龍辨之又有竊據父書之謗顏師古注亦辨之其原書次第備見於敘傳之中而南史劉之遴傳別有漢唐真本之說顛倒其篇目竄亂其字句實爲謬妄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劉歆顏游春二人皆有功於漢書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三

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完本止雜記而已試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不過二萬許言也顏游春師古之叔也嘗撰漢書決疑二十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班書多資取其義是二公實有功於漢書今人但知孟堅師古而已游春又有唐史畧載於師古傳末其詳則見於顏魯公集中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其志三十卷則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梁劉昭注之唐以前猶各自爲書至宋乾興中國子監校刊乃取以補范書之亡自是諸家徵引多稱

後漢書某志皆誤也范書無表最爲後人所譏宋熊方補後漢書年表十卷經緯周密當與范書相輔而行

翟晴江曰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蜀習鑿齒漢晉春秋繼漢而越魏非其識有高下也時也陳撰志於晉武受禪之初晉受魏禪魏之見廢蜀已破亡安得不尊魏習著春秋於元帝中興之後蜀以宗室而存漢緒猶元帝以藩庶而復晉統安得不尊蜀司馬公通鑑作於北宋受周禪時安得不以魏爲正統朱子綱目作於南渡偏安之後安得不以蜀爲正統陳與習司馬與朱子易地則皆然

退庵隨筆 卷十六

四

裴松之注三國志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尙可見其厓畧又所引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承祚之本書焉

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舊本而從新編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

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毋乃書成之日卽有不愜於衆論者乎紀文達師云晉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論爲太宗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幾而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陸一工書之王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正史之中惟此書及宋史後人紛紛改撰其亦有由矣

沈約進宋書表稱紀傳合表志爲七十卷今本一百卷有紀志傳而無表考史通所述與今本同則表之佚已久志序稱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今則律歷分爲二門蓋卷帙編目又經後人分割矣八志之中以符瑞爲最贅州郡於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失之疎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與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饒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則皆勝於他史惟各傳文實有過繁之處趙歐北陔餘叢考已詳列之

退庵隨筆 卷十六

五

蕭子顯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蓋唐時已佚其敘傳至宋人併其表佚之文學傳無敘殆亦宋以後所殘闕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闕文皆無從考正蓋自南

北史行而八書俱微誦習者少故愈久而闕佚愈甚紀文達師云是書雖多冗雜然如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尙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

姚思廉因其父察遺稿成梁書五十六卷 四庫提要摘其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子爲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唐爲數行之間書法乖舛

退菴隨筆 卷十六

六

趙與時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尤爲是非矛盾惟持論尙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異乎取成眾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亦因父稿而成然姚察所撰僅二卷餘皆出思廉手故列傳體例秩然畫一不似梁書之參差史通謂貞觀初思廉奉詔撰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校上序謂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子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

壬子始上然則思廉編輯之功固不止於九載也

魏收魏書經劉恕等校定稱其亡佚不完者二十九篇陳振孫稱太宗紀補以魏澹書天文志補以張太素書今本又缺卷十二孝靜帝紀卷十三皇后傳不知以何書補亡也紀文達師云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是書尤爲世所詬厲號稱穢史其實不然如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然榮之凶悖實未嘗不書於冊論中所謂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正史家之微詞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七

得陽休之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案愔先世如楊椿楊津皆孝友亮節德正先世如高允之名德高祐之好學實皆魏代聞人詎能以其門祚方昌引嫌不錄北史陽固傳稱固以譏切聚斂爲王顯所嫉免官從征碣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之謀李延壽書作於唐代豈亦媚陽休之乎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蹟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父之旨多所誅戮後以父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文詵辭徒

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爭專傳附傳之榮辱是亦未足服收也蓋收才望本不足以服衆又魏齊世近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羣起而攻至李延壽修北史每以收書爲據其爲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其必有所見矣今魏澹等之書俱佚而收書終列於正史殆亦恩怨併盡而後是非乃明歟

李百藥承其父德林之業纂成北齊書五十卷亦猶姚思廉之繼姚察耳其書自北宋以來已就散佚故晁氏讀書退菴隨筆卷十六 八

志稱其殘闕不完今所行本蓋後人取北史以補亡列傳中無論讚者十九卷有讚無論者一卷有論無讚者五卷傳文中補綴形跡亦顯然可指然世無別本不能不存之聊備一朝之紀載而已

唐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書其議自令狐德棻發之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據晁氏讀書志北宋以前尙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書則殘缺殊甚取北史以補亡又多所竄亂而不著所移撰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令狐之原本遂不可辨大抵二十五卷二

十六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剽取正史痕跡顯然其他遺文脫簡不可枚舉然德棻旁徵簡牘意在撫實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爲疎畧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藝源流於信獨致微辭良以當時儷偶相高故有意于矯時之弊亦可見其不專尙虛辭矣

紀文達師曰隋書成於眾手其十志最爲後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斷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稱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仍以秘書監魏徵總之退菴隨筆卷十六 九

其務始於貞觀三年至十八年方就合爲五代紀傳併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惟有十志斷爲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刊勒始成其篇第編入隋五代史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云云是當時梁陳周齊隋五代史本連爲一書十志卽爲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編入隋書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專屬隋也後來五史各行十志遂專稱隋志實非其舊乃議其兼載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以尙書二十八篇爲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教齊魯間

以詩序爲衛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記有月
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增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
記已載此三篇在十志中爲最下然漢以後之藝文惟籍
是以考見源流辨別真偽亦不以小疵爲病矣

李延壽撰南北史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宋人稱爲
近世佳史然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南史不過因舊史
之文稍爲刪潤補缺者少削繁者多惟自宋畧齊春秋梁
典諸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
存則亦未可盡廢也

退菴隨筆 卷十六

十

李延壽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
於北史用力獨深如周則補文苑傳齊則補列女傳皆不
似南史之缺畧出鄴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亦不
似南史之因仍所可議者南北史雖曰二書實出一手故
於裴蘊傳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頌傳云父僧辨南
史有傳可見其互相貫通乃南史既有晉熙王昶傳北史
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寅傳北史復有蕭寶寅
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王大圖傳北史復有蕭綜蕭
大圖傳此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致有此誤惟自宋

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皆殘闕不全徵北朝之故實者終
以是書爲依據故雖八書具列而二史仍並行焉

文獻通考載陳正敏之言曰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
書本傳亦謂其刪畧穢詞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
謠讖特爲繁猥又引司馬溫公之言亦譏其於祿祥詼嘲
小事無所不載蓋自沈約宋書以下競標藻采務摭異同
詞每涉乎儷裁事或取諸小說南北史因仍舊習卷中字
句鮮華事跡新異者尤層見叠出前明周詩雅有南北史
鈔吾師林暢園先生茂春有南北史碎金皆摘錄新奇纖

退菴隨筆 卷十六

十一

佻之事以爲談助惟沈名孫朱昆田之南北史識小錄著
錄 四庫實仿兩漢博聞之例雖與史體無關而賦手取
材詩人隸事樵蘇漁獵捃拾靡窮矣

劉昫等所撰舊唐書實承吳兢之舊崇文總目載吳兢撰
唐史自勅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章述更加筆削爲
紀志列傳一百二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
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復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爲
唐書一百三十卷是唐書舊稿本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
模未改昫等用爲藍本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

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以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乃自採雜說傳記成之動乖體例職此之由歐宋新書出而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表昫等之長以攻歐宋之短者亦不絕仰承睿鑒使二書並列正史相輔而行則至公之論矣

歐陽修宋祁同撰新唐書本以補正劉書之外漏惟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則正是新書之失紀文達師云史官紀錄具載舊書今必欲廣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唐代詞章體皆詳瞻今必欲減其文句勢必變爲澀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七

體而至於詰屈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宋祁又別撰紀志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故書甫出而吳縝糾謬即踵之而來惟有唐詔令率多駢體長篇本紀勢難書載新書一例刊除事非得已以此過相訾議則非矣

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稿本自歐公新五代史出是書遂微傳本亦漸就湮沒幸四庫從永樂大典中甄錄排纂竟得依原本卷數勒成一編考宋時論二史即互有所主司馬公作通鑑胡三省作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沈存中洪容齋王伯

厚輩爲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皆兼採歐薛二史而未嘗有所軒輊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不容偏廢也

歐陽公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記世傳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爲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公沒之後始詔取其書開雕至今列爲正史歐公文章冠冕有宋此書筆削尤具深心譬之三傳薛史近左氏而歐史近公穀不必執此廢彼亦不必執彼廢此惟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所謂國之大紀也歐公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餘概從刪雖曰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七

世衰世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尙得三十卷何以此書全付闕如始由信史通廢表志之謬談成茲偏見此書之失此爲最大實不能爲之諱也

舊唐書尙有傳本外間已不可多得舊五代史則惟有武英殿刊本合二十四史爲一部購獲尤難近沈東甫炳震有新舊唐書合刻本劉金門鳳詒有新舊五代史合刻本便於尋覽可寶也

托克托宋史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姑以備數故疎舛蕪蔓僕數難窮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然才謝三長亦終

無以相勝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所攻駁皆切中其失其實前後複查牴牾處尙多世泊亦不能悉舉也

阮芸臺先生先由封圻改官重入東觀儒林重望都人士翕然宗之時史館方議立八傳先生擬撰儒林傳序云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而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晰道理故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二傳此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五

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暗合周道也自明以後學案百出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然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衡以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誦耳按宋史道學儒林之分近儒皆有違言惟此論最爲平允吾聞舊省志中仿立理學一傳陳恭甫詆斥不遺餘力近因續修省志欲遂刪之都人士皆不謂然余謂道學莫盛於宋濂洛關閩之統實朱子集其大成海濱鄒魯之風自前代卽無異議

故他史可不傳道學而宋史則應有他省通志可不傳道學而閩志不可無恭甫墨守漢學其排擠宋儒是其故智而不知門戶之見非可施諸官書阮先生亦主漢學者其言如此恭甫爲先生高弟乃背其師說又何心哉

錢竹汀曰宋史述南渡七朝事叢冗無法不如前九朝之完善甯宗以後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詳明蓋由史臣迫於期限草草收局未及討論潤色之故如錢端禮傳末云孫象祖自有傳王安石傳云節度使堅之子呂文信傳云文德之弟是錢象祖王堅呂文德三人本擬立傳而今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五

皆無之史彌遠威燄甚於京檜且有廢立大罪而不預姦臣之列鄭清之亦預廢立之謀又首議出師汴洛妄啟邊釁遂失西蜀宋之亡實肇於此本傳中畧不一言至於趙范襄陽僨事趙葵洛京覆師傳亦諱而不書王堅守合州蒙古傾國來攻圍數月不能克宋季武臣無出其右者而史家又不爲立傳至於程師孟已見列傳第九十卷而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兩篇無一字之異又李光傳未附其子孟傳事百十五言而又別爲孟傳立傳李熙靜已見列傳第一百十六而第一百忠義附傳又有李熙靖傳實卽一人

然此猶不過偶爾重複若夫鄭毅仇念高登婁寅亮朱汝
爲皆高宗時人而次於光寧朝臣之後梁汝嘉亦高宗時
人而與胡紘何澹諸人同傳且殿之卷末權邦彥紹興初
執政也而與趙雄程松同卷林勳劉才邵高孝時人也而
與梁成大陳仲微李知孝諸人同卷皆任意編次全無義
例不唯年代不同抑亦賢否莫辨矣

梁曜北曰前輩言湯若士有宋史改本朱墨塗乙某傳當
削某傳當補某人宜合某傳某人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
下分甘餘話謂此舊本在吳興潘昭度家恨無從購之許

退菴隨筆

卷十六

六

周生宗彥曰潘中丞昭度曾欲重修宋史先爲宋史抄採
摭極富楊鳳苞曾見其殘稿十餘冊今亦不可見矣

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鄰
境者罪至死蓋國之虛實不以示敵用意至深然亦緣此
不能流傳及遠迨五京兵燹遂蕩然無存並吾鄉蘇魏公
頌之華戎魯衛信錄二百五十卷見宋史本傳亦渺不可攷托

克托修史之時僅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又藏功於
一載之內宜其潦草疎畧也近厲樊榭鶚作遼史拾遺採
摭羣書至三百餘種自比於裴注三國志殆不誣矣

金源一代典制修明文獻亦備又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
相綴輯故金史有所依據較遼史爲詳賅又托克托進書
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
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厯推行而弗竟
是元人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卒者不同
宜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在三史之中爲最善也

趙歐北曰金史文筆簡潔然有過於率畧者衛紹王本紀
贊云衛紹王被弑後記注亡失元中統三年王鶚采當時
詔令又金有合史寶祥年九十餘詢之得二十餘條又禮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七

部尙書楊雲翼日錄四十餘條陳老日錄二十餘條又有
金女官所紀資明夫人授璽事因此數種編成是衛紹王
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畧其他則各有原文應可詳備
乃本紀天會二年宋徽宗內禪欽宗卽位七年宋高宗爲
苗劉所廢傳立太子改元明受此皆鄰國大事而金史竟
不書十年劉豫徙居于汴京此又本國之大事十一月宋
潘致堯南還言金欲遣重臣以取信宋乃命韓肖胄等使
金此爲兩國議和之始亦皆不書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
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

金史亦不書十五年王倫還宋言金許還梓宮及太后天眷四年王倫受地於金得東西南三京及陝西京西之地此亦金國大事徒以不逾時即悔前議拘執王倫遂并此事亦不書則王倫又何爲被執乎歸地之後復興兵取故地命兀朮趨汴撒離喝趨陝據宋史則有劉錡順昌之捷岳飛郾城蔡州穎昌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淮陽軍之捷王德宿州之捷吳玠李師顏等扶風之捷王德青谿之捷而金史皆不書但云秋七月宗弼遣使奏河南陝西捷其明年兀朮復興兵則有楊沂中劉錡等柘皋之捷王德昭關

退菴隨筆 卷十六

六

之捷李顯忠舒城之捷金史亦皆不書但云兀朮遣使奏捷秋和議成兀朮以便宜畫淮爲界其時所定歲奉銀絹之數亦國中大事而皆不書慶山奴即承立乃傳中忽云慶山奴忽云承立竟似兩人張覺既列於逆臣傳其子張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節恩禮兼至何妨別傳乃次於覺傳之後竟似逆黨附入者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檢者也又按宋史岳飛劉錡吳玠等傳兀朮用兵皆與韓常俱富平之敗韓常拔兀朮於重圍中仙人關之戰兀朮陳於

東韓常陳於西順昌之敗韓常以大將亦被柳責柘皋之戰王德先敗韓常軍於昭關則韓常固金朝一大將自應專立一傳乃金史並無其人此又編輯之疏漏也惟於敘金元交涉事尙有直筆則猶存古法耳

宋景濂等撰元史二月開局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至明年二月重開局閱六月書成急於成書故多舛駁解縉集中有與吏部董倫書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洪武末年豈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故有是命然改修事竟未成故今仍以是書列爲正史耳

退菴隨筆 卷十六

无

趙歐北曰元史成書迫促疎誤最多列傳中第八卷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完者都即第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顧亭林已詳言之然不特此也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刺出乃後又有忽刺出傳杭忽思傳既詳敘其子阿塔赤乃後又有阿塔赤傳又如木華黎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温四人當時號爲掇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其後子孫爲四怯薛世領宿衛則四人之勲勤相等可知乃木華黎等三人皆有傳而赤老温獨無孟洪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

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成吉思起事慕蒙古斯為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可見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不載至如太陽可汗又作太敷可汗博爾忽又作博羅渾班珠尼河又作班朮居河篤列河作秃刺河亦何其不盡一也詔令有用蒙古字者當時譯以漢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訂乃泰定帝登極一詔最為村俗獨不可稍加潤色乎抑有意存之以見當時鄙俚乎

四庫提要云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乾隆四十六年奉

勅撰譯語對音自古已然公羊傳所稱他物從中國邑人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三

名從主人是也譯語兼釋其名義亦自古已然左傳所稱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穀梁傳所稱吳謂善伊為稻綬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是也間有音同字異者如天竺之為捐毒身毒印度烏桓之為烏丸正如中國文字偶然假借如歐陽漢碑作歐羊包胥戰國策作勃蘇耳初非以字之美惡分別愛憎也自魏書改柔然為蠕蠕比諸蠕動已為不經唐書謂回紇改稱回鶻取輕健如鶻之意更為附會至宋人武備不修鄰敵交侮力不能報乃區區修隙於文字之間又不通譯語竟以中國之言求外邦之義如趙元昊

自稱兀卒轉為吾祖遂謂吾祖為我翁蕭鷓巴本屬蕃名乃以與會淳甫作對以鷓巴鷓脯為惡諛積習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宋遼金三史多襲舊文不加刊正宋濂等修元史譯語更非所請我

皇上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以滿洲語正

金史以蒙古語正元史一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自此書

出而他書之人名地名宦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按以改正

使音訓皆得其真矣

嘉慶二十三年有旨令方畧館諸臣將遼金元三史中人名地名宦名悉遵欽定國語解改正仍於所改名下註明原作某以存其舊章鉅會珥筆其間至道光三年書始成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三

康熙間王鴻緒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較諸家為詳贍後張廷玉等奉

敕修明史即因其本而增損成書 四庫提要云明史諸

志一從舊例而稍變其例者二歷志增以圖以歷生於數

數生算算法之勾股面線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判不明藝

文志惟載明人著述而前史著錄者不載其例始於宋孝

王關中風俗傳劉知幾史通又反覆申明於義為允唐以

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曰功臣曰外

戚曰宰輔新例者一曰七卿蓋明廢左右丞相分其政

於六部而都察院糾核百司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從舊例者十三擬新例者三曰闡黨曰流氓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羶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闡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網鑿非他小醜之比亦非割據羣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謂羈縻州也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三

如附書之例如忠義文苑等傳一傳之內牽連書者輒數十人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嫌掛漏故各從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傷於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如陳友定傳後附以元末死事諸臣凡元史所不載者皆具焉而明初南昌死事之十四人康郎山死事之三十五人則類敘於趙普勝傳後正統中死土木之難者惟張輔等另有專傳外其他則類敘於曹鼐等傳後正德中諫南巡被杖者百餘人則類敘於舒芬夏良勝何遵等傳後嘉靖中議大禮被杖之數百人則類敘於何孟春等傳

後李福達之獄坐罪者四十餘人則類敘於馬錄傳後皆此法也又建文從亡諸臣如白州樵夫樂清樵夫河西傭補鍋匠馬二子雲門僧若耶僧玉山樵雲菴和尚之類皆據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撰革除錄宋瑞儀撰忠賢奇秘錄王詡撰書採入此等野史其真偽不可知然皆附於殉節諸賢傳後亦所謂與過而去甯過而存之意云爾

史家紀事仿尚書編年仿春秋有歷代之編年竹書紀年之類是也有一代之編年荀悅漢紀之類是也自司馬溫公通鑑朱子綱目二書出遂集編年之大成惟二書自為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三

起訖宗旨亦不無異同前明李文正東陽合修為通鑑纂要此後遂有綱鑑之名外漏抵牾訖無善本乾隆中御批通鑑輯覽成凡書法褒貶一稟

聖裁其向來聚訟不決者並詳加論定微言大義炳若日星不特金履祥陳桎王宗沐薛應旂之書可盡束之高閣即紫陽涑水亦當俯就權衡誠如

聖訓此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書也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世稱絕作不知其費十九年之工力先採合事迹粘為長編所採正史之外雜

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復參校異同爲考異三十卷又恐全書浩博端緒難尋撮錄書中要語爲目錄三十卷高似孫緯畧載其與宋敏求書稱到洛八年始了晉宋梁齊陳隋六代草卷以四丈爲一卷計不減六七百卷李巽巖亦稱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又助其事者史記前漢書屬劉奉世三國南北朝屬劉道原唐五代屬范淳父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朱子欲修綱目以掩之迄不能掩胡三省之注亦宏通博洽後人偶拾其舛漏要無傷其大體也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三

通鑑目錄考異之外又有歷年圖及百官表歷年圖仍起三晉終顯德百官表止著宋代乃復刪繁就簡上溯伏羲下訖英宗治平之末約爲稽古錄二十卷而諸論則仍歷年圖之舊朱子語錄嘗言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合讀之亦可末後一表其言如蒼龜一皆驗今觀其諸論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反復開陳靡不洞中得失洵有國有家之炯鑒也

昔人謂孔子作春秋錄毫末之善溫公作通鑑掩日月之光譏其不錄屈原也李因篤問顧亭林通鑑何以不載文

人並與日月爭光之屈子亦不得書顧答之云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昔唐文宗面授丁居晦御史中丞謂宰臣曰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如子言其識見出唐文宗下矣按通鑑中此等誠不可解若說文人則何以獨載杜子美若論資治又何以不載隆中對乎

李巽巖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原本殘缺四庫從永樂大典校補僅佚微欽兩朝今江南常熟縣有活字板本亦巨觀也巽巖不敢自居爲續通鑑故以所採北宋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三

一祖八宗事迹編年條載仿司馬公草本之名謂之長編每條之下亦仿司馬公考異之例參校諸說定其真妄考北宋遺聞者當以此書爲淵海矣

朱子約司馬公資治通鑑以作綱目筆削上擬春秋然惟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綱皆門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則全以付趙師淵後疏通其義旨者有尹起莘之發明劉友益之書法箋釋其名物者有王幼學之集覽徐昭文之攷證陳濟之集覽正誤馮智舒之質實辨正其傳寫差互者有汪克寬之攷異黃仲昭取諸家之書散入各條之下是爲

今本大抵循文敷衍莫敢異同明末張自勳作綱目續麟始以春秋舊法糾義例之譌芮長恤作綱目拾遺又以通鑑原文辨刪節之失各執所見屹立相爭自康熙中御批通鑑綱目出蓋因陳仁錫刊本加之評定權衡至當褒鉞斯昭乃至金履祥商輅之著述並與別裁使讀紫陽書者得所折衷足以定千古是非之準矣

李文貞曰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續綱目三字就不妥何不云續春秋綱目之有發明後人爲之商榷菴輩自作而自發明之又讚曰續綱目作而亂臣賊子懼豈不令人破

退菴隨筆

卷十六

美

口况其議論刺謬尤不可言陳洪進獻漳泉二州地正與錢鏐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洪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開是必欲使爲賊者雖已四海清平尙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爲合春秋之義耶

紀事編年二體之外又有所謂紀事本末者實亦仿於尙書之每事爲編自袁樞作通鑑紀事本末同時又有章冲之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二人孰先孰後孰孰孰因不可考矣此後如陳邦瞻之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

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之左傳紀事本末踵事日增遂成不可磨滅之一體蓋紀傳或一事而複見數篇實主莫辨編年或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此體出乃使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雖史家之支流實深有裨於學者也

讀史者不可不讀三通雲間陳臥子嘗言人而不讀三通安得謂之通是也自唐杜君卿佑因劉秩政典而廣之爲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博取經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

退菴隨筆

卷十六

美

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紀載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馬貴與端臨又從而析之爲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以通典八門析爲一十有九而增以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共爲二十四門自序謂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過之若鄭漁仲樵之通志則仿通史之例自爲一書凡紀傳一百四十五卷譜四卷畧五十一卷紀傳及譜皆勦襲舊史稍爲刪潤殊無可觀其精華惟在二十畧其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草

木昆蟲五畧爲舊史之所無以矜奇炫博泛濫及之故世有通志畧單行之本各畧中穿鑿掛漏均所不免實未能與通典通考鼎立爲三特其網羅繁富才辨縱橫遂與杜馬兩家聯鑣藝苑今亦莫得而廢之焉

通典上溯黃虞下逮唐之天寶通考則上承通典下逮南宋寧宗至乾隆年間

欽定續三通書成而上下千餘年之事迹始備續通典自唐天寶以後取材於通志通考宋嘉定以後取材於

欽定續通考惟通典以兵附刑今續通典析爲二而篇第退菴隨筆 卷十六 天

則仍相次宋白之續通典二百卷久無其書而此書則繁簡得中卷數更少且將突過杜氏原書何論宋白乎續通考則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迹初議於馬氏二十四門之外增朔閏河渠六書氏族四門後因修續通志以無庸復見遂輟此四門仍從馬氏之原目典核精實纖悉不遺可

知古必兼知今讀三通續三通而不知讀 皇朝三通則虛生於 明備之朝矣乾隆中

敕撰皇朝通典一百卷八門隸事一如杜氏之舊惟如食

貨典之權酷算緡禮典之封禪前朝弊法一例從刪地理

典以 大清一統志爲斷亦不更以禹貢州域紊 昭代

之黃圖蓋或革或因具有精義而典章賅備非前代所能

相提並論則亦非前籍所可等量齊觀又 皇朝文獻通

考二百五十二卷初亦用二十四門舊目嗣以 宗廟考

中附載諸祀於義未安 詔增立羣廟考一門爲二十五

退菴隨筆 卷十六 无

門其中子目如田賦增八旗田制錢幣增銀色銀直及回

部普兒戶口增八旗壯丁土貢增外藩學校增八旗官學

宗廟增崇奉 聖容封建增蒙古王公皆以今制所有

而加市糴刪均輸和買和糴選舉刪童子科兵考刪車戰

皆以今制所無而省此其小異者又 皇朝通志二百卷

則刪去鄭氏紀傳而仍原書二十畧之目惟六書則備西

域七音則增三合天文殫歐邏巴之微地理括伊犁河之

外禮本乎官繪之圖樂本乎 御定之律藝文圖繪稽

中禁之秘藏草木蟲魚羅遐方之珍產實皆鄭氏所未及

聞也至三通原書各述其本朝掌故與歷代共為一書分綴篇終故文多簡畧今 皇朝三通則專勒一篇式昭國典當法制修明之代鴻猷善政史不勝書故卷目比原書有增無減且三通原書不過掇拾舊文裒合成帙而皇朝則載籍明備端委詳明禮有 大清通禮 皇朝禮器圖式樂有 御製律呂正義兵有中樞政考刑有 大清律例地理有 皇輿表 大清一統志滿洲源流考西域圖志又有會典及則例總其綱八旗及六部則例具其條目故編輯者事半功倍易成一代之巨觀也

退菴隨筆 卷十六

三

退菴隨筆卷十六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七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讀子

子書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有出入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為鑒誠大抵周秦諸家近古之書毋論真偽醇疵均當博收而慎取之兩漢以還皆未免屋下之屋分別瀏覽可矣 唐皮日休上書云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列子者亦登於科請去莊列以孟子為主事不果行宋史哲宗紀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一

元祐二年詔舉人程試毋得於老莊列子書命題金史選舉志又載章宗時老子荀楊與經史並出題考試知宋以前諸子皆與經史並重明以後始漸微耳 梁庾仲容取周秦以來諸家雜記摘其要語為書名曰子鈔所錄一百七家惜其書宋後失傳唐馬總就庾書之例增損之名曰意林凡七十一家今觀所採諸子多今人所未見惟賴此書之存容齋隨筆載總所引書尙有蔣子謙子鍾子張儼然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本皆不

載則亦非馬氏原書也

鄭蘇年師曰著述以解經爲要次則論史此皆有軌轍可尋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可隨其詣力歲時之所至而止若近人恃其心思筆力動欲自成一子絕迹飛行則談何容易郝蘭皋懿行亦曰子於古又別爲流儒者子思孟子荀子道者鸞熊老聃關尹莊周陰陽者子韋鄒衍桑邱南父名者宋鉞尹文惠施公孫捷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縱橫者闕子龐煖蘇秦張儀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農者神農野老宰民汜勝各得旨趣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二

遞相傳述惟儒與道獨隆然隋唐以後爲之者失其本矣是豈僅時代爲之限歟古之子書皆竭一生之精力爲之而其傳也不過數卷秦漢以前之書具在可覆按也今人聰明才力可用不過二三十年顧此失彼理有同然况有富貴引於前貧賤迫於後父母兄弟妻子師長朋友束而縛之介而馳之使不得踰尺寸而遽欲憑一生之精力成數卷飛行絕迹之書以期必傳於後傳不傳未可知吾謂其成書之先不易矣

韓公屢以孟荀並舉其推尊揚雄亦過其實司馬溫公及

邵子又謂揚雄過於孟子曾南豐王荆公至推之爲箕子後來一被程子黜落人遂翕然信之然韓公二十餘歲時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餘歲送文暢序所述又少一孟子蓋彼時識見尙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孟之死不得其傳至晚年與孟尙書書復專提出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而於荀揚遂半字不提起蓋學識與年俱進如此然則不待程子而荀揚早有定論矣

今所傳孔子家語十卷題王肅注者卽王肅所僞撰也孫頤谷志祖作疏證抉摘殆無餘蘊惟所引顏子之言未盡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三

獲出處案韓子顯學云自孔子之死也有顏氏之儒則顏子固有書矣宋石經後有書目一碑中列顏子豈史志所不載而世間別有傳本乎胡應麟甲乙剩言載明初朝鮮國會以顏子獻朝議以僞書却之惜無由考其所以僞而此書在彼國亦不再見耳

孔叢子亦僞書其言頗雜並有猥褻之語如子魚諫陳王以陽由近事爲喻鄙俗之至斷非孔氏遺言朱子亦以文氣軟弱疑之後附連叢子亦依託惟自隋志著錄其來已久所綴合者究多聖門緒論故相沿莫之廢焉

諸子之書多與孟子語相出入蓋當時有此成言羣相引
用非孟子採諸子亦非諸子襲孟子也管子法法篇曰規
矩方圓之正也何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又內言戒篇
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
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
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
老子下篇曰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文子精誠篇曰憂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樂以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上德篇曰水之

退菴隨筆 卷十七

四

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墨子兼愛下篇曰挈泰山
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以來未嘗有也非攻中篇曰
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非命上篇曰文王封於岐周絕
長繼短方地百里荀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
過者化又法行篇曰夫子之門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
尉繚子武議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鶡冠子
能天篇曰詖辭知其所離淫辭知其所合詐辭知其所飾
遁辭知其所極

曾子一書著錄漢志者十八篇隋志則稱二卷連目錄為

三卷其篇數異同不可考惟晁氏讀書志所錄二卷十篇
與大戴禮合然其書不知亡於何時自宋王暉後各有採
輯之本實非曾子原文 四庫所錄即王暉本分篇標目
皆未免自我作古近阮芸臺先生以為從事孔氏之學者
當自曾子始據大戴記十篇為定本並以盧辨舊注為宗
而博考羣書眾說為之注釋不但遠勝暉書實子部儒家
之冠也王暉又有編輯子思子一卷亦著錄 四庫蓋亦
未見晁氏讀書志七卷之本故別作是書其割裂古經強
立篇名與所輯曾子相等子思子古無注本其說皆已分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五

見各經籍中實不賴暉本以傳耳
諸子書以鬻子為最古然其書有二漢書藝文志道家鬻
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列子所引鬻子
凡三條皆黃老清靜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
篇之文賈誼新書所引凡六條與今本所載文格畧同疑
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然今本雖著錄 四庫而提要直
疑其偽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

管子之文厚重與峭在諸子中別自一格然多後人羸入
者如小稻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開篇百里奚秦國

之飯牛者穆公舉而相之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真然諸子率多厲言往往時代隔越不相應莊列爲尤甚如仲尼與孫叔敖市南宜僚言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楊朱遇老子湯臣夏革稱師曠師襄稱鄒衍管子尙不至此南宋韓無咎疑管子爲戰國游士所述者近之

禮義廉恥謂之四維管子之言也賈生亟稱之獨柳子厚著四維論謂廉恥卽義不當列爲四此非知道之言也詩言人有土田汝反有之是不廉也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

退庵隨筆

卷十七

六

無恥也與管子之言不謀而合矣

鐵圍山叢談載蘇子瞻與子由同入省試有一題子瞻不得其出處子由以筆一卓而以口吹之子瞻因悟出管子則宋時管子亦命題試士矣

惲子居敬曰晏子春秋七畧錄之儒家柳子厚以爲墨子之徒爲之宜入墨家四庫提要著錄史部崇文總目曰晏子春秋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後人所采掇其言是也如梁邱據高子孔子皆譏晏子三心路寢之葬一以爲逢子何一以爲盆成适蓋由采掇所就故書中歧誤重複若此

而最陋者孔子之齊而晏子譏其窮於陳蔡是也魯昭公二十九年孔子之齊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欲殺之明年扼於陳蔡絕糧皆在定公十年晏子卒之後今乃於之齊時逆以譏孔子豈理也哉

唐元宗御注道德經分老子道經卷上德經卷下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本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在宋時已失輔嗣定本矣按賈公彥周禮師氏疏引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邢昺論語疏引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

退庵隨筆

卷十七

七

失顏師古漢書注魏豹傳引老子道經云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德經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西域傳注引老子德經云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又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酷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云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注皆以爲老子道經之言章懷太子後漢書注翟酺傳引老子道經云魚不可以脫於泉是古人引老子皆以道德分篇蓋晉宋舊本如是

元宗分題不為無據耳

老子一書著錄漢志而不言其有注隋志以下注者乃繁
焦弱侯老子翼作於明萬曆中所採尚六十四家而弱侯
所未見者不知凡幾以後注者又不知凡幾紀文達師謂
儒書如培補榮衛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清解
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書之偏
駁悠謬者迥殊故論述者不絕大約以王輔嗣注為最古
輔嗣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子則正用其所長故
詞義簡遠妙得微契次則焦氏之書亦具有別裁若他家
退菴隨筆 卷十七 八

各以私見揣摩或參以神怪之談或傳以虛無之理或歧
而解以丹法或引而參諸兵謀皆可置之不論也

老子之書有最不可為訓者如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
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自此論興而商鞅遂教秦燔詩書而明
法令韓非亦以誦書為亂當世之治其五蠹篇云明主之
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迄于李
斯竟緣此以亡秦則老子實階之厲也

莊子天地篇引記曰釋文記書名也老子所作史索於封

禪書據樂彥引老子戒經韓子喻老解老二篇及文子書
所述老子語皆今老子所無唐志又有老子西昇入室神
策等經十種然則老子之書不止道德五千言乎

關尹子九篇舊本題周尹喜撰著錄漢志而隋唐志皆不
載知原書久佚今本蓋唐以後人所偽託然頗有理致有
文采猶解文章之方士所為也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時老師故太史公作傳論次
諸子獨以孟荀相提並論其書大旨在崇禮而勤學惟其
中有尤為後人詬厲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九

伯厚謂韓詩外傳所引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
為其徒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者其實子思
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在當時固與荀為曹偶是猶朱
陸之相非不足訝也性惡之語宋儒尤交口攻之不知孟
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特
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故力言性之不可恃當
勉力於先王之教則其大旨仍不謬於聖人其實謂性惡
則無上智謂性善則無下愚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
偏至之論特孟子偏於善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趨乎下

風由憤時疾俗之甚不覺其言之也偏耳

紀文達師曰荀子言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別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爲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偽之偽遂譁然培擊謂荀卿滅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觀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

退菴隨筆

卷十七

十

謝東墅壩曰荀子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恥爲游說縱橫之習故國策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築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又豈在孟子下哉

楊倞注荀子序稱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數陳往古椅挈

當世撥亂興治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

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云云今考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多缺佚如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貴玉賤珉語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楊氏所謂羽翼六經者非虛語矣楊注多存古義而舛誤亦所不免舊有元刻纂圖互注本未能是正近謝東墅盧抱經合爲輯

退菴隨筆

卷十七

十一

校刊本以行則荀書之最善本也

墨子舊題宋墨翟撰漢志隋志皆同今考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也紀文達師曰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公送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真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

偶閱近人雜著中丹徒法氏有極詆墨荀二子者雖刻深而其

理則正讀墨荀二書者亦不可不知也其言曰墨子薄葬一篇雖足以矯當時之弊而獨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是視父母如陌路汨倫沒序莫此為甚遵此立教流害何窮荀子性惡一篇亦大悖於理即謂所論者氣質之性原與孟子所論天命之性不同而其篇中並未剖論明白且儼然與孟子為敵則是其於源流處本未通徹守此偏僻流弊將不可勝言亦何必待李斯之敗而後定其學術之不正哉吾人今日讀此二書或取其詞義之精或取其制用之備如墨子城守等篇是其次采擷英華詮釋古奧同莊列穆天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三

子傳等書存之以資博覽正如彝鼎圭璧瑕瑜原不必相掩剝蝕紫翠彼此亦無足相妨也乃先達之士必欲曲為之說言荀子所論氣質之性雖謂性惡無礙謝金圃學使刻荀子有此語言墨子所用者夏制其道得之於禹實為賢於後儒孫淵如太史校墨子有此說不知荀子根本未清墨子汨沒天秩此皆不可翻之案誠恐當世鄙生後世瞽儒震而驚之推而廣之以為某氏曾有此說其教將復充塞涓涓不絕遂成江河故不可以不辨也

梁曜北曰楊朱之書不著漢錄案列子有楊朱篇此必朱

所作誤合於列子爾劉向言此篇惟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不似一家書斯正誤合之驗而其書恐不止此淮南汜論云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以墨書兼愛尚賢諸篇例之疑全性保真是楊朱篇名且疑楊有非墨之篇猶墨之有非儒矣莊子天下篇稱墨子為經楊子無是稱也呂不韋載墨家授受特詳則當時墨尤橫於楊故其書特傳耳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三

呂氏春秋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不韋人不足道而是書哀合羣言據儒書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近理者十之一二故較諸子為近醇其書或稱呂覽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言呂不韋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故太史公自序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蓋舉其居首者名之然今本實以十二紀八覽六論為序十二紀各以月令為首篇此春秋之所由名故漢志但稱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篇亦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據此則漢以來皆

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高誘注訓詁簡質於本書亦多所糾正但如共伯得乎共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出於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孟堅幽通賦豈竟未見漆園之書耶近畢秋帆尙書有校正本蓋蒼萃盧抱經錢竹汀孫詒穀段懋堂孫淵如洪穉存梁曜北諸家之說而參訂審正之呂氏春秋爲學者所必讀之書畢氏此書允爲讀呂氏書之善本舉從前各舊本皆可聽其覆瓿矣

畢秋帆曰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疵有間要皆有爲而

退菴隨筆

卷十七

四

作其著一書專觀世名又不成於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於呂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採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尙四五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綴原書類亡不能悉尋其所本如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今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畧同則亦周秦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名法之旨合儒墨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悉萃篇

中後人所由探索而靡盡歟

淮南子漢志列之雜家作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注云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則內篇也西京雜記言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於本書要畧訓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敘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故內篇亦有稱淮南鴻烈解者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亦向歆所述是當時品題淮南不必稱子直至隋志始題淮南子也本有許慎高誘二家注今許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五

注散佚高注僅存又多爲後人所妄改此書舊無善本近武進莊遠吉始從道藏本校刊自敘謂與錢別駕堉程文學敦孫編修星衍參互考訂而成世頗稱之然王懷祖別有校本則謂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有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概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辨云云今當取王氏校本與莊本互勘則莊本罅漏自出而王本研究之精亦自見耳

淮南一書以天文訓為最與博後世陰陽五行之說多祖述於此高誘未諳術數故於此篇注尤簡畧近嘉定錢漑亭^塘有補注其世父竹汀謂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應蓋亦讀淮南書者之一助矣

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莊子所謂俗學即孔門之博學所謂俗思即孔門之慎思然則所謂復初其非吾儒之復初審矣故又曰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說行於是禪家有

退菴隨筆 卷十七

夫

面壁之功儒者亦衍為良知之派內莊而外孔又由莊而入禪徒取便於後世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之人而孔門之旨愈晦矣

莊子之書離道似遠而實近朱子言莊子才高如老子其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胡五峯^宏謂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讀之不為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此論最為平允亦可為讀莊子之法若如王坦之著

廢莊論而其論即多用莊語豈不自相刺謬乎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獨後出書中有列禦寇以後事故柳子厚列子辨謂其經後人增竄高似孫子畧遂以為莊子寓言並無其人據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知當日實有列子其人特其書為門人所追記耳此書又名冲虛至德真經者天寶初詔號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冲虛真經文子為通元真經亢倉子為洞靈真經見唐書藝文志朱景德中加至德二字見晁氏讀書志故後人合以為號耳列子天瑞篇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七

知不生於彼輪迴之說蓋出於此又仲尼篇言西方有聖者又言西極之國有化人尊佛之言蓋始於此

文子漢志亦列之道家注云老子弟子或以為計然者誤也柳子厚稱其多竊取他書為之要是唐以前古本故唐代與老莊列並重今 四庫有林道堅所撰文子續義宣通疑滯勝舊本多矣

慎子之學近乎釋氏而漢志列之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為治然法有不行勢不

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爲申韓此其轉關乎

公孫龍子漢志列之名家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六篇大旨欲綜覈名實而務恢詭其說堅白異同之辨實足以聳動一時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乘四與夫子爲五乘卽龍也孔叢子謂其詞勝於理誠有之而陳振孫以淺陋迂僻擯之則非矣

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列之縱橫家舊本皆題周鬼谷子撰唐志則以爲蘇秦撰按道藏目錄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而史記蘇秦列傳言蘇秦師事鬼谷先生又

退庵隨筆 卷十七

六

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二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一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也原書十四篇今只存十篇高似孫子畧稱其一闔一闢爲易之神一翁一張爲老氏之幾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譽宋潛溪則詆爲蛇鼠之智且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惟柳子厚以爲言益奇則道益陋差得其真近秦敦夫思復謂蘇秦得其緒餘卽掉舌爲從約長真縱橫家之祖蓋術旣奇變文復詭偉要非後人所能託秦敦夫曾從道藏中錄出陶宏景注本梓行之其書益顯矣

尸子原書二十篇漢志列之雜家所謂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今書久佚孫淵如有輯本二卷謂可與經傳相發明

鷓冠子漢志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翟晴江涉獵隨筆云後漢書續輿服志鷓者勇雉爲武冠處士山林談道無端而效武夫之服且卽以爲名亦何義哉此鷓字恐鷓字之誤漢書五行志注引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鷓冠以鷓鳥能知天晴雨也禮家謂之術士冠鄭子臧好聚鷓冠見殺必以其聚術士恐謀不軌也今鷓冠子書皆述三才

退庵隨筆 卷十七

七

變通其篇目有天則天權能天以及環流王鈇泰鴻泰錄等篇率多談天之語則以鷓鷓爲字形相似而譌者近之其書見稱於劉仲和總以爲鷓冠綿綿亟發深言又見稱於韓文公謂其言施於國家功德豈少獨柳子厚詆爲鄙淺然自六朝至唐劉仲和最號知文韓文公最號知道二子稱之則他家之論不足爲典要矣

亢倉子卽莊周所謂庚桑楚其書九篇則唐宜春人王士元所撰七修類稿士元作孟浩然集序嘗自言之舊本竟題周庚桑楚撰者妄也書凡九篇蓋亦雜綴古書爲之故

中多奇字惟稱荆君熊圉欲拜亢倉子為亞尹楚官之亞尹有無不可考而自春秋至戰國楚君實無名熊圉者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也

子華子不見前錄馬氏通考引朱子及晁氏周氏陳氏皆極論其偽按呂氏春秋貴生先己誣徒明理知度各篇俱有引子華子語今分見於各篇中知秦以前原有其人著書久佚此本乃後來偽託耳其書雖稍涉蔓衍而理致文采尚有可觀故 四庫提要謂辨其贗則可以其贗而廢之則不可至子華子之名高誘注但以爲古體道人或云

退菴隨筆 卷一七

三

魏人而作偽者乃嫁名於程本則不知所據矣 尹文子一卷漢志列諸名家其大旨在指陳治道欲自處於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立說在黃老申韓之間

鄧析子一卷凡無厚轉詞二篇與漢志所載合列子言子產作竹刑鄧析數難之子產執而誅之而劉歆奏上其書則曰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黝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列子誤矣其書大旨亦在黃老申韓之間而以勢統於尊事覈於實

為主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鄭所用也

商子本二十九篇著錄漢志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者又二篇其開卷第一篇即稱秦孝公之謚則顯非鞅所手著殆法家者流掇拾鞅之緒論以成是編耳 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與漢志及阮孝緒七錄相合據史記本傳則韓非著書當在未入秦之前而史記自敘乃有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之語未免兩歧史家駁文不足為據其詞峻厲刻深與商子相埒遂為法家之祖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三

近人多以文中子為偽書遂並疑為無其人蓋因隋唐史不為立傳且稱述之者鮮也案唐書王勃傳云勃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又王績傳云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傲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做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續誕縱不嬰以家事唐書兩傳所言如是豈非一大證據又李習之集有讀文中子皮襲之司空表聖皆有文中子碑惟韓文公推尊荀楊偶不及仲淹

耳又焉得以爲全無稱述之者乎朱子於文中子推許甚至謂不特荀揚不足比卽韓公尙不如他懇惻有條理今世人將他與揚雄並斥爲其擬經耳

紀文達師曰中說非王通撰蓋其子福郊福時所依託其中字字句句刻畫論語師弟亦互相標榜自比孔顏蓋後來聚徒講學之風亦自是始也

謝梅莊曰或問先儒疑文中子謂隋殿無太極之名通與關子明李德林薛道衡無相見之理房杜李魏諸公非及門之人然乎曰己不足而借重於人其咎小學不正而貽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三

禍於世其咎大孔攻異端孟距楊墨中說則袒護二氏合三教而一之是孔孟之罪人也其他又何辨焉

子書雜家最多而有數部不可磨滅之書必須專讀者如班固之白虎通義顏之推之家訓王應麟之困學紀聞顧炎武之日知錄皆當家有其書白虎通義本考訂經義之書而其說不免兼涉讖緯顏氏家訓實爲世道人心起見而歸心等篇深明佛法非專以儒理立言故四庫皆不列之儒家而八之雜家困學紀聞包羅宏富證據精博宋以來說部莫之或先閻百詩何義門皆有評本近刻愈多

而以翁方伯元圻之集注爲最詳備日知錄則積三十年之功始定三十二卷之稿於經史之疑義政事之得失皆

能擇精而語詳鄭蘇年師最服膺此書謂坐而言可起而行誠非過譽今人以閻百詩之潛邱劄記相提並論然閻

書精博有餘而條理不足似是未成之稿本潛邱劄記有陽吳玉搢所編次者眉目稍清較之顧書瞠乎後矣

王充論衡 四庫亦列之雜家紀文達師謂充生當漢季憤世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大旨不爲不正

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無所畏忌轉至於不可以訓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三

瑕瑜不掩當分別觀之按昔人以論衡爲枕中秘名流頗重其書惟其議論支離文筆冗漫實不類漢人所爲故余每竊疑其贋作近閱杭大宗世駿集中有論王充一篇直

指其自譽而毀祖父爲不孝又引陳際泰誠子書至以村學究刻畫所生其端實自王充發之云云則所論尤爲嚴

正又不在區區文字之間矣

古時無類書故研京鍊都必多歷年所而後成而一出遂至於紙貴今人有大製作皆有類書可憑惟作者轉相裨販陳陳相因不可不擇善本而用之類書亦子部之一門

今以唐歐陽詢之藝文類聚虞世南之北堂書鈔徐堅之
初學記三書為最古惟虞書多摘錄字句而不盡注所出
然所引究多古書歐徐二家則援據既博體例復精均可
為類書之祖本繼此作者則以宋李昉等之太平御覽王
欽若等之冊府元龜祝穆之事文類聚王應麟之玉海為
巨觀今村塾通行之本惟知有事類賦廣事類賦兩書然
徐淑之書彙括簡要尚為近古華希閔之書雖曰廣淑所
未備而精博則遠遜之至我 朝康熙間
御定淵鑿類函分類字錦子史精華佩文韻府駢字類編
退菴隨筆 卷十七 一

五書出而一切類書悉已包括無遺矣

退菴隨筆卷十七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八

福州梁章鉅

山東省立
圖書館
編印

讀子二

四庫書於子部分門別派最為謹嚴平允自周秦諸部以
下至北宋司馬溫公之家範范淳父祖禹之帝範王景山
開祖之儒志編凡二十一種皆在濂洛未出之前其學在
於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不過誦法
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天下也中惟文中子有師弟
標榜之習而尚無門戶攻擊之風自是以後乃有道學之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一

名而嘖嘖多故矣

李文貞曰今人讀宋諸子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
至於地名人名制度偶有疎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
叫累幅不休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按此言最切中時弊今
之名下士大半如此

易上繫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有易而後有太極非太
極在天地之先也韓康伯謂有必生於无故太極生兩儀
有生於无語出老子康伯之意蓋即以无釋太極其義已
簡而明乃周子忽言無極而太極又言太極本無極蓋用

康伯之意而又過一層其義紛而轉晦不知无極二字亦非周子創出逸周書命訓解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老子反樸篇亦云復歸於無極列子湯問篇亦云無則無極又云無極之外復無無極凡此皆宋儒之嚆矢而不知其爲六經所無也故陸子靜疑太極圖說非濂溪作又謂極訓中不訓至合于漢儒古義矣

紀文達師曰聖人立教使天下知所持循而已未有辨也孟子始辨性善亦闡明四端而已未爭諸性以前也至宋儒因性而言理氣因理氣而言天因天而言及天之先輾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二

轉相推而太極無極之辨生焉夫性善性惡關乎民彝天理此不得不辨者也若夫言太極不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未有害也言太極兼言無極於陽變陰合之妙修吉悖凶之理亦未有害也顧舍人事而爭天又舍共觀共聞之天而爭耳目不及之天其所爭者毫無與人事之得失而曰吾以衛道學問之醇疵心術人品之邪正天下國家之治亂果繫於此二字乎惟朱子作爲有理無形以解之然附和朱子者其說亦不可究詰譬如醫家之論三焦也或曰有名而無形或曰上焦如霧中焦如

漚下焦如瀆實有名而有形膠轕喧闐動盈卷帙及問其虛實之診則有形與無形一也問其補瀉之方則有形與無形亦一也然則非爭病之生死特爭說之勝負耳太極無極之辨何以異於是哉

李文貞教人以周子太極圖說張子西銘明道程子定性書伊川程子好學論四篇相連看去太極圖最下兩圈與太極一樣圓滿此理未曾暢發却得西銘一滾說出西銘說事天功夫實際卽是定性書大公順應二義然必細分知行始密又得好學論發之四篇相足聖學備矣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三

邵子之先天圖朱子亦重之云此自是有傳授至所說易卻非教外別傳晁以道嘗以書問邵子之學於伊川伊川答云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明道爲堯夫志墓稱其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貫旁通又云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蓋未肯以聖賢許之也至稱其傳述所自則云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絕不及陳希夷亦絕不及先天圖一字朱子亦以皇極經世爲推步之書有問擊壤集於朱子者云比他皇極經世好些王湜作易學

自序又謂皇極經世一書不盡出於邵子惟李文貞謂邵子生平不敢有外道語儒者到底不能推他出去紀文達師亦云邵子言學以人事爲大又言治生於亂亂生於治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則固粹然儒者之言非術數家所能及斯所以得列於周程張朱間歟

張子之書見於宋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今所傳張子全書則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鈔文集鈔及拾遺附錄各一卷而正蒙爲張子精心結構之書義博詞奧讀者

退菴隨筆

卷十八

四

多不得其涯涘又章句旣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牴牾後學多不敢置議惟李文貞注解二卷疏通證明多所闡發於先儒異同之處尤能一一別白是非實遠出高攀龍徐必達李文炤諸家之上

二程子著述存於今者二程遺書二十五卷二程外書十卷皆經朱子手定此外又有高攀龍之二程節錄陳龍正之程子詳本張伯行之二程語錄程湛之程書皆不免刪取失宜異同互見朱子嘗謂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咀嚼然當時記錄旣多卷

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就世傳張南軒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記惟吾閩楊龜山先生所輯二程粹言二卷最爲善本龜山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陽南渡以後朱子及張南軒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開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龜山是書採掇編次具有體裁程氏一家之學觀是書而思過半矣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五

以單讀書爲玩物喪志孔子却刪定讚修事事不放過後來朱子恰是孔子家法生平亦事事不見他放過卽如做古文官爵地名必書現在詩用故事於古名號講究甚悉卽字法亦有幾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書皆賴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厭煩都有區處雖幾句文稿亦覺得理足周程張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烜赫也

又曰朱子生於尤溪故小字沈郎其字從水從尤讀如由或作沈者誤也早年學仙又師謙開善後記韋齋會稱李延平乃往事之始暫將舊學擱起虛心請教延平只引他

向低處去久之漸見得那邊疎漏又久之大見其破敗遂改師延平從前章齋本託孤於劉屏山子翬劉草堂勉之

胡籍溪憲三人其後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養朱子以至

登第後來朱子溯淵源却單認李延平滄洲精舍祀七人

周張邵二程司馬而終之以延平意可見矣延平受學於

羅仲素從彥仲素受學於楊龜山朱子於楊羅皆有微辭

獨延平無間然也

又曰明道廿二歲作定性書伊川十八歲作好學論已到

至處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學至不踰

退菴隨筆

卷十八

六

矩逐旋精進朱子少時遍參佛老廿餘歲始見延平三十

外已爲人師尙無卓見至四十外始通達五十外始議論

不錯六十歲自嘆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又復自云不

徹可見其疑而悟悟後復疑黑一陣復明一陣明一陣又

黑一陣乃是自強不息日進無疆

又曰宋初有一等猖狂議論如李泰伯之毀孟子東坡之

訾武王就是周程議論亦似有過高處張子尤高邵子竟

落數學惟朱子出將過當者一概駁落其高遠精微者一

裁之以平實又氣象生得好某少時只見得朱子好處在

零星處卻不知其大處之妙如今見得他大處之妙轉見得他小處有錯可見知其小處便不能窺其大知道大處便小處都識得

朱子與呂東萊讀周子二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

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

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成近思錄十四卷今人但題爲朱子

近思錄非其實也是書實爲後來性理諸書之祖朱子題

詞云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

門而入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反諸約庶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七

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止

則非纂集此書之意東萊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

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

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

至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

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

鶩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

耶是書大旨已具於此當時有葉仲圭宋建集解自序

謂閱三十年而後成然詞義淺率有解所不必解者而稍

費擬議者則又闕如我 朝茅星來集注始為參校諸本
多所訂正又雜采諸說疏通其義於名物訓詁頗詳其後
序云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二而言程朱之學但求之身
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竊謂馬鄭賈孔之說
譬如百貨所聚周程張朱之學如權度然微權度則百貨
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
之故欲求程朱之學者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於是編備
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空疎寡
學者無得以藉口云云則至公之論也

退菴隨筆 卷十八

八

今所傳小學六篇證以朱子文集與劉子澄書實子澄之
所類次今人但題為朱子亦未考也內篇四曰立教曰明
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懿行蔡文勤所謂內
篇萃十三經之精華外篇採十七史之領要也其初有文
章一門後乃定為六篇是書義取啟蒙功歸養正陳選集
注隨文衍義已足以裨初學我 朝黃庭問 澄田人 甫 集解
又為旁推交通於是書益無遺義矣

雷翠庭曰小學者大學之基也其大綱不外明倫敬身內
而心術之微外而威儀之著衣服飲食之節是即誠正修

之地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則齊治平之道已在是矣格
此謂之格物知此謂之致知入大學之門豈能舍此而他
求哉顧空談心性者既視為粗迹獵取才華者又視為拘
迂朱子嘗嘆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俗儒記誦詞章之學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學術之支離
決裂兩言盡之欣逢我 朝興學造士將小學著之令甲
以試童子承學者幸無視為小試之具文庶幾小子有造
成人有德取諸此而已足哉

周程諸子外便當數到上蔡謝文肅 良佐

文肅嘗受業於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九

程子惟其學頗雜禪故曾恬胡安國所輯上蔡語錄朱子
復嚴為刪雜然為文肅作祠記稱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
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精當又稱其
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得明道教人綱領伊川嘗問以
所造對曰天下何思何慮公曰固有此理但賢發得太早
於是文肅孜孜於省克甚力伊川終以切問近思許之蓋
其早年所學醇疵參半晚乃一軌於正也

今人但知讀真西山之大學衍義而不知邱瓊山之大學
衍義補更有實際真書首以為治之要為學之本分為二

篇次分四大綱曰格致曰誠正曰修身曰齊家又分四十
四子曰雖云爲治之要而大旨在正本清源於治平之道
實未暇及必得邱書補之其體用始備邱書分十二目亦
博採羣言而附以己見其人雖伎其書則有用也

永樂中之性理大全摭摭成書非能於道學源流真有鑒
別也 康熙間李文貞等奉

敕纂性理精義卷數僅及性理大全七分之一而刪繁舉
要條理精密考宋學者得此階梯眞事半功倍矣

林艾軒光朝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爲無實而好
退菴隨筆 卷十八 十

著書者言之其語本無病也陸子靜九淵云六經皆我注
脚又云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則誕而妄矣仲尼大聖猶云

好古敏求子靜何人乃云六經注我乎尊心而廢學其弊
必至於此

雷翠庭曰世目陸象山爲禪學以象山教人閉目靜坐不
讀書者非也象山語錄多近禪然未嘗言不讀書惟詹阜

民所記象山云學者能常閉目亦佳然其文集中并靜坐
二字無之其與劉深甫書云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

定氣訓詁章句苟能從容不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

彰者與傳聖謨云已知者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
以求之此與朱子教人何以異乎

世說新語載愆度道人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爲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旣而此道人不

成渡愆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
致意愆度心無義那可立治此權救饑爾按明儒多用此

術陽明之致良知其一也大抵各立一義以動天下其才
力不及者亦必於師說少變焉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

則不得爲致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去良能
退菴隨筆 卷十八 十一

言之則並良知之義亦不可立矣是孟子之言本無弊而
假孟子以自立其義者其滋弊遂不可究詰也

嘉定錢民字子仁嘗從陸清獻公講學語多不合公怪問
其所由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耳其與友人書曰先

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
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此破的之論辨朱陸之異同

者何嘗見及此哉
袁簡齋答雷翠庭書云來書言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

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若大路

然無所謂統也後儒必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為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方能參已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撥而謂程朱直接孔孟也夫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七

不指智者之樂水為異端也顏淵問仁曰克復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為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為異端樊遲又必以仲弓為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於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嚙臂及問其路之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七

然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為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完人此朱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温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温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可貴者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為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秘愈矜嚴而道愈病矣來書又斥陸王為異端亦似太過周易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孔子言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

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亦此類也漢志所錄道家三十七部神仙家十部本截然兩途黃冠者流惡清靜之不足聳聽而以丹方符籙炫其神怪則名為道家實皆神仙家此亦如黃老之學漢代並稱後世言道德者稱老子言靈異者稱黃帝名為述說老子實皆依託黃帝也其恍惚怪誕處為儒者所不屑道而歷代史志皆著於錄則梗概亦不可不知竊謂道家之源委白雲霧之道藏目錄詳注盡之道藏之菁英張君房之雲笈七籤盡之特以詢之世俗道流恐皆茫然無應也

紀文達師曰後世神怪之迹多附於道家道家亦自矜其異如神仙傳道家靈驗記是也要其本始則主於清淨無為而濟以堅忍之力以柔制剛以退為進故申子韓子流為刑名之學而陰符經可通於兵其後長生之說與神仙家合為一而服餌導引入之房中一家近於神仙者亦入之鴻寶有書燒煉入之張魯立教符錄入之北魏寇謙之等又以齋醮章呪入之世所傳述大抵多後附之文非其本旨即彼教亦自不能別也

李文貞謂道家從漢便分兩路魏伯陽修心性張道陵講

退菴隨筆 卷十八 西

符法佛教亦兼此二種大約釋道二教其初亦是隱居修道之人因他枯槁清寂巖居穴處恐招異物之害故學些法術以禦之及其苗裔欲為表章遂說元說怪張皇附會無所不有却失了他本來面目矣

歐陽公刪定黃庭經序自稱為無仙子曰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求仙此我之所哀也朱子感興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

翰我欲往從之脫屣非所難但恐違天道偷生詎能安此亦關仙之詩但歐公直以為無朱子猶以為有耳 范文正公嘗言士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近儒顧亭林亦云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污之俗惟道家以無為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論此悖道傷義之言儒者所弗道也荀子乃儒家而亦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儒而未醇即流為老莊之徒矣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五

王元美世貞劄記內篇云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辭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驚於名而趨者有廢於爵而趨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此切中情事之論

今世所傳太上感應篇乃道藏之書即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此為最古故惠定宇為之箋注博引舊籍疏通證明極為簡粹直可與古笈並傳也 陰符經舊題黃帝所撰自黃山谷始定為偽書朱子語錄

亦以爲然而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爲之
考定其文語錄載間邱次孟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數語
雖六經之言無以加近李文貞以爲陰符之書妙在虛說
隨人所用以他修道亦可用他行兵亦可用他治國亦可
其大旨以陰爲符得陰則可以招呼羣有指揮如意卽陽
亦爲用矣殺機正其所取猶吾儒之言克己今人解作殺
機不好大失作者之旨矣 文貞又曰陰符說絕利一源
用師十倍絕利是將諸般利慾都斷絕了只在源頭上專
一用工便如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是說工夫不
退菴隨筆 卷十八 去

斷刻刻相續便如用師萬倍絕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
反晝夜吾儒之集義也
參同契唐書藝文志列於五行類固是失當朱竹垞經義
考列之易類則又不倫惟葛稚川謂其說似周易其實假
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
之殊失其旨云云蓋丹經以此書爲最古詞韻多古奧難
通故朱子有考異之作其自署空同道士鄒訢者鄒本邾
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廌姓禮記鄭注訢與熹通故以
寓名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歟

李文貞曰參同契所言其警發於吾身心者甚切大約先
黑方白方黃而終於紅是之謂丹日之出也先紅而白而
黃而黑人與草本之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謂順則
爲人逆則成仙也他的黑是收視反聽不說話將耳目口
三寶閉塞了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明便是
白所謂空虛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游而魄不昧
便是黃後來一團純陽真火陰邪之氣都燒化了所謂童
顏是也這便是紅紅則丹成矣吾儒工夫亦然戒懼黑也
慎獨白也致中和黃也天地位萬物育紅也明儒說三教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七

源頭本同但工夫各別却反說了工夫却同只是源頭不
同蓋吾儒是大公的從天地萬物道理上起見道家只爲
一己只要神氣常存卽佛家只要此心光明照徹乾坤亦
是爲一己蓋源頭不同以後便一齊差却耳

唐初傅奕有詆浮屠疏云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
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
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
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按此卽
韓公論佛骨表之藍本然傅奕偏信老子至戒其子孫猶

以道教當從與聖人之書當讀並舉不知佛教即脫胎於道教故韓公原道及新唐書李蔚傳贊皆從老子說起凡古今闢佛幾篇名文如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疏韓公表及原道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子釋氏論彙作一處讀之佛教無所逃匿矣

阮芸臺先生曰世言佛教始於後漢而不知西漢即有其事其初有休屠之稱後始稱曰浮屠或稱佛圖佛陀皆一音之轉而二字必相連成文在華音爲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清爲佛也說文佛字訓爲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

退菴隨筆

卷十八

六

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漢書霍去病傳曰收休屠祭天金人顏注金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毘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畧西夷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即今之佛經也後漢書楚王英傳曰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桓帝紀曰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皆稱浮屠不稱佛至後漢書西域傳始云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西方神名曰佛然此一節未可深

據魏收魏書以此爲傅毅所對而傅毅傳無此事蔚宗爲宋人蓋宋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後來之恒言改漢之舊語耳魏書釋老志亦云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云襄楷言佛陀黃老以諫魏明帝又云浮屠正號曰佛陀皆西方言其來本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也何字爲淨何字爲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皆未可知今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爲佛訓爲覺是浮屠爲教本兼二義而今但傳一義豈其本來宗旨哉

魏書中沙門即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爲僧僧字亦非古也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九

李文貞曰唐時佛教盛行不得韓公大聲疾呼再過幾年竟將等於正教矣韓公膽氣最大當時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尙是國師韓公一無顧忌唾罵無所不至其氣竟壓得他下歐陽公亦闢佛氣便弱韓公闢佛雖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鋒驅除到程朱便據有城池矣紀文達師曰嘗聞五臺僧明玉之言云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披緇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銜昌黎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爲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闡明心見性之佛爲士大夫言之也

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衆枵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斷糧道不攻而自潰也故畏昌黎甚銜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說勝不過爾儒理如是儒法如是爾亦不必從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從爾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兩相拄柱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銜宋儒然則唐以前之儒語語有實用宋以後之儒事事皆空談講學家之闢佛於釋氏毫無加損徒喧鬧耳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三

錢竹汀云佛書初入中國曰經曰律曰語無所謂語錄也釋子之語錄始於唐儒家之語錄始於宋儒其行而釋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辭氣必遠鄙倍語錄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詞矣有德者必有言語錄行則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

佛書最善譬喻然以明鏡譬心性便不是鏡能物來畢照又能隨物成形然其中空空一無所有其質冷冰冰全無生意心之體豈如此惟程子心如穀種之喻最妙蓋穀種內根莖枝葉花實無所不全而其中一點生理則仁也心

屬火仁屬木是滾熱發生與金之寒冷迥乎不同佛家以鏡喻心性宜其斷絕身累齊向空滅矣

李文貞嘗言釋氏之發大願力是吾儒之立志要常惺惺是吾儒之主敬徧參歷扣是吾儒之致知戒律精嚴是吾儒之力行而其實與吾儒絕不相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為戒如不認父母是斷愛根是棟極難處一刀兩斷他以為人之愛都是生於習染即愛父母亦是私心不過貪其乳哺鞠養之惠而已假如自幼無知時養於他姓受其鞠育亦便愛他可見都是有緣之愛不若從無我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三

中發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無根之愛吾儒却說世上豈有無根的人即應從根上愛起吾儒與釋氏不同處本易見不知前輩何以都說不透見得不分明佛家以佛為轉輪王蓋以心轉宇宙實有此理猶孟子言塞乎天地之間能塞即能轉矣其言輪迴亦即循環始終之理生死如晝夜晝夜如轉輪心之起滅無時其起者即其滅者如春夏之發生即是冬間閉藏之氣非有二物二事也至謂人有惡變為禽獸禽獸有善又變為人亦是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間念慮起伏幾番為人幾番為禽獸矣輪

迴之說卽可以此理參之

有人問李文貞云離騷言叩帝閭之類想古時便有與神鬼相通之術文貞曰觀尙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可見堯舜之前地天相通至堯舜絕之乃不相通佛家說許多荒唐話亦怪他不得他那裡原相通非全掉謊也

朱子深詆佛法之非有人曰信有之朱子曰君見否其人曰曾聞有鬼爲祟但聞寺鍾一叩則鬼一伏朱子曰大抵鬼亦公輩所爲生時如此信向死後焉得不爾此雖戲言實有名理今使有一異僧便傾城往觀施舍駢雜若這些

退庵隨筆

卷十八

三

人死了魂魄不散自然還是如此高一邊人說世並無鬼低一邊人說到處皆鬼者皆失之昔韓文懿公病困時李文貞往候之公曰正有一事欲仗大筆傳信病中見得幽冥之故灼然不爽吾初疾原非大症止因衆崇遠榻徹夜叫謹連旬不能合眼以致病勢日臻其日諸鬼忽相約於西河沿赴席甫晡相率而去吾竟得安寢及旦使人訪問則西河沿人果於是夜普度施食自是後諸鬼復還吾亦遂不寐以至於困李曰今者諸鬼在何處曰見君在坐退處榻後矣此事向不以爲信今將紀錄示後病不能執

筆故以相囑後文貞將此事載之語錄大抵僧家之普度卽先王祭厲之義於理所有者卽不當斷以爲無但亦不宜如僧家說得全是鬼物爲政耳

宋儒教人學聖賢先自不妄語始此是切實法門昔人有云佛言平等而乘獅坐象平何有焉道言戒殺而烹麟炮鳳殺更甚焉此儒教之所以無弊也居易錄云阿含經言人壽八萬歲時毘婆尸佛出世人壽七萬歲時尸棄佛出世下至賢劫第三尊迦葉佛出世人壽亦二萬歲其次第四尊卽釋迦牟尼佛當周昭王時年三十成道住世四十九年止七十九耳去第三尊世尙未遠何以壽遽不滿百乎內經素問載岐伯對黃帝云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故能形與神俱而盡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人不然故半百而衰則五帝之前年壽與末世無異以此證阿含經敘七佛誕妄較然乃小司馬補三皇本紀又云天皇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其誕妄與阿含經又何異哉

退庵隨筆

卷十八

三

乾隆庚子歲二藏活佛來朝供帳極一時之盛所過境內有司奔走恐後儲侍惟恐不周老弱男婦環擁蹶趨而頂

禮者如恒河沙數佛軀幹豐偉方口重頤兩耳及肩笑容可掬儼世所塑布袋和尚狀時方盛夏所乘輿上有片雲覆之而行每風來塵土漲天衆咸叩頭請雨譯者代白輒見其一手疊訣口喃喃作咒倏爾雲色油油雨絲飄颺旋即晴霽灑塵而已不能久也或億兆環繞道過不行忽如大笑聲如洪濤歎飲大衆不覺一時頓首伏地道乃劃然中分輿去如飛愚婦子旋即飛行追尾俄復圍合不能禁也至京居 雍和宮來謁者日以千計跪而趨前自摘其帽佛俯身摩其頂有摩而笑者有摩而閉目掩口者有摩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二

而側首旁睨者各示區別受者無不歡喜作禮而去京城內外僧衆無遠近無老幼咸來參謁五體投地佛乃高坐跏趺無少動也有淮陽僧號達天者飲酒食肉如常人獨不往或怪之曰彼夷僧我 天朝法侶也若且伏我我豈爲若屈哉或不信於是偏袒杖錫往及門語門者云可傳語大師某來速出迎語入佛竟出僧曰若識我乎譯者轉告曰識得曰旣識何弗拜也佛遽拜之僧乃以錫卓地大言曰若本不合來而竟來吾恐隻履歸時未必肉身而西也譯者具以告佛竟投地不起僧乃杖錫出未幾佛竟以

出痘死有好事撰一對云杳杳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時傳爲笑柄按宋元祐間高麗王棄家爲僧號義天航海至上疏乞徧歷叢林詔朝奉郎楊傑爲館伴使至吳中諸利皆飲餞如王臣禮獨金山僧了元高坐禪床受其展謁楊驚問了元曰若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矩如是不可易如達天者古今人何必不相及哉

退菴隨筆 卷十八

三

退菴隨筆卷十八

南海會釗校

退菴隨筆卷十九

福州梁章鉅荏林編

學文

古言儒行必曰近文章今之自命為儒者乃不以無文為恥甚可怪也魏文帝典論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而今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段文字至

退菴隨筆卷十九

一

為沈痛足以動人後學當書之座右以資警省

選文但宜以秦漢為斷近選輒把檀弓考工記左國歷卷實乖體裁而論文則必溯源於經傳以端其本古之善論文者莫如柳子厚然所云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此數語分貼處實未能深切著明今欲指引初學祇須淺淺言之如要典重則學書要婉麗則學詩要古質則學易要謹嚴則學春秋要通達則學戴記要博辨則學左國各就其性之所近期于畧得其

意微會其通自然不同於世俗之為文矣

作文之法有已標舉於經傳之中者如易言修辭立誠書言辭尚體要詩言穆如清風戴禮言達而勿多左氏言辭之無文行之不遠合而觀之作文之本末備舉後人千言萬語恐不能出其範圍問百詩云論語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詩之法乎

作文自然以道理經書為主而取材不可不富辨體不可不精史記漢書兩家乃文章不祧之祖不可不熟讀其次則莫如蕭選熟此三部然後再讀徐庾各集及唐初四傑

退菴隨筆卷十九

二

燕許諸公而以韓柳作歸宿彭文勤公元瑞嘗言蕭選行

而無奇不偶韓集出而有橫皆縱蓋古今文體此兩語足以該之亦陰陽對待之理不能偏廢也今之耳食者鄙薄蕭選而復不敢輕議史漢不知蕭選中半皆史漢之文且有史漢以前之文隨聲附和不值與辨昔唐李德裕家不置文選謂其不根藝實蓋自古有此耳食之徒矣

吾友謝退谷嘗與余論文多篤實心得之語一日謂余曰文有三理善言德行者道理足也達於時務者事理足也筆墨變化者文理足也三者俱無則昭明文選之文而已

余初聞之即覺其言之過已而退谷筆之書矣此則不可不辨者也姑無論諸葛武侯之出師表李令伯之陳情表東廣微之補南陔白華詩為千古言忠孝者之職志卜子夏之毛詩序杜元凱之左氏傳序劉子駿之移太常博士書開後來論經學者之津涂即陸士衡之文賦古今之文章者亦豈能外之且如屈子之離騷李少卿司馬子長之書可謂之文理不足而筆墨不變化乎司馬長卿之諫獵難蜀父老枚叔之諫吳王班叔皮之王命論可謂之事理不足而不達於時務乎崔子玉之座右銘章宏嗣之博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三

弈論張茂先之勵志詩女史箴可謂之道理不足而不善言德行者乎大抵退谷喜講心性之學所最服膺者真文忠公之文章正宗其於文選並未嘗全部繙讀故不自覺其失言退谷所撰教諭語余最喜以拈示後學若此條議論則所當首刪者也

阮芸臺先生曰昭明所選名曰文選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也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為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為文專名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實為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

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為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為文也專名為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為八代之衰而矯之于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為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文選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

退菴隨筆 卷十九

四

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非古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韻語凡三十有五豈可以為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况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為古文者為其別於四書文也為其別於駢偶文也然四書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

自覺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為一脈為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為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為文非文者尚不可名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

又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以期傳之久遠其著之簡策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五

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也轉相告語必有愆誤說文言从口从辛辛愆也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而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爾雅釋訓主於訓蒙而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三十二條亦此道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以為煩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

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冀達意外之言說文曰詞意內外言也蓋詞亦言也非也詞之飾者乃得為文也文言曰修辭立其誠說文曰修飾文不得以詞即文也要使遠近易誦古今易傳公卿學士

皆能記誦以通天地萬物以警國家身心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即如樂行憂違偶也長人合禮偶也和義幹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閑邪善世偶也進德修業偶也知至知終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聲同氣偶也水濕火燥偶也雲龍風虎偶也本天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潛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極天則偶也隱見

退菴隨筆 卷十九

六

行成偶也學聚問辨偶也寬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後天偶也存亡得喪偶也餘慶餘殃偶也直內方外偶也通理居體偶也凡偶皆文也於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考工記曰青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方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熟視而無覩乎

王唐堂之傳曰余與同年張符驥良御關上進凌雲談藝關於時藝極工可接先輩張詰之曰君文誠佳但多排句

如點題用散亦可關良久曰吾見四書多排句耳余因腹誦學庸語孟洵然且悟不但排句亦多叠句也

古文選本以前明茅鹿門坤所列八家為最著明史文苑傳稱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外無取焉故坤選為八家文鈔其實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為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特右書不傳耳 本朝儲同人欣益以李習之朝孫可之樵合為十家其書皆頗行於世至乾隆初純廟以茅儲二家去取尙未盡協評論亦未盡允乃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七

指授儒臣定為唐宋文醇五十八卷其書先以列聖御評恭列篇首後人評跋有發明考證者分綴篇末品題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微研窮窳奧學者但熟讀此本則其他選本及各專集俱在可緩之列矣 四庫提要云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為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

能分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脉論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脉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茅坤儲欣之評諸家適類於是自

御選唐宋文醇出去取謹嚴考證典核其精者足以明理載道經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為空言其上者矩

退菴隨筆 卷十九

八

獲六籍其次者波瀾意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茅坤等管蠡之見烏足以語此哉 繼文選而作者為文苑英華然文選自周秦以迄梁初不過三十卷而文苑英華自梁末以迄唐季乃至一千卷其富而不精宜也後經姚鉉詮擇約為唐文粹一百卷而其 中尙有文苑英華所未收者所錄詩文祇收古體蓋於歐梅未出以前能毅然矯五代之弊而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此書始讀唐文者舍此無善本矣 呂東萊之宋文鑑在當時頗為人所訾議惟朱子謂此書

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亦係當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間云云自是定論東萊又有古文關鍵二卷取韓柳歐曾二蘇及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其命意布局之處卷首又冠以總論看文作文之法二書當相輔而行皆後學所當從事也

王遵巖慎中曰或言總是學人與其學歐會不如學馬遷班固此言非也學馬遷莫如歐學班固莫如曾今人何會學馬班只是每篇抄得三五句史漢其餘文字皆舉子對策與寫東寒溫之套如是而謂之學馬班亦可笑也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九

真西山文章正宗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遂與古來選本宗旨迥異雖所持之理甚正而其說終不可行故自宋以來罕有誦習之者後人宗其意而成編者惟吾鄉蔡文勤公之古文雅正然以理為根柢而體雜語錄者不登以詞為羽翼而語傷浮艷者不錄其意主於文質相輔而不廢修詞之工故謂之雅正又與真氏之書各別南渡以後文字自以朱子為一大宗李文貞公嘗言記得某人說學古文須從朱子起此言却好朱子之文何能上比馬班韓柳但理足便顛撲不破朱子初學會南豐到後

來却不似其少作有古文氣調朱子正不欲其似古文也又是一句有一句事理即疊下數語皆有疊下數語著落一字不肯落空八手作文須得如此

金人詩文並工者祇一元遺山古文繩尺嚴密根柢盤深雖未能與歐會蘇黃並提使與尤楊范陸旗鼓中原正未知勝負所在毋論王拙軒趙淦水金漳南諸人也

蘇天爵所編元文類七十卷自元初迄延祐正元文極盛之日而天爵又妙解文章精於鑒別故所選具有體要論者謂可與唐文粹宋文鑑鼎立而三厥後程敏政之明文

退菴隨筆 卷十九

十

衡雖極力追之終莫能及也

勝國古文家初年祇一宋文憲濂蓋元代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潛為一朝後勁文憲初學於吳後學於柳與黃其文醇深演迤不動聲色而二百餘年之中殫力翻新者終莫能與之方駕論者以劉誠意可與文憲並為一代宗匠而方正學可稱文憲入室弟子然平心而論終當讓金華出一頭地蓋劉講經世之畧所學不及宋之醇方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宋之粹也中葉則李文正東陽末季則唐荆川順之歸震川有光王遵巖慎中此數家必須讀

其全集餘則就選本中觀之可矣

明文自宣德正統以後盛行臺閣體始於楊文貞士奇楊

文敏榮主持風氣者數十年其末流至於庸腐沓萬口

一音遂為藝林口實中間導源唐宋具有典型者惟一李

文正自李空同夢陽何大復景明唱為復古之說而明之

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就窠臼風會遞轉門戶愈分

追原本始惟李何實職其咎程敏政明文衡所錄在成化

以前終有典型尙無七子偽體黃宗羲明文海則兼及嘉

隆以後何李盛行之餘意在掃除摹擬空所倚傍以情至

退菴隨筆 卷十九 十一

為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採擇頗

嚴蒐羅極富二書亦當相輔而行也

明文之衰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敝我

朝風氣還淳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當時以汪鈍

翁魏叔子侯朝宗三家為最工宋牧仲嘗合為三家文鈔

梓行於世然叔子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朝宗體兼華藻

稍涉於浮夸惟鈍翁學術既深軌轍復正所言大抵原本

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

歐曾未易言以之接跡唐歸殆無愧色此外如朱竹垞之

淵雅毛西河之縱橫方靈臬之嚴潔皆當涉獵及之

李文貞曰學古文須先學作論蓋判斷事理如審官司必

四面八方都折倒地方可定案如此則周周折折都要想

到有一處不到便成罅漏久之不知不覺意思層疊不求

深厚自然深厚今做古文者多從傳誌學起却不是 又

曰文字扯長起於宋人長便薄太公丹書行幾多大禮說

出來纔只四句箕子洪範三才俱備纔一千四十三字老

子道德經不知講出他的多少道理纔只五千言宋人一

篇策便要萬言是何意思

退菴隨筆 卷十九 十二

百工治器必幾經轉換而後器成我輩作文亦必幾經刪

潤而後文成其理一也聞歐陽文忠作畫錦堂記原稿首

兩句是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再四改訂最後乃添兩

而字作醉翁亭記原稿起處有數十字黏之卧內到後來

只得環滁皆山也五字其平生為文都是如此甚至有不

存原稿一字者近聞吾鄉朱梅崖先生每一文成必黏稿

于壁逐日熟視輒去十餘字旬日以後至萬無可去而後

脫稿示人此皆後學所當取法也

文字有難於自信者必資良友刪削昔曹子建之言曰世

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白樂天之言曰凡人爲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抑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二公皆雄於文者而其言如此學者可不深長思乎

今考據家作文字率喜繁徵博引以長篇炫人然氣不足以舉之每令閱者不終篇而倦其意自謂源於史漢然史公文字精采雖長不厭漢書則冗沓處實多馬班之高下卽在於此史記中長短亦不一律如項羽本紀長八千八

退庵隨筆

卷十九

七

百餘字趙世家長一萬一千一百餘字而顏淵列傳僅二百四十字仲弓列傳僅六十三字何嘗必以長爲貴乎朱子嘗言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多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韓歐文皆不欲說盡東坡雖是一往滾將去他裡面自有法度今人不理會他裏面法度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故無結構按坡公嘗自言作文之法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坡公又云孔子言辭達而已矣夫辭止於達意宜若不文是大不然言理能使是理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

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而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合此二說觀之蘇文豈漫無節制者哉

讀書以熟爲貴作文亦然昔有問歐陽公作文之法者公曰吾於賢豈有吝惜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出也毛稚黃云或疑文亦有生而佳者此必熟後之生也熟後之生必佳若未熟之生則生疎而已焉得佳乎

朱子嘗言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李習之嘗教人看韓公獲麟解一句一轉可悟作文之法而不教人看原道以其稍直也近魏叔子言古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

退庵隨筆

卷十九

七

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袁簡齋亦言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雖是戲言亦自有致

黃唐堂曰吾友宋介山善古文每喜以不結爲結言後人文字之不及秦漢者所爭在結處凡結處須乘勢結之譬之游客往往不能歸者以時過勢盡也又言文之結如果之結花過卽果過後卽不果又言結之難譬狂風中重舟重載落帆又如盲人騎馬皆非深於文者不能道凡作墓志文字只要不說謊祭統云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故聖賢雖於父母亦不虛加

一語加以虛譽人必指而笑之是轉貽父母羞辱矣韋齋人品學問迥出人羣朱子作行述只平平敘次伊川為大中作文亦無一語褒揚惟其如此是以可信且稱人亦何必全備如孝德之本也孔子未嘗以稱顏子豈顏子未孝耶舜稱大孝他聖不聞豈他聖都未孝耶

蘇齋師云凡作傳誌不宜用四六駢體蓋敘一事而必借古事述之何如直敘其事之為明白乎陸放翁詠王簡棲頭陀寺碑云文淨未可敵江山此語所見獨超好用駢儷者尚亦知所持擇乎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五

白香山策林有云凡今秉筆之徒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有愧辭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傳之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按此風自昔已然今又甚焉世有自命為雄文健筆攫取諛墓金者亦當稍知返也

閻百詩云顏氏家訓謂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此十言者可以教天下萬世不獨為吾徒之藥石而已

今人自編其所著之集大概分詩與文兩目而已古人則不然六朝以前多以文筆對舉或以詩筆對舉詩即有韻之文可以文統之故昭明文選奄有詩歌筆則專指紀載之作故陸機文賦所列詩賦十體不及傳志也南史顏延之傳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劉勰文心雕龍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此以文與筆分言之也梁書劉潛傳三筆六詩又庾肩吾傳詩既若此筆又如之杜少陵詩稱買筆韓詩趙璘因話錄稱孟詩韓筆此以詩與筆分言之也宋書傅亮傳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魏書溫子昇

退菴隨筆 卷十九

六

傳臺中文筆皆子昇為之北齊書李廣傳集其文筆十卷魏收為之序陳書陸炎傳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劉師知傳博涉書傳工文筆徐伯陽傳年十五以文筆稱北史魏高祖紀好為文章詩賦銘頌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文章詩筆乃是佳事北史蕭圓肅傳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此以合文筆詩筆而為言者也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楊權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咏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搖會情靈搖蕩云云語尤分晰今人

於文筆二字之分不講久矣

或疑文必有韻之語爲不盡然不知此劉彥和之說也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有韻者文彥和精於文理者豈欺人哉近人中知此理者頗鮮阮芸臺先生曾詳言之曰所謂韻者乃章句中之音韻非但句末之韻脚也六朝不押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故沈休文作謝靈運傳論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七

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言之最爲曉暢昭明所選亦不盡有韻脚之文而奇偶相生宮羽悉協溯其原本乃出於經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溼燥龍虎觀八句上下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作龍虎燥溼觀卽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名其序其吉凶四者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卽無聲音矣文言以後以時代相次則及於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性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誦諫又曰長言之不

足則嗟嘆之鄭康成釋聲成文爲宮商上下相應釋主文

爲與樂之宮商相應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爲文不指翰藻也凡文在聲爲宮商在色爲翰藻卽如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嘆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性發聲成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之祖故曰韻者卽聲音也聲音卽文也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衍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沈休文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哉

退菴隨筆 卷十九

六

韻字不見於說文故近儒謂卽古均字其說近是然王氏復齋載楚公鍾篆文內實有韻字从音从勻則此字遠在沈休文四聲之前矣今人之韻脚不足以該韻字然但謂章句中之聲韻恐淺人仍不能驟解余則謂古人之韻直是今人之平仄而已今之四六非有韻之文而不能無平仄卽今之四書文亦斷不可不講平仄試取前明及本朝各名家文讀之無不音調鏗鏘者卽所謂平仄也卽所謂韻也然則謝靈運傳語所言不但挾千古文章之秘卽今之作四書文者亦莫能外之矣

蘇文忠答李端叔書云軾少年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得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攻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曉曉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云云此書字字樸誠近人所不肯道也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九

蘇文忠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為文至多而未嘗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所見已如此所論雖高而理則平實可以誨人若後來語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為此詩定非知詩人則是掉弄筆鋒不足為典要今之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於雲煙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無真實意境而徒為茫昧僻遠之語謂之格律則亦自欺而已豈坡公誨人之意哉

董曲江元度曰相傳顧俠君刻元詩選成家有五六歲童子忽舉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數百人望門跪拜嗟乎鬼尙好名哉紀文達師曰抉剔幽沉蒐羅放佚以表章之力發冥漠之光其銜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於交通聲氣號召生徒禍棗災梨遞相神聖不但有明末造標榜多誣卽月泉吟社諸人亦病未離乎客氣也昭明文選以何遜現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見遠矣

錢竹汀曰太史公報任安書不敢言漢待功臣之薄而李少卿答蘇武書於韓彭周魏李廣諸人之枉剗切言之足

退菴隨筆 卷十九

辛

以示戒後世梁世崇尙浮屠一時名流詩文大半佞佛之作昭明一概不取惟錄王簡棲頭陀寺一篇以備體簡棲名位素卑不為當時所重明非勝流所措意也卽此兩篇之登載足見昭明識見遠出後世詞人之上矣今人於散體文輒名為古文眾口一同其實未考也芸臺先生嘗辨之曰古人於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于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為激音不為

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于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然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余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于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三

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此千年墜緒無人敢言者也或曰子之所言偏執已見謬託古籍此篇亦自居何等乎余曰言之無文則子派雜家而已

凡詩文中於古人稱呼必經古人用過者方可用之如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嵇康稱嵇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謝安石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杲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稱杜老李

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相劉禹錫稱劉郎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假令稱少陵曰杜生太白曰李公知復爲誰耶又如古人有二字三字之諡而止稱其一字者如衛之獻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倘非前人用過又可以意爲之耶

吳立夫萊論文有云作文如用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

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三

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原不會亂可謂善言文章者也

王夢樓文治嘗言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

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注史不知彼所能者

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捨如果深造有得

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者據乎袁簡齋

亦云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

蔡主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羣書不過兩月之

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於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

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後有書有書而後有考據著述始於三代六經考據始於漢唐注疏攷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自為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

袁簡齋云天欲成就一文人一儒者都非偶然試觀古文人如歐蘇韓柳儒者如周程張朱誰非少年科甲哉蓋使之先出身以捐棄其俗學而後有全力以攻實學試觀諸公應試之文都不甚佳晚年得力於學方始不凡不然彼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三

方終日用心於五言八韻對策三條豈足以傳世哉就中晚登科第者只歸熙甫一人然古文雖工終未脫時文氣息而且終身不能為詩亦累於俗學之一證

黃梨洲謂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為二氏之文須如堂上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會王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宋景濂為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八便非儒者氣象矣按作文架子至韓公始立所謂起衰也唐初稱燕許大手筆然張燕公作鄖國長公主神道碑云長公主者睿宗第七女也嬪於薛氏有男子四女子五其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為

稱生意盡矣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麻蔭二宗汾陰之家忘亡榮陽之黨相慶嗚呼此文尙可為訓哉

賦者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即與詩別體揚雄有言能讀千賦則能賦蓋源流正變之不講則操筆茫如鄭夾漈經籍志所載范傳正賦訣紇于俞賦格張仲素賦樞浩虛舟賦門今皆不傳元祝堯作古賦辨體言之頗詳而於歷代鴻篇未能備載惟康熙間

御定歷代賦彙上起周末下迄明季以有關經濟學問者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三

為正集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畸士幽人放言任達者為外集而以佚句補遺附焉學者沿流溯源因變求正悉具是書矣

王惕甫有讀賦卮言一卷自導源至總指凡分十六段自序謂上下源流考鏡得失畧仿東莞雕龍之例蓋近人之善言賦無有過於此書者

文章家每薄駢體而不論然單行之變為排偶猶古詩之變為律詩風會既開遂難偏廢自庾子山出始集六朝駢體之大成而導唐初四傑之先路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

兼至於抽黃儷白之中仍能灑氣舒卷變化自如當時雖並稱徐庾孝穆實瞠乎後塵矣

四六文雖不必專家然奏御所需應試所尙有非此不可者純用六朝體格亦恐非宜惟有分唐四六宋四六兩派各就性之所近而學之唐四六又當分爲兩層有初唐之四六王子安爲之首以雄博爲宗 本朝之陳維崧似之有中唐以後之四六李義山爲之首以流麗爲勝 本朝之吳綺似之宋四六無專家各以新巧爲工近南昌彭文勤公所輯宋四六選已具崖畧 本朝之章藻功似之今

退菴隨筆

卷十九

美

欲爲四六專家則當先讀蕭選及徐庾二集而參以初唐四傑集李義山樊南甲乙集彭文勤公宋四六選以及陳檢討四六林蕙堂集思綺堂集則源流正變自可了然於胸若曾煥之駢體正宗吳藻之八家四六雖爲時流所喜而所選體格未純但資博覽可也

近人四六體格以孔吳軒檢討爲最正檢討嘗言駢體文以達意明事爲主不爾則用之婚啟不可用之書札用之銘誄不可用之論辨真爲無用之物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與散體文同也又云徐庾集必須熟讀此外四

傑卽當擇取須避其平實之弊第一取音節近古庾文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爲王子安所襲用若剛却與共二字便成俗響如陳其年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嫦娥寶樹此調殊惡在古人甯以兩之字易靈寶二字也又舉楊炯少姨廟碑云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以爲未歇二字耐人玩讀今人必不能到至云不可用經典奧衍之詞及制舉文柔滑之句則不足於宋四六一派矣此所論駢體文甚精其所作亦能副其所言惜儀鄭堂遺稿所存無幾耳

退菴隨筆

卷十九

美

制藝文雖只用於科舉然代聖賢立言則與學古文初無二道惟另有其源流正變不可不知耳俞甯世之百二十名家備矣我 朝乾隆初年奉

敕令方苞編選明文凡四集曰化治文曰正嘉文曰隆萬文曰啟禎文而 國朝文別爲一集每篇皆挾其精要評隲於後凡四十一卷名爲

欽定四書文所錄皆理醇詞達以清真雅正爲宗承學之士於前明諸家考風格之得失於 國朝諸作定趨嚮之指歸一切汗牛充棟之選本盡可筌蹄棄之矣

作制藝文能讀書窮理一以學古文之精力材料爲之未有不工者但體格不必過於求高夫既隨衆應舉自然志在求售而反以不入時眼爲高則何如舍此不務今自欽定四書文之外有近時名家專集不可不涉獵者如方靈皋王耘渠之屬王耘渠之文格律極細膩又極分明每篇旁批後批皆其所自爲閱之可當明師口授集中篇篇可閱方靈皋則有根柢又有詞華讀之可以開拓心胃增長筆力蓋靈皋經術本深又於周秦諸子宋儒諸集無不貫通故言皆有物論者謂靈皋古文每有時文氣其時文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七

則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故集中篇篇可讀

應舉之文固宜合時然亦不必竭力趨迎蓋風氣改移人相崇相尙欲求勝人未有一往過物極則反復思變思變計勢必進退失據勞而罔功瞿昆湖嘗言作文要從心苗中出初時覺難久之自易蓋熟極自能生巧也爲應舉文者果能由此入手何患不高人一等乎

少年作文以英發暢滿爲貴不宜卽求高簡古淡昔歐陽公答徐秘書云所寄近著甚佳議論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此時且不必勉強

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而至也又蘇文忠答李豸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則未可也又與姪簡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參伯今日文章平淡便專意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觀之看其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且須學此斯得之矣按宋時所謂應舉時文非今之時文也而歐蘇之教人已如此

唐翼修 處讀書作文譜所陳語多猥雜不離村學究習氣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七

然亦有切實可行之法有神舉業不妨舍其短而取其長也如云聞諸楮紳先生用功進取有二法一於大比之年正月始每日作文一篇至臨場而止一於大比前一年之八月始每三六九作文二藝限定其時刻不令少遲二者一取其純熟一取其速成然速而至於久未有不熟者熟而至於久未有不速者 又云人生作文須有數月發憤功夫而後文章始得大進蓋平常作文非不用力然未用緊迫工夫從心打透其效自淺必專一致功連作文一二月然後心竅開通靈明煥發文機增長有不可以常理論

者矣 又云傅安道嘗言文章有筆力有筆路筆力到二十歲餘便定了後來雖進亦相去不遠筆路常做便開拓不做便荒廢此言於應舉文尤切 又云學者讀文不可專趨一體必清濃虛實長短奇平並取則雖風氣尙此讀文有與之合者風氣尙彼讀文亦有與之合者取其合者揣摩之其不合者姑停之此卽趨風氣之一法若專讀一家焉能符合乎且人亦知韓柳歐蘇之稱古文大家王唐歸金之稱制藝名家者何謂也以其集中清濃虛實長短奇平無所不有故也若止有一體連閱數十篇了無所異

退菴隨筆 卷十九

荒

則陋之至矣安得稱大家名家乎彼世之以文出於一律一體爲到家者直庸妄之言耳 又云凡以所作之文請教於人未嘗無益然其爲益無多也一則閱者未必直言一則我之所學果淺彼卽直言吾亦不能因一二篇之指點而卽變拙爲巧惟以吾已讀之文與欲讀之文求其去取更問其當讀者何文或得其指點則受益無盡何也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於所讀之文之工拙譬如蜂以採花故能釀密蠶以食桑故能成絲倘蜂蠶之所採食者非花與桑則其成就必與凡物無異乃知士人所讀之文精庶

幾所作之文美亦用不離乎體耳 又云吾師姜景白先生文章超邁其制藝讀本卽門下亦不得見之余再請其故始曰吾所讀者皆係名文每有改竄汝曹年少不能謹言傳於外人謂吾多改名文人必非笑故不令汝曹見也然吾所以爲此者亦自有故以學人熟讀之文作文時其氣機每來筆下而不自覺佳處來疵處亦至如歸金之文其美處非人可及故雖有疵而人不以爲病如吾之文佳處旣不及彼苟又多得其疵不甚無益乎故吾於其疵處可改則改之所以防其來筆下而不自覺也

退菴隨筆 卷十九

三

退菴隨筆卷十九

南海會劍校

退菴隨筆卷二十

福州梁章鉅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學詩一

古人言詩必推本於三百篇或以此言為迂者淺人之見也古人言語之妙固非今人所能幾無論今人即漢魏以迄三唐所謂直接三百篇之作者亦差之尚遠此時代限之也然三百篇之宗旨思無邪三字盡之則人人所可學也三百篇之門徑興觀羣怨四字盡之則人人所同具也三百篇之性情溫柔敦厚四字盡之則人人所當勉也此

退菴隨筆 卷二十

一

不可以時代限之也但就此三層上用心源頭既通把握自定然後再學其詞華格調則前人言之詳矣漢魏之詩無意於學三百篇而神理自合時代本近也六朝而後刻意學之者以杜韓為最杜之言曰雅麗理訓誥韓之言曰詩正而葩三百篇之詞華格調盡此二語矣竊謂今之學詩者只須將毛詩句句字字盡得其解再將白文涵泳數過於詩詣而不能精進者吾不信也古人立言以能感人為貴而詩之入人尤深故聖人言詩可以興觀羣怨而今人作詩但以應酬世故為能則不如

不作試觀三百篇中如彼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節南山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誥正月云維號斯言有倫有脊而四月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則自稱為君子崧高烝民一則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一則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則並不嫌於自譽蓋欲人知其言之善而聽之非必若後人作詩多自謙之辭也故菴伯直云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書金滕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是先作詩後為名之證故顧亭林曰古人先有詩而後有題今人先有題而

退菴隨筆 卷二十

二

後有詩顧心勿成志曰古人詩無所謂題目篇名而已大都取本詩中句字或全取首句或摘取數字或摘取中間及篇末之字並無義例其合篇中句字而別立一名者小雅兩無正卷伯大雅常武頌酌賚般而已兩無正據韓詩有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則亦取篇首也菴伯他人所名酌賚般取樂節而名皆無深意惟常武一篇特立篇名應自有義蓋三百篇中所僅見也統計三百篇中篇名少纔一字至多不過五字則惟昊天有成命一篇今人製題有多至十餘句者蓋古人所謂序也古人篇名自篇名序

自序三百篇序皆他人所爲後來如張衡四愁詩序爲焦仲卿妻詩序亦他人所作今人詩則皆自序並或於題下加序而題與序混矣三百篇序不必盡出當時而辭皆簡質今人序文愈繁而詩遂減味矣

風詩與雅詩其體不同雅詩實鋪敘處多風詩虛蘊藉處多然風詩亦有盡情發露者如蝮蝮卒章及相鼠之屬雅詩亦有含蓄不露者如鶴鳴鼓鐘之屬皆變體也

蘇齋師教人作詩結語有用尖筆者有用圓筆者隨勢用之此亦從三百篇出來三百篇中有就本事近結者類并

退庵隨筆

卷二十

三

間關之類有離本事遠結者斯干無羊之類亦隨勢爲之若甘棠小星章俱單句結後人作古體詩亦常用之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顏延之秋胡行皆以次章首句蟬連上章之尾此本大雅文王下武既醉三篇章法也而蔡中郎飲馬長城窟晉西洲曲復施其法於一章之中纏綿委折而節拍更緊遂極情文之妙

唐宋以來詩家多有倒用之句謝疊山謂語倒則峭其法亦起於三百篇如谷風之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簡兮之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小明之至於芑野二月初吉闕宮之秋

而載嘗夏而福衡殷武之勿予禍謫稼穡匪懈是也有倒用之字倒一字者如有敦瓜苦菹彼桑柔以我齊明矧敢多又倒二三字者如婉如清揚終其永懷匪言不能式飲庶幾何辜今之人是也他若中谷中遠中林中路中田家室裳衣衡從稷黍瑟琴鼓鐘斯蝻下上羊牛甥舅孫子女士京周鼎鼎息偃之類不勝枚舉然在古人却非有意爲之亦大抵趁韻之故遂開後人法門耳

三百篇中對偶之句層見叠出已開後代律體之端如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發彼小豨殪此大兕升彼大阜從其羣

退庵隨筆

卷二十

四

醜念子燥燥視我邁邁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又有扇對如昔我往矣四句有當句對如螭首蛾眉檜楫松舟有聞無聲唱予和汝匪莪伊蒿彼疏斯稗有以對句起者嘒嘒草蟲趨趨阜螽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有以對句結者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李杜韓蘇詩中亦不免有疵詞累句不但無損其爲名家且並有與古人暗合者卽如三百篇中有敷演句如無已太康亦已太甚太卽已也此與書之不遑暇食左傳之尙猶有臭相同有湊泊句如旣伯旣禱匪載匪來爰始爰謀

如沸如羹第三字皆湊成有複疊句其相連者如不我以不我以人涉印否人涉印否相間者如君子于役二章各複一君子于役采芣三章各複一人之爲言雲漢卒章複下瞻印昊天其複二字者在句首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在句中如以望楚矣望楚與堂在句末如奉時辰牝辰牝孔碩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皆取成句調別無深義也

魏道輔泰曰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故能入人之深如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

退菴隨筆 卷二十

五

手舞足蹈又况能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於桑與烏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何從也後人採薛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同此意唐人樂府述情敘怨雖委曲周詳而言盡意盡矣

古人不朽之作類多率爾造極不可攀躋鍾仲偉有吟詠性情何費用事之語嚴滄浪亦言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此專爲三百篇及漢魏言之則可若我輩生

古人之後古人既有格有律其敢曰不學而能乎且詩兼賦比興必熟通於往古來今之故上下四方之跡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又敢曰何費用事乎余在樞直每公暇輒與程春廬談藝春廬爲余述其友方長青之言曰詩必以造語爲工而造語必以多讀書善用事爲妙試取三百篇讀之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用禹貢也燎之方揚甯或滅之用盤庚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用洪範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用康誥也虞史臣之序曰率釐下土方商頌用之夏小

退菴隨筆 卷二十

六

正曰有鳴倉庚幽風用之塗山之歌曰有狐綏綏鄘風齊風兩用之箕子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鄭風用之夫商周所有之書其見於今者亦僅矣而其可得而言者如此則令其書具存將三百篇無一字無來歷可知也蓋鍾巖所言專以性靈說詩未爲過也乃言性靈而必以不用事不關學爲說則非矣桓野王撫箏而歌其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安石爲之絜歎謝康樂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是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孝靜爲之流涕彼詩之感人至於如此亦可謂有性靈語矣而皆出

於用事本於學古然則以學古用事爲詩則性靈自具以不關學不用事爲詩雖有性靈蓋亦罕矣

李文貞教人學詩先將十九首之類句句摹倣先教像了到後來自己做出自無一點不似古人却又指不出是像那一首云云此最是初學一妙訣從來名手作詩作文大抵皆從此入門但不肯自說破耳王漁洋最喜吳淵頴詩初時句摹字倣到後來自成片段便全不似他今集中尙存和淵頴兩詩以原詩對勘幾如硬黃響揚書此卽其少年用功之迹學者當善領之

退庵隨筆

卷二十

七

汪韓門曰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夫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爲不知理義之歸也嘗讀東山之詩矣周公但言惓惓不歸及勿士行枚數言已足矣彼夫蠅在桑野瓜在栗薪伊威在室蠪蛸在戶町疇近廬舍而鹿以爲場熠燿乃倉庚而螢以爲號皆贅言也又嘗讀離騷矣屈子但言國無人莫我知及指九天以爲正亦數言可畢矣彼夫駟玉蚪戒鸞皇飲咸池登閨風索慮妃而求簡狄占靈氛而要巫咸皆空談也是則少陵之傑句無如老夫清晨梳白頭昌黎之佳作莫若老

翁真箇似童兒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賢人日之著題杞橘栗桃李梅且漢代大官之本色古樂府之魚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浣花集之杜鵑杜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元劉仁本之蕨蕨蕨蕨東山有蕨蕨南山有蕨蕨西山有蕨蕨北山有蕨蕨明袁中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同一排比也晉之懷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蘇之靜坐無事此靜坐一日已行一千三百里蘇之靜坐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同一真率也循此不已不幾於風雅掃地乎典論文賦之言豈可盡非哉

退庵隨筆

卷二十

八

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其上哥舒開府及韋丞相長篇雖極稱譽翰與見素然必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可謂知大體矣至太白之上皇西巡歌永王東巡歌略無上下之分二公雖齊名而見趣不同如此

王從之若虛曰山谷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余觀之特剽竊之黠者耳山谷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旣已出於前人縱

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相犯哉昔之作者初不較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夸皆不害其名家而各傳於後也

王漁洋曰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嶽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錦瑟怨遙夜遶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

退菴隨筆

卷二十

九

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

毛西河曰古詩人之意有故爲僂語而實重故爲薄語而實厚者袞衣留周公辭甚僂而情則重麥秀傷故都語雖薄而思則厚蓋風人之旨意在言外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此青青子衿之篇朱子以爲刺淫奔不如小序以爲刺學校也朱子之意亦不過以爲詞意僂薄施之於學校不相似耳閻百詩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人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僂僂數

言特閨閣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又竇梁賓以才藻見賞於進士盧東表適東表及第梁賓喜而爲詩曰曉粧初罷眼初矚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喜夫第何異蓋風人寓言往往不可猝辨如此

孟瓶菴師曰古人不輕作裙釵之詞懼其褻也少陵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題曰戲爲艷曲二詩可謂艷矣然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何其蘊藉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何其豪爽篇終乃正言之曰使君自有婦莫學野

退菴隨筆

卷二十

十

鴛鴦是正所謂止乎禮義者大家身分如此

李義山籌筆驛一律膾炙人口而其章法之妙則罕有能言之者自紀文達師一批而精神畢見真學詩者之寶筏也批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此二句陡然擡起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此二句又陡然抹撥然後以管樂有才真不忝句解首聯以關張無命欲何如句解次聯此殺活在手之本領筆筆有龍跳虎卧之勢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他年乃當年之謂言他時經其祠廟恨尙有餘况今日親見行兵之地乎亦

加一倍法通篇無一鈍置語此等傑作非吾師之慧眼靈心豈能如此披卻導窾使人心開目明若如方虛谷之瞎批真不值一笑矣

方批云起十四字壯極五六痛恨至矣

李義山詩開卷錦瑟一篇言人人殊東坡清和適怨云云亦未見的確本朝朱長孺注以爲令狐青衣更無所據惟朱竹垞謂是悼亡之作者近之方文輞則以爲傷元宗而作元宗之移入南內也高力士令李輔國控馬謂此五十年太平天子杜樊川詩亦有五十年天子之句故發首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也曉夢蝴蝶所謂一

退庵隨筆

卷二十

十一

場春夢望帝杜鵑明指幸蜀藍田生玉則反以諷肅宗也其旨甚明味之可見亦可謂善說詩者矣然猶不若汪韓門所釋爲得神理汪云按舊唐書義山仕宦不進終身坎壈故開卷錦瑟一首乃是假物以自傷漢書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帝禁不止破其瑟爲二十五絃今世所用者皆二十五絃之瑟而此乃五十絃之古製不爲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卽已亦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白顧頭顱老大一絃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義山早負才名登第入仕都如一夢春

心者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隔世珠玉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嘆惟見月照而淚生煙者玉之精氣玉雖不爲人採而日中之精氣自在藍田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云必待於後無疑也當時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也言後世之傳雖可自信而卽今淪落已極可嘆耳如此讀法詩中雖虛字亦無一泛設玉溪歷卷之作似非如此讀法亦不相稱也

汪師韓解劉夢得西塞山懷古詩云金陵之盛至晉始著至孫皓而西藩旣摧北軍飛渡興亡之感始盛假使懷古者取三國六代事衍爲長律便一句一事包舉無遺豈成體製夢得之專詠晉事蓋尊題也人世幾同傷往事若有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在其筆底者山形枕水之情景不涉其地不悉其妙至于蘆荻蕭蕭履清時而依故壘含蘊正靡窮矣白香山謂其已探驪珠其在斯乎按紀文達師評此詩云第四句一片降幡出石頭但說得吳第五句人世幾同傷往事括過六朝是爲簡練第六句山形依舊枕寒流折到西塞山是爲圓熟似較汪評更爲顯豁

退庵隨筆

卷二十

十二

劉起潛隱居通議云丹瑕先生張誠子自明嘗有一絕

句云西風颯颯雨蕭蕭小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鵝
匹一聲孤雁在雲霄前題曰觀邸報見者輒不解曰觀邸
報而其詩若此何也有一士獨太息曰此詩與致高遠真
得作詩之法彼以觀邸報為題而其旨如此甚不難知風
雨蕭颯與國事風塵也小小人家興建都錢唐僅得一隅
也短短橋與朝廷無長策濟時也獨數鵝匹與所屬意者
卑污之人也雁在雲霄與賢者高舉遠引也當時必有君
子去國故為是語試以此意吟詠則得矣不然則詩與題
奚涉哉此善於評詩者即可為作詩法也

退菴隨筆 卷二十

三

袁簡齋隨園詩話所錄非達官即閨媛大意在標榜風流
頗無足觀而中間論詩數條則實足以導引後學因輯鈔
如左云有客以詩見示題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余謂之曰
尊作體物非不工然享宴者必先有三牲五鼎而後有葵
菹蜆醢之供造房者必先有高堂廣廈而後有曲室密廬
之備似此種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終不可開卷便見昌
黎與東野聯句古奧可喜而李漢編集都置之卷尾此是
文章局面不可不知 又云詩貴淡雅亦不可有邨野氣
古之應劉鮑謝李杜韓蘇皆非邨野之人蓋士君子讀破

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
解自然闊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語蟲音沾沾自
喜雖有佳處而邊幅狹矣人有鄉黨自好之士詩亦有鄉
黨自好之詩桓寬鹽鐵論曰鄙儒不如都士信哉 又云
懷古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如山經地志以詳核為佳近
見某太史洛陽懷古四首將洛陽故事搜括無遺竟有一
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編湊拖沓茫然不知作者意在何處
古人懷古只就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詠懷古跡一首
武侯一首昭君兩不相屬也劉夢得金陵懷古只詠王濬

退菴隨筆 卷二十

四

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時白太傅謂其已探驪
珠所餘鱗甲無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止王濬一
事而夢得胸中豈止曉此一典乎 又云今人論詩動言
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在相題為
之以妙為主耳以兩物而論狐貉貴厚蛟納貴薄以一物
而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乎古
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皆名家
也 又云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
皆宜棄捨葩即花也而葩字近俗芳即香也而芳字不響

以此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從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韻非不能用不屑用也昌黎鬪險掇唐韻而拉雜砌之不過一時游戲然亦止於古體聯句爲之今人效尤務博竟有用之於近體者是猶奏雅樂而雜侏儻坐華堂而宴乞丐也不已慎乎 又云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不過皋夔蕭曹稱隱士不過梅福君平敘風景不過月露風雲用字面不過夕陽芳草一經調度便意境軒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雞豚魚肉華陀治藥不過青枯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外異國也余過馬嵬弔楊妃詩曰金烏錦

退菴隨筆

卷二十

五

袍何處去只留羅襪與人看用新唐書李石傳中語非僻書也而讀者人人問出處余遂厭而刪之故此詩不存集中 又云時文之學有害於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有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青侍講適來讀之引手橫截於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脉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後與程魚門論及之程亦蹙其言余曰古韓柳歐蘇俱非爲時文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爲策論應試之文皆今之時文也不會從事於此則心不細而脉不清余曰然則今之工於時文而不

能詩者何故程曰莊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也今之時文之謂也

蘇齋師論詩最嚴有口授之二語則謂手腕必須靈活喉嚨必要寬鬆蓋喉嚨寬乃衆妙之門百味皆可茹八王漁洋喉嚨最寬所以一發聲卽奄有諸家之長又云作詩言大章法固是要義然學者多熟作八股都羨慕大章法之布置而不知五字七字之句法至要至難句法要整齊又要變化全在字之虛實雙單斷無處處整齊之理能知變化方能整齊也

退菴隨筆

卷二十

六

古詩多展轉相襲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語本用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而文選赭白馬賦注引曹顏遠感舊賦又有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之句又如古樂府雞鳴桑樹顛狗吠深宮中陶公亦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老杜亦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沈佺期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老杜亦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杜詩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香山亦云巫山夜足露沙雨隴水春多逆浪風此類甚衆不可枚舉亦有全篇襲之者

徐孝穆鴛鴦詩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
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山谷題畫睡鴨云山雞
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鳥相
倚睡秋江白香山寄竹簡詩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
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如何春
來夢合眼到東川黃山谷截為兩首一云相望六千里天
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一云病人多夢醫囚
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又黔南十絕亦全用
香山花下對酒渭川舊居諸作此在古人或居然暗合或
退菴隨筆 卷二十 七

偶爾戲為今人無庸相訾學者亦未可藉口也
魏叔子嘗言古樂府有語不倫而意屬者譬如複岡斷嶺
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脉相屬有意不屬而節屬者
譬如一林斷石原無脉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入畫
圖此論固妙而謂古樂府之體必如此則不然古樂府亡
於東漢曹操平劉表獲東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樂惟得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漢魏之樂府
亡於東晉賀循云自漢氏以來依倣此樂自造新詩而今已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難以意言
之作樂府者不過以長短句之古詩當之不知古詩有樂
府律詩亦有樂府舊唐書音樂志所載享龍池樂章十首

皆七言律詩沈佺期之盧家少婦一詩即樂府之獨不見
而謝偃新曲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又俱是七言長律
今人既不知其音又何從辨其體今之編詩集者必以擬
樂府數篇弁於卷首讀者或嫌其不似又或嫌其太似雖
以王漁洋之通才而所自定之精華錄亦不免落此窠臼
竊謂今人作詩不妨借古樂府之題寫我胸臆而體格字
句則且以不知為不知置之若必鈎深索隱刻意仿摹正
如查初白所譏紙上不見有一字者亦何益之有哉
詹去矜曰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

退菴隨筆 卷二十 六

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諧金石而感鬼神大
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為三百篇矣
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如太
白之清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閨怨既已優
伶習之絃索和之何必非樂府乎少陵集中如兵車出塞
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沈雄悲壯尤為樂府勝場
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自李于鱗擬議變化之言出耳
食者流轉相蹈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鬥靡誇多每詩集
一帙標題樂府者大半夫以一人之心思欲使諸好皆備

忽擬美人忽擬壯士忽爲衮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騶鸞駕
鶴之神仙大似百戲排場子弟鬪笑俱假趨向由人卽如
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無容更贅一詞乃尙
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
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不必有二
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
優孟抵掌之誚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勞而
少功故曰樂府可毋作也

王雪山質曰詩有三揚之水有三羔裘有兩黃鳥有兩谷

退菴隨筆 卷二十 九

風非相祖述也有此曲名故相傳爲之如樂府一種名而
多種辭雖不同而聲則同也然則不但樂府之體原本
三百篇卽樂府之題三百篇早具其概矣

退菴隨筆卷二十 南海會劍校

退菴隨筆卷二十一

福州梁章鉅蔭林編

學詩二

古詩純乎天籟雖不拘平仄而音節未有不諧者至律詩
則不能不講平仄矣乃不知何時何人創爲一三五不論
之說以疑誤後學村師里儒靡然從之律詩且如此則更
何論古詩乎不知律詩平仄固嚴卽古詩不拘平仄而實
別有一定之平仄不可移易卽拗體之律詩而其中亦有
必應拗之字及必應相救之字唐宋大家之詩具在覆按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一

自得皆非可以意爲之者也自明以來雖詞壇老宿間有
不盡合者不知此卽自然之天籟自有詩學以來不約而
同若稍岐出卽爲落調雖詞華極美格意極高終不得謂
之合作吾閩人尤多不講此者執裾而談尙疑信參半毋
怪其不能旗鼓中原也

禮記王制同律鄭注云同陰律也疏云所以先言陰律者
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夫古無四聲而孔
疏已於王制發之然則作古詩者其可不講平仄乎古詩
平仄古無專著爲書今欲講求其理則不可不看王漁洋

陽公啼鳥之獨有花上提壺盧然合唐宋兩朝數大家之詩其出句用平者不過此數處則非後人所可藉口也轉韻疊韻者不在此限

五古出句住脚亦當平仄間用與七古同惟平韻之出句住脚不忌用平聲則與七古異漢魏以至唐宋諸大家詩可覆按也至近體之出句住脚人惟知唐賢有忌用一紐之說不知杜詩中凡一三五七句住脚字上去入三聲亦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昔朱竹垞寄查德尹書謂富平李天生之論如此以為少陵自詡晚節漸於詩律細此可

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四

徵其細處為他家所不能予初聞是言尙未深信退而攷之惟八首與天生所言不符其一鄭駙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濃琥珀薄又云誤疑茅堂過江麓又云自是秦樓壓鄭谷疊用三八聲字其一江村云老妻畫紙為棋局又云多病所須惟藥物疊用二八聲字其一秋興云織女機絲虛夜月又云波漂菰米沉雲黑疊用二八聲字其一江上值水云為人性僻耽佳句又云老去詩篇渾漫興又云新添水檻供垂釣疊用三去聲字其一題鄭縣亭子云雲斷岳蓮臨大路又云巢邊野雀欺燕疊用二去聲字其一

至日遣興云欲知趨走傷心地又云無路從容陪語笑疊用二去聲字其一卜居云已知出郭少塵事又云無數蜻蜒齊上下又云東來萬里堪乘興疊用三去聲字其一秋盡云菊邊老却陶潛菊又云雪嶺獨看西日落又云不辭萬里長為客疊用三八聲字既而以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江麓作江底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興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合之天生所云八詩無一犯者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下第三句不應用蠟字作苦炎

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五

蒸者是也謝安不倦登臨賞下第七句不應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也循此說以勘雖長律百韻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此義蓋前人所未發也七古以第五字為關捩五古以第三字為關捩其理一也五古出句聲律稍寬對句則亦以三平為正調如仄仄平平平是也或亦用平平平仄平或仄仄仄平仄平間有不如是者但不入律即可或謂六朝以前五古皆不避律句此似是而非之說也古詩之興在律詩之前豈能預知後世有律句而避之若後來律體既行則自命為作古詩者又

豈可不講避忌之法此如古時未有韻學之名出口成詩罔非天籟若後世韻書既行則自應有犯韻出韻之禁又豈得籍口古人之天籟而盡棄韻書不觀乎朱子贈人詩知君亦念我相望兩咨嗟自注云望平聲夫望字作去聲讀自可而必注平聲者豈非力避律句乎

宋元詩人於古體平仄多有未諧近體平仄尙無走作明人則不能大抵皆爲一三五不論之俗說所誤耳一三五不論並不可施於古體何況近體其依附此說者皆由不知有單拗雙拗之法也近體詩以本句平仄相救爲單拗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六

出句如少陵之清新庾開府對句如右丞之暮禽相與還是也兩句平仄相救爲雙拗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聲調譜所講此例頗精其餘變例皆本此而推之而一三五不論之謬不攻自破矣

作近體詩自有 佩文齋詩韻可以遵守若古體詩則宜參用古韻且依邵青門長蘅古今韻畧用之蘇齋師嘗云

邵青門所著書惟韻畧可取其論古詩用韻恪遵杜韓可法今坊本韻書所注古韻相通之處當分別觀之平韻尙無大出入仄韻則多不可據如四質與十三職十二錫十

四緝斷不可通十二錫與十四緝亦不可通在昔蘇黃及近人吳梅村皆如此混用我輩則斷不可耳

作古詩但用通韻不必用轉韻叶韻則尤不必雖古人有之今人又何必悉效之往往見人於詩賦句末旁注叶字而讀之實不能叶豈非徒勞而罔功乎

古體詩用韻之寬莫如昌黎如此日足可惜一首通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元和聖德詩通用語麋馬有哿五韻則後學似不宜效之六一詩話謂其得韻寬則泛入旁韻乍還仁離出入回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得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七

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此譬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騁惟意所之至於蟻封水曲又疾徐中節不少蹉跌此天下之至工也然韓集中窄韻古詩亦不止病中贈張十八一首如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一首又會合聯句三十韻洪容齋謂除蠓蛹二字韻畧未收餘皆不出二腫之內今按蠓蛹二字唐韻本收在二腫則皆本韻也

七律有全首不入律者謂之吳體與拗體詩不同方虛谷瀛奎律髓合之拗字類中非也如杜少陵之題省中院壁

愁書夢暮歸諸詩皆是其訣在每對句第五字以平聲救轉故雖拗而音節仍諧宋人黃山谷以下多效爲之

吳體與拗體方虛谷言之多不了了必須看紀文達師所

批方能分晰與聲調譜亦合今吳中有瀛奎律髓刊誤乃

吾鄉李光垣將紀本校梓講律詩者不可不家置一編聞

此板已就漫漶吳門亦少刷印者則須覓一舊本之瀛奎

律髓將紀批逐條抄附於上方以爲讀本可耳紀文達師督學吾閩

時有自行刪定之兩冊在鏡烟堂十種中今亦罕見刷印者且所刪太多必須覓全本讀之

趙松雪嘗言作律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須填滿方好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八

此語雖力矯時弊幼學者正不可不知唐人如賈至早朝

大明宮等作實開其端此外則少陵之五更鼓角聲悲壯

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杜

樊川之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陸放翁之樓

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皆是 本朝惟吳梅村

最爲擅長趙歐北十家詩話所摘凡數十聯劉公誠謂七

律如強弓硬弩古來能開到十分滿者殆無幾人每以此

意讀前人七律詩庶動筆時自不至有滑調耳

作近體詩前後複字須避卽古體詩亦不宜重疊用之劉

夢得贈白樂天詩雪裏高山頭早白又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爲義不同觀唐人之忌複字如此我輩又焉得不檢點乎

今人讀離騷者但以爲憂惶替亂所以一句說向天一句

說到地其實不然李文貞謂離騷須注得一過看出此人

學問條理讀的書既多又一字不亂下都合義理云云蓋

必如此方得讀騷之益近龔海峯先生有離騷注一卷精

博而復能貫串充足爲學騷者之一助余嘗錄得副本並

勸其家亟付梓以廣其傳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九

王荆公嘗謂太白金人品甚卑十句九句說婦人或駁之曰

荆公學識太高故嘗笑春秋爲斷爛朝報夫風騷之旨豈

有他哉五倫正變之際蓋難言之愛成仇而忠見謗古人

所遭往往有同世不知後賢不諒之隱亦遂不能已於言

然而直言近訐比興多風故往往寄託於美人香草此正

其用心之厚也試思七子賦詩亦何取蔓草零露豈有各

誦其國人淫奔之什以贈答其鄰封者風人之旨概可窺

矣至若屈子見放厥有楚辭竟體香艷幸已見諒於後之

賢者尊之爲經假使當日身不沈湘史不立傳又焉知好

議之口不疑其人品之卑哉今有人動筆啟口輒稱忠孝而處心制行都不外妻子利祿之間則亦可目爲高品人乎且風人托物起興不貴遠引亦不須泛作莊語試思周南之首美開國聖母之德亦止以小鳥起興而竟目之爲窈窕淑女至文王求女不得則又直書其輾轉反側若以字面訾之雖直坐之以大不敬可也睢鳩則曰關關矣苒菜則曰參差矣采之則曰左右矣求之則曰寤寐矣重重複複只此數句又全無節義高品之言微乎妙哉正所謂風也聲也如絲桐之泛音也意篤而語重言近而旨遠夫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十

近莫近於兒女之情而遠莫遠於周南之化皆婦人也故吾謂風騷之旨不出閨房亦不貴遠引莊論假使冬烘作此詩則必曰關關鳳凰聖女端莊求之不得寐無反側豈不令人腸痛哉

讀漢魏六朝詩者以昭明文選爲主而參看王漁洋之古詩選足矣其各家梗概具見漁洋古詩選凡例中蓋五言古詩之源流正變悉具於此今人但知學文選詩者爲選體特專指摹山範水諸作當之豈足以該蕭選乎

既讀蕭選不可不參讀徐孝穆之玉臺新詠大唐新語云

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爲玉臺集以大其體卽此書也雖所錄皆綺羅脂粉之辭而去古未遠猶有講於溫柔敦厚之遺未可概以綺靡斥之余有玉臺新詠讀本十卷每詩後各附批語皆本紀文達師之緒論尙擬付梓以行也

漢魏而降惟陶靖節詩須全讀其立言之旨息息與周孔相關故韓昌黎惜其不遇孔子世人但笑其出口便溜到酒上彼何等時尙敢以行坊言表自居乎李文貞最喜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二語謙得有意思謂吾之行事謬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十一

誤於詩書禮樂者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非得已也謝靈運鮑明遠之徒稍見才華無一免者可以觀矣

唐詩前無好選本高廷禮之唐詩品彙可謂用心而實啟後來無撫之端庸廓之弊故雖終明之世館閣以此爲宗而迄不能行遠王漁洋不得謂非明眼人其古詩選最傳於世然五言不錄少陵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七言不錄香山唐賢三昧集則非惟昌黎香山不載卽李杜亦一字不登皆令人莫測其旨無已而但求一平正通達之選以爲初學金針則沈歸愚之唐詩別裁尙堪充數此書規模粗

備繩尺亦極分明先熟復此書而後博觀

御定全唐詩以求初盛中晚之分合正變可矣

自王漁洋倡神韻之說於唐人盛推王孟韋柳諸家今之學者翕然從之其實不過喜其易於成篇便於不學耳詩三百篇孔子所刪定其論詩一則云溫柔敦厚一則云可以興觀羣怨非但品題泉石摹繪煙霞泊乎畸士逸客各標幽賞乃別爲山水清音此不過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竊謂王孟韋柳之詩只須就選本讀之只須遇相稱之題學之此外初盛中晚各有名家皆須研究蘇齋退菴隨筆卷二十一 三

師石洲詩話言之詳矣若專守一家之言而盡束諸名家不觀其能免固陋之誚乎唐詩自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李詩不可不讀而不可遽學有人問太白詩於李文貞公公曰他天才妙一般用事用字都飄飄在雲霄之上此人學不得無其才斷不能到竊謂太白之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司馬子微一見卽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卽呼爲謫仙人甚至唐元宗一見卽若自失其萬乘之尊者其人如此其詩可知故斷非學力所能到惟古風五十九首

語多着實不徒爲神仙縹緲之談則後學所當熟復之第

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之流宕建安之綺麗亦不足爲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時卽思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此與少陵文章千古事同一抱負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

太白本是仙靈降生其視成仙得道如其性所自有然未嘗不以立功爲不朽所仰慕之人率多見諸吟詠如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輩皆功名中人也其贈裴仲堪

退菴隨筆卷二十一

三

云明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贈楊山人云侍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卧白雲贈衛尉張卿云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旁贈韋秘書云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登謝安墩云功成拂衣去歸人武陵源其意總欲先有所樹立於時然後拂衣還山登真度世此與少陵之一飯不忘何異以此齊名萬古良非無因李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畧齊蓋知李杜者固莫如義山也杜詩無體不佳論者謂惟絕句稍讓太白然後學却不必如此分別但須學其字字有來歷卽其蕪詞累句讀之亦

皆有益猶憶少時聞先資政公言讀杜詩須當一部小經書讀之此語似未經人道過顧亭林亦謂經書後有幾部書可以治天下前漢書其一杜詩其一也

劉起潛隱居通議云家藏小冊一本字畫甚古題曰東坡老杜詩史事實畧舉杜句有曰賤子請具陳引毛遂云公子試聽吳越之事容賤子一一具陳杜句曰下筆如有神引仲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杜句曰青冥却垂翅引李斯丈夫如提筆鼓吻取富貴易如舉栝何青冥之翮與鷗共垂翅乎杜句曰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引武帝欲討西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古

羌耿遜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如此者凡十卷乃知杜句皆有根本非自作語言也山谷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今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予初未以此說為然今觀此集則此言信矣

杜詩注本以郭知達之九家集注為善此外如唐元竑之杜詩攬仇兆鼈之杜詩詳注皆未免有附會不經之處近浦起龍之讀杜心解雖索摘文句強分段落不免為通人所嗤然如送遠九日崔氏莊諸葛大名等篇所解誠有意趣可作後學讀本其寓編年於分體亦頗便檢尋

編注韓詩者多出吾鄉人之手最前者為莆田方崧卿之韓集舉正自朱子考異出而其書遂微其以朱子考異於本集之外別為卷帙不便尋覽重為離析散八本句之下者為福州之王伯大而安溪李文貞公又以王伯大本譌脫竄失頗失本來復以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重刊而其版亦旋佚厥後有編輯五百家音之魏仲舉亦建安人與所刊五百家注柳集同一炫博不出書坊習氣前明又有不著名氏東雅堂集注相傳為廖瑩中舊本故世不甚重其書且仍是採輯朱子及仲舉之書毫無新意今欲求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五

一初學讀本惟近人方扶南所輯編年箋注十二卷簡而能賅尚有條理再求吾師紀文達公所批點之本合而讀之亦可得其大凡矣

周元公言白香山詩似平易間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按公詩有二舊句時時改無妨悅性情則元公之言信矣

王漁洋力戒人看長慶集此漁洋一家之論後學且不必理會他白氏長慶集凡七十一卷詩文各半宋祁謂白香山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故本朝汪立名別刊其詩為

四十卷名曰香山詩集考證編排堪稱善本香山自記所撰詩文分寫五本一送廬山東林寺經藏堂一送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送東都聖壽寺鉢塔院律庫樓一付姪龜郎一付外孫談閣童愛名之甚與杜元凱沈碑同一過計今考李杜集多散落所存不過十之二三而香山詩獨全部流傳至今不缺則未必非廣爲藏貯之功耳

唐詩自李杜韓白四大家外尙有李義山杜樊川兩集亦須熟看當時亦以李杜並稱近義山集有馮孟亭浩注本樊川集有孟亭之子鷺庭集梧注本皆極精極博不可不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六

看若李長吉集則祇須選擇觀之知其門徑可矣長吉驚才絕艷比太白更不可摸捉後學且不必遽效之今人但知學其奇句險語何益於事如石破天驚透秋雨句雖奇險而無意義趙歐北所以譏其無理取鬧也

唐以李杜韓白爲四大家宋以蘇陸爲兩大家自

御選唐宋詩醇其論始定 四庫提要闡釋之其義益明提要云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爲大宗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爲唐人第一杜甫源出國風二雅

而性情真摯亦爲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易奇艷而不詭乎理者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已足包括衆長至於北宋之詩蘇黃並駕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於杜韓之間既錄杜韓無庸復見山谷石湖篇什無多才力識解亦均不能出劍南集上既舉白以概元當存陸而刪范可謂千古定評竊謂有志學詩此六家缺一不可其聰明才力能全讀本集者固佳否則專就 詩醇所選讀之已無偏倚陋略之虞其後綴之評語擇精語詳尤足爲學詩者之圭臬提要所謂當爲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七

詩教幸不僅爲六家幸豈虛語哉

注蘇詩者宋代已有王梅溪施元之二家王本分門別類不免割裂顛倒然其書流傳最久施本則隨年之先後編訂成書元明以來久已淹沒 本朝宋漫堂始得之又多殘缺屬邵青門爲之補訂而後出處老少之跡粲然可觀施本既出王注遂微故讀蘇詩者無人不知有施注繼此查初白慎行有補注馮星實應榴有合注翁蘇齋師亦有補注而紀文達師評點本尤爲度人金針也近涿州盧厚山督部坤已於粵東付梓可以嘉惠後學矣

李文貞不喜蘇詩謂東坡詩殊少風韻音節逐句俱填典故亦不是古法此非篤論也蘇詩清空如話者集中觸處皆有如和陶云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哭刁景純云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題楊惠之塑維摩像云世人非不碩且好身雖未病中已隳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却千熊羆至今兀坐寐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泗洲僧伽塔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與宗同年飲云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趙閱道高齋詩云長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六

松千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登玲瓏山云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此豈得以少風韻填典故概之文貞意在講學於詩詣力未深其於唐詩只取張曲江及燕許李杜韓柳數家宋詩只取歐陽文忠王荊公朱子三家講學與論詩自是兩事學者不必爲所惑也放翁詩初編爲四十卷再編通前爲八十五卷合計之已九千二百餘首當時羅椅選十卷爲前集劉辰翁選八卷爲後集羅本有圈點而無評論劉本則句下及篇末間有附批去取皆頗不苟放翁詩派初境本宗少陵雖窮極工

巧而仍歸雅正自從戎巴蜀而後始臻宏肆迨及晚年又力歸平淡所謂詩到無人愛處工者蓋自道其詣力之所至也劉後村詩話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爲皮相後人又專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掇者轉相販鬻而劍南一派遂爲論者口實不知其全集中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指不勝屈豈可以讀者之誤并集矢於作者哉

放翁與朱子有道義之契集中屢見往復之詩其祭朱子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其傾倒如此當時偽學之禁方嚴而能不立標榜不聚徒衆故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九

不爲羣小所嫉是放翁學養勝于東坡集中詩如冬夜讀書云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爲綺語期一掃又云雖嘆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尙未死一日亦當勤書懷云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覩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云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皆老學有得之言放翁詩有云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時一念不容差又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蹈冰淵此老心中必有把握而史傳輒謂其不能全晚節晚年再出見譏清議楊萬里寄

詩亦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之句皆未免失之過刻按放翁自嚴州任滿辭歸里居十餘年時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滿不敢復請其絕意於仕途可知嘉泰二年韓侂胄以其名高起修光孝兩朝實錄然職在文字不及他務且籍以報孝宗知遇原不必以不出爲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卽力辭還山並無留戀則其進退之際有何可議而世人所藉爲口實者徒以其爲侂胄作南園記閱古泉記然一則勉以先忠獻之遺一則諷其早退毫無依艸附木干澤向榮之意何損於放翁小人好議論者一

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三

唱百和不樂成人之美如是亦可嘆也

蘇陸二大家之外宋詩之源流派別亦不可不知其初爲西崑派以楊大年爲眉目次則江西派以黃山谷爲弁冕南渡以後有道學派以朱子爲領袖再降而爲四靈江湖兩派而宋詩遂衰其中名家專集自宜全讀此外則泛覽吳之振之宋詩鈔曹廷棟之宋詩存厲鶚之宋詩紀事足矣惟宋詩鈔不錄西崑體是其師心自用處今當取西崑酬唱集補之以存其概此書外間鮮傳本余曾刊入浦城遺書中擬爲之注釋以行亦匆匆不暇及也

劉起潛曰唐宋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語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邨亦謂宋三百年中人各有集詩各有體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巨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其後劉須溪則又云後邨所短適在此可發一笑 又曰古詩一變騷再變選三變爲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選唐錯出山谷負修能倡古律事寔核毋疏意寔苦毋俗句寔拙毋弱時號江西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

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三

多得意不戀事可艷可澹可巧可拙衆復趨之而唐與江西相抵軋矣

金詩只一元遺山爲大宗遺山集四十卷詩凡十四卷所作興象深邃風格迥上無南渡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拘粗獷之失古體構思宵渺十步九折竟欲駕蘇陸而上之七言律沈摯悲涼自成格調直接少陵非王滹南趙間閒諸家所能企及惟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旣不能精甄錄亦尙未盡我 朝康熙間御定全金詩因郭元鈺之舊本薈萃排纂重稟

睿裁而金源一代之歌詩乃彬彬乎賅備云

元詩大家世稱虞楊范揭其實祇當以虞道園爲大家或以篇幅稍狹爲嫌則皮相之見也嘗聞之蘇齋師云遺山言詩到蘇黃盡此五字不知出自何時真詩家大結局也過此更無可展之才更無可施之巧矣放翁遺山二家又恰當斯際此後更當如何惟一虞道園上而經術之腴儒先之緒下而樂府之韻書畫之神以及丹經道藏之旨靡不該焉則奚必其排比鋪陳春容乎大篇之羨矣又云周文公之雅頌惟杜少陵能執筆爲之然杜公具此能事而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未嘗有此篇章厥後千百年亦更無能具此手腕者或者虞道園足以當之此兩條議論前無所承可爲道園千載下知己讀虞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王漁洋古詩選至虞道園吳淵穎止蘇齋師志言正集亦至遺山道園止於明詩皆一概舍旃惟趙歐北十家詩話獨以高青邱接放翁遺山之後青邱詩固足爲明人弁冕然祇可稱名家而不足當大家余但愛誦其七律如重臣分陝出臺端一首真足方駕古人然在集中已不可多得而論者每盛稱其樂府及擬古詠古諸作以爲只敘題面

不著議論神似青蓮則非余之所知矣

詩

元詩以顧俠君元詩選爲善本明詩以朱竹垞明經綜爲善本顧本前具小傳朱本前綴詩話網羅繁富議論平正兩代之詩以此兩本爲巨觀他本可束之高閣矣

沈歸愚之明詩別裁不如唐詩別裁之正派中有英雄欺人之語當分別觀之袁簡齋嘗譏其評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此數字抵人千百按上句直襲荆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卽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荆地棘四字耳此三尺童子皆能爲之而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登諸上選真不可解

國朝詩以王漁洋朱竹垞並稱自係公論百餘年來未之有改也而趙歐北十家詩話獨遺之蓋歐北詩離神韻稍遠與漁洋之宗旨本不相謀而其學又不如竹垞之該博故以吳梅村查初白代之有意爲此軒輊其實吳查亦只可稱名家非可以凌轢王朱也自趙秋谷有朱貪多王愛好之說後人多資爲口實蘇齋師嘗言汝自腹儉耳朱何嘗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嘗愛好實爲棒喝竊謂今之學詩者正當以愛好學王以貪多學朱則方將講求聲律

博綜故實之不暇則此兩言轉可爲學詩者之階梯又何所容其排擊哉至近又有抹殺王朱而以蔣心餘爲我朝詩人冠冕者狂生一偏之見逞其雌黃付之不辨可矣王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真字漁洋所欠者真耳余有讀漁洋詩隨筆兩卷其說較詳中間多述紀文達師及翁蘇齋之緒論近已付梓人或可爲讀精華錄者之一助乎

朱竹垞詩通集中格調未能一律趙歐北謂其初學盛唐格律堅勁不可動搖中年以後恃其博奧盡棄格律欲自退春隨筆卷二十一

成一家如玉帶生歌諸篇固足推倒一世其他則多頽唐自恣不加修飾之處錢鐸石謂竹垞早年尙沿西冷雲間之調暮年則涉入江湖小集惟中年騰笑諸篇同漁洋正調抑若在漁洋籠罩中者蘇齋師則謂詩至竹垞性情與學問合此論尤精

本朝經學世家以元和惠氏爲第一至定宇徵君而益精所著書凡十餘種皆著錄四庫中徵君祖父辦香漁洋兼精吟詠而徵君則不復作詩其撰精華錄訓纂亦以箋疏之學行之極爲賅博然爲吳念晉舍人研山堂序謂詩

之道有根柢有興會根柢原於學問興會發於性情二者兼之始足稱大家則亦深於六義者矣

三百篇之必有韻夫人而知之然前人於周頌首章多方求叶余終未敢以爲信也惟近人有解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者是清廟一詩每句皆必一人唱而三人和之如此則合四人之尾聲自然成韻所謂有遺音者也此說似最明通可知古人之韻卽是天籟必以唐宋之韻繩三代上之詩宜其窒礙而鮮通矣

汪韓門曰七言古詩轉韻漢張平子思元賦系詞其肇端退春隨筆卷二十一

矣轉韻之首句古無不用韻者惟江總持詩有雲聚懷清四望臺宛轉來時向月別姮娥新入姬人應令二句無韻此在唐

以前者唐七古以少陵爲宗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出羲皇醉時或從十五北防河兵車君不見東吳顧文學醉時

先帝侍女八千人舞劍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桃竹杖憶昔霓旌下南苑哀江頭此六處轉句無韻其他名人集中

偶一有之如太白之匈奴以殺戮爲耕作戰城南喬知之之南山羣羆兔絲花古意和東坡之不羨白衣作三公賀朱壽昌

蜀中得母虞伯生之丹邱越人不到蜀題墨圖中風景偶相似

何博等是也然一篇中只偶一句耳今人有至連轉皆不用韻者竟與四言五言一例音節乖舛甚矣

又曰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惟東冬魚虞為多如明皇餞王陵巡邊長律乃魚韻而用符字數字蘇頲出塞五律乃微韻而用麾字杜詩寄賈嚴兩閣老乃先韻而用騫字又崔氏玉山草堂乃真韻而用芹字劉長卿登恩禪寺五律乃東韻而用松字戴淑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韻而用蟲字閻邱曉夜渡淮五律乃覃韻而用帆字魏兼恕送張兵曹五律乃東韻而用農字宋若昭麟德殿長律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乃東韻而用農字宗字耿漳紫芝觀五律乃冬韻而用風字釋澹交望樊川五律乃冬韻而用中字至於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雜用紅龍空鐘四字此則開後人轆轤進退之格詩中另為一體矣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或唐韻原是如此如耿漳詣順公問道五律之末聯王維和晉公扈從長律之第八聯楊巨源聖壽無疆詞長律之第八首末聯司空曙和常舍人集賢殿長律之第三聯皆以東韻而用宗字李白鸚鵡洲乃庚韻而用青字此詩唐文粹編入七古後人又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

皆出韻也元以後律詩尤多通韻如元遺山虞伯生薩天錫楊廉夫諸名家集中皆有之非可概論唐律第一句多用通韻字蓋此句原不在四韻之數謂之孤雁八羣然不可通者亦不用也進退格乃是兩韻相間而成亦必韻本相通非可任意也凡此皆於古有據讀者不可不知作者正不必遽效之

袁簡齋曰顧亭林言三百篇無不轉韻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韻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詩枚乘四韻輒易劉歆桓譚百韻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詩漢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三

代已然矣 閻百詩曰百里不同音千里不同韻毛詩中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聲非強為押也焦氏筆乘載古人下皆音虎衛風于林之下上韻為爰居爰處凱風在浚之下上韻為母氏勞苦大雅至於岐下上韻為率西水滸服皆音迫關雎寤寐思服下韻為輾轉反側侯人不稱其服上韻為不濡其翼離騷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為依彭咸之遺則降皆音攻草蟲我心則降下韻為憂心忡忡旱麓福祿攸降上韻為黃流在中英皆音央清人二矛重英下韻為河上

乎翱翔有女同車顏如舜英下韻爲佩玉鏘鏘楚詞華采
衣兮若英下韻爲爛昭昭兮未央風皆讀分綠衣淒其以
風下韻爲實獲我心晨風歛彼晨風下韻爲鬱彼北林烝
民穆如清風下韻爲以慰其心憂皆讀嚶黍離爲我心憂
上韻爲中心搖搖載馳我心則憂上韻爲言至于漕楚詞
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爲風颯颯兮木蕭蕭其他則好之
爲吼雄之爲形南之爲能儀之爲何宅之爲托澤之爲鐸
皆玩其上下文及他篇之相同者而自見袁簡齋亦云風
字毛詩中凡六見皆在侵韻他可類推後人不解此義乃

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天

欲以後來詩韻強協三百篇誤矣

古人之音隨時遞變後人亦止能尋其迹而實無由聞其
聲則以今人言古韻亦祇以意而已沈約以吳音爲人口
實吾聞之音又有甚焉而言古韻者實莫善於閩人則亦
惟古書之是據而已講古韻者自吾聞之吳才老棧始惟
韻補一書頗多謬誤連江陳季立第因之作毛詩古音考
屈宋古音義則條例貫通考證精密顧亭林之音學五書
實從此出亭林之學又傳之安溪李文貞公康熙間
御定音韻闡微卽出文貞之手昔劉貢父放中山詩話載

閩士試清明象天賦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考官
亦同里遂中選宋人以此事爲閩人笑柄然蘇子由蜀人
也其集第一卷嚴碑長韻磨訛高豪何曹齊戈亦相間而
用則知宋人用韻多似此又豈得獨謂閩音乎

毛稚黃聲韻叢說云韓文公蝌蚪書記云作爲文辭宜畧
識字然韓公識字頗不深如韓辨云漢之時有杜度不知
杜上聲又平聲音有杜剗劉昌宗讀作屠無讀作去入二
聲者度去聲又入聲詩周爰咨度無讀作平上二聲者則
杜度二字非同音矣云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

退庵隨筆 卷二十一

天

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不知治天下治字平聲非去聲也子
產不毀鄉校頌以監叶言徐偃王廟碑詞以頑叶軌古音
旣無此通法考之唐韻益譌韓公益讀監爲肩讀耽爲丹
故也是公於常用之字尙識之不盡何論蝌蚪書乎蓋聲
韻之難明自古已然矣

毛西河曰韻者均也鷓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徵
羽聲本不同且卽一均之中亦必取聲之不同者而彙爲
一宮蓋以不均爲均而韻名焉故古人爲詩卽二句三句
無同聲者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

類而其宮則同如明良為陽庚之通作息為藥職之通皆同宮音也至魏時李登始取其聲之同者而分聚之名曰聲類如東中通同為一類支忌脂之為一類但取聲之相類者而聚於一處故曰聲類然而猶無四聲也及齊中書郎周禹始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效之又有四聲類譜之作夫然後就一類之中而又分四等即平上去入然當時雖存其書而其說不著雖梁武猶疑之梁武問何為四聲周捨曰天子聖哲至隋皇間有陸詞者即陸法言偶與同時劉臻等私相擬議謂既名切韻則必細加剖折而音始親切于是又將聲類之中支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脂魚虞先仙尤侯諸類前此從未分列者而又加分之總其名曰四聲切韻類譜析為五卷此則合周禹李登之說而統為一書今其書不傳顧當時詩文自魏晉迄於六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拘切韻者則十不得一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分鐘支又分脂之類則自六朝至唐並無遵之者蓋其說雖自以為音韻微眇宜有分割實未嘗強世間之押之者限以是也至唐以律詩律賦取士欲創為拘限之說以難之遂取切韻之書為取士之法實則除應制詩賦之外仍用古韻且謂律韻雖嚴亦不宜太瑣即又取冬鍾之分

支脂之判者而合之亦何嘗謂一東二冬本金科玉律六脂七之皆精微幻眇而上以之繩六經下以之檢百代哉乃自是以後逡巡唐代數百年或稱切韻或稱官韻或稱唐韻俗傳吳彩鸞所書者近人偽作也即宋初取士猶仍舊本真宗大中間遂改切韻為廣韻刪唐韻習用之字而增以他字仁宗景祐中又更造為集韻然當時試士則又置廣韻集韻二書不用而別為禮部韻南渡後又有毛晃增修禮部韻畧至理宗朝乃有平水劉淵者實始併冬鍾支脂二百六部為一百七部且盡刪去三鍾六脂數目而易以今日是為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平水部自元明迄今皆遵用之則是今所行韻實創於楊隋一人之作備而迄於南渡後一人之更定而舉世夢夢稱為沈韻且疑為古韻是何千古長夜至此也至平水韻當時又名試韻蓋以單為試士而設而他無所用今人率稱詩韻者殆亦試韻之訛乎詩話莫盛於宋今四庫所錄自六一詩話以下二十餘家求其實係教人作詩之言則不可多得國朝吳景旭撰歷代詩話至八十卷嗜奇愛博而尚非度人金針余嘗欲就宋人各種中精擇其可為詩學階梯者蓋以明人及

我朝名流所著都爲一編庶幾爲有益之書未知此願何日酬耳

方虛谷瀛奎律髓一書行世已久學詩者頗奉爲典型吳孟舉至懸諸家塾以爲的海虞馮氏嘗有批本方氏左袒江西馮氏又左袒晚唐負氣詬爭矯枉過正亦未免轉惑後人若非得紀師批本則謬種蔓延何所底止紀本有序別白是非大旨已具讀方書者不可不先讀此篇也序云虛谷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尙生新夫古質無如漢氏冲淡莫過陶公然而抒寫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性情取裁風雅樸而實綺清而實腴下逮王孟儲章典型具在虛谷乃以生硬爲高格以枯槁爲老境以鄙俚粗率爲雅音名爲遵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可以爲古淡乎朱華冒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淵明響字之說古人不廢暨乎唐代煅煉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託之高遠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拈其末節每篇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將舉天下之人而致力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纖旨亦茫如也後人纖巧之學非虛谷階之厲耶贊皇論

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其光景常新人生境遇不同寄託各異心靈濬發其變無窮初不必刻鏤瑣事以爲巧措摭僻字以爲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花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騷雅之本意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主而變本加厲不知所返也至其論詩之弊一曰黨援堅持一祖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雖茶山之粗野居仁之淺滑誠齋之頽唐宗派苟同無不袒庇而晚唐崑體江湖四靈之屬則吹索不遺餘力是門戶之見非是非之公也一曰攀附元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祐之正人洛閩之道學不論詩之工拙一概引之以自重本爲詩品置而論人是依附名譽之私非別裁偽體之道也一曰矯激鐘鼎山林各隨所遇亦各行所安論人且爾况於論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備至不問其人之賢否並不計其語之真偽是直詭託清高以自掩其穢行耳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周草窓所記不忍卒讀也

又豈論詩之道耶凡此數端皆足以疑誤後生脊亂詩學故不可不亟加刊正也

今之學詩者但知以偷語爲戒而以偷勢偷意爲尙即可

謂高手矣而不知其尚有進也紀文達師曰詩之為道非
惟語不可偷即偷勢偷意亦歸窳曰夫悟生於相引有觸
則通力迫於相持勢窮則奮善為詩者當先取古人佳處
涵泳之使意境活潑如在目前擬議之中自生變化如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王籍化為蟬噪林逾靜光風轉蕙汎崇
蘭王荆公化為扶輿度陽炤窈窕一川花皆得其句外意
也水部詠梅有橫枝却月觀句和靖化為水邊籬落忽橫
橫疎影橫斜水清淺東坡化為竹外一枝斜更好皆得其
句中味也春水滿四澤變為野水多於地夏雲多奇峰變

退菴隨筆 卷三十一

詩

為山雜夏雲多就一句點化也千峰共夕陽變為夕陽山
外山日華川土動變為夕陽明滅亂流中就一字引伸也
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變為吳越到江分縮之而妙也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變為微雨晴復滴小窻幽且妍
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衍之而妙也如有得乃立古
人於前竭吾力而與之角如雙鵠並翔各極所至如兩鼠
鬪穴不勝不止思路斷絕之處必有精神全涌忽然遇之
者正不必擄擗玉溪隨人作計也

司空表聖詩品但以雋詞標舉興象而於詩家之利病實

無所發明於作詩者之心思亦無所觸發近袁簡齋作續
詩品三十二首乃真學詩之準繩不可不讀自序謂陸士
龍言隨手之妙雖難以詞論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蓋非深
於詩者不能為也今悉錄如左崇意云虞舜教夔曰詩言
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如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
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干枝花一本所繫精思云
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與到
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邁人居屋中
我來天外博習云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

退菴隨筆 卷三十一

畫

情鐘鼓非樂捨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姓不從糟粕安
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相題云古人詩易門戶獨開
今人詩難羣題紛來專習一家硜硜小哉宜善相之多師
為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差尺寸選材云用
一僻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古香時艷各有攸
宜所宜之中且爭毫釐錦非不佳不可為帽金貂滿堂狗
來必笑用筆云思苦而晦絲不成繩書多而壅膏乃滅燈
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嶽奔馳能剛能柔忽斂
忽縱筆豈能然唯吾所用理氣云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

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烟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客氣再猛必顛無萬里風莫乘海船布格云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橫斜超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未調八風掃地擇韻云響百二夔帝豈盡甘韻八千字人何亂探次韻自繫疊韻無味關險貪多偶然游戲勿瓦缶撞而銅山鳴食雞去跖烹魚去丁尙識云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善學邯鄲莫失故步善學仙方不爲藥悞我有神燈獨照獨知不取亦取雖師勿師張采云明珠非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粧匪沐胡潔非薰胡香西施蓬髮終竟不臧若非華羽曷別鳳凰結響云金先於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爲其音和詩本樂章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簫來天霜琴生海波三日繞梁我思韓娥取逕云揉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夷爲遊不足擾擾闌闌紛紛行人一覽而竟倦心齊生幽逕蠶叢是誰開創千秋過者猶祀其象知難云趙括小兒兵乃易用充國晚年逾加遲重問所由然知與不知知味難食知脉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談何容易着墨紙上

葆真云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徵典求書古人文章俱非得已僞笑伴哀吾其優矣畫美無籠繪蘭無香揆厥所由君形者亡安雅云雖真不雅庸奴叱咤悖矣曾規野哉孔罵君子不然芳花當齒言必先王左圖右史沈誇徵粟劉怯題糕想見古人射古爲招空行云鐘厚必啞耳塞必聾萬古不壞其唯虛空詩人之筆列子之風離之愈遠卽之彌工儀神黜貌借西搖東不階尺木斯名應龍固存云酒薄易酸棟橈易動固而存之骨欲其重視民不佻沉沉爲王八十萬人九鼎始扛重而能行乘百斛舟重而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不行猴騎士牛辨微云是新非纖是淡非枯是朴非拙是健非粗急宜判分毫釐千里勿混淆澗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老手頽唐才人膽大澄泮云描詩者多作詩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掃糟去酒清肉去泊饋爵可不吟不可附會大官筵饌何必橫陳老生常談嚼蠟難聞齋心云詩如鼓琴聲聲見心心爲人籟誠中形外我心安妥語無烟火我心纏綿讀者泫然禪偈非佛理障非儒心之孔嘉其言藹如矜嚴云貴人舉止咳嚅生風優曇花開半刻而終我飲仙露何必千鐘寸鐵殺入甯非英雄博極而約

淡蘊於濃若徒舉繆非浮邱翁藏拙云畫羸宵縮天不雨
隆如何弱手好彎強弓因蹇徐言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
乃益露右師取敗敵必當王霍王無短是以無長神悟云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
扶智但見性情不着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
示我周行卽景云混元運物流而不住迎之未來攬之已
去詩如化工卽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
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認暮勇改云千招不來倉猝忽至
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工不竭天巧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著我云不
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
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
不相同戒偏云抱杜尊韓托足權門苦守陶韋貧賤驕人
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聲鄒魯不關江海雖大豈無
蕭湘突夏自幽亦須廟堂割忍云葉多花蔽辭多語費割
之爲佳非忍不濟驪龍選珠頤頤明應深夜九淵一取萬
棄知熟必避知生必避入人意中出人頭地求友云游山
先問恭禪貴印閉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蒙而况於我

低棋偶然一着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笑倩旁人是耶
非耶拔萃云同鏘玉佩獨皎宋朝同歌茗花獨美孟姚拔
乎其萃神理超超布帛菽粟終遜瓊瑤折楊皇華敢望鈞
韶請披采衣飛入丹霄滅迹云織錦有迹豈曰蕙娘修月
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
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千年此妙誰探

凡作詩不可有時文氣惟試帖詩當以時文法爲之先讀
紀文達師之唐人試律說以定格局其花樣則所選庚辰
集盡之晚年又有我法集之刻其苦心指引處尤爲深切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三

著明時賢所作驚才絕艷儘有前人所不及者而扶質立
幹不能出吾師三部書之範圍也

鄭蘇年師曰排律爲詩之一體而其法實異於古近體諸
詩其義主於詁題其體主於用法其前後起止鋪衍詮寫
皆有一定之規格淺深之體勢而且題中有一字卽須照
應不遺題意有數重又須迴環鈎縮尺寸一失雖詞壇宗
匠亦不入程式焉蓋其道與八股制義相出入八股之原
固亦出於古文然竟以古文爲八股則必有所隔闕而不
行蓋題體纖雜神理非出於一端鋪寫有定語言不可以

旁出也 又云八股與古文雖判爲兩途然不能古者其八股必凡近纖靡不足以自立排律亦然排律雖以用法詰題爲主然無性情學問風格以緯於其間則亦俗作而已深於風雅者當自得之

紀文達師曰試帖結語更要緊於起語起語可平鋪結語斷不可不用意錢起湘靈鼓瑟詩自以結語擅場西河毛氏曰往在揚州與王于一論詩王謂錢詩固佳而起尙樸儂相此題意當有縹緲之致震然而起不當纏繞題字時余不置辨但口誦陳季首句神女汎瑤瑟莊若納首句帝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罕

子鳴金瑟謂此題多如是王便默然蓋詩法不傳久矣

又曰陳季湘靈鼓瑟詩一彈新月白數曲暮山青語略同錢作然錢置於篇末故有遠神此置於聯中不過尋常好句西河調度之說誠至論也此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瀕作發端則超妙設在篇中則凡語客鬢行如此滄波坐渺然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作領聯則挺拔設在結句則索然此意當參 又曰作詩最可藏拙者莫過於險韻唐人試律中限險韻者至少蓋主者深知甘苦不使人巧於售欺且如柳詩限青字鷺詩

限明字皆非難押而惠崇五易其稿始得棲烟一點明句萊公四押青字不倒竟至閣筆難易之故了然可悟矣昔僧秀關西與黃山谷云作詩無害惟豔歌小詞可罷之山谷笑曰殆空中語耳終墮此惡道耶師曰若是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由汝犯法恐不止墮惡道而已黃自此不作豔詞此語見七修類彙甚爲有理鄭蘇年師嘗言填詞語多佻達可不必學故及門中亦無一工此者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一

罕

退菴隨筆卷二十一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二十二

福州梁章鉅蒞林編

學字

朱子謂歐陽公字如其人外若優柔中實剛勁又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云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法謹嚴如此豈所謂從心不踰矩耶又跋韓魏公與歐陽公書云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如許忙事余作書多潦草讀此語輒如芒刺背柳誠懸云心正則筆正程明道先生云某學書時甚敬非是要字

退菴隨筆卷二十一

一

好卽此是學常以此等語自箴而故態迄不能改每觀張二水瑞圖及王覺斯鐸字輒賞其神駿而未嘗不心非其恣肆漳浦黃忠端行書極飛舞而楷書乃甚謹嚴嘗購得公在白雲庫楷書孝經全冊無一筆鬆懈知張王輩不能望其項背矣

唐太宗曰吾少時觀陣卽知強弱今臨古人書不學其形勢惟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

張安國曰字學至唐最勝雖經生亦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虞歐薛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柳公之筆

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

歐陽文忠公曰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爲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按其始也難其合也必久真洞悉學書之言

宜和書譜言學右軍書者必自懷仁集聖教序始黃長睿

伯思曰聖教序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

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毫克肖近世

退菴隨筆卷二十一

二

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曰其書爲院體故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按唐時甚重此碑至宋代黃米諸巨手皆弗道及自宣和書譜及東觀餘論始爲吐氣耳

董文敏公曰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曰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非能有古人之意也此論亦精

蘇文忠公曰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黃臨做亦足爲貴按蔡條鐵圍山叢談稱所見

內府書曰唐人硬黃臨二王至三千八百餘幅大凡虞褚薛及唐名臣等書字不可勝記獨兩晉人則有數至二王破羗洛神諸帖真蹟殆絕蓋亦偽多焉然則今人又安所得晉蹟以供臨摹但得唐臨祖本即希世珍耳

王虛舟澍曰顏魯公爭坐帖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氣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帖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即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三

吳匏菴寬嘗言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型而謂黃米書有欹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黃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啟南得此四書定曰蔡蘇米黃深合文公之旨按相傳當時所推之蔡爲蔡元長後因薄其人品遂以公謨易之元長以瘦金體擅長然其書險僻而無蘊藉之氣非公謨敵手即置之蘇米黃之間亦瞠乎後塵不但以其人而已 匏菴又云書家例能文辭不能則望而知其筆墨之俗特一書工而已且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亦未見其能書也

姜堯章言楷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鍾王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此論固是然不可以示後學不若黃山谷之言爲無弊也山谷云凡作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端正至于放筆自成行草最忌用意粧綴便不成書矣

米海嶽曰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若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又曰字之大小自有相稱不在展促也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余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四

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皆多畫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 又云吾書壯歲未能立家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是成家見者不知以何爲祖也

王元美曰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專攻祝京兆故借此爲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出偏鋒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盡出正鋒寧救惡札乎

董文敏深於書法能言其意嘗謂書家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為藏鋒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又嘗自評其書謂與趙文敏各有短長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似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按今人評董書者皆喜其熟且賞其率意抑知董之自負者固在生而在用意乎

孫虔禮過庭書譜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狗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忘手闕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又云初學先求平正進功須求險絕成功之後仍歸平正皆深造有得之言也

張士行紳法書通釋云凡寫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經學文字必當真書詩賦之類行草不妨又看紙筆卷冊合用字體大小務使相稱 又云寫字正如作文有字法有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五

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主禊序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陰陽起伏筆筆不斷人不能也書評稱褚河南字裏金生行間玉潤以為行款中間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疎不至遠密不至近相間須要得宜耳

張敬元曰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

李西涯嘗言子昂臨右軍十七帖非此老不能為此書然觀者掩卷知其為吳興筆也大抵效古人書在意不在形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六

子敬嘗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嘆其過醉始愧服以為不可及此其形體嘗極肖而中不可亂者如此按西涯此言為上等人說法耳夫子敬效右軍書亦必先能極肖而後成為子敬之書今人臨古往往藉口神似不必形似其鑒別古蹟亦往往以離形得意為高此等議論最能疑誤後學古人硬黃響榻鯁鯁於分秒之間豈故作是無益蓋斷未有不先形似而輒能神似者今人謂力未深不能形似每以此自文其短亦有但取寫意而姑為是英雄欺人之言者又豈可為典要哉

李長蘅疏芳曰學書固不專以臨摹形似爲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終不能去其本色多摹古帖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尺寸寸而規之求其肖而愈不可得故學者患其難然以爲某書某書則不肖視自書則遠矣

唐翼修曰臨摹法帖相似之後再加工臨摹百餘遍則反不肖且不能自辨其工拙過時寫出竟相似矣若臨摹相肖之後不加工多寫後日再書便不甚相似

古人有九宮之法亦傳授下學之苦心陳伯敷釋曾曰隨字點畫多少疎密各有停分作九九八十一分界畫均布

退菴隨筆 卷三十一

七

之先於鍾王虞顏法帖上以朱界畫印印訖視帖中字畫分數一一臨擬仍欲察其屈伸變換本意秋毫勿使差失法帖字大以小印分數蹙之法帖字小以大印分數展之雖以黃庭樂毅展爲方丈可耳

蘇文忠公論書詩有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之句此在坡公之天才實能如此而斷非後學所可藉口坡公自謂常懸帖壁間觀之又常言筆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卽獻之筆秃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則坡公豈以不學誤後人者乎

古人以撥鐙爲秘法其說又各不同林韞以爲推拖撚擻四字陸希聲以爲撇押鈎抵格五字李後主以爲撇壓鈎揭抵拒導送八字蓋自唐以來所傳卽互異如此舊以鐙爲馬鐙謂執筆如足踏馬鐙淺則易于轉運或又以鐙爲燈卽撥燈草之小棍亦取其輕便之意昔人謂李後主書最工此訣余購得李後主真蹟一冊再三審玩了不悟所謂撥鐙者嘗聞陳香泉奕禧與一巨公論撥鐙法不合至於絕交竊謂論書之語亦悉數難終但取其切實可遵守者耳撥鐙之法卽不得其解何害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退菴隨筆 卷三十一

八

蘇齋師曰今人但知作書須用腕力而不知右腕之力須從左腕出此論甚微前人所未發也

先資政公曰凡書未成家者宜日與古帖爲緣無論何帖皆足以範我筆方否則日有走作諺所謂自來腔也米襄陽嘗言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一日廢書米老猶爾况後學乎

宋高宗曰士人作字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

為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闕塞非風神頓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冢研山者未易語此也

有志學書而年力有餘者竟當從小篆入手先覓一舊本

說文汲古閣本舊字字摹仿到掩卷悉能自運後再覓舊

本石鼓文及李斯各磨崖篆字李陽冰各石刻精心學之

腕力自然堅定結構自然謹嚴記得有人言學篆者首學

畫棋盤次學畫圈子必須懸腕為之到得縱橫大小無不

如意思過半矣

篆字必須正鋒須用飽筆濃墨為之近人率用禿筆或竟

退菴隨筆 卷二十三 九

剪去筆尖不可為訓王虛舟篆體結構甚佳惟用剪筆枯

毫不足以見腕力今人中前惟趙謙士侍郎秉冲近惟程

春海侍郎恩澤得其法而春海筆力尤壯昔人言篆之善

者就日中視之必有一線濃墨在每畫之中間毫無偏倚

此豈剪筆枯毫之所能為哉

吾士行曰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則其欸識中古字神

氣敦樸可以助人又可知古人象形指事會意等未變之

筆皆有妙理 又曰篆書中多有字中包一二畫如日字

目字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邊相黏後皆如之則為

首尾一法若或接或離各異為不守法度不可如此 又

曰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蠡扁石鼓文是也徐鉉自謂吾晚

年始得蠡扁法凡小篆多瘦而長蠡扁法非老筆不能到

又曰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但以方楷一字半為

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脚不可過長當以正脚為主

餘畧收短其有下無垂脚如山白等字以上枝為出如草

木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王虛舟謂篆法有三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

乃腴參差乃整齊按篆法要圓自是不易之論其要瘦要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十

參差皆非是瘦與腴參差與整齊皆正相反當改作一曰

圓二曰腴三曰整齊虛舟作篆之弊正在不能腴不整齊

蓋以剪筆枯毫為之求瘦非難而去腴則遠腕不定指不

熟動即參差欲求整齊又何可得哉

隸書必須溯源漢碑不可從唐隸入手漢隸則曲阜任城

數碑已足就中字數分明最可摹仿者無如史晨韓勅乙

瑛三碑此外則東平州之張遷碑汶上縣之衡方碑郃陽

縣之曹全碑及魏黃初三碑亦須熟摹至華山碑與熹平

石經皆中郎遺跡惜舊本難得與其臨此碑之翻刻本不

如臨前數碑之原石本夏承碑今亦無善本而體貌瑰麗神采飛揚在漢碑中爲別派亦可學也

伊墨卿

秉綬

言學漢碑每種須兩副一懸壁諦觀一剪禱

臨仿愚謂唐人如韓擇木蔡有鄰各大碑亦瑰麗可喜但懸壁觀之可矣宋元明三代隸學幾絕率多以意爲之不特漢隸無傳卽學唐隸者亦渺不可得至我朝朱竹垞始復講漢隸然如墊角巾聊復爾爾已爲前人所譏同時之鄭谷口蓋隸書最著則未免習氣太重聞其時有戲於黑漆方几上加白粉四點謂爲鄭谷口隸書田字者其惡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十一

趣可知不知當日何以浪得名此外如林佶人王虛舟腕力皆弱直至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遙接漢隸真傳墨卿能拓漢隸而大之愈大愈壯未谷能縮漢隸而小之愈小愈精斯翁之後直至小生二語真堪移贈耳

唐隸無可學者惟唐元宗之泰山銘得漢人遺意石臺孝經肉重骨柔遠弗及也蓋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此者漢隸無大字欲作大隸者舍此銘奚所取法哉
吾士行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爲漢隸所謂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王虛舟曰世之爲隸書者多以扁潤爲漢方整爲唐其實漢隸何嘗不方整但於精神今古之間分優劣耳又曰書到熟來自自然生變韓勅碑無字不變普字留字不知多少莫有同者此豈有意於變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變所以數變輒窮

蘇文忠公曰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事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姜堯章曰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書皆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十二

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之于祿字書是其證也

王虛舟謂多寶塔爲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徧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王元美謂此碑少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誠然惟近世學顏書者非廓落卽枯朽求其不大不小骨肉停勻惟此一碑可爲家塾通行之本近揚過於肥漫但得中間鑿字不甚模糊末後空王可託等字不破者卽爲稍舊之本可供臨摹余嘗見一宋榻本瘦勁迴殊近揚凡三點水皆有牽絲連之每字之方格痕尙隱

隱可見也

顏魯公千祿字書序云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其太甚使輕重合宜近人嘉興王惺齋亦云今之學者於經史韓歐所用之字概置不用獨好用許氏說文字此韓子所謂斬勝於人非斬至於古之立言者也此言尤中今人之病惟破體俗字斷不可從但看舊場之千祿字書最好既可辨體又可師其筆法大小皆可摹仿近則遵守 四庫館所訂通俗文字足矣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三

說文字不可以通行而作行楷者則不可不通篆隸之意唐人顏柳從篆出歐褚從隸出即宋人米蔡亦從篆出蘇黃亦從隸出也吳匏菴嘗言作真行書者能寫篆籀則高古今此亦探原之論也

初學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此語出自衛夫人至今學書者皆知遵守但不知彼時所學何帖耳今人學書且須從唐人入手如歐陽之醴泉銘皇甫碑温虞公碑顏之多寶塔碑柳之元秘塔碑皆可為初學門徑逐日臨摹若歐陽之化度寺碑今無善本翻刻本皆失真顏之家廟碑宋廣

平碑字體過大不便初學此外如虞永興之廟堂碑結體渾穆未易攀躋且西安城武二本亦皆非原石褚河南之雁塔聖教序房梁公碑盧和圓健非可以形迹求此數種皆極好之楷則然必須將醴泉銘等種立定脚跟再進而學此數種方有把握惟鄉僻寒儒豈能盡得佳帖黃山谷謂唐彥猷得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趙松雪蘭亭十三跋中所云昔人即本此此意不可不知也

近人作小楷者率稱學樂毅論不知所學者皆快雪堂本乃宋人王著所臨非右軍書也樂毅論真本有二種一為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四

越州學舍本從元祐秘閣重摹今停雲館所摹前一全本是也一為海字本即宋高紳學士所藏石末後至一短行僅存一海字止一刻於越州石氏帖再刻於博古堂帖今停雲館所摹後一不全本是也然停雲館是從博古堂帖摹出字勢改就方整又脫失其後三半短行頗無人知為海字本惟章氏墨池堂所摹是從越州石氏本出徐壇長所稱筆鋒纖毫畢肖者實勝停雲館不全本為元祐秘閣真影尚可想見開合縱橫之意今人眼光全為快雪堂本所罩雖人人意口中皆有樂毅論三字而於樂毅論之

源流正變實則茫然故不得不詳論之

樂毅論之外最著者爲十三行趙松雪謂王獻之所書洛神賦是晉時麻牋紹興間思陵訪得九行一百七十六字米友仁定爲真蹟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合成十三行二百五十字然寶刻叢編及宣和書譜皆在賈似道之前已有十三行之目而汝帖所收乃從之郁字起可見宋人傳本已自多寡不同矣今人所臨亦是快雪堂本後有柳公權跋兩行者松雪以爲是唐人用硬黃紙所臨非真本也松雪所跋本今不可見近來評此帖者皆云唐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五

荆川本第一孫文介本第二今唐本又不可多見孫本卽從唐本重摹是爲元晏齋本文介以不當意中間鑿損九字其未損者是初上石後初搨本耳十三行九字損本正與蘭亭五字損本爲對此外又有賈似道用碧玉所刻本俗稱玉版十三行厥後又有玉工重鑄之一本今墨池堂所摹是也總謂之杭州本而鋒稜太露遠不及元晏齋本又有一種偏於側媚者則王雅宜臨本愈不足辨矣

黃山谷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按此數語真學書之秘鑰而莫

學癡凍蠅語尤爲痛切今人作小楷鮮不如癡凍蠅者卽古帖小楷之不佳者如樂毅論黃庭經諸劣刻皆癡凍蠅也能提筆卽避此三字足矣然談何容易哉

學行草書須熟摹淳化閣帖及懷仁聖教序孫虔禮書譜則晉唐人之筆意已備蘭亭不易學並不易言今世所傳唐絹本褚臨也定武本歐臨也二派已迴不相人似於山陰風矩離之已遠何況後人米襄陽趙吳興所臨蘭亭本具在仍自成爲米趙之書何況餘子無已則惟顏魯公之爭坐帖合晉唐爲一家學之者爲腳踏實地耳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六

宋四家蘇黃米皆可學惟蔡不必學蓋蔡書尙未盡變唐人面貌學蔡則不如徑學唐人此後趙董兩家惟真跡可學墨刻亦不必學最可笑者吾鄉學行書多從陝刻天冠山帖入手操觚家案頭輒有一本不知此帖是僞本罅漏顯然字體側峭神味淺薄何足以供臨摹余曾從蘇齋見松雪天冠山詩真蹟卷深厚精腴迴殊陝刻詩款皆有參差則安得呼抱殘守缺之徒而徧告之乎

黃長睿曰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作草書先本無章名因漢建

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便以為章帝書誤矣

宋高宗曰昔人論草書謂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遷不暇擊電不及飛此造極之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蘇文忠公

草書雖是積學乃成要是出於欲速古人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李之儀曰家貧不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理之常也間有蔽於不及之語而特於草字行筆故為遲緩久之雖欲稍急不可復得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七

矣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亦可謂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

學草書者但一部書譜已足王虛舟嘗言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趨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堂與顛素以降則奔逸大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戶驟兩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異趣矣余論草書須心平氣和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無不堅正乃為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即惡道空出米老譏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書千文及書譜為得草書之正寶泉述書賦譏書譜

千紙一類一字萬同非篤論也

宋射陵曹書法約言云初作字不必多費楮墨取古搨善本細翫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再學再思再思再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書以擴其量總在執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卵掌實則不能動轉自由務求筆力從腕中來筆鋒從畫中見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鋒全而左右逢源靜躁俱稱矣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六

魏伯子曰古人作字於楷細秀婉中忽作一重大奇險者蓋其精神機勢所發無能自遏不覺縱筆覽者亦遂怵然改觀後人見此學為怪異而所書不足動人本無情興徒欲作怪故也人有呵欠噴嚏必舒肆震動而洩之苟無是而學為張口伸腰豈得快哉

鍾伯敬惺曰古法帖無論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厚故不易入所以能傳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樸而無態者一臨之纔覺有一二分似處即佳矣而彼之樸而無態者自

如人反以爲不佳此卽所謂厚也伯敬書不佳而此言乃有妙理可爲學古帖者開一法門然此是專指晉唐以前名蹟言之若今人學行書只知天冠山詩帖學楷書只知閑邪公家傳則又何必以此語告之

凡臨古人書須平心耐性爲之久久自有功效不可淺嘗輒止見異卽遷師宜官之帳張芝之池水其故可思徐季海學書論云俗言書無百日工悠悠之談也宜白首工之豈可百日乎今人亦有書無一月工之諺蓋本於此試觀歐陽詢初見索靖碑唾之復見悟其妙臥其下者十日閭

退庵隨筆 卷三十一

九

立本嘗至荊州視僧繇畫忽之次見畧許三見坐臥宿其下者十日書畫之妙以歐陽與閻之真識尙不能以造次得之况下其幾等者乎

周樂園曰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揚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做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揚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益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沈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縑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鮫明角之類以蒙

物無不纖毫畢見者昔人解響揚硬黃者皆若此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槌薄側理旣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惟響揚尙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爲人集右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以遠近爲大小度其式合就而雙鉤然後填寫亦一法也

姜堯章曰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

退庵隨筆 卷三十一

十

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如一引之後已曲不復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不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

黃長睿曰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附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真行彌近若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觀晉唐人畫執筆者未嘗如此可破俗之鄙說耳

趙子固孟堅嘗言行草宜用棗心筆者以其摺裊婉媚然

用之須捺筆鋒向左只用筆鋒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
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要緊處人多未知按棗心
筆大約如今之純羊毫故可以捺鋒向左近人惟劉文清
公壩善用純羊毫蓋於子固之言有默契也

記明人說部中載一條云京師某巨公頗負書名適門下
士有出守湖州者囑寄致佳湖穎數枝某守莅任日即訪
一名筆工製筆工言上等筆不能速就守刻期一月工竭
力為之僅得十枝守馳書專介至京某公試之不佳復書
有歉語守怒召筆工欲責之工請曰貴師字體可得觀乎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三

守以復函示之工輒然曰早知貴師筆力止此則一日即
可得十枝因更製數十枝以寄某公乃大稱意復書致謝
守詰其故工曰我之上等筆非歐虞顏柳不能用後所製
者便於時手耳按盧言雜記亦有一條云宣州陸氏世能
作筆右軍嘗與其祖求筆後子孫猶能作筆柳公權嘗就
求筆先與二管謂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如退還
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為不入用遂與常筆陸云先
與者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此與前事相類而更
在其前今人有工書而不能純羊毫者即是此理近阮

芸臺先生跋予宋拓醴泉銘云魏周齊隋書派至歐陽而
集其成嘗細玩此等書法是何等毛穎今湖州筆祇便寫
宋元字耳必如此舊搨本方見得古人毫柱蹤跡安得良
工為之此非王著輩所及知也

蘇文忠公曰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不可知其
長必能名世僕以為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
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以小兒
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
有力者莫不能書也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三

陳伯敷嘗言初學須用佳紙今後不法紙須用惡筆今後
不擇筆余謂初學者亦宜令不擇紙俟筆法稍成然後以
佳紙縱其手否則安得如許佳紙以供塗抹乎

趙希鵠嘗言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研池以供一日之
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陳繹曾言
磨墨不得用研池水合墨滯筆亟須以水注汲新水隨時
斟酌之皆是至謂凡書不得自磨墨令手顫筋骨強是為
大忌云云則寒儒作字豈皆旁有磨墨之人昔人言磨墨
如病又言磨墨後須養手得其理矣

王虛舟曰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湛湛如小兒目睛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長興卽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渣穢故墨彩豔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尙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黯黹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亦未有不濃用墨者也

今人臨摹古人書者統曰臨帖不知帖之名起於晉而盛於宋秦漢以前之鍾鼎款識及石鼓等皆當謂之金石文字李斯各篆刻但當謂之磨崖至兩漢以後樹石書丹者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三

則謂之碑碣而皆不可以帖名帖者始於卷帛之署書凡後世一縑半紙珍藏墨蹟者皆歸之帖宋以後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非碑阮芸臺先生嘗著北碑南帖論於書家源流正變所辨極精其言曰前後漢隸碑盛興書家輩出山川廟墓無不刊石勒銘最有矩法降及西晉北朝中原漢碑林立學者慕之轉相摹習唐人修晉書南北史傳於名家書法或曰善隸書或曰善隸草或曰善正書善楷書善行草而皆以善隸書爲尊當年風尙若曰不善隸是不成書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蘭亭敘等帖

而御撰羲之傳惟曰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而已絕無一語及於正書行草蓋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書法以爲品題晉書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隸書世間未見也隸字書丹於石最難北魏周齊隋唐變隸爲真漸失其本而其書碑也必有波磔雜以隸意古人遺法猶多存者重隸故也隋唐人碑畫未出鋒猶存隸體者指不勝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書乃今所存褚蹟則隸體爲多間習南朝體書聖教序卽嫌飄逸蓋登善深知古法非隸書不足以被豐碑而鑿貞石也宮殿之榜亦宜篆隸是以北朝書家史傳稱

退菴隨筆

卷二十二

四

之每日長於碑榜今榜不可見而瓦當碑頭及天發神識碑可以類推晉室南渡以宣示表諸蹟爲江東書法之祖然衣帶所攜者帖也帖者始於卷帛之署書見說文今閣帖如鍾王郗謝諸書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勅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絕少見昭明文選惟帖是尙真行草書無復隸古遺意矣閣帖所載晉人尺牘非釋文不識苟非世族相習成風當時啟事彼此何以能識東晉民間墓輒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尙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迴殊則非持風流者所能變也王獻之特精行楷不習篆隸謝安欲獻之書太

極殿榜而獻之斥韋仲將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禮者在橙懸仲將耳若使殿榜未懸陳之廣厦細旃之上勅文臣大書之何不中禮之有豈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籠鵝耶北朝碑字破體太多特因字雜分隸兵戈之間無人講習遂致六書混淆鄉壁虛造然江東俗字亦復不少二王帖如稷智體稟等字非破體耶唐初破體未盡如虞歐碑中嘆形虞廟准歐虞恭煞歐皇甫等字非破體耶唐太宗幼習王帖於碑版本非所長是以御書晉祠銘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

退菴隨筆卷二十二

三

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為李邕撰文者邕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書之邕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仲顏氏並以碑版隸楷世傳家學王行滿韓擇木徐浩柳公權等亦各名家皆由沿習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賤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若其商權古今步趨流派擬議金石名家復起其誰與歸

阮先生又有南北書派論以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

魏齊周隋為北派北派是中原古法拘謹拙陋長於碑勝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褚遂良南派是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減筆至不可識亦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兩派判若江河直至趙宋閣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而北派始微宋帖展轉摹勒不可究詰漢帝秦臣之蹟並由虛造鍾王郝謝豈能如今所存北朝諸碑皆是書丹原石哉此論亦前人所未發

退菴隨筆卷二十二

三

本朝書家林立亦似有南北派之分前人如勵文恪杜訥張文敏照蔣拙存衡王虛舟澗以及近時之劉文清公翁蘇齋師皆當為北派查聲山昇陳香泉奕禱何義門焯西溟宸英林吉人信以及近時之王夢樓梁山舟同書陳玉方希祖皆當為南派若余知交中郭蘭石尚先張澥山岳松二人無家不學無體不工其意似欲奄有南北之長而其實則尚未成派耳

退菴隨筆卷二十二

南海曾釗校

跋

前年張南山司馬自桂林歸嘗言中丞梁公之賢且善著書去年同年溫伊初孝廉至自吳門又言練立人明府嘗稱退菴隨筆心亟慕之以未見為恨今年二月廉使喬公出一書命釗校刻閱其籤則退菴隨筆也大喜捧歸終日夜讀之其議論平正通達切實有用鑿鑿不刊南山立人二君亟稱之固宜抑隨筆初刻二十卷此廣為二十二卷蓋續有增益並為吾師儀徵相國所刪定者於此見公之學與時進又能虛心從人而惜南山立人二君當時所見

退菴隨筆跋

一

尚未得其全也雖然南山立人二君嘗接公言論風采而釗株守冷官方將送試廉州道蒼梧溯鬱水翹首桂林不得謁見為自恨耳顧公不鄙愚陋郵書囑喬公索序釗何敢以不文弁諸篇首爰綴校刻緣起於後以志向慕之私云爾

一第207
册
黄
本
目
录
第
0
反
E
内

篷窗隨錄

篷窗隨錄敘

余自庚子迄辛亥十二年督運往來計水程七萬餘里
爲日二千有奇春末登舟旋歸速則七月遲則八月
間或至十一月大都長夏無不在舟中每當侵曉開
窗致有爽氣午睡初足臥聞水聲罕案牘之勞無不速
之客不衫不襪襟懷瀟灑渾忘酷暑並不覺此身在仕
宦場也雖風狂浪駭運丁狡獪人且視爲畏途然余幸
邀神祐遇險而安平日爲運丁剔其蠹恤所苦訓誠款
款咸知奉法舟行尚無敢延誤乃得於閒暇時披卷搨
管藉消永晝所過垂楊夾岸秀麥連隄疏村小聚田夫
野老熙熙藹藹觀舟航之整肅驗人情之踴躍對景物

篷窗隨錄敘

之融和殆真有如沈起元序王君督運圖所云者茲兼
臬中州偶檢篷窗所錄彙付剞劂公餘翻閱又恍如風
帆翼張邪許聲歇靜坐柁樓底看四面無數山光互相
送迎時也錄中凡習見及現在人著作悉不載云咸豐
壬子秋七月沈兆溥自序於河南按察使署之嘉石庭

咸豐壬子歲杜
心哲所

篷窗錄敘

從古名臣宦游之地愈久則德政之入人愈深而人之
謳思亦愈切偶有紀載後世之士生其地者輒反覆披
尋而不忍釋手謂是先生宦吾鄉時之所作也而當時
親炙之士被澤嚮慕更可知矣雲巢夫子以名太史出
守江南游擢監司垂二十載文章政事都人士咸樂誦
之茲篷窗錄蓋督糧江安時所手輯者編中採擇多關
國計民生一舉筆而不忘乎國與民實一舉念而不忘
乎國與民也民之不能忘公也亦固其宜咸豐紀元榮
擢中州次年公暇彙付剞劂旋有師旅之命軍書旁午
未及告成迨戡定豫南移節山右時艱事鉅亦復不遑

篷窗隨錄叙

回首江東戰船如織昔年書畫今變干戈烽燧連天蒼
生誰託棠陰如昨空切去思而公數年來保巖疆籌善
後攝藩秉臬兵刑錢穀棘手勞心欲如當日時清政暇
搦管舟中恐亦不復得此樂矣丙辰之歲友竹世台觀
察山左勤求治蹟世德彌光需次餘閒重校付梓鋪以
子山之漂泊作王粲之遠游復荷垂青招居東閣俾與
參訂用告厥成噫誠異矣鏞固江左末學曩垂髫時肄
雅觀光曾受公國士之知者也此書錄於江南糧艘刊
於中州柏府軍輿見阻遂輟半編宦篋遠攜由豫適晉
山晉適魯輾轉數千里稽遲六七年而仍使江南之士
得從旁參校於其間此實公愛江南之人而不忍棄耶

亦由江南之人思公而不能置耶抑亦士得知己可以
無憾天特留以待之使附驥而名彰耶千載而下讀是
書者必將溯及德政而穆然神往於先生宦江南坐官
舫也咸豐丁巳夏四月既望金陵受業蔡懋鏞謹識於
濟南公廨

篷窗隨錄叙

書雲巢廉訪篷窗錄後

篷窗錄者雲巢廉訪官江安糧道時輯錄前人奏疏詞章嘉言善行以及藥方書畫之屬皆有關於國計民生持身涉世舊聞掌故書中體例及作書時口廉訪自敘及蔡君敘詳矣昔沈起元敘王君督運圖言圖其逸不圖其勞廉訪自敘亦言運舟之逸余竊意

國朝漕政承明季之弊長運久困自來官漕運若蔡公士英楊勤慈朱莊恪數公者當世所稱賢能君子皆不勝病苦廉訪獨從容暇瀟灑著書豈其才出數公上或勞於前而逸于後抑久焉而習其事得以逸而忘勞者耶故事糧道督運艘至京師三運則部臣以積勞引

篷窗隨錄

親率不久遷去而廉訪自庚子迄辛亥督運凡十二年昔人所稱居位久而受任專其效畧可觀矣夫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此為百石卒史言非所論于繡衣直指承

天子命督諸道者也譬工人之操器騏驥之就途熟而安焉不然廉訪日以勤訓屬吏而顧斤斤焉自詡其逸哉余官晉始識廉訪每議論述前人事必悉本末於屬吏喜幅幅無華之士其論刑法折衷于儒術治事之暇端坐誦書未嘗少輟益歎無時而逸者乃終身不見其勞也書以質之廉訪且以諗世之讀是書者咸豐七年閏五月辛卯貴筑黃輔辰識

奉題篷窗錄

宗稷辰

片善服拳拳羣言收疊疊取裁極含宏選要關大體達者良臣模窮者君子斐經緯咸著明忠孝各嘯唏不圖篷窗中筆劄齊子史卓然當代寶光騰瓊偉自皆通本源何必連首尾頃來扣舷讀富哉列前軌一讀一警省屢心悉名理莫作眾說看載道文有幾何以贊鴻編千秋垂壽豈

篷窗隨錄

自題篷窗錄

牙籤滿載筠篷中往返張帆總順風夏北上多南風秋冬南旋多北風

夜靜文光高射斗舟行我愛米南宮

不攜妻妾與兒孫不事撈菹與酒尊誰信閒中忙未了

檢書操管閱朝昏

丁沽直北鳳城邊蟬噪槐黃六月天吟誦水窗聲達岸

旁人錯認秀才船時與應秋試船同行岸上人輒云此亦似應試船也

手鈔奏疏與詞章兼采箴言及藥方我本迂疏慙博覽

不須狐鬼說荒唐

山川能說快登臨作客休誇擁鼻吟幾度錦衣行故里

畿南水利劇關心

篷窗隨錄自題

星輅當日莅湖湘欲載餘聞久未遑此帙紀程無一語

長途歲月寄書囊戊子典試湖南欲仿漁洋隴蜀餘聞成楚行載筆一書未果

篷窗隨錄凡例

一是編所錄皆

國朝名人著作惟現存者不載

一頌表諸作沈博絕麗美不勝收未能悉載餘皆

有關學術政治兼及人物考徵稍涉俳優者概

不錄

一奏疏諸篇錄自

皇清奏議及各名臣本集不敢妄有增刪

一直隸河道水利不厭多錄用資攷證

一文以體分事以類從不統按作者先後次序

一凡擡寫空格處悉照原文恭錄

篷窗隨錄凡例

一先達著作已刊者不下數百家茲就行篋所攜

隨錄成編不免挂漏之譏

一詩賦楹帖及隨時聞見附錄

蓬窗隨錄卷一

天津沈兆溥雲巢甫輯

男維敬校

目錄

頌

聖主躬耕藉田頌

杭世駿

聖主臨雍禮成頌

杭世駿

聖駕五巡江浙頌

汪注

平滇頌

尤侗

平蜀頌

尤侗

蓬窗隨錄卷一 目錄

一

聖主躬耕藉田頌 有序

杭世駿

臣聞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務本之要職於重農

藉田者聖王所由敬崇宗廟社稷之榮盛而以

農事勸民事也書益稷之謨曰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周思民之頌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載考

傳記尤稱博矣

皇上體祁姚之德勤后稷之功立中和以視農辨上

下以合禮乾隆三年二月辛亥

親帥王公大臣以下藉於千畝之甸告虔事也爾乃

句芒效職盛德在木巽風融洩解雨霽霖土膏

動矣青壇嶽立翠幕雲布遐阡繩直方罫拱互

蓬窗隨錄卷一

一

井亘正矣掌舍設桓甸師清畿司徒具徒太常

授儀典文洽矣倉庚于飛杏華屬野葱悖在軌

蒼龍先馬時物備矣

皇上撫御耦以三推咨保介以終畝三事九司咸共

舉趾于耜佐

天子成禮焉抑臣聞之訪國美者藉舊史考方載者

在往牒臣嘗驗之隆古虞周之盛咎繇作歌召

伯矢音非徒侈一朝之盛美亦將使大君之德

昭然耳目而自昔泰始躬藉亦有辭賦元嘉親

耕厥著簡冊矧我

皇上道隆君極念切民理茲大典舉行宜有高文鉅

辭潤色鴻業垂之萬世永無極臣弗揣固陋

謹於動容發音之下效康衢之謠敬獻

丹宸用備采擇辭曰於

皇

清廟奕燿蕭燼曾孫孝享明德維馨亦有嘉薦神倉

高廩于豆于登實粟實穎明昭

上帝俾大而昌百室盈止自天降康思樂春郊

君子是躡榮暢協風祥暉麗日爰區九穀爰召三農

儲駕廛左物有其容其容孔嘉祁祁喬喬有坻

有櫛有芬有苾迺咏大田乃載鐵鎡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酌酌南畝我

蓬憲隨錄卷一

七

后履之駢駢氓作我

后喜之匪惟履之汎濩澤之匪惟喜之尙飲食之我

日斯斯我物其訶實屢豐年用荅

后勤德之勤矣下民之主歲之屢矣

上天之祐欽哉欽哉咨爾九區

聖主臨雍禮成頌

杭世駿

皇帝御極之三年歲在著雍月維脩崙

詔有事於太學先期下所司各庀職以上考國程稟

經義用丕集於禮甚盛典也於是日官吉蠲禮

官具儀大胥簡徒司樂受器事將屆

皇帝蒞於齋宮三日齋迺陳

法駕詣辟雍躬釋奠大臣陪位小臣就列六軍七校

既匡既肅禮成

上御彝倫之堂進師儒等官敷闡經術論以迪教育

材之法于時生徒萬人圍橋瞻企咸稽首願化

仰奉

蓬憲隨錄卷一

三

聖天子盛德作人至意臣以史官得與觀聽親望

休光良用忭悅退乃研精竭誠欲以微詞導揚美善

深惟禱昧實懼且愿謹按古學之制書傳可見

自五帝始其曰成均蓋以成養人之性情而均

一之也亦越有虞厥名曰庠夏商迭興各建名

義姬氏受錄兼用四學設教之方於斯爲備漢

唐宋元迄於明代時際泰運莫不攷古樹儀數

典具物我

朝

列聖肇一區夏大啟學流文德錫極

世宗憲皇帝丕承前烈茂典有加稽古崇儒重道之風

興行右文之治從未有如

國家之盛者也

皇上以生知之哲紹執中之傳典謨總於一心聲教

訖於四海國有嘉禮次第舉行茲乃

親臨學宮修明大紀煌煌焉秩秩焉備哉燦爛真神

明之式也臣嘗載觀詩傳如於論鼓鐘鎬京辟

雖諸什咸登於咏歌宣之金石一時所傳千古

谷誦今乃幸際

昌期預觀明備敢以淺鄙妄擬發摭然自臣子近光

之願下士鳧藻之情誠有不容自弁者謹獻頌

一篇拜手稽首以

蓬憲隨錄卷一

四

聞頌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克綏惟

后曰攸好德哉哉有眾其羣千億翼翼秀良萃此

王國王國所儲下士所謂禮容樂服稱是令譽若彼

良畝惟謹苗畚若彼純璞琢為珩琚珩琚鏘鏘

多士濟濟我

皇顧之嘉樂豈弟迺詔太常迺命司啟青陽之吉式

昭典禮典禮戒備

皇帝攸行物瑞雲炤神颯氣昌玉振金聲而道大光

前

聖後

聖合德一堂堂皇業業上棟下宇銀榜環林重檐夾

庶犧奠青黃冠黼黻樹羽崇牙象筍鼉鼓乃

考鼙鼓列辟左右敷席振策奉璋贊白槐蔭成

行棧樸薪樛凡此羣材悉為

帝有

帝有恩言如春斯暄

帝有恩植如卉斯蕃陳詩論藝勿告勿諼鼉誦夕居

日惟

帝恩明明

列祖教澤孔湔

皇上善述野無伏賢儒風浹宇文思啟天百物熙皞

蓬憲隨錄卷一

五

展唐虞年勛哉多士敬修厥詣或德而財或道

而藝庶幾大成以承

帝筮小臣矢音用告世世

聖駕五巡江浙頌集十三經行時邁十五章 注 注

聖人治天下孟子九功惟敘書經百姓休和春秋左傳

光被四表書經無所不通孝經以昭受

上帝書經於緝熙單厥心詩經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用誠和萬民書經以歲之正儀禮在庚日上

章爾雅孟春之月禮記

南巡狩書經重巽以申

命易經董正治官書經行慶施惠禮記卽康功田功

永底烝民之生書經禮也春秋左傳惟天地萬

物父母

元后作民父母書經保合太和以左右民易經凡厥

蓬憲隨錄卷一 六

庶民食哉惟時書經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春秋

左傳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經忠厚之長慈惠

之師春秋左傳不解於位詩經有功德於民者

禮記入其疆則有慶孟子

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春秋左傳巡狩者巡所守也孟子

子東南曰揚州周禮吳東方之大國也春秋穀

梁傳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春秋公羊傳其山鎮

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

利金錫竹箭周禮山林藪澤之利天地之美具

焉春秋左傳

天子之力臣禮記八告儀禮僉曰書經羣黎百姓詩

經引領北望如百穀之仰膏雨焉春秋左傳

天子曰予一人禮記欽崇

天道書經率由舊章繩其

祖武詩經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禮記物土之宜而布其

利春秋左傳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然

後能爲之禮記一遊一豫無非事者孟子乃擇

元辰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禮記京師之野詩經至于岱

宗書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周禮祝史正辭春

秋左傳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禮記及河春

秋左傳觀其流泉爰究爰度詩經克享

蓬憲隨錄卷一 七

天心告厥成功書經自南河至於江禮記吳越之間爾

雅諸侯待於境禮記攷乃職事無所不敬戒禮

皇帝清問下民書經周視原野修利隄防禮記有孚

惠心其益无方易經邦縣之賦周禮大賚于四

海書經曰造士曰進士養耆老出輕繫禮記普

天之下詩經無不欣悅禮記當是時也孟子甘

雨時降爾雅四方風動書經萬物以嘉爾雅

天子布德行惠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五行以爲

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禮記海隅蒼生罔

不率俾書經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爾雅畢獻

方物書經廣哉熙熙乎春秋左傳知周乎萬物

而道濟天下 易經 非

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孝經 臣聞之 春秋

左傳 帝典曰 禮記 五載一巡守 書經 周書有之

春秋左傳 又六年王乃時巡 書經 禮從宜時為

大 禮記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 夫

聖人之德 孝經 達於天地 禮記 洽于民心 書經 如時

雨降 孟子 日日新又日新 禮記 於萬斯年 詩經

禮成 春秋左傳 欣喜歡愛比音而樂之 禮記 五

聲和八風平

盛德之所同也 春秋左傳 宜歌頌 禮記 小臣 庶常吉

士書經 宵雅肄三 禮記 拜手稽首以近

天子之光乃廣載歌曰 書經

時邁其邦 詩經 萬國咸甯 易經

一人元良屢省乃成 書經 風行地上品物流形 易經

永肩一心 書經 天施地生 易經

右恭衍時邁其邦一章

昊天其子之 詩經 惟

聖時憲 書經 四方為綱 詩經

帝德廣運 詩經 莫如南土 詩經 萬物皆相見 易經 視

乃

烈祖曰若稽古帝舜 書經

右恭衍昊天其子之一章

實右序有周 詩經 大有巡功 春秋左傳

帝光天之下 書經 登是南邦 詩經 道洽政治民生敦

龐 書經

天子巡狩 春秋左傳 福祿來崇 詩經

右恭衍實右序有周一章

薄言震之 詩經 奮

至德之光 禮記

時乘六龍 易經 日月為常 周禮 政在養民 書經 申錫

無疆 詩經 渙汗其大號 易經

聖謨洋洋 書經

右恭衍薄言震之一章

蓬憲隨錄卷一

九

莫不震登 詩經 六服羣辟 書經 動之斯和 論語

各修乃職 周禮 永康兆民 書經 惠此南國 詩經

聖人作而萬物覩 易經

天威不遠顏咫尺 春秋左傳

右恭衍莫不震疊一章

懷柔百神 詩經 類造

上帝用禮 望秩于山川 書經 四望四類 周禮

至治馨香 書經 禮儀既備 詩經

受福無疆 儀禮 哀時之對 詩經

右恭衍懷柔百神一章

及河喬嶽 詩經 祭山曰廢縣 爾雅 膚寸而合 春

秋公羊傳 升中于

天禮記 允猶翕河詩經 享于克誠書經 美哉

禹功春秋左傳 地平天成書經

左恭衍及河喬嶽一章

允王維后詩經自

天祐之易經 神明彰矣孝經 福祿如茨詩經 陳詩以觀

民風禮記 則知小人之依

帝庸作歌書經

聖人之情見乎辭易經

右恭衍允王維后一章

明昭有周詩經 王巡守殷國周禮 考制度于四

蓬憲隨錄卷一

十

岳書經 五侯九伯春秋左傳

天子曰非他儀禮 會其有極書經 聿求厥甯詩經 黎

民敏德書經

右恭衍明昭有周一章

式序在位詩經 百僚師師書經 各修平乃守周

禮 庶績咸熙書經 會同有繹來咨來茹詩經

聖人至德禮記 為諸侯度孟子

右恭衍式序在位一章

載戢干戈

王猷允塞詩經 西戎即敘書經 實畝實藉詩經 布昭

聖武書經 增其式廓詩經

天其申命用休書經 求民之莫詩經

右恭衍載戢干戈一章

載囊弓矢詩經 三危既宅書經 陟我高岡詩經

帝乃誕敷文德書經 于疆于理詩經 止戈為武春秋

左傳 莫敢不來王詩經 屬象胥論言語周禮

右恭衍載囊弓矢一章

我求懿德詩經 阜成兆民引養引恬書經 肫肫

其仁禮記 井甃蔥韭周禮 山澤林豎春秋左傳

迄用康年

天子所予詩經

右恭衍我求懿德一章

蓬憲隨錄卷一

十一

肆于時夏詩經 時順而物成老有加惠春秋左

傳 壽考且甯詩經 入學鼓篋禮記 觀

國之光易經 既優既渥自

天降康詩經

右恭衍肆于時夏一章

允王保之詩經

天壽平格書經 宜民宜人詩經 惟

皇作極惇德允元書經 遠至邇安春秋左傳 萬邦惟

懷書經

天子萬年詩經

右恭衍允王保之一章

平滇頌 有序

尤 侗

皇帝御極二十年

命大將軍貝子章泰綏遠將軍總督蔡毓榮等統滿

漢官兵討雲南逆孽吳世璠

詔若日此窮寇不足膏齋斧兵法攻城為下勿肉薄

傷士卒殄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

月至于十月城中食盡畔眾皆譁我師進克子

城世璠蹙自剄偽黨開門降迎

王師以八百姓前歌後舞壺箠載道或相與垂涕曰

不圖今日復為

王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露布至京宣捷午門外羣臣

蓬憲隨錄卷一

三

咸拜手颺言曰於鑠哉此非師武臣力繫

一人如天之福無疆惟休蓋自三桂倡亂入載于茲

踞滇為窟狡焉啟疆竊我黔陽陷我巴蜀封豕

長蛇薦食三楚波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瘡

痍我人民不甯惟是又招八閩勾兩粵誘我蠢

賊以蕩搖我邊疆東南蠢動靡有甯宇于是

天子赫怒禡牙誓師大發禁旅并良家曠騎連營百

萬度支轉餉半天下舳舻牛馬終夜有聲鉦人

伐鼓一月三捷大慈稔惡天用勦絕其命賊徒

駭潰閩越之人震懼流汗匍匐乞命

朝廷下制書賜尙之信死以尺組縛耿精忠致

闕下二方底定璠猶不悛收合餘燼自竄叢棘孤雛

腐鼠保首領之不暇卒取覆亡為萬世僂其伏

罪亦已晚矣夫以堂堂

天朝踴躍用兵殲厥小醜摧枯振落何憂不克然當

其始也一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撲滅以

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羆虓虎之佐運籌

帷幄折衝樽俎一戰而舉荆襄再戰而收衡永

西師絕連雲之棧跨劔閣搗成都東師破辰龍

關席捲貴竹直抵苴蘭城下摩旗黠蒼之壘飲

馬盤龍之津風馳電掃谷靜山空自征伐以來

蓬憲隨錄卷一

三

未有驅除若斯之速者也且滇雖一隅僭始莊

踣閉雋昆明不通中國蒙杜并有六詔蠶食茲

大鄭趙楊干號令三嬗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

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祖之雄畧穎涼西平

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宜六慰而伯忽舍利

畏造變于前阿資思任構釁于後蠻爭觸鬪日

尋干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阻絕嗜殺怙

亂其習俗然也况叛臣教之嘯其兇族逆我顏

行驅市人于鋒鏑朝箕暮斂糜爛其室家此邦

之人水深火熱喁喁然延頸待救若枯旱之望

雨今

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羹之中使登衽席擊人
濮人回首面內胥沾闔澤甚盛德也雖虞帝之
格苗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加焉然後振旅而
還告

廟獻俘班朝飲至勲庸銘于鼎鍾名號昭于史冊不其
賈乎于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敢不荷

天之寵承

祖宗三后之慶顧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勤勞于內
諸將士暴露于外烽燧所至母乃驚懼子弟憂
患長老其他飛莖輓粟疲于奔命者不可勝數

蓬窗隨錄卷一

古

朕心閱焉賴

社稷之靈以遏亂畧罪人斯得庶幾息兵革嘉與海內
更始其頒爵賞蠲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
僉謂

皇上武功赫赫既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
遠撫長駕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乎乾坤德
隆乎三五雖鳴和鑾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
何憇哉小臣侑備官珥筆退而作頌一篇爰揚
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其辭曰
皇清受命歷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
王北至肅慎南越裳

天子穆穆坐明堂載櫜弓矢秉圭璋蠢爾強藩何跳
梁射天逐日肆披猖二豎從之同傾狂彭彭大
車拒螳蝦吾

皇一怒威神張手麾白旄掃機槍鑿門推轂授斧斯
礪乃鋒刃峙糧糧雷輻星駟啟戎行勢同猛虎
驅跛羊大首既隕羣犇亡遂挽彭蠡迴瀟湘蠶
叢鳥道關康莊木瓜金筑歸疆場競牽鐵索渡
瀾滄井蛙遺息走且僵貌如山鬼伏箐篲銅鼓
一鳴冤鬼喪長鯨就戮短狐戕前徒倒戈爭投
降君子小人篚壺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軍齊
轡臨城隍鞭指印竿揮再馳牂牁响盱遙相望

蓬窗隨錄卷一

圭

碧鷄晝啼金馬驤彩雲飄飄昆池旁平填洱海
成田桑市塵不改耨耨長夔僮唱歌傳白狼翠
毛象齒貢梯航捷書飛羽奏明光

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颺

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罹池
殃居者裹負行羈羈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幾
何念桁楊錢穀幾何問倉箱亟放赦令覃恩章
后以施命誥四方乃開石室紀太常彤弓盧矢間珮
囊龍旂和鈴儻革鶴朱鷺饒吹登廟廊職方會
同統萬邦王道蕩蕩臻平康大武止戈佳兵藏
逝將歸馬華山陽功成治定禮樂彰秩宗黼黻

夔笙黃龍圖龜書出低昂遨遊麒麟苑鳳凰黑
拒黃蓼兆豐穰青芝赤箭呈禎祥仰觀玉燭俯
金湯美哉丕基亘皇唐宜升介邱答

穹蒼云云亭亭風雨翔金泥玉檢書輝煌探策占之壽

永昌

皇清受命歷無疆

蓬憲隨錄卷一

六

平蜀頌有序

尤侗

臣聞虞階舞羽嘗格三苗周室櫜弓猶遷多士
維九夏之奄有彼一隅其幾何五丁武擔已受
秦擒百部斯榆旋遭漢滅公孫躍馬難逃建武
之師諸葛臥龍終下征西之檄矧茲寇狡豈敵
天威伏惟

皇帝陛下

竄作聰明

布昭神武制度則為章雲漢敷納則若決江河午
朝聽政而兵農禮樂之咸熙乙夜觀書而雅頌
典謨之畢備丹文綠字延多講藝之官彤馬朱

蓬憲隨錄卷一

七

軒道有懷荒之使黃皮烏弋梯山航海而來紫
脫華萃并柯共穗以獻固已幽都賜谷悉八版
圖孳尾昆虫均沾

閭澤何竟鴉音未革鷹眼仍颺聚蛾黨以磐牙煩
羽林之擐甲如叛賊吳三桂者本為亡國遊魂
竊附

新朝佐命因其倒戈而崩角遂使裂土而苴茅不思
卵翼之恩輒萌覬覦之志公然抗令肆爾稱兵
初興六詔之戎竟踞三巴之險碧鷄金馬忽起
長鯨鳥道蠶叢橫行封豕長沙青草漸成伏莽
之場西峽黃牛浸作負嶠之窟乃至憑陵四塞

煽動三方招百粵為連鷄引八閩為犄角助其
跋扈搖我邊疆幸二豎之投誠痛獨夫之怙亂
尙緩防風之戮終干

上帝之誅

皇帝赫斯一怒率止四征既卜日以禡師復鑿門而
遣將鬼方之克期以三年獫狁之攻急于六月頃
者霍家驃騎直抵岳陽繼而楊僕樓船遠通彭
蠡綸巾羽扇一麾雲夢之煙盧矢彤弓大破蒲
湘之竹然而櫓槍未埽妖見旄頭車轍載馳蠶
餘蝗臂豈真夜郎自大惟恃蜀道方難倚劔閣
之千尋一丸可塞擁瞿塘之三峽百丈空牽長

蓬窗隨錄卷一

六

封玉壘之關陡絕連雲之棧但思巫嶺帝子夢
遊誰料陰山將軍飛渡

皇帝獨持廟算廣集邊籌親推矯矯之臣密授堂堂
之陣將軍臣王進寶三秦豪傑重生景畧之才
提督臣趙良棟九校便宜素具金城之策高崇
文之智畧允足驅劉王金斌之威名雅堪馘孟
李流遺孽匹馬能驅杜宇殘疆尺箠可下于是
斜穿褒谷暗度陳倉越大散以屯營過七盤而
埋竈出其不意示以無生遂拔螯以先登並銜
枚而疾進或跨鹿頭之塞徑達成都或踰鷄首
之梁長圍間內旌旗所指祇聞風行雷擊之聲

金鼓方鳴即見土崩瓦解之象血流漂杵京觀
等于峨眉骨載專車降甲齊于熊耳淮西雪夜
羣喧鷺鳴之池隴首霜天盡復魚鳧之地聞風
聲而卻走王衍投綬望月影而揚鞭吳曦受縛
三軍鏡吹新翻巴夔之歌百姓壺漿爭獻鄂簡
之酒錦官城上刁斗無驚玉女臺前稜軸有喜
是皆

蓬窗隨錄卷一

七

侍朝班欣聞凱奏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於鑠

皇清克配

上帝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尊親凡有血氣東漸西
被湖南訖暨

一人首出時乘六龍誕敷文德耆定武功四方無拂
萬國攸同乃命止戈撤彼藩封藩封誰何實起
莊躄弄兵滇池期不奉

詔東甌既從南越是效三葉連衡私立名號亂之初
生阻爾絕域亂之又生訏及四國據我漢川侵
我江積擾我秦關蕩我楚澤

天子曰咨聽予誓辭小腆不靜其要囚之穀乃甲冑
樹乃旄旗爰戒宗子張皇六師乃伐建陽建陽
率服乃臨番禺番禺來屬蕞爾蠻邦獨籍巴蜀
愚哉尉佗黃屋左纛天討有罪罪人斯斃渠魁
既殲羽翼猶熾安有慶緒史有朝義少誠之後
尚存元濟

王用出征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重以推轂
奮其執鼓戰勝朝廷折衝樽俎桓桓上將左右
陳行元戎十乘用詢仇方出自南鄭底于甯羌
棧閣既度岷嶓是疆大蓬小蓬大劔小劔地險
雖設天威何憚萬里橋邊千秋池畔肉薄蟻登

蓬窗隨錄卷一

干

腹攻魚爛褒斜間道遂出龍門巴山席捲潼水
孟吞朱常日耀黑甲雲屯塵飛宵遁響起朝奔
五嶽摧枯千鈞壓卵秋籜隨風春蟻赴火偽師
銜刀兇徒就鎖束馬軍前牽羊道左將軍下令
不殺良民三都萬戶盡作
王人市廛無恙樓櫓重新黃童白叟歌舞成羣露布
遙傳一月三捷受賑獻俘
九重嘉悅救民水火取殘饑渴告于文人銘此功烈
釐爾圭瓚礪爾戈鋌覃及鬼方一統幅幘爰開
明堂載奏管絃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

蓬窗隨錄卷二

天津沈兆澧雲巢甫輯

男維璣校

目錄

表

進四庫全書表

紀昀

為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袁枚

為莊撫軍賀平伊犁表

袁枚

歌

平定回部凱歌

紀昀

賦

謁孔林賦

朱彝尊

蓬窗隨錄卷二目錄

一

孔檜賦

徐倬

進四庫全書表

紀昀

伏以

天璣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
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

立綱維於螯極函列雲珠

媿刪述於龍蹲契昭虹玉理符心矩絜三古以垂

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鑒古德洽敷

文臣等誠懼誠怵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霄九

野太清耀東壁之星懸圃三成上帝擴西崑之

府文章有象翠媯迷吐其天苞繪畫成形白阜

肇圖其地絡書傳蒼頡初徵雨粟之祥錄授黃

蓬窗隨錄卷二

一

神始貯靈蘭之典洞庭祕簡稽大禹所深藏柱

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策聖籍雖焚漢

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惟孔鮒之承家謁

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蠅文以後篇章自是滋

多麟閣所儲條目於焉漸備杖吹黎火夜雉別

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

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

之五部勘書妙畫世摹展氏之圖捲幔飛仙史

載隋宮之蹟唐武德訖乎天寶鈿軸彌增宋景

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徵存玉元遷三館之

幙北極營都明運十艘之積莫不前徵遂古丹

壺湖合雒之蹤悲發空林青簡孤頻斯之篆西

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

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稟存班固爬

羅織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畸零均給以螺

丸麻紙精鏤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贖重緝

三品別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放失獵文林辨圓

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與而轄

轄軌順經涂俵學海以沿波源通道後然而掇

餘易匱四千卷既句殘膏鶯廣彌蕪百兩篇更

珍贖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

齊蹤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編留或

蓬窗隨錄卷二

二

如許緣紉紅踵駁文而莫悟蘭臺度貯多如賄

改漆經棗板摹傳遂至誤尊閣本故祕書總目

鄭夾滌復議校雠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

證從未有重熙累洽雲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

儒冊府闢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

遺榮鏡登閱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思

周融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

瑞席蘿圖

神凝松棟

播威稜於十曲響震靈夔

治文德於四溟北開神鷲

帝媯歌詠已題九萬瓊戩臣向編摩更緝三千寶牘

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

之守乃猶尋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

採精微於義海昭陽韶歲

特細翰府之藏永樂遺編

俯檢文樓之帙例取諸吳興韻海割裂雖多體宏於

孟蜀書林蒐羅終富榛楛宜翦

命刊削其譚言瀝液堪珍

敕比排其墜簡焦桐漆斷重膠白衲之琴古墨銅斑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剝或有存留宛委

藏餘不無佚漏十行

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緝囊廣啟獻書之路逸經

斷策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帆振旆

孟家東洛之船玉軼飛輪吳氏西齋之軸鱗排

玉字多王榮之所未聞荀束金繩率張華之所

莫識光明蘭紙朱題芸帙之名蟠屈鸞章紫認

槐廳之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鏤濡

香品第詳分其甲乙

天潢演派光連太史之河卿月澄暉彩接文昌之

宿總司序錄叨揚億之華資分預校雠列任宏

之清秩銀袍應

召驥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

槧學官願效其一長切線割圖博士亦研其九

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

龍墀增置鈔胥競抽毫於虎僕圖與史竝陳左右

粉本鈎摹隸與蝌兼備古今絲痕躡扁曹連什

伍各隸屬於寫官工辨窳良均精研於計簿提

綱挈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關拾遺覆勘者官

兼詳定庀器預儲於將作棊几鈞簾專餐徧給

於大官珉糜珠餽溫鍾圍炭紋姦鶻之青朗

鑿涵冰色暎玻璃之白花輒入直地同兜率天

蓬窗隨錄卷十二

四

宮蓮炬分行人到娜媛福地瓊箱牒送全搜膺

囊帷蓋之餘

芝殿籤排共刊木扇金華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

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辦香霏辟惡擁

書何止百城瀋漬隴糜削橐窳惟兩屋譬八衆

香之國目眩瞶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愕眙

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駭聞見所未曾實令虎

觀諸儒辨妍媸而莫決所賴恭承

睿鑒提玉尺以量才仰稟

天裁握銀華而鑒物初披卷軸其撮零璣即荷

絲綸務蕝完璧吳澄易翼辨顛倒乎陰陽揚簡詩音

斥混淆乎周漢稗官勦說刪馬角之荒唐譯史
傳聞摘象胥之譌異醮章祈福發凡於劉跂之
詞語錄參禪示例於齊熙之記固已南車指路
陟道岸而衢亨

北斗旋杓揆文星而度正泊乎羣書大集品雜金沙
聖訓彌彰鑿澄珠礫詰經忌鑿黜錯簡於龜文論史
從公湖編年於麟筆立言乖體四明之錄必刪
贗古誣真五柳之名宜辨七籤三藏汰除釋老
之編五蠹九姦排斥申韓之術毒深孔雀無容
校寫其青詞巧謝璇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
豔曲削香奩脂盃之篇金谷新詞刊酒肆歌樓
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誤點丹黃一經
聖主之品題立分黑白至於銅籤報夜

蓬窗隨錄卷二

五

紫殿

勤披

玉案開緘

丹毫

新詠五家易說歧塗附闕其傳燈四氏書箋餘緒兼
詳乎括地前車後鑿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
寓春秋於世本廬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
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同讎獄爲雲谷
之重儻洪咨夔跡類探囊竊玉川之餘瀋四箴

誤註甯知顏巷之心二佛同稱轉隘尼山之量
六經作繪全收諸楊甲圖中七緯成編知出自
莊周書後五音分配篆文互備其形聲二史交
參音字各通其假借古香醜韻細辨班書碎腋
穿連重刊薛史清流肇覺示鑒戒於東林正統
明尊存綱常於西蜀派沿涑水袁朱之新例兼
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訛傳竝訂黨碑再勒嗟揖
盜而開門權燄彌張噬教星而替月西湖遊蹟
殊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陋詞臣之校射
宋鈔僅贖蒐舊志於臨安金刻稀聞寶遺聞於
貞觀或攻或守徒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

蓬窗隨錄卷二

六

信五行之德運建炎政草媿彼中興至正刑章
斥其左袒李尊洛學辨道命於天原鄙註桑書
剖源流於地理史腴詳摘有逾漢雋之精經笥
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舊語首定儒宗
蔡帳祕文嚴排異說范祖禹之帝學具有淵源
曾公亮之武經姑存崖略橫戈危堞節取陳規
握策靈臺參徵蘇頌算窮杪忽九章研鮑澣之
藏術雜縱橫十卷稽趙蕤之撰楚中隱士互權
韓柳之評葵都名賢不廢呂唐之學臚登識記
衍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託周官而更誤錢塘
遺事深譏首鼠於宋元曲消舊聞微憾操戈於

洛蜀純聰有取旁通方朔之言指佞無難慎聽
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圖馬總意林
舉詞條而擢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
吉之淹通雲龍遙溯多知舊事病歌舞之銷金
一洗清波笑詞章之諛墓太平御覽徒粉飾乎
嘉名因學紀聞偶扞彈其迂論晚唐小史八廚
甯取乎危言南宋枝談按鞫深嫌其曲筆十七
卷騷人舊製旁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清
吟特賞其煙霞之氣兼推韓杜續來鳳翥之膠
竝採郊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
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畱守呼北

蓬憲隨錄卷二

七

渡者凡三列節侍郎壯南朝者惟一學如和叔
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墨讀書
祕閣明詹初論古之非從宦金淵賞仇遠耽吟
之癖楊維植取其辨統而頌莽則當誅劉宗周
閱其完忠而吠堯為可恕凡茲

獨斷成稟

睿裁懿此同情實孚公義苞千齡而建極道出於
天綜百氏以歸型言衷諸
聖權衡筆削事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圓法本乎
乾規坤矩是以儀璘懸耀揆景冕趨鏞棧先鳴聆音
麇集鯨鐘方警啟蓬館以晨登鶴籥嚴關焚蘭

膏以夜繼披文計數甯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
功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縫無迹先成綴白之裘
傳寫相爭齊炙汗青之竹架羅黃卷積盈有似
於添籌几擁烏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
漸看字是排成曾鞏官書已見序稱枝上加以
乾行至健

七旬之念典彌勤

離照無遺一字之褒譏恒審梁騶練士庚郵遞初寫
之函

雲輅巡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玉楮之遲
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屢誤坤原為釜兼收刊

蓬憲隨錄卷二

八

板之訛芋或作羊細檢鈔書之謬毫釐不漏散
宥添待補之戈塗黠必嚴羅上辨續加之罔削
除不盡時

飭以妄下雌黃輪郭空存常

指其竟同曳白

明周織芥共欽

睿照無遺報之微涓彌覺媿心生奮若夫考勤校情

督課雖詳荷寵邀榮

恩慈實渥風雲得路先登或列於九宮

雨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柏臺聯句聽鳳律之新
聲芸署題名踵麟臺之故事墨勻蝶翅祖帖雙

鈎帙簇龍紋

天書五色猩毛擢穎賦魚子之華燧龍尾雕紋融麝
煤之芳氣銀器翠管細縈百和之香錦段香羅
交映五明之扇繡囊委佩鈺貯朱提珍毳豐茸
帕裁白氈雕盤列飴果分西域之甘華俎嘗新
瓜勝東陵之種自

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

思惟以文章為報周賅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華先
為縮本曩長庚之紀歲慶叶

高呼屬太乙之占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繕挹古今四
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全書之

蓬窗隨錄卷二

九

浩博實括羣言合衆手以經營倏逾數載香薰
蘭櫝方粗就而未終閤聳雲楣已先成以有待
文河疏濬初如江別為三筆海朝宗繼乃瀆增
以四望洋無際慮創始之為難登岸有期幸觀
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勤彙總之
鴻裁乃盈一部插籤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
架臚函色別其赤青白黑經崇世教貴實徵而
賤虛談史繫人心削誣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
家之粹博收而不悖聖賢懲十人九集之非嚴
汰而甯拘門戶上浴虞夏成挹海以求珠下採
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篋璋分圭合延閣儲

珍二百卷部次州居崇文列目釋名訓義因李
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歐陽之集古事稽其實
循文防誤於樹萱詞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菜
人無全美比量其尺短寸長語或微疵辨白其
玉瑕珠類一經採錄真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
亦使蠅隨驥尾元元本木總歸

聖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盈箱
積案或汗漫而難尋復以提要鉤元期簡明而
易覽譬諸典謨紀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
石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
有條按籍披圖信源流之大備四水瀛而五山

蓬窗隨錄卷二

十

嶽伴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
常之制作天如甯待於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
躬當其盛叨司校錄實忝光榮臣等功謝囊螢
識同闕豹鑽研文字未能脈望之通仙延緩歲
時僅類鞠通之食墨仰蒙
訓示得聞六藝之源曲荷
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望學的而知歸一簣
成山營書巖而幸就欣陳實笈對
軒鏡之澄光恭進
瑤階同義圖之永寶從此依模范狀若疊矩而重
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

隅可得而反三謀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
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磨烏
玉連綿告歲並看四奏

天間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籥人文成化

帝機運經緯之功

皇極敷言

王路示會歸之準觚稜雲構鬼弑乎銀胸璇題方策
星羅珍貴乎金膏水碧曰淵曰源曰津曰湖長
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恆耀九霄
之

日月並五經以樹訓道通乎丹書綠字之先合六幕

逢憲隨錄卷二

士

以同文治超於元律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踴躍歡忭之至

為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袁枚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王敷化神
武不殺之為功德至聖則股肱之効力也神化
極隆則宇宙之包容者大欽惟

皇上陛下秉神機而理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且
國中金輪光湧指南車上鐵轄痕清久已四海
鶉居八荒蛾伏乃逆苗莎羅奔瓦爾吉等夜郎
自大邛竹未供懷駒支漏洩之謀走巖斷蠶叢
之路以為湯升阿野巢伯可以不朝禹會塗山
防風且將後至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街亭撤馬謖之軍巴蜀用崇文

逢憲隨錄卷三

士

之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
丸泥之狀借籌闢內預知沃雪之功蓋王者之
兵原不得已而後用非常之將亦秉成訓而始
行則有經畧臣傅恒穆行忠裕義心清尚雷符
星斗光顏自有旌旗干櫓戈矛賀齊別為文畫
磨劍則崆峒飛雪彎弓而太白揚眉金累為之
開山黔羸為之領路斬皇甫文之頭先除謀主
超張須陁之柵多用奇兵百尺井闌射公孫樓
上干羣火雉投姚襄陣中周訪之兩蹶忽鳴光
弼之三麾至地山形拔而不假五丁之力天網
密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苗面縛詣

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捲天衝日生倍瑠砂能
表赤大書北向之旗水尙知歸敢射南飛之馬
在諸將以爲獸將八檻雖搖尾而法無可寬在
聖人以爲鳥已含環既投懷而情難盡殺蓋當日之

興師也原非貪其土地人民而必置之于死故
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悔過服罪而姑宥之
以生于是廷光城下馬燧披襟回紇帳中子儀
免胄映徒虜至捧牢賞以趨躡穢人兒啼擊蒙
排而泣下俟錢寶布爭貢包茅渝舞巴歌長府
槃木赤眉得不死之詔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
窮郊留將軍畫像元蹄外境傳露布風聲羣獠

蓬窗隨錄卷二

十三

聽飲至之文吹蘆相告野老讀班師之詔鼓缶
而歌大凱來旋策勳告廟此皆我

祖宗在天靈爽暗靖妖氛我

聖母覆物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

切顯揚式崇

徽號宣仁家法安邊塞于宋朝太姪徽音贊尚征於周

伯輝生寶冊喜溢彤庭臣未列銀刀空名節度

願供金版上佐秋官美女呵陵曾隸草皇之籍

夷男始艾愧無仲郢之功遠百辟之班聯心知

舞蹈獻

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袁枚

欽惟

皇帝陛下八紘靜塵十洲澄鏡久已填廬山于赤縣
擁狼望于黃圖惟準噶爾部落遠恃流沙荒驕
大漠屢稽質子不供包茅我

聖祖萬乘親征掃蠭螭之絕塞我

世宗五兵暫戢貸烏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
七縱比延光之于西域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
水之師遠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達
爾北自嚙焦黎達瓦齊形同尸逐牛羊不壯知
突厥之將亡魚鼈無橋識東明之不渡坐金牀

蓬窗隨錄卷二

十四

以望太歲星拱中華祀獯狁而問大神巫誇漢
盛是以車榜烏巴什與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
先至或嗅地旋來當是時也五噶遺孽只用箠
笞九塞旋風但需鞭打倘杜崇拒單于之上表
則安國必捲帳而自驚班超還疏勒而先歸則
黎弁以遠漢而自到懷皇仁者雖歌槃木議國
事者爭棄珠厓

聖上以爲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先幾之務惟斷乃成
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建武之辭西域
終少雄圖乃射宛竹以卜西羌推棋枰而決大
策贛盾一戟龍麗十重網設周陸軍歌鐵拔以

党項爲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鞬爲疑兵
遂抵焉耆之巢穴周道如砥漢將皆飛反首芟
舍而奔者膚行如風繩行沙度而來者視道若
咫尺收黑山四百三之部落耀朔方十八萬之旌
旗雪嶺橫天上下搜而全無虜跡賢王伏地左
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
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之兵
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檄傳古莽而
猶驚碑借崑崙而尙小凡魚支之鞞婆駝之樂
鼈封三日權扶兩頭朱蒙爲河伯外孫老湖號
大荒樸父靡不分頒將士布列郊圻圖王會于

蓬壺隨錄卷二

五

明堂坐舌人于門外陳牲告廟慰

列祖在天之靈普册承歡加

聖母深宮之膳捷晝夜至羣臣悟怯戰之非

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爲樂臣伐吳定策既有愧于
張華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
隄官魄搆更歌奉聖之樂獨鶴琴驟庶中雀躍
之忱聊補鏡歌之闕

平定回部凱歌

紀昀

臣聞五材並用爰制干戈九伐斯張是聲鐘鼓狼
弧下指

王師握大順之機虎旅長驅

天討據無前之執芒橫太乙凌絕域而皆通響激豐隆

摧凶鋒而立破蓋參旗井鉞六軍氣象原尊故月

竈星源一統規模自遠欽惟

皇帝陛下天樞高舉地絡宏包統馭三靈昭宣七德前

以削平乎僭竊遠出陽關因而戡定其封疆全收

陰磧六丁雷電下臨烏弋之城八陣風雲直抵黃

支之國兜題立縛組繫降王唐祚新歸歌通譯使

蓬壺隨錄卷二

十六

雖有蝟蜂螳斧敢繼起以憑陵一經夔鼓龍旗竝
相隨而掃蕩

錫南車以指路妖霧全消隨

北斗以旋樞將星齊運應龍一下蚩尤之仗都摧妖

烏羣呼庭氏之弓莫避荒山寂歷長囚貳負之尸

大漠蕭條誰作形天之舞玉笛平羌之曲聲徧甘

州金笳入塞之吟春回苦谷營開萬里新標定遠

之名壘築三城盡是受降之地大宛貢馬無煩昧

蔡之重封勃律輸香願受歸仁之舊號惟逆回波

羅泥都霍集占等白題分部羣居葱嶺之隈赤板

爲鄰潛聚花門之種弟兄相倚僑如左右乎榮如

墟落遙通突利聲援乎頡利貪殘爲性虺毒潛吹
狡黠成風豺牙密厲初遇莎車之勁敵迫徒俞林
遂以蒲類之辱王幽居阿惡蕭蕭松柏渠酋則繫
若纍俘僕僕山川部曲則役如臣妾鯨吞靡盡紈
牛之畜牧全空蠶食無涯騎馬之金錢並竭幸
天兵之薄伐得寬無弋之囚因故國之重歸竟脫賁姑
之役招攜舊部五翎侯復得相從營散荒城二昆
莫依然並建慕容順之封西海已拜唐官尉屠者
之入杆泥實隨漢使巢林春燕久矣無家銜索枯
魚候焉得水縱使白環以效貢未足酬
恩乃當丹浦之陳師反思助逆陰山風吼龜茲之四鎮

蓬窻隨錄卷二 十七

相驚瀚海塵飛疏勒之孤軍遂困星軺奉使持虎
節以無歸雪嶺屯兵阻龍堆而暫梗鯨魚跋浪竟
興風雨之妖梟烏成羣敢犯雷霆之怒九嬰相扇
甘自外于

堯階三葉當鉏難倖寬于

湯鉞

皇上用是靖茲邊徼召司馬以蒐兵揚我軍鋒射封狼
而示戒橫天玉弩直捎太白之芒出塞金鏡大練
中黃之士牙旗畫樹
詔出甘泉桐鼓宵鳴路通鹽澤千牛分衛
禁營宣控鶴之軍萬馬揚鑣

內苑出飛龍之廢索倫鼓勇青羌之勁旅橫戈蒙古
從公白晝之名王執挺茫茫枯草氣薄天山颯颯
長風執回地軸衝車交舞陣前之明月齊鸞突騎
爭呼坡上之殘虹欲斷乃以軍中失律有殊細柳
之行兵因之微外偷生猶緩樓蘭之對簿賴我
皇上明刑飭罰易帥臨戎俾軍紀之一明乃士心之彌
奮牙璋迅速再揭辰旂玉帳森嚴重屯戊校
詔以臣兆惠爲將軍以臣富德爲之副窮搜二豎務懸
毋寡之頭先定諸城預斷匈奴之臂七百梯雪山
之路直搗蕃營十三部鐵勒之兵俱隨唐將角聲
吹月中天耀弧矢之星劍氣衝雲列宿通旗鋒之

蓬窻隨錄卷二 十六

象桓桓驍騎並看日逐成擒屹屹重關早已夙沙
自潰連營鏡吹驚屋瓦以皆飛一路戈鋌入城門
而不閉麗譙踏雪不煩鸚鵡之聲睥睨垂花未試
鸛鷓之刃人無後至冀得免于焚巢兵有先聲遂
不殊于破竹星芒一片親摩大食之刀月色三更
看采于闐之玉是皆

威弧在握西人之膽先寒所以武帳臨邊南仲之師屢
克于是乘軍聲之大振奮策前驅及戰氣之方新
揚塵深入層冰匝墜細辨狐踪疊嶂摩天直探虎
穴掃欒槍于雁磧志不空還指葦葦于龍沙義無
返顧我

皇上乃明操金鏡照六合而無遺高握璇樞計萬全而不爽赤囊未遞先知鄭吉之圍白羽遙飛早解耿恭之困爪牙是寄奮我前茅臂指相維繼以後勁驅來宛馬久肥苜蓿之苗統出燕犀爭淬芙蓉之鏑三花駿鬣直教逐日而行五色高牙倏已自天而下果遇臣兆惠等乘虛深入衝萬里之黃雲據險相持限一灣之黑水日弓月矢方轉鬪以無休鐵額銅頭竟屢摧而不退蝨弧一奮進向拳旗刁斗相聞退仍築若雲梯爭舞合圍者不啻千羣星劍頻揮拒敵者條經三月我援兵乃恭承

神策問道行師迅赴戎機擒生問路幾重亭障直過飲

蓬憲隨錄卷二 十九

馬之泉不盡關山飛躡射雕之騎初以馳驅乎遠道魯縞未穿旣而迅發夫奇兵鄭旗遂獲銜枚卷甲邊月微明飛矢揚兵陣雲忽起寒飈凜冽我軍乃倍覺曉騰夜色昏黃賊黨遂自相擊觸鷲坡注澗誰當犀手三千流血僵尸已得虵矛丈八寥寥大野星狼之焰全燧子子殘兵風鶴之聲尙恐遂得二軍之合隊立破重圍繼乃兩路以與兵直摩堅壘師行六月正符吉甫之詩時屆三年宜奏鬼方之捷爲鵝爲鶴壁壘一新如火如荼旌旗倍壯赤茸搖鞞振玉隴而皆驚朱鬣揮戈躡鐵山而欲碎鷹鷂爲噉大軍之猛氣先揚草木皆兵餘孽之

殘魂倍慄燕方巢幕原撫已以知危猿更投林冀依人以自活河魁列帳軍中之銅虎初行山鬼潛踪階下之金駝早棄震驚兵執有如塾戶聞雷揣度師期宛似穴居知兩荒城寥落空留綠玉河邊殘衆扶將齊拜碧油幢下高塘不守已因壘而皆降壯士橫驅乃長歌而竟入收其版籍隸在司徒定其租庸統于都護封疆如故奧鞞與窟匿相連侯尉增新譯長與君冬並設銅山別鑄全銷安息之錢石廩不移仍貯康居之穀突厥之東西兩部盡入黃圖單于之南北二庭俱歸赤縣遂乃吳鉤卻月遠逐烏孫漢箭捎雲窮追白狄驚蓬卷地驅

蓬憲隨錄卷二 二十

將校以爭先荒草黏天訊俘囚而得路根敦城畔吐谷渾雖已全逃唐翼谷中先零羌猶然未度魚真在釜安得揚鬣狐欲渡河無如曳尾追及之于霍斯庫魯克紅陽奮躍蹋山石而皆穿紫電交揮激天風而倏起黃塵匝地格鬪者一可當千百革迷蹤披靡者十纔膽五呼聲合沓狼頭之纛將摧兵氣飛揚燕尾之旗並舉旄頭欲落方戰苦而雲深畫角猶鳴乃途長而日暮馬嘶空磧幾縷霞紅雁入寥天一時月黑以夜行而不辨尙宵遁而未禽于是再礪戈矛重張旗鼓路通汎水定窮回紇之蹤地盡崦嵫務斬郅支之首再追及於阿爾楚

兩相其地執至阪陵谿谷之形攷以兵書是刀盾
矛鋌之所整齊八纛偏伍相承部署五兵方圓互
用上軍下軍之外摯以中權右角左角之間導以
前拒八門已啟儼成風后之圖一鼓先登竟躡月
支之壘排空直上披榛莽以皆開絕迹飛行凌崎
嶇而莫阻爭撻白刃金鐵皆鳴匝紅塵風沙亂
舞半天霹靂橫飛列缺之芒萬仞巉巖中裂巨靈
之掌層巒疊嶂染山骨以皆紅豐草深林蕪雲根
而並赭長虹墮地何處揚旗短域含沙一時卸弩
顛連失步不矜九象之雄瑟縮求生僅作六藏之
遁爾乃青鳶揭旆平驅逐北雄師白鶴揚鞭更簡

蓬窗隨錄卷二

三

征西勁卒急躡之于伊西洱庫爾左臨大澤蒼茫
積水之區右界崇山詰曲穿雲之路青嵐皆翠有
甚蠶叢白道縈回難成鶴列逆回等雉方帶箭已
經五采離披虎尙負嶠自恃千盤鬱嶽收其餘燼
重鳩漏網之徒陟彼高岡先據建瓴之執丹梯無
路難相接以短兵紫焰衝雲用遙攻以利器千丈
鼓赤龍之鬣石角平摧七星召朱鳥之神金丸亂
灑火珠激射仁鷲吐火之民雷鼓碎訇忽震無雷
之國風烟瀕洞直疑海水皆翻草樹焦蜃遂使山
精盡駭衝鋒越險摧輪雖似於羊腸稽首呼降棄
甲竟齊于熊耳力窮五技鼯鼠方逃戰閱三交攝

馳竟棄奔如夸父惟隨日影而行走若蜚廉冀免
海隅之戮於時拔達克山汗素爾坦沙仰懷

聖德負弩趨風夙悃

皇威執殳効命陳庭飛隼本貫矢而相投魏國驚鴻遂
聞絃而自落駒支受令用成犄角之形長狄稱兵
終得春喉之禍尺書所至奮勇擒王重譯而來輸
誠獻馘裂肩有據已申絕轡之誅殘骨仍存尙辨
專車之狀蕃庭飲器降牋送未漆之頭漢代藁街
驛使遞待懸之首妖氛既淨光耀三精絕徼齊歸
地窮八柱河山曼衍萬年八白阜之圖宮徵鏗將
十曲奏黃神之樂仰見我

蓬窗隨錄卷二

三

皇上文昭雲漢四表同光武奮雷殛萬靈受職戢兵禁
暴式彰有截之勳和衆安民永固無窮之業昔者
冉駹大定杜鵑申北向之心今茲回鶻全平天馬
進西徠之頌是皆

睿謨獨斷力排築室之謀

神武遐宣克奏犁庭之績湖達瓦齊就俘之日纔閱五
年計庫車城申討之時僅餘兩載三征三克易若
摧枯再叛再平險如操券渠魁授首默德那之種
落咸歸荒裔傾心速魯檀之版圖並隸疏通兩道
甯止萬三千里之遙考定諸躔已出二十八星之
外臣開闢不臣之地

德邁義軒建古今未建之勳

業超舜禹從此瓜沙左右爭事春農蒲海東西無勞秋
戍正六符以育物珠斗經天越九譯而來賓金甌
紀地三十六國羣瞻有道之

天萬人千年共祝無疆之

壽定知寰中之歌舞雷動歡聲甯惟閩外之麾幢雪融

喜氣臣金鰲侍直叨列清班玉虎徵祥躬逢

盛世

天威遠播欣聳吉語之來

聖烈昭垂宜有頌聲之作竊惟弦弧剡矢所以保大而
定功鳴篴吹竽所以建威而揚德周官愷樂職在

蓬窗隨錄卷二

十三

太師漢氏鏡歌掌于協律聲詞合寫十八章舊調

無傳篇目相沿廿二曲新聲數變晉人做古始號

凱歌唐代承流漸諧律體編惟貞觀初成五字之

詩亦越嘉州遂初七言之製攷其節奏雖開元以

後之音稽厥淵源實常武諸篇之義故當世或施

絃管而後來亦播詠歌謹做其體為班師凱歌十

二章恭呈

御覽樂以象功知莫罄

高深之量詩以言志庶竊申抃舞之忱其詞曰

喧喧簫鼓凱歌音半捲紅旗入鳳林曾是

軒轅親教戰霜天曉角尙龍吟

妖星墮地響如雷風捲陰雲萬里開邊月高高天
似水捷書一夜過輪臺

穉雁連天西海頭六軍回馬唱涼州擒王破陣須
與事誰賦金闈上翠樓

故壘茫茫大夏城蘆笳吹作入邊聲回頭博望浮
槎地曾是西來第一程

鏡歌一路響寒雲獵獵風生萬馬羣行到來時會
戰地降蕃猶認上將軍

滿耳秋風入短簫黃榆葉落草蕭蕭西蕃已破無
征戰人向高原試射雕

赤土山前雪打圍桃花叱撥繡弓衣風雲也稟

蓬窗隨錄卷二

十四

天朝令滿積平沙靜不飛

雕鷲飛揚大將旗提兵兩度上崦嵫回軍却過龜

茲壘一笑當年李靖碑

勒石燕然莫更論且看走馬定堅昆垂楊綠到其

摩寺甯止春光度玉門

多少降羌逐馬蹄

芙蓉闕下貢文犀蕭關候吏如相問家在條支更向

西

鵝翎長箭虎紋鞞歌舞還朝拜

玉階今日方知

神武畧書生何用議珠厓

射盡鯨鯢海不波
洗兵真看挽銀河
笛中一曲平西正
誰數摩訶兜勒歌

蓬窗隨錄卷二

三五

謁孔林賦

朱彝尊

粵以屠維作噩之年我來自東至於仙源斯時也
壇杏花繁庭檜甲坼元和之犧象畢陳闕里之榛
蕪盡闢旣釋菜於廟堂旋探書於屋壁乃有百石
卒史導我周行牽車魯城之北縹馬洙泗之陽卽
大庭之遺庫循端木之故場驕孫耐兮居前聖子
藏兮在左自黃玉之封緘闕幽宮而密鎖隕長鯨
兮不驚懾祖龍兮遠禍除荆棘之叢生罕翔禽之
飛墮雨露旣濡遲景東隅整衣裳之肅肅正顏色
之愉愉展謁方終誕尋往蹟超白兔之深溝撫青
羊之臥石爰有草也苞著其名守之以龜一本百

蓬窗隨錄卷二

三五

莖我求其德洵圓且靈爰有木也題之以楷非柏
非樅靡癭靡癭歷千禩而長新貫四時而不改惟
先師之遺澤道莫著乎六經配光華於日月若迭
奏之琴箏降而後儒各事采獲中文古文之書先
天後天之易目鄭衛以淫邪誣春秋以深刻藐往
哲之嘉謨恆末師之是則滔滔天下後死其悲安
得起素王於泉壤操筆削而正之我思古人恥同
汚俗或六聘而收身或三詔而逃祿或依李充之
山或就張超之谷潛戶壁於服虔變姓名於梅福
入源水兮栽桃隱丹霞兮種竹詎如此地桑海不
遷可游可息有歌有絃耳不聞僧尼之魚板目不

賭旗鼓之樓船樂土樂土速營一塵願為林戶躬
耕墓田庶幾近聖人之居讀聖人之書將不得為
聖人之徒也與

蓬憲隨錄卷二

二十七

孔檜賦

徐倬

昌平之里鬱葱聖域獨產神著不生荆棘女貞扶
荔粉榆楷柏奇卉嘉樹五方所集惟茲神檜文宣
手植葉剷芳蕤木落枚條獨留孤幹亭亭巖巖風
霜閱歷時代殷遙非桓魋之可伐豈秦火之能燒
其為色也不涅而淄不黔而墨如齊室之深衣如
陽臺之晞髮其為狀也斑龍脫角馴象摧牙如梅
冶之雷根如河上之浮槎其為質也砥礪鐵屈幹
古銅鏗如泗濱之響石如瀨水之精金矗峙瓊霄
孤撐玉府嚴風撼頓而不驚奔雷礪突而彌固偕
日內之扶桑窮羿投弓同月中之丹桂吳剛罷斧

蓬憲隨錄卷二

二十八

未受大夫之封不號將軍之樹長與杏壇為鄰相
無窮於終古若夫梓陰青牛松形白鹿金谷烏桯
蘭亭修竹小山之叢桂飄香唐昌之仙蕊飛玉雖
芳馥於當年不崇朝而委身於樵牧即如石紐空
桑南國甘棠虞廷抽其屈軼禹寢駕乎梅梁然亦
隨時序為榮落未聞傑立於千霜至於賴鄉之苦
李身毒之娑羅漆園靈椿之悠逸金墉桃核之磊
砢此又岐枝之槎枿不比正學之靈柯安能並日
月而照耀隨天地而不磨於焉屈

乘輿臨閱官摩挲勞乎

御腕顧盼入於

重瞳歎先聖之手澤羨儒園之芳風龍衣藻冕殷勤披
拂金支翠帽延伫從容一作師而一作
君將後先之揆同永摺乾而拄坤歷萬古今何窮

蓬窗隨錄卷二

五

蓬窗隨錄卷三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璣校

目錄

疏

請釐定堯陵疏

錢載

再陳堯陵疏

錢載

議創置閣職疏

舒赫德

陳情乞養疏

李因篤

請禁奪情留任疏

甯爾講

義友竭忠疏

靳輔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蓬窗隨錄卷三目錄

覆奏民生吏治疏

畢沅

請釐定堯陵疏

為恭請

聖裁釐定堯陵事竊臣今年奉

命祭告秦蜀回道山西平陽訪得帝堯陳子城東北

七十里所謂陬山澗中者尋奉

命典試江南過東平訪向所祭堯陵于州東北二十

里蘆泉山之陽又臣奉

命督學山東時按試曹州道經平野遠瞻曹濮間所

祭之堯陵今臣裝所揭平陽堯陵石刻六軸敬

謹恭

呈別摺錄其草野之文石斷字缺謹硃圈句讀加

蓬憲隨錄卷三

貼黃籤以便

御覽並錄乾隆元年禮部議山東撫臣岳濬請東平

堯陵改祀濮州原奏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九

卿遵

旨議大理寺卿尹嘉誼奏平陽堯陵原奏于後臣前

面

奏平陽所訪得面奉

諭旨許臣次第查考今臣遍考諸書詳譯史記體例

臣至愚昧竊以為當據漢司馬遷史記為斷敬

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墨子堯北教八狄道死葬瑩山之陰

舜西教七戎道死葬南紀之市山海經堯葬狄

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似可不稽惟呂氏春秋

云堯葬于穀林史記呂不韋列傳是時諸侯多

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

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

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

氏春秋遷益極形其侈濫故遷之撰五帝本紀

于堯亦不書葬所未嘗采穀林之說非特不之

信也臣釋史記正文體例有以知古帝王都于

其所則葬于其所故遷之不書非闕文也五帝

本紀黃帝既云未嘗甯居又云邑于涿鹿之阿

蓬憲隨錄卷三

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是黃帝之都

無常處也末云黃帝崩葬橋山惟以黃帝之都

無常處故必書其葬所此遷史例也且于封禪

書備載齊人公孫卿奏黃帝上天之事而于本

紀自書葬橋山斯又遷之特筆也于是帝顓頊

帝嚳帝堯皆不書其所都不書其葬所帝顓頊

帝嚳之不書猶可曰闕文其在帝堯禹貢曰冀

州夏本紀云禹行自冀州始後儒以為尊京師

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尚書具有明徵

然則堯之都冀可無書也堯授舜舜授禹皆都

冀州而遷于帝舜則曰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

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惟以舜都冀州而巡狩至蒼梧故必書其葬所與黃帝同此實史記正文之例臣所云正文者蓋以司馬遷後諸書之言堯陵如皇覽如帝王世紀前此如呂氏春秋皆見收于劉宗裴駟史記集解以注入于史記不書葬所之下遂爾紛煩不一臣謹斷以史記不采呂不韋堯葬穀林之說而先據諸本紀正文以疏明其體例夏本紀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則不于其所都之冀州矣故必書其葬所然其書葬所也乃于贊語中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蓬窗隨錄卷三

三

會稽者會計也此則文章家之波宕然猶云或言者蓋慎之也于是黃帝之書葬舜之書葬禹之書葬凡三而文詞各別要之不崩于其所都故其書葬則一然則堯之都于其所而葬于其所不書葬可以思矣殷本紀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湯都亳矣然其崩不書葬則都于其所而葬于其所已周本紀既曰武王至周贊語又曰周復都豐鎬武王之不崩不書葬而先是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則文王墓也贊語又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社中此皆旁見之法臣今年奉

命致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陵得見周公太公

伯禽從葬之墓皆在今畢原上則周之都于其所而葬于其所故不書實與殷湯帝堯不書葬之例一然則帝堯之都于平陽而葬于平陽可以信矣司馬遷云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遷于以上本紀其例如是至于秦漢則近矣其所書葬又不可以例其前也臣謹再歷辯諸書之訛于後自呂氏春秋始云堯葬穀林司馬遷雖不采于史記而其說已流傳司馬遷武帝時人歷昭帝宣帝至元帝時劉向諫起昌陵疏乃歷敘堯葬濟陰邱壠皆小

蓬窗隨錄卷三

四

殷湯無葬處且云文武周公葬于畢皆無邱壠之處則實與臣所見之邱壠高大不合蓋向意祇在甚言薄葬非必考地志其云堯葬濟陰則沿訛于呂氏春秋也自此以後一說相承魏文帝好學王象繆襲等受詔撰皇覽皆記先代塚墓之處云堯塚在濟陰城陽仍劉向呂不韋也隋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如是之多則必侈必濫矣今其書不存臣謹指其一條云呂尙塚在臨菑縣南去縣十里以臣所見太公墓實葬于周之畢原文王陵左周公墓右且禮記太公封于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以此思之

皇覽所言未可盡信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仍皇覽之說云堯葬濟陰城陽西北四十里臣謹按史記正文堯避位二十八年而崩其下不書墓地而小註乃駟案皇覽曰堯葬在濟陰城陽劉向日堯葬濟陰邱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城陽堯都平陽于詩爲唐國此皆劉宋裴駟牽合諸書之一說相承而劉向傳邱壠皆小已譌爲邱壠山以致後此諸書之牽引者至謂與正史相符正史司馬遷未嘗言也後漢班固明帝永平初受詔撰漢書至章帝建初中始成班固前望劉向百二十餘年其

逢憲隨錄卷三

五

于地理志正文惟書成陽而唐顏師古又于其下註云有堯塚靈臺班固未嘗言堯葬處也至劉宋范蔚宗後漢書郡國志乃直書成陽有堯塚靈臺考蔚宗八志未成而卒其補志乃蕭梁之劉昭而顏師古又已引郡國志以注地理志似此糾紛蓋魏之皇覽晉之帝王世紀其說方流傳也然則後此如晉書地理志之作于唐及宋史禮志凡書所引據堯陵如前說者臣亦不敢多所敘辨以上煩

聖聽臣敬謹請再疏明其事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東巡狩遣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此正

文也蓋自劉向亦嘗據呂氏春秋班固雖未之采然其說之行閱二百餘年度其時濟陰成陽已定爲堯塚又閱三十九年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遣使者祠唐堯于成陽此亦後漢書正文是卽乾隆元年山東撫臣岳濬奏請堯陵由東平改祀濮州爲

國家有大典禮行告祭之處此臣從前在山東時所遠瞻于平野略無山川形勢之結構竊計非帝堯諸臣皆大聖人之所營建堯都平陽何事遠葬于濮州而所葬乃如是今訪得平陽堯陵之靈境蒙

逢憲隨錄卷三

六

七

恩許臣次第查考然後知濮州所謂濟陰成陽處確非堯塚也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南宋洪适隸釋皆列後漢堯祠祈雨碑修跋云碑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又云孟府君如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以此知爲祈雨于堯祠也堯祠在濟陰郡适跋云右濟陰大守孟郁修堯廟碑臣按延熹十年桓帝時也又後漢堯祠碑修跋云碑在濟陰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云李樹連枝生于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出錢二千敬至禮祠熹平四年建臣按熹平四年靈帝時也又後漢堯祠碑

修跋云其文略曰慶都僊沒蓋葬于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臣按此似愚後云故廷尉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修堯祠于是修按皇覽云堯塚在濟陰成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于此碑蓋亦葬成陽也而諸事多為成陽惟此碑為成陽适跋云石成陽靈臺碑靈帝建甯五年立與堯廟二碑皆在成陽于是适按兩漢地志濟陰成陽有堯塚靈臺不明言靈臺為堯母塚也章帝紀元和二年遣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註引郭

蓬窻隨錄卷三 七

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陵臺據此則與碑合靈臺非堯塚明矣臣按今後漢書本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臺大母並無成陽有堯陵堯陵南一里之句不知洪臣适所據者何本謹按右第一碑第二碑修與适所跋確是堯廟堯祠第三碑亦云當修堯祠修跋此碑似猶疑堯母葬處乃引皇覽呂氏春秋皇甫謐而云亦葬成陽者意謂帝堯蓋虛詞也若修所收之碑文確叙堯塚則何必引書以為據至适跋此碑云靈臺非堯塚明矣蓋信章帝紀之成陽靈臺而直闕郡國志之大書成陽有堯塚靈臺也據此濮

州夙有堯廟堯祠與堯母靈臺而未嘗有堯塚臣又覆考隸釋所載孟郁修堯廟碑云聞帝堯陵在成陽遣戶曹掾具中牢祠又云與西官學生又云修治大殿是因祀廟修廟而先以虛詞敷佐而照耀之故曰聞若其有陵即其地敘其事何必曰聞又覆考堯祠碑云復舊典造立靈廟以一太牢秩祠又云乃共立壇墀刊碑紀石是因重建堯廟而設壇墀未嘗先有陵也蓋堯陵未知實處而人之欲有堯陵于濟陰成陽者實其敬聖之誠然則章帝之祠唐堯于成陽靈臺祠其廟也安帝之祠唐堯于成陽亦非祠其

蓬窻隨錄卷三 八

陵也而後此之引後漢有三碑與皇覽帝王世紀諸書相附者並不詳釋碑文以分別祠廟陵之義緣好異之書如晉時所出竹書紀年云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游居于陶一百年涉于陶蓋陶邱在濟陰也然南齊任昉所收永初山川記云堯先居陶後居唐曰陶唐氏也至唐之魏王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北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又有偃朱故城引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此皆右穀林之說者必欲附會堯之嘗居濟陰且涉于濟陰則度必葬于濟陰矣後魏酈

道元注水經備引成陽有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堯妃中山夫人祠然于後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為疎僻蓋聞疑書疑耳自濟陰既當有堯陵好事者附之堯母慶都陵又附之中山夫人祠道元在後魏時已無可考驗概之以聞疑書疑然則濟陰之無堯陵信矣臣考今其處惟存元碑一而世之引水經注以考堯陵者但煩稱其前幅而脫略其末尾殊失酈道元所以備引之本意東平平地堯陵宋開寶詔祠堯于鄆州鄆州今東平也明洪武四年祠堯于東平祭文云遣官奠祀修陵昨訪蘆泉山處陵在平地後

蓬憲隨錄卷三

九

立一磚牆塚高四尺貼牆出小頂前去頂尺餘一雲龍紋石片平其上左右前各鑲立一石片如擁護然臣于石片缺處仰瞻鬆土歇落有斷磚零石而貼牆小頂生草一堆其地之前稍左有東關山西關山斜走關斷略無環抱斷然非帝堯葬處此岳濬請改祀濮州禮臣議准不為無據也至尹嘉詮之奏平陽考據未備廷臣議駁自當慎守舊典今臣考得後漢王充以為堯葬冀州此語僅見于南宋羅泌路史其子羅革之注且以為妄之甚蓋立濟陰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則此語益實也臣又考得北史魏孝文

帝本紀太和十六年祠堯于平陽此亦祠于廟二十一年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此當祭于陵先是二十年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二帝陵唐高宗顯慶二年帝在雒陽宮遣使者以少牢祭漢光武後魏孝文帝陵蓋凡書祠者當是廟凡書祭者當是陵夫在孝文時猶常修祀于平陽而酈道元父酈範孝文所任用道元仕宣武孝明之時水經注之于濟陰已云聞疑書疑然則平陽之蹟猶自昭灼而濟陰之蹟固以渺茫矣且孝文帝自代遷雒其時江左劉宋蕭齊之遞嬗所以濟陰之一說自沿于

蓬憲隨錄卷三

十

劉宋裴駟而孝文之太牢自行于冀州漢郡臣後漢書郡國志據此為斷則後此如唐開元五年詔褚無量祠堯平陽之見于史者臣亦不敢多引以上煩

聖聽今臣訪得平陽堯陵乃是地中有山也今年臣蒙

恩遣祭黃帝陵于中部縣橋山見橋山之靈境猶未觸地中有山之義及見陵于陜山與黃帝陵各形勢而氣象同易曰地中有山乃知四周山高起憑其迴環曲折不斷于其入處如入地中比及見地山乃安于地上水自深于地中蓋地在

山中也非無簡明之筆謹瑣陳兩山之形勝洛水在橋山東自北流南入宜君縣境折而西以北趨黃河延綏慶陽之間有山曰西山延長千二百里以起爲橋山穹然橫亘九里黃帝葬穹處下古栢千株其前平出則立土直下際水之行路也其後華蓋三峯擁出三峯垂下卽起橋山其接斷處填一石形家所謂過峽也四圓而中空如橋橋山之名以此其右山連後峯轉而出立土如嶽體十數里迴于前爲橋山對面之山盤陀黃石填其下坦如開懷橫疊小土山八九層皆與橋山勢相讓相合又環而左際水山

蓬憲隨錄卷三

十一

脚重重抱于橋山左而後峯轉左之山脚出與相錯蓋自右迴前轉左復趨後之高山四周如環其頂如平坦而平頂之外無一峯尖四周之內無一矗石實則四周山之下與橋山三面之下如鑿空然皆地也所最神者右山肩落一水曰沮水先分一流入峽之石中出于左而前其右之一流深于地中自後而前復自右而左過中部縣繞橋山前轉左以趨後恰與峽中出者會蓋一水之分而復合爲一氣也左肩又落一水俱合于橋山左腋屈曲出以會洛水而左折于對面山之外其初之入自橋山西經耀州南

兩山狹路中二百餘里東折而上延長百里之高山宜君縣立山上也過此逶迤北折而坦兩山相夾不啻入于地中則見橋山矣陝山之堯陵平陽城東北四十里村徑漸狹而坦有坊曰堯天咫尺于是土山夾入蓋土門也漸坦漸下如入地中則見左右土山皆壁立村居種作寬窄隨灣其外西也遠山環之其內東也一水西出右之壁立乃陵背之地山轉前爲陵之對山自東而西以出于左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而入者當爲右也左之壁立乃陵之本山右肩衛分自東而西以出于右三十里其頂參差不斷

蓬憲隨錄卷三

十二

而入者當爲左也蓋堯陵南向也左右之相距至窄亦不太寬而兩壁之立無可以路而出也初高二三丈四五丈皆立土至頂漸則大小黃石層疊于下其上立土至頂更入更高左之疊石較多于右祇一路跨水左右至于陵止臣按日陝陝隅也其中水口大石脚高低層疊漸如于義爲通棧行再入又一口則石大且多水衝下矣再入大壑大巖左右過水行無路處其上大石灘落水再入再折石多水急少可種作行于巖上俯聽水聲于是徑益仄崖愈峻乃高石壁列左如排而右亦蒼然高此大川嶽鴻濛氣象也乃大

石平出壁立之上頂下或盤陀石疊疊十數層
或小方石疊疊十數層于是大平石左而出右
而出水屈曲其間蓋自山口以入不啻入于地
中乃大轉大折于高壁大峽中以入于右古柏
如蒼虬則見陵山矣陵山純土其左其前直下
際水其右低畝許今種作也其上平如地三四
百餘步後擁五峯圓頂連排小方石疊成亦不
見後山之頂五峯垂下起為翠阜左頂高一
五十尺右頂及其半廣二百餘步春生之氣益
然和粹神明在焉其前猶存小殿三楹兩廡各
三楹蓋此一百五十尺天然之土安于平如地

蓬憲隨錄卷三

三

之山上也其南則對面之山十數小圓峯坦如
開懷下為石場際水皆盤陀黃石北至陵前盤
陀黃石左縮右伸與上左高右低之翠阜若相
配然所最神者一水自陵山之背後山之根夾
出于左而右轉至立土之左腋轉前過右而復
出于前則高壁大峽間矣一流三十里出于外
口之左若無此水則三十里至于陵塞氣不通
終古荒絕也若非此水則至于陵且路他出矣
臣敬謹瑣陳兩山仰祈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相度營建不必
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形勝臣謹按陬山之金泰

和碑亦云穀林之說獨出于皇甫士安之屬又
云蹤跡明甚元碑所紀猶可從信明碑云徹唐
太宗像平陽志云唐太宗征遼過此拜于墓下
自塑像以配帝堯然李唐陶唐罄心援附則堯
陵當日口耳相傳實在平陽唐太宗起于太原
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于荒陵明
碑又云今日始廟而祭之荒山之中蓋其時方
祀堯陵于東平何敢誦言也夫帝堯之神明自
在宇宙間亦何擇乎山東山西帝堯之陵天地
皆將祐之豈有或然之慮然求其真而覈其實
恭遇

蓬憲隨錄卷三

四

皇上七旬萬壽大慶之年嘉澤普洽神明麻暢來春
翠華巡幸五臺堯陵適在山西界中前者臣仰聆
諭旨從前議駁之後
聖心常想堯陵當在平陽何以有遠葬山東之事臣
所考大段如是伏祈
聖裁釐定四千一百餘年久湮之蹟實亦天心有待
陶唐氏之遺民臣與之問訊口耳相傳欣欣樂
道豈特金泰和碑所云蹤跡明甚也臣愈陳愈
瑣戰慄悚惶伏乞
睿鑒施行

再陳堯陵疏

錢載

為再陳堯陵恭懇

聖恩俯鑒事竊臣遵

旨次第查考堯陵考得平陽之堯陵屬實濮州之堯

陵屬虛敬陳具摺覆

奏奉

旨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議奏欽此禮部主稿議駁

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臣自應嘿息何敢復陳但臣原奏祇辨

堯陵之有無並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處然

卽此一事之議禮教攸關臣敬謹再

蓬窗隨錄卷三

圭

奏竊以堯葬穀林之說實始于秦之呂不韋而牽

合漢劉向堯葬濟陰及班固漢書地理志成陽

屬濟陰郡以傳穀林之說實由于晉之皇甫謐

其辨駁濟陰成陽之無堯塚者莫詳于後魏酈

道元之水經注水經注云帝王世紀曰堯葬濟

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林臣謹按此卽皇

甫謐之牽三說而合之也其下接注云墨子以

為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云堯

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為成陽近

是堯塚也臣謹按以為近是則成陽之堯塚猶

未見為確又云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南半里

俗諺以為因堯城土安蓋以是為堯塚也臣謹

按因堯城本屬竹書之荒唐况以是為堯塚則

道元之辯駁成陽無堯塚而心非皇甫謐也蓋

已太甚然後于其注之又一段備言今成陽有

堯陵有堯母慶都陵有中山夫人祠俱詳里數

其所謂今者州縣之所興設有此現在也乃復

引郭緣生述征記所言成陽堯陵中山夫人祠

堯母慶都塚俱詳里數以見今與古里數參差

不合大祠可移徙陵豈有移徙者何以今與古

里數乃不合于是其結束云考地驗狀咸為疎

僻蓋聞疑書疑耳則並郭緣生亦概斥之矣臣

蓬窗隨錄卷三

六

謹據此道元之三層辯駁臣所以信濮州之堯

陵屬虛然臣之所以信平陽之堯陵屬實者臣

前奏謹據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夏殷周本

記正文之例為斷蓋因呂不韋劉向皇甫謐之

說皆收于劉宋裴駟史記集解以註入司馬遷

不書葬所之正文下其在司馬遷周以前本紀

之例古帝王都于其所崩于其所則葬于其所

者皆不書葬何以明之卽以其不崩于其所都

者必書葬以知之如黃帝之遷徙往來無常處

則書葬橋山如帝舜之都冀而崩于蒼梧之野

則書葬于江南九疑如帝禹之都冀至于會稽

而崩則書云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惟此三書顯然成例臣以是知帝堯之都于平陽崩于平陽即葬于平陽不書葬則今平陽之有堯陵蓋其實已至于秦漢之世近而皆書葬臣前奏云不可以例其前也又據後漢王充語堯葬冀州此語僅見于王充臣前奏云立穀林之說者必廢平陽之說所以王充僅見此語臣以是知堯都平陽為冀州則堯之崩于冀而葬于冀者實在平陽又據今陝山堯陵明碑云徹唐太宗像此等無名之碑誠不足據然唐太宗之舊有像而徹之不必誣也即

蓬憲隨錄卷三

七

平陽志書亦何以足據然相傳唐太宗自塑像以配帝堯臣前奏云唐太宗起于太原必稔平陽若非自塑像後人何以塑像于荒陵蓋唐太宗有座之像嘗自塑于帝堯今日陝山之陵則帝堯今日陝山之陵猶未湮于唐太宗平陽之世臣亦何心臣以是知平陽之陝山實為堯陵况今陝山靈境鴻濛氣象無可華飾非可遊玩臣口不能言筆不能述臣前奏謹以所見黃帝之橋山比絜者伏祈

聖心俯鑒黃帝諸臣帝堯諸臣其所見度經營不必相同而實有相同之心跡此非親至其地者不

知今廷臣皆未嘗親至其地原不可輕信臣言遂以為可據臣敬謹戰慄伏祈

皇上

聖心俯鑒定司馬遷良史材正文之例黜呂不韋門下客浮說之訛辯皇甫謐牽合兩說之由審臚道元駁翻三層之確念唐太宗之李唐陶唐聲心援附而惜王充之傳疑傳信片語僅存以對

答

帝堯之神明以昭彰四千餘年荒山幽邃之中春氣尚存之蹟以振起人心于萬古臣敬謹戰慄具摺伏祈

蓬憲隨錄卷三

六

皇上睿鑒

議創置閣職疏

舒赫德

為遵

旨議奏事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昨四庫館進呈哀集永樂大典散篇內有麟臺
故事一編為宋待制程俱撰具詳當時館閣之制
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
秘閣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方今蒐羅遺籍彙
為四庫全書每輯錄奏進朕親加披閱釐正特于
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奉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淵
海縹緲蔚然稱盛第文淵閣國朝雖大學士兼銜
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茲既崇構鼎新瓊函環

蓬窗隨錄卷三

五

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
文淵閣領閣事總其成其次為直閣事同司典掌
又其次為校理分司註冊點檢所有閣中書籍按
時檢曝雖責之內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
以下各任之于內閣翰詹衙門內兼用其每衙應
設幾員以及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
院定議列名具奏候朕簡定令各分職領銜將來
即為定額永垂久遠至于四庫所集多人間未見
之書朕勤求採訪非徒金匱石室之藏將以嘉惠
藝林啟牖後學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鐫刻流傳僅
什之一而抄錄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觀豈朕右

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

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所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
取出外致有失損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
聞欽此臣等伏查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
帝之書肇建官師以守典策嗣後漢之蘭臺東
觀有校書之員唐之麗正集賢有學士之秩逮
及宋初厥制彌備自淳化始令儒臣兼秘閣職
名參設長貳藝文圖籍各有攸司所以總理書
林崇嚴策府任至重也欽惟我
皇上稽古觀文總輯羣籍瑯嬛宛委奇秘咸臻美富
儲藏為亘古所未有

蓬窗隨錄卷三

三

特命建文淵閣列庋四庫全書輪奐鼎新縹緲玉積
蓬山西室流略充盈實足光日星而緯雲漢允
宜參考古制創置閣職俾各備官芸局典掌祕
文用以垂示億年永昭右文之法守至宋制非
省官毋得借書故中祕藏編外人罕睹我
皇上蒐羅典訓
乙夜親披復嘉與儒林同游淵海
特許臣僚借讀得徧觀延閣之儲尤仰見
嘉惠藝苑昌明經籍之至意臣等遭逢
盛軌欽忱交深謹遵
旨悉心詳議分條臚列開具于後

一案宋初以昭文集賢史館為三館其昭文集賢大學士皆用宰臣充後建祕閣以執政兼領復置直閣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立制差為詳備今文淵閣為圖書之府典籍充積視宋三館秘閣尤為嚴重應參仿其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內閣學士由內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讀講學士漢詹事讀講學士等官兼充同司典守釐輯之事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

蓬窗隨錄卷三

三

庶子讀講洗馬中贊編檢漢庶子讀講洗馬中贊修撰編檢及由科甲出身之內閣侍讀等官兼充分司註冊點驗之事以上皆設為定額仍仿宋代館職結銜之例一切章奏文移令其繫銜于本職之上以昭體制

一各員自定額以後如遇領閣事直閣事闕員應由翰林院列名具疏題請

簡授其應充校理之庶子以下員數較多如遇校理闕員應請由領閣事大學士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遴選學問優長者數員帶領引

見請

旨充補以慎其選如各員中有出差等事依日講官例請

旨簡員署理

一遠閣尊嚴儲藏清祕凡管鑰啟閉等事並屬內府司存亦宜設立兼銜以重職守考宋制祕書省有提舉官以從臣充應仿其制請

旨交內務府將經管之大臣開列名單奏請

特派一員令其兼充文淵閣提舉閣事銜用資管理

至閣內收發宿直諸事應于內府司員筆帖

式內分派掌管其應設幾員兼管之處即交

蓬窗隨錄卷三

三

更為詳密

一案宋制館職有寓直禁中之制又有祕書省

官日輪一員宿直之法蓋所以慎司祕籍昭

示官常今文淵閣緘鑄出入典之內府稽查

維嚴自毋庸別議宿直而一切勘核登載均

係閣職所掌自當量予直廬用資料理應請

俟四庫全書告竣後于文淵閣就近酌撥房

屋數間作為閣職直舍令校理各員輪番日

直如有查取書籍之處即同內府官員前往

檢出收還隨時存記以備查核其直閣事官亦令不時赴直公同照管庶職掌既專益可

昭垂久遠

一案宋代祕書省每歲于仲夏有曝書之令其制綦重蓋亦慎守典策之意今四庫全書次第繕竣應請俟書成安設以後參仿其制每歲五六月內提舉閣事大臣定期奏請曝書令直閣校理各員咸集公同啟閣繙晾用昭鉅典惟是全書卷帙煩重必須明習故典者方排次清釐似非內府員役所能幫同整理查宋制祕書省又有檢閱文字官係不常置應請酌仿其制再設文淵閣檢閱官八員由領閣事大臣於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遴選

蓬窗隨錄卷三

三

奏明兼充令其于檢曝書籍時詣閣隨同點閱更足以昭慎重

一閣中書籍皆經我

皇上親加釐訂甲乙分儲玉笈牙籤珍逾球璧若槩許開函繙閱恐不無黧損之虞查四庫全書各種其由永樂大典採掇哀輯者俱有彙本若係舊本流傳更有原書足資檢覽應請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擇邃密高燥之地立架分儲依舊書目次四部編排標籤安度備簿詳記派本院辦事翰林誠幹之員數人司其籍如翰林及大臣官員內

欲觀祕書者准其告之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署鈔錄者亦聽之其司籍之員隨時存記檔冊點明帙數不許私攜出院致有遺缺如所鈔之本文字遇有遺誤須行參校者亦令其識明某卷某頁某篇彙書一單告之領閣事的派校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對仍須敬謹繙展不得少致汚觸如此則尊藏寶冊既可毋慮輕褻而外書之掌副在有司海寓儒流益得以誦神經而窺祕牒于我

皇上嘉惠來學之意尤足沾溉無窮矣

蓬窗隨錄卷三

三

以上各條臣等謹分晰條具酌定章程用垂館閣之閱規益懋文明之盛治如蒙

俞允即載八會典則例永遠遵行至應派之領閣事

直閣事各員恭候

命下後即遵照開列職名請

旨簡放其校理各員查有現在四庫館行走之提調

纂修庶子以下各官俱係辦書熟手于典籍源

流更爲明晰此次擬卽于此項人員內詳慎揀

選一併開列名單請

旨簡放似于註冊點驗事宜較有裨益如事屬可行

臣等請卽遵照揀選

回鑾後帶領引

見將來四庫全書告竣後遇有關員再于內閣翰詹

衙門內通行揀選引

見是否有當並候

訓示遵行

蓬蔥隨錄卷三

三

陳情乞養疏

李因篤

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

額

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

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

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

學士臣某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

塵薦贖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撫臣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十屬歲多病又緣避寇

蓬蔥隨錄卷三

三

墜馬左股受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因頓床褥

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

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

母子煢煢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

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謂咨中三人其中稱

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

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

生指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幸身

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

十八困扶牀

輦路三千難通齧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
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是毛義之
捧檄不逮其親温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
悲何及餅壘之恥笑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
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推錫類之仁
推於士庶甯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
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未
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

蓬窗隨錄卷三

毛

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
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
概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
也且臣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
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教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疾躁進貽譏則於薦臣亦爲有醜面
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臣長行急若風火臣
趨

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
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

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
賣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孝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
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
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選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蓬窗隨錄卷三

毛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
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
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
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相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遺歸扶養其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
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

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酌
知遇務展涓埃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蓬憲隨錄卷三

无

請禁奪情留任疏

寧爾講

為奪情留任之例斷不可行亟宜停止以隆
孝治事臣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又聞始于事親
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蓋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
于君者也臣思孝之道不一端送終為大父母
之所望于子者莫切於此人子之所仰報于父
母者莫切於此一人之立身行已關一世之風
俗教化亦莫切於此使于此而冒昧隱忍不惟
不可以為人子亦何可以為人臣臣每閱邸報
見督撫代請在任守制之疏接踵而至甚至知
府知縣等官亦率代為申請臣不能無議焉查

蓬憲隨錄卷三

无

督撫諸疏不過為地方荒殘某官撫綏得宜才
堪任事耳臣思此人丁憂便可代為留題使此
人捐館又將何以處此要缺乎此臣之不可解
者一也又查督撫諸疏或稱密加察訪本官不
但不要錢且愛民若子不但善於催科且曲體
民情是本官可謂能忠矣能忠者必孝該督撫
何不令其忠孝兩全而必令其戀棧忘親陷人
不義乎此不可解者二也或謂地處衝要此官
一去頂補乏員殊不知我

朝定鼎以來生聚教養滿漢一例開科菁莪棫樸
濟濟多才正所謂雲龍風虎堪

皇上指臂之用者正自有人况知府知縣等官微員未吏吏部遊補勝任何難何必定用此不吉之人不祥之服出入公署示天下以不度哉此臣之不可解者三也或謂地方更易一官未必驟請事務但思此奪情之官使全無哀戚之心其人已不可問矣若果哀戚耶則方寸已亂政務自爾茫然又安望其錢穀刑名

欽案部件并非有條乎與其留任而諸務叢脞何如另簡才能新發於硯之為愉快也此臣之不可解者四也或謂邊遠要害股肱大臣軍機重務催鋒陷敵刻不容緩亦可以人子之私恩廢軍

蓬窗隨錄卷三

三

國之重寄乎殊不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在臣固有當盡之職而權緩急度輕重或留或去出自

睿裁又豈可以不常有之事例遂令三年之喪無貴無賤人人通行者而獨使一官不得展孝思之萬一乎此臣之不可解者五也伏乞

皇上乾斷嗣後丁憂官員除邊遠要地股肱大臣一切關係要務之任去留出自

睿裁外其餘藩臬以下官員督撫代題在任守制永行停止庶不以人謀之假借廢天倫之至情以一時之權宜壞千古之大義矣

義友竭忠疏

斬輔

為義友竭忠

王事盡瘁捐軀微臣生死難安仰籲

聖慈推恩分卹以慰幽魂以勵草野愚忠事竊臣一介

寒微歷蒙

皇上天恩拔擢於康熙十年由學士陞授安徽巡撫大凡外官自州縣以上有刑名錢穀之責者必以禮聘士協同料理名曰幕賓臣於是時留心訪求未得其人適有浙江錢塘縣儒士陳潢者遊學京師偶與臣遇臣見其狀貌魁梧器宇凝重動止語默咸秉以禮臣遂聘以同行并令教臣子焉然臣亦

蓬窗隨錄卷三

三

未之奇也徐而察其學問似非章句探其言論悉具性情臣亦未之信也乃自抵皖署後臣與之寢食惟俱朝夕討論訪求政事始知其識明敏而深厚其才肆應而曲當臣不禁愛之重之矣臣撫皖六年適當軍興之際陳潢之神益實多然此六年之中猶為臣一人之私藉而非有所宣力於

國家迨康熙十六年三月臣復蒙

皇上天恩陞任總河當兩河敞壞之後前此覆轍頻仍問者心驚見者胆落無不以畏途視之臣雖報効有心而設施無術亦豈能無憂惶悚懼之念陳潢即毅然告臣曰遺大投艱豈得無懼但能實心力

行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正可藉此以報

君恩卽潢草茅下士素有志於當世之務而未獲進身

無由建白今亦正可佐理以報

朝廷以畢素志臣於時一聞潢語瞿然自驚隨應之曰

子能助我宣力

王事以報

君恩我亦何敢再萌身家之慮哉於是矢志同心黽勉

協力出則隨臣荒度經營入則偕臣料理文告凡

所以算土方核浮冒料物圖節省之處纖悉無

遺漏如是不避寒暑無分晝夜與大工為始終者

十年有如一故臣得以時遵

蓬窻隨錄卷三

一 事

聖略竭蹶從事俾兩河復歸故道潢與有力焉但臣蒙

皇上命臣治河臣復以禮聘潢與之同事是潢之盡心

於臣猶臣之盡心於

皇上乃臣職友誼之所當然耳臣亦何敢將陳潢妄瀆

天聽特是大工之內如開河築堤募夫辦料設法催僱

及釐姦剔弊鼓舞人才不避勞怨不畏強梁臣力

之所能為臣心之所能盡者陳潢不過助臣盡瘁

而已原無足異若夫發前人心思之所未及開微

臣智慮之所不能者則有五大功焉一如下河七

州縣從前被滄人但知高家堰冲決三十四口因

而不能堵塞清水潭之故而不知前人尙留翟家

壩未堵二十餘里與成河九道之處以致滔滔下

注不舍晝夜清水潭遂成澤國清口內灌無休而

下河遂成巨浸被災十分矣潢乃建議盡行築堤

塞河以敵清口之黃且創設減水壩遂漸宣洩以

保高堰之堤始得減下河十分之災為二三也二

如清水潭旋築旋決末次勘估需帑金五十餘萬

潢乃建議棄其舊口移築堤工於湖內改為永安

河節省帑金四十餘萬乃得永免潰決而保安瀾

也三如前此甘羅城運口逼近黃河河水內灌淤

墊山清高寶之河道每年冬底必大起民夫挑挖

以濟新運不無勞民傷財潢乃建議改進大平壩

蓬窻隨錄卷三

三 事

以避黃水內灌卽或黃強淮弱之年間有內灌黃

退旋卽冲刷仍舊永不淤墊迄今十有餘載免民

夫挑挖之勞歲省民財數萬金也四如康熙十七

年冬駱馬湖運口已經淤斷新運無由北達危急

非常潢乃建議創挑皂河二十餘里地皆沮洳陷

溺應期而成且復挑支河三十里以避黃水再無

淤墊之患使通漕直達

天庾也五如

聖心愛民一案原

題不過欲洩減壩之水以利民田潢乃建議創挑中

河以避黃河一百八十里逆流之險卹軍利漕自

歷代行運以來所未有之事也當其興舉以上各工之時無論寅僚不分老幼無不以爲必不能成且有涕泣以求臣之停止者惟潢信之確而臣任之力得蒙

皇上乾斷允臣興舉且荷

皇上如天之福百川効靈俱已成功爲

國家永遠之利實潢之聰明卓見有以成之者臣實不敢昧心掠之歸已以欺

皇上以欺

天也臣知潢之才感潢之心念潢之功情不得已當

聖駕甲子南巡之時蒙

蓬窗隨錄卷三

三

天語問臣以有無得人臣卽以陳潢姓名對嗣因

皇上聖慈必欲使下河無一夫之不獲

命臣子治豫問臣以有無別治之法潢乃籌之晝夜議

添重堤一策仍輓滅壩所洩之水以出黃河臣因

試驗有素是以據實具

題以此策出之陳潢蒙

皇上不次之恩授以僉事道銜贊理河務潢深感激方

將益竭其才以圖報効不意因此議論紛起部議

革去職銜而潢亦隨病入膏肓矣後蒙

聖明洞鑒察潢無他

特恩寬宥而潢又隨物故矣今臣復蒙

皇上天恩復任總河豈不以臣向者曾効犬馬之勞耶

但向者幫臣以効犬馬之勞者乃陳潢也是臣與

潢乃同事一體之人臣幸而生得再受

皇恩潢不幸而死臣何忍負之使潢尙在臣願以百口

保

題潢於

皇上之前以備驅使必有可觀潢誠不幸而死臣若避

嫌疑忍是臣生爲負友之人臣念衰病日甚旦夕

難保若不及早陳情一時風燭死爲負友之鬼逢

潢地下何以相見乎臣今不揣冒昧將臣友潢始

末與潢竭忠

蓬窗隨錄卷三

三

王事各緣由據實直陳仰祈

皇上察臣情詞憐潢勞績

特沛天恩准復陳潢僉事道銜以光泉壤不獨潢之幽

魂矢報脚環而微臣仰荷

推恩及潢亦且死得瞑目將見天下草野未達之士當

必有所觀感興起而益奮其他日報効之心矣臣

謹具

奏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睿鑒憐憫施行臣不勝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伏候

勅旨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為勉竭愚衷仰祈

睿鑒事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

皇上隆恩昇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

慮仰贊

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

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

敢言者

皇上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我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哉而

蓬窗隨錄卷三

三

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

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

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

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

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

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至德清

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

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

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

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

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

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

趨踰諂習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

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日則熟於此矣

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

憚者疎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

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

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已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

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

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見其所過於是非

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

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

蓬窗隨錄卷三

三

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

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

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

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

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

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

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

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

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

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

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

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者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蓬窗隨錄卷三

三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

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免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邳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

蓬窗隨錄卷三

四

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孰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

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
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
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
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
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
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
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
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
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之論惟

蓬窻隨錄卷三 聖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謹

奏

覆奏民生吏治疏

畢沅

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接准部咨欽奉

上諭以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前後條陳各事宜皆
關係士習民風官方吏治現在有無似此未經整
頓者著大學士九卿科道及各督撫直摠所見據
實奏聞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整飭官方兼憂民隱勤求

乙夜

睿慮旁周臣伏念

國家定鼎之初值前明綱紀頽廢之後仰蒙

蓬窻隨錄卷三 聖

列聖相承勵精圖治克臻上理

皇上際累治重熙之會

御極四十七年綜理萬幾兢兢業業雖

聖壽已越古稀而致治有如一臣等之建白乃復

方吏治豈尙未經整頓以待臣等之建白乃復

仰紓

宸慮博訪周咨古先哲王所為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之至意穆然可以想見臣竊惟

國家大計不過民生吏治二端而建官之本意則

以勤民為主勤民之要終以足食為先我

皇上子惠元元三蠲供賦兩免漕糶偶值偏灾不惜

重發

裕金惟恐一夫失所所以計藏富于民者至周且
悉誠三五以來史冊所爲罕覩但時會

承平百數十年生齒日煩而天地生財只有此數
是以民間逐末日事營求不過此絀彼贏生計
所資終未見日臻優裕臣粗覽載籍竊見民生
衣食之源大率農民爲要畜牧次之因土之宜
而盡民之力以收自然之利其在西北等省施
之尤當而易行卽如陝西古稱四塞雄封地大
物博唐虞以來厥田稱上迨及成周尤以稼穡
爲重幽風無逸所陳至今猶可想其遺意惟司

蓬窗隨錄卷三

四

牧者以其事無近功不復爲之措意以至小民
失業者多往往流爲惰窳臣仰蒙

恩命載撫關中先後十有餘年郡邑巡行所至竊見
漢中興安商州各府州屬延亘南山內外水土
饒益邇年楚蜀隴豫無籍窮黎扶老攜幼前來
開墾者甚衆但疆里綿邈高原下隰閒曠尙多
近者山南一帶荷蒙

俞允添設府廳佐貳等官以資控制將來擬卽令其
詳加相度廣勸耕屯以無業之民而闢可耕之
土若成熟後按夫計畝全活自多卽如乾隆四
十三四等年兩湖偶被災稔小民流徙絡繹前

來臣彼時閱兵漢南目擊情形督率有司妥爲
安插分令就地開荒男婦不下十餘萬人俱得
安然樂業遂成土著此其明驗也至西安同州
鳳翔三府邠乾二州沃野千里實爲陸海奧區
臣近加體察民間耕讀相半素鮮蓋藏殷實之
戶十不得一緣其平時所恃不過農田而秦中
地厚水深山澤之氣不通每有恒暘之咎連年
仰賴

皇上宵旰勤勞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但臣下職在牧
民于人事未盡而冀邀

天貺于未然其道終難久恃夫黃河爲數省患惟甯夏

蓬窗隨錄卷三

四

一府引水灌田五邑並蒙其利涇陽龍洞一渠
爲關內膏腴之最秦漢至今民寤渥澤前因年
久淤塞灌田僅一萬餘畝臣因

奏請重加疏濬今已灌田十萬有餘可知民間利
病果能悉心經理未有不收其美利者伏思關
右大川如涇渭灃澧瀧潯河洛漆沮汧汭
筓小流長源遠若能就近疏引築堰開渠到處
可行水利無如司事者意計所在既不與民瘼
相關小民心知其利又復道謀築室不潰于成
卽向來本有渠道地方亦多廢而不渠以致泥
滓淤積水流旁溢大者逼窄小者斷流是以偶

值曠乾便成荒歉臣現擬督率司道飭查各屬將境內形勢高下川原細加量度何處可以開渠幾條某渠可以灌田幾畝其舊時所有渠堰向日灌田若干現在灌田若干一一據實具報倘有不敷挹注者當卽爲之籌酌或勸民自爲疏濬或酌借公項代爲辦理則以時蓄洩自無水旱之虞而瘠土變爲良田三農自獲倍收之利况三秦爲中土上游大川半在其地若分爲溝洫蓄作陂池則入黃之水其勢並可少殺于事理不無裨益他如省北延安榆林二府以綏德鄜州地多砂礫每以邊境高寒雨澤少愆西

蓬憲隨錄卷三

聖

成卽憂歉薄臣竊見古來雲中北地五原上郡諸處畜牧爲天下饒至以穀量牛馬卽唐時開元年間隴右牧政考成不過數年馬至四十三萬牛至五萬羊至二十八萬茲者地土依然水草猶在倘能經畫得人安知今不如古臣於七月間巡防所至見沿邊水草尙爲豐茂若飭令各屬有司詢問鄉堡每邑計其成數情形畜牧者約有若干人駝馬牛羊約需若干匹由府彙報到司酌籌開款購買分給民間令其試養並顧覓善於長養之人教民喂飼每屬酌派佐雜等官查核經理俟次年孳生後除交還官項外

餘卽賞給本人以爲資本嗣是孳生羊羣十取其一馬駝牛十五取其一其餘除資本外聽民自爲販賣則邊氓生計可望漸臻饒裕其腹地沿山傍水如終南太白汧渭沙苑之間係歷代畜牧之場亦可徐徐籌辦倘數年後果有成效將來新疆各路屯兵民戶俱可做而行之令其耕作與畜牧相兼緣耕作所入只敷本戶供支畜牧工本無多而休養蕃息日見充盈則民力漸裕兵力愈強此實邊土無窮之利也至州縣爲親民之官所關最要得其人則一邑之民享其利不得其人則一邑之民受其害如病在貧

蓬憲隨錄卷三

聖

酷則日事誅求而良善難安生業病在因循則聽從胥吏而閭里鮮得安居其中稍有才具者又復以酬應爲能不以地方爲事此等病民之官尤當隨時釐剔大示懲創再一州一縣大者不過數百里而遙近有在任數年而四鄉未嘗一至者所爲司牧者謂何臣現擬飭屬嗣後于本境四鄉或一歲之內或一季之內務須輕車減從周遍巡行按查保甲稽查游惰如有利病所關應行應革事宜具稟上官以便隨時查辦至春秋祈報宣講

聖諭朔望行香雖係事屬儀文然小民日事觀瞻自有

隱相維係之故故下情易于上達而匪僻難以
 潛滋葢編氓目見耳聞共知法紀所在未始不
 可化莠為良地方羣吏皆當實力奉行不得以
 為無關考成視為具文已上各件若就目前而
 論雖小效近功然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行之既
 久則戶慶盈甯人歌樂利官方士習未有不烝
 烝日上者至大吏為闔屬視效所關自當以
 聖主愛民之心為心以足民之事為事損上益下潔
 已奉公董率監司牧令講求實政化導士民俾
 衣食足而知禮義此臣等守土之責所當隨事
 隨時共相勗勵者也欽奉

蓬窗隨錄卷三

三

諭旨垂詢謹就管見所及據實覆

奏

蓬窗隨錄卷四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璣校

目錄

疏

請修畿輔水利疏

徐越

陳畿輔河道疏

陳宏謀

陳畿輔河道情形疏

裘日修

請興直隸水利疏

柴潮生

宣洩水患疏

孫嘉淦

疏通積水疏

孫嘉淦

蓬窗隨錄卷四目錄

十一

請修畿輔水利疏

徐越

為亟修

畿輔水利為

國計厚積儲為東南恤民困事臣久願會理材庸

識闇無補

聖明乃荷

殊恩以內升留任自懼空言未足仰酬

高厚况敢以泛濫不切之事輕瀆

宸聰間嘗反覆思維目今天下重計莫過於

天庾之積儲王制篇云國無九年之蓄日不足無

六年之蓄日急今縱不得有九年六年之蓄而

蓬憲隨錄卷四

十一

支粟備及三年亦可有恃而無恐乃臣考之太

倉每歲漕糧所入僅足敷一歲所出之數現值

江浙飢凶淮黃梗阻已有歲運不能足額抵通

不能如期之虞萬一天災再告民間之輸輓難

前

皇上之獨賑莫繼無論東南凋瘵無策以拯卽

京師數千百萬官民軍旗人等能無米而炊乎此

時而始為區畫亦已晚矣臣思漕糧原有常額

每年尚可留餘祇緣每年有一百六七十萬漕

糧之給遂至空倉而出但八旗丁貧而恃地以

為生地復荒矣而漕糧不行撥給將何賴焉若

得因地制宜使八旗之地不致荒澇則可以家
給人足而漕糧得以議省漕糧一省則每歲有
一百六七十萬之存剩不三年而卽可有四五
百萬之蓄儲雖遇天時凶灾河道阻塞而
國家有備無患非萬年根本之重計乎臣請詳悉
為我

皇上陳之冀州之域古稱燕趙從來膏沃自給不盡
仰食於東南特以人事未盡遂將自然之利廢
置不講以致水旱皆灾歲無常獲夫

畿輔八郡西北高而東南下其大勢也而各郡之
中各有高下平原之異如京東遷安密雲灤薊

蓬憲隨錄卷四

二

諸邑泉從地湧水與田平稍施疏決卽歸畝剛

今聽其漫野而去故陰雨稍勤土膏方能潤澤

旬日不雨禾苗遂慮焦枯此近水而不知水利

者也若於近泉之處為坡為塘蓄山泉之水以

備亢暘則岡瘠之場灌溉有資而山磽為沃野

矣如廣平大名所屬州縣為洺滏漳衛諸河經

流之處皆古受井田地也今漫衍千里曠然平

原曾無丈尺之渠以瀦瀉其間故雨暘依時可

幸有獲倘霑雨連綿遂可墊沒此視水為有害

而無利者也若於諸河平廣之區為開為堰為

溝為洫俾水遠田間以時蓄洩卽使夏秋漲潦

時至之水亦所有游盪寬緩而無決嚙之憂矣
至河間保定所屬各州縣聚滹沱漳沱瀉於下
流而入海之道僅有一渠宜洩不及故壅塞旁
溢平陸廬舍盡成沮如此受水之害而不能收
水之利者也若訪古來舊堰廢渠盡爲開導使
水去無所壅而下濕之地留爲滯水之所使水
有所鍾其近水可以耕又者爲圩爲堤使外爲
洪浸而內成阡陌做東南車汲之法防洩以備
旱潦則萑葦之藪皆南畝矣他如各郡之中各
有高卑錯雜悉相其地勢高卑因勢利導庶幾
向之聽豐凶於天時者一視勤惰於人事人事

蓬窗隨錄卷四

三

修築而天時不害地利咸登非但八旗屯丁車
籌之祝既盈倉糧之撥可以無籍也卽各府民
田不由此而盡墾乎東南之民力不由此而可
甦乎卽近

畿之盜賊不亦由此而寢息乎何也溝洫圩岸非
一人一家之事也源遠流長支分派別百里數
十里利害共之今不論滿丁漢民悉起而修治
旣無容有勢豪之霸佔又無容有情農之墾弛
婦子胼胝欲不朝夕於隴畝不可得也則三輔
無不墾之田也夫東南漕糧民間交兌及漕船
歲修行月諸費以至抵通盤剝大約漕米一石

到倉合公私計之費銀四五兩不等而領出滂
糧及運軍餘米在京賣價不過八九錢耳民力
徒困而

國計何裨今西北水利一興則米穀多而賑糶廣
將來可照改折解銀在於本京收買足額

朝廷之上歲可增改折銀數百萬兩而東南辦漕之
民力卽可望甦於頻飢之餘也至于西北米多
價重物力自饒而生理各足况且溝渠繡錯旣
無曠土春作秋收復無遊民又誰復爲飢寒所
迫禦人爲暴甘罹盜賊之刑者此又不弭盜而
盜自弭者也臣故曰積漕利

蓬窗隨錄卷四

四

國富旣安民莫有過於大興
畿輔水利者也然必特設專官盡力修治毋排於
異議而嚴覈其考成其不奏功而積效者未之
有也

陳畿輔河道疏

陳宏謀

為遵

旨陳明事畿輔地方南北兩運河及西南諸淀泊千

流萬派之水均於天津歸海最關運道民生屢

蒙

皇上下發帑金築堤濬河多方修防又

特遣大臣會同督臣查勘設法經理年來運道通利

民獲甯居我

皇上治益求治安逾求安猶復

親臨河淀巡視海口務求善後之良圖以收經久之

實效臣昔任天津巡道會司河務謹就見聞所

蓬憲隨錄卷四

五

及敘述略節是否可採仰祈

睿鑒

一漕運一河原就高地開挖載水北流以資輓

運所以河身較高而城鎮田廬皆處其下且

河流灣曲易致頂衝全仗兩堤夾束危險堪

虞乾隆元年河臣顧琮條奏築月堤放淤奉

旨俞允始而人情驚駭畏難不行迨乾隆三年遵議

將舊有月堤加幫堅厚試行數處業經淤平

自此三四五年接續放淤成功者約三十餘

處極險之工均已淤為平地計全河兩岸之

堤可以放淤者尚有七八十處似宜接續辦

理舊有堤者可以加幫放淤舊無月堤者新

築月堤亦可放淤放淤一段即可保一段之

平穩其放淤祇須將月堤加築堅實預備料

物人夫於河水漲滿時相其形勢入渾出清

操縱在我並不涉險不出旬日即可淤平淤

平之後永無築堤之費搶護之勞矣

一放淤成功之後河岸有坑缺滲漏之處皆已

填滿堅實窄堤變為寬岸河水亦少衝射亟

宜于堤之沿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小堤約

高寬三四尺即作遙堤運河水出槽岸寬水

緩泥沈於岸水仍歸河不至成險此外凡河

蓬憲隨錄卷四

六

岸本屬寬厚不必放淤者亦于堤之沿邊離

河甚遠之處加築小堤與淤平之堤相接不

令稍留空缺則全河之堤岸既寬復有綿互

遙堤以為外衛縱河水異漲出槽水勢平緩

及堤而止亦不至于衝決矣

一運河河身原不寬廣每遇汛漲河水出槽盈

堤拍岸難于防堵雍正年間怡賢親王大學

士臣朱軾奉

旨興修水利乃于滄州之捷地汛青縣之興濟汛挖減

河二道洩水東流建有石閘專為減運河之

異漲保固隄岸自此以後運河免于潰決在

運河已受減河之益而兩減河屢有潰決總緣減河河岸甚窄兩堤夾束堤係土所築未用夯礮自開至海百有餘里其水雖云歸海而近海之區層層窪泊河水至此四散積淤不能一直歸海該管官以爲水已入海而其實離海尚遠現有積淤形迹查歸海水口在于岐口距此尚有十餘里宜將近海窪泊逐一挑濬通聯俾減河之水直達岐口八海庶不至于壅積至于河身淺窄堤岸單薄若挑濬兩河幫築四堤須費十餘萬金查兩減河左近歷係窪下荒鹹之地卽未開減河口以前田地常在水中今費十餘萬帑金以保此不毛之地得不償失

蓬憲隨錄卷四

七

國計民生兩無裨益惟請將捷地減河之北堤與濟減河之南隄擇其地最窪下者開壩築堰將渾水引于荒鹹坑窪之地既已分洩河洶湧之勢又可將不毛之地受淤積肥一俟運河水落歸槽不須分減之時卽下板閉間斷流減河之水可以及早消落計期不過八月中涸出之地正可種麥不至如向日徒受清水之浸泡而無益于種植所謂棄地于水實則藉水以肥地現有低窪之彭淀窪等處連

年河溢受淤已成膏腴其明驗也難者或謂渾水雖有益于鹹地不免淹及村莊臣昔年駐宿此地見一帶村莊未受水淹其村莊皆坐落于高阜之地雖驟長盈尺之水不至淹及民居況今入海之尾閘既已挑通數日之間清水歸海消落甚速並無傷於屋舍也如此則兩減河不須挑河築堤附近村民既無減河之害兼受減河之利運河之水仍可分洩矣

蓬憲隨錄卷四

八

一運河之東如吳橋東光南皮鹽山滄州等六州縣之積水西則阻于河隄東則阻于老黃河之高岸舊有王莽河沙河漫河皆已淤成平地以致此六州縣水無去路霖雨數日卽受災傷乾隆五年前督臣孫嘉淦從吳橋縣境內起新開宣惠河自西南而東北由滄州之石碑河以達于海此爲運河東岸地方洩水之經流繼因石碑一河已受衆水之歸懼難並納宣惠河之水改由鹽山之燕子窪經劉公渠東趨于海豐縣境內之老黃河歸海今聞中間有南皮境內之金沙岡土埂地勢漸高宣惠河之水至此不能東下常至漫溢地方不受宣惠河之利翻受宣惠河之害皆

由河未通流不能直達于海之故為今之計
可否由石碑河直趨東北將中間窪泊疎濬
通聯直歸于岐口入海或將金沙岡土埂大
加挑挖成河東趨于海豐縣之黃河歸海何
者為宜必須通體相度逐段測量擇其通順
者動帑挑濬務成寬深之河凡附近溝窪積
水聽民開溝引入此河則六州縣數百里之
積水皆有宣洩不致前功盡棄矣所挑之河
務須自首至尾漸次寬深以成迅流東趨之
勢此等平地洩水之河祇宜展寬挑深不宜
築堤轉貽潰決之患

蓬憲隨錄卷四

九

一運河西岸窪泊相聯總名曰淀池京南十餘
縣之水匯集于此加之北運河自北而來南
運河自南而至均於天津會流入海夏秋汛
發海口一時宣洩不及仗有此淀稍為停滯
以次歸海不致為患是為畿輔蓄水之大水
櫃有關直省水利不小祇因永定河子牙河
係渾水均穿淀歸海渾水入淀即淤以致淀
池處處淤填不能如舊時之寬廣恨不能展
之使寬不宜再淤使漸淺窳查子牙一河上
承滹沱灤陽二河之水獻縣以上原無堤岸
可以聽其游衍自獻縣以下築堤捍衛幸兩

隄離河最遠河岸寬闊河灘受淤水落歸槽
不甚渾濁而入淀日久尾閘王家口亦已受
淤向有支河三道近已淤塞二道僅存一道
將有尾閘阻塞之患是以乾隆三年由上游
之楊家莊另開支河引渾水由蔡家窪東北
而行經閭留二莊水口而入金家等窪層層
受淤窪地獲淤肥之利清水達於老軍泊自
老軍泊而下之金里河所歷窪泊現有河形
將來遞層淤積正可次第挑河直抵天津之
板橋同北運河以入海老軍泊以下既成另
河老軍泊上游如交河青縣等屬舊河之積

蓬憲隨錄卷四

十

水向苦無處宣洩就勢疏通可由老軍泊獨
流當城北趨歸海于隔別清渾之中兼收疏
濬積水之效其子牙正河入淀之王家口去
台頭之清水河約十里向為三家淀之淤嘴
莊頭之淤嘴埂阻今將兩淤嘴挖去取直挑
河直接台頭之清河另有去路縱有渾水漫
入然新河清水多而渾水少清水強而渾水
弱正可以清刷渾不至淤及於淀如此則子
牙正河支河皆可免于淤淀矣至于永定一
河自盧溝橋而下中間並無窪泊停蓄以堅
厚之兩堤束浩瀚之渾流直趨于淀始從柳

又口入淀而勝芳一淀淤成平地繼由王慶
沱入淀而三角淀又已淤平乾隆三年因各
處皆已淤高惟沙家淀最窪遂由鄭家樓范
甕口穿堤而過漫衍於沙家淀仍由魚壩口
歸淀均此淀也不淤於彼則淤于此多淤一
尺即少一尺容水之地年來幸無河決之患
淀池淤塞似非經久之計但永定河河身綿
長氣魄甚大水更渾濁作何分別清渾入海
不致淤淀之處臣向未經管未曾籌及不敢
妄議以上情形皆臣當年往來親歷籌及但
距今多年連年修治或有今昔不同之處恭

蓬窗隨錄卷四

十一

遇

聖駕親臨河淀千載一時仰邀
睿裁指示交督臣方觀承詳勘興修河防水利永資
利賴

陳畿輔河道情形疏 裘曰修

為工程完竣並陳明河道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惟畿輔河道蒙我

皇上軫念民生籌及久遠

特命大學士臣高晉臣裘曰修會同督臣周元理諮

取相度

發帑金五十萬兩鳩工興舉自二月初旬冰泮之後

督臣周元理遴員委辦臣裘曰修復奉

命查視臣于運河永定河上下左右俱經行周遍履

勘再三此番仰荷

特恩隄堰一切修整凡從前殘缺坍塌之處增高培

蓬窗隨錄卷四

十二

厚煥然一新自可資為鞏固臣伏查永定一河

號稱難治水性渾濁挾沙而行與黃河相等但

黃河不煩轉輸直達于海此則入淀穿運然後

達于海是以較黃河尤為難治然黃河綿長至

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內人力猶有可施

顧自改易下口之後自六工二十號以下任其

蕩漾而蕩漾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徙遂以

北堤改作南隄迤北又建遙隄再淤再北則添

越隄昨歲則又穿越隄而北矣若非此番

特命經理則東安武清縣治將為歸墟之壑是以相

度便利于新開調河頭以下導之使東斷其北

徒之路作通河尾間雖限于地勢何敢遽言一
勞永逸然人事不可不盡未可復以任其蕩漾
之說誤之則每歲皆當挑挖並每汛過後皆挑
挖必分泥沙于兩旁而中間有河槽一道斷斷
不可阻塞向來河官只講築隄不言浚河雖

聖諭諄諄頌諸

論旨見于篇什者亦既深切著明矣而河員習氣難
除以為浚河艱于施工又不能見效不若築隄
之丈尺可尋工料可算其最不肯者或更藉險
工為利易于開銷兼以下口任其蕩漾之後遂
更有所藉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日

蓬憲隨錄卷四

三

積則河日高加堤而河身與之俱長既不能不
達則未有不旁溢者下淤上狹勢所必至此下
口之疏濬在今日不可不急講也其上六工已
無中流之形東衝西激在在皆成險工連歲趙
村公義村等處漫口皆在上截蓋水不就下專
恃隄堰為保障而沙土浮鬆安能抵禦此六工
以之挑濬至今日又不可不急講也 臣查永定
河額設挑淤銀兩並無庸另議加增只將歲修
搶修之項通為一事則辦理裕如矣何以言之
淤灘日減則各循中道各循中道則無東衝西
擊之患而險工日少無險工則無掃工而掃工

之費歸于挑淤淤不厚則河流可以漸深河流
既深不專恃隄堰以為防禦之術所謂行其所
無事也此又不獨永定河為然也運河兩岸險
工林立而所以有險工之故則淤灘致之東岸
有灘則水側注于西西岸有灘則水側注于東
側注之勢偏刷隄堰于是加埽加鑿加戩百計
為之無效曷若于水發之前凡有淤灘皆以川
字河之法深濬溝槽水到引入槽中則險工便
可大減亦請以險工之費歸于挑槽久之均化
險為平矣 臣半歲以來于工次逐加曉諭現在
督 臣周元理所見相同計議符合因永定河最

蓬憲隨錄卷四

十四

關緊要須合詞

奏請添設浚船並與器具使得水中施工以資挑
濬但必須通工文武大小員弁俱協力同心方
能奏效永定河道滿保近亦深見領會所承造
浚船限于本月二十日完工原奏明督 臣公
同驗收 臣回京後仍擬于本月二十四五日間
周元理在固安防汛 臣再往會同驗收船隻即
將永定河各汛事宜熟商妥計新開下口作何
移駐官弁以專責成其上六工作何分別平險
配與船隻于每歲伏秋過汛之後露出淤灘記
明段落如某汛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

能省埽工幾段以截淤多少為汎員殿最顯示
黜陟之途俾以河平無險為陞轉之階庶廳汎
不貪歲修搶修之小利盡知隄防之難恃挑淤
之有益一意講求數年之後諸河必大有成效
臣恭讀

御製視河諸詩欽佩

訓詞于敷土濬川要旨得以仰窺一二今又襄理大
工考從前致做之由酌今日應行之務又督臣
周元理誼屬同舟共濟若不及此一一務求美
善則此次經理既畢復致因循仍不能大有裨
益于我

蓬憲隨錄卷四

五

皇上不惜帑金詳籌利賴之至意殊為有負為此因
收工之後直陳于

聖王之前總之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理
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人特未以誠求之耳又
直省之弊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之外所
有淀泊本所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
之地既報升科則呈請築堰有司見不及遠遽
為詳報上司又以納糧地畝自當防護如塌河
淀七里海諸處隄堰直插水中其實原無隄堰
之時水發之後仍然退出而隄堰一立水從缺
口而入浸灌既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能

仍從缺口而出遂致久淹不退積滂為災多由
自致而愚民無知仍以築隄堰為妥當遂使曲
防重重甚有橫截上流俾無去路者現在既不
能將廢隄土普行除盡只得多開涵洞以為
出路究不如原無隄堰之為宣暢也又往往倡
為防禦下游倒漾之說殊不知倒漾之水隨長
隨落不能經久而不顧上游之全無出路則誠
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臣經行數次既有所見
理合一併備陳梗概仰祈

勅下所司于一切淀泊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報
懇升科其淀泊中偶值涸出不得橫加隄堰則

蓬憲隨錄卷四

六

凡水皆有歸庶不致壅遏為上游之害而河道
民田似不無小補矣

請興直隸水利疏

柴潮生

為請轉救荒之常策為經國之遠圖措不涸之財源溥無疆之美利懇乞

宸斷立賜舉行事竊照河間天津二府自去歲亢旱

荷蒙

皇上如天之仁截漕發帑多方賑恤地方大吏亦能

仰體

聖意悉心籌畫俾小民不致失所加以入春以來

宵旰焦勞過於桑林之禱自然甘霖大沛可望有秋

然臣愚以為此謂至恩矣猶未可為本務也夫

謀國如謀家不可以近憂既解遂置遠慮於不

逢憲隨錄卷四

七

圖治國如治身不可以標病既痊遂置本根於

不問也古者東南未闢王畿侯國皆在西北王

畿不過千里餘遞減至五六十里地可謂狹矣

一夫受田百畝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僅當

今三十六畝有奇田可謂少矣而祭祀之粢盛

賓旅之既廩君卿百官吏人之祿入賑貸之委

積戰陣之芻糧無不取給於此費可謂廣矣而

其三年耕有一年之食九年耕有三年之食夫

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何無備之甚也則以

田制既已盡廢水利亦復不修平日則鹵莽而

薄收一有急則待賑恤為活計而已矣伏讀本

年三月

上諭養民之道在使之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殫其經

營力作以贍其室家非沾沾於在上之補苴救恤

遂長恃為資生之策也為民父母民事即家事宜

盡心勸課隨時區畫俾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則家

有益藏自可引養引恬俯仰不匱大哉

王言真得足民之根本矣臣今不敢泛引請即以河

間天津二府之事言之查二郡之地經流之大

河三日衛河曰滹沱曰漳河其餘河間府分水

之支河十有一瀦水之淀泊十有七蓄水之渠

三天津府之支河十有三瀦水之淀泊十有四

逢憲隨錄卷四

六

受水之沽六是水道之至多莫如此二處故河

間號為瀦海山東之水皆於此而委輸天津名

直沽畿輔之流皆於是而奔匯向若河渠深廣

蓄洩有方即逢此旱歲不能全收而灌溉之功

亦可救得一半即不然而平日之蓄積亦可撐

持數月以需大澤之至也何至拋田棄宅挈子

攜妻而流離道路者哉雖其事屬已然言之無

益然水利之廢即此可知矣方苦饑而與之談

水利是可謂迂圖然

上方賑饑而即藉以興水利焉不可謂非善策也今

甘霖一日不足則賑費固不可已臣竊以為徒

費之於賑恤不如大發

帑金遴遣大臣將畿輔水利盡行經理既可接濟賑民又可以潛消旱潦而且轉貧乏之區爲富饒一舉兩得因敗以爲功似救時之急務籌國之遠謀俱莫以易於此也臣請考之於古證之於今爲

皇上一一陳之直隸爲禹貢冀州之域田稱中中今日土壤乃至瘠薄東南農民家有五十畝十口不饑此間雖擁數頃之地常虞不給可怪之甚也雖其土燥人怠風氣異宜亦不應懸殊至此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頃民

蓬窗隨錄卷四

十九

有麥穗之歌狐奴今之昌平也北齊裴延儒爲幽州刺史修古督亢陂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督亢卽今之涿州也宋何承矩爲河北制置使於雄鄭霸州一帶與堰六百里灌田初年無功民咸病之次年大熟承矩輦稻米入都示朝臣誘者乃息邊民之食以充明汪應蛟爲天津巡撫欲興水田將吏皆不欲應蛟乃捐俸自開二千餘畝收四五擔惟旱稻以礮立槁於是軍民始信閩浙治田之法可行今東西二淀卽承矩之塘灤天津十字圍卽應蛟水田之遺址垂之竹冊非比荒唐又查

國朝李光地爲巡撫請與河間水田言涿州水涸

之地每畝售錢二百尙無欲者一開成水田畝易銀十兩上年直督高斌請開永定河灌田亦云查勘所至衆情欣悅又臣聞石景山有莊頭修姓家道殷實能自引渾河灌田比常農畝收數倍旱潦不致爲災又聞蠡縣亦有富戶自行鑿井灌田如逢旱歲其利益饒又聞現任霸州知州朱一蜚於二三月間曾勸民開井二千餘口今頗賴之證之近事復確鑿有據則水利之可興也決矣今請

特遣大臣一員齎帑金數十萬兩前往河間天津二

蓬窗隨錄卷四

二十

府督同道府牧令分委佐貳雜職除運道所關及滹沱正流水性暴急慎勿輕動其餘河渠淀泊凡有古蹟可尋者皆重加疏浚而又於河渠淀泊之旁各開小河小河之旁各開大溝皆務深廣度水力不及則止節次建立水閘遞相灌注旱則引水入溝以溉田潦則放開歸河以洩水其離水遼遠之處每田一頃掘井一口十頃掘大塘一口亦足供用其中有侵地及民地並古陂廢堰爲民業已久者皆計畝均勻撥還如此辦理民情自然踴躍樂從卽將現在之賑民與外來遞回之流民停其賑給按地分段派令

就工逐日給與丁土值酌濟二三口糧甯厚無
減一人在役停其家賑糧二口二人就役停其
家賑糧四口其餘口與一戶皆不能執役者仍
照例給賑其疏濬之處有可辦種者即借予工
本分年徵還更請另

簡大臣一員齎帑金分巡直隸各府一如河間天津
二府辦理雖所費煩多而實為畿輔無窮之利
與讓賑迥然不同然而或曰北土高燥不宜稻
種也土性沙礫水入即滲也挖掘地易起怨
聲也且前朝徐貞明行之而立敗怡賢親王與
大學士朱軾之經理亦垂成而坐廢可為明鑒

蓬憲隨錄卷四

三

也臣請又一一言之九土之種異宜未聞稻非
冀州之產現今玉田豐潤秔稻油然且今第為
之興水利耳固不必強之為水田也或疏或濬
則用官資可稻可禾聽從民便此不疑者一也
土性沙礫是誠有之不過數處耳豈徧地皆沙
礫乎即使沙礫而多亦行水之道比聽其衝溢
不猶愈於已乎此不疑者二也若以溝渠為損
地尤非知農事者凡力田者務盡力而不貴多
語曰務廣者地荒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今
不必言畝溝洫澮之詳一易再易之制區田代
田之法也但使十畝之地損一畝以蓄水而九

畝倍收與十畝之田皆薄入孰利也必有能辨
之者况損地又予撥還此不疑者三也至前人
屢行屢罷者蓋亦有由徐貞明有幹濟之才所
言亦百世之利其時御史王之棟參劾出於奄
人勲戚之意載在明史其疏亦載在省志不過
言滹沱不可開耳未嘗言水田不可行也但募
南人開墾即以其地予之又許佔籍左光斗之
屯學亦然是奪北人之田而又塞其功名之路
其致人言也必矣至營田四局則成績具在公
論難誣但當日効力差員亦不無奉行不善所
以賢王一歿遂過而廢之非深識長算者之所

蓬憲隨錄卷四

三

出也况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所貴持久乃可有
功秦人開鄭白之渠利及百世而當時至欲殺
水工鄭國漢河東太守番係引汾水灌田前漢
書記其河渠數徙田者不能償種至唐長孫恕
復鑿之畝數千擔凡始事難成事易廢續以終
之則是中道而棄之則非此不疑者四也至水
利既興之後或招募農師造作水器與夫逐年
作何經理俾永無涸塞之處應聽董事之大臣
詳加籌畫雖

國家經費須存節省然

皇上視小民如赤子凡有賑恤縱千萬帑金亦無所

惜卽如現在開通京師溝道已估費二十餘萬以視興修一省水利輕重較然况此舉乃以阜財非以費財也請又爲

皇上一一數之天灾國家代有而荒政之設未有百全計口授糧僅救死而扶羸以工代賑亦掛一而漏百漏卮百出補苴無幾不如擲金錢百萬於水濱而立收國富民安之效雖有堯灾湯旱亦可挹彼注茲是謂無弊之賑恤連年米價屢塵

聖懷盡停採買豈可久行捐監輸倉亦非上策若小民收獲素裕自然二舖有資臣訪聞直隸土有

蓬窗隨錄卷四

三

云有水之田較無水之田相去不啻再倍是謂不竭之常平且近畿多八旗莊地直隸亦京兆股肱皆宜致之富饒始可居重馭輕漢武帝徙豪民於關中明成祖遷富家於帝里固非王政不失深謀若水利既興自然軍民兩利是謂無形之格藏且兩者水土之氣所上騰而下澤也土氣太甚則水氣受制故明臣魏呈潤徐光啟皆以興水利爲致雨之術其言固未必確然東南半壁未嘗接踵告旱而直隸自近年以來閔雨者屢矣謂政事之缺失特

聖人罪己之懷諉氣數之適然亦術士無稽之論其

實天人一理理數相因但使水土均調自然雨暘時若是謂有驗之調慶且水性分之則利合之則害用之則利棄之則害故周用有言人人皆治田之人卽人人皆治水之人先臣張伯行亦主此論又陸隴其爲靈壽令督民濬衛河其始頗有怨言謂開無水之河以病民旣而水潦大至他邑苦水獨靈壽有所宣導歲竟有秋貨殖者早則資舟爲國者備斯無患是謂隱寓之河防抑臣更有進於此者今生齒日繁民食漸絀苟舍此不爲經理其餘皆爲末節愚臣區區以爲盡興西北之水田盡闢東南之禁地則米價自然平減閭右立致豐盈但其事體至大請先就直隸爲端俟行之有效另籌長策次第舉行樂利萬年之基庶其在此伏乞

蓬窗隨錄卷四

三

皇上與至忠憂國之大臣詳議舉行
畿內幸甚蒼生幸甚

宣洩水患疏

孫嘉淦

為請因地制宜扼要宣洩以紓一方水患事准工部咨乾隆四年三月初十日內閣抄出稽察天津等處漕務吏科給事中馬宏琦奏稱切查天津地處窪下眾水匯歸汎至則四野泛漲汎退則積水難消常有一年被水直須數年而始涸出者固地勢使然亦宣洩之法尚未得其要也臣抵津日觀情形復細加訪問郡城西南一帶接連靜海周圍約數百里形同釜底為上游諸水奔注聚集之所且西界運河東界海河不受運河之潰決即受海河之漫溢是以連年以

蓬窗隨錄卷四

三五

來積水為患查運河沿口築堤遇汎搶護猶為易於保固至海河延袤百餘里乃並無堤埝防護上年霖雨連綿運河幸無漫口而海河河岸過水俱各灌入窪中停注不退現經該地方官到處開放水口令其次第歸入海河但又恐開挖太深夏間潮漲必致倒灌為害欲為經久之計莫若沿海河河岸築堤以堵水復建閘以洩水方為通源節流有備無患之長策惟是沿河一帶多有民間種植菜園地畝難以概行創挖茲查自天津東門外起至鹹水沽止約長五十里舊有官商捐輸修築之疊道為往來大沽新

城等處通衢均離河岸不遠迄今日久坍塌每逢夏秋兩大車馬均不能行竟成棄壤以臣愚見莫若仿照河工遙堤之制培此疊道無者修之壞者補之既可堵水復便行人更於道中酌建橋座於沿河酌開引河建立草閘木板因時啟閉庶運河之水不復西來海河之水亦不東注從此宣洩得宜地土可種者多小民自獲無窮之利此誠一舉兩得一勞永逸急宜舉行以蘇一方之困者也至鹹水沽以下係一片荒鹹不能種植且河岸較高亦毋庸築堤約計加倍疊道以及建橋立閘所需工費不過二萬餘兩

蓬窗隨錄卷四

三五

而保障地方與利害實為通邑之關鍵倘蒙皇上恩准行令該地方官詳加相度確估興修其開通引河原有舊時深港止須畧加疏濬無須多費帑金臣仰

聖主軫念民生至意用敢就所見聞據實陳奏伏祈皇上睿鑒

勅下督臣河臣確查定議施行謹奏等因於乾隆四年三月初九日奉

硃批這條奏情節著孫嘉淦顧琮詳酌議奏欽此移咨到臣該臣查得天津為九河下游眾水所匯郡城西南一帶地勢尤窪每遇海河漲溢灌入

窪地經年不消甚為民害 臣於今春通飭各屬
疏濬積水據天津道陳宏謀詳稱上年積水漸
次疏消而夏秋潮漲尤須堵禦郡城東門外至
鹹水沽舊有疊道一條應請動帑修築高培厚
既堵水患復便行人等情繪圖具詳正在批飭
查議今巡漕給事中馬宏琦奏請加築疊道一
摺與 臣等現在查議情形大約相同茲據司道
勘議前來 臣切思治水之道因地制宜天津地
處窪下海河易於漲溢水積田中經年不消自
當立法捍禦酌議疏通方於民生實有裨益查
自郡城東門外至鹹水沽雖舊有民埝一道但

蓬窗隨錄卷四

三七

年久坍塌難以興修其疊道一條離河岸不遠
且係大沽新城往來通衢雖年久塌卸基址尚
存與其加築舊埝仍費歲修不若將此疊道培
築高厚遇海河漲發之時實可以濟行人而禦
水患至於窪地積水欲其宣洩必須多濬引河
仍於疊道出水之處開設涵洞跨以木橋始獲
暢達查賀家口向有小河一道東通海河分洩
藍田積水何家圈雙港各有舊河溝一道皆通
海河可以分消郭家泊等處積水又白塘口有
舊河一道石閘一座宣導窪水歸於海河但尚
不能盡洩大泊大淀之水應於陂水窪起繞築

王廟歷王家莊至北里口止約長二十餘里添
開引河一道通白塘口石閘以歸舊河又自大
淀起繞大韓家莊巨葛莊等處直至鹹水沽長
二十八里亦應另開引河一道俾窪水得盡歸
海河以上新舊河共六道俱應開挖寬深內除
白塘口舊河水有石閘鹹水沽本有木橋因年
久損壞應行修整其餘賀家口何家圈雙港引
河三道均應添建木橋各一座共計木橋四座
石閘一座每年於汛水長發之時預期將橋洞
用土堵築俾與堤頂相平即可免河水內灌之
虞至白露以後河水漸落即將橋洞開通俾其

蓬窗隨錄卷四

三八

分路歸河計一年之內開放止有一次不須建
開起板以滋勞費再加築疊道作為遙堤必須
寬厚始資捍禦應以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
尺為則現在舊址高低不等臨時按段確估聲
明其鹹水沽以下至茶棚尚有二十里中間亦
有深窪之處并請酌量修墊此項工程浩大期
於永久挑築土方應按河工歲修事例俾其層
土層礮以資永遠保障共約需銀三萬兩有奇
在於司庫乾隆四年地糧銀內動給另案辦理
庶積水得資宣洩而天津窪地皆成膏腴矣 臣
謹會同直隸總河 臣顧琮詳加酌議合詞恭摺

覆

奏如

聖恩俞允另行確估實用工冊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 六月十一日奉

硃批大學士九卿速議具奏欽此

蓬憲隨錄卷四

三

疏通積水疏

孫嘉淦

為疏通積水以除民害事乾隆四年八月二十
二日內閣奉

上諭直隸地方水利未講以致水漲則受其害而平
時未獲其益此眾所共知者前屢降諭旨令總督
孫嘉淦等悉心籌畫善為經理續據孫嘉淦於七
月內親身查勘具摺陳奏大槩講論河道情形至
如何消除積水俾民間田畝收水利而免水患之
處未曾詳晰奏及朕思此時乃水勢消落之際又
值年穀收穫正宜董率官吏及時經營不但工程
可以早竣而無業窮民亦可藉以糊口若不趁此

蓬憲隨錄卷四

三

時速為料理為未雨綢繆之計轉瞬春水長發又
恐難以施工朕為閭閻疾苦時廑於懷為封疆大
臣者當體此意可即傳諭孫嘉淦知之欽此欽遵
仰見

皇上睿慮周詳奠安民生之至意伏查直隸地方連

年積水為災急宜設法疏濬前經臣奏明委清

河道魯之裕候補道府張廷枚張文炳等分路

查勘臣於七月間復由東西兩淀至天津河間

等處親身相度因獨流建閘漳河歸復故道二

事利害所關甚大是以先行議覆至如何消除

積水俾民田免害之處頭緒紛繁臣與河臣正

在酌議仰荷

聖訓指示令臣等及時經營速爲料理臣已約河臣顧琮親赴保定當面會商謹將委員查勘已確臣等意見相同者先行臚列陳奏竊惟田有滯潦皆由河有壅淤故欲疏積水必先通其經流直隸經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運北運四河與東西兩淀是也永定子牙之故道向皆無堤是以泥留田間而水不淤淀自永定築堤束水而勝芳三角等淀皆淤滄陽與滹沱合流是爲子牙河自子牙築堤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於是乎田水入河之路阻南運

蓬窗隨錄卷四

三

有捷地興濟兩減河北運有筐兒港王家務兩減河分洩水勢運河頗受其利但減河過水時有淤墊而岸堤卑薄逼近陟立致有潰決於是乎河水漫田之患日生此則直隸積水之大端也永定河南北兩岸現開六閘五引河其長安閘金門閘之引河卽係永定河之故道又今下口於凌汛改流由鄭家樓魚壩等口入淤葉淀葉淀乃東淀之別匯淤之不碍臣等議於葉淀之東漸爲疏引使入西沽之北則永定別行入海矣子牙河有新舊兩道新河已淤臣等議閉焦家口仍濬其河身使上游黑龍港諸水得以

歸淀舊河由王家口入淀亦漸淤塞臣等議於閘留二莊開舊河之東堤使淤蒲港等窪漸引而東過楊柳青使入西沽之南則子牙河亦別行入海矣兩運河各自入海永不淤淀則清濁攸分而水患永息矣北運兩岸多有草工以河多灣故多險也查下游有灣冲必上游有沙嘴臣等議將沙嘴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漸平然後去其草堤堅築土堤爲斜坡以免冲刷則河岸可以永固至北運減河原無大害但時有淤沙堤多卑缺臣等議淤者挑之卑者高之缺者補之此易爲之事也南運大岸亦

蓬窗隨錄卷四

三

多險工幸得放淤之法坑塹淤滿則岸堅如鐵今淤工漸竣險工皆平其與濟減河本屬條達但河身淺狹臣等議於兩岸再築遙堤挖河身以行正溜使面寬底窄則淤沙可刷潰決可免惟捷地減河紆迴而不能暢達歲爲民患實不可用查捷地上游吳橋境內有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近臣等議於安陵再建一閘濬減河三十餘里卽入老黃河可以暢達於海俟安陵閘成將捷地之開閉而不用如此則南運亦永無潰溢而運道民生俱奠矣此四河之大畧也至於兩淀原爲受水之區查正定廣平順德

三郡之水畢匯於南北二泊又會滹沱河以入東淀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畢匯於西淀又由玉帶河以入東淀京西兩局之水皆由此以達津入海而其傳送之咽喉宣洩之尾閘猶有未暢查西淀至趙北口橫築土堤為南北往來之路建橋十座以通淀水今九橋之下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但水出橋東不十餘里即與白溝河會白溝水漲之時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再橋東一片汪洋為眾水所會而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查自雄縣之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有白溝河

蓬窗隨錄卷四

三

故道臣等議令開挑使白溝由故道以入中亭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再於九橋之下皆通水路橋南另疏一河使由藥王行宮之南出張青口再將青門河疏濬由毛兒灣開口從十望河故道別派分流則西淀下游三河暢達消水自速再白溝河既入中亭恐其不能容納臣等議將中亭河挑濬寬深所挑之土堆築成堤再將金門閘之西引河改由東道使不入中亭以免壅決至苑家口疊道介於玉帶中亭兩河之間其地為分洩暴漲要道臣等議添建木橋五座使瀝水通行無阻如此則西淀之咽喉暢矣至

東淀之廣倍於西淀周圍約數百里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臣等議將上游三叉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再於下游楊家河十家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使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并將淀池四邊多立界牌無令百姓築埭偷淤則東淀之尾閘亦暢矣此兩淀之大畧也四河順軌兩淀暢洩然後各州縣之積水可得而消也查直屬地方田中積水以及河渠堤埝應行疏濬修理者九十三州縣共計工程五百二十三處另繕清摺恭呈御覽約計工程之內已經完竣者十之三現在興修

蓬窗隨錄卷四

三

者十之三現在估計者十之四其工段丈尺陸續造具清冊咨部查核至修理之法勸用民力者十之四平常工程照以工代賑之例者十之三緊要工程照修築河堤之例者十之三除勸用民力者無庸開銷錢糧外其照以工代賑之例者現於州縣庫項動支統俟入以工代賑案內
題銷其照修築河堤之例者俟估有確數另行題請動撥再工程繁多經理督催必需專員容臣等遴選有人另摺
奏請務期積水入河河水入淀淀水入海以庶幾

決川距海濬畝滄距川之遺意焉然此亦其大畧也至於田間溝洫盈千累萬而河道交錯兼多疑難之處衆說分歧不惟臣等不能親身閱視卽委員分勘以一人之身查看數十州縣勢不能遍歷村莊則詳細委曲仍須責之州縣但州縣賢否不同或懶於相度無心遺漏者有之或憚於興作有心隱匿者亦有之臣前於八月間將委員勘冊及各州縣歷年被水村莊開單知照各府縣令將被水村莊逐一聲明此水始從何來終從何去來處可堵則堵之去處可疏則疏之若果四高中低不能疏消則當汲引泉

蓬窗隨錄卷四

五

流令作水田以收粳稻若不能種稻之處則查明頃畝除錢糧使植蘆葦務期水旱兼收不致連年災歉比歲賑饑有傷政體限各州縣於八月底報府該府親勘於九月底報司俟各屬報齊臣等再加商酌將此次所未議及者續行陳奏或此次已奏而尙須斟酌者續行聲明一面卽行動工興修期於明年四五月間俱各完竣統俟伏秋兩汛經過之後驗其有無成效如尙有遺漏及疏洩未盡合宜之處續行相度奏明修濬如此節次辦理庶幾水患可以永除水利可以漸興矣臣等受

皇上格外之恩畀以封疆重寄目覩小民饑溺日思亟爲拯救而智識短淺惟恐未能妥協謹將目前辦理情形據實陳明伏祈

睿鑒訓示施行謹

奏

蓬窗隨錄卷四

五

蓬窗隨錄卷五

天津沈兆雲巢甫輯

男維璣校

目錄

疏

勘議河淀疏

孫嘉淦

會勘永定河道疏

孫嘉淦

勘議永定河工事宜疏

高斌

永定上游水利疏

高斌

籌議海運疏

陶澍

敬陳海運圖說疏

陶澍

請仿唐代轉運法建倉疏

陶澍

蓬窗隨錄卷五目錄

一

籌立社倉疏

晏斯盛

籌編保甲疏

陳宏謀

陳保甲簡要之法疏

歐陽永琦

勘議河淀疏

孫嘉淦

為確勘河淀據實敷陳事查直屬地方屢年以來河隄每有潰決積水苦於壅滯前經臣奏明委員分勘設法疏濬至天津一帶眾水會歸其海河果否深通獨流應否建閘之處續經奏明臣親身相度蓋臣之愚見以天津城外三叉河中南運北至北運南來淀河東注交會於此北運淀河俱係清流而南運渾濁惟恐濁水力強有碍清水出口之路又南運會合之後海河亦成濁流土人每言白露以前海不收水惟恐濁流停緩漸至淤滯則為患甚大是以擬於獨流

蓬窗隨錄卷五

一

地方建閘開河引南運由中塘窪別行入海則淀河清流宜洩更暢也今臣親至天津於三叉河岸久立細觀清水之力強於濁水能頂濁水使之盤旋紆迴而後合流查今秋正南運水大之時猶且清強濁弱如此則其並無碍於淀河可知也至海河之水甚為湍急加以潮汐往來蕩刷雖有泥沙斷不能停是南運之水既不壅淀河又不淤海河則獨流建閘似屬無益又况中塘窪以東地勢漸高而窪中之水與天津城南諸泊相通設建閘開河不能入海而返灌諸泊將天津靜海之間水患更甚矣既為無益之

舉又屬難行之事似當停止無庸再議至漳河歸復故道一事據河臣白鍾山奏稱運河一線不能容受汶漳衛三水以致泛溢雖有四減水河每多停淤疏濬費繁又河身日高沿河田廬動輒沖決應於漳水入衛之處建立閘座衛弱則啟閘分漳以濟運衛水足用則盡閉閘洞使漳由故道於青縣之鮑家嘴入運歸海如此則運河六百餘里可免淤墊沖決之患而四減河挑濬之費亦可節省等語經大學士鄂爾泰照議覆奏欽奉

諭旨准行此實我

蓬窗隨錄卷五

二

皇上念切民生欲爲河工運道籌畫久遠之至計也但此事利害所關甚巨臣身任其事詳勘情形心中愚昧實懷憂懼是以敢直陳之伏查漳河之性洶湧奔湍擁挾泥沙雖有淤田之利實多沖決之虞前行故道時廣平肥鄉城垣被淹則村莊可知也又其故道並無定轍原奏所稱由魏縣歷玉路入大陸者此漳河之經流大學士亦以爲不可復矣其現今所議覆者乃漳河之支派也臣歷青縣交河等處親行查驗雖有河形類多淺狹阜城有柳林橋跨河直度臣量其閘口僅寬十一丈有奇自此以上河身漸湮今

欲引全漳之水俱歸於此不能容納必需挑濬所費不貲卽使不惜費而濬之濁水善淤將又別徙徒費無益聽其遷徙而不爲之所沿河田廬在在堪虞若欲防護勢必築堤紆迴千里工程難計兩堤束水必致沖決善始圖終不可不慎且運河終不能不需漳也衛水力弱不勝漕舟漳水未入之先山東河北凡有泉流靡不疏引額設淺夫隨處挑挖自引漳入衛然後漕船通行若漳復故道則衛水實不足以濟運於是欲建閘以分之不知濁流洶湧不能由人操縱開閘而延之必奪溜而全來閉閘而祛之非毀

蓬窗隨錄卷五

三

閘而直入必淤閘而別去既去而欲復招之則不可得矣借使果受操縱而分流竊恐運河水緩轉致停淤又煩挑濬挑數十里之減河猶以爲費乃轉挑六百里之運道則是欲省費而費更多也且漳水終不能不歸運也於邱縣雖能分之使出至青縣不能不引之使人漳衛同流有四減河以洩之若復故道則減河無用集全

是欲除害而害更大也夫古之人不惜勞費以
更制者必有所不得已設不更制其害愈大於
是擇其害輕者而為之今漳河不歸故道於運
河原無害也負舟而走水大則愈速刷沙而行
水大則不淤自設減河以來大堤從無漫溢至
挑淤之費在山東者臣不詳知若直隸之減河
並未動帑挑淺實無費至萬餘兩之事也且現
今運河兩岸放淤之工漸次將滿各處險工皆
化為平又准部議於縷堤之外增築遙堤淤工
既成永無冲決設有漫溢又有遙堤以障之自
可永保無虞經營甫就乃不觀其有無成效而

蓬窗隨錄卷五

四

棄之別圖似非行所無事之義也夫空言之是
非難定實事之功過易稽今復故道之利害尚
在未定若南運河之工程則今年已有成規明
年可觀成效非久遠難待之事也伏望

皇上念成法之不可輕變大工之不可驟興姑緩一
二年之期以徐考其實若自明年以後漕艘直
達河身不淤既省挑淺之費又無冲決之虞則
事已完善自可無庸改作如其尚有費帑病民
之處則是臣言不驗然後考究漳河之故道而
歸復之或亦尚未晚也語曰利不十不變法害
不十不更制

國計所關不厭詳慎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謹
奏

二十七日奉

硃批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

蓬窗隨錄卷五

五

會勘永定河道疏

孫嘉淦

為奏明事臣因會勘永定新舊河道奏報自天津回保一摺於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奉到

硃批所奏俱悉永定河一事卿所見不為不正但辦理之間因卿易視之故有此失耳雖今另議卿仍不可不一力擔承為朕了此一事而尤不可不詳悉辦理以致復蹈前轍不然朕與卿起初如此辦理之意豈不為旨味耶欽此臣跪讀之下慚悚實切感激彌深中心耿耿寢食不安伏念此事一力擔承臣不敢改易初心但其所以辦理之方必先權其輕重定其是非而後可以集事也查

蓬窗隨錄卷五

六

永定一河所以必應改歸故道者蓋以東西兩淀乃通省諸水蓄洩之區兩淀日淤全局皆碍不惟天河數府積水不消且恐南冲北潰有妨運道是以放水出堤讓地予水使泥入田中而清水歸淀永不淤塞此則

皇上天心與臣起初辦理之本意也充此意而行之欲泥不淤淀必使散入田中欲泥散田中必使水入田內水之入者愈廣而其流愈淺則泥之散者愈多而其洞愈速若水不入田則泥必淤淀此自然之理也由是言之則放水漫出散入田中乃為是東水歸漕送泥入淀即為非放水

入田而傷村莊耕作則為非泥留田中而村莊無損耕作不害即為是不忍數十村莊之漫衍而遺通省之害則為失重而得輕甯受小民一時之怨咨而成久遠之計乃為失輕而得重是非定而後可從事輕重審而後可責成此亦自然之理也自經理放水以來臣親至河上者五次矣固伯之間乾河斷港無不循而走也大村小社無不周而視也確見平原廣隰無非河身遠近村莊皆居高阜再三思維止當保護村莊而聽水自行必不致有冲淹之患此實臣深思熟計而後定謀並非敢玩忽草率也是以臣

蓬窗隨錄卷五

七

於去冬凡有村莊皆勸築埝蓋以防凌汛也而議者謂臣興築之太早臣於今春奏明凡有大工俟凌汛過後再行相度而議者又謂臣興築之太遲也今凌汛既已過矣果如臣言水入田中矣泥留田內矣清水歸河矣並不淤淀矣五尺之埝能使水不入村今水已過又可加培高厚則興築無誤矣臣本田家知清明之後尚可種麥穀雨之後乃始種禾今時屆清明水已消涸不惟不誤秋禾併不誤春麥矣若謂凌汛水小秋汛水大恐有疎虞則二月初四之水不減秋汛而村莊田畝仍然無恙也故此事在今日

人則疑之愈甚臣則信之愈深從前辦理之是非臣不敢以置辨但既堵口而另議則嗣後所以辦理之方不可不預定也臣之愚意以為詳慎籌畫自當聽

廷議與

聖裁至其大局惟在束水散水之間若欲泥不淤澆河不潰決止當保護村莊而聽水散行仍以不治治之可也若不敢令其散行必欲濬之築之束泥沙而總歸下口則入河必淤河入澆必淤澆若欲水不入田而又不淤澆則泥不能絕迹而行此固必無之事若欲春夏束水而秋乃散

蓬憲隨錄卷五

八

行則汎水大小河身淤徙月更日易恐亦難定其程式使之遵循而不易也且臣所謂水入田中而村莊不傷此亦道其常耳如雨潦之年積水消遲數十村莊或致有妨耕作河流遷徙頂冲之所三五村莊或致坍塌房闕此亦必有之事也夫以舊河之內堤工林立譬若金湯河官河兵碁布星羅歲修搶修動輒數萬猶時冲決漫溢傷及村莊田廬而且終有淤澆之患今則堤工盡省官兵不設河澆不淤此即歲有冲村淹地之事猶當撥補其田房賑濟其民人計其所費不及舊河十分之一二又况此事未必常

然則利害之輕重大小亦斷可觀矣總之此河之性不可以人力與爭濬之則必淤防之則必潰詢之紳士問之耆老僉云未有堤防之先凌汎之水散入田中至春分而始定河秋汎之水散入田中至秋分而始定河定河而後乃始種麥此衆人所共聞非臣之臆說也為今之計惟有堅守放水散行之說以救淤澆之患村莊人民但勤保護不必遷移使收一水一麥之利即使偶有冲淹亦必權其輕重隨時補救而不肯輕搖大計則無論何年開口何人承辦皆可必其有功若不敢任其散行見水一入田即謂河

蓬憲隨錄卷五

九

漕不能容納橫流將為民害遂欲變計而他圖則徒勞而終必無成此國計所係政體所關臣是以竭其狂瞽之論庶幾此事終於有濟以少紓聖主宵旰之憂實非敢為一己之功過而嘵嘵不已也謹詳陳所見伏祈

睿鑒臣不勝慚愧惶懼之至謹

奏 十九日奉

硃批奏明一摺留中

勘議永定河工事宜疏
高斌
為遵

旨勘議永定河工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

臣

於十一月初四日自保定起程赴永定

河八工同吏部員外郎方觀承永定河道六格
等由王慶坨沿河岸至郭家務曹家務長安城
金門關鐵狗等處過河循北岸北埵至龍河鳳
河安光一帶南抵大清河復由半截河求賢邨
至蘆溝橋石景山所有堤埽壩座工程及上下
游各情形通行查勘熟籌全河機宜惟在使尾
閘通暢下不壅則上不溢自然安流循軌而下

逢憲隨錄卷五

十

口之路必令通達大清河順溜急趨始可收通
暢之效從前大清河縈迴諸淀之中永定下口
不能避淀趨河而兩堤日益增高夾束泥沙擁
入止水故勝勞辛張策城三角諸淀屢改屢淤
皆成原陸清淀渾流交受其患尾閘既塞胷腹
亦病用是三角淀自下而上逐漸壅高水無去
路遂由鄭家樓北折而東此處地面寬闊派散
支分雖皆以大清河為歸宿但厯安光鳳西迂
南轉紆迴於業淀沙淀之中勢既不順而河流
亦緩仍恐將來不免淤墊之患臣又勘有七工
之南由冰窖至洞子門一路地勢窪下改通水

道下口亦可逕達大清河但有應遷應護邨莊

且隔淀坦坡埵亦須倍加高厚殊費用章臣詳

加相度似應仍以三角淀至老頭河之舊路為

尾閘正道蓋向日三角淀之淤梗由於止水不

能轉舒今舊跡已成平陸正可改挖成河藉天

然堅實積淤之隄岸挽鄭家樓北折之水乘建

瓴之勢直注大清水無緩散沙無停滯即漲

發出漕而正流乃行地中庶於補偏救弊之中

有因勢利導之益且可免透淀穿運之虞今酌

議於三角淀舊淤傍南稍淺處所開挑引河下

接大清河之老頭河上接鄭家樓水口其長十

逢憲隨錄卷五

十一

八里挑去積土自七尺至一丈四尺不等寬二

十丈至二十四丈不等務令一律深通所挑之

土即於北岸廢埵之南傍安光一帶圍築坡埵

以防北軼南岸之尾亦量為接築土埵以過南

流所有挑河築埵并堵築鄭家樓水口各工共

約估需銀三萬餘兩其下口河唇每年值清水

盛旺之時湖汐迴流不免浮沙停滯應令隨時

疏通不過河唇數里之內為力甚易下口既通

上游應籌分洩之道使汛漲盛漲皆有所疏消

湍激始至其氣已洩自無餘患且使在漕之水

迅流東注非特不憂潰洩而下流河身俱在日

漸刷深以成暢下之勢查南北兩岸現存減水各壩其南岸金門閘石滾壩金門寬五十六丈因由身太高數年以來並不過水今酌議將兩頭各除十六丈不動外中抽二十丈落下一尺五寸常汛則從中減洩盛漲則普面漫水一壩重門庶可均歸實用又南長安城曹家務北岸求賢邨半截河四處三合土滾壩由身俱較石壩尺寸爲高祇可備宣洩盛漲之用常汛俱不能過水今酌議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三處各添建三合土滾壩一座由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稍低金門均寬十二丈又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下接現成引河亦應照新添三滾壩一律修築如式金門寬十二丈此四壩金門共寬四十八丈合之石壩下限二十丈共寬六十八丈以備滾洩出漕汛漲之水其長安城曹務求賢邨半截河四壩舊築金門各寬二十丈共寬八十丈合之石壩上限三十六丈共寬一百一十六丈以備滾洩陡發盛漲之水若壩外原有限埝引河者俱仍其舊本無者亦無用添置其盛漲汎漲分別減洩之處俱係詳審地面寬狹酌量安設計減落石壩并添築三合土滾壩所需料物夫工

蓬憲隨錄卷五

三

共酌估銀二萬五千餘兩合之挑河等工通共約估銀五萬五千餘兩如此辦理則渾流歸清流而無止水之隔雖仍循三角淀初由之路實與前此之情形迥異其各壩宣洩汎漲一年不過數次一次不過數時因堤爲固及分而止不但田廬全無患害且於肥淤大有利益查永定河未設隄岸之先漲發則四溢橫流及其勢定必有河身以行正流流終歸淀仍不免挾入泥沙今將南北各壩滾出之水任其漫溢田間而節宜有制更無恇擾其河身注入正流直入大清河則又與泥沙隨流溢淀爲患者有別矣至

蓬憲隨錄卷五

三

永定下口宜令歸入大清河前經部議恐致淤塞泛礙行令原任總河顧琮等畫萬全隨據顧琮奏復必無前患經大學士鄂爾泰等定議具奏在案臣今次至大清河乘舟上下察看茲河爲東西兩淀南北諸水之總匯浩瀚迅駛渾流入其中沙泥渙散悉爲衝刷排蕩而去既無流滯亦無汎溢且現在水涸之際深猶二三丈永定河汎漲過後其恒流不足以當大清河十分之一此實斷無他慮可以上慰宸衷者也

永定上游水利疏

高斌

為議籌永定上游開渠築壩等事宜仰祈

睿鑒事查桑乾河為永定上游發源於山西馬邑之洪濤山經山西之應州大同陽高天鎮直隸之西甯保安等州邑至宛平之石景山計長八百七十餘里保安州境內桑乾與渾河並舊開有渠六道曰北平坡渠曰公務渠曰張公渠曰河南惠民渠曰中惠民渠曰南惠民渠居中總謂之曰保安川繞渠稷稻自前明迄今資其灌溉民多富饒康熙十八年大同西甯等縣居民以桑乾所經各村墟地面寬墾平行可仿照保安

逢憲隨錄卷五

四

六渠之制於河南北岸各開大渠一道支引其水淤田灌溉營治稻田足為無窮之利曾議各捐渠地地畝合力開挑因年歉力薄而止至今尚有渠口舊迹乾隆六年二月內該處士民又曾呈請借帑興工渠成田熟按畝認還因事關兩省未及商同爰議上年十二月內前任清河道方觀承將永定上游開渠等事宜稟商署督臣史貽直遣員前往查勘地勢諮訪輿情事屬可行於臣回任後移交到臣念興修水利既於地方有補而因以減洩永定水勢亦於河工有益隨備文移會山西撫臣委冀甯道盛典會

同直隸口北道王芥園帶同委員之河員主簿徐文龍等逐細勘明詳稱南北兩岸均可開渠一則利四縣之民田一則減下游之水勢但減量渠身高下及近溜築壩等事應請再行遴委善用水平之員妥勘定議等因臣復委蘄運通判吳汝義主簿徐文龍前往應行開濬處所細加測量是否可滋灌溉有益民田無礙地方再行勘明詳酌等因去後茲據吳汝義詳復測量得桑乾河北岸自山西大同縣屬之西堰頭村黑石嘴起東至直隸西甯縣屬之辛其村止可開大渠一道計長四十六里南岸自大同縣屬

逢憲隨錄卷五

五

之冊田村起東至西甯縣之揣骨腫止可開大渠一道計長五十八里渠身隨地勢高下開挑自二三尺至一丈不等渠尾俱仍歸入桑乾正河兩渠成後約可灌田八百餘頃臨渠各村荒蕪之地悉可化為膏壤實有益於民田全無礙於地方又將兩岸相較北岸地勢微順施工為易溉田亦多似應先開北岸俟有成效再行估挑南岸更為妥協今估計北岸渠長四十六里六分在山西境內二十五里六分零在直隸境內二十一里約估需銀六千二百餘兩又渠口應開石工寬一丈長三十二丈均深九尺五寸

約估需銀一千六百餘兩又河灘白渠口至水邊應建溜亂石根壩高二丈底寬二丈頂寬六尺長五十五丈約估需運砌夫工銀一千一百餘兩通共約估需銀八千九百餘兩等語又據山西冀甯道等會詳此項工程事屬兩省地連四縣但各該縣均非河員疏濬事宜非所素習不便交辦應請直省專委河員領帑承辦令各該地方官襄助庶責成專而報銷亦易等語臣查原委之蘄運通判吳汝義主簿徐文龍二員熟諳工程周知形勢應即交令承辦仍令口北道王芥園就近督率稽核至開渠築壩應需銀

蓬憲隨錄卷五

六

兩查清河道庫內舊存有營田工本銀五萬餘兩係從前借給民間營田歸還之項仰懇恩准於此項銀內動支俟營田成熟後按地畝均攤還官至如何分年分省派還歸款及新營成熟地畝按則升科之處臣會同山西撫臣詳議同估勘各工應需細數一併造冊題報即於來年春融後興工如北岸試行有效再將南岸勘估以次舉行其在山西應州境內之渾源河發源渾源州匯歸桑乾據委員等查勘亦可開渠營治稻田與南北兩岸形勢相等應俟兩岸渠成後著有成效再聽山西撫臣查明辦理計勘永

定上游可開渠者三處皆藉桑乾渾水之利一處成渠即堪營治稻田三四百頃瘠化為腴民厚其生故委員查勘所至衆情歡躍紛紛具詞籲請舉行而開渠延袤數十里支分派引灌田既廣則永定洪流亦可稍資減洩蓋又相因為利者也再永定每當漲發之時倍稱險急皆由上游崇山夾束挾建瓴之勢全湧直注至石景山始就平地而湍流所向自金門關以上無一定河身蓋離山未遠其氣猶急今查上游桑乾河山西甯縣之石匣村入山所經宣化境內之黑龍灣懷來境內之和合堡宛平境內之沿河

蓬憲隨錄卷五

七

口三處皆兩山夾持中徑二十五六丈全河之水一線東趨舍此更無別路乃天成關壩關鍵之地若於此三處山口就取巨石錯落堆疊彷彿竹絡壩之意作為玲瓏水壩以勒其洶暴之勢則下游之患可以稍減委員吳文義徐文龍等現在三處山口逐加詳勘和合堡又為衆河匯流之處應先於此處建壩約底寬二十丈頂寬十丈約高二尺長二十五丈係水中修建鑿取本山石塊約估需夫工價銀二千餘兩此項銀兩應請一併在清河道庫內營田工本項下動支報銷統俟部覆到日一併確估造報於來

年春融時與修俟試行有效再將黑龍灣沿河
口二處酌照增修俾層層截頓以殺其勢更爲
妥便壩成則水不迅水不迅而來水所經之地
皆一望荒蕪居民咸處高阜委員等查驗節年
水跡所至之處並不爲患且永定汎漲不過數
日漲再落則水畢洩矣以上開渠建壩二事實
於河道民生均有裨益用敢備陳情形併將永
定上游及北岸渠工繪圖二幅恭

呈
御覽

籌議海運疏

陶澍

爲遵

旨籌議海運及暫收折色停運治河各情形分別可行
不可行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五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

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據英和奏通籌漕河全局請暫雇海船以分滯
運酌折額漕以資治河當降旨交魏元煜等悉心計
議尙未據該督等覆奏本日復據英和奏雇商分運
及折漕治河各章程據稱雇商船海運應令兩江總

督江蘇巡撫派委幹員先期剴切曉諭每官糧一石
給運腳銀若干淨照漕斛兌交仍令該委員親身押
運抵津時分出倉場侍郎一人並派戶部堂官一人
赴津按官給執照米數漕斛兌收應給商船腳價銀
兩由該委員具結承領漕標員弁酌撥河標差委津
貼旂丁按照減歇之例辦理安插舵工水手人等援
照江浙成案給與盤費歸籍當上海交代時由該督
撫等先期咨照江南浙江山東提鎮會哨以資彈壓
明歲除豫東照常徵運外江浙漕糧或海運一百萬
石或一百五十萬石其餘按照時價暫收折色以濟
工需至改收折色酌照市價由該督撫奏定藩司出

示曉諭不許科索其隨漕輕齎席木贈截等項亦應折徵併數稟解協濟工需等語治河所以利漕裕國尤當使民英和所奏係屬一時權宜之計朕周諮博訪擇善而從並不預存成見著各該督撫等查照英和原奏章程是否可行悉心妥速議奏毋得遷就游移致多窒礙務須計出萬全期於公事有濟或此外更有良法美意可以利漕濟運者並著該督撫各抒所見據實奏聞不可徒以空言塞責也英和摺並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我皇上塵念河漕勤劬宵旰屬在臣工孰不感稟交增况

臣渥蒙

蓬憲隨錄卷五

三

簡昇調任江蘇為錢糧最重之區當河漕棘手之際發蹤所由責無旁貸更何敢遷就游移致滋貽誤竊以為漕米關繫

國家根本重計而治河即所以治漕上年洪湖決口一瀉無餘其始祇因堵壩稍遲遂致諸事牽掣及今歲而借黃不足繼以開挑開挑不足繼以剝船剝船不已繼以車運現在時日已迫而漕米之在淮南者尚有一百數十萬石勞勞半載竭蹶倍形然則變通之方奚可以不豫也查海運之法自元逮明行之有效止以閱時既久章程難復協辦大學士臣英和前摺所陳四難之說言之甚詳然全

漕由海運則不可而商船未嘗不可分載臣細閱英和條議誠識時之要著目前籌運之策無踰於此自屬可行惟現交秋令西北風多船行不便止可預為布置以運新漕其章程一切則摺內所舉照斛兌交官給運腳及派委大員赴津兌收各條均極周密臣甫蒞蘇境與督漕諸臣尚未晤面倘條款猶有未盡自當隨時妥商辦理以期行之有益至折漕一事向值歉歲偶一行之或山區米少離水次太遠之地意在便民為

朝廷格外之恩今若徧行各屬則格礙甚多所難者尤在銀無所出蓋米為民間所自有而銀則不能盡

蓬憲隨錄卷五

三

有惟待於穀米之糶售漕米改徵折色即與地丁無異以江蘇一省言之額漕幾及二百萬倘以百萬徵米由海運而百萬折色約計應折銀二三百萬平時一百數十萬之地丁分為上忙下忙官有情徵之處分民有抗糧之責罰猶且催徵不前積為民欠矧於數月之內頓加逾倍之正銀勢必穀賤傷農有糶無售比戶需銀而銀不可得閭閻之氣騷矣况一省之漕或徵或折辦理參差尤多掣肘竊意漕米折色他省情形不一若江蘇則勢在難行至停運治河一勞永逸最為上策惟在去冬洪湖初決時行之則甚易此時石工將竣蓄水漸

深沙沱在底挑挖難施如微山湖則現在本能蓄
水又未便涸洩其水以施挑挖也至於漕運渡黃
喫緊惟在禦黃壩一處其餘工段均不與運道相
連不必停運而始能興工況京師萬方輻輳漕米
而外需用甚多若停運一年將南方之貨物不至
北方之棗豆難消物情殊多未便是折色與停運
二者均有不可行也竊思來歲當以海河並運爲
宜廣招商船分作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十
萬石其餘俱由運河而行秋冬之間卽由河臣派
員將運河挑挖深通俾查順利計來春湖水益增
自可引導濟運不至如借黃之累矣大抵專辦海

蓬窗隨錄卷五

三五

運則恐商船之不足專辦河運又恐清水之難恃
惟有兩者相輔而行可期無誤且米運既分則運
道舒而治河亦易於

天儲仍可擴充揆之有備無患之道更屬相宜所有

遵

旨籌議河漕大概情形謹據實分別可行不可行恭摺
覆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道光五年七月初九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陶澍奏籌議海運及暫收折色停運治河各情形
據稱折色與停運二者均不可行來歲當以海河並
運爲宜廣招商船分作兩次裝載計可運米百五六
十萬石其餘仍由運河而行秋冬之間卽由河督派
員將運河挑挖深通計來春湖水益增自可引導濟
運等語太倉儲蓄本應陳陳相因停運之說原未可
輕爲議及至漕糧改徵折色卽與地丁無異以江省
額徵漕糧核計應折之銀爲數甚鉅民間以米易銀
遠難出糶必致穀賤傷農是折漕一節江省尤難施
行此事竟無庸置議海運一事既據該撫奏稱目前

蓬窗隨錄卷五

三五

籌運之策無踰於此與琦善意見相同著俟藩司賀
長齡赴海口查勘情形籌畫到日卽將一切章程會
同妥議具奏惟明歲海運漕米不過一百五六十萬
石其餘漕糧亦應及早籌蓄清水仍由河運方爲盡
善昨琦善所議將海運餘剩米石酌糧變價存儲亦
非萬全之策著與陶澍從長定議相機妥辦勿存成
見總期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用副委任其別片奏
仿照唐代轉運之法於沿淮沿河一帶建置倉廩一
節現在既籌河海並運此事暫緩籌辦該督等總當
先其所急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又於道光五年七
月十五日奉到

殊批另有旨欽此

蓬窗隨錄卷五

三四

敬陳海運圖說疏

陶澍

奏為敬陳海運圖說仰祈

聖鑒事竊照蘇松常鎮太五府州額漕因運河阻滯改由上海沙船運赴天津現已辦有成局依次開行臣伏思海運與河道原相表裏禹貢載揚州貢賦沿海達淮冀州夾右碣石入海即海運之始秦唐雖亦偶行其道難稽明則由膠萊內河轉般登州實為勞費惟元代海運最久然至元十九年初次運米僅止四萬三千石明年始抵直沽行之六七年猶歲祇運米三四十萬不等旋因其路險惡另開生道運米漸多蓋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

蓬窗隨錄卷五

三五

風而畏淺尤甚於礁明人船喚求道非礁即淺無怪其難自不若元代所開生道即今沙船所行為最善查元明入海之道或由瀏河轉膠角沙或由灌河口至鷹游門今俱壅塞惟吳淞口至十墩一路為宜而由此運米入海實稱自今年臣因初次試行即須裝米一百五六十萬倍蓰從前不敢不倍加慎重每遇熟習海洋之人詳加詢問證以紀載得其徑道至於大洋浩瀚本無畔岸雖舟人定之以更香驗之以水色格之以鍼盤究難確指其道里數目惟有就西岸對出之州縣汛地比照核計不相逕庭其小島微嶼亦難盡載謹摛敘大凡

畧分段落并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

第一段海船自上海縣黃浦口岸東行五十里出吳淞口入洋繞行寶山縣之復寶沙迤至崇明縣之新開河計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至十澍是為內洋十澍可泊船為候風放洋之所崇明縣地

第二段自十澍開行即屬外洋東迤一百八十里至奈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係荒礁上無居民不可泊但能寄旋為東出大洋之標準蘇松鎮所轄

蓬窗隨錄卷五

三六

第三段自奈山駛入大洋向正北微偏東行至通州呂泗場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餘里水深十丈可寄旋從此以北入黑水大洋至大洋稍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四十餘里係狼山鎮右營所轄又北如臯縣對出之洋面起至黃沙洋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六十餘里又北泰州對出之洋面起至黃家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二十里係狼山鎮掘港營所轄又北至鬪龍港對出之洋面約二百里又北之射陽湖對出之洋面約一百二十里係鹽城營所轄又北至黃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一百二十里係廟灣營所轄黃河口

稍南有沙埂五條船行遇東風則慮淺闊宜避之又北至安東縣灌河口對出之洋面約九十里係佃湖營所轄又北至海州贛榆縣鷹游門對出之洋面約一百八十里係東海營所轄計自奈山大洋以北起至鷹游門對出之洋面止約計一千五百里統歸狼山鎮汛地凡舟行過奈山即四顧汪洋無島嶼可依行船用羅盤格定方向轉鍼向北畧東行如東南風則鍼頭偏東一箇字如西南風則鍼用子午查江南奈山與山東鐵槎山南北遙對謂之南槎北槎行船應用子午正鍼因江境雲梯關迤東有大沙

蓬窗隨錄卷五

三七

一道自西向東接漲甚遠暗伏海中恐東風過旺船行落西是以鍼頭必須偏東一箇字避過暗沙再換正鍼此沙徑東北積為沙埂舟人呼為沙頭山若船行過於偏東一直上北便見高麗諸山故將至大沙時仍須偏西始能對成山一帶也

第四段行過鷹游門對出之洋面往北即山東日照縣界山東水師南洋汛所轄又北至文登縣之鐵槎山一名北槎山自奈山至此始見島嶼又北至文登縣之馬頭嘴入東洋汛界經由蘇山島靖海衛及榮城縣之石島養魚池石島居

民稠密可泊惟島門東南向春時乘風易入難
出自鷹游門至石島約六百餘里大洋中雖航
工以鍼盤定方向猶須常用水託水託者以鉛
爲墜用繩繫之探水取則也每五尺爲一託查
十滋開船試水自十託至二十託上下行過奈
山試水均在三十託上下順風二日餘均係黑
水再試至十託上下即知船到大沙洋面行過
大沙試水漸深至五十託上下視水綠色則係
山東洋面順風再一日視水二十託上下水仍
綠色遙望北棧及石島一帶山頭隱隱可見再
行半日即至石島洋面此商船赴北一定鍼路

蓬壺隨錄卷五

二天

也

第五段自石島至俚島洋面約一百六十里俚島
至成山洋面約一百四十里俱榮城縣地爲南
北扼要之所可泊水綠色鍼盤仍用子午略偏
東從成山轉頭改鍼向西略北八北洋汛界至
文登縣之劉公島約一百餘里又西至威海衛
一百餘里又西至福山縣之之罘島一百餘里
又北至蓬萊縣廟島二百餘里以上自石島起
至廟島止約共九百餘里之罘島西北一帶有
暗礁船行偏東以避之又廟島之東有長山頭
淺灘宜避試水在十五六託至二十託不等船

至廟島以東南風爲大順計東省洋面共一百
零五島中有二十五島最爲海道要地而廟島
尤大可以停泊

第六段自廟島過掖縣小石島即入直隸天津海
口約九百里鍼對大西偏北沿途試水在十四
五託再試水至六託上下水黃色水底軟泥即
可拋錨候潮進口約計天津海口逆流挽緯一
百八十里即抵天津東關外
以上海運水程自吳淞口出十滋東向大洋至奈
山北向鐵棧山歷成山西轉之罘島稍北抵天津
總計水程四千餘里伏查我

蓬壺隨錄卷五

三元

朝自康熙年間開海禁以來商船往還關東天津等
處習以爲常凡駕駛之技趨向之方靡不漸推漸
準愈久愈精是海運雖屬試行海船實所習慣而
春夏之時東南風多行走尤爲順利臣謹就見聞
所及臚陳大概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道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奉到
硃批所奏均悉圖留覽欽此

請仿照唐代轉運之法沿淮沿河建倉疏

陶澍

再海運係暫時試行將來河道全通自應仍由河運萬一淺阻亦事所時有應請仿照唐代轉運之法於沿淮沿河一帶建置倉廩遇有阻滯暫爲存儲俟水足時或由剝船載運或由原船次年搭運即使存儲稍久而距京較近緩急究有可恃惟建倉之初所費頗多但以般運各策計之其所費差足相等而倉廩歷久尙在其利較長似亦轉漕之一法可以濟運道之窮緣奉

諭旨此外有利漕濟運者各抒所見謹就臣管見所

逢憲隨錄卷五

三

及附片具陳伏乞

訓示謹

奏

道光五年七月十五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

籌立社倉疏

晏斯盛

爲推廣社倉之意以權積儲之道事竊惟三代以下井田不可復矣然而猶可存井田之遺意者莫如社倉社倉之法自隋開皇時長孫平請立義倉始其時建倉當社穀本皆出於民雖稱諸州儲備委積而關中之旱至就食洛陽未見實效宋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六百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其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逐年斂散少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

逢憲隨錄卷五

三

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得見管米三千一百石存倉不復收息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其後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爲式凶年饑歲人多賴之是其米借自常平本出於官而收息於民貴貸賤償故舉之較易然亦未嘗廣有所推行也伏惟周末秦漢以下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返是以管子因穀之貴賤而緩急其令以制其重輕所謂民有餘則輕之故斂之以輕不足則重之故散之以重者卽漢耿壽昌所言常平

之法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糴者出彼以富國此以利民事實相仿行至於今蓋積儲之常經矣然後漢劉般又言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是在東漢之時常平之弊既已如此前世利弊大約相等數年以來於穀貴時俱增價而糴穀遂因之愈貴穀愈貴至於無可糴無可糴將無所恃以為糴此常平又有難行之勢也且使常平行之弊其如深山窮谷遠鄉之民亦無所利何也常平之效也穀賤而糴市人藉以增價而民既苦湧貴其散也穀貴而糴市人因

蓬窗隨錄卷五

三

而固積貧民又苦交持且其糴也城市而已遠鄉之民寡妻弱子不能沾顆粒者往往有之即使移粟四鄉腳費已耗而無錢之民究無所得焉此又常平之法所不能周者也至於義倉之設建在當社於民甚便然隋倉之積徵本於民是正供之外又復征賦其本已失朱熹崇安之積借本於官則因本得息夏冬價值相較貧民實食其利然其時雖下令司倉而州縣之行不者不過間有一二後之行之者尤以為難甚且勉强滋弊何也其倉多設城郭於社倉之義既已大悖而積穀之法專主捐輸則仍隋倉之舊

又非朱熹借本於官之遺且任賑貸者不得其人上下視為無足重輕或且懼其積之多其累將與常平等憚其斂散之艱虛存數目至以空

文副

功令者又往往而有相沿日久亦不自知其然也要皆未探其本不竟其用更推廣而通變之也今夫生齒之繁利不博不能濟也生人之計道不大不可久也臣嘗竊籌之州縣形勢廣狹不一約分四鄉小州縣一鄉約五千戶四鄉約二萬戶中州縣一鄉約一萬戶四鄉計四萬戶大州縣一鄉約三萬戶四鄉計十二萬戶大小相

蓬窗隨錄卷五

三

衡通約一鄉二萬戶總四鄉計八萬戶其間奉行社倉者除虛報數目及全未有倉外或於四鄉各設一倉每倉積穀數百石或千石至三四千而止各倉多寡相衡倉約二千五百石總四鄉約一萬石以一鄉二萬戶之人倉二千五百石之積每戶計得穀一斗二升五合戶約四口大小口相衡約為三口口日食穀一升戶計三升二萬戶日食穀六百石則二千五百石之積不五日而已罄所謂生齒之繁利不博不能濟者此也今天下賦稅有經額征銀米而外絲毫無所取至奉行社倉各省乃誤以隋義倉之積

爲社倉法數數焉惟勸民捐輸之爲事而其間最不善者仰承上司風指邀集豪富紳監肆筵設席冊名樂輸其實勉強又其甚者按糧科配於額征之外勒輸若干及其久也以冊爲倉並無實在前官一易按冊而稽之則吏執冊以對曰此欠在民遂不得行追捕追捕不完則拘比之於是簽票交加示曰鎖拿樂輸而戶民之見示者曰旣樂輸矣又曰鎖拿是不可解官吏亦無辭以對所謂生人之計道不大不可久者此也然則奈何曰推廣社倉之法用宋朱熹之意而變通行之可也請於十家一牌十牌一甲

蓬窗隨錄卷五

三四

十甲一保之中建立一倉倉積穀三千石一家大小口相衡約爲三口口穀一升家計三升一保千家之人日食穀三十石保倉三千石之積足支百日再倍積之分別極又次貧三等足支一年雖遇奇荒人不爲動或曰小州縣可二十保大州縣將百二十保大小相衡將八十保保穀三千石得穀二十四萬石不捐輸將奈何曰宋太祖乾德元年詔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官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儲之以備凶歉夫別稅一斗仍隨取民之例而隨稅可辦穀粟不必別增惟因朱熹社倉借本於官之意而於額

征銀十分中以一二分輸穀則御史陳其疑前奏民賦照時價輸穀之請非創說也請自今民賦各銀一兩內以一錢五分照地方時價入穀於本里保倉價賤之處可五斗價昂之處可三斗或四斗不等本保本倉無胥役之索捐無水陸之腳價無斗斛大小低昂之欺愚銀穀無需轉易計八十保約地丁銀五萬內另存留銀九千兩得穀三萬石八年得本穀二十四萬加一息穀二萬四千石年豐日見其增小歉用之不竭或曰州縣八十保爲倉甚多費將安出口積三四年費將一萬二千初積之一二年保穀無

蓬窗隨錄卷五

三五

多分儲於本里本甲公所俟三四年本息充盈以其息分造倉廩漸而廣之費自裕也或曰倉多積多穀不流通奈何曰有糧之戶石斗之餘太倉一粟存於家者官不糴商必通也通流之中留其什一不使盡洩也或曰積之保與積之官無異奈何曰一保之地十甲之地也一甲之地十牌之地也一牌之地十家之地也以本地之穀存本地之倉年收年貸家給而人可得非若官穀之遠不能致斂不遽散也或曰戶口奇零不足一甲甲分奇零不足一保奈何曰戶附近甲甲附近保不限於十或曰一戶而糧多者

分在別保保異而地錯者孤居一甲奈何曰正其版圖聯以順莊地從其便糧從其便可也或曰無糧之戶少穀之保奈何曰分常平之穀以為之本積之又久息多於本本還於官即以息為本如社倉本法可也或曰穀至三千石經理難得劉如愚其人奈何曰一保之地一里之地也十甲千家之人按甲輪管年清年款上下交代隨地丁里甲而轉行之既久人有所恃安土重遷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保甲聯毘相為表裏夜不藏奸地不留匪至於歲慶屢豐戶登康阜積儲曰富以其餘息因倉之近地立之社學膏

逢憲隨錄卷五 三六

火可資息又有餘則保中之鰥寡孤獨婚喪無資者皆可因而給之也豈非上治哉朱熹金華社倉記曰世俗之所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為說耳以予觀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意未嘗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布而不以穀以縣而不以鄉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惻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一邑而不能行於天下程子嘗極論之而不免悔其已甚而激也夫青苗社倉同一收息於民也然而利害懸殊則朱子所謂以金不以穀之言

最刺其病何也金無轉移之端春散冬斂三分之息實增於本數之外下戶窮民無異剥膚至穀則有早晚之價四月貸十月還二分之息常在木數之中歉歲荒月足以周急實不可同年而語惟是加二之息積之既久息多於本則倉之所存者皆窮民之餘

世宗憲皇帝尤不忍焉雍正五年特定息為加一則借貸者之沾溉已與年俱深我

皇上於淮揚水旱之恤動至數千百萬惻怛及忠厚之仁漢唐宋之人君無有倫比由此因社倉之法厚其本而大其規模使與保甲相為經緯則

逢憲隨錄卷五 三七

常平之積可不必增採買之停可不復慮雖博施濟眾可也何堯水湯旱之足云臣自維此意似為迂闊然一隅所得宜獻

聖明以侯擇採

籌編保甲疏

陳宏謀

為欽奉

上諭事臣竊見編查保甲稽查匪類各省皆有奉行而編造太繁稽查反懈家長漫無責成門牌亦成虛設誠如

聖明洞鑒率以具文從事課吏有力行保甲之條亦不過故套相沿毫無裨益也欽奉

諭旨令督撫各就該地方情形詳悉定議仰見我

皇上勤求治理循名責實之至意江蘇保甲上年正

在會商臣即赴任兩廣及抵廣東兩廣撫臣各

已議奏臣是以均未與議定今各省皆陸續覆

蓬窗隨錄卷五

三六

奏臣敢不詳悉籌議覆

奏仰請

聖訓方今

盛世休養生息百有餘年煙樹稠密生齒繁庶各

直省州縣戶口自十數萬以至數十萬不等逐

戶列入門牌已非易事若一戶之中大小男女

逐一造入更有所難即能全數造入一口不遺

而人口消長及贅婿僱工夥計親友依倚去來

無常亦難拘定隨時更換不但官吏煩瑣于民

間尤滋紛擾愚民易惑難曉胥役乘機需索更

難防禁即不憚煩另將各戶人口一一造入而

甲長稽查不力每戶之良頑莫辨空空懸一門

牌亦屬無益臣愚以為保甲原係古法今日行

之在于師其意不必泥其迹在于簡易而可循

無取煩瑣而滋擾其門牌不在一口之不遺而

在每戶皆有稽查之甲長其甲長不專為查造

門牌而在時時稽查各戶之事謹就見聞所及

斟酌損益一一陳之

一門牌止列家長姓名生理附註成丁男幾名

其婦女幼童不必列入紳士亦給門牌幼童

俟成丁然後列入紳士每歲給門牌一次一

年中戶口如有分析消長去來均于正月農

蓬窗隨錄卷五

三九

閒時甲長開付保長報官聽官于冊內添改

另給門牌不必另行造冊如此則每戶皆有

甲長稽查戶口數少而為地近易于查察如

有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就近稽查不難

得知固不在每戶之多一口少一口也

一十戶為甲設一甲長十甲為保設一保長十

戶中如有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查知止

須報知保長聽保長報官不必令甲長到官

奔走失業甲長即于十戶中充當保長即于

十甲中充當甲長取其比戶就近不必定須

明白能幹正惟愚魯不能作弊不敢庇匿至

于保長則取其曉事而能奔走見官者也

一甲長稽查十戶務須時常向十戶查問告戒不可容留匪人滋事如窩賭窩娼私鑄私銷及夜聚曉散之邪教為匪有名逆犯十戶中有一于此難瞞比戶而告之甲長甲長不難知之而不報事犯定予連坐不可稍為寬貸至于初犯竊盜乃曖昧之事甲長難于查察而不能約束事犯免其連坐如係犯案之積匪巨盜出入無時或夜去早回或先貧驟富跡有可疑甲長亦須查報違者并究此外查報命盜勾攝人犯催辦官物等事概不必連

蓬窗隨錄卷五

四十

累甲長庶甲長有以自全不致因人受累奔走失業也

一保長十甲之中選充凡甲長報到可疑之人保長立即報官不許隱匿沉擱凡地方逃盜人命及官司下鄉相驗均係保長伺應不得波及甲長凡稽查十戶不法之事可疑之人專責甲長不責之保長各有責成庶無牽制一承充甲長仿照催糧戶首現年排年之例即于一甲中一戶輪當寡婦有子成丁者皆可充當紳士有親屬僱工亦可充當或一年一換或半年一換以均勞逸每甲長另給總牌

將十戶載人并應查窩賭等事載入更換時即以總牌為交卸

一每甲十戶如聚居者多則十餘戶二十戶亦可編為一甲總須取其比間就近早晚出入相見易于稽查保長亦取其就近不得于數十里之外遠隔遙充保長不拘年分聽地方官隨時選充犯事革退另選

一地方官下鄉抽查門牌掛一漏萬即一家之中有一口出入即不能查核多寡所以各省抽查門牌亦屬有名無實也惟令地方官每到一村傳到甲長將甲內有無不法某某事

蓬窗隨錄卷五

四十一

當面詢問嚴切告戒則甲長因官司之吩咐益加警惕十戶因甲長之稽查共知警惕戶戶知某事之不可為有一番稽查即加一番勸戒矣以上謹擬各條似不必每戶之一口不遺而每戶皆有甲長之稽查甲長隨時出入相見皆可查問其稽查之事又皆易見易聞不致有難于覺察不能約束之苦有事止保長稽查不必到官更無奔走守候之累甲長既當則勞逸自均眾擎易舉不慮甲長之難得其人保長無稽查捏報之權止令何應奔走之事似已得保甲之遺意不必襲保甲

之成跡既執簡以御煩亦循名而責實臣愚
見如此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勅部一併議覆施行

陳保甲簡要之法疏

歐陽永琦

為敬陳保甲簡要之法仰祈

睿鑒事竊惟立法必歸于實行法務得其要伏查乾

隆二十二年欽奉

諭旨令將保甲如何設法編查及考核責成之處著
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詳悉定議經部彙核覆准
通行遵照在案自定議以來各省有司非不循
例奉行乃閭閻之間仍屬奸良莫辨即近日匪
案之發覺由于保甲之舉首者甚少臣細加體
察似行之尚未得其要領蓋保甲之設原所以
稽察莠民並非欲以束縛良民如陝省巨匪馬

得釐之黨羽均係犯案之積賊台匪黃教亦會
經犯罪福建之漳浦古田廣東之新興匪案各
犯及凡犯私鑄私宰窩盜窩匪等案總屬游蕩
無業之徒至于四民之安分自守者原不必時
加查點乃現今州縣辦理保甲惟知籠統編查
不分良莠以致稽查不專且保正保長畏與無
賴為讐不敢舉首則雖日事編查終屬有名無
實臣愚以為應請飭令各州縣將境內遣配安
插之軍流徒犯及本邑為匪曾經枷杖之犯彙
冊分註嚴密稽查再訪不務生業游手好閒行
踪詭秘之莠民陸續登記入冊地方官耳目最

近聞見易周若隨時隨地遍加查察不難得其確實仍按照住址開單分發該處保正甲長收執出必稽其所往歸必根其所自一有為匪形跡許即密稟州縣訪察得實密差拏究審實之後明立檔案倘異日挾讐拔害自可查案伸雪則保正甲長不致畏累諱匿而舉首之法可行矣至該管道府因公巡歷所至弔册考核並留存交代接續查辦奸匪自聞風斂跡其守分安業之良民于既編戶口之後止于年終將增減遷徙添註如此酌歸簡要則保正甲長之心力既專責成更切地方官若不切實奉行以致匪

蓬窗隨錄卷五

四四

類乘機竊發即臨事查拏已屬功不掩過如毫無覺察又不能刻期就獲按照犯案輕重分別參處治罪以昭炯戒似于保甲之法可收實效矣

蓬窗隨錄卷六

天津沈兆雲雲巢甫輯

男維璣校

目錄

疏

議禁燒鍋疏

訥親

請開酒禁疏

孫嘉淦

陳江蘇情形疏

林則徐

詳陳荒政疏

魏裔介

請除蝻種疏

周燾

陳捕蝗事宜疏

竇光鼐

蓬窗隨錄卷六目錄

十一

議禁燒鍋疏

為遵

旨敬抒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伏見我

皇上惠愛黎元湛恩溥博固已無遠弗届矣乃復念

養民之道莫先於厚生耗穀之多常因於造酒

特頒諭旨臣等將北五省私開燒鍋者如何治罪

並官員如何嚴加處分之處卽行定議具奏續

緣孫嘉淦請弛酒禁我

皇上好問好察資始資生虛懷之誠亙古未有臣伏

思臣等從前所議但議以不宜嚴禁並未將嚴

蓬憲隨錄卷六

禁燒鍋徒滋紛擾無益於穀米之處明白具奏

今伏讀

上諭禁止燒鍋一事爾等九卿兩議具奏其大指皆

以燒鍋當禁朕前所降諭旨為是而以孫嘉淦陳

奏為非夫泛論燒鍋當禁而不宜開通則固朕旨

是而孫嘉淦之言非矣且亦無庸朕之頒發是旨

矣何則此久經禁止而未開之事復何庸更張耶

朕以法久不行視為虛文故欲嚴禁以重穀而孫

嘉淦則以為雖行嚴禁不能積穀而反於民間不

無紛擾滋弊是兩說不可並行者也今觀王大臣

所奏尙不無回護朕旨之處殊非朕虛衷求言期

於利用厚生之意卽如一議內稱燒酒之害最甚

本宜嚴禁但加重本犯之罪條嚴定官吏之處分

恐小民無知犯法吏胥緣以為奸於民情有所未

便應照已行之成法為之懲治等語一議內稱燒

鍋本犯仍照舊例治罪應將官員處分分別定例

其業經成造之燒酒仍准其售賣等語據此則禁

止仍屬虛文但嚴官例之處分而本犯之治罪如

舊則造酒之人既無所畏憚而官員或轉以干涉

考成多方回護仍於禁約無益况成造之酒仍准

售賣則奸民私造者皆以沽賣陳酒藉口遷延歲

月雖禁猶不禁也何用王大臣之兩議為哉能直

蓬憲隨錄卷六

指利弊或欲行嚴禁燒鍋則必詳議查察之法以

為端本澄源之論若以為比戶搜查轉行滋擾則

朕旨可以收回如此兩議朕自然就其中酌一是

者而行之斷不固執已見也今兩議名為兩而實

則一不過向來如是禁止今則添一官員處分耳

試思於嚴禁燒鍋一節以裕米穀為有益乎為無

益乎王大臣皆

皇考簡用之人不得為是兩可遷就之論尙其詳酌事

理或應行嚴禁或因時制宜必期於民生日用之

間有利無弊斯稱朕咨訪之意其各抒已見或一

議或兩議皆可欽此臣敢不分晰情事條達以

聞伏念嚴禁燒酒法到令行如果民不滋擾而閭閻穀米漸次盈甯日積月累自登康阜此固急宜嚴加禁約以爲端本澄源之政者也獨是奉行之下擾者日見其擾嚴者未見其嚴燒酒依然不斷而滋擾終無盡期臣請約畧爲我

皇上敬陳之夫燒鍋一事屢經嚴禁終未能禁止者雖因有司奉行不善其勢實有不能盡除其弊以絕其根也何則蓋私開燒鍋之利甚重而易售小民惟利是圖必以性命爭焉法令一出務須比戶搜查挨家盤詰鄉地鄰里每月取具甘結以爲並無私燒之證雖如此嚴禁私燒之家

蓬憲隨錄卷六

三

反得借此倍獲重利而平民終日徒受官吏搜查盤詰之擾也緣私燒之家多係奸商富戶因其貨則交通胥役以爲營運恃有高牆曲戶以爲藏匿又不肖官吏所在容有或受苞苴而忘公或畏考成而曲護陽奉陰違明知故縱此所以滋弊而不能絕其根也設使廉吏不可以干求良牧不可以朦混而胥役人等從無不貪財者奸商串挽分肥富戶勾通漁利一遇查拏之信則預爲之密遞收藏代爲之設法遮飾矣卽云官吏胥役皆奉公守法而嚴禁之後燒酒價必騰貴逐錐刀者不但豪富夥爲爭先卽中商

小賈亦相倣效且必多方潛匿售賣其弊暗滋而仍不能絕其根也至已經造成之燒酒不立限以期之則因循悠忽藉口遷延賣無了時立限以期之則地方有大小之不同出入有多寡之不一槩立一限則溷而無紀勢不能行若分晰立限又必挨家逐戶細細盤詰搜查騷擾愈不可勝言矣造成之酒在限內則公然明賣在限外則暗地潛沽惟見煩擾而究不能絕其根也若謂嚴禁之法不論賣酒買酒人等悉嚴定以科罪官員重以處分以冀除絕私燒夫私燒之家治罪本不足惜但私買之人不可指屈有

蓬憲隨錄卷六

四

私買之人必不能無私燒之家定以罪條私買者脫然無累則法不均若竟將私買之人亦定以罪條則北五省犯酒禁之罪民居八九矣此又勢難科罪者也既難科罪則買者仍買賣者仍賣其弊日滋而終不能絕其根也試卽以罪論原私燒之心經營貿易不過求利之意如私宰耕牛者然非同強盜光棍窮凶極惡有劫奪害人心者可比萬萬難以重罪科之也不以重罪科之則民鮮畏而多犯伊等罪不致刑辟故輒敢以身試之賣者熙熙買者攘攘益禁之而滋擾擾之而仍不能禁者也然使禁之雖不無

滋擾而民間穀米終能充裕久而蓋藏自饒此
又急宜嚴加禁約將本犯重以科罪官員重以
處分卽滋擾於一時猶可收億萬年豐亨之樂
但嚴禁燒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民間常食之
穀米實實不能加多久久不能積裕其故何也
蓋直隸山東等省以高糧豆皮穀壳米糠并棗
柿葡萄皆可以造酒以大麥菀豆作麴蒸之而
成並非黍稷菽粟民間常食之穀米禁燒酒之
所積裕惟高糧大麥並豆皮米糠棗柿等項而
已矣夫豆皮等類固爲民間棄而不食者也至
於高糧有粗細二種其種之細者較之他穀皮

蓬窗隨錄卷六

五

極細質極粗春之竟日尙難入口故富戶多食
粳米老米貧民多食稷米粟米卽極貧之民情
愿日食粟米薄粥不肯日食高糧也舍作燒酒
而外則以之喂驢馬牛而需其力以之飼鷄鵝
鴨而取其肥餘更無所用之至於大麥民於初
熟時間或食之此後則糶賣以爲日用之費亦
非常食之穀米此二者蓄雖多無與於百姓饗
殮之計裕之誠非急務臣思我
皇上嚴禁燒酒原欲使北五省菽粟如水火也嚴禁
而徒滋擾乎民無補於穀嚴禁復何益耶况燒
酒一經嚴禁民必多做黃酒民必多飲黃酒做

者多則穀米愈加靡費而家無積穀飲者多則
銀錢愈加銷耗而家無餘資嚴禁燒酒洵無益
也然諸酒皆能爲害而燒酒倍之臣伏讀
上諭小民日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爲快無裨
於喪祭賓客老疾之用而適以啟讎譁角鬪之
媒

天語煌煌誠明燭萬里洞鑿人情也今夫士農工賈
耽於酒者往往情荒職業曠廢天時亂人性情
悞人正事或且忿爭以成鬪毆涉訟禁之尙有
蹈此者開則愈無忌憚此所以

列聖相傳遵行而弗替也據臣愚見嚴禁燒鍋既無關
於積裕穀米徒滋紛擾而終不能禁似無庸另
爲置議臣請嗣後禁止燒鍋仍仰遵定例照舊
奉行各該地方官務須實心實力辦理因時視
年歲之不齊因人情而區畫或時當誠飭或時
當勸諭隨地制宜期於妥協俾民自知勉勵相
與共遵

蓬窗隨錄卷六

六

功令再販賣燒酒向來稅有定額夫旣禁其私燒
則欲除其違禁之弊若復收其官稅似仍啟其
違禁之端禁止之令難以並行嗣後燒酒額稅
並請停納臣恭逢我

皇上育物如天求言若渴諄諄垂訓詢及芻蕘又見

今日之民共遊於

堯天舜日之中含哺鼓腹相安於鑿井耕田之下奏

籥吹豳臣安得不敬抒管見上達

宸聽倘荷

天心允若萬姓咸熙臣謹將嚴禁燒鍋徒滋紛擾無

益於穀米無裨於民生日用之處分晰情節明

白奏

聞是否有當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蓬憲隨錄卷六

七

請開酒禁疏

孫嘉淦

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本月初九日內閣奉

上諭養民之政多端而莫先於儲備所以使粟米有餘以應緩急之用也夫欲使粟米有餘必先去其耗穀之事而耗穀之尤甚則莫如燒酒燒酒之盛行則莫如河北五省夫小民日營其生稍有錙銖輒以縱飲為快無裨於喪祭賓客老病之用而適以啟誼譁角鬪之媒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而耗米穀也較他酒為甚往者

蓬憲隨錄卷六

八

皇祖

皇考屢嚴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必待眾口嗷嗷始不得已而稽查禁約及薄有收穫仍然公行無忌夫與其禁於已饑之後節省於臨時孰若禁於未饑之先積儲於平日今即一州一邑而計之歲耗穀米少者萬餘石多者數萬石不等則禁止之後通計五省所存之穀已千餘萬石矣雖有穀石之家不能皆分所有以周貧乏而所存之穀自在民間可以通融接濟較之無米之炊不啻霄壤矣况遇歲稔豐收穀必甚賤貧民之生計益饒家有蓋藏之效未必不由於此而無識之人或以造酒之

家不免失業爲慮不知壟斷市利率由黠悍之富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並非貧民無力者之生業也是禁之則貧民裕養生之資不禁則富民獲漁利之益其間得失利害皎然可觀朕籌之已熟北五省燒鍋一事當永行嚴禁無可疑者至於違禁私造之人及賄縱之官吏如何從重治罪其失察之地方官如何嚴加處分之處著九卿卽行定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勤求民隱摺節愛養之至意臣等自當實力奉行詳思所以禁約之方但臣生長田間食貧居賤二十餘年農商之疾苦閭閻之情僞閱歷既

蓬窗隨錄卷六

九

久知之頗詳誠見此事所關甚大惟恐措置不善徒滋煩擾而無益於民尙祈

皇上再審之也伏讀

上諭河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旣知之矣又讀

上諭燒鍋之禁有司陽奉陰違黠悍富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旣知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難而猶斷然必禁者蓋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擾於一旦

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所以斷然禁之而不疑也臣之愚昧則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而遂能永禁其於貧民之生計米穀之蓋藏不惟無益而且有所損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宥而採擇焉夫所謂作酒醪以糜穀者爲黃酒言之也黃酒之麴必用小麥其米則需糯粳秫黍此皆五穀之中最精且良糜之誠爲可惜若白酒則用高糧而佐以豆皮黍殼糠之類其麴則用大麥大麥與高糧非朝夕所常食而糠殼等項本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重價其

蓬窗隨錄卷六

十

醋可以喂六畜此乃化無用爲有用非作無益以害有益也他若棗柿葡萄等類皆可燒酒乃天地自然之利不需米穀而成今欲禁燒酒而併禁黃酒則無以爲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誠有所不可若不禁黃酒而止禁燒酒則是使天下巨萬億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黃酒飲燒酒四兩而醉者飲黃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黃酒之沽必什倍於前而小麥糯黍之費不可以數計矣省大麥高糧之粗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糯黍之精且貴者此臣所謂無益於蓋藏者也至小民之生計則豈特口食已哉必將以釜甑爨而

以鐵耕百工之所爲皆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稅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姻疾病喪葬之費非糶五穀無由得也故粟太貴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糧則無以爲薪席屋牆之用種之而用其穉稈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既禁則富民不買高糧而貧民之高糧雖賤而不售高糧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糧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

蓬憲隨錄卷六

七

三兩矣買白酒之費不過二三兩今買黃酒則費七八兩矣既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糶糠穗穀之類堆積而不能易錢園林菓木之實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猪鷄等畜艱食而不能肥腴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之而售則家無蓋藏糶之而不售則完納稅糧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指於生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之所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什倍之利之所在則

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賭具罪至斬絞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利故也今私燒白酒則將定以何罪乎我

皇上大聖至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置民於大辟則其罪必不比於私鑄造賭罪輕於彼而利有甚焉欲民之不犯難矣不得已也而重官吏之處分官畏處分則查拿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豪富之家高牆深院查拿之所不至敢於觸禁則富民益獲漁利之益貧民不勝其欲而思效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盆皆可以釀醋蒸飯之甑皆可以蒸酒有司奉令

蓬憲隨錄卷六

七

不謹則賄縱而分其貲財奉令過謹則橫拿而傾其身家不甯惟是而已夫醋盆飯甑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甑偶爾犯法則萬家之盆甑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比戶可以查拿日用之物隨手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許酒之訟而囹圄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本爲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立法不可不慎也臣之愚昧以爲燒鍋之禁或宜於歉歲而必不宜於豐年歉歲粒米維艱則大麥高糧之類亦可以療饑禁之誠爲有益但止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亦但可善

爲勸導暫行封儲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糧之類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需索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糶糠轉移售賣以佐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姓自享益甯之慶矣望

皇上爲斯民熟計之也臣幸生

聖人之世受不次之

恩惟願吾堯舜之

君一無過舉惟恐吾堯舜之民少有怨咨是以敢竭

其芻蕘之見伏祈

蓬窻隨錄卷六

三

皇上睿鑒施行臣謹

奏二十七日奉

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詳議具奏朕之所
以命禁燒鍋者原爲民食起見今觀孫嘉淦所奏
是嚴禁亦有必不可行者王大臣不可曲從朕旨
亦不必迴護嘉淦其和衷定議以聞若果嚴禁燒
鍋不但於民食無益而且有害則朕旨可收回何
難改正耶欽此

陳江蘇情形疏

林則徐

再江蘇連年災歉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
急切今夏雨暘時若滿望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
歉乃自六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災其
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蔥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
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
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成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
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
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爲中稔迨九月後乃
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寒重雖已
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猶不信于

蓬窻隨錄卷六

十四

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一穗所結
多屬空稈半漿之禾變成焦黑實先前所不及料
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晒上糶不意十月以來滂
沱不止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甯以至蘇松見
聞如一臣率屬虔誠禮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
見晴而陽光熹微不敵連旬盛雨在田未割之稻
難免被淹卽已割者欲晒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
民烘焙勉強試糶而米粒已酥上糶卽碎是以業
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
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兌何日開行登載結內並

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即
以才力不勝立予參撤不使懸棧貽誤各屬皆具
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
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
棉男婦織紡為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
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鈴尙旺如
得晴暄天氣猶可救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
腐脫計收成僅止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停機坐
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即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
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
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災以後歉象加

蓬憲隨錄卷六

五

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以秋災不出九月不
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
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
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
收擠至縣署一案另摺

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

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

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災傷之例酌請緩

徵正在繕摺具

奏聞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于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

費有常豈容以展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

並奉

諭旨該督撫等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亟是國家
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官吏
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
下兢凜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
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
不得不為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
背視顏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

蓬憲隨錄卷六

六

訓飭周詳凡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
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國計為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即為

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蘇

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

兌新漕之外尙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

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為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

司陳鑾催提嚴緊亦于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

摺奏蒙

聖鑒在案竊惟盡職之道原以

國計爲最先而

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度支積儲無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

上籌

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盛漲係由黔蜀湖

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併入長江其被圩淹灌等

處原不止上元六縣臣所請撫卹第舉其最重者

而言仰蒙

皇上天恩准給口糧災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

卹臣卽復行

蓬窗隨錄卷六

七

奏請毋庸動項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

縣銀兩留爲辦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

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可庫

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

帑金惟于災分較重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

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僅分給十二縣

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只得挪節動撥此

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屢勸捐

輸卽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災

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災

分較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六萬餘兩其餘

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閭閻匱乏勸諭愈難然觀此

情形待哺災黎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率同

司道等官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

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覩不肖州縣捏災冒賑地

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爲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

聽其勸諭捐貲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災而轉自捐

廉似亦無此愚拙之州縣也至展緩之舉祇能緩

其目前仍須徵于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

州縣之于錢漕未有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

已而請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

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此是今漕務瀕

蓬窗隨錄卷六

六

于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爲我

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

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三百數十

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

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

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

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卽合銀五百數十萬

兩若米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

一石之米卽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脂

膏民間終歲勤勞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

亦不過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

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卽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併交幫嗣因震澤縣張亨衢辦漕遲誤

奏參革審而漕米仍復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卽晴趕晒糟朽之穀比之上年每畝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卽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

蓬憲隨錄卷六

十九

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時糧價日昂一日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卽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有缺米州縣尙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曩時蘇松之繁富由于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尙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卽鄰近各省偏災布疋絲綢銷售少權子母者既無可謀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大難係勸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爲

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尙不過十分中之一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核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能預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嘗聞風雨之聲難安枕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商籌楮墨之間盤源俱下從此卽能晴霽歉象尙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

奏聞仰求

訓示遵辦大江南北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

蓬憲隨錄卷六

三

實情難瞞衆人之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告發之人我

聖天子惠黎元

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核務廣但民間困苦顛連尙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

恩出自天多寬一分追呼卽多培一分元氣況

天心與

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慶綏豐長使

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詳陳荒政疏

魏裔介

為詳陳救荒之政請祈

皇恩頒布以蘇遺黎以培

國脈事竊照堯水湯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歲遇旱及今之時不為救則百姓流離死亡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甯之道乎況淮徐歸德一帶地方民皆剝悍膽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於此然民非樂為盜也冒法而為

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饑餓其強壯者則挺而為盜矣設法以賑救之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寬延月日者謹條列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敲扑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

旨蠲免其官員參罰亦應停免

一發積儲以救饑餓荒政十二發財為先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查給發以救嗷嗷待

哺之衆其春夏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聚濟不如散濟
零濟不如頓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
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碗之粥隨即枵腹其
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
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得食者多矣不
如投報花名量口給散如一人應日給一升
計一月三斗之糧頓而與之令得家居安食
不至奔走廢日而且得以稍務生理修其畝
畝矣

一貨官粟以俟補償春貸秋償古來善法昨科

蓬憲隨錄卷六 三三

道二 臣姚延啟顧豹文已俱有貸漕之疏部
覆未允 臣以為民者食之所自出也賑民即
所以足食請

勅總漕督令有司不拘何項糧米審察戶口極貧者
賑之次貧者貸之賑則按名給散不復責其
補還若有力而貸者開造清冊以待秋成一
一補還則公私兩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
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
勅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艱難以輕動外其存留
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糴賤地

方歸而減價平糶於民米價不致騰踴而民
受其利矣

一勸富民以廣相生貧民忍饑待斃富民安得
獨享要在有司化導隨其捐貲多寡立一清
冊分別褒獎嘗考明之舊典有給與七品八
品冠帶者有請旌表義門者有豎立牌坊者
有特賜勅書以獎勸之者則好義者獲榮自
然樂輸不倦伏祈

勅部速定條格以示鼓勵

一戒抑價以來外商民情熙熙皆為稱來一抑
其價本境之有穀者閉糴不出外境之興販

蓬憲隨錄卷六 三

者裹足不前昔范仲淹知杭州包拯知廬州
皆不限米價而賈至日多米價日賤是在各
地方有司實心行之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
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
勅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
貸

一議贖緩以廣賑贖贖緩積穀原為防饑而年
來民力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
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
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犯人於

缺糧州縣倉內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
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
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
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二十五斗今若
倣而行之暫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則費用
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禱以回

大意齋戒祈禱在上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動
但從來故事奉行或伴禁屠沽而私飲酒食
肉騶從導引而不肯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
子生靈爲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

蓬憲隨錄卷六

三五

勅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
雨者誠恪祈禱不得仍前視爲故事若有此
等撫按糾參

一勤收瘞以廣

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至於死卽
係有司之罪况又不爲收埋使爲烏鳶狗彘
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

勅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卽爲收瘞疾病者醫藥之
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
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題請給
與頂帶待其長成皆

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
下雨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
無具請

勅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具於貧民而種貧者爲之

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
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民得共慶於西成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凶荒之歲移民就
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
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留之
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

蓬憲隨錄卷六

三五

其自相保結暫聽民往俟收成之後仍令各
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憂而得以餬口延
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常平之外有義倉昔隋開
皇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
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
勅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任之
鄉社賤時糶之貴時糶之貸者量加耗利赤
貧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人
有司勿預則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以上救荒之政共十四條皆因古人之成法而

酌以時勢之所可行不出乎周禮散利薄征之遺意也伏惟

皇上愛民如傷常存哀矜惻隱之心屢布蠲貸賑卹之政今茲救濟所不容緩伏願將臣芻蕘之言勅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早行一日則生民受一日之福矣

蓬憲隨錄卷六

三七

請除蝻種疏

周 燾

為敬籌除滅蝻種之法以衛田禾以重民食事伏惟成周多稼螟螣務除姚崇捍災焚坑並設定例蝗蝻生發地方責令有司撲捕有不實力從事者處分甚嚴然上懸為令甲下應以空文甚或甘受處分毫無補救及根究蝗蝻起處則鄰封互相推諉希圖卸責亦其勢不得不然也我

皇上子惠黔黎痾瘵在念上年閏五月間直隸河間縣偶有飛蝗即

勅諭督臣令所在州縣預為防範杜絕爾時臣工亦

蓬憲隨錄卷六

三七

曾奏請申嚴議敘處分之例臣竊見事關民依因再四諏訪備細研究始知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滅種謹以芻蕘之一得為我

皇上陳之蝗蟲始由化生繼則卵生化生者低窪之地夏秋雨水停淹魚蝦卵育迨水勢涸落魚子散在草間霑惹泥塗不能隨流而去延及次年春夏生機未絕熱氣炎蒸陰從陽化鱗潛變為羽翔而蝻孽萌生矣其初出穉小如蟻漸如蒼蠅而色黑數日則大如蟋蟀而無翼土人名為步蝻及時撲滅猶易為力若再過數日則長翅飛騰隨風飄颺轉徙無定其棲集之處禾黍頓

成赤地若最盛則蔽日遮天盈地數尺壅埋人間房屋遠望如山縱行撲捕亦苦人力難施其爲害殆不可勝言矣逮至蝗老身重不能飛翔則又羣集種子其種子也以尾深插堅土遺卵入地形如小囊內包九十九子色如松子仁較脂麻加小種子在夏則本年復生種子在秋則患延來歲苟非冬雪盈尺肅以嚴威至春融起蟄之後滋生更繁害稼更大若各處撲捕之情形則亦可得而言者有司縱不愛民不能不畏處分畏處分即不得不張皇撲捕於是差衙役糾保甲撥烟戶設廠收買似亦盡心竭力不敢

蓬窗隨錄卷六

三

膜視矣然有業之民或本村無蝗撥往別處撲捕惟懼拋荒農務往莊囑託鄉地勾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一二人爲賣夫免一村爲賣莊鄉地衙役飽食肥囊再往別村仍復如故若無業奸民則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價爲己利每於山坡僻處私將蛹種藏匿聽其滋生延衍流毒待應差撲捕之時蹂躪田疇搶食禾穗害更甚於蝗蝻聞地方官值蝗盛之時往往束手無策不過叩禱劉猛所以神力驅除要皆循行故事未嘗講求拔本塞源之計者也臣聞蝗所自起不過化生卵生二端化生者宜於水涸草枯之

時令地方官董率百姓縱火焚燒叢穢之區湯以烈焰草根魚子都成灰燼永絕孽芽卵生者春深風煖土脈鬆脆輒募民於前歲蝗集之處掘地取種陸續送官酌酬價值恪遵上年閏五月間欽奉

上諭放行以米易蝗之令州縣所收蛹種詳報上司核其真偽動用米穀准於公項開銷在小民既可除害復得餬口自必踴躍從事而以米易種較之以米易蝗似覺費省功多倘行之有效亦勤民重穀之一事也臣伏見沿河州縣上年間被水災加以冬煖少雪恐將來蟪子蠕動有害

蓬窗隨錄卷六

三

農疇合無請

聖慈勅下直隸山東等省各該督撫令其博採羣議延問野叟務得真實情形如果事屬有益卽一面試行一面酌定章程奏請

勅部定議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陳捕蝗事宜疏

竇光鼎

為據實陳議仰祈

睿鑒事 臣伏查乾隆二十五年前督臣方觀承有見于通州等處捕蝗之失飭司道議設護田夫欲使官民兩便旂民一體意誠善也而其立法有斷不可行者有可行而未能行者 臣謹條析陳之其議曰三家出夫一名十名設一夫頭百夫立一牌頭每年二月為始七月底止令各村按日輪流巡查 臣謹按冊計之大興宛平二縣共應出夫七千五百名此數千人者果盡力巡查且歷半年之久勢將荒廢本業不知衣食于

蓬窻隨錄卷六

三

何取給今各州縣捕蝗約用人夫二三千不等少者五六日多者十餘日酌給錢米民人猶以為艱若每縣之中合數千人枵腹原野積以半歲 臣知其必不能矣且田各有主耕作之餘查察自便舍種植之戶而責之他人勞且無益若海濱河淀闊遠之區而與尋常村莊類設又恐推諉慢事此其不可一也又其議曰護田夫免其門差牌頭並免大差 臣切考之旗莊本無地方雜差可免民人又不能盡免冊造護田此夫也輪派雜差亦此夫也免差既屬空言巡查甯有實力而簿書查造胥吏或因緣為利此其不

可二也且其議三家出夫一名計百戶之村出夫三十名五十戶之村止出夫十餘名以之巡查則病其多以之撲捕又病其少若撥一千名必合數十村遠者不能即至而本村近處反有餘人例派不及 臣每遇飛蝗停落目擊心忱諭令就近加撥夫始漸集若依三家為例則可捕之時人夫無幾此數十里裹糧而至而蝗之遠颺已過半矣此其不可三也且其議曰民勞病遠撥也又曰官費慮貴僱也其名曰護田欲不傷田禾也今依其例出夫則近村之夫只有此數近者不足用必濟之以遠而民之勞如故遠

蓬窻隨錄卷六

三

者不及待必出于貴僱而官之費依然且遠來當差人當不肯盡力而為遠地代捕又不甚惜田禾極力飭禁時猶不免是以旗民均以爲病不願捕蝗此其不可四也至其議曰旗民一體設立護田夫查則輪查撥則均撥誠有合同井守望之義矣但其法既不可行而所謂護田夫者空名而已平日既不能輪查臨時又安能均撥且司道原議曰旗人不統于地方官恐呼應不靈奏明通行庶知懷遵是旂莊之難齊前司道早議及之矣而前督 臣未經具奏者不能自信故也姑允衆請嘗試之云耳既而知其果不

可行而猶以其名而存之者以護田之說臨時
便于派撥也顧飛蝗停落之時愚民無識率以
喊逐爲易撲捕爲難亦不獨旗佃爲然而民人
可以法繩旗佃難于強使况旗莊主人未嘗與
知其議既無由申明約束而地方官向莊頭取
夫每稱借用出不出皆可自由其不盡一無怪
也此臣所謂可行而未能行者也臣以捕蝗察
知利病竊以爲去其法之煩擾而獨取旗民一
體捕蝗一節并申明就近村莊多集人夫著爲
功令則護田之利而無其害此臣前奏本意也業
蒙

蓬窗隨錄卷六

三三

聖旨俞允則其未能行者今已行矣而督臣乃舉二
十五年之議以爲定例則臣所謂四不可行者
誠恐嗣後復據以爲例而奉行轉滋貽誤臣不
揣愚昧謹就二十五年原議酌歸簡易並將查
捕所見情形酌爲捕蝗事宜數條附列于後
一捕蝗人夫不必豫設名數致滋煩擾但查清
保甲冊造村莊戶口臨時按照酌撥應用旗
莊則理事同知查造清冊交州縣存查
一捕蝗必用本村近地之人方得實用嗣後凡
本村及毗連村莊在五里以內者比戶出夫
計口多寡不拘名數止酌留守望餽餉之夫

而已五里之外每戶酌出夫一名十里之外
兩戶酌出夫一名十五里之外仍照舊例三
戶出夫一名均調輪替如村莊稠密之地則
五里以外皆可少撥如村莊稀少則二十里
內外亦可多用若城市閑人無戶名可稽者
地方官臨時酌僱添用

一牌頭每縣不過數十名因而增之大村酌設
二三四名不等中村酌設一名小村則二三
村酌設一名免其雜差俾領率查捕人夫
一各村田野令鄉地牌頭勸率各田戶自行巡
查若海濱河淀闊遠之地則令各州縣自行

蓬窗隨錄卷六

三四

酌設護田夫數名專司巡查向有以米易蝗
子之例若蝗子一升給米三升則搜創自力
一凡蝗蝻生發鄉地一面報官牌頭即率本村
居人齊集撲捕如本村人不敷用即糾集附
近毗連村莊居人協捕如能即時撲滅地方
官驗明酌加賞賚如扶同隱匿一經查出即
將田戶與牌頭鄉地一併治罪如近村人夫
仍不敷用地方官酌撥漸遠村莊輪替協捕
如蟲孽散布連延數村則各村之人在本村
撲捕各于附近村莊撥夫協濟以次及遠仍
照例會同營汛兵丁督以幹員安役則捕滅

迅速而田禾亦不致損傷

一外村調撥之夫仍照舊例每名日給米一倉升或大錢十五文其奮勇出力者酌加優賞如闊遠之地須調撥遠夫者加給米錢一倍

一捕蝗器具莫善于條拍其制以皮編直條爲之或以麻繩代皮亦可東省人謂之掛打子最爲應手順天各屬向無此物宜飭發式樣使預製于平日以便應用其次則舊鞋底各屬多用之然常不齊全宜預行通飭若仍有以木棍小枝等物塞責者即將鄉地牌頭一併究處

蓬憲隨錄卷六

三

一喃子利用開溝圍逼加土掩埋蝗翅初出未能飛亦可圍捕至長成之後則宜橫排人夫尾隨追捕若乘黎明露濡殲除尤易若在禾稼之地則宜隨龍趕捕不得合圍喊逼致令驚起且易損田禾

一收買飛蝗之法向例皆用之總緣烏合之衆非得錢不肯出力耳其實撥拾收儲給價往返掩埋皆費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較遲惟施之老幼婦女及搜捕零星之時則善矣若本村近鄰力能護田以精壯之人持應手之器當蝗勢厚集直前追捕較之收買一人可

當數人之用故用少而成功多且蝗爛地面長發苗麥甚于糞壤也

蓬憲隨錄卷六

三

篷窗隨錄卷七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敬校

目錄

摺

聖駕三幸天津謝摺

紀昀

恩賜

御批通鑑輯覽生擒林爽文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臣

像贊墨刻謝摺

孔憲培

恩賜臨宋臣李迪雞雜待餉圖謝摺

孔憲培

恩賜雞雜待餉圖墨刻謝摺

永恩

恩賞內城房屋謝摺

彭元瑞

篷窗隨錄卷七目錄

一

請祝

萬壽摺

永璋

請鐫

御製文二集摺

梁國治

直隸省展賑謝摺

紀昀

聖駕三幸天津謝摺

欽惟我

皇上恒照貞明乾元行健萬年有道居

北極以常尊二月時巡順東皇而布令

仁敷函夏裨瀛咸入於帡幪

澤布陽春郊甸尤承夫雨露

化從近始康衢通戴斗之邦

恩每先霑

清蹕莅析津之次曩歲兩迎

日馭已欣

堯帝之游河今茲三度

篷窗隨錄卷七

一

天臨又見

軒皇之觀海春融涿野省耕過桔鉦之鄉水亘燕陲

問俗到烟波之外漁莊蟹舍十三橋遙接芳津柳陌

花村百五日恰逢韶景烏鹽聒耳時時聞擊壤

之聲青箬扶犁處處奏迎

鑿之曲桐生茂豫真與物以皆春葭屋臚驩更自

天以錫福

松軒

駐輦本不勞民茅殿

宣綸頻蒙

賜帑載芟載柞預蠲井稅之三分于橐于囊贏裏行

糧之一月鹽筴寬兩年之限

恩波與紫滌同深田租緩七邑之征生意與青陽并暢

延恩列甄掄三賦之英髦養老頒金

裹百齡之耆壽雙槩增值權謳出鳧雁羣中三輔添

炊輿頌接螭螭塞外當三月重三之禊節更添

甘雨和風經九十有九之淀河普育潛鱗翔羽

十萬井提封之內喜氣沖融五百里甸服之間

頌聲合運真名言之莫罄咸慶忱之彌增臣等

叨隸殷畿喜聞夏諺東逾碣石西表鉅鹿以西

南界弓高北越盧龍以北疆連赤縣總梓誼之

蓬壺隨錄卷七

二

相關路迓

青旂覺葵心之倍切屏營獻頌敢敬陳三輔之風鞠

脛濡毫用代寫四民之悃

神功

茂育知難補報于涓埃

聖壽延洪惟祝升恒于日月

恩賜

御批通鑑輯覽生擒林爽文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

臣像贊墨刻謝摺

孔憲培

欽惟我

皇上天竄聰明 古稀神武等百王而權衡允當均

四海而喜怒無私彙綱目之三編積

幾餘之

乙覽正訛聞於前史信其可信而疑其可疑絕世論

於諸儒左所當左而右所當右

微言闡要紹衣印

聖祖之心傳

蓬壺隨錄卷七

三

睿斷成經命討本

宣尼之書法而且存紀年於江左附事實於殷遺大

哉過湯武之心廓然同

天地之量允宜懸國門而示典

頌贊舍以垂型至若 王師濯重海之波小醜服弄

潢之律伐苞旋以逮藁凱歸弗俟乎淹旬繫兜

遂以連犯生致祇煩夫尺組笳清鼓競豐亨宜

日之中風正潮平大有自

天之祐凡此成功之神速悉由

睿算之精詳迺復登進虎臣

命開麟閣十盪十決圖褒鄂之弓刀一德一心寫蕭

曹之劍履重以特揮

天筆丕煥

奎章紀事若親經其地豈徒文核而理周贊詞則各

肖其人匪止思精而體大既次第鐫之琬琰並

同時

錫及班聯臣叨列躬桓司存俎豆未與細書於秘省

愧無橫草於戎旃而夙聞繁露元苞之義敢云

仰衣鉞而不知蚤讀大明常武之詩亦若聽鼓

鼙而思奮唯有率先薰沐敬謹編摹與多士殫

心於夙夜冀由知古而知今為

聖朝效用於將來庶克允文而允武

蓬憲隨錄卷七

四

恩賜臨宋臣李迪雞雛待餉圖謝摺 孔憲培

欽惟我

皇上德廣

堯仁道先

舜哲保民如保赤愛之至而護之周盡物以盡人知

之明而處之當雖值

幾餘而染翰亦

塵民瘼以求甯偶臨舊蹟爰觸類於將雛

特煥新題因發凡於待哺時萬民之飲食寄此

心聲身四海之惻瘼形為

手畫用是壽之圖府

蓬憲隨錄卷七

五

頌及臣寮俾由省物之

奎章共識養民之

訓典有銜必共但得粒以奚饑拊翼相溫縱遇犀而

不駭廣鴻鴈無鳩之義即開卷可以觀

仁勵牛羊待牧之忱豈披文不能知義臣仰邀先德

蚤列崇封雖未試乎民艱早飫聞夫家語治道

非得半自安之數必思庶矣何加王政無分財

相與之恩所貴惠而不費欣荷

天文之遙賁敬瞻

聖蘊之適符臣唯有蜎簡同珍麟書並重衣冠頂禮

仰藻繪而如觀

天顏晨夕追慕安飲啄而胥忘

帝力庶幾觀

化率東父老服疇食德之先不負舉隅為魯諸生學

道愛人之倡

蓬憲隨錄卷七

六

恩賜臨宋李迪雞雛待飼圖墨刻謝摺

永恩等

欽惟我

皇上惠治保懷道通格致躋羣倫於仁壽視民如傷

運大造以行生盡物之性偶以

萬幾之暇游於六藝之餘藻集名流珍披冊府千秋

豪素猶傳汴宋丹青萬類性情有取河陽圖繪

賞其論說借以俯臨韻疊出以重題識長言而見意

益

厘民之宵盱目擊而存啟在抱之痾瘵心藏以寫農

原名扈民庶有鳩例鼓腹於率場甯為雞口通

蓬憲隨錄卷七

七

抱雛於保赤豈異鷄音最丁甯偏禳之區用

申誠宅生之吏

國家帑發億萬蠲普再三為養殮之計甚周念風

雨之鳴不已受牛羊而芻牧忍聽轉溝謀鴻鴈

之稻梁勿令嗷澤誰司教養得食鳥馴毋乏積

儲空倉雀苦覈流移之戶口于桀于堦賦升斗

於丁黃一飲一啄善行德意五雞二隸之無饑

嚴察姦胥暮四朝三之皆怒弗虛糜於鶴祿免

詭誦於鵝梁匪膏斯屯如卵而翼假之毛羽見

攜持保抱之心導以聲詩具悱惻纏絲之旨龍

虎之文垂義畫鳥獸之時授堯言寶以鏤珉頌

宜懸魏吏瞻思奮無與鷺爭食之譏民聽生歡
總維魚兆豐之歲在治忽觀古人之象繪作有
虞先稼穡知小民之依圖成無逸臣等飡慙鶉
特班忝鳩鸞字惠誦

仁人之言觀文仰

化工之筆與百姓共久邀參養

深恩則有司存交勉循良

至訓陳艱難而讀畫春鷓秋鷓恍對幽風七月之圖

徧飲食以賡歌日升月恒願上

天保九如之雅臣等曷任感服欣幸之至

蓬窗隨錄卷七

八

恩賞內城房屋謝摺

彭元瑞

竊臣蓬華微生菰蘆下質忝服官而依陞喜見
聖以遊門天上樓臺被春風於

禁殿學中闔奧沐

時雨於負牆愧授事而未能蝸徒粘壁懼當官之不

稱鶉枉在梁心方慙屋漏之盟志敢萌居安之

覬豈意蓋高之

垂念幸叨廈庇之歡顏俾免僦居兼便俛播晨

綸于

西苑得爲氓而

仁許受塵曝冬日於南榮將改歲而

蓬窗隨錄卷七

九

恩謀入室容身環堵憶陞江國之牛宮待漏觚稜不

隔

禁城之魚鑰蜂房乍破枝棲獲朝夕之安蟄戶俄

開蠕動識陽春之德在階級自知未到舉家門

同荷非常維牖迪之

慈深矢宅心而感切戴高履厚敢云圖報於

明廷

壽寓福基惟願添籌於海屋

請祝

永璋等

萬壽摺

欽惟我

皇上福基自德

壽本諸仁積籌開七袞之初既超六帝而治功甚遠

握錄越五旬而外更後三代而往牒未聞仰

敬

天

法

祖愛民勤政之心予億兆人以共見臚

文德武功創制顯庸之盛纍千萬績而難窮莫贊一

蓬窻隨錄卷七

十

詞難抒眾志達下情之忠孝彰上瑞之苞符必

有德其乃有心日以頌實斷以祝竊以天皇萬歲史

臣喜紀其春秋黃帝百年大撓慶編其甲子堯

髦期而勤著衢壤效歌舜大德而壽符星雲同

慶雅賡戩穀徵日長川至之祥幽頌無疆躋朋

酒羔羊之獻允合詩書之古義真由草野之至

情我

聖主久道化成惠心元吉

撫綏黎庶則蠲紓賑備之不絕書覆冒臣工則

教誨成全者亦多術特科廣選三雍

澤被於縫衣日廩月糧伍廣

恩周於衲服極天所覆借一十七省而共樂舒長入

人也深閱五十二年而彌加淪浹凡平日之塗

歌巷舞咸欽

有道聖人際

昌辰而膜頂焚香同依

無量壽佛前值

古稀之鴻慶竝殷祝嘏之蟻忱

皇上謙德示冲

天懷崇儉念切於

君心民體知兆性有願稱觥樂惟在吏畏民懷

諭列報無庸詣闕莫展祝

蓬窻隨錄卷七

二

釐之典仍邀行慶之恩雖

天地為心如父母不言施報而歲月以冀即愚賤亦

具性情含意未申夙懷欲吐事豫則立積七年

當後甲之辰誠感而通期

萬壽值先庚之歲虹流電繞箕疇備五福之堂日升

月恒

軒紀周八旬之算蘭階就傳蕃椒衍庭之益臻

楓宸勅幾食叶衣宵之逾劭日又新而富有天不息

而貞恒八卦生八卦成八八紀大衍之策五天

數五地數五五居河圖之中運悠於乾清坤甯

慶洽乎上蟠下際皇春帝夏闢壽寓而皆遊卿

月民星望春臺而其上虔畏引領肅布齋心歲序逢春在蟲鳥亦鳴其豫義娥正午凡天翹莫閱其榮山尙呼嵩嶽之三水解向朝宗之四况乎三千人受宴引

熙朝長養之年亦有二百戶元孫羅

盛世蕃滋之眾銅鳩竹馬各懷益壽之心極北弧南併作稱觴之宇自

天子所莫不尊親爲

聖人氓借來奔走軒乎舞鬢乎鼓音如大海潮音暢

者埭瀚者埏數比恒河沙數願乘嘉會樂舉上

儀叶萬世之逢辰先三秋而卜吉相小民之年

蓬憲隨錄卷七

三

及歲尙邀東帛之頒如赤子之壽其親猶劬菽

衣之舞芹雖微而可獻曝亦寫誠葵以賤而知

傾日能迴照臣等情深愛日職在宣風仰

乘乾出震持謙保泰之衷康強逢吉萃東漸西被北

變南諧之悃聲教大同採自輶軒民之情大可見酌言康爵

天之聽且弗違仰懇

俞音獲成盛禮粵惟述

祖德期已展於廿年從此祝

聖人典更隆於萬度斂厥福錫厥庶五

皇極而道乃會歸南有臺北有萊

萬壽祺惟民之父母茲據官紳兵民等合辭歡頌前來臣等謹會同繕摺具

奏

蓬憲隨錄卷七

三

請鐫

梁國治

御製文二集摺

欽惟我

皇上聖學淵富文德日新以內聖外王之功致健行

恒久之治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

刻

御製文初集久已經緯輿蓋照耀義娥茲自甲申至

乙巳二十二年復得

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

禁近每

丹藁初成輒蒙

筵憲隨錄卷七

五

宣示相與誦習講貫適然若驚恍然若迷復渙然若

釋思欲竭管蠡闕測萬一竊以為自虞夏商周

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噩醇厚博大奧衍者各

有專長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夸者莫

如李漢序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

足以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爻辭書之

立政周官無逸詩之幽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

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萬

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

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

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

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等排次二集仰窺

御製於祈

天永命念

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

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遠化凡出之為

明堂之治即敷之為

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

經筵之論若剏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

史之得失考正諸儒之舊聞慎守器失統之由

闡褒忠討貳之義旁逮聲音文字名物象數以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

筵憲隨錄卷七

五

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人皆

不足以當之至我

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真也然且漢之

言曰情曰思者合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

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並無其時故其於

文以是為聖人之情爾思爾我

皇上坐而言即舉而措或綏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

劼毖而後為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

而先為文以發之蘊為情思顯為事功蓋兼德

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

之也臣等恭依初集體例排類為四十四卷繕

錄進

呈並請

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

幸之至

蓬憲隨錄卷七

十六

直隸省展賑謝摺

祀 昀

欽惟我

皇上仁育堯封澤先禹甸郊圻相接近依日月之光

華游豫時經每荷春秋之補助儲蓄久裕常贏

於耕九耕三豐歉無虞甯計夫斗千斗百盈虛

有數五星或異其饑穰

撫恤頻加三輔同登於仁壽粵惟前歲六七月暑雨

偶多致被餘波廿二邑秋禾微損飛章入告當

稷奏之方

聞

溫綽先頒邊

蓬憲隨錄卷七

十七

善之已切

詔舉拯荒之政蠲貸兼施

敕申守土之臣粟金並發神倉白粲分沾蠲舍漁庄

官庫未提徧逮衛童壤叟三農食

德人人酌太極之泉四郡熙春處處奏長生之頌僉

曰福徵保定川敷錫以福民從知壽卜延洪因

推行而壽世固已黃圖之胥慶樂利無窮何期

丹絳之重申滋培靡已

念彼犁扶綠野雖穀雨之將臨計其鎌刈黃雲尚麥

秋之未至初開歲首或虞上糶之艱

特布春祺用展三期之賑吳杭飯玉原宿飽之有餘

越稻升香更加餐之相勸蒸藜炊黍益增餉於
東菑望杏瞻蒲倍殫勤於南畝至於高原下隰
或疆界之相連伏雨闌風偶禾苗之稍涸良農
收穫本未成災

睿慮周詳亦周加惠蓋惟

心同

天地恐一物之或遺所以

恩逮蒼黎甯多施而過厚尤生成之廣被真感激之

難名臣等仰戴

仁天同遊

化宇萬年有道恭逢

蓬窗隨錄卷七

大

八表之開四海同春喜值三陽之盛十八省

皇輿之內方欣正賦之全蠲五百里甸服之中更荷

鴻施之徧渥乾坤宏造知莫酬高厚之

恩葵藿微誠惟共祝縣長之

壽

蓬窗隨錄卷八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目錄

男維璣校

論

晏嬰論

俞長城

范增論

俞長城

丙吉論

俞長城

王珪魏徵論

俞長城

楚子囊城郢論

顧棟高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俞長城

平勃誅諸呂論

俞長城

蓬窗隨錄卷八目錄

洛蜀黨論

錢大昕

政貴知變論

湯斌

儉論

鄭梁

廣養生論

陳兆崙

保甲論

黃六鴻

訛言論

惠士奇

晏嬰論

俞長城

人臣若晏嬰者可不謂鄉愿之尤哉太史公曰嬰事靈公莊公景公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凡嬰生平中立依違委蛇逢世而貌為方正之概盡於此矣崔杼弑莊公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嗟乎萬乘之君而身死國危貽辱後世類皆有昏暴之罪於天下烏有無過而即於禍者乎然而人臣不忍言君之罪而以身殉者以為君臣無獄而千古彝常不可一日泯也若嬰所言則是莊公之罪已不容於誅而崔子之廢昏立明功不在伊尹下矣且

蓬憲隨錄卷八

一

晏嬰果其私暱耶即當陷胸決腹趨而鬪與之偕死焉非其私暱耶則不必枕股而哭三踊而出效兒女子態也果其私暱耶則當莊公通棠姜辱崔子時直言泣諫為陳洩洩不亦可乎非其私暱耶則又當潔身高蹈不宜處淫亂之國而見其篡弑也數者無一處而託以從容號為明哲豈不誣哉吾觀嬰之事君雖君為社稷死為社稷亡嬰亦不能死且亡也夫陳氏仁而好施民皆歸之公室將卑日即於替嬰見叔向則咨嗟矣見司馬竈則太息矣見景公亦嘗談言微中矣然卒不聞剖心拆肝為國家建不拔之基者公欲築室因陳桓子以請公欲子邑因陳桓子以辭奔走於權門趨承於要勢

假令恒乞相繼為亂而嬰躬值其際則又以從崔氏者從陳氏矣嗚呼可不愧耶可不愧耶景公立將盟嬰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夫村已弑君矣尚何忠於君乎忠云者以定策之功歸杼也以定策之功歸杼此杼所以不殺嬰也樂高陳鮑戰於虎門召晏嬰無所往公召之乃入嬰蓋屢用其術以求免於禍而當時莫察其奸萬世莫議其罪惑已故觀其狐裘澣濯之風即公孫弘之節儉論其尼谿沮用之說即王欽若之蔽賢謙恭退遜僅如胡廣之中庸憫俗傷時亦若何曾之先見至於反顏事仇回面垢行雖馮道之歷相四朝無以異也故曰晏嬰者鄉愿之尤者也

蓬憲隨錄卷八

二

范增論

俞長城

蘇子論范增謂羽殺卿子冠軍弑帝之兆也其弑帝疑增之本也增不早去無見幾之明又曰增不去項羽不亡是不然夫增非若田儼世族留侯忠貞以滅秦立六國爲志者也彼以項梁初起難以成功故援義帝以收民望豈識君臣之義耶項氏世世楚將與增親立義帝興復楚國一旦宋義以豎儒統其軍非特羽怒增亦怒也羽不殺義增必勸殺之故凡義之殺增殺之也增曷爲去哉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增曰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夫六國並立而義帝爲盟主天下豈項籍有乎以天下歸項王增之心無義帝矣沛公奉帝約入關籍豈

蓬憲隨錄卷八

三

待專殺其勸殺沛公卽弑帝之兆也故凡帝之弑增弑之也項王入關大掠秦民失望去關中而都彭城使漢得還定三秦羽之勢去矣弑義帝資天下以口實羽之名不正矣韓信陳平在行伍之中而勿能用殺韓王成使張良絕意歸漢分土不均致諸侯四面譙起羽之敵多矣當此之時增日在側何無一言增但知沛公爲遺患而不知天下欲亡楚者不獨一沛公也且使羽從增殺沛公則天下必亂秦民叛於內霸王之軍攻於外山東諸侯奉義帝責之我見今日殺沛公而明日羽從而亡耳而謂增可用乎故凡羽之亡增亡之也義帝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入關增卽謀背約增說梁

蓬憲隨錄卷八

四

立義帝及天下定卽從羽弑帝增之反覆可見於此矣且向之立帝者增也今之從弑帝者卽增則安知今之事羽者非卽後之謀羽者乎故凡增之計愈狡術愈工而羽之疑愈起矣羽分王諸將增獨無分羽遣曹咎守成皐遣龍且救齊增獨無遣夫增初起老臣曾不得一膺專任蒙重賞豈羽少恩哉羽以增者得操尺寸之柄其叛楚如反掌耳是故忌其才猜其志豢養於軍中而又不見用必怨且憤彼陳平者窺其隱投其隙故反間行焉增之謝羽而歸也是增計竭之時也夫羽素欲去增而有所不敢而不意增自求去也是故聽其去而不疑增於此而去于增心猶以爲早也奈羽不留耳故吾謂增之不去增本無去志也羽之疑增在增之反覆而不在義帝羽之亡在不能正名義據形勝禮豪傑安民心而不在增之去留此增之定論也

第一九二 蓬憲隨錄卷八 五九二

丙吉論

俞長城

丙吉何如人也曰以時揆之蓋賢相也司馬溫公曰吉不問羣鬪問牛喘乃云坐調陰陽陰陽可坐調耶是謂飾詞以欺衆俞子曰斯其所以爲大臣也天下有天子次三公次九卿次百執事爰及士庶各有職也卑者職詳尊者職要不相侵也假令見錢穀問羸細見刑獄問輕重見器用問精矧見兵問衆寡見盜問盛衰事事而問之爲相者將奔走不暇何治之爲吉之不問非畧也蓋將以總其成也夫陰陽固不可坐調也然非不當調也且吉亦非不能調者也陽爲德陰爲刑武帝時酷吏進用何于霍光刑戮繁矣孝宣卽位趙廣漢尹翁歸嚴

蓬窗隨錄卷八

五

延年等分布郡縣尚以苛刻相高陰盛而陽衰可見于此矣是故賊吏不案驗醉吏不斥去務拚人過以全大體凡以救敝也方其保會孫閉門拒使人稱其勇昌邑廢首建大策安宗廟人服其智智勇若是而其爲相也一無所建立何哉相繼光後利用才吉繼相後利用度亦猶曹參繼何無所變更而已夫宜動而靜陰陽不和宜靜而動陰陽亦不和動靜隨時相道盡之矣夫人之疾也非藥石不能攻既愈則五穀尙矣夫五穀之效不如藥石之速也然而用之者時爲之也人見其效緩謂五穀不如藥石可乎哉曰不可也

王珪魏徵論

俞長城

建成之禍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俞子曰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爲之謀主者王魏也彼王魏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固欲其教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導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爲王魏者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太子安矣惟以功成不居之說

蓬窗隨錄卷八

六

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泰伯之高義告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導之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也明矣古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且隱忍求活以自逃其死也曰是則然矣然管仲不死桓公用霸魏徵不死太宗用興成大功者不拘小節徵固不一死塞責也曰不然夫節義本也功名末也管仲不死夫子稱其有仁天下之功而非以不死爲正也且仲與徵不同周室衰微諸侯力爭仲出而天下匡焉故夫子稱其仁貞觀之初房杜蕭李迭進於朝徵不過隨事納

忠未有非常之策進唐治於三代之隆也故吾謂齊不可無仲而唐可以無微就令功與仲同已不可以功掩其罪而况其不如仲乎徵於太宗朝言聽計從相得甚殷然身死未幾讒間乘之豈太宗於此忽不明哉亦其舍義取生之迹有以動人主之疑耳靖難之禍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難既周死而楊存反為是修作傳天下頌士奇之相業而忘其不死君難之羞則魏徵為之作俑也嗟乎明主賢臣之相遇也治定功成聲施奕世可謂盛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吾故詳而論之使為人臣者知雖以管仲之功魏徵之直楊士奇之賢大節一虧不可以晚蓋庶幾勉於節義而淡於功名而謀人

蓬憲隨錄卷八

七

國家者其所為尤不可不慎哉

楚子囊城郢論

顧棟高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瓦秉政首成其志沈尹戌日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境後世以沈尹戌為名言而以子囊為詬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文正公為諫官請大脩京城呂公夷簡笑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命宿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呂公為持重而以范公為少不更事嗚呼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于出奔呂公繼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于無事遂以此為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即孟子鑿

蓬憲隨錄卷八

八

斯池築斯城之計也呂公之繼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呂公啟之也蓋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軍深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國都厲兵登陴堅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為吳者頓兵堅城之下師老財匱楚之屬邑截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闖閭之君臣可坐縛則子囊之城郢正是社稷之至計失在囊瓦信讒不仁人心離叛而昭王輕棄國本狼狽出走自取滅亡此孟子所謂高城深池委而去之者奈何併其城郢而重營之哉世傳宋祖之營京城也命趙韓王為圖上怒擲諸地徐取幅紙塗之曰依此營造城衢街巷如蚯蚓屈曲乘

輿出多阻礙子孫莫敢違其制後蔡京務侈大改其式從方廣正直粘罕來攻命植砲四隅一砲所擊隨手摧壞始識太祖之遠慮夫當仁宗之朝未經蔡京之改制使常用范文正公之策高其城隍嚴設守備則當靖康之世亦可堅守以待四方之援不至有青城之辱矣徒以子囊城郢爲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計此又可與楚昭王之事連類而並觀之也後宋百年而金復都汴木虎高琪築京城糜費巨萬元速不臺以百萬之師盡銳來攻不克卒講和而退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困京城踰年卒能殲厥巨魁光復舊物此尤深根固本之關於長算可爲明效大驗者也然則沈尹戍之

蓬憲隨錄卷八

九

言非歟曰此又不可偏廢也當疆場告警而遽爲嬰城自守之計勢必人心驚惶訛言四起外爲敵人所窺而內解將士之志此爲不戰而自敗爲國家者宜乎平日禦勇夫重閉之戒而臨事持從容鎮定之度故子囊言之于四十年之前則爲老成之忠謀而囊瓦爲之于四十年之後則爲怯懦以誤國論者當綜前後之時勢而觀之未可昧然爲執一之論也

漢高封項伯而殺丁公論

俞長城

高帝滅楚封項伯等爲列侯後數月丁公來謁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此人也或曰胡居乎丁公之不忠也非若項伯之賣其兄之子而予人以天下也項伯之有功也諫項王而已其生死固未可必非若丁公操可殺之權而親赦之也以爲當封則皆當封矣以爲當誅則皆當誅矣胡居乎帝之始厚而終忍也胡居乎俞子曰此無疑也帝之殺丁公之心卽封項伯之心也然而或封或殺者各因其時也方楚之未亡也帝以免死爲幸耳出其身於兵刃而救其父母妻子於鼎俎伯之功偉矣烏得而不封徐而思賣君不可訓而又恐天下之

蓬憲隨錄卷八

十

相率爲不忠也然而項伯既封則不可得而誅矣於是借丁公以誅之然則項伯者奪丁公之封者也丁公者代項伯之死者也帝之封項伯也帝之情也而殺丁公也帝之術也使丁公來於數月之前則丁公封矣使項伯歸於數月之後則項伯誅矣不封項伯無以勸天下之降不誅丁公無以戒天下之叛帝之初念私也而真帝之轉念公也而僞是故帝之始於厚而真而終於忍而僞也非特二人已也諸將偶語則封雍齒不一二年而韓彭皆醢矣蓋其始猶以爲人不可妄殺而又恐人之不服也故忍小忿以封之迫忍之不勝忍則殺之而已故方其始也雍齒且封而况項伯乎及其終也韓彭

且誅而况丁公乎楚人有兩妻人挑之長者詈焉少者許焉後夫死取長者曰在彼則欲其許我在我則欲其詈人嗚呼此特從其後而思之耳若使方挑之時而其夫即死吾又烏知其不愛少者之善解人意而怒長者之不遜也故曰項伯乘其時而封丁公失其時而死吾乃知人臣之不忠者始雖可以取富貴而久則生疑而英雄之主始以富貴愚天下之人以取天下而慮患既深不至於盡殺天下之人不止也

蓬憲隨錄卷八

平勃誅諸呂論

俞長城

漢之陳平周勃唐之徐世勣皆人主所謂社稷臣可託大事者也然呂武之禍實三人致之呂后稱制欲王諸呂王陵爭之不得平勃曰太后臨朝王諸呂無不可於是乎諸呂王而劉氏危高宗欲立武氏為后長孫無忌等爭之不得世勣曰陛下家事何問外人于是乎武后立而唐室危此其忠於前而佞於後何也持祿太重而畏死之心迫也然平勃能易呂為劉而世勣不能易武為李天下于是功平勃而罪世勣嗚呼事固有幸不幸哉諸呂之即定也太后死而平勃生也武氏之數十年而後定也武后生而世勣死也然平勃雖生亦不能誅

蓬憲隨錄卷八

呂氏其誅呂氏者幸也曰平勃嘗與王陵爭矣曰安社稷定劉氏後君不如臣後卒如其言然則平勃固能誅呂氏矣何幸乎平勃曰平勃此言特以塞王陵之責而非有預定之策也夫食其濁亂宮闈而與之比肩者非平勃耶趙王少帝不得其死而不敢爭者非平勃耶他姓之子儼然即位而北面臣事之者非平勃耶夫有陸賈然後將相之交合有灌嬰然後齊與漢連和有酈寄然後呂祿肯解將印有紀通然後勃入北軍有曹窋然後呂產不得入殿門有朱虛侯然後能誅呂產若使當是時謀臣之計不深與國之交不固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幸而產祿皆庸人耳若使產祿有王莽之奸曹操

之智劉裕之勇內收朝士心外據兵權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夫然而謂平勃能誅諸呂乎夫其入北軍而問左右袒也是其心猶有所疑也遣朱虛侯而不敢顯言誅之也是其心猶有所畏也然則平勃之誅諸呂也信乎其爲幸而已矣是故王陵者爭之於先者也平勃者救之於後者也使平勃與王陵並爭之則諸呂之變不作可也曰平勃與王陵並爭之能必太后之必聽聽而必無禍乎曰聽而必無禍高帝疾呂后問可以代蕭何者曰曹參可次王陵次平勃且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呂后皆遵其言而用之夫后將危劉氏以安呂氏而猶用安劉氏之人豈人情也耶嗚呼后之意可知矣其欲王

蓬窗隨錄卷八

三

呂氏者情也不敢背劉氏者義也使大臣爭之強辨之疾則其事可以止矣且呂后之威其不如高帝可知也后之愛諸呂其不如高帝之愛趙王可知也以高帝之殺戮功臣也如此其溺愛如意也又如此然卒迫于周昌叔孫通之言至於慷慨泣下而不敢易太子而謂呂后一女主遂能盡殺在廷之臣而王諸呂必不然也武后欲立承嗣爲太子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痛切言之后不之罪夫古之大臣以至誠事其君而不能動者蓋亦寡矣平勃之誅諸呂也幸而不終爲徐世勣也平勃之不諫也不能早爲狄仁傑也非不幸也吾故曰平勃世勣其罪一也武后稱制徐敬業起兵魏元忠曰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遂擊敬業斬之夫敬業有平勃之志思蓋其父之惡而元忠不能與之合志又從而害之然則魏元忠之智其不及灌嬰遠矣

蓬窗隨錄卷八

四

洛蜀黨論

錢大昕

元祐之初東坡在翰林伊川在經筵海內方拭目望其登進伊川起自田間資望尚淺於經筵欲復坐講之制儼以師道自居固難久於其任矣蘇與程雖志趣不同亦斷無妒賢疾能之意乃以枉死市叔孫通之誚深恨切齒而其徒朱光庭等羣起而攻之當時温申兩公初更新法熙豐儉人屏居散地窺伺釁隙而光庭首搥東坡試館職策問以謗訕先朝為詞此蔡卞章惇意中欲言而未敢言者而光庭首先及之其心特欲為師報怨而紹述之禍即此一言敗之卒之兩敗俱傷并其師亦入於黨籍而不復振譬諸鄉人有怨其隣者持火往焚

蓬憲隨錄卷八

七

之而不虞燎原之燄延及己之室廬祠宇而靡有子遺也光庭之無遠慮未足深咎盛德如伊川何未聞出一言以阻之即明道以忤王安石見黜乃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豈可專咎安石東坡之於伊川不過口舌譏誚在大度者正可置之勿論何遽視為不解之仇也明道尚寬於安石而伊川不忍於東坡毋乃量之未廣也乎夫撫語言文字之失陷人於罪縱使幸而得逞如吳處厚之於蔡確猶為士論所薄况洛蜀之隙其端至微而光庭與賈易首先攻蘇以致朋黨之說牢固而不可解久之為姦臣藉口遂成一網打盡之局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夫樹黨以攻蘇者程氏門人為之蜀黨之

名亦賈易輩加之也以誹謗為罪則必以紹述為功光庭輩不過借此名目斬於必去蘇氏非欲翻元祐之案而其禍乃至如是之烈吾讀李氏續通鑑長編攷兩家交惡始末未嘗不三歎息也

蓬憲隨錄卷八

七

政貴知變論

湯斌

治天下者不察古今之變則一代之體不立也治一國者不察天下之變則一國之體不立也蓋時有遷革治化因之夏商之忠質成周之文物非三代聖人之意也勢也太公治齊報政三月伯禽治魯報政三年亦非二公之意也勢也蓋惟聖人善於因時而俗儒狃於聞見安石行周禮而宋道衰孔明用申韓而蜀幾霸夫周禮聖人之書也申韓刑名之學也或以之亂或以之治此非周禮之過襲周禮者之過也非申韓之功用申韓者之功也趙廣漢之在潁川也鉅簡鉤鉅而奸豪息韓延壽之治馮翊也閉閣思過而良民輯二者寬嚴異矣而

蓬窗隨錄卷八

十七

循良同聲嘉績偕奏卒不聞廣漢與酷吏同傳而延壽與懦夫並稱若此者何也治水者必相山陵度地脉而後加疏鑿焉治民者必視風俗察民情而後加德威焉此不可不知也嘗讀唐史至文宗見崔郾初治陝不鞭一人既遷鄂而嚴刑不貸有治陝宜寬治鄂宜嚴政貴知變之說噫何明達若斯也吾獨怪崔郾能明陝鄂之形而當時朝廷獨不明天下之勢也蓋唐之文宗而弊極矣藩鎮恣橫於外宦豎肆虐於內皆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而其初年元老未隕良將猶在倘能奮然自勵慨然於貞觀開元之不續取元和以後之政合然變革與民更始天下治亂未可知也而乃因仍弊習顧以李

訓鄭注之流謂可藉以驅除奸豎噫何其愚也嘗甘露變起禍及累世唐之亡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至居深宮自比桓靈撫坐嘆息泣下沾襟何其憊也使移崔郾治陝鄂之識以治天下必不沿穆敬之餘而忘太宗之業任近侍之臣而疎股肱之彥吾知士良之徒可不勞而去也不知務此陵夷至于武宣雖欲振而不能矣此則尙可爲也而不知變故曰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

蓬窗隨錄卷八

十六

儉論

鄭梁

孟子曰儉者不奪人非謂儉而後可以不奪人亦非謂不奪人故不得不儉也先儒以禮下為賢君之恭以取於民有制為賢君之儉則直是不奪人名儉而已矣今天下皆知言儉然其為說曰吾甘清苦省交際然後可以無求於人否則謂當今民窮財匱求人實難非節嗇慳鄙則恐無以為生若此者人莫不從而許之曰儉由吾思之此其意直欲奪人其不奪也直無待於奪而後不奪或奪之終不能奪而後不奪耳夫古之人必以其廉於取者言儉而今之人第以其吝於與者言儉則是使人好利之念而開天下以刻薄寡恩之漸者莫儉若

蓬窗隨錄卷八

五

也嗚呼豈孟子之所謂儉者固若是乎古之公卿大夫之家其儉自與士庶不同公儀子之拔葵孟獻子之不察雞豚不畜牛羊此正所謂儉也今自勳戚世胄以及卿相大臣特美衣豐食耳其權子母固競錐刀也其待宗族親戚友朋固較量錙銖也可謂不與士庶同乎世徒以其美衣豐食似乎不儉而輒復以草野小民之鄙嗇繩之人情固有自私自利之心聽其言也順而易入於是一絲一粟不肯輕出而財日上積而不下流至使天下之農工商賈不得挾所業以仰食於富人是古之貸錢出息食客數千者猶以其奢也而奪人者亦時而與人今之粟紅貫朽登壟罔利者直以其儉也而奪人

者不惟不復與人且將以其奪之人者轉輾而為奪人之具不已天下財源之日竭民生之日困毋乃皆此儉之一言誤之乎三代而後稱恭儉之主莫如文景然吾猶以為文帝之儉其大者在除租復賦而身衣弋絺帷帳無錦繡特其末節至聽鼂錯之言而入粟拜爵猶未免於聲音笑貌又況後之人主旦旦以苛征橫斂殿最有司而徒以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為儉者乎夫以慎賜赦賑恤之令罷養廉育才之典為儉則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饗殮百官有司皆為奢矣以古之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饗殮百官有司皆為奢而以後之慎賜赦賑恤之令罷

蓬窗隨錄卷八

三

養廉育才之典為儉則雖孔聖之言吾猶將反其意而為之說曰與其儉也甯奢矣予才不善奪人而勢不能無待於奪其於今世之所謂儉者甚宜然竊慨夫世之敝衣垢履徒步者往往以士大夫而不恥為委巷牙郎寵婦之行貌雖儉而其意未嘗不在奪人蓋甚欲以孟子之所謂儉者與之共勉也作儉論

廣養生論

陳光崙

虛中子者河中人以貴公子嗜讀書能文章而性善病多畏息日忽忽不樂聞西湖老漁敢大言善折事理振衣造焉老漁方岸幘箕坐舉大白痛飲虛中子前致辭曰吾嘗聞養生之說於樞叔夜矣其理博而精吾將斷人事以修厥業其可乎老漁曰吁是為叔夜已誤而子再誤也道德家多寓言安期羨門赤松之屬非必真有其人方士假其名實其事以愚貪癡取富貴耳子房辟穀莫脫菹醢黃石之教也天下豈有神仙哉虛中子曰不然吾非以求仙也特以受生疴羸欲藉是以養谷神延壽命不猶愈於以身殉欲者耶曰是固可矣第謂斷

蓬窗隨錄卷八

三

人事以為之則大謬山巨源一紙書怒若敵仇士季過訪踞殿自若呂氏亂倫禽獸之行而懵然不知猶為苦辯至於一旦禍起見仇者大快而見憐者不援此則斷人事之效也夫人生世上安所得無事之時與無事之身而用斯道也若乃孤峯獨宿則修蛇怪獸偵其後厥害乃過於塵界一切戕生之具是以儒者言寡欲而不言絕欲節飲食而不戒葷酒所以順性恬神不失生人之趣一善也獻酬饋問動循親故之常二善也益氣華色實志定言其形不役其神則全三善也且夫沈酒饕餮之為禍非吾輩之所患也而貧賤饑渴之為害又幸而獲免所不能絕者眠食焉而已今乃同惑於小苦震

蓬窗隨錄 卷八

憚於邪說過為刻苦險仄之行使眠不得安而食不得飽僕竊為足下不取也人之生也受氣於五行而五藏各得其一性故五味者所為資外以益內也味有過鹹過苦過酸過辛與甘而覺有不適者其味獨宜於一藏而不受者居其四也調五味者調之使適於中而諸藏皆受焉故甘之也內則詳四時之宜月令定先祭之品凡以此也今且持一說曰必服氣乃可服氣不能必食淡乃可則是以外之不足以益內也外不足以益內則人能七日屏勺水而生乎亦見其惑矣王制曰民有菜色左氏曰肉食者無墨蓋五味之決於肺腑充乎榮衛而達於面目有明徵也支床之龜伏氣數十年不死不

蓬窗隨錄卷八

三

知此不死之數十年亦復何味蝴蝶餐風吸露蜂蝶以花為糧人則不如是矣即奈何背三善而從其無驗者哉虛中子曰噫吾過矣請從子言即日且精膳召客會飲老漁霑醉而歸

此為儀封張清恪公之孫河督西銘公之子景泌佩衣氏而作也佩衣年二十從僕學文文不待學而工乾隆己巳三月偶得消渴疾過聽術士言服氣食淡惡人聲枯坐一室而形容愈瘁僕因作此以遺之佩衣讀竟果霍然有喜越月餘復蹈故步至明年夏竟及十數年來常若有一秀眉明目之張子到魂夢間尋攬斯篇老淚欲滴特紀其緣起如此

保甲論

黃六鴻

夫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法至善也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視爲具文而又紛紛焉日見其奉令之擾究無其取效之實遂以保甲爲厲民之具而弛之其不與因噎而廢食者等乎所謂保甲者有古寓兵於農之意焉有古比閭師胥之制焉古者守令皆得主兵以率戰今之州邑惟快壯數人供奔走而已若做井田出甲卒之遺法以遴選鄉壯而訓練之使知義勇而樂戰夫非寓兵於農之意乎古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有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

篷窻隨錄卷八

三三

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有長今保甲之法十家有長曰甲長百家有長曰保正一鄉有長曰保長以次相統屬而行稽察之政焉至於壯丁無事則暇日以教練有事則聞警以救援皆保甲長相率而趨夫非古軍旅卒伍之用乎然而保甲長類多報充詎堪勝任必親加選拔以足馭眾而急公視才之大小以爲用是又將用命卿師旅用大夫卒伍用上中士之意也古者比閭之制德行相規患難相卹死喪相賙師胥之制有故則設備有盜賊則追捕有奸宄則互相稽務令比戶有可封之俗室家享康阜之娛今保甲之法設爲保長壯丁分布城鄉聯絡村舍平時修防講備臨事協力救禦至於保里

之中有德善孝弟則舉而旌之有無良匪類則舉而懲之以及子弟訓之謙和而好禮父老勸其推卹而好義一里如是各里如是一鄉如是四鄉如是有不雍雍然向古政行俗美之世哉夫所謂保甲之害者如王荆公抽民兵以遠事征伐妨農稼以簡閱戎伍使百姓軍裝餽糧而自備死亡窮困而莫哀是其所以爲害也所謂保甲之利者如王文成公之撫贛命州邑設保甲以綜理一鄉立甲長以稽查十戶清排門使奸宄之無可藏選壯丁使防禦之有足恃是其所以爲利也推原其故荆公驅民以爲兵以之遠戰於邊隅文成簡壯以爲民以之近守其間里其利害之相去倍蓰不較然乎今州

篷窻隨錄卷八

三三

邑之修舉保甲能毋視爲具文得其要而行之將詰奸不出於其家防護不出於其村禦侮不出於其里是一家一村一里之民各自爲衛也卽其近家之人而爲之甲長卽其近村之人而爲之保正卽其本里之人而爲之保長是甲長保正諸人皆所熟識也其甲保長等又必選擇而任之是其人必皆老成奉法者也至於傳集徵召不用公差查報拘催不煩牒票而悉聽保甲之自爲承稟百姓獲終歲之安官司無一文之費若是行之者既有其實效奉之者亦無其煩擾由一邑而推之一省由一省而推之天下誠弭盜戢奸之善政也又安見其爲厲民而可廢之哉

訛言論

惠士奇

周禮八刑造言居一及其衰也訛言莫懲降自秦漢妖言者死三者起於妖成於造傳於訛也憑諸物假諸靈一夫說萬夫騰無翼而飛無趾而行疑鬼疑神使民無故而相驚縱而弗問耶則恐因是而爲亂也從而治之則窈冥不見蹤跡君子鎮以靜繩以法何謂鎮以靜漢建始三年京師民傳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大亂成帝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何因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

蓬窗隨錄卷八

三

重驚百姓上迺止有頃問之果訛言也唐開成初京師妄言大兵至謹走塵起百官或鞮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宰相鄭覃將出同列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京師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良久問之乃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也水至不避兵至不動此之謂鎮以靜何謂繩以法宋太宗時益州民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知州張詠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哲宗時鄆州民欲爲變揭幟城隅民皆恐俄而草場白

書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知州杜統笑曰妖言惑衆乘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果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又潞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急知州李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孝宗時温州樂清縣倡言方臘變且復起縣令捕數人歸於州知州樓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乃已或戮之或配之所以輕重其典或置之或縱之所以撫定其民此之謂繩以法蓋不靜則昏昏則其法紊靜則明明則其法平未有不鎮以靜而能繩以法者抑又聞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妖

蓬窗隨錄卷八

三

訛相仍姦宄其興鄭之亂也以蛇鬪秦之亡也以狐鳴誰得禁之又誰得誅之是以君子不恃法而修德存之誠行之信誠信立妖訛息彼造言者何恃而爲亂哉

蓬窗隨錄卷九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敬校

目錄

李克論將相議

俞長城

張說證魏元忠議

俞長城

畿輔水利私議

吳邦慶

京東水利議

陳黃中

預備倉貸穀私議

劉汶

堅壁清野議

龔景瀚

附擬諭官紳士民告示

龔景瀚

蓬窗隨錄卷九 目錄

平賊議

龔景瀚

李克論將相議

俞長城

天下有施于用則效揆之理則非者不可不察也魏文侯謀相于李克克對以所親所與所舉不為不取之說當矣然魏成不足以稱之克曰成食祿千鍾十九在外故得卜子夏等以為師翟璜不若也夫其人果賢邪不為祿來果不賢耶雖來何益燕丹黃歇致士不下數千人而卒不救于亂亡豈在致客之多少耶吾觀魏國之賢莫若子夏學聖人之學道王者之道克不請以子夏為相而欲相舉子夏之人是高帝之相不在蕭何而在鄒千秋文帝之相不在陳平而在魏無知也古之所謂師與相者未嘗分而二之也湯于伊尹學而後臣武于

蓬窗隨錄卷九

一

太公父而兼傅師也者所以尊其道也相也者所以重其權今以虛名待賢者而以國事委庸臣尊賢任臣兩失之鮑叔薦管仲曰治于高侯使相可武侯薦龐統請為治中梁公薦張柬之請為宰相夫好賢者未有以名致之而以貌拘之者成徒知致子夏而不知薦子夏克從而和之其得為知相體者乎雖然克之失非特此也他日謂文侯曰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過也夫禮義者戰之具也義則不貪禮則不淫貪且淫則士不飭民不安其何以將起之用兵詐力焉耳詐勝愚力勝怯過大智大勇則殲焉項羽之力而死于垓下曹操之詐而潰于赤壁使起遇桓文之師其能無敗乎

故吾以克薦魏成爲不知相其薦吳起爲不知將

蓬窗隨錄卷九

二

張說證魏元忠議

俞長城

逆惡甚死而忠美過生含冤而及忍垢而存存之樂不如及之樂也不虞而譽求全而毀譽之樂不如毀之樂也魏元忠破李敬業折張昌宗其所長也唐臣仕周其所短也是元忠所長者細行所短者大節也昌宗怨之誣其欲挾太子反是將誣之爲罪案實加之以美名也爲元忠計爲愛元忠者計與其辨而生生而逆孰若伏而死死而忠乃昌宗將置之于死元忠苟全其生則是人強加以忠而已自居于逆也張說將誣其有宋璟劉知幾勸之辨其無則是惡之者欲其忠而死而愛之者欲其逆而生也人知反爲逆不知反爲忠人知不反而生生而樂不知反而死死而榮魏元忠過矣張說過矣宋璟過矣劉知幾過矣元忠何過仕武氏過挾太子非過張說何過黨張氏過證元忠非過宋璟何過救元忠之死而敗元忠之名劉知幾何過以誣爲非不以反爲正故曰是非不明取舍違逆順不辨賢否混

蓬窗隨錄卷九

三

畿輔水利私議

吳邦慶

歷觀往牒談西北水利者衆矣大抵謂

神京重地不可盡仰食於東南或謂冀北膏腴不

可委地利於曠棄而考其建置施設則未有指

明入手究極成功坐而言即可起而行者我

朝雍正時因水災後上厯

宸衷命怡賢親王福歷郡邑酌定章程羣吏奉行已有

成效迺施功未竟日久漸湮迄今僅及百年故

蹟已多無考今

聖天子軫念民依思爲億兆謀樂利之休而繼

世宗憲皇帝之謨烈邦慶適以修理松楸往來田間諮

蓬憲隨錄卷九

四

詢父老因著私議一首用備芻蕘之

獻託於問答以暢其說亦明徐尙寶貞明潞水客

談之意也或問講

畿輔水利於今日爲創乎爲因乎答曰此因也非

創也然往迹已陳必善因之乃可得其頭緒則

請設爲清核定議估計派修四說清核若何曰

直省有水田之州縣載在通志者凡三十七皆

係遣官分治報存冊籍者其他天然水利無煩

營治如宣化之蔚州保安正定之靈壽趙州之

甯晉隆平尙不在此數也今如檄行各處使自

具報則州縣委之吏胥委之地保願預從事依

樣葫蘆何從得其實數哉今擬將舊有水田州

縣輿地計里各繪一圖按照管田水利府舊冊

載通註明某縣有某河某泉某處引用成水田

若干頃畝今某水猶經由某處否某泉猶暢旺

否所建閘壩所開涵洞渠口尙照舊否或雖殘

缺尙有遺址否統計水田確有若干按圖填寫

呈報再行遣員持圖往查其查勘務須會同縣

佐貳及學官蓋佐貳事簡且多兼水利學官與

本地士子較親切河道水泉之故蹟父老不能

詳而老生者宿多知之可藉以詳確查問查竣

稟報再核對州縣所申之圖冊是者依之訛者

蓬憲隨錄卷九

五

改之其草率應命者申飭之到齊彙爲總冊則

水田坐落處所及頃畝實數或昔有今無瞭然

於心目矣實數旣核然後水道可得而議也水

之屬爲泉爲河爲引淀泊之流爲蓄近海之潮

泉源宜疏畦以引之經流宜開渠設涵洞以析

之形勢就下宜建閘以蓄之來源太猛宜修陂

以緩之他如水潦易及之處則宜爲圍爲圩山

麓犖确之地則宜布石留泥超壑越澗之處則

宜騰橋筒車水性不外此數則用法亦不外此

數種然相度地勢酌量施用非胸有見地又虛

衷採詢則不能辦也其要在委員與鄉耆並用

傍水之地老年土人於每年水勢旺弱與其力之所及閱歷既久知之必悉然鄉里之人多止爲一隅起見或地居上游則不顧下游或欲專其利則不顧同井須與委員參用偕同訪求詳爲議論某所宜建閘以蓄水某處宜開渠以分流某處宜設涵洞以分其潤某處宜濬陂澤以防其猛某處宜築塘以備旱某處宜設圍以成田合水力之所至通盤籌畫然後以其議詳之大府而待裁定並張之通衢如有異議者許其在委員處具呈反覆詳求務期有利無弊衆議僉同庶百姓皆樂於圖始議定再行遴委諳練

蓬窗隨錄卷九

六

工程之員逐一踏勘有應開之河則計深廣丈尺上下里數共土方若干每方計費銀若干閘壩涵洞每座應用灰石工費若干計用銀若干他如建圍開塘挑挖淤塞應用夫工若干每工應需錢米若干並占用旗民地畝若干統行開明彙報總其成者再行細核審無浮冒然後彙成總冊則應開之工若干應用之項若干始有成算估計既定成數在胸若盡需支領於官則國家經費有常未敢妄議若責辦閘閘則百姓力恐未逮計惟有將工程費用多寡定爲等次其工之鉅者需項雖多利濟必遠則借領官項與

修核計獲利地畝帶徵還款其次或本地殷實之戶或各處急公好義之人有能捐貲辦理認修工段者係職官則

奏請議叙係民人則酌加獎勵至零星有工無料之工則酌派用水各村莊同力合作尅期厥功如此則合衆力以成美利而不致糜費

國帑蓋核計明則水道原委頃畝坐落清矣定議審則宜開宜渠宜分宜合確矣詳於估計則銷算不至虛冒按等派修則輕重咸得其宜上下同心其成功可屈指而計也至占用旗民之地或照時價購買或以官地抵補或將附近地畝

蓬窗隨錄卷九

七

抽補如開河占地一頃灌溉所及之地十頃則得九十畝矣而地畝被占之家亦不至稍有偏枯又有佃種官地旗地者近京五百亦宜官爲立案修成水利之後其租價一照現在旱田之數永不加增則佃戶更爲踴躍而且地成之後但資灌溉之利不必定種杭稻察其土之所宜黍稷麻麥聽從其便又開渠則設渠長建閘則設閘夫閘頭嚴立水則以杜爭端設立專職以時巡行牧令中有能勤於勸導水田增闢者卽登薦剡以示鼓勵則區畫周詳纖微必到庶村氓野老咸知

聖天子賢有司殫心竭力皆為草茅廣積儲之原焉
 有觀望遲回裹足不前者哉然必司事者職有
 專轄而權無旁撓而又集思廣益不執已見然
 後能搜訪人材委之職事以竟其功敬閱雍正
 四年設立水利營田府事案怡賢親王總其成
 大學士朱軾為之輔又有營田觀察使有副使
 又有効力革職員外郎秦嶠等諸人其不載見
 於冊籍而効奔走供指使者尙不知凡幾也又
 雍正四年戶部議准大學士朱軾條奏營田事
 例四款一自營己田者照田畝多寡給與九品
 以上五品以下頂帶以示優旌一効力營田者

逢憲隨錄卷九

八

應酌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分別錄用一罣誤
 降調革職之員効力營田者准其開復一流徒
 以上人犯効力營田者准減等是其時搜羅人
 材仗助經費之道極為詳備故能三四年間營
 治水田七千餘頃功雖未竟而今猶可按成規
 收事半功倍之效較創始者其省力蓋萬萬也
 邦慶既編輯怡賢親王疏鈔陳學士儀河渠志
 及水利輯覽營田圖說諸冊以備觀覽而又為
 私議以附於後觀成有口不勝額手以俟云

京東水利議

陳黃中

論治水於東南常利多而害少論治水於西北則利少
 而害多何者東南之水大為江湖小而陂澤或以濟輓
 輸或以資灌溉有一水即有一水之用雖或有泛溢其
 為害常淺至西北之地旱則赤野千里潦則萬頃洪流
 上游諸水迅駛而多泥橫流潰決遷徙不常在畿輔為
 尤甚此豈水害獨重於西北歟夫亦未明其去害之要
 故祇見其害而未收其利也夫畿輔水患無如蘆溝淖
 沱二河蓋其源遠流長發源天池溢為桑乾順流東下
 千有餘里會大同宣府保定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穿西
 山人蘆溝橋是為渾河亦名蘆溝河東南至看舟口又

逢憲隨錄卷九

九

分為二一由通州之高麗莊入白河一南注霸州合易
 水注直沽入海其上流在西山之陰水勢東於山峽故
 流湍而無害其下流在西山之陽則地平土疏隨時漫
 溢康熙三十七年以連歲水患頻仍
 聖祖仁皇帝特命大臣相度自良鄉至東安開渠築隄
 束水歸淀入海 賜名永定此永定河名所自起也
 自開築以後迄今四十餘年歲糜帑金以十萬計而夏
 秋之際淫潦間作決隄妨稼者歲常不免順天真定河
 間半為沮洳橫激壅淤淀河俱被其害近者臣工建議
 以永定河下口壅淤應改移固安城南霸州城北以順
 東趨之勢由津水窪接東淀達西沽入海將西引河壅

閉而引河兩岸不設隄防任水漫溢則勢散而不爲害
低田可收肥淤之利以爲此實不治而治之上策然余
竊以爲猶有未盡也夫治水之利害與墾田相爲表裏
自古及今未有聽水泛濫而田不爲所害者故水之爲
物非享其利卽受其害誠使水性就治則瘠土可化爲
膏腴不治則沃壤亦鞠爲萑葦利害懸絕正未可以不
治爲上策也故竊以爲今日治北河之法有三其一濬
下流以決其壅自三角淀以東廣加濬導使沿流而下
略無阻滯則衝決之害可息其一則借淀以刷其流渾
河挾泥濁流故元史有小黃河之名如于雄新諸淀要
害之處親度形勢旁通曲引藉清水之力刷濁流之滯

蓬窗隨錄卷九

十

則東趨入海當益暢流其一則廣開支河以殺其勢水
趨一壑則河形隘而溢流旁引支河則水勢分而力弱
使於固安新城雄霸之間隨地高下因勢利導多開小
河使漲水之來有所停蓄自無決蕩田廬之患行此三
者而永定之害可除害除則利可興矣夫直隸之水經
流有三北爲白河南則衛河合二河入海者爲淀河淀
之南則子牙北卽永定京南則滹沱實爲大澤綿亘千
餘里今則時決時淤不甚爲害惟子牙爲滹漳滏陽大
陸諸水下流水濁沱多人淀每多壅滯至各淀自清苑
以下文安以上今雖建關設壩然欽隄漸圯玉帶諸河
之水往往侵囓隄址若苑家河之逼窄莽牛河之溢漫

固安霸州諸邑並患之雄縣趙北口實爲西淀咽喉而
滹龍河柴淀口每多潰決爲行旅之患漕糧二河直逼
新安雖築護隄其勢終可慮也今誠于築隄設壩之外
更于上游十五河疏濬溝渠引以灌田以殺水勢下流
復多開陂池以蓄橫流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
仿南人築圩而田之募南人給以衣食農具使以一教
十俟墾有成績各給以世業二項准作土著其址地之
無力者假以牛種俟秋收後還官旱潦則免相度地勢
擇其便宜則易水可以溉京畿滹水可以溉眞定滹水
可以溉定州滹水可以溉順德漳水自鄴而下西門豹
史起常用之矣河間當下流之衝與江南澤國無異京

蓬窗隨錄卷九

十一

東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膏壤元虞集京東水利
之議行則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其他山下之
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誠使水無餘利行之十年歲可
得穀千萬石而山東山西陝西亦皆可次第及之使西
北之水利旣成則東南之漕粟可減且使西北倉廩豐
盈而東南七省之漕各留本省則水旱不足爲害此萬
世之利也或謂向者營田水利未收其效種植之產南
北異宜此則未明治水之要者也夫將有所取必先有
所棄故欲興水利于西北當先規度地勢棄最下之田
蠲其常稅潴爲陂澤而田間廣開溝洫使貫注陂渠則
潦有所洩旱有所資第使每邑蠲去若干頃而其餘所

墾之地凶歲俱可無虞是一時所蠲之數甚少而久遠之利無涯且畿甸水旱頻聞蠲免動以數十萬計是與其施蠲于被災之後歲歲無窮曷若預免于興利之先公私永賴至去水稍遠之地其土性所宜植者自當聽之于民則地力自無不盡是治水即以治田除害即能興利正未可諉為水不必治而聽其害之無所底止也如必窪下之地利其肥淤寸寸而耕之水既無所歸則漫溢旁流高原並受其害是得肥淤之利少而受泛溢之害多此尤不可之甚者至遠水之區亦強令種稻此前者營田之所以無功豈可吹蕘而懲壘因噎以廢食哉而其要尤在得人而任之耳

蓬窗隨錄卷九

三

預備倉貸穀私議

劉汝

康熙庚午山東巡撫佛倫請積穀備荒畝征四合別儲於倉

上下其法於各直省癸酉巡撫桑格上言倉穀已足請停四合之征於是天下州縣皆有積穀矣謂之預備倉辛巳御史李發甲疏請開倉貸民春放秋收二分取息如朱子社倉之法方今

聖人在上耆德盈庭嘉謀讜論豈小儒輒能窺測抑民生利病亦

聖世甄陶之士所宜究心嘗讀朱子學校貢舉私議謹依倣斯體擬作一通聊當格物質之師友云爾

蓬窗隨錄卷九

三

謹按朱子社倉即王安石青苗之法然而青苗害民社倉便民何也青苗以錢貸民而收二分之息錢社倉以穀貸民而收二分之息穀錢與穀不同也青苗錢必貸於縣社倉穀則貸於鄉縣與鄉不同也青苗之出納官吏掌之社倉之出納鄉人士君子掌之官吏之與鄉人士君子不同也青苗意主於富國故歲雖不歉民雖不急亦必強之而貸取其息社倉意主於救荒故必儉歲貧民願貸而後與之強貸與願貸不同也青苗雖帑藏充溢猶收息錢社倉始惟借府穀六百石至十四年後還六百石外尚餘三千餘石足以備荒遂不復取息但每石加耗米三升而已取息與耗米不同也此利害

之所由分歟頃者臺奏請以預備倉穀貸民春放秋收
二分取息如朱子社倉之法竊以爲臺臣所奏乃朱子
始立社倉不得已之權宜非十四年以後經久之良法
也又預備倉之制與社倉微有不同誠如臺臣所請其
細碎不便於民者不勝臚列姑言其弊最大者有五焉
社倉穀積於本鄉近者比屋遠者數里負戴甚易耳今
之倉穀在縣不在鄉遠鄉貧民無舟車引重之具勢不
能匍匐數百里而求升斗之穀若欲移穀於四鄉大
鎮以便民則儲蓄無地輓運無資然則其能貸穀者不
過城中關外游食之子無籍之徒耳本圖賑業農民究
竟農民一無所得其弊一也社倉乃鄉黨之私事可以

蓬窗隨錄卷九

十四

鄉人賑之今則公家之事出納之際必藉吏胥其放穀
也朽腐糠粃迫脅領取愚民不敢不受其收穀也淋尖
踢斛名爲加二其實則加倍又加四矣其間期程迫促
符檄追呼公人酒食之具出入賄賂之需道路往來之
費旅宿守候之累必不能免民將重因其弊二也歲之
豐儉不常則貸穀多少每歲不等若定例每年春放秋
收歲終總核其加二之入則縣令視爲定額不敢缺少
以妨考成非按里抑配卽按畝濫征抑配則不借者亦
必強之借矣濫征則不得穀者亦必還穀矣陝西籽粒
一案不肖官吏以此二法殃民向所目擊心痛者今又
將徧殃各直省矣其弊三也社倉之法原因借官穀作

本勢須還倉又六百石之穀不足爲荒備故不得已而
取加二之息及至官穀已償積穀已足遂不加息但取
耗米三升假令朱子早得三千石穀必不加息矣豈待
十四年後乎今預備倉穀大縣數千石小縣亦不下千
石八百石略足支一縣之飢可以不取息矣若仍依死
法不知變通窮民既有償息之苦倉庾又有穀滿之虞
蓋藏織席費出何所取辦民間又須生事且五年之後
穀備倍於今穀多農少借者益稀而有司仍責每年加
二之額其勢不得不出於抑配不得不出於濫征本以
救民反以害民其弊四也各縣倉穀那移者多實儲者
少朽蠹者多完好者少縣令正苦虧空無術補苴忽得

蓬窗隨錄卷九

十五

此例必以朽蠹與民或實無倉穀造爲領狀以欺上官
上官或受其賂而陰爲之庇則縣令益無顧忌公然按
里按畝均派還倉此亦陝西籽粒已然之弊必復現於
倉穀其弊五也五弊並興則是募社倉之名而得青苗
之實也甚非計也然則爲今之計宜何從曰亦惟行朱
子十四年以後之社倉耳然且不能悉除五弊僅可免
其三焉蓋立法防弊十得其七已爲良法其十之三則
待人而後行非法所能及也所謂三弊可免者一曰貸
穀與民並不取息但收耗米每石三升如朱子之法則
弊少十之三矣二曰貸穀多少以豐凶爲酌量歲終造
冊詳報不預限其數則弊又少十之二矣三曰先查倉

穀實儲若干朽腐若干虧空若干據實首明免其前愆責令停陞停俸陸續補完準與開復若以朽穀與民或偽寫領狀私派出里立即革職拏問從重治罪督撫司道徇庇不即揭參或被科道糾彈或被旁人告發并治督撫司道知府之罪如此則弊又少十之二矣此法一定設有賢能督撫仰體

皇上加惠元元至意任使循良各以其忠厚惻怛之誠為長久深遠之計盈縮之數因地制宜斂散有方因人授事勿中飽於蠹胥勿漏卮於游手勿任法而苛急勿慢令而後時庶幾彼二弊者亦以漸去而水旱不憂上下與足變而通之存乎其人非可以一切之法束縛而

蓬窗隨錄卷九

六

馳驟之者也謹議

堅壁清野議

龔景瀚

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歷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為辭於是調隣省增新兵募鄉勇但謂以多為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

國朝經制之兵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是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起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則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

蓬窗隨錄卷九

七

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為之長者素昔等夷本無上下之分與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瀆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為利浮開名數冒領銀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鬪又各自為步趨疑則易驚紛則易亂即或誘之以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闕然而進亦闕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

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輓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其中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濫從事科斂督責民必不堪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何以處之况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而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可也而自去年以

蓬窗隨錄卷九

七

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削立如城砦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損傷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則又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豫設夫馬豈能豫增倉卒移營糧必遲悞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兵烏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觔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土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

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接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饑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夥不可見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所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然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馳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分歧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迎而擊之即令兵多將廣四面兜圍而

蓬窗隨錄卷九

九

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捨命衝突亦未有不潰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勤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勤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蕪事即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餘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阻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柰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

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殺賊以安民也今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卽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據掠民存一日之糧卽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濶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砦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

蓬窻隨錄卷九

三

則死此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惟夔州達州川北惟保甯順慶而已陝西惟興安漢中商州河南惟南陽湖北惟荊州宜川施南襄陽鄖陽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察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砦太平砦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

自便其故居仍畱勿毀賊未至時仍可如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鎮人煙輳集如臨江市普安場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砦平地之堡人戶旣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爲砦長堡長給以頂帶予以鈐記使總一砦一堡之事其親察戶口董視工程經管銀糧稽察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釐保甲戶口繁多莠良莫辨外至者虞其

蓬窻隨錄卷九

三

爲間諜也卽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準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跡可疑尙無確據者別附冊尾聽其另居自便毋使濶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備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烏鎗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砦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隣堡告急許以其半救援其次則積儲糧穀堡砦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悉行收買入倉無者買於

隣近各鄉官兵經過卽以此糧供支賊至閉若壯丁守
陣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
充而實無糧者準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卽爲本
鄉社倉分儲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
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
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若長司其出入
惟倉穀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勻攤
於堡若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
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
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
堅城矣今堡若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旣安民志自定父

蓬窗隨錄卷九

三

母妻子一家團聚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
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
於堡若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卽千里焚掠
無所得食若攻圍堡若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
有隣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
日非潰而四散則輾轉於溝壑之內而已區區首惡何
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
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春之交野無青草
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若皆得邀而擊之其
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旣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
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

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本根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
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若障蔽擁護賊
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如手足之捍頭目
賊將腹背受敵况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
利四也堡若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
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
之勞至文報往來尤關緊要堡若之在大路者卽安設
夫馬遞送無須兵勇護之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也
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
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
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

蓬窗隨錄卷九

三

空虛亦無虞再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陣壯丁惟賊至時
數日給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
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
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
從征日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
之隱憂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若之長又從而
稽之則奸宄無所容其桀驁不馴如啣嚙者亦懾而不
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旣久
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旣分居不相襍其冥頑
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并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
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

也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網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民可與樂成難以慮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阻之者矣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卽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况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其濫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

蓬窗隨錄卷九

三

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者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卽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砦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哀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兩而已自是卽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者其費何如且尙未有底止也况惟買糧爲費較巨而糧分儲於堡砦何異儲於州

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繁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砦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亂纖悉具舉何慮其繁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卹清察戶口修理房屋弔生卹死賑乏周貧其繁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豫備於未事之先願平心而熟計之也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卽所以殺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之見賊將不逃而合之矣今不早爲後悔何及哉

蓬窗隨錄卷九

三

附擬諭官紳士民告示

龔景瀚

爲遵

旨曉諭事照得教匪不戢擾害生民現經各元戎統領大兵勦辦無難漸就殲除惟恐官兵追勦緊急賊匪窮極思逞四散狂奔陝甘南面一帶盡係高山路途紛襍村落零星官兵勢難一一代爲防護賊匪沿途覓食所過焚掠百姓多被殘害必須豫爲防範修築堡砦挖深溝壕同心協力可保身家賊至則併力守禦使之無可掠食官兵緊躡其後旬日之內賊必滅亡是既不受賊匪之害且可助官兵之勢保護閭閻最爲善策前奉

蓬窗隨錄卷九

三

上諭朕聞從前湖北教匪竄沁季感時經過各處多被焚掠獨隨州一處未被賊擾推原其故因該處民人於賊匪未來之先豫行掘爲深溝堆壘土山賊既不能偷越溝壕擾害村莊而該民人占據土山足資捍衛是村莊守禦既嚴賊匪亦無由肆掠食物復有官兵追躡其後未有不窮蹙潰散者此亦保護村莊之良法行之已有成效若川陝河南等省各處村堡俱能照此豫爲防範何至任賊恣意蹂躪乎著傳諭勒保松筠吳熊光等飭令所屬地方曉諭居民相度地形或可仿照辦理令鄉勇人等加意護防堅壁清野以期賊蹤斂戢不敢肆行侵擾於堵勦機宜自爲有

益欽此欽遵當經飭知各州縣遵照出示曉諭督率

辦理在案惟恐奉行不善有名無實或急迫而反至騷擾累民或苟且而遂以顛預了事章程不具器械不全終難以資保障而收實效本部堂彙集衆議悉心講求擬就條款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所屬官民紳士人等遵照後開各條實力妥爲辦理其有因時因地當畧爲變通者該地方官及紳士耆民相度情形斟酌損益總期百姓得相保聚不受擾害賊匪無可據掠易於勦除以仰副聖主除暴安民之至意各宜凜遵毋違

計開

蓬窗隨錄卷九

七

一立砦須擇寬廣之地以壯聲勢也查每縣可以修砦地方至多不過一二十處若貪圖近便或二三百戶輒立一砦非惟地勢不能妥當且人少勢孤賊匪一至先已心怯終難固守須擇山頂寬平可容男婦萬餘或數千名者方可修築若限於地勢難容多人必須分紮亦當於就近連修數砦聲息相通彼此聯絡庶不爲賊所困

一修砦須極險峻以憑固守也查砦柵不險防守甚難徒恃人力亦多糜費須擇天險三面陡峻一面可通行人之處起一嘉祥砦名其三面再爲修削一分派大小首領以便約束也一砦之中除家無丁

男及殘廢老弱者概不挑選外其餘每戶計丁之多寡或一人或二三人編為隊伍十名擇一小領百人擇一大領五百人擇一總領平時派撥妥當同岩長副長注明冊籍一本呈官一本存查止許防守本境並聽地方官調防本縣邊界不許調赴他邑俟有警信岩長傳知總領總領傳知大領大領傳知小領小領傳知各散戶迅速赴岩防守如有一戶不到事過送官訊究到岩之後岩長凡有指授亦須以次稟承以便各歸約束

一彼此認保以防奸匪濶入也查南山一帶居民土著最少誠恐戶口繁多岩長不能一一認識奸良

蓬憲隨錄卷九

天

莫辨平時須令十家互相結保方準入岩如無熟識之人不許濶入凡入岩之人共若干戶某戶男丁若干女口若干注明冊籍一本呈官一本存查以備稽核

一蓋房屋以備棲止也查每岩多至萬人或數千人若無住室勢難露處須於岩牆之內畱空數丈以為守禦之地且防賊匪拋擲火彈其餘或瓦房或草屋悉從其便各量其人數多寡以定房間幾間聽岩長指定地方自行搭蓋懸掛門牌書寫各姓並登記冊籍臨時認牌居住庶免爭執

一前面路之兩傍俱削成峭壁近岩門一三十步路

亦挖斷深二三丈寬丈餘無事安放板橋以通來往有事即將木板抽撤若根挑挖壕溝一二道務極深闊若上週圍砌成堅厚石壘約高四尺許裏面墊高尺餘以便站立守陣

一岩上須有林木水泉以備樵汲也查岩中柴水兩項最為緊要須岩上有林木可以砍伐為柴上有水泉可供合岩食用者修築如該處地方並無林木水泉之山岩中平時當多積柴草每家備儲水之器約計柴水足敷數日之用方可無虞

一安設卡隘以備偵伺也岩堡之外緊要路口設立卡房安設壯健義勇數十名按日輪換可以詰奸

蓬憲隨錄卷九

无

細而遠瞭望

一妥擇岩長以專責成也查每岩以千戶論男婦即不下數千人若無統攝終同烏合須選一家道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眾所信從之人或紳士或者民充為岩長官予鈐記使總一岩之事一切修築防守事件無論鉅細俱遵指畫其董視工程稽查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經手鉛藥掌管冊籍以及臨時督催巡查諸務非岩長一人所能獨任每岩再公舉數人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為副長諸事商明岩長辦理

一製辦火器木石以備轟擊也查臨陣火器為先而

守砦則木石爲要每丁壯千名須備鳥鎗四百桿製造過山鳥鎗二三十桿或四五十桿上鐫某縣某砦字樣排列牆頭砦門多安數桿鉛藥赴官請領牆外緊繫滾木壘石兩三層並多積碎石以便擲擊

一隨時操練以期純熟也查鎗礮必須點放純熟方可得力而刀矛亦必隨時演習每月或二次或三次酌定日期砦長及各執事副長大小首領與編入壯丁俱赴砦所操練不遵者砦長卽行責處

一糧食不許畱儲故屋以絕賊食也賊匪所到之處必先搜掠糧食糧食盡般入砦賊不得糧不戰自

蓬窗隨錄卷九

三

困砦長及副長等平時分督所屬人戶各將所有糧石酌畱數日食用餘俱運入砦中儲於自蓋房間之內食盡赴砦再取

一平時輪流守砦以昭慎重也賊匪未來自不便俱株守砦中以致廢時失業但砦上房屋糧石不可不畱人看守牆壘壕塹亦應隨時修砌須酌畱一二十人輪班代換砦長副長人等仍不時親往稽查

一臨時須鎮靜嚴肅以一心志也砦中男婦幼孩多至萬餘或數千名口一有賊信易涉張皇喧嘩啼哭徒亂人意以致守陣之人手忙腳亂或鎗礮木

石施放太早至得用之時反無可用砦長等須嚴諭婦孺不許喧呼率同副長梭織巡查督令守陣之人執定器械毋許張皇俟賊匪逼近鎗礮可及之時施放鎗礮木石可及之時施放木石不可一時俱發俟賊匪攻撲一面施放一次再撲再放如此兩三次賊匪必不敢再撲矣

一守宜堅定勿墮賊匪奸計也賊匪遇險峻砦柵難以攻克卽謊言假道或託詞借糧並矢誓不妄傷一人鄉民苦無深識輕信其說遂遭毒害砦長須嚴諭合砦人等斷不可輕聽其言賊匪又有時故示單弱止用數百人攻撲卡砦我兵輕其人少出

蓬窗隨錄卷九

三

砦追殺賊復故意奔逃遺棄馬匹衣服等項我兵利其財物跟迹追搶賊匪大隊翻從後面夾擊或竟搶入砦柵砦長須嚴約丁壯無論賊之多寡止許在砦轟擊不可出砦追趕賊匪遺棄什物不可貪利檢取違者砦長卽時責處

一防宜周密勿令賊匪乘間也賊匪或日間不能得手往往於四五更我兵疲倦之時或早霧朦朧之候暗劫卡倫砦長須嚴諭大小首領丁壯人等日間更番歇息夜間各執器械不得暫離派定所在不許任意盹睡牆內多掛號燈以備伺警另撥更夫數十名擊檠鳴鑼砦長及副長等親身督率巡

警毋稍疎懈又賊匪詭詐多端或向一面攻撲我兵齊赴此面堵禦賊遂分從他面乘間而入該若長亦須嚴諭賊匪所攻一面一面下壯悉力堵禦其他三面下壯不得擅動庶不至顧此失彼

一多設偵探以便防範也查用兵之濶探報爲第一要務每若須擇心地明白健步善走者數十人於賊匪未至之先梭織往來探聽虛實多寡以便戒備卽賊匪已過之後亦須探明賊蹤果已遠窻方可解嚴

一盤詰宜嚴以防假冒也查賊匪未至之前多扮行商僧道差役營兵或粧作文武員弁或假作難民

蓬憲隨錄卷九

三

乞丐探視虛實或大隊不能得手業已繞過卡倫後假扮尾追官兵鄉勇混入砦柵或令我兵下砦論話往往中其奸計若長等最宜防備如有此等人來若務須盤問來歷須驗明切實憑據確係官兵鄉勇方可準其入砦

一小心火燭以防不虞也查砦內草房稠密人煙輻輳且鉛藥俱儲其中火燭一不小心卽可延燒淨盡若係夜間更恐誤認賊人劫若登時潰亂必至自相踐踏若長須嚴諭在砦人等時刻畱意倘或漫不經心卽時責處

一平地村鎮亦應築堡一體防維也查南由一帶崇

山固多而平地村鎮市集亦復不少倘商客人等及附近居民於山巔造砦或有不便之處須於本村鎮週圍挑挖壕溝一二道務須深闊內築高厚圍牆其守禦之濶一如砦柵

一隨時獎賞以示鼓勵也查若長爲一砦之領袖副長等亦皆勞力勞心如能辦理妥協各地方官卽行稟明酌賞五六品頂戴其總領大小首領丁壯人等如能認真出力著有勞績亦卽隨時稟請優獎以示鼓勵

蓬憲隨錄卷九

三

平賊議

龔景瀚

平賊之策不過剿堵撫三者而已堅壁清野之法不戰而屈人策之最上者也然而工鉅費繁蹂躪之餘民之蓋藏既空生計復窘軍興日久官亦未有餘力及此需之歲月今日又急不能待也無已其惟分屯合擊之一策乎夫兵宜聚而不宜散貴精而不貴多今徵調半天下其數將十餘萬而經略參贊總督將軍所用僅二三千人合四省計之不過二萬其餘安歸乎賊股愈分而愈多路亦愈分而愈濶於是派提鎮參游率兵千餘或數百人以分勦分堵不計賊之多寡兵之足數剿捕否也究之所謂勦者隨賊奔走而已所謂堵者坐延歲月

蓬窗隨錄卷九

三

而已兵力既衰聲勢愈弱數年以來未淨一路是置兵於無用之地而虛糜糧餉也府廳州縣每處留兵或百餘或數十勢孤力微故轉糧散餉常覺兵多臨陣出征又常患兵少其弊在於分是不可不合而聚之也疲病惛懦之兵不能爲利而反爲害矢石交加之下一人驚顧萬衆披靡卽有勇者亦無所施其力矣善用兵者惟在能忍我不退則彼必退機之先後不過須臾將率以時訓練使上下之情洽則休戚相關彼此之技均則臂指可使故兵將必相習而後兵可用今所調之兵不必領於原營之將數月而易人臨時而更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倉卒遇賊有委而去之耳近年陣亡之官甚多

陣亡之兵反少以此是不可不精於操練也精壯之兵皆歸大營分給諸將大半老弱多不過二千人少者千人其能戰者惟數百人耳何可責其成功且尤患者兵少而官多將軍提督副都統各數人總兵十數人盡予重兵焉有此額其供支百倍於官兵省一人卽可養數百兵而有餘又一隊之兵僅二三百人而參游都守或多至七八員連翼之雞不能俱飛而本營至無一官以目兵而署都守以武舉而護參游兵備空虛營伍廢弛何不別而擇之汰老病而擢勇智其循分供職者均回本營訓練新兵以備更調此兩得之道也是將率不可不精選也統馭在將致死在兵今軍營告捷官之升擢

蓬窗隨錄卷九

三

者一疏至數十人而兵之得官者千百無一二也一升之米一兩三錢之銀所得幾何所望者惟厚賞耳而今之經略參贊不名一錢安得賞不踰時爪牙無摧堅陷陣之士偵諜無深入效命之人賞濫報輕孰爲我用是犒賞不可不厚也今被賊者四省一省之大屬吏賢而才者豈無數十大府大加甄別度人地之宜升調勿拘成例使之撫循民人慎固疆圉假以便宜寬其文瀆每州縣視其緩急輕重予銀萬餘兩或數萬兩以暇儲米麥草豆雇驛馬整器械勸修堡砦團練鄉丁使自相保聚官爲巡行郊野諭曉大義其民皆有尊君親上之心敵愾從王之志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可以助將帥官

兵之所不及是收守尤不可不擇也數者既具可以行吾之策矣以陝西一省言之經略參贊總督將軍各提鎮各州縣之兵及隨營鄉勇其數不下十萬汰其老弱疾病怯懦無能者罷歸原營可得精兵四萬人以為戰兵又其次者可得二萬人以為押運軍馱留守營盤每一千把領兵百一參游都守領兵五百或三百即為所部兵將永不相離四萬精兵分為八營每營五千人守兵以千人輔之經略參贊總督各領一營其餘以提鎮之有勇略者領之又於其中擇敢死之士數百人以為親軍明白善步者數十人以為偵探倍給鹽糧即於汰歸四方之兵餉取之有餘分屯要地宜疏而不宜密宜

蓬憲隨錄卷九

三六

遠而不宜近如賊在終南山中則蓋屋五郎鎮安石泉洋縣雷壩鳳縣寶雞皆要地也相形勢扼險要四面分布聽賊之游衍於山中我自椎牛饗士休養撫循使我兵力足氣盛皆有勃然殺賊之心賊蹤在百餘里內兵力可及者星夜發兵風馳雷擊附近之營各有偵探不期而來或截其旁或邀其後州縣之鄉勇亦乘其敝則一舉可以成功或賊乘間移至甘肅四川近我營者邀而擊之遠則不堵不追亦移各營之兵徐行環布相機而動若賊分竄兩省則各分四營之兵環之若分竄數處則擇其重且急者環之以逸待勞令不得出我之範圍旬月之內可以蕪事矣以此為勦即以此為堵勦堵

得宜而勝算既得投出者必多賊勢既窮悔過者亦眾不言撫而撫在其中是亦策之善者也否則分股而馳分地而守兵力日疲賊勢轉熾如前所云吾不知其所底矣

蓬憲隨錄卷九

三七

蓬窗隨錄卷十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璠校

目錄

考

御製幾暇格物篇

九河故道

畏吾村考

辨

放桐辨

叩馬辨

坐懷辨

蓬窗隨錄卷十目錄

說

尚書古今文說

區田說

禁糶說

查禮

俞長城

俞長城

俞長城

一

趙佑

孫宅揆

唐夢賚

聖祖仁皇帝御製幾暇格物篇

九河故道漢唐宋諸家之說不一或謂在濟南境內或謂遠界永平而酈道元謂九河苞淪於海以朕揆之其九河入海之處在今天津之直沽而九河故道不出滄景二三百里間也蓋水性就下今南北之水以天津為尾閭地最窪下雖數千百年中或陵谷變遷而其高卑大勢南北定位有必不可易者即以禹貢之文考之可以斷矣禹貢曰至於大伾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疏云大伾屬魏郡黎陽泲水在信都大陸澤名夫黎陽今之濬縣信都今之深州大陸澤在今之束鹿界而河間在濬縣深州束鹿

蓬窗隨錄卷十

之北故曰又北也又九河既道疏云平原以北平原今德州境言德州以上也漢書溝洫志許商云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在成平東光鬲界中此三地今皆屬河間杜氏通典云鉤盤在景馬頰覆釜在趙郡景即景州趙郡今涿縣南古所謂燕南趙北也輿地理記云簡河在臨津金史地理志云南皮縣有灤河太史河傳志所載九河故道之在河間境也又豈不彰明備著乎則天津為同為逆河入海之道無疑矣河自周定王時已南徙九河故跡亦漸湮廢後人不能深究地勢多穿鑿傳會其指在濟南者既失之過南其指在永平者又失之過北而鄭康成據緯書

謂齊桓公填塞八河以拓疆界其說益滋謬耳凡人讀書能正據經文考以古今形勢則諸家之說自有折衷夫河間古郡稱名已久其所以謂之河間者以其在九河之閒也顧名思義又可知矣

臣吳廷華按禹貢九河第言其數而未詳其名

爾雅釋地篇詳其名矣而未誌其處西漢去古未遠已不知九河所在迄今又數千年欲執卷辨方實指其所謂徒駭覆誦示千古以可信宜眾說斷斷而莫之決耳然徒駭之為滹沱滹沱之由平舒入海漢書確有明文又大陸古澤實為禹迹之舊漢書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注清

蓬憲隨錄卷十

二

河自東光以下會大河故瀆則今直沽之為禹河入海故道無疑人第惑於河水由章武為漢河之論不知周時河已南徙後世漸徙漸南地勢北高南下斷無周時已南而漢復北之理聖祖仁皇帝考古証今合百家之說而折衷之確然指天津為禹貢逆河入海之道使知濟南永平之說之非而萬世治水之績乃得把握之方要由南北水利時墜

宸衷禹功所及有默會於

宵衣旰食聞者迄今川瀆平成永賴

帝澤蓋是篇實示其端焉

九河故道

禹貢兗州九河既道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爾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盤鬲津郭璞註簡潔孟子集註同孔安國書傳河水分為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孔穎達禹貢疏計禹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鄭元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絳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元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入枝併使歸於徒駭也漢書溝洫志許商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界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又王橫云往者天嘗陰雨東北風海水西南溢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邢昺爾雅疏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蔡氏書傳九河一日徒駭二日太史三日馬頰四日覆釜五日胡蘇六日簡潔七日鈎盤八日鬲津

蓬憲隨錄卷十

三

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入枝併使歸於徒駭也漢書溝洫志許商云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現在成平東光鬲界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又王橫云往者天嘗陰雨東北風海水西南溢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邢昺爾雅疏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鈎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蔡氏書傳九河一日徒駭二日太史三日馬頰四日覆釜五日胡蘇六日簡潔七日鈎盤八日鬲津

一第 冊 實參四庫全書第 0 反E5

其一則河之經流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遂得其六
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河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又云九
河已湮漢唐以來諸儒就所見之斷港絕潢指
爲某河某河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
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
里之地余氏闕云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而禹
之故道失矣西京時河入千乘而無棣之間又
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偶合於禹迹
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名山藏

蓬窗隨錄卷十

四

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
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甯津吳橋諸處直達東海
通典九河四在景成二在平原其太史簡潔未
詳畿輔通志漢世近古諸儒考據精博緯圖中
候非盡無徵至許商以奉命行視圖方畧韓牧
亦以能治河徵而或止得其三或僅求其四五
則其餘之湮滅可知也唐宋以後去古浸遠舊
迹日湮而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歐陽
忞輿地廣記樂史太平寰宇記於徒駭河蘇高
津之外又得馬頰鉞盤覆釜簡潔四河惟太史
未詳所在千年以前求之而不得千年以後竟

一一犁然有其處所此可信乎抑不可信乎蔡
沈曰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
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斯言誠是然據許商所
云三河既實有其地而孔穎達亦云九河之次
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當亦在
成平東光鬲縣之南北今攷河間府交河縣東
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山東德州
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川原平衍沮洳盈望
九河舊迹要亦不離此域然或爲平疇或存枯
瀆無論禹時故道不可復問卽漢世所謂三河
者亦在有無斷續之間矣禹貢錐指林氏曰王

蓬窗隨錄卷十

五

介甫謂逆河者逆設之河並時分流也其意以
同爲逆河句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如此則逆
河卽是九河矣羅泌曰聖人於冀兗間逆設爲
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民耕既至則不
墮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
河之道則不見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故謂
之逆河董鼎曰格言云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洩
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此皆踵介甫之謬
以九河爲逆河而緣飾其辭也陳師道曰逆河
者爲潮水所逆行千餘里邊海又有潮河白西
山來經塘泊按潮河一名界河在今靜海縣西

北受滹沱易巨馬三水巨馬即滹沱水合御河東至獨留口入海此河在直沽口西亦不得指為逆河明邱文莊濬又言當於直沽入海之後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以逆河為橫絕之河承西漢之誤以上諸說總由不知渤海即逆河而求逆河於渤海之外遂愈求愈遠耳河間府志南皮縣九河故道渠岸尚存

徒駭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按今滄州之西交河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即漢滹池孔穎達禹貢疏徒駭是河

蓬憲隨錄卷十

六

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支李巡曰禹疏九河以徒眾起故曰徒駭郭璞爾雅註徒駭在今成平方紀要以徒駭歸獻縣蓋本此邢昺爾雅疏九河之次自北而南唐書地理志在清池縣西五十里孫炎曰禹疏九河徒眾惕不成故曰徒駭孔氏云在滄州景成元豐九域志在故滄州西北二十里元和郡國志在山東齊河縣景成齊乘河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畿輔通志今漳滹沱之經行於滹滄界者即徒駭故道禹貢錐指今漳水自鉅鹿又北歷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

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鎮注於渤海即滹沱河之故道今德平樂陵齊河濟陽慶雲海豐界有土河志以為徒駭妄也徒駭最北豈反出焉津南哉河間府志徒駭故道在南皮縣北滄州志在廢清池縣西南三十里按九河故道數千年聚訟紛紛即徒駭一河已人各異辭矣但據水經注淇水篇云淇水至東光縣西南會大河故瀆東北逕泉周縣入滹池又東逕漂榆邑入海漳水篇云衡水東逕建城縣故城南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則衡河自東光以下行大河故瀆

蓬憲隨錄卷十

七

會滹池入海而漳水自合口以下又與衡河並行大河故瀆與漢地理志滹池即徒駭之說可相參而得之漢志滹沱至平舒入海蓋東平舒即今大城縣未嘗瀕海則所謂至平舒入海者蓋由平舒至章武入海今子牙河為滹沱下流逕大城縣三角淀與水經注合則漢志及錐指說信而有徵矣若所謂成平滹沱成平今獻縣畿輔通志滹沱入獻縣完固口分為二支則漢志特據河水所經處言之非只謂滹沱第在成平也夫滹沱即有三角淀入海則自三角淀入縣界至直沽其為徒駭故道可知特贅此以備

一說

太史 禹貢疏禹大使徒眾通其水道故曰太史

郭璞爾雅註太史今所在未詳通典及崇氏元

史地理志太史在滄州南皮縣治北明李賢一

齊乘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太史等

河當在其地方輿紀要在徒駭之東河間府志

太史在古皮城南畿輔通志太史河自漢以上

未知所在而忽得之于欽李賢自不足據禹貢

雖指齊乘清滄之說庶幾得之

馬頰 郭璞爾雅註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山東濟南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

蓬窗隨錄卷十

八

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

續相傳即馬頰河元和郡國志在德州安德平

昌二縣東皇輿表安通典在平原縣界太平寰

宇記篤馬河即古馬頰河在棣州商河縣北輿

地記即篤馬河明一統志在東光縣界河間府

志在南皮城南慶雲縣志在縣東南自樂陵西

十五里經縣分水鎮至城東南隅入隔畿輔通

志九河之次自北而南以地計之當在東光境

內李賢之說似為得之其篤馬在九河之南許

商有明言何不一考耶樂史蓋誤認唐之馬頰

為古之馬頰耳元和郡國志馬頰河久視二年

開決亦名新河即上所引在蓋此水即漢之篤

馬河水經所云東北經安德縣故城又東北逕

平昌縣故城北者故瀆久湮唐復開名為馬頰

所謂新河而被以舊名者也樂史不解元和郡

國志新河二字之義而指為九河之一其謬甚

矣禹貢雖指德州治安得所領有蓀縣太平寰

宇記云馬頰河逕蓀縣是也而又云篤馬河即

古馬頰河人皆斥其謬然唐自有馬頰河出澶

州新豐縣界東北流至平昌縣合篤馬河二水

合流並得通稱以篤馬為馬頰不可謂謬謬在

一古字指為九河之第三耳近志平原商河陽

蓬窗隨錄卷十

九

信界中並有馬頰河皆唐之馬頰也

覆舖 郭璞爾雅註水中可居住而有狀如覆釜

李巡日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方輿紀

要舖亦作釜通典馬頰覆釜在平原縣界又云

安德縣有覆釜河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

豐縣入海滄州志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

河間府志覆釜在南皮縣東南畿輔通志安德

故城在今山東陵縣德平界與甯津相近意覆

釜自陵縣歷甯津南皮而達慶雲乎

胡蘇 李巡日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

也孫炎曰水流多散胡蘇然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東光縣有胡蘇亭郭璞爾雅註作東莞元和郡國志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太平寰宇記胡蘇河一名赤河其水赤渾色自臨津治逕饒安無棣入海齊乘滄州南有大漣澗西踰東光東至海非胡蘇河歟元史河渠志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河間府志胡蘇在南皮西城下滄州志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十二里慶雲縣志經縣分水鎮東北十二里會鬲河入海明工部郎中楊且請開東光慶雲胡蘇河通海以洩衛河漲水疏下中止畿輔通志今滄州即唐饒安

蓬憲隨錄卷十 十

慶雲即唐宋無棣甯津即漢東光宋為臨津縣今其縣西有胡蘇亭正班固所云在東光者太平寰宇記之言近之矣

簡 郭璞爾雅註水多簡易李巡云簡大也其水深而大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史記正義簡在欠州應亭縣齊乘滄州大漣澗南至西無棣縣有大河名曰沙河皆瀕古隄茲非簡潔等河歟元史河渠志在南皮城外十餘步輿地廣記在臨津方輿紀要簡在勃海河間府志在南皮城西慶雲縣志在縣南三十里舊河間

府志在滄州臨津縣

按慶雲新志以南皮篤馬河為簡河亦非臨津今甯津北與南皮接界謂簡潔在此理或有之

潔 郭璞爾雅註水多約潔李巡曰河水多山石治之苦潔潔苦也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潔河二河相去甚近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元史河渠志簡潔在南皮城外方輿紀要在勃海與簡相近河間府志在南皮縣城西

按何喬遠名山藏河漕記云簡潔一水先儒誤分為二此蓋指孟子集註言也據書經彙纂云孔

蓬憲隨錄卷十 十一

穎達九河疏據郭璞爾雅註以簡潔為二河朱子孟子集註因之曰簡曰潔分舉犁然蔡傳則據會攷之說合簡潔為一河林之奇嘗辨之以為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為經八為支派當從孟子集註為正又畿輔通志云簡潔二河爾雅明列為九晉唐宋諸儒紀載相仍蔡傳獨宗歐陽恣之說合之為一未免穿鑿合從孟子集註為二河

鉤盤 郭璞爾雅註水曲如鉤流盤桓也李巡曰

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太平寰宇記在樂陵東南皇輿表樂陵今武定州樂陵縣屬濟南府從德州平昌

來輿地記通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樂陵鈎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

流入至海豐縣東南入海漢書地理志平原郡

有般縣師古注九河之鈎般後漢書公孫瓚傳瓚出軍屯

盤河將以報紹註即九河鈎盤之河其水經注

篤馬河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為槃河蓋亦九河

之一也元和郡國志在陽信縣北四十里金史

地理志樂陵有鈎盤河元史河渠志在獻縣東

南八十里禹貢錐指般縣故城在今德平縣東

北河在縣南二十里近志陵縣德平樂陵商河

武定海豐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鈎盤八枝白鬲

蓬窗隨錄卷十

三

津而外此河亦有可據齊乘曰東無棣縣北有

陷河闊數里疑即鈎盤河按此河自樂陵分爲

南北二派海豐舊志云南派在縣南名鈎盤河

東經霑化縣北又東至久山鎮入海新志云北

派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慶雲流入又東北徑馬

峪山前抵土河口入海今縣北盤河村當以此

為名蓋北派即齊乘所謂陷河也或曰陷河即

篤馬河之別名許商云在九河齊乘指此以為

古鈎盤恐非然許商亦就上流言之耳安知篤

馬下流非即鈎盤之故道乎河間府志鈎盤在

南皮縣西北慶雲縣志在縣西南自德平西北

樂陵東南經縣南由海豐霑化至九山入海

鬲津 郭璞爾雅註水多峴狹可隔以為津而橫

渡李巡曰河水狹小可隔以為津邢昺曰自鬲

津以北至徒駭相去三百餘里漢書地理志平

原郡鬲縣平原當以為鬲津畿輔通志鬲津故

縣唐安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甯

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大沽口入海

元和郡國志鬲津枯河在縣南七十里河間府

志古鬲津河在吳橋南亦名吳川又東逕甯津

縣南又東逕南皮南與山東樂陵分水太平寰

蓬窗隨錄卷十

三

宇記樂陵縣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南皮縣志

河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逕慶雲縣南金史

地理志無棣有鬲津河又東北逕鹽山縣東南

鹽山縣志河自慶雲北入鹽山界崔家口又東

逕海豐入海滄州志在城南一百二十里俗呼

老黃河方輿紀要鬲津在鈎盤之北通典在獻

縣之廢饒安縣輿地記在無棣元史河渠志在

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

按古今陵谷變遷所在多有河又善徙禹迹茫茫

雖日履大陸以下求所謂禹河者而志之恐疑

信不免相參羣言淆亂固其宜耳况九河之名

始於爾雅爾雅之作或以為周公或云仲尼所
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今按其文
如五方四極諸說既荒邈如山海經九州之名
又與禹貢周禮不符且霍山以為南岳又漢武
帝事則先秦以下雜奏之文不少矣豈九河之
名遂可信為禹之舊乎又九河之名整蠲險僻
與緯書曜魄靈威仰等名相似是皆三代後
矜炫奇袤之作與禹貢體制迥不相類秦漢人
好立名色其習如此若以為禹之所名斷不敢
信也郭璞李過就其名曲為之解穿鑿牽紐不
可為訓孟子云不如無書信哉竊按孟子謂禹

蓬憲隨錄卷十

丙

行所無事則當時治水之要不過因諸水現在
注涸之方為之疏而道之若必鑿孔穿渠如漢
書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諸說此數者
所謂人功所造墮斷天地之性也何足為行所
無事嘗論六合之內本有天造地設境界如水
原多發於西北東南注海有何人工可言又如
江出岷山歷巴蜀之險與河之積石龍門大約
相似而峽江以上未聞有鑿石開道者胡獨於
河而或以為鑿或以為破至於九河胡獨不然
禹貢之言九河也第謂之道孟子之言九河也
第謂之疏則不過因勢疏濬非強鑿九河以激

之行且按水經地道如桑乾漳衛白潞巨馬沙
冶諸水俱世所謂巨浸視澗沮澗淄有過之無
弗及而禹貢一書第載衡漳之名他水曾未之
及豈桑乾諸水禹時尙微無待於治耶抑治之
而經有闕文耶竊謂禹斷無平地鑿九河之理
桑乾諸水斷無不治自安之理所謂九河者當
即從桑乾諸水中就其近河者而分河水以寄
之則言九河而諸水胥舉矣衡漳入河在九河
未播之先故特言之今衡漳二水猶並行禹河
故道則九河可知矣水經注不言滹沱者蓋因
漢書徒駭即滹沱故僅於河水篇序河之原委

蓬憲隨錄卷十

壬

而已足也知徒駭之即為滹沱則太史以下又
可知矣不但此也周禮大司徒川有衡澤有虞
溝逆地防各詳其法九河大川必無闕塞及定
王河徙至漢不過二百餘年豈有九河故道遂
至湮沒即不可復攷惜漢人舍桑乾諸水以別
求其所謂九河故求之終不得其處後世愈求
愈疑致眾說紛錯如此耳幸地理傳徒駭即滹
沱一語後之好古者猶得意會言之特存其說
以待好古者決擇焉

逆河故道 河間府志靜海縣有逆河

雍正八年戶部咨逆河西屬靜海東南屬滄州

東北屬天津即今中堂窪地也在天津西南八十里河身由西北巨東南地勢微窪彷彿河形而已

按書經彙纂云河自大伾而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泮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實指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其說是矣然細考禹貢又參以漢書說則姑無論碣石之所在而逆河入海之在直沽則實有可據者蓋歷代疆域雖有紛更而漢書西北高東南下之說亘古不易禹貢諸水皆歸東南惟大河自大伾以下有北流漢溝洫志謂平地數敗所

蓬窗隨錄卷十 六

二渠以引其河載之高地是也然亦由直沽在大伾之東北北雖高而北之東則率其勢斜下故順也如今七郡三百餘水俱匯三岔海口其為古燕南最窪之地亦明矣若謂河至繫驢入海則當自今直沽口逆上北歷寶坻又東折至永平此禹貢錐指說夫人知其不能者又據漢地理志遼西郡如龍鮮封大凡十一水皆南入海古北平郡無終縣溇水且至雍奴入海水經注東潞水亦至雍奴入海雍奴海口今直沽北甯河縣地也元魏併漢泉州入雍奴唐改武清置寶坻縣國朝又分寶坻置甯河寶坻之水皆順而南直沽之河獨能逆而北

乎有謂直沽至寶坻逆而北上故為逆河此無平則自西而東順之逆蘇子由云契丹之水皆南至矣何以繫謂之逆蘇子由云契丹之水皆南注於海地勢北高無北徙之道自今溯漢其說悉合則三代可知矣况河必有故而後折龍門以下至華陰而東折者水經注所謂華嶽當河河水過而曲流也華陰以下至大伾又北折者即前所引載之高地之說也若河趨直沽歸海之勢方盛既無華嶽二渠何故又折而北又况大河轉折關係最重故大陸以上東折北折皆詳載之何獨於此二折省其文且也據禹貢九河在兗若逆河入海在繫為冀州東境是錐指

蓬窗隨錄卷十 七

所謂中間相去太遠闕也况據爾雅兗州在東河之東則其境當以河身入海處為限若至繫及海中諸島之近其地者俱當屬兗所謂島夷皮服者又何以第屬之冀州據韋昭謂碣石淪海已去岸五百餘里或又謂今滄州北與平州接壤皇輿表平州今永平相去五百餘里未淪於海之前從海岸更五百里平地九河在此五百里中禹貢錐指又謂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河自章武東出為逆河逕驪城至繫縣碣石入海行三百里據此三說則似河自章武至繫縣碣石或直

行向東或斜向東北不必北折至寶坻又東折至永平其道較順然按地形章武海口直東去永平海岸不過二百餘里如昭碣石去永平岸五百里之說則在章武東南禹貢北海入河由東向西以南為左烏得謂之右且相距幾三百里亦不當謂之夾也又大陸東北至章武約七八百里九河去大陸亦不應如此之遠且據王橫言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則未淪之先章武索縣原隔一渤海此渤海即在東北五百里中河既東北行則未至索縣先入渤海何待至索縣碣石入海况五百里之地不可謂不廣矣淪海

蓬窗隨錄卷十

六

至五百里其事不可謂不重矣古史如周譜等書並未言淪於何時所淪何地後之人亦不過以索縣驪城當之不知邑之大小雖殊大約不外百里之限即曰瀕海偏隅或出常限之外然斷無廣至五六百里者雖指有見於此故以三百里為說然曰當衝既非禹貢夾石之義况據永平西為玉田又西為薊州由章武東出先薊州玉田然後達於驪索不當止言驪索也又况據王橫云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夫東北則索縣也西南則章武也海水所溢則南岸耳雖指亦自以為南岸南岸則章武矣乃其說曰北岸所

浸漢驪成索縣數十里夫曰北岸既與南岸之說不符曰數十里又與三百里之說不合總緣信古太過求之不得其故乃為想當然說以濟之故其言多不足據若介甫程泌諸君逆設之說又不足論矣要之當以漢書河水至章武入海之說為是今天津則章武海口也

聖祖仁皇帝御製幾暇格物編曰天津為逆河入海之地信哉又天津縣志云按禹貢逆河自當以直沽為斷漢書沽水河水入海之處今據三分河形勢則禹迹可想見矣且河自定王時南徙數千年來漸徙漸南未聞有徙而北者今中堂窪

蓬窗隨錄卷十

七

之河在直沽之西南若以彼為禹河之舊則今河沽入海之地又從何時北徙至直沽耶又據漢書地理志河水別出為屯氏河至章武入海其故迹已不知所在則焉知中堂窪之河非即屯氏河之舊後人誤指為禹跡耶若據宋史黃河注三堂之說則三堂之河又為宋河非禹河矣

畏吾村考

查禮

京師西直門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學士李東陽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壠未遷榆堡時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時西域國號也太祖四年歸于元或稱畏吾或稱畏吾兒或稱畏兀或稱畏兀兒陶九成輟耕錄載色目三十一種稱畏吾兀蓋蒙古字隨音轉音有輕重則字亦隨之而改故彼此增減無定文也當時仕于朝者若布魯海牙之孝友廉希憲之政事小雲石海涯之文章伯顏不花的斤之忠義尤為表表於世羣萃居處諒非一族此村密邇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又案布魯海牙嘗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又叔

蓬窗隨錄卷十

三

父阿里普海牙素欺布魯及布魯顯貴築室宅旁迎阿里普居之後布魯生子十人孫五十三人皆登仕籍布魯之次子希憲築萬柳堂於城南為廉氏別墅常邀盧疎齋趙松雪飲命歌者歌驟雨打新荷曲而小雲石海涯又即希憲之甥由是觀之當時畏吾之人聚族而居者正自不少即布魯一族已蕃衍廣袤如此况加以他族比閭相接成邑成都固不待考而知其必然也予家舊時守冢者亦廉姓疑即右丞後人畏吾之名當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衛所居遂稱之曰衛伍殊失其義至宛平邑志改為魏吳尤舛謬矣又按鐵哥傳世祖幸香山永安寺見書畏吾字於壁問誰所書僧

對曰國師兒子鐵哥書也帝召見命隸丞相字羅備宿衛考蒙古新字製自帝師八思巴至元以前新字未製時凡國內施用文字除漢楷外惟用畏吾字迦魯納答思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世祖命鈔板賜諸王大臣元代之重畏吾字如此今不可考矣

蓬窗隨錄卷十

三

放桐辨

俞長城

伊尹放太甲于桐有諸曰否以臣放君不可以訓然則甲之居桐也孰放之曰居之也或曰放焉古者君薨諒陰三祀于是甲居桐而尹營其宮甲不居桐非子也尹放甲于桐非臣也曰甲居桐而不悔過亦將復之乎曰甲能居桐即能悔過何不復之有兄不以私放其弟吾見于舜臣不以私放其君吾見于尹然則湯不放桀乎曰湯之放桀也桀奔而因以居之也尹之放甲也甲居桐而尹營之也皆非放也然則孟子曷不辨曰孟子不辨以戒當曰之為君子之辨以防萬世之為臣

叩馬辨

蓬窗隨錄卷十

三

史稱夷齊就養西伯遇武王觀兵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遂逃去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俞子曰夷齊之餓信也夷齊之諫誣也禮諸侯七月而葬當是時武王即位十有三年矣安有父死十三年而暴露於野者說者謂虞芮質成之歲文王受命改元會孟津在武之四年武之年仍文王耳是則天子在上而改朔易號其罪大矣夷齊在側何無一言既不能爭且就養焉至觀兵而始諫噫晚矣智者不為也故謂武王之不孝者誣也至其所謂不仁尤不可不辨夫紂在天下分天子也德獨夫也不伐商紂暴益甚紂暴益甚而天下被其毒者深矣仁人固如是乎

天命無常有德者王武之伐紂非特人心有天道焉洵如夷齊言將不逢堯舜終古無易姓之事也且伐君者甯自武王始哉書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吾謂夷齊不當恥周先當恥商充其操必至舉世無可言之人無可居之地孤子畸異悵然靡所復之而後已爾此必戰國魯仲連於陵仲子之流倡為此說以擬聖人以自遂其僻余故曰其誣已甚難之者曰予以叩馬為誣於何徵之曰不見於詩書不為孔孟所稱述司馬遷拾采方聞以入傳記斯難從耳然則夷齊何以餓曰夷齊之餓當在讓國之後也紂之時黎老播棄矣夷齊又失國是以不得其所及聞西伯而歸之想亦古者寓公之意乎

蓬窗隨錄卷十

三

乃知首陽之下避商非避周也避紂非避武也然則夷齊不死乎曰論語稱其餓不稱其死其不死也明矣藉令夷齊餓死則是武王非聖人也其父惠鯀寡其子棄賢良死墓且有封生人不得食即謂之不孝不仁也亦可

坐懷辨

聖人所以師百世者已施之當使人可受施之而人不可受非聖人也已作之當使人可學作之而人不可學非聖人也方女子夜奔柳下惠使之坐懷而不亂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女子所可受也不亂可矣而坐懷則非他人所可學也施而不可受作而不可學烏得聖坐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十 三

者見於外者也亂者辨于內既坐矣亂與否孰從而知之爲此言者明聖人謹于不見而持于易動也然則他人不得窺女子或自諱亂與否吾又孰從而知之古之人有舍生取義者惠不當使女子失節以全其生而從井救人仁者不爲惠亦必不污其身以救女子未有聖人而不義者未有聖人而不仁者孟子曰袒裼裸裎焉能免我此惠之事也若坐懷不亂則非惠事也言即馬言聖人清之過言放桐言聖人任之過言坐懷不亂言聖人和之過

蓬窗隨錄卷十

三十四

尚書古今文說

趙佑

先儒多疑古文尚書之僞予嘗緝綜其說蓋莫甚于元明至有橫加詆斥如闢異端于其私刻止存今文二十八篇而古文則全削去者復有形諸奏牘請專以今文立學取士者從而辨之者亦非一家以今西河毛氏寬詞爲最勤然片言折衷莫善于安溪李氏望溪方氏李論難易精矣方則曰能僞爲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湯誥伊訓說命之間弗肖也而况其下焉者歟嗚呼此語出而昭如日星焉用曉曉聚訟爲有歸安沈樹德者予偶見其私稿書說一篇雖

蓬窗隨錄卷十

三十五

未名于時其末曰尚書什九皆聖人之言而古文二十五篇中如禹謨虬誥湯誥咸有一德說命或言心言中或言性或言德或言學尤文之醇乎醇者若必以字句平易疑之豈聖賢之言必艱深險澁而後可耶可謂明辨哲矣竊因是究而論之夫人立言而著之于書者將以自見而傳後也苟董之倫是也姑無論魏晉士大夫之爲學不足以語于斯即使當此之時而果有人焉具是言心言中言性言德言學之學與識其爲祖周孔孫程朱明矣則何不自成一編著其邑里姓氏授受之本上之朝傳之其人而必蹈襲陳言依託古體身名旣隱而不彰不得享是書之福轉徒以供後人之集疑苟非

至愚斷不出此愚于此者必不能智于彼則夫書之所
言其必非有能偽為之也益信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或者不察乃執文字之
常格以律古經其實愈多而見則愈陋甚且舉而歸諸
皇甫謐之徒吾恐謚如有知且當一聽然曰何修而得
此謬譽于千載下也

蓬憲隨錄卷十

三

區田說

孫宅揆

昔湯有七年之旱伊尹始作區田元王植農書推本汜
勝之之法以為每田一畝廣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
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一十六
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
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
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又可疏風方除隔空可種
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過多
壞苗與區土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著
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
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遍每穀一

蓬憲隨錄卷十

三

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
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種既
又長大時其為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宛豆
夏種粟米黑豆高粱糜黍按粟米者稷也俗云小米稷
莠似稷而無實糜黍不黏者一日秋種小麥隨天時早
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次為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
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惟用鑿
峭平聲鑿鉏也鑿鉏也墾鉏也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
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為課業若糞治
得法灌溉以時雖遇災旱不能損耗矣齊民要術云兗
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曾為之一畝可百石人多疑焉

古斗三當今之一或者以是歟康熙丁亥桂林朱蘊叔
龍爲蒲令邑處萬山中高陵陡坡非雨澤不能有秋爰
取區田法試之後爲太原司馬在平定亦然收每區四
五升畝可三十石於是爲圖說刊布之以爲務農者勸
此則近事之明徵也徐元扈先生有言三代制產非以
多與之爲厚也語云務廣地者荒詩云無田甫田維莠
驕驕后稷爲田一畝三畝伊尹作區田負水灌漑古之
治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大禹時稷爲農師洪水初治
作父之土甚多恐民務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使
精於業卽五十畝可食八口之家矣豈不諒哉故詳述
其說以著於篇

篷窗隨錄卷十

三

盛柚堂云近衢州詹文煥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爲
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公鍾音於雍正
末亦曾行此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

禁糶說

唐夢賚

事有似爲仁人君子之事而究其實乃毫無益而大有
害者則歷來各省州縣禁糶之令是也爲禁糶之說者
曰本處豐收四方來糶則本處之糧大貴或且糶者多
而糧必盡貧民必至於餓死則是禁糶者體上天好生
之仁卹一方無告之眾豈非善政哉而不知其非也夫
糶者非強人而糶之也有糶者而後有糶者其糶糧何
爲也哉曰以封糧也以納米也以買布也以買絮也以
辦人事往來也今禁之遂不糶乎曰不能今如欠糧銀
一兩矣不能因禁糶之故封銀五錢而卽完其糶如故
也欠米一石矣不能因禁糶之故納米五斗而算完其

篷窗隨錄卷十

三九

糶如故也以買布絮辦人事者不能因禁糶之故遂不
買不辦其糶如故也然旣已禁糶矣則此糶者糶之何
人曰糶之本處人向外販者糶之外來販買人有倚靠
者糶之本處大家有錢能收囤者但一經禁糶則糧價
頓賤向之糶一石者今且糶一石幾斗而後足糶之日
又遲在官糧不完則敲扑之日旣多在民衣不辦則飢
寒之日又多相對號呼無可如何此禁糶之令一下而
收成之方仰屋而歎荒儉之處頓足而呼如有人於此
使之五官百骸十二經絡節節不得流通而告於人曰
我岐黃我扁鵲我神醫救世者也無人不因矣且夫糶
糧者非有錢之家也有錢者則糶而不糶矣無論貴賤

貧富無不辦稅之家卽貧而爲人傭工爲人佃地租地
所得有數之租糧無不以粟易布者向來可以少糶而
有餘者今反使之多糶而不足其所利於貧人者何如
也假使官不禁糶得無恐有糧之家乘輿多糶而糧遂
盡乎夫數年以來非水則旱民問萬不得已而後糶八
口之家算而又算尙恐朝夕之不繼甯待官爲之禁而
後念及其家口耶夫不禁而未必多糶且因糧價貴可
以少糶禁之而勢必還糶且因糧價減而反多糶則
朝廷之賦稅不能辦上下之考成不能免窮民借販糧
爲生者裹足而不敢動而獨使衙蠹地棍白晝公然搶
奪車驟則棄之於荒野而不敢歸糧石則付之於何人

蓬憲隨錄卷十

三

而不敢問白奪平吞甚於強賊此載在律中何條奉在
詔旨者何曰而仁人君子之爲政一至此耶此無他爲
衙蠹地棍邪說所中而未嘗深窮也夫一縣則不爲隣
縣荒儉計而在知府則均其屬也一府則不暇爲他府
荒儉計而在撫司則均其屬也况

朝廷以四海爲一家直省告飢方且蠲之賑之南方之
絲帛北方之貂參西方之羝羊東方之魚鼈皆未嘗禁
其販賣今荒儉之處曰望糶糧者至苟延旦夕之命而
販糧之罪又律中所不載之條乎且自丁巳戊午以來
曾經年豐糧賤無人搬販之時矣每斗粟曾價至錢二
十餘文是斛斗二斗五升也處處無人糶買農家積糧

滿困雞大門閤依然無恙以不能辦稅全家而逃者有
之當其時官不能救之於下天不能救之於上今一方
少收四方有來糶者是天欲少蘇此一方民命之苦且
大救四方民命之苦而官必設法以困之使糶者不得
糶糶者不得歸彼此遠近俱困是誠何心哉或有爲之
說者曰民間原有一種無寸宅尺土游手好閒之人專
以糶升斗爲生者獨不爲若輩貧民計乎曰若輩亦樂
以搬販升合爲生者也一禁糶則若輩亦苦矣良民之
爲商賈者無罪而糶於法衙役之承風旨者橫飛而食
人肉此一舉也惟有衙役等人樂耳有心世道者尙深
思而得之哉

蓬憲隨錄卷十

三

篷窗隨錄卷十一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瓊校

目錄

序

瀛臺

賜宴詩序

翰林官制序

水道提綱序

沈鏡天詩序

黃叶菴荔崖詩集序

黃嬭詩鈔序

篷窗隨錄卷十一目錄

一

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方苞

屈氏書田記

姚文田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捕蝗記

李鍾份

書

與錢巽齋書

陸燿

寄叔兄西渠先生書

張英

寄董大兄書

牛階平

答顧梅坡論易書

陸燿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袁枚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袁枚

篷窗隨錄卷十一目錄

二

涼臺

賜宴詩序

粵以歲次重光支逢作鄂

皇帝方居清暑之崇臺御招涼之邃館用頒大醜式

燕羣工若夫路入東華橋通西苑沙偏泥泥秋

未露以何晞樹只騷騷夜不風而自響霏微殘

月銀弓猶挂於高城錯落疎星珠斗尙斜於遠

岫坐平沙之似毯肅侯傳呼藉嫩卉以如羅遙

憑宣喚少焉赤鳥毳躍魚鑰爭鳴丹鳳書御龍

樓蚤闌雞人喔喔飛繡鞞以過催虎賁駢駢翼

珠珂而並入紅門窳窳水面已維青雀之艘紫

蓬憲隨錄卷十一

掖透遲柳絲先隱黃龍之舳俄傳汎艇盡許登

舟斯時也太液波紅一奩鞞鞞上林烟碧滿幃

玻璃黃頭擁畫楫以平搖長鬣撥蘭橈而競發

千衫艾葉映水蓼以彌鮮萬綬桃花雜風荷而

倍媿鷓鴣啞呷四圍皆王母靈禽竹柏微茫一

片悉娉娥寶樹中流遙矚青爲好時之田極浦

凝眸黃時昭陽之瓦誰知

帝室皇居之畔別自成村未審南唐北宋之間疇工

此畫行到瓊樓玉宇天上晴多除將鳳翔龍翺

世間秋少爰乃停彩笳弭牙橋陟坡陀沿峭蒨

屢遵輦路距帳殿以非遙幾折繚垣隔幔城而

不遠山呼以拜魚貫而前時則矐矐綺旭赫祀
隨繡織交輝葩赫彤霞

御榻屹花磚相向忽覩紛綸之狀陳於殿廡之間夫

其疊繪成峰吹紈散霧千端霜雪割完碧海之

綃百籠雲霞販盡平陵之彩鶴頭綾織自尙衣

局內毳路錦漂從裂帛湖旁雙心檀車

三殿齋來五福鈿窠

九重飛下瓊瓏單複擬綺毳以逾溫絳縹緗橫笑豐

貂之未暖雖使量來玉尺莫罄恩長縱令負用

銅仙難勝貺重何期晝永月墮懷中詎信秋初

春還袖底擎來水浹鴛鴦解妬以增啼捧向林

蓬憲隨錄卷十一

臬孔雀生慚而輟舞無何而雁翅筵排魚鱗幄

比沙明水淨飄颺張紕幕三千天迴堤平重疊

列華裯十二紅蘭壓架恰照文廊紫萼成叢偏

搖繡帳銀鬘告濯翠釜云調然而羊臠雉醢未

便稱珍鴨棚鷄織何由示美卽或弋來紫鴿落

雋永於雲端獵得黃鸞致羶薌於海外羹湘錦

帶餅裏紅綾牢丸既弱似飛綿薄夜亦柔如積

素抑猶未足以誇禁鬱之腴而奪侯鯖之麗也

緊爾臣僚夙厭江河之味惟茲卯尹半居魚稻

之鄉倘遂庖虛魴鯉曷用爲歡若其俎乏鱸鱉

安能取飫獻師芳餌仁垂綸於百子池頭養宰

雕盤旋斫餽於九成宮外假之雷雨銀鬢颯爽
以能飛劑以鹽梅錦鬣軒騰而欲動於是頻頻
瑤竿滿漑金觥百壺急送風前之喝蓋參差三
雅橫飛樹底之行杯絡繹酒痕縹碧都粘學士
之袍釀色鶯黃齊上參軍之袂漏沈虬箭尋日
影之將斜風捲鵬班倏珮聲之蚤散重申
天語倍荷

皇慈堯階并舞冰藕推空文囿趨踰碧蓮委地盈襟
菱芡橫拋興慶之緋珠一握葡萄亂灑平陽之
銀豆馱裝寶馬共鴛綺以續紛攜出銅龍滿鳳
城爲歡笑九衢迎問何來方朔之桃萬戶傳觀

蓬憲隨錄卷十一

三

不數河陽之果臣綴微班猥叨異數才慚鮑俊
苜蒲賡燕鎬之詩文遜班香芍藥奏橫汾之曲

翰林官制序

劉綸

翰林之名見於漢時未以署官特作賦假喻於文辭云
爾唐翰林院初本儒臣文學供奉待詔之所至開元中
始設學士亦無定員皆以他官選充宋元及明相沿代
置品秩名數亦隨時不同唐翰林學士外先有宏文集
賢學士大學士宋資政觀文天章龍圖之設則視乎唐
明華蓋謹身文淵東閣之稱又視乎宋而明初左右春
坊亦置大學士自成祖以翰林官直文淵閣故翰林以
閣中爲內署又與詹事互兼職業是以三署相通若夫
唐之翰林學士或知制誥或不知制誥宋學士知制誥
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者則自後晉始唐之講讀學士

蓬憲隨錄卷十一

四

皆不繫翰林其繫以翰林者則自宋始宋之檢討編修
史院及他司皆有之而翰林則無其後獨歸于翰林者
則自明始至如唐宋宮僚輕於翰林明則庶子中贊爲
修撰編檢之遷階謂之開坊以詹事爲學士之晉秩謂
之出院唐宋翰林乞郡出外得以原官結銜明則改官
不得帶帖唐宋校理館職雖進士上第未卽銓除必由
記室幕僚仕于州縣者召試而得明則鼎甲三人卽授
修撰編修而庶吉士畱院者便已授職唐宋應奉直院
權直之號至明盡除而有五經博士侍書之目與庶吉
士之選此其沿革之大凡古今之殊致矣魏晉以來置
秘書中書著作江左唐宋具有其官唐設起居郎舍人

史館領在門下宋則國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書省雖官異翰林而事實相近至明代官從併省統歸翰林講讀以上則同古之兩制侍從修撰而下則同古之秘書著作而史職繁焉自是翰林員品有定 皇朝叙官初以內閣翰林之職統于內三院歷經聖神裁定內設殿閣大學士外設翰林院官制大備至詹事春坊始亦議裁尋並復焉其與翰林院相通互兼具垂令典因附著于篇

蓬憲隨錄卷十一

五

水道提綱序

齊召南

大地合水土為體居天正中亦若人身然山其筋骨而水其脈絡也至靜者山靜中有動故為幹為枝以一而萬又以萬區界百川至動者水動中有靜故為源為委以萬而一又以一遍周六合陰陽自相經緯與日月星辰之麗天為經緯者理氣協應此地道承天所以含萬物而化光也志地有書九邱尚矣治水莫神于大禹言地亦莫精于禹貢以治水先委後源則列叙九州疆域中高山大川自濱海之冀兗青徐揚州西迄梁雍以山自有幹與枝水自有源與委則總叙導山四列導水九川皆起雍梁而東至於海詩言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

蓬憲隨錄卷十一

六

其流泉古聖人體國經野以建都邑利農田濟舟楫設津梁轉運阜財襟帶險固孰有不於水深究其本末者乎自漢後地志日多專言水者惟有水經及酈道元注道元於西北諸水鉅細不遺可謂精矣後儒言水或解詩書春秋或釋班志或於寰宇略撮梗概或於郡邑各記方隅其志存經濟者於治河防海水利守邊博考古今暢言得失政理所係援引雖多不厭其繁襍若夫志在藝文情侈觀覽或於神怪荒唐遙續山海或於洞天梵宇揄揚仙佛或於遊蹤偶及逞異眩奇形容文飾祇足供詞賦採用以為美談從未有將中國所有巨瀆經流實在共聞共見可筏可舟不枯不涸如孟子所言原

泉混混放乎四海者用水經遺意上法禹貢導川總其
大凡芟除地志繁稱遠引分名別號附會穿鑿之陋務
使源委了然展卷卽得此水道提綱所以紀載今日實
有之脈絡山川都邑並用今名略識古蹟取其質不取
其文如河經數徙濟惟入河漢有別支江源非一黑水
未知誰是積石原在羌中前賢早有辨論無煩復贅取
其實不取其虛也蓋自古帝王功德之盛莫如我朝
重熙累洽治致昇平幅員之廣盡天所覆亦莫如我朝
朝召南學識愚淺自乾隆丙辰蒙 恩擢入翰林纂
修一統志伏睹

蓬憲隨錄卷十一

七

聖祖御製輿圖東西爲地經度以占節氣後先南北爲
地緯度以測辰極高下漠北直過和林抵白哈海西番
遙窮拉藏至岡底斯凡金沙瀾滄潞江崑崙青海之近
在邊陲黑龍盧胸松花嫩尼按出虎水烏蘇里江之本
屬內地者源委秩如已迥非從前史志所能稍及而我
皇上聖神文武善繼善述 天威遐震克奏膚功踰
流沙而開四鎮蕩平伊犁回部拓地至二萬里西域並
入版圖濛汜咸受正朔此豈漢唐元明盛時賓貢享王
所能較量闊狹乎哉卽古稱唐虞協和萬邦義和所宅
章亥所步伯益夷堅所志方斯茂矣召南久在志館考
校圖籍於直省外有專輯外藩蒙古屬國諸部道里翔
實是以志成之後亦嘗條其水道惟圖無可據者闕之

及蒙 恩告歸台山杜門無事養病餘暇時檢篋中
舊業次第編錄共成二十八卷詮列次第不依水經冠
以海水自北而南并取禹貢首冀次兗之意內自 盛
京鴨綠江口以西而南而西南至合浦外自雲南而西
而北又自漠北阿爾太山肯忒山而東至海又自海而
南而西而北包朝鮮至遼陽域中萬川綱目畢列至于
蔥嶺以西水入西海印度水入南海丁零黠戛斯以北
水入北海前史或略記其地以我朝之聲名洋溢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則重譯慕思盡爲疆索占測經緯合
寰瀛以成圖固可執筆俟也

蓬憲隨錄卷十一

八

沈鏡天詩序

施閏章

往讀唐諸家詩怪劉春虛詩甚工所傳僅十四首歎其易盡鍾伯敬謂其高白位置選而後作不聽人選又竊疑其言近隘非春虛指也夫人挾其才力鏤繪萬物揚厲風騷卽亡取雕蟲自矜亦何事剗削太盡哉或作者篇什頗富選者缺焉存什一於千百或藏之名山子孫失守或盜發其籬篲災於水火而滅沒於殘編斷碣之間者不可一二數也詩之傳不傳蓋有幸不幸焉安知春虛之不多見者非其遇使然邪崔信明生平苦吟蓄有衆篇鄭世翼遇之江中索覽未終投諸水而去余嘗恨其妒才忤物然世翼卒作怨謗流死嶺州不傳其詩

蓬憲隨錄卷十一

九

信明雖見摧抑其詩尙有存者至楓落吳江冷則人人傳誦之想見其餘惡在其多爲也沈子鏡天閉戶寡交游雅以詩自名少時湯司成霍林以通家子目異之已而序其詩多見稱賞擾攘諸生中數十年遭罹兵燹所著詩辭皆散軼意頗怏怏今收葺成一編曰搜餘數過余問序余惟司成之序詳矣讀是詩者惟致憾於兵燹之散軼耳序何以加焉然兵亂以來揭竿之子以書籍爲鎧甲且蕪爲薪吾邑先達舊家所撰著諸書寫本皆爲煨燼其不得如沈子之存什一者衆矣且視崔信明所傳孰多邪序以復之亦猶慶斯集之不終軼也

黃叶菴荔崖詩集序

陳兆崙

往見崑山顧炎武甯人日知錄有云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無不八分書者是今之眞書不足爲字也姚鉉之文粹呂祖謙之文鑑凡近體詩皆不收是今之律詩不足爲詩也嗟乎崑山學者而爲是言何其謬歟漢魏之時未有如今之書體非有所別擇而爲之也王右軍見鍾張之書始有巫雲洛水之歎而寤從前之學於衛夫人者爲非其至然不聞竟置俗下書而不爲今所傳禊帖聖教序皆俗書也欲舍是以求右軍將安之乎姚呂之書自以爲上接選樓而蕭統之時無律詩故姚呂仿以爲式豈謂律詩不足誦而傳耶且三書意不專屬有

蓬憲隨錄卷十一

十

韻之文而前則未有其體後則美不勝掇故缺之耳杜工部五七言律詩體兼眾妙自東坡山谷放翁以至遺山鐵崖瓣香凝然不散欲舍是以求老杜之一脈將安之乎夫右軍聖於書工部聖於詩而世之又士之持論則務逞高異以求勝於聖者之所爲此書與詩所以日趨庸下而不可救也吾謂文生於情者也不拘何體貴達其情而文之足以達情者莫近於詩在今日爲言情之詩又莫善於近體何也原詩所由作不過欲其言之成音已耳所以欲其言之成音者爲其便於口誦而自唱之自歎之爲其便於傳誦而共唱之共嘆之古謂之音今謂之韻從未有韻而有韻從未有限韻而限韻皆

天地之數自然之理有所不得已者存乎其間吾不知沈約之聲蘇李沈宋之律於古何如而既已有之則欲極唱歎之情以自樂而因與眾同樂殆莫善於此矣且詩至律而詩之能不能可一覽而決也今有少年英妙之資讀一卷書輒能供百篇之用纔見十九首遂擬其體以爲偏肖用是輒肆意於長篇險韻而不能自休蓋既無限韻之牽掣而又覺用書之不勞故也就求其所爲近體則或不可讀或可讀矣卒不可聽試叩其平生所讀何書而一字不能用耶則且面熱內慚無以自解又有老成邃學博聞故典徵事詳明於咸陽談秦漢而不知最後已有昭陵李氏於金陵懷六朝而不知最後

蓬窗隨錄卷十一

十一

已有孝陵朱氏蓋生於此日而爲齊梁人語生於昭代而爲宋明人語如此類者不可悉數若乃撫良辰召素友花間月下繁俎清觴則無所用其博徵遠引而一出於敘即事之景通彼我之懷意者爲近體宜矣而向之所謂邃學者乃亦必面熱內慚無以自解當此無以自解之時而得顧甯人之說起降旛而更張其勢則有終其身不能已矣然則顧說雖便於釋慚而實導人廢學何可訓也吾友龍溪黃君叶菴荔崖集多近體律詩循篇誦之殆無不工者吾於近體律學之垂二十年猶不工雖不工猶不敢廢學至吾所不平於文士之持論久矣得叶菴爲證而一發之快哉快哉

黃嬭詩鈔序

陳兆崙

予酷愛讀前輩鈔本詩文而出自其後人之手尤樂爲崇闡幽隱俾大暴於世如此者蓋不一而足矣或問予何以唯是之耽曰有說焉古人留世之作或數十易藁如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之徒其生時但有墨跡別無雕本在宋初猶有見老杜淡墨改本者唯深知斯道之難故常不自信不自信則用心苦用心苦則其詞工故凡出自門徒執友及其子孫之所藏多有可觀非若今人吟得五七言未百首卽題箋鏤版汲汲若不可待予是以貴之就中亦不必皆善譬猶求盤鼎於世家購隨和於良賈縱不易酬必有一遇若苟焉以閱一閱之市

蓬窗隨錄卷十一

十一

款暴富之門必無倖矣且夫人生世上如逝水飄風曾不停瞬雖貴極金張文如遷固其後人擁貲而不能守與積書而不能讀同一悲也詩不云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他人者子孫也其賢者與吾類吾得而子孫之否則直他人而已矣故凡賢明之嗣寶其先世之藏又曲體其先人不自信之意而以質之人是卽其人不死而其道將衍於無窮也豈不美哉黃州張子與予同牒署第其弟德源鄉舉出吾門今年服闋來京賁其父黃嬭先生所爲詩屬予爲序嗚呼如先生之詩古氣名理相薄而出浩乎有蘇陸元楊之風而過不自信自題曰詩鈔可以觀其用心矣向所謂必有一遇者也張子

挈遺稿自南而北如影隨形且問序於冷官嬾性如予者不知何所取於予而為是勤勤耶乃予則謂先生於是乎不死何也不死不獨在名也名則謂之不朽不謂之不死先生固自有所以不朽不因吾序獨其飲食嗜好悲歌嬉遊如至今在者則以吾年友兄弟固無恙也彼二人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惡亦惡之起九京而質之將以為他人乎以為子孫乎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七

鹿忠節公祠堂記

方苞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為祠會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為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七

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殞世既遠則依託以為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恆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即以聖賢為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陽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為自事其身心即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為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俟

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爲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蓬窗隨錄卷十一

去

屈氏書田記

姚文田

常熟屈敏山農部捐其封公所授膏火田六百畝爲書田以贍本支子姓之能讀書者上其事於部勒石以垂久遠余聞之而歎曰善哉斯舉乎夫士者四民之首以其行誼爲鄉里矜式卽風俗人才皆繫焉要其所以克成爲士則未有不由於學吾見世祿之家功名勢位烜赫一時及其子弟席先人餘緒驕淫怙侈滅禮犯義未幾而陵夷衰微者有矣此無他不學故也然亦有子弟非甚不肖徒以生齒日益而先人之遺業瓜剖豆分以至於不能自立其賢者猶知自勉材質下者乃終歲惰游而其家遂亦漸落是故欲後人賢則莫如讀書而欲

蓬窗隨錄卷十一

去

其能讀書必先使之有所憑藉是卽孟子恒產恒心之說也農部之曾大父景州公首創義莊以贍族人伯祖畢節公建安濟堂以養其邑中之貧老而無依者大父司馬公父學博公再增益之農部樂善不勸又捐田六百畝以濟義莊歲用之不足可謂善承先志者矣茲復置書田如義莊之數吾見以養以教使後之人有所憑藉而皆得自奮於學他日人才蔚起出可以見用於世而處可以淑其鄉人其爲功豈直屈氏一家而已昔范文正置負郭常稔田千畝以濟其族人八百年來支裔幾遍天下亦代有聞人屈氏自景州公以下科名相望由茲以往其世澤正未有艾吾知其歷久而彌光也安

濟堂之設沈歸愚宗伯記之義田之舉鄒禮暉太史記
之余故續爲書田記以志私心所向慕焉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七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
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
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
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成能自
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
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
開南北雜貨四舖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
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一家週而復始其媳
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
太疎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

蓬窗隨錄卷十一

六

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
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週而復
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
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
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櫺櫺中
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櫺
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櫺中錢缺
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
弈或構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
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伴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
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

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班白
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
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
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
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猶博奕擣蒲雖克享
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廝養卒
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怨及拮
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
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
盡其道者視此能無愧乎 自記

篷窗隨錄卷十一

九

捕蝗記

李鍾份

雍正十二年夏余任山東濟陽令聞直隸河間天津屬
蝗蝻生發六月初一二間飛至樂陵初五六飛至商河
樂商二邑羽檄關會余飛詣濟商交界境上調吾邑恭
和溫柔四里鄉地預造民夫冊得八百名委典史防守
班役家人二十餘人在境設廠守候大書條約告示宣
諭曰倘有飛蝗入境廠中傳炮爲號各鄉地甲長鳴鑼
齊集民夫到廠每里設大旗一枝鑼一面每甲設小旗
一枝鄉約執大旗地方執鑼甲長執小旗各甲民夫隨
小旗小旗隨大旗大旗隨鑼東莊人齊立東邊西莊人
齊立西邊各聽傳鑼一聲走一步民夫按步徐行低頭

篷窗隨錄卷十一

十

捕撲不可踰壞禾苗東邊人直捕至西盡處再轉而東
西邊人直捕至東盡處再轉而西如此迴轉撲滅勤有
賞情有罰再每日東方微亮時發頭炮鄉地傳鑼催民
夫盡起早飯黎明發二炮鄉地甲長帶領民夫齊集被
蝗處所早晨蝗沾露不飛如法捕撲至大飯時蝗飛難
捕民夫散歇日午蝗交不飛再捕未時後蝗飛復歇日
暮蝗聚又捕夜昏散回一日止有此三時可捕飛蝗民
夫亦得休息之候明日聽號復然各宜遵約而行論畢
余暫回看守城池倉庫至十一日申刻飛馬報稱本日
飛蝗由北入境自和里抵溫里約長四里寬四里余卽
飭吏具文通報關會鄰封星馳六十里二更到縣查問

據稟如法施行已除過半黎明親督捕撲是日盡滅遂
犒賞民夫據實申報飛探北地飛蝗未盡余即在境從
防至十五日已刻飛蝗又自北而來從和里連溫柔兩
里計長六里寬四里蔽天沿地比前倍盛余一面通報
關會一面著往北再探速即親到被蝗處所發炮鳴鑼
傳集原夫再傳附近之谷生土三里鄉地甲長帶民夫
四百名共民夫千二百名勸勵協力大捕自十五至十
六晚盡行撲滅無餘禾苗無損探馬亦飛報北面飛蝗
已盡又復報明各憲余大加褒獎鄉地民夫每名捐賞
百文逐名唱給冊外尚有餘夫數十名亦一體發賞鄉
地里民歡呼而散次早郡守程公亦至彼查看問被蝗

蓬憲隨錄卷十一

三

何處民指其所守見禾苗如常絲毫無損大訝問故余
具以告守亦贊異焉

與錢巽齋書

陸燿

蒙駁武學博讀書說及不可譏笑時文又臨川別籍異
財議非是誠粹然儒者之言也然蒙竊有說未知其有
當與否凡讀書之說一則淺學之士怠惰苟安四書講
章而外不肯稍事旁搜此當教之讀書以廣見聞一則
異端之學直指心體以讀書為鶩外支離而塊然與槁
木死灰無異此當教之讀書以資窮理及今日學者之
病皆不在此於六經誦未上口而博注之異同則言之
甚悉於諸史閱不終卷而史之高下則論之頗詳其
詞賦雖揚馬班蔡不足為工其歌詠雖潘陸徐庾不足
為麗若云學在躬行則夢寐何嘗偶及道在日用則畢

蓬憲隨錄卷十一

三

生詎有纖毫然而馳騁泛濫窮日繼夜勤而無所愈多
愈失國初諸儒間有能言其非者今則時文之外羣然
俯首于詩賦一流以自矜其淹博以為學如是止矣武
學博者乃獨傷之而為說以示曰孝弟謹信親愛而後
學文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後末合以從事之
謂學竹簡木版手披口誦之謂讀書歷引孔孟言學之
語以證讀書之僅為餘事此其意何異謝上蔡強記古
今程子以為玩物喪志真西山日讀左傳朱子以為不
知急務乎其人名不虛傳官不遑司訓而著書警世
有出于憤憤之所不測者又烏可不為採錄乎其舉
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教人者某某

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
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
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
則如陸清獻公訓之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
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
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
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必不
中三公皆

本朝之大儒而其言無不與程子合者可見此事不必
以詩賦策論與時文相軒輊得則皆有所得失亦皆有
所失往時有與吳門程佐高書曾極論之虞山顧古湫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爲拙集序文不謂然也然當時實未見清獻公諸人之
論今則所信益堅卽教子弟亦不以此爲汲汲矣詩賦
策論雖均之不得真才而其人之好尚學術尚可因文
以窺見一二如賈誼與董仲舒自是兩種學問姚宋之
詩與宋之問沈佺期定是各樣筆墨若今之時文則人
人孔孟字字聖賢矣暗中摸索之辨其文之工拙而不
足以知其人也魏叔子陳午亭朱竹垞諸人之餘論似
不可不存以待方來耳大功同財何嘗非聖經遺訓但
歷數親串之中有宗族同居而不彼此詬誶者乎凡人
遠則相思昵則相狎親親之仁不在同堂共爨是以三
代之得天下也衆建親戚使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乃

至制民之產亦必析之又析一夫受田只食八九人而
止餘夫及歲必別授田百畝分形連氣之人未必卽在
八家同井之中其有越陌度阡而藹然相接者惟有定
分故也各惜其財各勤其力然後有無可以相通患難
可以相救遂天下之至私乃成天下之大公此道不行
人無定志少可凌長衆可暴寡骨肉之間遂生嫌隙又
安得以九世同居爲必可能而勸人別籍爲非篤論哉
匪獨此也刲股事親豈非孝子未婚守節豈非貞女然
而皆非聖人之中制王道本乎人情蓋在此也今誠不
敢教人以出分第爲子孫計者不可不深長思矣吾能
必之於子不能必之於婦能必之於婦不能必之於孫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利相競也勞相諉也其有百年不
散之筵席哉天下有名甚美而實不濟者此類是也以
上諸條未敢自謂必然恃知我之不棄幸有以相復不
宣

寄叔兄西渠先生書

張英

自傳柑節後至驚蟄遂無一刻之暇伯顧來道大兄抱恙於榻前數語心甚懸結嗣得玉兒正月十二日字知道體安好如常始大慰竊嘗與知戚友縱談故鄉人當開放適意者殆莫吾西渠先生若也家不至憂飢寒耳目視聽猶健壯市有宅宅有園有子可教有田可租有僮僕可供使令無里巷之輕侮無當時之責備無胸次之愧怍無升沈之寵辱無趨走之勞苦無意外之風波愚竊觀內外人富貴利達聲名炫赫高軒大纛過先生者則有之矣求安穩恬曠可以自樂其天者舉耳目間不一二數也側聞勺園主人晨起科頭便往一花一葉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一草一木自其甲坼觀其榮落園亭雖不大然近而相狎無跋涉之勞四時之花皆具溫涼之室薄有世間有少高臺廣榭名花異卉而主人沒齒不能享者又有雖身在其中而牽於名利憂患煩惱而不能得其趣者所以白香山履道里住得七八年便詡詡自矜得意形之詩篇蓋古之達人深知閒適之不容易雖暫得而亦不敢忽也來教云云不知胸次何所感觸而作此語吾家湖上仲子三十年不入城以漁自樂每以語之公卿輒爲屈第一指無不嚮往欣羨者若論先生所遭遇尙在湖上翁之上是舉世所難見者吾家便有兩人益不可不自勉木屋寄來真樂篇殊可誦誦愚之望於勺園

若在河壘之上當有過更無不及也天下無不樂魚聖賢論語開口便說箇樂便說箇說便說箇不愠此卽是聖賢傳心之妙訣今人鹵莽讀去不察耳昔有門客爲貴公盛誇其榮快貴公曰我如金魚在玻璃餅內汝見之則樂我則太苦亦可謂達論如弟之所遭遇外觀豈不甚好而同輩之詬厲當局之憂危晨昏之奔走寒暑風霜之冒觸饑飽寢興之不歸人情之拂逆難於措置之展轉戰懼古人所云如衣屨絮行荆棘中不足以方其棘手且鄙性酷好閒適又有草木山水之癖今事相違退食片晷只在斗大一室春花秋草終年不入目如此則將抑結以死乎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五官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獨守靈府方寸之地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沈勞苦生死得失一切之念稍稍闌入其中間或踈虞打入片刻卽忙驅逐仍前堅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雲屬與憂喜相浮沈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生平不可告人事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前只往穩處想應過輒已不將迎於事前不留滯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酣當食輒飽視斗室如千巖萬壑燭下濁酒一盃以解飢飣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進一格較之昔時於求退以致形神交困者則差勝也今敢進寫蓬窗於

左右以家事付之諸子而畧持其大綱措大之家朝
夕殫有甚麼大差錯處以致擾達人之襟抱乎觀草木
之榮落以寓其耳目聽時鳥之間關以抒其懷抱良辰
美景必不可棄好山好水興至則往一觴一詠隨時而
結當思白香山七十無子陸放翁常貧乏食是何如境
界而洛下吟千篇言樂劍南集萬首怡情究竟討盡便
宜何嘗有負兩公哉春來甚忙惟此刻得歸寓齋晴日
烘窗馨所欲言雖無次第聊以當對牀之語耳

蓬窗隨錄卷十一

毛

寄董大兄書

牛階平

尊嫂姪婿姪女必然已達黔南萬里遠涉良不易舟車
安穩耶便郵幸示我懸念甚勞意龍里地方情形何如
諸項當就緒亦有卓卓政績爲故人光否吾謂尊兄象
龍氏龍尙可參况龍里百姓屬吾一體赤子耶僕亦僻
任秦安當與一二老羌作緣雖小鮮深恐鉛刀不足用
履之後難俛俛未知所從兼以平生性命倚託之人遠
隔黔南無因聆訓誨環視左右親戚無可與謀者渺渺
孤身進退無措撫心旁皇如何可言自計八月中旬可
抵家十月底可達任所從此升沈得失茫茫如海浪不
可知所差可足自信者或不甚似世之俗吏之爲之也

蓬窗隨錄卷十一

毛

僕見墨卷揣摩家有典顯淺三字訣僕爲縣官亦謬效
之猥有三字拙謀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
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僕
願爲秦安中產分衣食甘苦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亢
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
諱儀從可減減之案牘可省省之當無日不與百姓相
見差與之齊而訊其苦樂惟求一切便民雖驅世笑我
以黃老吾不知也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
司有考課彙強在國將吾何奸吏在衙將吾欺入一錢
乙諸簡得毋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得毋濫刑耶今日去
官吾倉庫不畏後任明日還鄉吾心跡可白友朋此又

所謂檢也

蓬窗隨錄卷十一

无

答顧梅坡論易書

陸燿

燿啟梅坡二兄足下前與友人論易妄謂言理者為勝
惠書開論良用欣感顧其中有宜答者伏惟覽觀而終
教之則其餘尚將繼進於左右以畢其愚焉來書云河
圖洛書理數不得分為二但于卦爻論理究屬易明而
難語於本末洞徹燿謂河圖洛書其名雖載於易而伏
義所則以畫卦者孔子不言為何物馬毛龜背事既難
稽玉石冊書並繇懸斷而今世所傳兩圖易傳本義俱
所不取啟蒙載之乃出邵學按其方位則河圖生成之
數乃據天一地二兩節之文而作洛書奇偶之數乃據
帝出乎震兩節之文而作一則納甲月候其說先見於

蓬窗隨錄卷十一

无

參同契一則太一九宮其法備陳於乾鑿度參同契道
家之書乾鑿度讖緯之說也其數固非易數又况理乎
古今言數學者漢有焦贛京房宋有邵子然皆借易言
數而已非易之數如此也何以言之伏羲六十四卦已
盡萬物之理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已足當萬物之
數就一卦而論少一畫不得多一畫亦不得就六十四
卦而論少一卦不得多一卦亦不得而焦贛於此若見
少然演之為四千九十六卦各繫以辭謂之易林此畫
蛇已成而又添其足者也京房親授其學乃廢著策而
易以錢卜廢九六而易以世應廢動變貞悔而易以飛
伏其於氣候之占廢焦贛直日舊法而易以六日七分

此以呂易贏而昌稱柏翳之後者也至於邵子先天以乾居南以坤居北以離居東以坎居西然則暑為天而寒為地火為春而水為秋乎其經世積年以十二辟卦分主十二會大之為一元十二會小之即一日十二時然則十二時亦有十二辟卦分主之而何以吉凶禍福不聞時刻變現驗諸目前而無視獨推諸萬古而無失乎此易置大將使之窮寇極追往而不返者也故曰非易之數也易自有兩儀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諸數其用著求卦又自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以得七八九六諸數來書又云程子實精于數所精者此數也若邵子經世伊川同巷居住三十年未嘗一問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易傳中不及先天圖一字豈非理數之本末自具於易而非河洛及諸家之說所能增益者哉耀前謂言理者為勝實不自意其謬妄不但欲於卦爻論理兼有學易寡過之志焉蓋易凡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言理者十六七即六十四大象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等得其一二言奉以周旋雖終身焉可也又自度所居之位居易何卦在卦何爻而即以其辭考驗得失合者為吉背者為凶其效捷於焦京邵子之數遠矣雖然先民有言易以前民用也非以求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意也足下方研精於數必將河漢斯言然願審其是否而往復之此道幸甚不宣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袁枚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摯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行為不復省記然涎頸病馬久不知鞍轡為何物或放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為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日用之而勿為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為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以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而何弊之能為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眾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即令某甲喚某乙甯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為政者

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
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而又何必
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卽胥吏也雖
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
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
不曰胥吏無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無文病百姓者官
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
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
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
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
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闊之論不知訟
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
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
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
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
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
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姦匪之侮
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
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
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月中竟無一事此胥役之所
大懼也然民不告賊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
之錢彼胥吏者不懼於始而感於終乎康誥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於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
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
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訊期也吾一
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
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
彼胥吏何權焉于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
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
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
百里而來榮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爲
之結于浹日以内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
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臯陶曰罪疑惟輕言罪
之疑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
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
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尙何懼哉
以此午痕痛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
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屣民加細刑
而呼號不勝何事于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
練之餘當巨梃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
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酒其貽其玩
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于四

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懷懷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皇非矜眾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襍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捉搦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悞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鍊于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墨圍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于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察其

篷窗隨錄卷十一

三

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側弁垢顏則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閱之獄情偽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嘗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

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炎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情榮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答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之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

篷窗隨錄卷十一

三

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召花名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真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慮飛酒則細刊科則昭示鄉民防重耗則突取衡平辜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取皆恩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尙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而不見客者其中所不足也古人于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闕下情亦自覺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于君尊縉紳卽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

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為政在外尤須為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眾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廉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為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真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七

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袁枚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叟推命僕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叟何人其聖於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即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臯夔隆貴人不言其命達共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為臯夔理宜顯貴理宜平善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如何也世人村氓里媪屢屯已極偶

蓬窗隨錄卷十一 八

一啼求之冀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為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為之并愈信葬禁宅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為趨避計則方寸中乍冰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也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支干毫無義意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費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卒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人

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古所稱知命者邾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禱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磨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氓太多不得已託九流雜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俳畜之亦無所爲非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則此輩無識或借此恫喝鄉閭誣謗公事覲然與士大夫抗禮是則王制

篷窗隨錄卷十一

三九

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眾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篷窗隨錄卷十二

天津沈兆澐雲巢甫輯

男維敬校

傳

黃孝子傳

歸莊

于清端公傳

陳廷敬

趙襄忠公傳

袁枚

鹿聖權傳

陳兆崙

閻若璩傳

杭世駿

王源傳

方苞

適園蔣公傳

袁枚

篷窗隨錄卷十二目錄

一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中。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南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即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八閩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還

逢憲隨錄卷十一

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撮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一囊。一盞。一草履。啓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擎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願以為困憊如此。而前途尚遙。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日出門時。早知如此。雖艱危。敢不

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北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為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子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箐。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烟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莽雜處。畊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為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

逢憲隨錄卷十一

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為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為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是知父無恙。已挂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嵬。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鵠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適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雨。歷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

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逡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問。驗票慰勞。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在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驥。孝子於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於江浙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竝滇池。出碧雞關。歷安甯。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爲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走。八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

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篋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琅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願思故鄉。然途中艱阻。奈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行無資。父曰。苟能往。資尙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較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

蓬窗隨錄卷十一

四

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目留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川。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劔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衣羊皮。氍毹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鸚鵡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贖贈。而行資未足。其父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

復留連久之孝子具籃輿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資得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愴怳累日因留過歲詣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為憂而行不為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寒逼人而已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甑中前及平壩有騎兵并輜重及所擄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跟

蓬壺隨錄卷十一 五

踰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於保甯勝兵所擄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與先後遇於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顧以為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二度關鸚鵡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寂無烟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於武岡也適多從閒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為父改敗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

從水孝子乃得脫草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難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蓬壺隨錄卷十二 六

歸子曰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與先兄同舉於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行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若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整裝皆向堅一身為之無一刻甯息初不以為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能歟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海虞瞿生元鏞省其父畱守公於桂林且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其人倫之際固有幸不幸歟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

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名聲者之所能爲哉。

篇中敘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州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七

于清端公傳

陳廷敬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甯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宏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于公先壠傍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攻場屋應舉之文中崇正已卯副榜入國朝仕爲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得瘴癘又獠獍頑黠不可治仕或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篁深箐間披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爲門牖虎

蓬窗隨錄卷十一

八

獻猿擲白晝行庭中陽陽穿壞壁去公卽庭中累土爲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孟炊烟併日召吏民來前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申令行事吏民皆烏言嘍嚶與之語心耳遠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皆欣然拱聽既去則據案讀書以數錢貰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既數月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獠獍與大姓相仇殺民既失業則阻險爲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亦不買耶公感

其意爲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徭民盜皆屏跡先是鄰徭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勵鄉勇將進搗其巢徭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命兩徭昇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穫者愧其惰者荒蕪者民大勸悔穰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埤浚隍招民入居新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

蓬窻隨錄卷十一

九

不爲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爲殘虐公曰此曹向皆倚恃徭獍盜賊爲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今吾威令已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予公屬致之死公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旣歸之官則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爲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至者望籬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於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使者敕粵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離引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

母焉公自來羅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晨夕視問安否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眾怏怏持去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攜貲適爲累耳麾使去眾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眾簾官皆美服盛飾僂從姣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揶揄之大吏風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

蓬窻隨錄卷十一

十

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澤兩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盡除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

卒不與府中魚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
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歸流戶便卽力役
而墾田既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皆爲區
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既知田
業可恃爲己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
之間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
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汙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
官文法頗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
白晝行劫莫敢何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
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
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爲盜者吾將賞之否則盡吾

蓬窗隨錄卷十一

十一

法請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鐺駢首繫七賊卽
諸父老前爲坑坑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驢微行村
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僞賞大盜責以捕盜自
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
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
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皆先絕火耗飭保甲所
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若惡衣蔬食以圖民之急巡
撫張朝珍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作檄攝武昌
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珍草
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
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

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明軍令甲

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爲動詞譬理解神色抗厲知
公不可奪皆徐斂去或謀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
器仗爲證朝珍欲發兵捕而召公公言自烽警以來武
黃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
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之鎮定知大
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甯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
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勦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
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潰驚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堠
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
橋山水暴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珍謂

蓬窗隨錄卷十一

十一

公極知君勞苦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國恩至重公知
遇最深敢辭艱乎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
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
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
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勦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
曰賊眾我寡兵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
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
寶劍來往興甯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黃麻劉君孚家君
孚黠猶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
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滇
逆僞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眾

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泄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諸盜所在益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眾未合猶豫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自首免罪誣陷者即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鬪志欲即降恐見誅惟擁眾自固公度君孚倉猝反其眾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杲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

蓬憲隨錄卷十一

七

死之意度已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一蓋一鑼與二人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鳥鎗弩矢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擬向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門開公入舍下騾即廳中坐眾賊環列其黠者率眾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麾下故易暱之眾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姁姁問今歲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無苦乎眾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爲脫鞵取水飲或支榻揮扇餘四圍牆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爲移時寤又謾罵

君孚老奴何爲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給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爲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眾數千人黃麻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 朝再命公知武昌朝珍檄公留麻城公親歷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爲烟民以愨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蹤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爲賊者皆隸烟民樂爲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既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南區長得

蓬憲隨錄卷十一

八

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獲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軍其三面度賊走必徑黃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巖間君申金龍果糧絕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爲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時勸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幘擅袖醜顏曠目而語吏人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岳兵事急

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甯十月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甯蘄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偽劄書湖北地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永甯鄉劉啟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販各擁眾數千人號稱十萬遙連湖口甯州諸賊約以十月上旬取黃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閩柝議者欲棄黃州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甯廬阜後歷天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

篷窗隨錄卷十一

七

顧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剿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眾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令李經政攻鼎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來會各區長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尙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尙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

卻公疾馳抵尙聖營眾見公來歡譟請賞公無以應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眾感泣氣益增下春鄉勇大集有眾五千人屯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器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尙聖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闕益急礮火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眾少卻而箔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謹譁袖出小紅旗相摩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

篷窗隨錄卷十一

七

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被創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衷甲乘他馬以進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奪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馘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之眾心以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諸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既禽諸賊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晷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午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

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即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仗即良民亦誅死於是眾賊聞士榮禽既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畝鐵爪世庸等尚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孚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問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

蓬憲隨錄卷五

七

連疆耕戎交跡內患既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間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橫飛旁午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與爲鎮靜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歡咏飲射其間士民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祕計禽詰奸細撫定兇黨流釁頓息會丁繼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

轅門號咷請留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樞南連大冶興國東鄰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爲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偽官渠盜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繫滿囹圄每一卷牘罹重辟者輒至數十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怛然謂民

蓬憲隨錄卷五

六

命所關甯以獄旣成而不慎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聞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錄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侃侃面折不爲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攫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久問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予公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貲遣還淹滯爲之一空逆亂時多掠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爲奴婢老弱轉棄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

爭索果餌喧謹以爲笑樂初占匿者猶眾至是皆顧化
多自遣還者矣爲臬司官吏懾服閩俗翕然一變未及
期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莖夫月計數萬公
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橫派悉索
耶力爭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爲公曰設兵以爲民
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
公言向所科莖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德愛
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
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收正
項外不增銖黍卽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
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

蓬窗隨錄卷三

七

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閑行曲房阿閣無
不歷覽几案間蛛絲鼠跡一竹筒貯朝服一釜備炊爨
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子公清苦天
下第一也外番貢舶或有所獻公悉屏斥或呈樣香一
簞卽持還去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云 天朝洪福
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
九年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
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稱公意會早步禱時雨大沛禾
麥重歧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緝盜懲
豪強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
夕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前詣 山陵過闕請陛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勳勞而魏公象樞又嘗特薦公眷
倚特甚至是聞公入見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傳 諭
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賜坐賜
茶問撫勦東山時事溫語移時賜食於 御書房賜內
帑金一千兩天閑馬一匹旣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 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 山陵還
過闕賜鞍馬一匹馬

上所乘也蓋自是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惟

上知公之深故尤重之如此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俞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

蓬窗隨錄卷三

八

方公之節制兩江也初被 命卽已廉得陋習數十事
比至則揭之通衢數剪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神明洞
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日數十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
瞻落謂爲公微行公亦數微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
宜皆爲興舉郡邑吏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
厚自奉美服游冶聞公來公私皆爭衣布褐布褐價騰
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卽於善遂專用德化誨
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褒貶自
雞鳴至夜分不休寢食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
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
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此者冀其見聞知警歸於

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貺遺都絕端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饋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 國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敲倚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傲笥中惟綿袍一

筆意隨錄卷十一

三

襲靴帶二事堂後瓦瓮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鞠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於家至是皆奉以來櫬歸士民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吏民之心江甯人謂數百年來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於清涼山如黃州之赤壁云計聞於朝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

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爲今古第一廉吏應加褒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集議加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者皆知慕倣公則豈獨公之爲幸也與公剛介沈毅彊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蓋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眾公欲用其力而實患之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眾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爲然又見君孚果得

筆意隨錄卷十一

三

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間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其坑七盜也其魁初以盜降爲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爲吾盡心禽盜吾賞罪旌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中出橐中籍歷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悉觀聽之明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益歡恃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視否匿不肯出搜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

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人便應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偵聽野籬邨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燃燭照遺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蹙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逮一盜盜穀鯁甚公曰吾知汝已改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

篷窗隨錄卷十一

三

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官弟不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賊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來謁巡撫偶舉此事公曰無賊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祕其事不發越二日引眾囚至略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再訊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讞須得真盜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真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眾盜數日可盡致也既數日果皆就縛賊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

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問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即脫即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脫械眾囚謂即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冤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蓄游徼及降盜恒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問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即投其中自劇賊偷兒踪跡畢具探袋中名勾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墨吏未可

篷窗隨錄卷十一

四

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或曰天鑒在茲蓋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神有相之者公既苦節好施予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悉施與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饑更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雜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饑者客皆不能堪爲公強食之有膏粱子不下咽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粒而汝忍獨

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賤饑矣時人謠曰要
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
及行署中有一醜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
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劬許故又謠云于公豆腐量
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
處拈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半壺價五釐故
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平
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若
羣議會讞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
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言娓娓不
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卽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
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
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爲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
無窮膏粱純綺實不解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單詞
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輒習尙不悉載載其與友人荆雪
濤書書言羅城事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
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
什不一二士民有猺獠狎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鬪殺
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
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
以爲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忼

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尙
可自給勸之勿往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
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爲也俯首不
答王亦默知其意揮淚別去抵舍別母及妻兒典鬻田
屋得百金攜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
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延翼爲諸生
已久猶謹朴如處子以田產文券歷歷付之但命之云
我爲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別先祠不覺腸
斷門內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獠
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臥病頓連扶掖陸行至
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

蓬窗隨錄卷十一

素

亟赴羅城抱病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
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尙不知羅
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遇鄉老
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
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淒迷回憶同
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
廟支牀周桓侯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廷無門垣
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斷爲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
屋三間內扉支扉穿漏四無牆壁鬱從中來病不自持
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
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

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不殞累及僕從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囑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卽生亦何爲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覓四僕來而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子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而歸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

篷窗隨錄卷十一

老

夜枕刀臥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猛獍雖頑無可取之貲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甯靜而上官採訪真確於是有一大事招擬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爲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難置之高間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推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

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爲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獠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己膚土謠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甚憂之蓋人旣和謠不驗矣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恙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

篷窗隨錄卷十一

老

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爲酒爲淚也回思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余昔過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蓋其澹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見公時當公巡撫京畿逆旅深夜執余手而語有知己之言蓋康熙二十年冬十月也後七年公孫戶部郎中準從余游得公傳略及軼事雜文學掇而爲此傳

趙襄忠公傳

袁枚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甯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
于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投潼關遊擊再隨經略
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
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
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為異詞以解免隨入關補天津總
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
都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途曉示招官歸原

蓬窻隨錄卷十一

袁

汛兵歸原伍効貪冒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
四人甯夏平上疏奏蜀為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
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擒其將徐成龍遂
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
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層齒俗號
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為石圍木柵張砲公下
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違者斬黎明公騎驛馬率麾下五
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為萬馬騰波濤盡立呼聲震天
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
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鬪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

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
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
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偽劄于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
密奏滇黔恃蜀為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
乘機速進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
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
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
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
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而圍太遠自歸化寺至
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裏壕相攻逼其

蓬窻隨錄卷十一

袁

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為奴貝子不悅以
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抵牾幸公
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
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
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為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
子母砲身披馬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
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戟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列
炬如星鎗炮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
天猶未明也平旦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
子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召
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城所得降將偽官俱不

殺并代奏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功然本秦人性
慙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
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
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陷永甯
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
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
南壩相救及屢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
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雖怵以好語
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五年

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
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
而自序戰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
劾以大不敬宜斬

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

寵賜優渥憫其老放

歸數年薨諡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
駟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
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勲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
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

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
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

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
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
悲也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鹿聖權傳

陳兆崙

鹿大夫名聖權字時甫田直隸定興人也自其先世所稱鹿太公者以義俠聞於前明而隱居不仕中朝倚以爲重六傳至聖權亦貴公子晚爲封公尅已厲行與太公相類而太公以氣勝聖權則務爲和平靜重差異曩初識者謂此非有殊軌遭時有治亂故也聖權生康熙十有七年長隨父任桂陽父賓以治行最召爲諫官巡西城清直一節事具國史聖權性篤孝隨任內外不少離左右顧其父久宦益貧晚節歸里至不能具饘粥聖權不獲已出依婦翁幕下致脯脩以供養故嘗不得應秋試以太學生終雍正八年次子邁祖成進

蓬窻隨錄卷十一

書

士改庶吉士乾隆丁巳乙丑歲長子遵祖四子師祖以次成進士並馳書以誠文繁不及載大要以凡人念祖宗則不肖之心自不敢萌思古人欬器緘口之戒然後精神內斂而足以有爲玩易言升階大吉之辭則甯留之餘而懲躁進從弟依立以新進士將對策殿廷貽之以米蔬書曰田家况味以此而已願毋忘凡輪蹄馳逐者患在不知命耳依立以示同年生某某歎曰名門家法直爾不凡真可敬也吾向者心忤忤欲動今乃冰釋矣其律已嚴而訓子弟以正類如此邁祖官翰林時窮約特甚友人某分俸爲助聖權命力御之及改官侍御巡中城有懷金夜走二百里丐聖權爲言者謝絕而

隱其姓名邁祖或時以果蓏之屬遺其家則又曰吾處貧久知其味頗長益人神智未嘗以貧自累肯累汝耶其勿復爾邁祖往往捧書而泣此同官所共知者乾隆某年邁祖出爲湖南巡道按察使司副使遣使迎聖權數四始至未幾卽歸邁祖年未五十鬚髮早衰就銓以學官改用聖權曰汝不隨俗染鬚鬢得冷官恥以厲亂眞乃吾所深與也雖然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豈易副哉邁祖跪受教聖權爲侍御賓之少子而伯兄早卒其孤憲祖有雋才而歿聖權每見其妻石氏輒嗚咽流涕旣爲立後復盡所以撫慰之者石亦感泣執子婦禮維謹外家子趙璉者其母寡也中表兄弟之子田呈

蓬窻隨錄卷十一

書

麟家貧無書並致之家飲食教誨之卒皆爲名諸生雍正丙午邑大饑傾家粟貸其里人焚其券自是益貧至糜糠覈以自給謂家人曰吾所以甘之者爲念有并此不得者也乾隆某年邁祖由分巡川北道呈誤回籍遵祖亦自廣平請假歸省而聖權以病強起爲加一餐是年十月卒年七十先是聖權年少時嘗夢至一大宅堂廉階級若王家者中設高座而杳無人見一冊几上披視之則己名與焉旁註年四十八歲雍正五年偶感寒疾輒沐浴更衣待化爲前夢故也病尋瘳已復夢至其處披視几上冊如前而旁註易爲增壽一紀乾隆三年則一紀屆矣卒無恙亦不夢大抵其厚積陰德與年俱

深又不肯自言其子孫所傳者裁得其什一云聖權以子貴 誥封奉政大夫福建道監察御史配趙氏封宜人子五人第三子述祖前卒最少者曰顯祖廩膳生側室薛氏出女二人孫三人女孫七人

史官贊曰余讀續表忠記至定興鹿氏三世之間未嘗不廢書而歎九徵公以待御出按蘇松還朝抗疏申救言路被謫子正慷慨有節槩絕意仕進值魏璫擅命毒流薦紳以死力匿左魏之子及弟而竟得免諸君子義之號爲太公又比之孔北海融至今其邑有亭名北海者爲太公設也太公之子善繼諡忠節萬厯中爲戶部郎以議遼餉調外秦昌天啟中復原官改職方督帥高

蓬窗隨錄卷十一

事

陽孫文忠公請爲參軍事崇禎初擢太常少卿告歸後卒率羸弱守圍城力屈死焉世固有奇男子接踵而生一門如是者乎乾隆辛未予同年川北副使南臯先生以其尊君書田先生行狀見示屬爲傳則知先生乃太公之六世孫於忠節爲元孫而先生之父曰賓王父曰盡心知安邑縣事曾王父曰化麟化麟爲天啟辛酉榜首以毀瘠歿其子若孫並有遺愛在民直聲在朝何先後勃興若斯之盛也惜乎其前三世遭萬厯天啟昏亂之朝不得竟其施設未若安邑令君以下身名清泰似亦有幸有不幸焉而當 昭代寬仁褒錄前明忠義畧無忌諱故士大夫得昌言忠節之風錯出記傳是又不

幸中之幸也又書田以貧遊故終於諸生不可云幸願視乃六世祖太公尤爲酷肖豈其志行所宗仰固有素歟嗟乎使先生出而圖吾君其名業更不知何如然而其梗概可觀矣

蓬窗隨錄卷十一

事

閻若璩傳

杭世駿

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祖居山西太原縣之西寨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萬曆甲辰進士歷甯前兵備道參議父脩齡郡學生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為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聞記不敢出聲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心忽開如牖洞開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頓悟異常是年列學官為弟子名流如李宗伯太虛方處士爾止梁商邱公狄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七

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讀尚書至古文諸篇以為自孔安國至梅賾遙遙幾五百年使其書果有不應中間人無見者又讀朱子及吳草廬纂言時時有疑疑即有辨著古文尚書疏證蓋自二十歲始復為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始遊京師合肥龔鼎孳為宗伯相知最深頗為延譽由是知名旋以僑籍改歸饒于太原處士顧甯人來客是土出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訂數條處士虛己從之未幾出遊鞏昌與陳秀才子壽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為之序

十七年應詞科不第在都下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汪著五服攷異摘數條正其疵謬汪雖改正而性護前失輒謂人曰豫凶事非禮也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乎若璩應之曰宋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識者非之而汪猶斷斷不肯屈也崑山徐贊善乾學謂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哀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尚存見于孟子子張死而

蓬窗隨錄卷十一

八

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應都下盛傳之汪望為之頓減陽曲傅山博攷金石遺文每與言窮日繼夜不少衰止問若璩正經史之訛而補其亡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若璩曰魏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為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娑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為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琯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

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水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于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縮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山深歎服二十一年客問歸以崑山徐公聘復至京師徐氏盛賓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若璩逾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閻先生眼過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謂海甯

蓬窗隨錄卷十一

三

盧孝廉軒云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合肥李相國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閻某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徐以尙書歸里開書局於洞庭湖東山旣又移嘉善旣復歸崑山若璩皆從顧景范黃子鴻兩處士皆地理專家若璩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若干篇重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又以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而孟子獨略遂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詩有春西堂許劍亭秋山紅樹閣窈窕居諸集晚年名動查九

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口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固留不得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簣不覺其行也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歲在甲申六月八日也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且從厚製詩四章挽之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若璩學長于考證辨覈一書至檢數語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覈窮思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解必得其解而後止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于天之分而力

蓬窗隨錄卷十一

四

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先後輩名流咸以文學相質詳細條答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一日在徐邸夜飲公言今日直起居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思之不可得若璩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畱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州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

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
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法若秦
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處甚矣學問
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好罵祠科五十人
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彊記李天生謂其杜
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指擊不遺餘
力則有夙嫌也生平所服膺者二人曰錢受之曰黃太
沖曰顧甯人然于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
曰太沖之徒麤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
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
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蓬窗隨錄卷十二

學

舊史曰若璩沒後

世宗在潛邸爲文以祭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
周情旨深言大一字之褒榮於華衮身雖不顯而道則
亨也益都趙官贊執信志其墓以爲其於書無所不讀
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諦若織紉者之
于絲縷織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
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
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其崇
之也至矣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
刻于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尙書疏
證暨潛邱劄記則其孫學林刻于淮安嗣是潛邱之學

明白曉布天下而中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正魏禧
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
氏爲古文尙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于其鋒欲
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
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
卽其所撰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
于閻氏毫無加損也余據其子詠所撰行述及墓志參
以劄記別創爲傳以待秉筆者爲考信之地儒林文苑
惟 國史之位置草莽不敢專也

蓬窗隨錄卷十二

學

王源傳

方苞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
 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
 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
 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
 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
 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備筆墨貴人富家多病
 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
 京兆第四人曰吾奇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
 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
 極飲大醉嘲謔罵讖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禮貌之

蓬窗隨錄卷十一

聖

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
 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
 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
 降心晚年與蠡縣李瑛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
 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
 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
 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
 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
 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
 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
 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一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

文藏於家

蓬窗隨錄卷十三

陽

適園蔣公傳

袁枚

公諱堅字非礜號適園江西鉛山人而家貧肩粟養母困童子試鬱鬱乃請于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矜幸諸兒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薊門河洛諸郡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囚纍纍牘可隱人撫軍檄岢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讞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竦馬而之山凹有人扇戶博矚之一兒覺異指髻者肩告之眾咸嗜曰鬼耳人則

蓬壺隨錄卷十一

聖

安來公跳歸白甘公篡取鈞距果髯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曰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上人如蟻蟻樹釣鉏為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為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宵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道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囂欲段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撈吏于庭血流民懽噪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四鼓率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終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

廬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王名不得奈何公辟耳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顧不在經矣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跡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焦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于河口戚不遇反寄食于舟人未償其直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彊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為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繪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繪王人執訊來

蓬壺隨錄卷十一

聖

日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目且瞑屬曰為我報蔣君公陰念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王人授部署法遲十日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兒骸已焚闖然在榻舟人負之納我圃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圃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繪王以兒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盍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答蛟突前睨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隣父來即明也蛟噉啗扁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為母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詣圃乃繞圃而號曰白龍知我白

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券衆取視感泣歎老嫗目昧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公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糜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于爲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劫公怒射一人顛再發再顛盜驚舍所劫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劫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姓名去又嘗行崑崙道中兩

蓬窗隨錄卷上

宰

峰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菜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塗人應聲往皆掖起之送甯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 朝廷贈公如其官公捐館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于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歎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乃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述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于文丁亥元日披七品服祀公卽持公狀八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

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嘻何其富于善也今之爲公卿者生赫赫死則敘恩榮數行便灑然盡公布衣也塊意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踔絕不以仁義讓入而士銓之腹存手集羅縷畢貫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余輯而傳之困于體例無能多書然其犖犖大者殆無遺焉

蓬窗隨錄卷上

哭

篷窗隨錄卷十三

天津沈兆溼雲集甫輯

男維敬校

目錄

書事

書徐貞明遺事

趙一清

書烈婦景事

朱筠

書報恩寺浮屠事

施閏章

記張彝歎夢

方苞

謝陳兩先生事狀

錢儀吉

記章佳文勤公語

錢儀吉

紀教匪始末

石韞玉

篷窗隨錄卷十三 目錄

書後

書握奇經後

盛百二

書孫文正傳後

方苞

書愛日臧君傳後

姚文田

自書潞河督運圖後

馮應榴

書徐貞明遺事

吾讀明史徐貞明傳釋其言西北水利事而書之其言宜可見諸施行也蓋關中自鄭國白公史起鄭渠時引涇渭以溉諸田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具載之後代棄而不都故諸渠廢絕不復可踪尋明定鼎燕京尤急漕務惟資給東南之粟講求輸運之便已爾濬河以通漕護漕則河傷竭三吳之民力上供天府之儲而財用常憂其不足我

朝

世廟憫閭閻之疾苦思往哲之善政特開水利營田府於近畿誠至計也觀於貞明奏議及其首尾興革之由

篷窗隨錄卷十三

一

實足以資採擇云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尚寶司丞建言在為工科給事中時後竟罷歸其父九思官工部郎治張秋河築減水橋於河濱工成永為利趙文華出視師九思不迎謁坐以老致仕亦循吏也貞明之言曰神京擁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強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抵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

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正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於貓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與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洩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徐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

蓬窗隨錄卷十三

二

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尙書郭朝賓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飢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利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游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

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途諸鎮有積儲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御史蘇瓚徐待給事中王敬民俱疏薦之乃進貞明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勘議瓚亦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秦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瀉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

以均民之利並下貞明相度戶部尚書畢鏘亦力贊之採貞明議為六事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艾不遽責其成效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者百畝以上即為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早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墾田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閩人勲戚之佔閒田者恐水田興而已失其利爭為蜚語流入禁中御史王之棟家畿輔遂言必不

筆憲隨錄卷十三

四

可行且陳開濬沱河不便者十二帝惑之令停役并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利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即為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竟如袁萃言此萬歷三十年事終明代名臣無有能及之者

書烈婦景事

沈氏家譜作吳烈婦

朱筠

烈婦景者故明中書舍人餘姚沈之泰妻也順治四年七月王師破浙江之舟山魯王走閩海中之泰被執不降斬於杭州令所在籍其家景聞之自經顏色如生家人不敢斂尸床在堂蒙面以楮待命縣遣典史來驗果死狀甫前啟楮頃有飛鴛從屋梁上墮擊典史正中其腕典史痛反走呼譽左右從吏盡驚則羅拜吐舌去家人須臾稍定乃蹤跡向發所墮處則屋上發故完好缺者一耳如人所毀僉曰烈哉烈婦之靈毀之也至今餘姚人猶稱道其事餘姚進士邵晉涵為余述之之泰字魯瞻南京吏部尚書應文之孫文選司郎中景初子自

筆憲隨錄卷十三

五

為諸生已以文章名與同縣姜廷梧諸九徵山陰孫緘蕭山毛奇齡同時為紹興一府之冠是時華亭陳子龍為府推官與諸人遊固獨奇之泰之泰屢試於鄉不一當意不得平烈婦謂之泰日子偉丈夫何不可就何必科第為之泰哭謝之居相莊也會同縣孫嘉績熊汝霖奉魯王起事事在順治二年詳載明史之泰亦起從之授中書舍人明年五月紹興破之泰浮海走舟山城與家人音問斷絕景在家訛言一日數至或曰之泰定死或曰在橫水洋中為渠帥將兵且至矣景歎曰吾景家橋女沈尚書孫婦夫子死國吾死家耳他非所知也至是竟死縣人哀而葬之立沈氏子為之後至今有祀

書報恩寺浮屠事

施閏章

金陵報恩寺偉麗第一古所謂長干寺也永樂初準宮闕規制改建徵天下良工造五色琉璃塔九級高百丈周四十尋積數十年更三朝乃成塔燈兩夕盡油一石星火熒熒照曜雲漢嘗見異光殊采形狀百變順治戊戌爲雷壞一角田氏修復其舊予親詣問狀寺僧穎伯言三月二十三日人定時黑氣自東南來奔繞塔趾有僧紫崖觸之仆地灰黑氣上騰雷電訇擊裂趾及頂募工脩治求大木作架輒費金數千有田氏者兄弟二人至曰吾不立架不索謝若但食我可徒手辦衆皆驚異乃陟最上層繫橫木於塔門豎梯於木端緣之而上若

蓬窗隨錄卷十三

六

猱升木其徒執役者三人魚貫運材因勢撥葺如燕鵲營巢壘移其木以次及下三月訖工僅費數十金疾若運斤工若天造碧瓦丹檐爛若一色田氏解衣跣足持長帚踞塔巔磅礴掃除謂之法塔復仰天坦臥雲日盪胸安若平地薦紳士女駢集來觀者千萬人皆震駭洶涌歡喜瞻贊或仰視力窮登臺榭疊几案臥而望之田氏循簷斗折冉冉而下人皆詫爲神仙焉好事者競爲僧役具食施金錢田氏多不受而去亦不留其名或言田氏京口人也督役者僧性蘊言塔變前二日聞塔鳴如龍吟云按吳赤烏間異人康僧指示孫權掘山麓深若干丈得如來舍利始置長干寺建塔宋眞宗天禧間

重建賜號聖感舍利塔更名寺曰天禧明洪武工部侍郎黃立恭疏請募修費黃金二萬五千兩永樂燬於火拆舊改作工力萬倍成化八年賜江洲道場入寺選行童百名燃燈並有御製碑太僕卿陳沂記之詳矣若田氏雖小技爲而不勞險而能樂有而不居亦烏可以不志哉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七

記張彝歎夢

方苞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曰彝歎為諸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為主客之禮手文一簡屬剛定且曰吾更諡久矣而世人多舉故諡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會相待於桃山矣彝歎平生跡不出州郡其貢成均試禮部恆閉戶不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既老忽應徐中丞請主杭州敷文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至按之則岳公墓碑也彝歎曰吾之茲行有以也夫因告中丞以昔夢補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彝歎學行

逢憲隨錄卷十三

八

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死無日矣越三日至荏平縣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記死而有前徵者眾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諡之不類何足為公瑕疵而乃耿然自標白也嗚呼我知之矣世教之衰不獨小人敢為誣善之辭即所號為學者亦多恣胸臆以顛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人與骨已朽而誰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於張君者如此則知自古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於宇宙以鑒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昔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於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目公為橫而假託於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

月爭光猶不能免此况迹介隱顯蔽于讒慝之口而未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逢憲隨錄卷十三

九

謝陳兩先生事狀

錢儀吉

謝先生濟世字石霖別字梅莊廣西全州人祖明英康熙壬戌鄉舉第一永康州學正父賜絳母蔣氏先生年十八應學使者試學使跪而坐於堂命跪而呈卷先生不從逐之出請罪於其母母笑曰汝何罪今日為一領藍衫履七日仕宦窺狗竇為門生義兒皆此忍辱求榮一念誤之也汝能是吾無憂矣後三年戊子舉於鄉亦第一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兩充同考官雍正四年冬十一月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入臺未浹旬以劾田文鏡下獄當是時上御門辦事科道許直前奏事於是先生露章言三事

蓬窗隨錄卷十三

十

世宗霽顏問云何對曰一錢法一鹽法

上曰錢法大難朕方籌畫已又對其一劾河南巡撫田文鏡貪黷不法狀

上顧諭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無惑浮言還其奏先生伏地不起爭益力先是文鏡劾所屬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等直隸總督李公紱言其冤 欽使往按驗還奏文鏡所劾是及先生奏入與紱語多同

上疑焉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交關狀先生辨無有而刑部尚書勵公曰是當刑訊御史永豐陳學海在班中忽起走庭中北向大言曰與謝某交關者我也大臣皆愕然學海故以刑部郎從 欽使河南得文鏡欺罔狀

及為奏不能爭歸嘗發憤為同寮言之者也大臣將以學海語 聞請併訊俄已有 旨罷訊先生革職赴阿爾泰軍營效力 據謝集丙午十二月初七日下獄次日奉 旨免死釋放發軍前效力贖罪先生 在獄中 明年學海以告病驗無病劾亦遣戍去先生至軍前日著書今所傳藏篋十書也居三年

上念效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將軍劾先生注大學誹謗程朱奏進其書 廷議又謂有諷刺語即戍所下獄論死

上復宥之而 召學海還授檢討尋準噶爾擾邊徙先生察翰交糧餉營已又徙無量台營已又徙鄂爾坤營高宗登極召還復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先生在察翰安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七

時參贊大臣伯欽拜從受經綬遠大將軍平郡王亦加禮焉

上下詔求言先生為欽拜草疏言當禁止告密而嚴不言之罰恕妄言之罪盡除文字忌諱之禁又言

皇上必欲為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莫若於大學中庸求之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獨致中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莫要於此莫備於此舍此而別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求影正源未潔而欲流清以博覽廣聽為求言以察言觀色為知人以親庶官理庶政折庶獄為勤政此漢唐以來雜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已平郡王入觀

上論及之曰欽拜有古大臣風王以實對

上顧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於是益知先生賢先生在臺三年數言事會

上御門先生又露章言九卿刑部定罪不公而糾儀御史漢軍倉德劾先生失儀時科道無直前奏事近十年矣倉德不知故事而劾

上亦不之罪且有旨褒先生愨直可嘉先生母蔣蚤沒繼母亦蔣氏家居老矣先生上疏陳情乞補外曰竊

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轉而人情卽願外轉不願左遷況臣負罪至深受恩至重欲圖涓埃之報且依

日月之光而纒熟 龍顏遽辭 鳳闕犬猶戀主蛇亦

蓬窗隨錄卷十三

圭

銜珠臣獨何心敢昧斯義伏念臣繼母蔣氏年已七十歲臣又係獨子憶自雍正甲辰秋服闋赴補母子離別十五年於茲矣丙午冬從軍出塞母氏含藜藿以弄孫倚門間而望子又十二年於茲矣臣今雖復朝班尙違子舍頃者母氏書來道及行動艱難耳目昏聩開緘捧讀愧懼交并欲歸養則家道貧苦甘旨不供不孝有三其一斯在欲迎養則廣西至京水陸七千餘里江湖之風波可畏車馬之顛覆亦可虞欲歸省則往返動經半年在家不過數月乍逢又須告別既別卻難再逢慈母之涕淚轉多游子之方寸終亂是則矢忠矢孝二者難兼而在官去官無一而可臣再四躊躇惟有外轉

蓬窗隨錄卷十三

圭

鄰省庶得迎養數年但臣才能既不稱道府之官而遷轉又從無自請之例違例干澤端不可開伏乞 敕部治臣妄請之罪或知州或知縣降授微員憫臣將母之忱或湖南或廣東量予近地臣亦知風塵下吏遠遜臺諫清班然民社在身外得竭駑駘之力母子聚首內得伸烏鳥之私雖公庭屈膝於上官勝往歲荷戈於荒塞尋有旨授湖南督糧道先是平江以縣境多山難漕改徵折色而令衡陽湘潭二縣代輸米巡撫已奏得旨矣先生至歎曰衡湘地廣糧重民山居瘠苦力何能及亟請於漕督宗室德公入告復其初已奉清屯之令部檄凡軍田賣與民者許贖回贖運務令有差必有田有田方有差先生獻議於漕督曰民買軍田多有築室置墓現當軍差者若一概許贖恐舊丁貧疲者爲轉售之計新丁殷實者有失業之嗟無益於漕而反害之請分別田去差存者許贖田去差亦去者不許贖其田去差去中新丁不願當軍差者許贖願當軍差者不許贖又荆右沔陽有有差無田之赤腳丁蓋明初以軍籍爲榮同父之子有一領軍田一領私田挂名軍籍者其後私田去而軍籍存也荆正有有田無差之枝夷長遠四所明時守顯陵及夷陵口之軍 國初裁歸各所無軍差亦無民差也請令四所出費赤腳丁出運以均苦樂漕督駁不行先生持議益堅混同顧公琮至乃以達於

部而先生去官矣善化知縣樊德貽徵糧浮收先生易衣爲鄉民往納得實揭詳於督撫請劾治不行則自詣巡撫虞城許公陳狀詞過激許將劾之或曰是爲田文鏡復仇也公何以歸見河南人許乃謀於兩司布政使張璨爲妄語翹許公怒遂以踰閑蕩檢劾先生請革職審訊又續劾先生營私剥民已得旨督撫會審矣初先生嘗與張璨及按察使王玠從容相語俗書多舛誤者玠曰撫部殊不辨此不聞言作崇鼻鈕邪崇謂崇鈕謂鈕也玠語未終悔曰吾失言幸無外人聞璨曰何害天日在上必不泄也及許公議先生事璨對曰謝某無狀謗公不識字卽以玠語屬之謝玠噤不敢發一語璨

蓬窗隨錄卷十三

十四

之妄如此衡陽知縣李澍亦浮收先生嘗訪聞桔笞其家人胥役事亦在許公奏中謂先生所訪俱屬風影而其事先已發長沙知府訊得實文卷在糧道所璨乃令知府張琳易其詳因按察使王玠赴蜀藩任近江上爲書以致於署糧道倉德乞燬其舊文並改批以待訊倉德故嘗在臺劾先生者也至是佛然曰烏乎可卽發璨書揭詳於顧公及總督與縣孫公顧公卽達於都察院以聞而御史胡君定采謗帖劾奏並及巡撫續劾一款皆樊德貽所爲也乃命侍郎阿里衮至湖南會同孫公審訊而孫公得倉德詳置不問書其版云真實不欺亦須委曲善處倉德又

以孫公語揭於都察院以聞而孫公審擬覆奏亦至有旨孫嘉淦接倉德揭帖擅寢其事不奏審案內並無一語及倉德扶同許容草率完案甚屬徇庇著來京於是撫藩俱解任張琳樊德貽等褫職專屬阿侍郎一人訊初樊德貽脅其部同人沈開明誣控先生甫詳報而開明逸及長沙知府訊開明之祖子先力白無其事張琳及澧州知州王邦鼎易其供辭以上未幾總督至子先號呼轅門外求人不得遂如原讞坐先生杖徒阿侍郎至子先則偕農市數千人焚香迎訴於道左一訊而定巡撫前後兩奏皆誣罔事大白督撫以下謫斥有差先生開復原官尋補湖南驛鹽長寶道而倉德擢四

蓬窗隨錄卷十三

十五

川按察使先生畱楚半年巡撫蔣公奏先生老病休致去家居十有二年而卒年六十八先生在翰林時與孫公及黔陳先生法友善三人者皆清直介立論事引義慷慨志相得也及孫公治楚獄不直歸京師過陳先生陳先生謝不見自是交遂絕

陳先生法字世巫別字聖泉晚又號定齋上世江都人明初有以校尉從平普蠻授平霸衛左所百戶世襲遂爲黔之安平人先生康熙癸巳春舉於鄉是秋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丁酉戊戌與謝先生俱充同考官雍正初

特旨舉翰林才堪部務者改刑部郎中久之以省親假

歸八年 特召來京授直隸順德府知府十一年所屬平鄉牛產子一角龍鱗而牛蹏人皆曰麟也縣令以爲祥將上聞先生抑不許唐山令趙杲以毀宣務諸山寺觀爲義學被劾罷先生引疾歸

高宗登極孫文定公薦授山東登州府知府擢山東運河兵備署東河總督調江南廬鳳兵備淮揚兵備於是攷論河務爲一書曰河干問答略謂司馬遷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碣唐一行言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而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河出於西極注之東北天之經也地之紀也不可

蓬窗隨錄卷十三 末

國咸平天禧間皆未久卽塞還復北流自近世爲漕運計遂迫之使南奪淮而淮乃瀦爲湖故洪澤郵名也前此未有湖也漢陳登築堰溉田今之蒦家圩塘梗是其遺迹非卽今之高堰宋乃有洪澤湖之名至潘卽川而有蓄清敵黃之說自是隄日加高河數變而湖亦日高湖底日淤伏秋盛漲淮揚下游日以灾告或逆漾而上如甲子春雨淮水入壽州阜陽深至一丈五六尺是上游亦被其害賑恤蠲緩不可勝計二瀆交流之害如是分河導淮昔固有議之者分河則必在迂曲之處所謂河頭也今清口而上河流迅直無河頭可引則引之也難導淮則當別開一河以淮之故道還淮而分淮一支

入河以通漕計其地淮當行三百餘里而達於海費鉅無益攷之前代河常北決至張秋自明至康熙季年皆然卽宋時咸平間決鄆州浮鉅野天禧間決滑州歷濮鄆注梁山灤鉅野通梁山亦卽在張秋東今自封邱以抵張秋若洪河沙河魏河漆河故道甚多謂宜於其中擇堅地因故渠引大河北行至張秋自張秋以東有大清河卽濟潔之故瀆深至二丈餘寬數十丈歲惟戴卹壩減下之水行之此天之所以待黃河也而大清適符國號非河至今日必行此道邪若卽大清河及鹽河開浚之導河而北以達於海用財不過數百萬當兩河數年之費而有無窮之利河歸於北而淮得獨行洪澤之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七

水盡洩入海湖涸爲田皆膏腴高寶諸湖亦皆爲沃壤皖豫常無水患新河永不築隄其東南近山更無用隄歲省兩河壩埽官役之費六七十萬河南山東淮徐之民蘇料之役皆可免開封去河四十里水與女牆齊徐州尤瀕河自後常無河患運河分淮流以入江不復爲河淤諸牖洞亦可由民便時啟閉以灌田脫鉅害蘇民困省度支計無便於此者而運道當變通其說有二昔元由海運苦其漂失謀開膠萊河明苦河淤運亦屢開之而俱不成蓋海道惟登州府今榮成縣之成山頭其山陡入海中舟至此多壞逾此則沿海濱而行名爲海袖皆有泊舟處與大洋絕異今商旅之由登萊至天津

者風帆如織乾隆三年轉運登萊倉穀數十萬石至天津近事之可驗者若河復北流則漕舟由汶入河由河入海其達津門也一日夜耳是坐收膠萊之利也然人之畏海望洋而驚姑無高論以駭俗夫衛之源大於汶汶可分則衛亦可分莫若於衛入漳之上關插開渠斜入於河以下審其地勢更爲數插節宣之由汶達河由河溯衛以入於漳不過迂漕舟一二日程可安行而北矣或猶以爲苦淺則於磁州臨漳間爲插引溢以益運磁州溉田當用溢而漕常以四月過非田時或仿衛源分日之例可也孫公見其書善之以奏 御 畱中久之某公入觀

蓬窗隨錄卷十三

木

上語及之對曰是書生之見耳尋調直隸大名兵備時乾隆十年冬也是歲河決江南陳家浦時白莊恪公爲河督塞決緩阜甯鹽城害尤劇被劾去官且以從前所辦多不應興之工有 旨責令賠補先生念舊與白公同事不可使獨受譴牒部科自引咎且爲白公辨析略云陳家浦隄漫溢各處渡船分往水次接濟人民當時未據報有溺斃人口今旣勘明接渡不及者自所應有是本道亦在失察若止將總河議處本道以調任幸免清夜難安伏乞一併議處至善後案內遙越隄工經大學士等議覆應行修築奉 旨依議遵照辦理今勘隄尾離圍隄六百丈係無益之費著落白鍾山賠補黃河

水勢倏忽變遷此工在雲梯關五十里雲梯關卽當日之淮河海口黃河南徙淤出二百餘里上雖淤土底則海沙虛鬆頃刻刷深四五丈椿堵難施居民選少人夫難集或倉卒間越隄難禦不能無潰決之虞是遙隄之築實爲有備無患若河工陰資保障而錢糧獨累賠補似非情理之平河工不過補偏救弊本無萬全之策總河職任危苦養廉不及督撫之半有失事則議處之罷斥之足矣重之以賠累則任事益難人非貪黷誰有餘貲非 聖世所以勵臣節也大臣以 聞下部議革職發軍臺效力先生以四駱駝負書數萬卷赴第十六軍臺日著書居二年成易箋八卷多取程朱傳義發明之

蓬窗隨錄卷十三

五

而異者亦多自序不欲如前人株守師法黨同伐異之所爲也其駁來知德錯綜之說尤詳盡今錄入 四庫全書中又以陸王之學疑似亂眞辭而闢之爲明辨錄謂象山之心學卽釋氏之直指人心以頓悟爲道妙本集中於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有下樓之悟於徐仲誠有槐堂鏡中觀花之悟此卽廖子晦之靜坐中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朱子斥之以爲此思慮泯絕恍惚閒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眞實知見不可同年而語者也卽陽明在龍場日夜澄心靜慮端居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錢緒山亦以靜坐倏見此心眞體蔣道林靜坐半年忽覺此心

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凡學之墮於禪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悟其所見之非且曰微夫子之教幾殆象山獨學無師而於孟子所謂本心所謂求放心者有契合焉然其言求放心則遺學問言先立乎其大則廢思俱未暇深求其義而於其本心之明或靜中體究或因事感觸此知覺之露恍惚呈露蓋不難矣遂於此而謂此心本靈此理本明又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當惻隱則惻隱當羞惡則羞惡誰能欺得如此者蓋屢言之是此心已全乎仁義禮智發之無不當如大舜之由仁義行更何俟四端之擴充豈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孟子教人之旨乎夫心有頓悟之機而理無驟獲之效即釋氏圓明妙覺之心其收拾保養亦自虛明澄澈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謂不見天理專切此心爲主宰故卒流於自私故聖賢所謂復其本心者復其皆備之心象山所謂復其本心者復其虛靈知覺之心則一心之外無餘事故詆格致爲支離視集義爲外義本原既差用功獲效自不能以不異而儒釋之分亦如蒼素之不可強同矣良知之說本之孟子惟孟子本愛敬而言陽明離愛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靈覺之知也陽明既曰良知即天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已歧而二之矣既曰良知即性又曰佛氏本來面目即儒

門所謂良知佛氏本來面目其果性邪天理邪其言致知之功則曰吾心之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純乎天理所謂致者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往非道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槩之人人不學不慮坐致於此其不至猖狂妄行流爲無忌憚之小人者幾希此皆任心廢學之弊也其論格致謂程子以格訓至如祖考來格之格即書所謂格於上下之格羅整庵引呂成公通徹無間之義極爲得之夫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當其未格不能無幽明之異格則精神所合而無間矣物之理即吾心之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理當其未格不能無彼此之間格則理皆渾合而無間矣所謂貫通所謂絜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豈非通徹無間之謂乎而陽明以爲至物不可通此泥於訓詁之失也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昔吾人所當窮即名物象數何嘗不當考究但爲之自有一日之閒或親書冊或應人事隨其所遇之物即因其已知之理加之窮究首尾透徹即是求至乎其極如是豈非吾人日用尋常之事有何艱深有何支離今不攷其言之意而曰欲學者窮盡天下之物如一草一木農圃醫卜之類皆須窮究子靜遂以格致爲格此物致此

知陽明以卽物窮理爲玩物喪志世遂以程朱格致之說與俗儒訓詁記誦詞章之學同類而共譏之亦失其本旨矣而其本原之蔽尤在乎是內而非外夫天理人欲之大端粗節以心度之亦自分明所謂已知之理也若其精微之蘊疑似之間或過或不及人情物理之幽隱曲折豈任其私智者所能了徹邪故吾嘗謂陸王之學卽無私心亦不當理所謂雖誠亦錯者此也故與觀羣怨事父事君聖人俱於詩得之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若發之朱子豈止爾雅注蟲魚之誚哉修身齊家則曰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且聖人豈尙不能去人欲存天理而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讀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之至於韋編三絕仁知剛信直美德也不好學則蔽不可勝言孟子言動心忍性亦曰增益其所不能豈可絕聖棄智專求之一心而以格物爲逐於外乎李文貞公曰朱子爲學先立志主敬以爲學問之地又加以學問之功蓋吾旣存養吾心於端莊靜一之中循循焉誦習乎先聖之遺言切磋於師友之講明而體驗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前所見之非而今見其是或前知其淺而今得其深其義理之栽培浸灌感發漸磨所以變化吾之氣質涵養吾之德性者必月異而歲不同如飲食雖在外入內皆以養吾之身將人欲不期去而日去天理不期明而日明矣又豈爲逐於末而求於外乎書凡十篇

辨論至明哲格致之說發明大學補傳之旨指示親切確有持循學者宜盡心焉故掇其大要著於篇軍臺無井居民取之百里外先生以夢得其地召眾掘之得泉甚甘至今號曰陳公井戊辰先生子慶升成進士選庶吉士呈懇爲父贖罪

上俞其請先生還京師陳文恭公兩薦於

上前先生無意仕進遂歸主講貴山書院東脩之入爲擴學舍置書籍主講十有八年而卒慶升官至大理寺少卿大理之子若疇先生第十孫也乾隆甲寅舉人後官某學教諭嘗攜先生所著書過予舍並示當時官牘數巨冊爲言先生行事皆有徵若疇籍順天子孫今爲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京師人而安平之族爲庠士者亦眾

論曰自予入臺始知謝先生因求其奏草多不傳獨得乞養陳情一疏至情感惻雖李令伯無以過夫臣子之心一也吾以是知先生之不欺也陳先生治河事吏議不之及乃爲上官訟寃甘心自劾亦難能哉君臣朋友之間若兩先生庶幾盡誠而無憾也乎河患自明以來日甚河淮交流爲害至今尤驗嘉慶中嘗北決至張秋大臣有言可順水之性還之北流者然終不果行亦以漕運故夫浮海之役時有利鈍且一舟壞輒失千百人故明改元法重民命也衛源弱不若汶之可分它旁近諸水多不可引昔人亦有議之者陳先生所言恐疏闊

第著之以埃後之任事者權其利害輕重焉

、記章佳文勤公語

錢儀吉

章佳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詢曰 朝廷一旦用汝為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偶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不知妄言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邪且一分之罪尚足問邪其後文成長刑部數為諸曹郎述之前御史仁和魏君成憲聞之道光初子與魏君同官戶部八旗現審處而魏君以告子書曰惇大成裕汝永有辭二公其有焉

蓬窗隨錄卷十三

書

蓬窗隨錄卷十三

書

紀教匪始末

石韞玉

白蓮教之賊起於湖北襄陽黃龍壘而延及川陝等省乾隆五十九年兩湖總督畢沅湖北巡撫福甯已捕其魁樊學明齊林等數人正法矣而餘孽未淨六十年冬卽有蠢動於竹山長樂間者迨嘉慶元年襄陽人奉樊學明之子樊人傑齊林之妻齊王氏等爲首謀逆作亂又有姚之富張漢潮張天倫張士龍張士虎等附和之三月十六日在黃龍壘樹旗聚眾起事意取辰年辰月辰日辰時也其在川省者由襄陽傳教其年九月十五日徐天德起於達州二十一日王三槐起於東鄉其後羅其清羅其書起於巴州張長庚起於雲陽龍紹周起

蓬窗隨錄卷十三

美

於太平龔其位起於奉節蔓延及四十州縣其惑人之法則曰佛家現在劫是釋迦牟尼佛持世今劫限已滿過此卽彌勒佛出世世人罪孽深重將有大災嘉慶七年八月十五日有黑風黑雨七晝夜世人觸之皆死惟習白蓮教者有蓮花護身可免此災愚者惑其說而從之又曰他日世間不習教之人既死曠土閒田甚多教中人先納地稅若干將來按稅授田貪者又惑其說而從之故其徒有僞元帥僞總兵掌戰陣之事者也有掌櫃掌出納之事者也有最尊者爲師父則掌教者也當川賊之初起也徐天德與王三槐合而竄於香爐坪維時四川總督和琳在苗疆出師布政使英善護理督篆聞

報帶兵五百名赴達州一戰而全軍盡沒甘肅總督宜

縣八川勦賊由是調兵大舉圍賊於香爐坪而月賊食盡突圍而逸袁何兩總兵皆陣亡官兵遂畏賊不敢交鋒而徐王二賊走據觀音梁度歲明年春楚賊八川會於開縣是時賊股已多樊人傑爲之部序分爲十號分路肆掠北至河南西入甘肅階州文縣橫行五省之間其勢日熾矣於二年冬改派威勒公勤保八川總統公至川申明約束兵氣稍振三年春將軍明亮殺齊王氏及姚之富於楚其秋擒王三槐於安樂坪賊勢少衰四年春授威勒公爲經略大臣總統五省軍務時川賊最多公駐達州居中調度諸路皆時有斬獲而蜚語謂威

蓬窗隨錄卷十三

善

勤公擁兵養寇逮問以吏部尙書魁倫代公爲川督其經略大臣則以威勇侯額勒登保代之魁額不相能額侯遂領精銳之師入陝而棄川賊不顧五年正月川賊冉天元等偷渡嘉陵江遂肆掠於川西時魁公統羸師四千與賊不敵因調總兵朱射斗之兵以自助而朱射斗爲賊所誘一戰而亡魁益懼率兵退至潼川西岸賊又由射洪渡潼川寔魁倫於法而復命威勒公八川時參贊大臣德楞泰已擒冉天元威勒公至復會兵殲渡江之賊設兵守嘉陵江而川西復清先是宜縣總師時有知州龔某爲堅壁清野之議爲川北道石作瑞所忌格不行及是朝廷知其事飭議於川東川北皆築寨自

保陝楚亦仿而行之野無餘糧賊無所得食其眾日漸解散矣先是廷議用兵總以辦完一股再辦一股為務余時參戎幕謂威勤公曰方今官兵僅經略參贊及公三路耳而賊幾有三四十股若官兵專辦一股則餘賊皆無兵追捕必至四路劫掠將此股未滅而彼股又熾非計也譬諸醫者治病豈有治甲之疾必俟其瘥而後再治乙疾之理乎且眾議總以擒賊首為功夫此等烏合之眾非有一定主名也一賊滅一賊興雖殲魁何益公曰如君意將奈何余曰計惟有分兵而勦有一路賊即有一路兵追捕使賊無暇劫掠則以有食之兵而勦無食之賊豈有不盡者乎公曰善即命余將此意草一

蓬蓬隨錄卷十三

夫

疏陳之朝廷初難之疏三上然後行七年二月定分兵之議賊眾漸散諸賊首次第就戮是冬即勘定大局零星餘賊留兵搜捕至八年秋而三省全行肅清

書握奇經後

盛百一

握奇經云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此十九字相傳以為本於風后其法為六十四陣中十六陣四方各八陣四隅各四陣居中者握奇也四方東為龍西為虎南為鳥北為蛇即曲禮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也西北為天乾也西南為地坤也東南為風巽也東北為雲艮也山出雲也八官所以定位李衛公云天地風雲本乎旗旄龍虎鳥蛇本乎隊伍無他義也四方為正四隅為奇或易之蓋奇無定形無不可也居中之兵倍四方四方之兵倍四隅所以居重馭輕此八陣之體也又法地軸十二陣居中天衡十六陣

蓬蓬隨錄卷十三

夫

重列居兩端天前後軸八陣前四居右後四居左地前後軸十二陣前六陣居地軸前後六陣居地軸後風雲各四陣居四隅天地之前軸為虎翼風從虎為蛇蟠後軸為飛龍雲從龍為鳥翔地軸取其鎮靜天衡取其運動軸者以陷敵決勝風從天雲從地取其不測蛇取其圍繞鳥取其突擊此八陣之用也再分之則天地風雲為體龍虎鳥蛇為用天風虎蛇為陽陣三十二地雲龍鳥為陰陣三十二又有遊軍二十四陣如偃月形者居於後焉不在八陣之內與前所稱之八陣名同而取義則別此武侯所傳然漢常以立秋日肆孫吳六十四陣是古有之非武侯創為矣至有所為變八陣經緯八陣

又後人增衍之者也其大要則所爲致人而不致於人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簡不欲繁欲易不欲難
不虛內以役外不重本以輕末居者常平更番休息四
頭八尾觸處爲首隊間容隊陣間容陣人間容人而遊
軍尤爲至重故皆矯健不羈之士所立爲非常之功御
之亦宜以非常之恩皆昔人之精言要道也徵之於傳
邲之戰士季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不虛內之意
也繻葛之戰先偏後伍先偏衡也後伍轉也城濮之戰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烏陣之類也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蛇之類也欒枝曳柴而僞遁原軫卻溱
以公族橫擊之風雲之類也要之奇正而已奇正相生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循環無端孫子九地篇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
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則首尾皆至
桓溫觀武侯夔州八陣曰此常山蛇勢也一言而盡其
妙矣或者以常山爲直陣握奇乃方陣譏溫爲妄談真
不知而妄譏者歟宋王德用帥真定帝遣使問邊事對
曰常時賜諸陣圖人皆守死法緩急不相應以至於敗
願不以賜人是則然矣然此乃用圖之罪而非圖之罪
也神明變化原不滯於規矩而由規矩以生猶之有一
定之八風而後無定之風可得而驗周髀之言勾股也
曰勾三股四弦五有人執此法以爲勾必三股必四弦
必五施之算術一步不能行而因咎周髀之誤豈不冤

哉杜氏通典言兵詳矣初不及握奇且曰龍虎鳥蛇徒
有其說只恐難教然八陣之法部分奇正而已杜氏乃
證之以實事是善體握奇者杜氏也其曰難教蓋爲後
人之變八陣及經緯八陣支離煩碎與簡易之旨相反
者言之耳李靖之六花十二陣杜氏詳載之非出於八
陣而何若夫八門九宮三奇此聖人所以神道設教漢
藝文志兵法四種本有陰陽家假鬼神以爲用者然而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明握奇人事已失矣
何暇及他世人專以八門九宮三奇言握奇此其愈神
而愈晦也夫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書孫文正傳後

方苞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偵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間地然間諜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闔門靖前甯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姦僉緩餉愆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凌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咨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

蓬憲隨錄卷十三

三

痛恨不能為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公欲與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二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之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越日而出公於通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攜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公既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况生時懼公功成而位居己上者乎而為所蔽壅者乃憂勤恭儉明察之君嗚呼此立政所以畏儉人也

書愛日臧君傳後

姚文田

余讀臧君傳而有感也近世所稱通士者二一則才藻葩流詞旨機迅下筆數千言往往驚其座人一則鑽穴遺經蒐羅隆簡惟漢唐諸儒舊說守而不易自宋以下不屑也斯二者各務其所近相謗相師沒齒不勸至於孝弟人之根本則闕焉不講故常有恃才傲物甚或是非謬於聖人而覈其生平行事不無遺議者為其溺於詞章訓詁之學而不免喪其志也臧君履素好古著書幾等身學士大夫稱之其居親喪三年不入內母病刲股肉瘳之事長兄如父師天顯之誼長而愈篤可謂本末兼該者矣余雖不獲見君而猶得交於君之兄西成

蓬憲隨錄卷十三

三

見其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語及君輒泣然欲涕則君可知已宋徐仲車以篤行聞於朝賜諡節孝今眾議推本君之行誼私謚孝節先生略其著述而稱其德行亦足以風世哉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於臧君有餘思焉

自書潞河督運圖後

馮應榴

此余於乾隆丙申以考功郎中奉使坐糧時倩京口江
萱所繪潞河督運圖也圖中往來船舫係於漕者十之
七八其一二瓜皮艇則稽察征權之用坐糧使者所兼
司也漕艘之中植兩檣而揚帆振舵銜尾以進或已泊
如鱗比者爲重運捲帆抽舵以尾推行者爲回空回空
必讓重運先行違者有罰以布袋盛米麥黍豆於船船
約百餘袋袋各一石無蓬窗而以篙徐進者爲剝載坐
糧之運役曰經紀曰車戶者司之蓋潞河水淺舟多不
能齊達壩下故別以船剝載壩有石有土石壩在北門
外通州州判兼掌之有樓曰大光義取損上以益下也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滿漢倉場侍郎暨坐糧使者恒於斯艾憇憑眺焉壩前
爲潞河後卽通惠河隔潞河三四丈許幅旁橋旂小露
者是已運十三京倉之漕抵石壩由大光樓下背負而
入通惠肩踵相接日數萬人通惠每閘有船亦經紀司
之過閘負運者謂之水腳並隸使者所轄至大通橋以
上則監督之職矣石壩之北有浮橋爲權稅十三口之
一近東門者爲土壩州同兼掌之運通州西中倉之漕
由壩而入城河舟運至舊南門者儲中倉新南門者儲
西倉城以內皆車運故司事之役總曰車戶他政均與
石壩相類至中流飽帆而放棹者卽余官船每漕艘抵
通使者日乘舟往驗其高下乃分坐於各倉並以時赴

津門督催之小舟飛槳捧盤來迎余舟者卽取驗之糧

以糧散盛於舟尾漕艘而行者楊村官給之剝載也形
如虛業繫繩於端牽岸上者曰刮板牽之者爲淺夫負
柳枝隨行者爲標夫潞河沙易膠壅非疏濬可施惟時
時刮沙俾隨水去無阻運足矣好事者以新意改制輒
無益而止又河之深淺無定必以柳枝標識淺處使漕
艘望而知避焉夫漕爲理財之一端坐糧司漕之一職
耳顧粗舉規制百不罄一已煩重若是矧其涉江淮河
數千里以輓納神倉者乎司漕諸君子苟不以愛民恤
丁潔其身奉職爲念其何以副 朝廷惠下之仁任人
之意乎覽斯圖者當亦有感于余言已戊戌春仲瓜代

蓬窗隨錄卷十三

三

旋京將以索能文者題詠因先自書其後

蓬窗隨錄卷十四

天津沈兆雲集甫輯

男維璣校

目錄

雜著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銘

查禮

弭盜策

陸隴其

五肴約

徐用錫

飭興水利牒

李光地

聰訓齋語

張英

區田法

王心敬

蓬窗隨錄卷十四目錄

十一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銘并序 查禮

硯欵材修九寸七分廣五寸六分厚九分額篆橋亭卜卦硯五字面左右有元集賢學士程文海銘背有明永樂間閩人趙元識捐地得硯之由石質堅駁蒼潤蓋宋謝文節公物也按史稱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帥東下公以兵逆戰於團湖坪張孝忠中流矢死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甯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屨東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醴水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謝疊山洞在縣南朝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特公被

蓬窗隨錄卷十四

一

魏天祐強逼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沒永樂間復出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初豈非公之艱貞苦節不可泯滅卽一硯亦若有神物焉以護持者硯向爲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美髯修幹性磊落不羈與人相對時巽然自喜工詩文善大小篆居城之東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僧榻下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知爲謝公物亟以米易歸日摩挲於案夜卽抱以寢因以卜硯名其居余與月東善時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余月東體素豐乾隆丁卯秋染未疾既臥牀余數過視尙抱硯出見一夕謂余曰君觀我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雖然我死當

歸君已已余由農曹之官粵西與月東不復相見庚午夏月東瀨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恂叔矣今恂叔宦瘴鄉道雖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寄粵以書述治命余潛然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噫是硯自閩之燕之粵往復萬幾千里歷數百載而無少剗損謂非神物護持耶既念謝公艱貞苦節之概而月東之信交游重然諾臨危不亂如是是皆不可不銘也銘曰
謝公介節載青史攜此賣卜建陽市周焯得之抱且死遺言贈我萬里馳蠻烟瘴雨鷓鴣亂啼若有人兮魂夜歸

蓬窗隨錄卷十四

二

弭盜策

陸隴其

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既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誥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鄩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

蓬窗隨錄卷十四

三

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尙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爲盜賊無自而有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

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歲書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

蓬憲隨錄卷十四

四

不可不敦也教化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在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蠲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憔悴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恆尊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爲盜萬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靖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懋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

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脇從撫可以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旣形之法也夫旣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旣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躋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蓬憲隨錄卷十四

五

五肴約

徐用錫

傳曰禮始諸飲食又曰禮尚往來鄉黨隣里酒食相聚會乃不可少不能已之事既不可少不能已則必計其有常權其可久衣冠之家貧富不一不定簡便之約則富者恐人責其不敬貧者勢必恥其相形肴蔬品物過豐未免應酬為苦便非有常可久之道今立約例除吉慶大賓成禮外平常親友相招視客位之多寡肴品多不過六少不過四酌乎適中以五為度山海之貴味莫陳市肆所常有已足或四葷一素或二素三葷一飽便住方丈何用若小飲器數亦須做此外用果肴五碟中設小菜攪盤一具酒則家釀而酌無所不可清談雅令隨人隨時惟取適與切莫強拔踰此例者罰令此日重席仍必如約乃止一日崇節儉以養德二日減口腹以養福三日省靡費以養財東坡舊有成言吾輩何弗遵古蔡西安商尊首倡此議以余素有同心屬為約辭質諸朋儕僉曰盍梓之刷印以便傳賡適西安遊吳門遂鈐板以歸

蓬窗隨錄卷十四

六

飭興水利牒

李光地

照得直隸九府荷聖恩優渥感召天和比年收稔民有起色然旱潦災祲天行常數雖太平屢豐之世不可以無備豫之道近代講備荒者止於倉儲蓄積而已豈知千有餘里有數十州縣之寥闊以百餘萬米穀散在民間大祲之年濟一郡尚不足况又有赴縣城領給之煩吏胥鄉長侵蝕之弊將來又有追比還倉之擾是倉米在今日殊不足賴也本部院思北土地宜大約病潦十之二而苦旱者十之八然北方苦旱遂至於不可支不能如南人補救者非獨情農自安蓋根在於水利不修束手無措故也今

蓬窗隨錄卷十四

七

歲本部院因春夏微旱履行通飭凡州縣各因其山川高下之宜如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釀渠若無山無河平衍之處則勸民鑿井亦可稍資灌溉若一縣開一萬井則可溉十萬畝約計畝獲米一石十縣之入已當通直全屬之倉儲矣一溝之水又可當百井一渠之水又可當十溝以此推之水利之與其與積穀備荒其利不止於倍蓰而什伯也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用人力以補天地之缺自古為政莫不以此為先只因近來守令但恤身謀無能以民事為家事者故視此等議論邈若河漢今直隸經

皇上濬河築堤蠲災釋逋之後孚誠下洽吏習民安有

所興利莫便此時仰該道司府廳乘茲農隙令各州縣親履境內按視山川形勢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隄障水之源委何去何從地之高下何蓄何洩何處平壤宜勸穿井何處水鄉應疏河道一一繪圖具說務須簡潔詳明由該府及管河廳詳守道分司彙繳本部院另檄飛發立為簡便之法畫一遵行至於此事原為百姓籌謀非加欵工上差諸務期會徵發隨以督責也該府州縣履歷民間務要減省徒從隻馬單車勞問父老詢以農事不得騷動閭閻費民一草胥役有藉此作一名色驚擾編氓者立斃杖下到彼時興修有應用官民力之處另行詳請限冬至前各府報齊如遲慢不到者該

蓬憲隨錄卷十四 八

道府等詳揭為此牌仰該道司府廳官吏火速遵奉毋違

聰訓齋語

張英

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富曰貴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為福不善處之則足為累至為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步况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

蓬憲隨錄卷十四 九

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為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念庶不為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飢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

散無恒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
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
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若樂父母不必憂
念成疾但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己無大偏
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
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
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
之心盡矣此處多于孫之道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
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
貴人家爲之斂怨養奸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間荷
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

蓬窗隨錄卷十四

十

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
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
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
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
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於性情疎懶
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人庶少斯過終
日懷懷耳讀書固所以取功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
今見貧賤之士果芻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退安
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爲人
師表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
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

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爲
之改容豈止撥青紫榮宗祏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
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
康甯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
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在謹嗜欲一在慎飲
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
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懍
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
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飢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
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陸梭山過日治

蓬窗隨錄卷十四

十一

家之法以爲先得我心誠傲而行之庶幾無鬻產蕩家
之患予有言曰守田者不飢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多
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膏誦
之曰儉輒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誦之亦
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
事應之一事不應便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存
形迹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少無窮嫌怨
不亦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己有崖岸而其關鍵
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
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智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
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

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闖入其側朝夕浸淫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踪跡常令踈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擲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舉胸中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歷仕途多逢險阻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切後人勿以予言爲迂而遠於事情也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

蓬憲隨錄卷十四

三

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誚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障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行於榮悴者又無論已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恒恕而背後責之也

恒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尙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

蓬憲隨錄卷十四

三

勢彼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卽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尙在可恕况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閭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有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砥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反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會署刑部事五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謹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

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于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于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則眾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飢寒居有室廬使有臧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戚爲之浩嘆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

蓬窗隨錄卷十四

十四

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鸞鳳何妖如鶴鷄又豈俟予言哉

區田法

王心敬

區田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証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辨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闊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苗出看稀稠存留鋤

蓬窗隨錄卷十四

十五

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真貧家濟荒之勝策但如隔區間種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闊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通畛爲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通畛一尺五寸爲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爲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爲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



ZW 21181008818941

21215
18611571

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家能殫力務成二三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嗚呼豐儉不常是乃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己身即夫思患預防可無慮歟

陸桴亭云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鋤鑿墾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

筆意隨錄卷十四

十六

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剛剛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畝間為隴隴廣一尺積剛中之土於隴上一畝之地闊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為剛隴三十道畝之首為衡溝以通灌輸夫剛隴分則牛犁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剛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礮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澗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為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錫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境土以

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閤水復水俱依今農法治之當必有驗

筆意隨錄卷十四

十七